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U3/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六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大學偶言一卷

〔清〕張文釐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一

成均課講學庸二卷

〔清〕崔紀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雍正刻四書溫講雜集本

一三

讀孟子劄記一卷

〔清〕崔紀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雍正刻四書溫講雜集本

六六

論語溫知錄不分卷

〔清〕崔紀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一〇五

四書參註不分卷

〔清〕王植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刻本

一六一

萊根堂劄記十二卷

〔清〕夏力恕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年鳳臺書院刻本

二三八

四書本義匯參四十三卷首四卷(一)

〔清〕王步青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年敦復堂刻本

四四七

大學偶言一卷

〔清〕張文蘆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偶言

一卷》提要

大學偶言序

大學舊在戴記朱子發明表章入德之門乃有
遵循第儒者窮經不守故則臆見私說旁鶩岐
出必至凌躐背畔而無所取正不新得則蹈襲
傳會徒鑽研於故紙亦無以啟千聖之奧故者
小戴古本康成舊註新者朱子改本然守在學
官則亦故矣王蔡諸本乃新耳而顛倒經文益
以滋學者之惑陽明度越諸家欲復古本未有
成書終難一是夫窮經之難難於理不難於章
段程子謂尚書難讀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只
解義則無難也孔子稱闕雖樂而不淫哀而不
傷在言語氣象之間朱子齊家治國章句曰其
味深長最宜潛玩從事大學者每致辯於前後
次第非所云解義乎卽其解義亦未嘗恬吟密
哦使文從字順道以文傳無以知朱子且無以
知康成故與新兩無當也夫朱子與康成有同
有異朱子自江西提刑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
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卽入對無及曰吾生平
所學惟此四字及歿之日猶手定誠意章而康
成大學目錄亦曰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此

其同也所異者誠正修齊平治之理鄭氏罕所
切究及格物補傳耳夫道之不行由於不明中
庸固執必先擇善學之貴知也顧大學有事有
道羽篇詩書事也三綱領道也當時學校不振
習其事遂以爲學故揭其道以示人若復以格
物之物訓事則猶羽篇詩書何謂之道嗚呼知
者鮮矣今乃得我風林風林少師西河先生其
學夙有本原泛濫經史無所不窺而深造自得
底於純粹使及朱子之門所以褒美者寧必不
如元定蔡氏哉與余交久今年季秋盤桓錦城

序

二

三閱月出其大學偶言囑爲訂正受而卒業理
求至是復涵泳於篇章辭氣之間俾文從字順
道以文傳尊所聞不失之拘會於心不涉於鑿
語曰溫故知新殆斯之謂大學自是有定論而
功翊聖教何如也因手爲校讐亟請付梓抑猶
有說前碩大中丞比之陽城馬周上應

明詔今大中丞首舉循良以代成都司馬風林行將
北上必有一焉使居臺垣當思朱子立朝四十
日章奏數萬言使得郡僚例不斷獄則當如周
子之光風霽月傳河洛以繼絕業此余所望於

風林風林不負所學必有以報我也

乾隆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三原學第劉紹攸書

於成都邸舍

序

三

大學偶言

武進許元基約齋
全訂

大學自禮記古本與朱子定本外有偽政始石經本
又有明道先生伊川先生及王魯齋蔡虛齋李彭山
高景逸葛屺瞻諸公政本並見西河先生大學證文
乃證文又謂元明尚有十餘政本不能盡述而朱竹
垞先生自言曾見有三十餘政本天下之物不經改
動則已一經改動則群相倣倣各欲自出意見其勢
大學偶言
自不能遏矣

劉九皖曰周易不燬誰敢妄議尚書繼出至今衆
訟有志者所以慨然而興復古之思也

大學古本不分章傳錄雖法秩然自篇首至此謂知
本此謂知之至也爲一章自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
知本爲一章皆以此謂三字煞尾正心修身以下四
章不特每章煞尾皆用此謂二字而章首與誠意章
皆以所謂二字發端更見部位整齊一絲不苟古人
作文其立法之嚴用意之密如此斷非後人所可輕
爲移掇古本見十三經註疏

許約齋曰文成而法自立立法而義自明

大學凡六章此予少時聞之於北平王貞繩云得之
於顏習齋先生者予初亦不解既而熟玩其理趣章
句思索多年始知崑繩不我欺考之禮記孔疏見古
來讀法原是如此

大學文字多用複講法如君子有絜矩之道下卽解
絜矩二字之義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下卽解不
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之義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
也下卽引詩之稱不忘者以申說之而曰此以沒世
不忘也君子必慎其獨下卽舉小人之不能慎獨者

大學偶言

以申說之而曰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孝弟慈同爲教
家之本下又引康誥如保赤子以申說慈字仁敬孝
慈信同爲聖人之止下又引夫子使民無訟以申說
信字他若因論財貨而引及晉楚之言賁因論心廣
體胖而引及君子之有斐是皆於言盡語竭時別開
生面反覆纏緜引伸不盡此種筆意求之經書子書
中實不多見

劉九皖云以使民無訟爲申說信字似須再酌許
約齋曰惟信故無訟此卽使字根原王順渠已有
此解顧寧人亦云聽訟者與國人交之一事也

大學僅一千七百五十一字。而其雜引詩書及古今人語。共二十七處。凡三百八十五字。歷觀古人之書。從未有篇幅極短而引用成語如此之多者。然却似無從天衣。痕迹俱化。

大學一書。道理極細密。詞氣極周匝。而與會所至。引人入勝。如水窮雲起。藕斷絲聯。純是一片神行。一種悟境。令讀者流連往復。不能已已。

劉九曉曰。周子曰。文以載道。朱子謂韓子從文見道。不知其文何以言道。以上五條。涵泳于篇章辭氣之間。道於是出矣。

大學篇言

三

王孫圉聘晉。在魯哀公年。而其言已載於楚書。傳於中國。則大學一書。信七十子以後書也。朱子謂大學是曾子門人作。曾子門人。莫賢於子思。故或疑爲子思作。且以書中引聖言不稱姓爲證。此又不然。夫子之稱姓。與否初無定例。觀禮記所載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及緇衣。備行坊記。表記。諸篇。稱謂並無一定。況論語亦七十子以後書也。未有言是子思作者。而亦不稱姓。何居。

劉九曉曰。余嘗疑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二語。爲無據。觀此益信。況大學出於戴記。其中篇章敘

述孔子最多有一之可名哉

大學一書。由博反約之書也。其言自遠而近。自外而內。一切詩書禮樂典章法度。總不之及。而惟要歸於知本。本卽物。有本末之本。知卽知所先後之知。格物者。亦只是格此物而已。

倉頡篇云。格。量度也。其中有權度之義。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格物。然後知物有本末。而先所當先後所當後。故曰。物格而後知至。

三代以上。無人不學。不讀書。何名爲學。故讀書一層。不容說聖賢書中。未有單單教人讀書者。先儒恐人

大學偶言

四

廢學而不讀書。故於諸書中。講反約。講收放心處。必補出讀書一層。其實讀書是學者本等。惟徒事讀書而不知道。故聖賢深以爲憂。而諄切言之。以立訓垂教。若又曰。必讀書方是學。則是天下竟有學而不讀書者矣。書既。不讀書。於何有。

大學一書。爲入大學者言之也。自天子諸侯元子。下至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之人也。入大學而不窮經稽古。則春秋禮樂。冬夏詩書。所謂崇四術。立四教者。何事須知。聖賢作此書。正欲令人於學中求道。以見從事汎濫者之無益。而窮經稽古。當必有所歸宿。今

乃曰學之道在窮經。在稽古。則是以水濟水。聖賢之作此書多事矣。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倘或變其詞曰。學問之道無他。學問而已矣。人有不謹然而起者乎。今之講大學者。何以異是。

須看大學之道四字。學一層。道又一層。故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道與學本是兩義。今人都將此四字作圖圖看。便不分曉。

窮至事物之理。原是學。原是大學。特其道則又在於格物云云耳。格物諸條。是從學字中尋出道來。道字

大學偶言

五

須重看觀本文。則近道矣。句可見。

有小學有大學。小學者。象數方名之類是也。大學者。詩書禮樂之類是也。大學之道。則明德親民止至善是也。

劉九畹曰。水解的破

知止是從未善中求善。知本是從衆善中求本。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知止之謂也。善無常主。協於克一。知本之謂也。然則致知工夫。却零星格物工夫。却渾淪人都反說。

格物。卽擇乎中庸也。朱子中庸章句云。於善之中。又

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此數語。可移作格字正解。格致工夫。無兩層。故不曰先而曰在。所云物格而后知至者。猶云大綱舉。則萬目張也。夫子告子貢一貫之道。正如此。

致知是擇善工夫。但善不一。善泛而索之。凌節而施之。皆不可以言學。故其道又在格物。格物者。銜其物之本末。而先所當先後所當後也。

劉九畹曰。明辨皆也。純粹精也。

格物。則知本之所在。而不分心於其末。致知。則知善之所在。而不旁及乎其他。夫然後知既至。而意可得。

大學偶言

六

而誠矣。

枝枝葉葉而求之。而不知本。雖知盡天下之理。可以言知。而不可以言知之至。蓋知至。惟在知本。本文原云。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作者已先自註明。何庸詞費。

如何而能知至。經言之矣。曰。物格而后知至。如何謂之知至。經言之矣。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劉九畹曰。一卷冰雪文。

致知是擇善。格物是求本。至物格。則知本矣。知本。則善無不明。故爲知之至。然則窮致物理之說。以之解。

致知似也。以之解格物。則非也。爲善去惡之說。以之解誠意。是也。以之解格物。亦非也。

劉九曉曰。此爲執兩用中。

窮理。未始非入德之事。而不可以解大學之格物。致良知。未始非作聖之功。而不可以解大學之致知。二先生各自道其生平所得力。不必強古人之說。以就我也。

劉九曉曰。實能勘透。故不爲循牆摸壁之見。

格物原是知本。本文自明。先儒不從其說。必欲解到窮至事物之理者。以爲自一身至家國天下。道非一

大學偶言

七

致均須講求。乃可明體達用。似非僅一知本。便了事故。將格物二字。講得廣濶繁重。以補本文之所未備。余謂是書全不講到讀書稽古。與夫典章法度。節文器數者。非畧之也。以爲此等俱包在學字中。凡先生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胥不外是。所謂願先生詩書禮樂以造士者。原無待於再說。是以直從學中。指出道來。令人知本。故曰大學之道。曰物有本末。若又講到碎小節目。多聞博識。以此爲大學首功。則其贅說倒說。失作書之本指矣。蓋讀書窮理。乃學人本分。原是終身率由之事。雖日從事於格致誠正。而書

仍要讀理。仍要窮。非謂一知本。便置事物之理於不講。特此書所重。不在是耳。傳稱言非一端。各有所主。此正其所主也。

大學謂學之大者。正對支離破碎之學而言。學者談經說禮。博古通今。雖非格物本義。然自是大學中所有事。若云一草一木。皆須察。火熱水寒。皆是理。不亦破碎支離與大學二字太相反乎。

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然則知有所未徧。理有所未窮。雖堯舜亦未嘗以是爲病。而可責之儒生學者乎。

大學偶言

八

讀書窮理。學也。明親止至善。道也。是故以心性爲異學者。不知道者也。以講讀爲支離者。不知學者也。只看大學之道四字。道與學。何嘗偏廢。特所重尤在此不在彼耳。

劉九曉曰。大學疑義全在格物二字。惟此十九條。辨別情詳折中得宜。

附九曉格物說

格物之義。古註不明。程朱謂卽物窮理。後儒多疑物無窮。格亦無盡。將不免玩物喪志之議。司馬溫公謂扞禦外物而後知至道。藍田呂氏謂必窮萬

大學偶言

九

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上蔡謝氏以求是爲窮理。龜山楊氏則以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在我。武彛胡氏以爲卽事卽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象山陸氏以格爲去。謂格去物欲。陽明王氏以格爲正。物爲事。謂去其不正。以歸於正。訓詁徒紛。終不能泯然於學者之心。惟心齋王氏。謂格其物有本末之物。夫物孰有外於身心家國天下者哉。身心本也。家國天下末也。本先末後。而知所先後。則在於格。格則知。而知本知至卽在是矣。宜近世諸儒之尊而弗畔哉。

首二節言道在止至善。而歸重於知止。知止者知至也。自物有本末以下五節。特備言其節次。又推出格物一層。而歸重於知本。究之知本亦只是知之至處。故云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大學結穴在格物。格物者知本也。故曰物有本末。事

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一節正是預透格物。故下文更不再釋格物之義。

知所先後知字不宜與知本知字看作兩樣。蓋下文知本二字正從知先二字生來。非有二也。且知先又卽是知止。魏文靖講格物有曰。格之有主卽爲知止。格之有序卽爲知先。格之有要卽爲知本。

前儒看得知本太容易。遂疑大學首功似不止此。不知此知字與論語知德者鮮五十而知天命知字一樣。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學者惟是見之不直信之不篤。故皆知意之當誠心之當正身之當

大學偶言

十

修而誠焉。正焉修焉者益寡。此仍是不知之故。中庸註所謂由不明故不行是也。試思天下何人不言修身爲本。而其實有幾人能知修身爲本者。此事須反躬體察。方見得知本二字不是容易。

致知者知善也。其義卽在知止節中。故下文更不再釋致知之義。

劉九畹曰。以上五條於知字本末字至字洗發無遺。則格物之義益明。

物有本末節是提綱語。不是煞尾語。須將此一節緩讀。喚讀覺精神直貫到底。不特格物二字無煩多下

註脚。卽全章之血脉皆通。

物有本末。止空說一本字。第四節逆推其功。第五節順言其效。總言物之當格。以見本之宜知也。夫然後一言斷之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此本字正。應物有本末。本字千里來龍。至此結穴。切莫將第三節作結上語看。致前以明德爲本。後又以修身爲本。兩本字分作兩機。糾纏不清也。

元明諸儒亦多有言格物是格物有本末之物者。王齋格物之解。始於宋時。黎立武後。儒祇因將物有本末。認作結上滑口讀去。竟只似將上文覆說一遍。

大學傳言



士

遂失肯綮。惟知得此一節。是通章大關鍵。緩讀啊讀。如登高而呼。萬山皆應。則義訓章法道理工夫無往不合矣。

劉九畹曰。三條將物有本末五節看得本字原屬一事。不致前以明德爲本。後以修身爲本。道理貫串實由涵泳得來。

明明德者。誠正修也。親民者。齊治平也。此中總插不入知字。知字到第二節纔說出。先儒講明德有云。知以故明之端。行以致明之實。把格物致知俱講在明明德內。則知止節便似贅文。

劉九畹曰。先儒所言預透下文。總其成功爲訓風。林所言篇章次第涵泳自得也。

自天子節。點出修身爲本。以應物有本末句。下節又反言以明本之當先。隨點出知本以應知所先後句。末只說知本爲知之至。而近道意自在言外。蓋古之欲明明德以下四節。一氣貫注。皆以發明物有本末一節之義。而世不察也。

自天子節。言修身爲本。其本亂節。言本之當先。故下卽結之。以此謂知本。知本二字原從物有本末節來。語氣並未有不全不順之處。先儒或疑此上有闕文。

大學傳言



士

非是。

不言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而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正以見物格之卽是知本也。

以知本代物格。非徒以解物格也。此本字。卽物有本末之本。此知字。卽知所先後之知。知先卽是知本。知本二字。本現成語。此謂知本。猶言此謂知所先後也。此謂知之至。正見道之所由近也。此二句緊抱轉物有本末節。申氏所謂如環之無端者此也。

前儒有謂自天子至未之有也。爲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以此二語結之。似亦未允。蓋既認實格物是格物。

有本末之物。則物格。卽是知本。知本。卽是知先。知本。知先。又卽是知止。翻來覆去。無處不是發明此意。此亦何待於再釋。而顧欲截此二節。以當註疏。則不特與上兩節氣脉不貫。卽下接此二句。亦覺詞氣迫促。而理不克暢。此先儒所以欲去此二句。而別作一格致傳也。苟知物有本末。節是提綱語。以下皆是發明此節之意。則格致正是釋知先。不必又重釋格致。末二句。正是應知先。更不得強指爲釋格致矣。

大學傳言
主
接試平心。從上文讀下。便自了了。此聽齋學錄中語。

也。予謂上文須從物有本末。節平心讀下。方能了了。若只從自天子讀起。而接以此二句。終似有痕。乃知學人於古聖賢書。讀法亦不可不究心。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猶云吾前言知本矣。而何謂知本。此修身是也。吾又言知至矣。而何謂知至。此知本是也。二句雖接連未之有也。讀下。然不妨與上文畧斷高吟。朗誦。神味無窮。

劉九曉曰。如此讀。如此解。方能使首章語氣一串不獨道理通達。無碍朱子所謂其味深長最宜潛玩者。風林先生其得之矣。他人皆贊鹵莽。

首章當以大學之道至能得爲一節。自物有本末至。此謂知之至也。爲一節。高中憲註古本大學以章首至天下平爲一節。統起也。自天子至未之有也。爲一節。疏格致也。其說本於蔡氏。乃曹所刻禮記模。世多宗之。實則天下平與自天子節中節畫斷不得。一經畫斷。則血脉不通。分成兩截矣。

劉九曉曰。恬吟細哦。會心獨遠。

大學之道。首在明明德。明明德首在誠意。格致是明明德前一肩工夫。所以誠意自爲一章。不與格物致知相連。章句曰。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最爲分曉。

大學傳言
古

劉九曉曰。讀此乃知古本以誠意章直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爲確不可易。亦知格致之不必補。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引曾子言。以申如見肺肝之意。有斐君子。一節。又引詩言。以申心廣體胖之意。故鄭氏註洪漢詩云。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最爲明確。心廣體胖。卽孟子所謂動容周旋中禮。此言盛德至善。而彼亦云盛德之至也。兩書互相發明。

劉九曉曰。古人以康成爲葩經功臣。讀此乃知風林爲康成功臣。

前王不忘。又因民之不能忘而引伸之。篇中文法。往往如此。不必判定。洪漢詩。是釋明德。烈文詩。是釋新民。蓋明親之義。已盡在條目中。原可不必再釋也。然由恂慄威儀。說到賢親樂利。則不特暢於四支。而且發於事業矣。蓋誠中形外之量如此。此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也。

劉九畹曰。必如此古本。乃可通也。

康誥曰。克明德以下。至止於信。又雜引詩書。以申說三綱領之意。見其言之有自也。此與中庸首章。提出中和二字。下又雜引夫子之言。以證明中庸命名之

大學偶言

五

義正同。其安放在瞻彼淇澳二節下者。以淇澳節。既從心廣體胖來。前王節。又從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來。所謂至善。卽綱領中之至善也。於是遂將綱領中明德新民知止等字。一併連類及之。以見此非一人之私言。既與前王氣脉相接。而與首章古字。又遙相照應。蓋堯湯文武。皆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也。而明新相接之處。又莫大乎與國。人交而使民無訟。故又從信字引伸。以歸到誠意本旨。蓋大畏民志者。信也。信卽誠也。誠意爲修身之本。故首章知本在修身。此章知本在誠意。西河先生所謂大學有兩本。而以修身

之本。統歸之誠意之本。總之此物。此本也。大學以引伸成文。而其卷舒操縱。滴滴歸源。復如此。

中庸孟子言治民。獲上信友。事親而總歸於誠身。又由誠身而進之於明善。乃下文卽又單說誠身。以見明善無非。所以誠身也。大學言平天下。治國齊家而總歸於誠意。又由誠意而進之於格物致知。乃下文卽又特解誠意。以見格物致知無非。所以誠意也。聖賢教人爲學次第工夫。如此道理如此。卽文法亦如此。故誠意章直接首章知本。知至來。此乃天然位置。移易不動。

大學偶言

六

劉九畹曰。康成重誠意。朱子亦重誠意。余於序中已詳言之。風林其能入儒先之室乎。

孔顏說博學於文。中庸說博學審問。孟子說博學詳說。則讀書稽古窮至事物。何一非聖賢所有事。然博文下又說約禮。博學審問下又說慎思明辨。博學詳說下又說反約。則學之所重可知。大學亦只就所重者言之耳。故格物致知卽反說約也。卽慎思明辨也。實學者由博返約。由知進行。一大關鍵。故謂之大學之道。若讀書稽古窮至事物。則是入大學者日用常行之事。止可言學。不可以言學之道。

劉九旼曰此覆釋格物之義以此二字乃通篇主腦也

大學中字義除引用詩書成語外俱明顯無難解惟首章格物二字末章絜矩二字頗不經人道爲他書所無作者亦自覺其稍費解說而急爲註明於絜矩則娓娓五六十言於格物則另用知本二字作替身一若幼子初入塾時家師爲之句訓而字解者其故廼後學之苦心千載下猶令人想見

劉九旼曰前聖苦心明眼覷破此書一出眞足息衆喙而歸一是

大學偶言

朱子改補大學敎人營議而其平日用功首在窮至事物之理實於孔顏思孟之旨無間蓋古無徒讀書之聖賢亦無不讀書之聖賢也若謂六經皆我註腳而以讀書爲玩物喪志則是秦皇李斯反有功於聖學矣

劉九旼曰六經皆我註腳此象山說也蓋爲記誦之學痛加針砭不自知言之過耳

大學一書爲讀書人言也乃曰爲學不必讀書悖矣大學一書爲讀書人言也乃曰爲學專在讀書贅矣元明以來講學諸儒多不免分受一病

許約齋曰平允之論千秋定案

附約齋寄札

讀大學偶言一書眞得千載不傳之緒聖人之道粲然復明有功聖學良非淺鮮急宜鈐刻使天下學者共知共由非一家言也

大學偶言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文麓撰文麓字風林又字樹聲蕭山人康熙
甲午舉人官成都縣知縣是書凡四十六條雖以
大學偶言爲名前有劉紹敘序亦以大學爲說而
其書多論理氣心性辨諸家之是非說中庸者爲
多解大學者僅數條未喻其故也文麓受業於毛
奇齡故此書亦因其師說特文麓至乾隆甲子尚
存當日久論定之餘知奇齡以負氣詬厲爲後人
所不滿鑒於前車詞氣較爲和平耳其論人無二
性與顏元存性編之說同不爲無理其論朱子補
大學格物傳全爲禪學則有意巧詆純乎門戶之
見矣

成均課講學庸二卷

〔清〕崔紀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雍正刻四書溫講雜

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成均課講

學庸無卷數》提要

竊惟聖人之道以貫之而已何謂

之性而人得之爲明德者也學聖以

一以誠爲本大學中庸二書皆所以發明聖人

一貫之道而切指其學聖求一之方其源流指

趣一也顧學者讀二書往往謂大學猶易曉而

苦中庸之難通何哉蓋大學以慎動爲宗故所

言多顯然卽用卽體究無顯之非微也中庸以

主靜爲宗故所言多微然卽體卽用究無微之

序

非顯也學者亦惟是微大學之顯而剛中庸之

幽則庶有以得其源流指趣之一而知大學未

易曉而中庸亦無難通矣雍正十有二年六月

紀再貳成均事日與諸生講貫二書之理尋大

學以微而釋中庸以顯教學相資頗有所得退

而存其說若干條越明年二月蒙

恩遷官洗馬復經籍之專司載編摩夫管見爰輯其

說各爲一冊凡子朱子章句或問語類中已見

之說不復贅但曲啗其引而未發之旨則十居其五焉蓋義所自來實皆竊取于朱子不敢誣也雖然二書之作皆原於聖人一貫之道或主省察以致一之用或本存養以立一之體其理廣大精微非好學深思鮮能知其故紀以庸末之學庸近之思雖極意研索究何足以發揮先哲之精蘊於萬一此則私心之所深愧也夫雍正十三年歲次乙卯夏閏四月蒲坂崔紀謹識

序

二

成均課講大學

國子監司業崔紀

凡讀書當先得其主腦大學章句序曰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或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朱子論大學道理拈出性字論大學工夫拈出敬字皆是極得主腦處

大學是曾子聞一貫後所作明德即一也一者誠也誠意正是求一緊要工夫能誠其意則明德在我而脩己治人一以貫之矣

曾子聞一貫從忠恕入手誠意即忠也絜矩亦恕也皆是曾子

成均課講大學

一

平日極得手工夫細玩治平兩傳言恕言絜矩言心誠求之言忠信以得之便見

大學脩身以上只做得一箇忠字工夫齊家以下只做得一箇恕字工夫此一書先後本末之意也

聖經

聖經一章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二句足以括盡

聖經一章是兩段對偶文字前一段言綱領後一段言條目明明德於天下節與大學之道節對物格而后知至節與知止而后有定節對自天子二節與物有本末節對然明明德於天下

三節從知所先後四字生出。正言進爲之有序也。結以脩身爲本。其本卽物有本末之本。可見綱領條目。總重在本上。乃大學全書之指歸也。

聖經一章條目有八。然約言之。只是兩條。曰格致。屬知。是始條理之事。誠意以下皆屬行。是終條理之事。觀知止節提出。知得對說可見。

大學之道。大人脩己治人之術也。小道不能致遠。大道可以兼善。

章句虛靈不昧者。心也。具衆理應萬事者。統性與情也。性卽心。

成均諫講大學

二

之體情卽心之用。此天所以與我之大體。故曰人之所得乎天。

朱子釋明德。是舉一心之全體大用而言也。

虛者明之體。靈者明之用。具衆理者明涵於內。應萬事者明照於外。

陸稼書謂虛靈不昧。離不得具衆理應萬事。是重在具衆理應萬事上。薛文清公云。明德指此心昭然不昧而言。蓋心明則理亦明。重在虛靈不昧上。其曰具曰應。皆虛靈之所爲。此說更精實。勝稼書之說。

德卽五常之德。天命之性。是也。其曰明者。則以心之統此德而

言也。經意尤重明字。與他處概言德者不同。

明之工夫不外知行兩端。知曰明者。卽補傳所謂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也。行曰明者。卽誠意傳或問所謂內外昭融表裏澄澈是也。朱子曰。格致是要知得分明。誠正脩是要行得分明。須細心體會此意。與他處概言知行者不同。

明以敬爲統體工夫。敬則此心常明。不爲氣昏物蔽。又知行分明之本也。

章句因其所發。卽中庸致曲。孟子擴充四端之意。是明之工夫下手處。

成均諫講大學

三

新民專以化言而處在其中。化是教人之事。處是養人之事。新民者。明明德於家國天下。言教而養在其中矣。教人以恕。養人以絜矩。章句推以及人。是融會恕與絜矩之意。以疏新字也。其源頭又從萬物一體來。所以治平兩傳皆言仁。而恕與絜矩皆所以行仁也。

明明德兼身心意知物。而章句止言心者。萬物皆備於心。知者心之神明。意者心之所發。身者心爲之主。舉其要。則餘可該也。新民兼家國天下。而經止言民者。舉其遠。則近可該也。

至善。朱子有以恰好言者。所謂過之不可及。亦不可是也。有

以極好言者所謂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是也。道以中庸爲至。無過不及處就是十分盡頭處。非恰好外另有極好道理也。章句事理當然之極。天理之極。極處無不到。數極字。卽新民傳無所不用其極之極。至善之謂也。

知止卽知其所當然而不容己。知之所以然而不可見。

自古聖賢言工夫不外知行兩端。然皆於平分兩重內藏相因之意。如舜之精一。孔子之博約。子思之擇執。孟子之知言養氣。皆是也。獨大學於物格知至下。誠意上。說出定靜安慮四字。見知之所以爲功於行行之所以必由於知之故。乃從來聖賢所未發者。

成均課講大學

四

定靜安慮是格致中自得之妙。以此定靜安慮之知。做誠正脩齊治平工夫。則意心身家國天下內節節有箇定靜安慮也。蓋誠意以下六事皆必以此定靜安慮之知得之也。

定以志言。靜以心言。安以身言。定與靜有體用存發之分。靜與安有內外大小之辨。

定靜安雖是知止後自得境地。然於未事之前。默識此至善之理。而能志不紛馳。心不妄動。身隨所處而安。亦正可想見其靜中涵養氣象。

大學之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在動處說。求言靜存工夫。惟定靜安三字屬靜耳。

存養有在格致之先者。中庸尊德性是也。其功已具於小學中。有在格致之中者。論語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是也。其效卽該於格致內。故大學皆未之及。獨於知止之後說出定靜安三字。此乃格致後之存養。雖無工夫。然知止後有此自然之存養。正是所以能得之本。蓋志者心之所之。志定則能持其氣之帥。心者人之神明。心靜則能立其思之官。身者氣之所充。身安則氣常清明而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此定靜安所以爲能得之本也。

成均課講大學

五

定靜安雖無工夫。然靜安慮得皆以能言自與有定有字迥別。慮謂處事精詳。正是臨時省察工夫。誠意傳章句曰。審其幾正心傳章句曰。有之而不能察。脩身傳章句曰。惟其所向而不加察。審與察皆慮也。誠意是慮其意之虛實。正心是慮其情之中節。不中節。脩身是慮其事之當理不當理。至於齊治平均爲推己及人之事。所謂恕與絜矩皆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度亦慮也。恕者以治己之心慮治人之事。絜矩者以愛己之心慮愛人之事。皆離不得慮字。蓋大學自誠意以下六事皆在動上做工。

大故統以省察爲要耳。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慮之一字亦正是曾子平日得力工夫。

得字中有無限工夫次第究竟在。非一知止便自然能得也。

事有終始。始卽始條理者。智之事。終卽終條理者。聖之事。朱子章句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其說原本孟子。確不可易。近日新解皆謂知止之知。僅是曉得大謬。

物分殊而理一事異條而同貫。蓋本末實一物。終始實一事。

秦漢而下。治不若古。只緣不知本字。陸王之徒。學難入聖。只緣不知始字。知所先後之知。可淺看。不可輕看。

成均課講大學

六

造其本而專事於末。雖有井田學校之規。亦不過粉飾具文而已。豈但遺本。並未亦不成箇末。昧其始而專務於終。雖有脩己治人之功。亦不免鶻突差謬而已。豈但昧始。並終亦不成箇終。此先後之序。所以不可不知。

齊治平皆不外化處兩端。然明明德於天下。國家只在化上說。故或問於齊家。則曰正倫理。篤恩誼。於治國。則曰立標準。胥教化。蓋言化則處卽在其中矣。至於平天下。傳雖專以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爲言。然開端先從孝弟慈說起。則言處正所以成其化也。

正心兼存養省察。靜時存養。卽中庸之致中。動時省察。卽中庸之致和。然大學却只說得省察一邊。觀傳文可見。

能誠其意。則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矣。其心猶有不正。身猶有不脩者。則不過情之所發。與事之所行。或有未恰好處耳。

知者心之神明聰明。審智。聖人生知之質。而文理密察。衆人同其之德。其緣感而發者。卽明德之自然流露良知也。其必因所發而格物以致之者。竭其耳目心思以明明德。慮而知者也。

朱子曰：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按是非之

成均課講大學

七

理雖在物。而是非之心本於智。人惟本有此是非之心。然後能於物上格。是非之理。困勉錄曰：至雖在格後。而知實在格先。不是有知。將其去格。其說甚精。

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蓋物字所該雖廣。然語其綱。則不過明德新民二者耳。

或問小註謂曰：欲曰先。各兩句有分別處。有交接處。學者於此。固要曉得其分別處。尤須細思其交接處。試以身心意知言之。身所具耳目之類是也。然必先立乎其長者。而後小者不能奪。蓋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也。身所接。君臣父子之類是也。然尊卑

天經惟此肫肫之仁。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有達德乃可以行遠道也。此身與心交接處。心統性情。性者心之體。仁義禮智皆天理之本然。性無不善也。情者心之用。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天理之自然。情亦無不善也。而私意皆足以害之。蓋此心一爲人欲之私所夾雜。則其體必不能廓然。而大公其用必不能物來而順應。正心者欲存養省察以正本然自然之天理。則不得不先遏人欲之萌動也。此心與意交接處。意有好惡兩端。而好惡之意。由是非之心而發。人心有是非。然後有好惡。必是非之心無不明。然後好惡之意無不誠。誠由於明。一定之理也。又如意成均課講大學

有欺僂兩念。惟知能導意而極其極之量。亦惟知能糾意而遏其欺之萌。此意與知交接處。然意與心交接最密。而誠意工夫爲脩己治人之本。直貫到平天下方住。正脩齊治平。節節內有箇誠意在。致知亦然。知但與意交接。而知是始條理之事。亦直貫到平天下方住。觀格致誠意各自爲傳可見。

知有妙意之功。然心身家國天下之理。何一非知之所妙。知有宰意之權。然心身家國天下之事。何一非知之所宰。此致知所以直貫到平天下方住也。

聰明緣見聞而廣。不見不聞。豈能懸空而覺。審智由思慮而深。

朱子曰所學者謂父子兄弟君臣之思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於此而簡其身。此即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若是而簡其身。則雖至於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瞋其不孝不弟之罪矣。

不思不慮。豈能憑虛而悟。此致知所以必在格物也。

八條目中。節節有箇止於至善在。

言本末兼及厚薄何也。蓋身不能離家以爲脩。孝弟慈所以脩身。即所以齊家。雖獨善其身者。可以置國與天下於不問。斷不能去父子兄弟夫婦之倫。若離家以脩身。則爲釋爲老。是異端之教。而非大學之道矣。

所厚者薄。即是本亂。所薄者厚。即是本治。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真西山大學衍義以脩身爲要。而兼及齊家。皆見身不能離家以爲脩。

成均課講大學

九

而國與天下不能外家以爲則。一子深得大學之旨矣。

明明德傳

明明德傳須體會經文一本字。知得是本。則知傳者之意重在自明二字。蓋對新民而言也。觀章句已德二字可見。

德何以克明。謂此心不爲氣稟所昏。物欲所蔽也。其工夫在顧諟其究極。則曰峻。此三引書之淺深次第也。

天之明命。卽性也。朱子章句序曰。性本此。

顧諟天之明命。卽論語畏天命之意。戒懼慎獨是顧諟鐵板不易之解。湯之顧諟亦只是聖敬日躋而已。

堯之峻德卽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之德然峻德亦衆人所同得只看中庸尊德性之目高明廣大四字可見

峻是明到極處所謂止於至善也

新民傳

新民傳須體會經文一末字知得是末則知傳者說自新正是說新民蓋自新作新於新字甲裏工夫各半自新是躬行之化作新是學校之教新命則自新作新之極也觀章句以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並結可見

成均課講大學

十

大學以明明德爲本凡說新民皆從自新做出躬行之化固從自新來學校之教亦從自新來蓋末從本出末皆本中之作用故末卽是本歸重明明德自是顛撲不破之理然吾謂明德新民各有界限在新民傳中說自新却又卽是新民事學校之教固是新民事躬行之化亦是新民事蓋本爲末用本乃末中之本領故本亦卽是末實作新民說方有分曉

盤銘節言躬行之化卽論語爲政以德道之以德爲民做箇樣子也觀傳者引盤銘而移新民之新以言明明德其意蓋可知矣

孟子曰道本
德是明明德
之謂禮是以禮
爲尺

盤銘言日新與顧諟同其工夫亦只是一箇數字存養省察是也

傳者引盤銘自有意思見得聖人提撕警覺之教未煩於學校先勒諸有箴與泛言學問者不同

作新民承上節自新來言學校之教卽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一段意思然細玩一作字亦便有上節苟字日字又字之振奮精神在內正是現身作法也

其命維新承上兩節來言自新新民之極也蓋躬行之化學校之教皆止於至善了章句能新其德以及於民雖用申說然末節章句自新新民則用平結蓋兩事也

十一

其命維新之命卽平天下傳不易之峻命靡常之天命也章句能新其德卽慎德而善也以及於民卽絜矩而得衆也始受天命則不易之命靡常之命在我矣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無所不三字包自新作新兩事用其極卽新命之謂所謂止於至善也

自新不用其極則無以立新民之本而於躬行之化有所虧作新不用其極則無以盡新民之事而於學校之教有所虧此是

所以要無所不用其極之故。

止至善傳

止至善傳要體會經文事有終始一句以知止能得爲綱前三節屬知止後二節屬能得細玩章句便見。

章句首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物卽格物之物次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知卽致知之知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指出仁敬孝慈信來正教學者以知止之道也究五者精微之蘊卽所謂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而又推五者之類以盡其餘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

成均課講大學

圭

無疑矣事卽事有終始之事四節五節於能得中分出明新兩項明德本也新民末也已爲本末傳張本矣。

許東陽曰王畿居天下之中王觀濤曰王都爲四方之極中字極字皆妙說得至善意思出。

敬以心言敬存於心而無間曰緝敬存於心而無蔽曰熙卽純亦不已之意也傳者釋止至善而必以敬言者敬者聖人一心之主宰所以止於仁敬孝慈信之本根前兩傳曰顧諟曰日新後誠意傳曰慎獨平天下傳曰不可不慎曰慎德皆是此意朱子或問小學大學皆由乎敬之說正融會此數傳以立言也

仁敬孝慈信五者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已以此脩人以此治爲明爲新皆欲止於是而已矣瞻彼淇澳節卽以此體之於身而爲明明德之止於至善前王不忘節卽以此措之於家國天下而爲新民之止於至善

大學言仁敬孝弟慈信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達道明新至善之目之次者也格物致知知此而已誠意正心脩身行此而已齊家治國平天下推此而已蓋大學之綱領條目所該雖廣然其大主腦則無踰於此故此傳言仁敬孝慈信卽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齊家以下言孝弟慈卽父子兄弟夫婦之道

成均課講大學

圭

也此天敘之典天秩之禮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中庸言費隱之道亦只是發明此五倫之達道其理同也。

道學自脩是止於至善工夫所學所脩卽仁敬孝慈信之道也其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蓋窮理無異剖物必精而益求其精去私無異攻堅必密而益致其密要從四如字中細究出止至善工夫來方是與他處泛言知行者不同。

止至善工夫尤在如磋如磨上。

講習討論格致之事省察克治誠意之功曰恂慤則心無不正曰威儀則身無不脩

或問小註謂惻隱從瑟個想出者何也。瑟是渾然無間而非私之所能入。此是敬之密於心者無可乘。個是毅然有主而非息之所能勝。此是敬之直於心者無可屈。嚴密武毅皆從戰懼中出。

前王新民所以止於至善者。固在其賢其親其樂其利上。然有本焉。親賢樂利皆盛德至善之餘澤也。蓋盛德至善是躬行之化。本也。親賢樂利是區處之道。末也。親賢以家言。樂利以國與天下言。

傳者釋明明德而曰民不能忘。則盛德至善之化行而齊治均

成均講大學

古

平已有其機矣。親賢樂利則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兩事相承。正是本末實一物底道理。

大凡援引經傳皆是自已曾中先有一段道理。然後引古人以証之耳。觀大學釋三綱領皆是傳者自已先細玩經文。見得明德新民止至善道理工夫究竟實是如此。然後援引詩書來証。所以其間文理接續淺深始終各有次第。讀者不可泥詩書中之古人分別安勉高下。而沒傳者之本意也。

本末傳

治國章言化。平天下章言處。此章言聽訟。皆各舉新民一事而

言

明刑所以弼教。聽訟亦是使民改過遷善之法。與井田學校諸大政相為表裏。但聽訟是治人之術。於聽訟上求民改過遷善。凡明達果斷者皆能之。末也。所當後也。使無訟是脩己之化。不待聽訟而民自改過遷善。非盛德至善者不能。本也。所當先也。朱子曰。刑者輔治之法。德者出治之本。刑能使人遠罪而已。德則使人日遷善而不自知。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正是夫子此二句之意。

聽訟與用人理財相為表裏。

成均講大學

圭

聽訟亦能使民革其舊染。試看為守令者。明足以燭姦。斷足以決罰。則凡素為罔誣者。悉皆斂跡不出。而善良者。經其整頓。或偶然感悔自悛。亦不可知。豈不是新民之事。但不先務明明德。以化之。而徒求之聽訟。此其所以為末而當後也。

天地間原有一等梗化頑民。德教不能感化。而必須刑以治之。若聽訟自不可廢。但聽訟是末。末離不得本。末而有本。則末即本之妙用。所謂刑期無刑。辟以止辟是也。末而無本。則末乃徒法而已。豈能自行。

聽訟是治術。使無訟是學術。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舉其流也。

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使無訟。大畏民志。是所以使無訟。

德畏民志尤須細玩大字。大字從聖人明明德止於至善來。或問所謂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也。非但刑威之畏小德威之畏大之說也。○前傳盛德至善正是大字根苗。

末不一末聽訟特新民中之一事。本只一本。使無訟中已具有明明德之全量。

大學論綱領指趣而歸於知本。則全書之所重可知矣。此正是

成均課講大學

太

一以貫之理

格物致知傳

格物致知必先習於誠敬何也。蓋敬者所以存心也。居敬乃能窮理。卽中庸所謂致廣大而不以一毫私意自蔽。然後能用盡精微。底工夫。溫故而涵泳乎其所已知。然後能用知新。底工夫。是也。誠則無自欺之蔽。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求知之道。須以不自欺爲本。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卽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智之端也。人惟性中原有此智。故能做格物工夫。此二句是所以格物

之本。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卽吾之明德。散在萬物者。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身心家國天下皆物也。

識得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便當用尊德性工夫。識得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便當用道問學工夫。二者大小相資。動靜交養。其功不可偏廢。

已知之理。是德性之知。卽良知也。極卽至善也。

理有萬殊。有一本。卽物窮理。是窮其萬殊。豁然貫通。是通其一本。

成均課講大學

七

卽物窮理。是多學而識。豁然貫通。是一以貫之。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爲理同出一原。此是卽物窮理所以能豁然貫通之故。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直說其格法當由淺以入深。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橫說其格法當自近以及遠。

表者當然之則。裏者所以然之故也。精形而上者。粗形而下者。全體者性也。大用者情也。

吾心之全體大用。卽是明德。無不明。卽朱子所謂知得分明也。至於意誠。心正。身脩。則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行得亦分明而明。

之工夫備矣。

誠意傳

朱子云君子處
其誠非特顯明
之虛如此誠至
微至隱人所不
知之地亦常微
之小處如此大
處亦如此顯明
亦如此其真內
外精粗隱顯無

不獨之方備之
誠其意

誠意傳大指謂好善惡惡者意也。此好善惡惡之意自己所獨
知之地以至人所共知之地皆當省察其自欺而克治之以求
自慊所謂誠也。開端五句已將誠意之義說完。然慎獨尤為誠
意扼要工夫。蓋獨者已所獨知之地。即中庸所謂隱微。朱子所
謂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尤為人所易欺。於獨中省察其自欺而
克治之以求自慊。其工夫較之見者顯者為尤難。蓋隱處無欺
則見處可知。彼者無欺則顯者可知。冥冥之中無隱行。然後昭
昭之地有信節。誠意之功遠端於此。乃由隱而見。由微而顯也。
觀章句然字一折。層次井然。次節三節即自欺之小人而極言
獨之不能掩。是又從首節獨字下一轉。語語雖人所不知之地
而實無人不知之。重在一嚴字。所以甚言獨之不可不慎也。觀
二節章句雖字一轉。可見蓋閒居即獨也。即人所不知之地也。
其曰如見肺肝者。是人從掩著上視之而實有以見之也。小人
誠於中而形於外。君子視其外以見其中。皆實理實事。論語所
謂觀所由察所安人焉。度哉是也。此二句中即具有嚴字之意。
三節特引曾子之言以明之耳。故君子必慎其獨。與首節文同。

成均諫講大學

大

而意見是因獨不可掩而愈不敢不慎。意愈加切矣。末節言誠
意之效以總結上文。潤身之德。即明德也。君子自脩。由人所不
知以至於人所共知。念念相承。無敢少有虧缺間斷。則意無不
誠。而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明德乃實有諸已。曰潤身。曰心廣體
胖。則正脩之功思過半矣。即齊治平之功亦過半矣。
誠字有二義。其而無偽實而不虛。中庸章句所謂誠者真實無
妄之謂是也。大學之誠意。朱子難以虛實言。然虛實即其偽也。
其偽是虛實之所以然。

成均諫講大學

尤

以分毫虧歉言者是足字反面。
或問釋誠意。先從恒性本心說起。此好惡之源。即明德也。蓋奸
者仁之所發。惡者義之所發。誠意則五常之信之功用也。
好惡在心為情。在身與家國天下為事。意則主張此好惡之情
與事。兼經營此好惡之情與事者也。誠其意者。謂自情之初發
於心。以至行之於身。措之於家國天下。此主張經營之意。必無
往不實。使情是實情。事皆實事而已。故誠意工夫貫徹內外。情
離不得。意事亦離不得。意誠意即平天下傳之忠信。忠者實
心。信者實事。亦貫徹表裏之謂也。

好惡兼情與事。故誠意合內與外。好惡之情萌芽處。是事之始。好惡之事結果處。是情之終。故誠意工夫。又貫徹乎好惡之始終。

有好惡之情。卽有好惡之意。故好惡是情。好之惡之。卽是意。情者性之所發。有善而無惡。意者心之所主。有慊而有欺。

好惡二字。原於明德。其初發於心。則爲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情。及其行之於身。則爲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情之事。家以此齊也。至於措之於國。則爲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

諸人之恕。措之於天下。則爲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之。

成均課講大學

辛

絮矩。國以此治。天下以此平也。其理當與中庸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天下之達道。致和萬物育焉。參看。

慎。是意之所由誠。先儒所謂敬而後能誠。不敬未有能誠者是也。

獨一也。其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獨之正解也。其曰人之視之如見。肺肝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者。又就人所不知。剗進一層說也。

誠意是君子小人分途處。朱子所謂人鬼關是也。然其途相懸。其機甚微。出此入彼。只在獨之慎與不慎耳。

誠意是大學全體緊要工夫。正心以下五事。皆誠意所貫。蓋新民以明德爲本。明德以誠意爲要。程子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能謹獨以誠意。則明德實有諸已。自正心以至平天下。皆一以貫之矣。故以德潤身心。廣體胖結之。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而已。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大學之誠意。正是學聖之要。蓋能誠意。則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無欲則一矣。潤身之德。卽聖心之渾然一理也。

傳文不承致知者。所以明誠意之要。章句必承致知言之者。所

成均課講大學

壬

以明終始之序。蓋知得相因一定之先後也。

格致誠意。皆從明德中出。格致是智之功用。誠意是信之功用。智以始之。信以終之。則仁之發而爲好。義之發而爲惡。皆純乎理而無欲。由是以正心。而好惡之情中節。由是以脩身。而好惡之事當理。而禮乃可得而言矣。仁敬孝弟慈信之止於至善。卽禮也。

正心脩身傳

正心傳。只要體會傳文一在字。人能便此心常在腔子裏。則當其靜時。其具衆理之體必虛。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及其動時。其

應萬事之用必靈而能合天下之達道然心何以在亦曰敬以直之而已矣蓋章句敬兼存省直卽正也。

正心傳要體會虛靈二字之理虛者心之體靈者心之用喜怒哀懼不得其正則心不能應萬事而用不靈矣然不靈由於不虛朱子曰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又曰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所謂無卽虛也蓋正心工夫固要於動時省察其情之中節不中節然虛乃靈之本體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靜中存養其性之本體尤爲正心重要工夫當與中庸致中和參看。

心無欲則能靜虛動直大學自誠意以後其心固已純乎天理

成均課講大學

圭

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矣然使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寂然不動之中其鑑空衡平之體豈能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動而不知所以察之則感而遂通之際其鑑空衡平之用豈能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大學之正心是簡性情恰好底道理所以又要時時存養其體之本然時時省察其用之當然也。

正心兼靜存動察尤重在靜存一邊然本傳却只就用上說者以喜怒哀懼上承誠意傳好惡之誠下起脩身傳好惡之辟則事屬一貫故也。

心之體仁義禮智是也恐懼者義之用好樂者仁之用恐懼者

禮之用愛患者智之用蓋禮者敬而已矣故其發爲恐懼卽戒慎恐懼之謂智者明而已矣故其發爲憂思卽苦心勞思之謂然分之雖本四德合之則不外好惡兩端而已蓋喜怒哀懼四者卽誠意傳之好惡初發於心而爲情者也。

心統性情喜怒哀懼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性是情之源頭情從性上流出來原是心所應有底其曰有所者謂事物之來情欲之感有所偏勝故也有所亦行以未事意必事過固我言者此是靜中不虛而失其鑑空衡平之體非有所之本義也其曰不得其正者心之用以中節爲正偏勝則不得其正矣不得其正

成均課講大學

圭

亦有旁解如心有所忿懣遇可喜之事則喜之分數必半減是再應好樂又不得其正遇可怒之事則怒之分數必倍增是再應第二箇忿懣又不得其正是也正心者靜時存養其不偏不倚之體其情之所發既皆不偏不倚之所爲而於應事之際又用省察工夫不使情欲之動少有偏勝喜怒哀懼互發迭出悉皆中節又隨過隨平則心得其無過不及之用而適如其不偏不倚之體矣當與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節參看。

心者一身之主宰心能常在腔子裏則其用之所行發皆中節無不合乎天下之達道而得其正夫達道者所以爲善也心之

喜怒得其正。則吾身實割愛憎之。加自當乎理。心之憂懼得其正。則吾身敬畏區別之。施自當乎理。而身無不脩矣。蓋心有忿懣。好樂。恐懼。憂思之情。發之。卽爲親愛。賤惡。哀矜。赦情之事。本是一貫事。若心之用不得其正。則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合乎道者矣。但本傳只以身之所具言。下傳方以身之所接言。亦互文之意也。

不得其正。卽或問應之。旣或不能無失。心不在。卽或問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可見心不在。緊承不得其正來。故或問又合言之。曰。苟得其正。而無不在也。

成均課講大學

首

心不在焉一節。卽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四語之反面。

章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四句。是正解傳文。此謂脩身在正其心二句。非本節言外意也。

脩身齊家傳

脩身傳。要體會公正二字之理。公者無私心。正者當於理。好惡之辟。是身之所行不能當理。其本由於心之不能無私。必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此脩身所以必先正心誠意也。然心之無私固難。而身之當理亦非容易。蓋當於理便是恰好底道理。卽

經文明明德止於至善之謂。不但衆人難以語此。卽平日誠意正心。好惡純乎天理而無私。而身之所行。往往於權議之間。不知不覺而陷於一偏。固不能必其恰好至當。而無少過不及之差也。此脩身工夫。所以又要時時省察其事之當理與否也。脩身兼所具所接。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一不中乎禮。是脩其身之所具。好惡取舍之間。無一不恰合乎當然之則。是脩其身之所接。然本傳只以所接言者。以上承心之喜怒憂懼。下起家國之求非事。屬一貫故也。

成均課講大學

圭

五情本於五常。與天之五行四時正相似。親愛者仁之發。於五行屬木。於四時爲春。賤惡者義之發。於五行屬金。於四時爲秋。畏敬者禮之發。於五行屬火。於四時爲夏。哀矜者智之發。於五行屬水。於四時爲冬。教有岸然之意。情有賡然之意。皆信之所發。於五行屬土。然約而言之。則曰好惡。好屬陽。惡屬陰也。

親愛畏敬哀矜。好之屬也。賤惡赦情。惡之屬也。五者卽誠意傳之好惡行之於身而爲事者也。章句所謂當然之則。卽五常之禮也。

好惡之端。皆是說分數太過處。然不及卽在其中。如好底分數過一分。卽惡底分數減一分。至於不知其惡。則並不可以惡之

不及言矣惡底分數過一分卽好底分數減一分至於不知其美則並不可以好之不及言矣正心傳不得其正亦然如心有所忿懣則怒之欲動怒之情勝再遇可怒之事又必倍增忿懣一半分數固是太過之中又太過若遇可喜之事便減却好樂一半分數則太過之中又必有不及矣。

齊家治國傳

治國傳專言教或問所謂此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爲言是也化人以孝弟慈教國以家爲則也推已以恕教國尤以身爲本也齊家治國不言處者盡明明德於家明明德於國則處在其中

成均課講大學

美

矣

治國傳前二節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理所謂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第三節第四節說出仁讓食戾二者見出此入彼間不容髮而其本在身所謂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

孝弟慈天下之大經也天下之達道也孝弟慈之藹然處爲仁是爲恩讓是爲孝弟慈之秩然處爲讓是正倫理是經一言以括之曰帥天下以仁卽肫肫之仁脩道之仁也何以行仁曰恕而已矣然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亦豈可以襲取而僞爲哉藏乎身者尤必誠於心教國教家皆必心誠求

之此又恕之本也蓋心卽正心之心誠卽誠意之誠也。

孝弟慈卽父子兄弟夫婦之達道獨舉此三者以其切於家國天下而言也。

君子齊家惟教之以孝弟慈君子治國則兼教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不專是孝弟慈三者此是家國分殊處然國之所以興孝與弟不倍者固由於孝弟慈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者亦不外於孝弟慈此是家國理一處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要從分殊上推出理一來。

誠求之心卽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保赤以此心保民

成均課講大學

美

亦必以此心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謂當察識此保赤之誠心而擴充之以保民也察識擴充卽恕也察識卽恕中省察工夫。

心誠求之三句是釋保赤子實則句句爲如字寫照也朱子謂此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

孝弟慈皆率仁之性而爲道者也蓋仁者愛之理故其發爲惻隱孝弟慈皆屬愛皆惻隱之道也三者可以仁括故卽保赤以明慈而孝弟可以類推矣。

朱子曰本章大意以反觀就其知專利於上惡從橫敏民不得以自養我其善心清其心文曰何謂是也

一國仁讓內兼與弟不倍與事君事長使眾兩層尤重在事君事長使眾上與字內兼喻與從兩意心喻而身從也

貧與仁相反戾與讓相反其機如此意只歸本一人

仁讓即是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之意貧戾即是聚斂悖入之意

堯舜之仁即仁讓也桀紂之暴即貧戾也仁暴雖有兩端其機只在一人與平天下傳言得失同意

有諸已無諸已從格致誠正來謂真知實蹈以倡之也求諸人好之屬也非諸人惡之屬也即誠意傳之好惡指之於國而為成均課諸大學

天

怨者也

今即教場求與非是教之目

求人非人以教國言却有齊家一層在內宜家人宜兄弟以齊家言却有脩身一層在內

治國平天下傳

平天下傳專言義章句所謂此章之義務在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是也蓋不專利正是與民同好惡之實不但言財用是義即言用人亦是義如好客賢者以其利國也惡妨賢者以其病國也總為養民起見與不畜聚斂之臣同意然專言財用

子有善是之通士而人祇自育弟下而民亦育弟下而民亦之自達其善弟之心於下便是聚斂若拂其良心重賦橫徵以取之使民不得自遂其心便是方後而說民之父母所好所利之事且如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如是與民爭利便是聚斂矩所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又曰齊家治國修己言化平天下只言措置之

正所以使之得遂其與孝與弟不倍之心也故章內雖反覆推廣聚斂之意實則所以明明德於天下也

章句謂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何也蓋樂只君子三節與民同好惡也慎德五節不專其利也泰誓四節申言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與民同好惡也生財有大道五節因有土有財而言不專其利也分之是四小段合之是兩大段泰誓以上言其概泰誓以下言其詳皆聚斂之道中事故又曰皆推廣聚斂之意也

平天下傳只反覆發明義利公私四字而義利者公私之原也

成均課諸大學

天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公也辟者私也慎德二節是以利為利而慎德者與民同好惡之本也外本內末三節是以利為利而內末者辟之根也唯仁人節公之極也見賢節介在公私之間者也拂人之性節私之極也生財節從有人有土中區畫出財用正以義為利之實政仁者二節極言慎德之效較之財散民聚為尤大此承上好惡極公之仁者而言也長國家節善聚斂之臣使聚斂之臣正以利為利之實事善害並至而無故極言內末之害較之民爭奪而貨悖出者為尤甚此承上好惡極私之不仁者而言也

聖經一章由明明德說到新民由格致誠正脩說到齊治平一步步推到外邊去平天下一傳由絜矩說入慎德由慎德說入忠信一層層歸入裏邊來正發明聖經明德爲本脩身爲本之意

平天下傳只發明絜矩之道四字中間言慎德言仁言忠信言義雖皆是明德脩身之事然却貼定絜矩說只作絜矩本領看與泛言學問者不同

平天下傳該得大學全書之理其中三綱領八條目無所不有首節所言齊治平是綱領之一條目之三也其曰慎德則格致

成均課講大學

手

誠正脩無不備其曰仁則專指心正而言曰忠信則專指誠意而言是又綱領之一條目之五也而止至善在其中矣

王政先養而後教平天下先從孝弟慈說起然後及於絜矩者謂欲明明德於天下則不可無絜矩之道以處之正是以養成教非先教而後養也

治國之恕是教民之事專以化言平天下之絜矩是養民之事專以處言絜矩之道卽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是也章句曰絜度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正是省察工夫省察須要敬有國者不可不慎慎卽省察之謂也

絜矩卽執中之明法

治國平天下之君子父母斯民者也父母誠求赤子之好惡無不曲中而君子保民不如保赤愛民不如愛子者則以其本無誠求之心而有昧乎爲民父母之誼故也兩傳所引詩書詞與旨同蓋以明夫保赤愛子之心非由外鑠而僞爲而保民愛民之道必當自其誠求之心而推之也後面必忠信以得之已胎於父母二字之中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卽誠意傳之好惡措之於天下而爲絜矩之道者也

成均課講大學

手

所惡於上節只是解絜矩字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方是就平天下上實疏出絜矩之道之事理蓋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者恕之教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絜矩之道也

細玩所好所惡四字須有格致本領必物格知至有以通天下之志而後能知民所好知民所惡也細玩好之惡之四字須有誠正本領必意誠心正有以勝一己之私而後能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也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專在養上說卽文王節章句與

民同欲是也。內末節章句又曰：財者人之所同欲，蓋民所以得
其興起之心者，惟在於財。君子與民同好惡，只是要不專其
利耳。能細細體貼傳文「父母」二字，與章句「愛民」二字，則其專以
養言之，自了然矣。

得衆即有人，得國即有土，已包財用在內。失衆即民之爭奪而
散，失國則不止於財亦悖出矣。此皆由於能絜矩不能絜矩之
故。可見有國者不可不於好惡上致謹。然慎德正是慎好惡之
本，是故二字一意相承。其曰「先慎乎德者」，蓋對絜矩言。實對絜
矩之得衆國而有財用言。絜矩而有財用，末也。所當後也。慎德

成均課講大學

三

本也。所當先也。先慎其本而末則一以貫之矣。此兩段交關處。
即聖經物有本末，知所先後二句道理。下一段說話已包在上
段中。中間只要標出本末二字，歸重在慎德內。末與善不善
上見慎德爲絜矩之本，正見平天下以脩身爲本也。

慎德工夫或問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然慎德與外
本內本正相反。要在戒嗜慾，嚴非幾不爲利欲所汙染上說。方
與上下文皆有關係。

善即慎德不善即內末。

不易之命，靡常之命，即新民傳維新之命也。與民同好惡而得

不易之命，慎德而得靡常之命，則自新新民止於至善矣。

引楚書「舅犯」只是取其不內末，當與治國傳之三引詩一例看。
咏嘆淫泆其味深長。

秦誓以下四節章句所謂好惡公之極者，以其仁也。私之極者
以其不仁也。仁字承慎德來，慎德正是求仁工夫。仁則無私欲
而有其德矣。不仁承內末來。內末者平日不用慎德工夫，滿腔
子全是一團私欲。此其所以不仁也。仁不仁皆以心言。又所以
起下忠信驕泰也。

成均課講大學

三

保子孫不外親賢，保黎民不外樂利。此容賢之利及國家所以
可好妨賢之殆及國家所以可惡。而仁人之好惡所以公之極
者，即以義爲利之心，不仁之好惡所以私之極者，即以利爲利
之心也。

一個臣之好善，至公無私之心。仁也。然非斷斷者不能。蓋忠信
者絜矩之本，斷斷者休休有容之本也。斷斷誠一之貌。貌如此
則心可知矣。此正是誠中形外處。傳者引此所以爲下文言仁
言忠信張本。而其屬意於一心一德之君相者深矣。

秦誓節與孟獻子節皆言人臣之事。而朱子必推其好善不好
善與不察不畜之心，而以爲皆由於絜矩與否之故。蓋天下非

一人所能獨理。上有絮矩之仁人。亦必大臣羣臣皆以絮矩爲心。君臣一德。然後能行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大道。而俾天下咸遂其興起之心。不然。大臣以媚疾爲心。羣臣以侵奪爲事。妨賢病國。剝民利已。則小民遂生復性之物。不奪於君而奪於臣。亦何由能成孝弟慈之治哉。此平天下傳所以專言養民而必兼及於用人也。要之取人以身。上有絮矩之君。則必用絮矩之臣。上有務財用之君。則必用聚斂小人。此必然之理勢也。拂人之性。性卽好惡之理也。南山有臺。節所好所惡以心言。性則民心所具好惡之理也。

成均課講大學

諸

月課諸生文藝。以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命題因爲之解曰。此二句。不但是平天下傳之結穴。乃大學全書之結穴也。傳中初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治人之道。所以得衆也。卽新民之謂也。繼言慎德。此脩己之道。所以善也。卽明明德之謂也。大道卽大學之道。道兼明新故大也。忠信者何。卽誠意之謂也。蓋誠意工夫。貫徹內外。忠者盡己之心。而無隱。以誠意之發乎內者而言也。信者以事之實而無違。以誠意之驗乎外者而言也。試以好惡言之。好惡之情。發於心。誠意者實其情之所發。使其情爲實情。卽忠之發於心而無不盡之謂也。好

朱子曰。傳初月言得衆失衆。非言善不善也。誠意之發。非分則失。心上說出得失。

惡之事。措諸外。誠意者實其事之所措。使其事爲實事。卽信之循乎物而無所違之謂也。然天下又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是其一表一裏。雖有內外之殊。而由中達外。總是一箇實心。卽誠意之表裏如一工夫也。忠信之所以得大道者何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與慎德。脩己治人之道也。使無忠信以爲之本。則雖其所以脩己治人者。未嘗不由乎大道。然亦僞耳。僞卽大道之所以亡也。試觀中庸言脩身之道。有五。凡爲天下國家之經。有九。而皆本於行之之一。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或五或九。皆成虛文。此卽忠信以得之之明証也。

成均課講大學

臺

蓋大學之道。其工夫莫要於誠意。誠意爲人鬼關。爲善惡關。天理存亡之幾決之於此。能誠意。則明德實有諸己。而正脩之道。與齊治平之道。一以貫之矣。正心以下諸傳。蓋皆本於誠意。而未嘗明言。至於平天下一傳。所言天德王道。廣大精微。無不具備。然其義雖博。而結穴惟在忠信。則實以見大學全書之必以誠意爲本也。程子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其言可謂約而盡矣。三言得失。何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則得衆。則失衆。得國失國。卽得命失命。此以治人之得失決不易之天命也。慎德則善。內未則不善。得之失之。卽得命失命。此以

脩己之得失決靡常之天命也。兩節皆言天命靡常即不易故康誥節章句云此因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申言天命即申言帝位之難居也。其曰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者蓋君子膺天命而居帝位位之得失決於人心其言已深切矣乃復以善不善決位之得失則又是人心得失之本故曰益深切也。至於此節直究其隱微幽獨之地而言曰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章句所謂脩己治人之術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與慎德是也居其位者庸不易之命靡常之命是也其得失之本只在忠信驕泰則直以君心言君心之理欲

成均課講大學

秉

分而大道之得失判矣。是又人心君德之本而位之得失尤在於此故章句謂三言得失語益加切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也此幾字即誠意傳審其幾之幾周子所謂幾善惡者是也是故二字之承上文何也蓋上文之仁不仁即以心言之矣唯仁人節章句曰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論語惟仁者節集註曰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是可知仁者是已成功之忠信其心至公而無私忠信是方用功之仁者其心至實而無妄惟其至實而無妄故能至公而無私此是故二字之來脉也。朱子曰人秉五行之秀以生主神爲信實有之理也故其發爲

忠信又曰凡性之所謂仁義禮智皆實有而無妄者信也其見於用則出於心而自盡者謂之忠循乎物而無違者謂之信觀朱子所言則忠信者乃五常之信之發用其即誠意之謂也明矣忠信爲脩己治人之本則大學一書以誠意爲本謂非先中庸而以誠爲樞紐者乎。

忠信何以與驕泰相反忠信即誠意只是一箇省察工夫慎獨是也。

生財有大道三節是以義爲利即是慎德二節之實政實效率能好能惡之仁人來其實已包在得衆得國內即爲民父母而

成均課講大學

老

極言其所得之利也不仁者以身發財與長國家節是以利爲利即是外本內末三節之實事實害承拂人之性者來其實已包在失衆失國內即爲天下僂而極言其所失之害也。

生財有大道道即絮矩之道生衆食寡爲疾用舒此養民之實政所以使民得遂其興起之心者也凡章內所言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者其實在之經畫區處如此然從慎德來非無本之道也。

衆寡疾舒逐字分疏固有精義衆與寡疾與舒兩字合解亦有精義。

自古以身發財之主。豈有自己去聚斂之理。自然只是任用聚斂小人一着。此正與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大道對說。

義卽是德。利卽是財。凡傳中言得失處。得皆可以義該。失皆可以利括。以義爲利。便是天理上事。以利爲利。便是人欲上事。其得失雖在外。而理欲之原則在君心。故義利二字。明貼仁不仁說。暗與忠信驕泰和關會。此平天下一信之結穴。卽大學全書之結穴。蓋德之所以明民之所以新。其關頭皆在義利上。而朱子謂孟子分別義利。根本塞源。蓋出於此。其旨誠深矣。

成均課講大學

吳

成均課講中庸

國子監司業

程子曰。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心法者。卽孔子從心所欲不逾之矩也。又曰。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密者。心也。一理者。心之所具。性也。萬事者。一理之所貫。率性之道也。一理之退藏於密者。心之體。萬事之彌六合者。心之用。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中庸一書。正是發明此意。其曰。皆實學者。蓋一以貫之。只是誠以貫之而已矣。

朱子章句序曰。恍然得其要領。中庸之要領。天命之性是也。然

性具於心。性理卽心法也。

中庸一書。原本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作第一支言三達德。從精一二字演繹而出。第二支言五達道。從中字演繹而出。第三支言誠。從允字演繹而出。究之知仁勇。皆隱誠皆天命之性。而具於心。其理又皆從一心字演繹而出。首章末章言戒懼慎獨者。乃精一統體工夫。爲存爲遏。從危微二字演繹而出。所以存道心而遏人心也。其言功效。如位育參贊。覆載成之類。正堯舜地平天成。府修事和之功業也。中庸一書。是推尊孔子能繼堯舜執中之道統。第一支發明知

仁勇而以素隱章作緒能備知仁勇之全德者惟孔子第二支發明費隱而以問政章作結能舉費隱之小大而無不盡者惟孔子第三支發明天道入道而以祖述章作緒能統天道入道而彙其全者惟孔子

中庸言下學工夫皆是教人從退藏於密處下手如首章言不睹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中間言費而隱微之顯末章言知微之顯人所不見不動不言無聲無臭之類皆爲已之實學誠而已矣。

中庸第一支言強第二支言造端乎夫婦第三支歸本於誠皆

成均課講中庸

二

是子思喫緊爲人處。

第一章

中庸首章其體裁與大學聖經同亦是兩段對偶文字前一段由性道說到工夫後一段由中和說到效驗然後一段從道不可須臾離生出章句所謂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是也章句又謂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者是子思立言本旨蓋通章只重在天命之謂性一句上實中庸全書之要領也。

此章最要緊在道不可須臾離三句道原於天天之命流行而不已道統於心心之一寂一感無間可容息先言天命後言人

心皆是就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之故。

此章前三節是不敢須臾離道後二節是所以不敢須臾離道之故。

天命之性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率性之道卽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戒懼慎獨兩節工夫一滾做去如環無端雖不可強分動靜然各就其接頭處言之却截然有動靜之分戒懼者由睹聞以至不睹聞卽章句所謂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凡以存天理之本然而持守天命之性乃致中也慎獨者謹之於將發之始豈反忽於已發之後卽章句所謂精

成均課講中庸

三

之以至於應物之際凡以遏人欲於將萌而推行率性之道乃致和也下二節道理工夫俱包在上三節內末則說出效驗以結之耳。

中庸首章性道中和存省位育是兩經修道之教是一緯。

論語曰畏天命大學曰顧諟天之明命此子思開端天命二字之所本也戒懼慎獨卽是畏顧工夫朱子曰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卽此已可見矣。

天命二字該得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二句命字中具有不已之意。

天命之性是心之體率性之道是心之用

天命之性是言性善率性之道是言精義

天命之性卽五常之德語其綱則曰知仁語其目則曰仁義禮

智信勇與誠皆所以實其性卽信也觀後面言達德至德大德

小德可見

天命之性卽天下之大本不外五常率性之道卽天下之大經

亦不外五典率其仁之性而爲父子之親率其義之性而爲君

臣之義率其禮之性而爲長幼之序率其智之性而爲夫婦之

別率其信之性而爲朋友之信此五典之道充塞天地而無物

成均課講中庸

四

不有貫徹古今而無時不然於日用事物之理無所不該蓋五

常之外無性五典之外亦無道也觀第二支發明費隱專言五

典之道可見

性命有天人之分而人本乎天性道有內外之殊而外由於內

命性道三者合而言之理而已矣

天命之性以中之本然者言不偏不倚是也率性之道以中之

自然者言無過不及是也修道之教便說到工夫上變化其氣

稟之不中所以復還其性道之中也何謂氣稟智愚賢不肖

之過不及是也

修道之教從性道來統下存省工夫位育效驗乃天人功效中
極關緊要處

修道之教教之以戒懼卽教之以存知仁勇之性教之以慎獨

卽教之以盡明行強之功此一句中便包得存省工夫亦便包

得精一工夫

須臾以時言該下文動靜說戒懼慎獨工夫由動而靜由靜而

動動靜相循密於無間正是不離道於須臾處

戒懼是存養其道心惟微處慎獨是省察其人心惟危處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戒懼是存養無爲之誠慎獨是省察善

成均課講中庸

五

惡之幾

戒懼似大學之誠意說得渾全慎獨是誠意中最要工夫亦是

戒懼中最要工夫莫見莫顯亦有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意不

中是已所獨知也細玩或問便見

戒懼慎獨只是一箇主敬工夫敬於何處見於精一上見之

聖人因氣質而有敬君子因氣質而有學戒懼慎獨不敢離道

於須臾之頃正是變化氣質工夫

存養之功極於不睹不聞省察之功始於隱微此君子爲己之

學純其功於內卽誠也

中庸言性道專指仁義禮智之心以其不離乎形氣者而言言
中和又說喜怒哀樂之心以其不離乎形氣者而言然喜怒哀
樂即是仁義禮智之用蓋仁禮之性得乎陽之性而屬健義智
之性得乎陰之性而屬順此即喜怒哀樂之心存主於中者也
喜怒哀樂之情得乎陽之氣而為舒怒哀之情得乎陰之氣而為斂
此即仁禮義智之心流行於外者也

人之四情猶天之四時喜在心氣之方舒似春樂則發散在外
舒之極也似夏怒者嚴肅之象氣之初斂似秋哀者憂慘之象
斂之極而中含怫鬱惻隱之意似冬四時為元亨利貞之用四

成均課講中庸

六

情非仁義禮智之用乎然未發而無所偏倚者渾喜怒哀樂為
一理無喜怒哀樂者也故曰中及其發而無所乖戾者謂凡情
之動皆融液性之全體而出舒中有斂斂中有舒舒不乖斂不
戾舒各中乎無過不及之節故曰和朱子謂世間何事不係
在喜怒哀樂上非係於偏任之喜怒哀樂也係於喜怒哀樂之
中和耳即天之四時行而百物生亦生於四氣之冲和耳

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即是信之性情蓋信之於五常猶土之於
五行也以周子太極圖考之水火金木各有陰陽定位土無定
位而位乎中央此土之所以立體也人心無所偏倚之中非信

之所以為性者乎木火金水各有陰陽專氣土無專氣而以冲
為氣此土之所以達用也人心無所乖戾之和非信之所以為
情者乎中庸以誠為樞紐其理已胎於中和二字中矣
中者誠之所以立體和者誠之所以達用此致中和所以為盡
性盡道之極功而天地萬物無不位育於此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子思即以中名之者蓋堯舜之中本以
無過不及得名似專在外面人為上說而不知無過不及之中
皆不偏不倚者之所為此天性之本然而所以為中之本體實
在於此故推其本而即以中名之正以見堯舜之中不待外求

成均課講中庸

七

不假人為而天命之性之本無不中者如此發而皆中節堯舜
之中也子思易其名曰和者蓋中是箇恰好底道理過之不可
不及不可賢智者必須俯而就愚不肖者必須仰而致似有難
行底意思似有勉強矯拂人底意思而不知事理之當然皆出
於人情之自然此無過不及之中只是箇和底道理故究其實
而名之曰和正以見堯舜之中初無難事而亦毫無勉強矯拂
斯人之意子思當日更互其名自有意思

性情之德統於心未發之中心之體已發之和心之用
入心之有寂感猶太極之有動靜也中則靜中有動故曰未發

和則動中有靜。故曰中節。

心之體寂然不動是也。心之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心之爲物寂而感感而寂。中和無間可容息焉。此戒懼慎獨之功。所以動而靜靜而動。一滾做去。如環無端而不可有須臾之或離也。義理工夫兩邊關照如此。

大本達道卽一心之全體大用也。

一事一物各具之本。本之小者也。中者仁義禮智信之性爲萬事萬物統體之本。本之大者也。異學小遵專家之術。道之私者也。和者親義序別信之憤。爲古今人物共由之道。道之達者也。

成均課講中庸

八

致中。卽太極圖說之主靜致和。卽通書之慎動。

戒懼以存天理之本然。卽存大本之中。就是致中工夫。人欲肆則達道不行。慎獨以遏人欲之將萌。就是致和工夫。但致字說得極精密完備。必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方算得致中。必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際。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方算得致和。

致者推而極之。正是不敢離道於須臾處。

朱子曰。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以位天地言之。陽動止其所。卽吾喜樂之本。無所偏倚也。陰靜止其所。卽吾怒哀之原。

無所偏倚也。以育萬物言之。發育爲萬物之通。卽吾喜樂之中節也。嚴毅爲萬物之復。卽吾怒哀之中節也。

致中則大本立。故天地位。致和則達道行。故萬物育。

天地位於大本。以吾性之健順五常。卽天地之陰陽五行也。萬物育於達道。以吾情之爲經爲緯。卽萬物之羣分而秩然有禮。以相接類聚而藹然有恩。以相愛也。

朱子西銘註曰。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此致中所以位天地也。又曰。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此致和所以育萬物也。

成均課講中庸

九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卽是位育根苗。修道之教。則位育之實事實功也。

中和位育。朱子以一身一家一國言之。道理極爲周匝。然總註曰。終言聖神功化之極。章句曰。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位天地育萬物。規模極大道化極宏。堯舜盡其事。孔子備其理。非小小效驗也。

章句至靜之中。卽不睹不聞。應物之際。則不止於獨矣。

第二章

朱子曰。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中庸者率性之道。

明行強者。入道之功。明行強從知仁勇之性而出。可見惟盡性者爲能盡率性之道。

此下十章。大概發明堯舜精一二字之義。明者惟精之功。行者惟一之功。強貫乎明行之中。所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者也。強使合得允執之意。蓋強之盡頭處卽誠也。

明行強皆具有誠字之理。所謂誠。止是誠實此三者。非三者之外別有誠也。

第二章。本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分別出箇君子小人路頭。以下九章。本惟精惟一發明明行強工夫。須要識得知行互根之理。

成均課講中庸

十

與自強不息之誠。未結以君子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則允執厥中矣。

中庸以君子小人對言者三。此章以敬肆分。十四章以險易分。

三十三章以爲己爲人分。或以立心言。或以制行言。意實相貫。

君子中庸。承上章致中和之君子而言。中庸者。謂其至靜之中。

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應物之際。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也。

章句惟君子爲能體之。卽後面依乎中庸之謂。

章句有君子之德。德卽知仁勇之達德。如顏子之明健。曾子之

精實力行是也。

有君子之德。便是時中底根基。卽孔子所謂中行之士。中行者。中道而行。與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正相反。聖門惟顏曾可以當之。○君子與智愚賢不肖。雖有高下。然皆由教而入。皆要用存省擇執工夫。三種人俱包在學利困勉中。

中而曰時。正發明堯舜之執中爲精微之極致也。蓋執者不變之謂。時者順應之謂。不偏不易之定理。卽無方無體之妙道。此堯舜之中。所以爲至。所以不可能也。然中之爲用。雖萬變而真體惟一。君子祇畏天命。惟操存所受之中以爲本。而泛應無不曲當。蓋體立而後用行。中庸之本旨也。

成均課講中庸

十一

君子而時中。是以用包體。時中之本。從靜存不偏不倚之中來。蓋時中之中。兼中和二義。時中之時。兼動靜二時。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者。存養之功也。存養該乎動靜。自動以至靜。無時不存養。其天命之性。存養天命之性。卽時中之所以立

體也。

時中兼有省察工夫。時中之省察。不專是遏人欲之萌。兼省察其情之中節不中節。自念慮之萌。以至言動之著。皆須省察。蓋

省察工夫。貫乎動之始終也。

章句隨時而在。是時中本體隨時處中。是時中工夫無時不中。

則動靜皆中矣。

執中工夫不外精一。章句解時中。雖本首章戒謹恐懼而言。然知其在我一知字。即明也。即是惟精工夫。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一能字。即行也。即是惟一工夫。觀十二章雖聖人亦有所不知。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二句可見。小人無忌憚。只是不知戒懼慎獨。

第三章

中庸其至矣乎。承上章君子中庸而極贊之也。章句惟中庸之德歸至。德行是人做底。非泛論道理也。

成均諱講中庸

圭

中庸之德之至。以情之無過不及言。包得性之不偏不倚一層在內。

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有待於聖人修道之教。民所以鮮能中庸者。由於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正為無變化氣稟之聖教也。章句世教衰三字。正是所以鮮能之故。

鮮能即是不明不行。玩久矣二字。上遡堯舜。下嘆周末。無限感慨。便有憂其失傳之意。

第四章

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承上章民鮮能中庸而言。為下六章之

綱。

明本於知。行本於仁。知仁性也。智愚賢不肖。氣稟也。人之氣稟萬有不齊。而以智愚與賢不肖該者。蓋氣根於理。知仁者性之大分。故氣稟亦不過智愚與賢不肖二者而已矣。

從來過不及皆在事為上說。中庸則以智愚賢不肖氣稟之異言之。是推本過不及之所以然也。

自古聖賢言知行。皆謂行由於知。中庸兼說明由於行者。蓋明行二事。互為其根。以明言之。初間或止知得三四分。或七八分。

迨即其所知而力行之。行之境愈涉而愈精。則知之明愈歷而

成均諱講中庸

圭

愈出。識以導力。力又生識。其究也。竟會明到十分處。況生稟之異者。尤必以力行為本。觀二十章章句曰。以其等而言。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可見生稟之異者。知在行中。知必以行而精。知必以行而生。正可與此節相發明。夫道由路也。即以行路言之。明是講求路程冊子。然其間為險為平。為正為岐。必親身閱歷而後所知益確。不但此也。即再向前進。前途之平險正岐。雖還要講求路程冊子。然亦可以閱歷之行而類推。此便是明生於行。總之明行二事。互為功效。天下未有專在行上用功而能行得無少差謬者。亦未有專在知上用功而能知得

親切有味者此道之不行所以不歸咎於賢不肖之過不及而必曰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所以不歸咎於智愚之過不及而必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或謂若說不行由於賢不肖之過不及是尚有行在於不行說不去故以不明言之。若說不明由於智愚之過不及是尚有明在於不明說不去故以不行言之。殊不知若說不行由於賢不肖之過不及只了得道之不行四字而非道之所以不行若說不明由於智愚之過不及只了得道之不明四字而非道之所以不明。

成均課講中庸

四

人莫不飲食不是以飲食喻道只是說人不能外君臣父子之倫不能無視聽之事耳。至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視聽之聰明此方是道循之則治失之則亂道是不可離底非以不能離之飲食喻不可離之道也。人多誤將章句道不可離作人莫不飲食說遂謂人日在道之中果爾是不親不義之父子君臣不明不聰之視聽而亦可謂之道矣。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以味譬理如此說便有分曉。

第五章

道其不行矣夫爲智者愚者慨也蓋事有終始不易之先後章

句由不明三字非強爲補出也。

第六章

此章引舜之大知正是惟精工夫問察執兩已爲審問慎思明辨張本而博學亦在其中矣。

問察執兩雖亦是問思辨之事然生知聖人做來却自不同。細玩兩好字是出於心之所誠然自然如此毫無勉強之意。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亦緣自己先有精切不差底本事是量度由大知中出非精切不差從兩端上得也。

成均課講中庸

五

有未到處自用一己之臆知則心思終有未周處所謂大知者以其聰明審知之無窮無盡而言也。

好問而人樂告此猶因問以竭天下之耳目心思也。隱揚而人樂告則不待問而天下自無不欲竭其耳目心思矣。察其所問是擇善於不必皆善之中。別白於黑其難猶易執其兩端則擇至善於皆善之中。別白於白其難爲更難也。

執其兩端有二義中是箇無過不及底道理固要在事上量度其恰好處中是箇隨時而在底道理又要在時上量度其通變處無過不及者一定之理隨時而在者無定之理。

第七章

智之實知而弗去是也。直者正而固也不能固守而弗去者。爲智焉得爲貞。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正是知之不明處。此章爲賢者不肖者警也。

擇乎中庸。或性真時露。或意見偶合。非真能擇也。

第八章

此章引回之仁。正是惟一工夫。拳拳服膺而弗失者。守之固也。已爲篤行張本矣。

第九章

成均課講中庸

末

中庸不可能。卽前章中庸其至矣乎之意。至者精微之極。致其是非在毫釐之間。非義精者不能擇其離合在恍惚之際。非仁熟者不能守其精仁熟。卽知之成功之一。非天下之至強其孰能與於斯。

中庸不可能。只是動靜難得恰好耳。聖人之性情。少有纖毫私欲。則便不中不和。動靜便不能恰好。此擇執之功。所以必賴勇以勝其人欲之私也。

第十章

強本於勇。勇卽孟子所謂浩然之氣。非性也。然天之四德統於

哉。朱子曰。乾健也。陽之性也。人之勇卽天之乾。非天命之性。何。蓋勇卽在五常之信中。君子法天行之健。以自強不息者。至誠無思。純亦不已之意。故說到盡頭處。卽誠也。

章句曰。南方風氣柔弱。北方風氣剛勁。風氣者。氣稟之所由來。又是氣稟過不及之所以然。

寬柔以教。先要將教者說得十分認真。寬柔聖人兩端之端。雖行不與底心事。再將受教者說得十分不認真。全然不憤不悱。不專心致志於萬不可寬。萬不可柔者。而能寬柔。則寬柔之得名爲強者方見。

成均課講中庸

七

和與中立。處衆持已之道也。當剛而剛。當柔而柔。當與而與。當同而同。皆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象也。

和而和。當中立而中立。便是性體恰有。誠卽中庸之道也。然和易流中立易倚。必不流不倚。方能復顯微處完全箇和與中。

立求達之所守。平生之所處。是等大本之中。達達之和。卽守中庸之道也。然不能自強不息。則當憂而懼。當懼而憂。豈能徹頭徹尾守而不失哉。

前言君子中庸。中庸其至矣乎。中庸不可能。皆未詳言其事。此章言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固有道不惑。無終至死不變方是。

中庸之實事。

人已出處四者於道無所不該。

第十一章

前言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皆大概說緊隱行怪方是過之實事。半途而廢方是不及之實事。

君子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正是徹頭徹尾不失其性情之中和處。

遷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君子爲己之實學。不息之誠也。已爲至誠無息。張本矣。

成均講中庸

大

君子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知方是實知。仁方是實仁。勇方是實勇。一言以括之曰誠而已矣。

第十二章

朱子謂此下九章皆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蓋君子之道以隱爲體。以費爲用。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十二章費隱大小四字。提其綱也。何謂道曰五倫而已。十二章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十三章曰君子之道四。而五倫備矣。十四章言修身之事。十五章言齊家之事。曰不遠人曰素位曰卑遜皆語小莫破之謂也。十七章由孝而推之極於尊賢親仁。修身齊家之大者也。十八

章由孝而推之極於續緒成德山家而天下矣。十九章微所

愛所親郊天社地。又由家與天下而並及天地矣。皆諸大德

之謂也。凡此皆費也。而隱在其中。鬼神章言費隱而包小大

上應飛魚躍下爲大孝三章言祭祀張本。問政章言小大兩

包費隱。上平章收前二支。下半章開後一支。乃全書之中綱也。

此下九章大概發明堯舜中字之義。堯舜之中。卽五典之達義

至庸者也。然進爲有序。而要歸惟九。十二章曰君子之道造端

乎夫婦。蓋五典始於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而兄弟朋友無不備焉。後十三章卽繼之曰君子之道四

成均講中庸

尤

兩章先大概言其次序如此。十五章言妻子兄弟之道。而及

於順父母。十七十八十九三章詳言父子之道。二十章詳言君

臣朋友之道。皆由順父母而推之以極其至焉。蓋君子之道以

夫婦爲造端。又必由父子而推極也。其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

行之者三。所以行之者一。則總括第一支明行強而歸本於誠

誠卽允執厥中之允。凡此皆堯舜前徒之所教。而放勳所爲

繆然命之者也。

君子之道。承上章君子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而不悔。言

中庸之道也。

率性之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曰費天命之性無聲無臭故曰隱無聲無臭即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中故曰費而隱費者天下之達道隱者天下之大本費即大本之流行處隱即達道之存主處

首章言中和渾存發爲一德此章言費隱合外內爲一道

周子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發微不可見隱也充周不可窮費也神則君子與鬼神合其德而化育流行者在我矣

君子之道只是一箇對待流行之理此理原於天地而散於人

成均諫講中庸

三

倫對待屬經流行屬緯夫婦此理也由夫婦而極其至亦此理也恐不肖可以與知能行此理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亦此理也蓋君子之道雖有大小而實非二物也

聖人不知不能亦是五典中事如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化其兄是也卽章句博施官禮之類亦豈有出於五典之外者哉蓋君子之道五典而已矣五典經緯而已矣天地有憾亦只是對待流行之理有所未盡耳

此章夫婦二字最關緊要蓋夫婦者人倫之首王化之原也

夫婦之道卽好合如鼓瑟琴之道也夫婦之道何以謂之至小

此則其所以說
其必性之實無
不至矣語中
多有此說

無內蓋閭門之內其事細微是至小其地幽暗是無內至小卽微也無內卽隱也言道始於夫婦是示人以慎獨之實學便要人從隱微起手也其誠至矣

與知能行不知不能跟前面明行說而強在其中

凡天下物之至大者皆道之所破而無能破道之物凡天下物之至小者皆道之所破而無能破道之物蓋物之至大者皆有外而道無外物之至小者皆有內而道無內故也

凡載物者必大於其所載之物道大無外孰能載之凡破物者必小於其所破之物道小無內孰能破之

成均諫講中庸

三

引旱麓之詩是於大莫載小莫破中信手拈出道兩件來指點謂卽爲之飛而道在卽魚之躍而道在不待推廣於二物之外而後見其上下察也

率性之道兼人物而言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鸞飛魚躍物之率性卽物之道也

鸞飛魚躍是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戾天于淵是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

分言上下察便是一物各具一太極合言上下察便是萬物統體一太極

察與隱正相反體之隱者於物上昭著出來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道即天地之道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兄弟朋友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也由造端而察乎天地亦即此夫婦之道推之以極其至焉耳蓋造端即極至之端其至即造端之至也

造端乎夫婦示人以用功之始察乎天地示人以用功之極也

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承上章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而言包下面君子之

成均講義中庸

三

道四一段人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身道即親義序別信之理不遠人者庸也

道不遠人人字分合看分則人人各具一道合則衆人統體一

道惟人人各具一道故以人治人而則在當人之身惟衆人統

體一道故以愛己之心愛人而已可爲人之則以責人之心責

己而人可爲己之則

以人治人即聖人修德之教固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

論語以忠恕與一貫對說一貫者聖人之道忠恕者學者求道

之事蓋一則無欲貫則無息學者之心有欲以難之則不一有

欲以問之則不貫忠則純其心所以求一也恕則推其心所以求貫也中庸以忠恕與道對說道即仁也忠恕者求仁之方蓋仁者以己及人物我無間忠恕則推己及人所以化物我之間也

道即仁仁以心之德爲體以愛之理爲用忠所以立仁之體恕

所以達仁之用忠以心之全體言是隱恕在每事上說是費

章句仁字即肫肫之仁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也

以人治人以身言謂道不遠於人之身也忠恕達道不遠以心

言謂道不遠於人之心也

成均講義中庸

三

子臣弟友人也所求者道也此數句可作道不遠人之註語

以愛己之心愛人者己爲人之則也以責人之心責己者人爲

己之則也然道各足於當人之身各足於當人之心雖以愛己

之心愛人却不是分愛我之道去愛人雖以責人之心責己却

不是分責人之道來責我

五倫至庸之道也故曰庸德庸言庸即不遠人之謂顧者常目

在之也章句雖以成功言然成功者亦非全不用心照管體覺

誠也至庸之造體之於身乃至誠之德也此是通章結穴處

第十四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承上章體隨之君子而言。蓋位者窮通順逆之遇。居其位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身。君子但因此身見在所居窮通順逆之位。而實盡其親義序別信之道。總期儆吾之身而已。外可以命該命。卽大德受命之命。亦不是道外之事。但君子約其身於位中之道。不敢分毫馳其心於位外之命也。

素其位而行。行字兼知行爲其所當爲。卽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

素其位而行。則身無不脩。無入不自得。則心無不慊。蓋身無不

成均課講中庸

書

盡之道。故心無不樂之位。身無入而不正。故心無位而不樂。

位內是已。位外是人。正已而不求於人。如已在上位。則盡禮而並不求下之忠。已在下位。則盡忠而並不求上之禮。不陵不撓。如此而已。又何怨。

行險徼幸。是無忌憚。亦是自驅於罟獲陷阱之中也。

反求諸身。乃素位而行之實在工夫。

第十五章

君子之道。卽五典之道也。承上章反求諸其身而言。君子以五典之道脩身。由身而家。則有妻子兄弟父母。然進爲有序。父母

高遠者也。妻子兄弟卑邇者也。行遠登高。始於卑邇。棠棣之詩。與孔子之言。得其意矣。

行登內皆有知行二意。

妻子好合。兄弟既翕。父母其順。合也。翕也。順也。一言以括之曰。一家仁而已矣。

好合之道。從有別做起。既翕之道。從有序做起。有別有序。理也。好合既翕。和也。周子曰。夫夫婦婦。兄兄弟弟。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是也。

序別之心。敬而已矣。序別之道。禮而已矣。此好合既翕之始事。

成均課講中庸

書

也。蓋必先理其緒而分之。然後能比其類而合之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樂爾妻孥。卽十二章造端之實事。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卽十三章所求之實事。

第十六章

此章以鬼神之神德明道之體用。承十二章鸞飛魚躍一節之意而言也。鬼神之神德。體微而用顯微。卽誠以其不見不聞而謂之微也。微是顯之所以立體。顯者體物而不可遺。如在而不可昧。卽微之所以達用。君子之道。費而隱。鬼神之神德。微之顯。鬼神之神德。以誠爲本。君子之道。以天命之性爲本。人心造化。一理而已。

矣。

誠爲中府之樞紐。然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有兼實理實心言者。此章之誠。卽太極之實理。蓋不見不聞。實理之體。體物如在。實理之用也。

此章言鬼神之德。惟周子太極圖說深得其妙。蓋誠卽無極之真。太極也。微卽太極本無極也。顯卽陰陽之氣。時行物生而變化無窮者也。鬼神之德。微而顯。是渾太極陰陽爲一物也。

章句爲德。猶言性情功效。性情以不見不聞言。體之微也。功效以體物如在言。川之顯也。功效之顯。皆性情之微爲之。功效是

成均課講中庸

三

鬼神之盛。性情是鬼神之所以盛。

德兼微顯誠亦兼微顯誠之存主處卽微誠之流行處卽顯。

章句以二氣言。是對待之道。卽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以一氣言。是流行之道。卽命之所以流行而巳。鬼神之道。卽夫婦天地之道也。

視之而不見。三句作德之盛。註語看。約言之。只微之顯三字。

次節約言之。只是無極而太極。

體物不遺有二義。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鬼神。分而言之。一物各體一鬼神。

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微也。是卽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之本也。使天下之人。二節承體物不遺而極言其顯。然皆以不見不聞者爲之本。蓋顯皆自微中出。故末節總括之曰。微之顯也。微卽誠顯卽不可掩。微之顯卽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指體物如在而言也。

人心與造化原無分別。鬼神之誠。體物而不可遺。卽人心之性體事而無不在。說到體物而不可遺。其示人以道不可離之意。已切矣。猶恐人行而不著。習而不察。不知其真不可離。故又提出祭祀來說。以其昭著於人心而不可射者言之。雖極不著不

成均課講中庸

五

察之人。當其承祭之時。罔不儼然。聞聲。鬼神之體物。能使人人心自然戒謹恐懼如此。其示人以道不可離之意。尤爲切至。

章句洋洋流動充滿之意。正好體會盛字意思。

此章以鬼神發明道不可離。由體物而使人由不可遺而不可射。一路逼拶而來。真令人有不得不戒懼不得不慎獨之妙。齊明盛服而不敢射。卽人心之戒謹恐懼也。人能存此心於日用事物之間。無時無處而不戒謹恐懼。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便能仁體事而無不在。論語說使民如承大祭。正是此意。

祭祀之鬼神與化育之鬼神。一物而已。蓋祭祀之鬼神有三。天神地祇人鬼是也。至於日月之類皆屬天。以郊之禮而推之也。山川之類皆屬地。以社之禮而推之也。聖賢明祀皆屬人以宗廟之禮而推之也。所以體物而不可遺者。此鬼神也。所以如在而不可射者。亦此鬼神也。然郊社宗廟其本又皆由父母而推之。故此章之言實承上章順父母之意而言也。

大孝以下三章言祭祀皆是主於祭者而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主於所祭之鬼神而言。必祭者有郊社禘嘗之禮義在其心。然後能感名得所祭之鬼神。必所祭之鬼神有

成均課講中庸

夫

體物不遺之妙用。然後能使祭者有此洋洋如在之心也。

引抑詩。即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之意。亦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

第十七章

此下三章承十五章順父母之意。發明父子之道。蓋必立愛始於親而後推及於家國天下焉。其言饗祀之禮特詳者。則又承上章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而言。惟幽有鬼神。故明有禮樂。其道蓋相因也。

此章以家庭之有憂者言也。蓋舜以瞽瞍爲父。以商均爲子。既

已難言作述。而由父而上又世爲氓隸。由子而下又皆屬中材。其光前裕後皆取必於一身之大德。此其所以立父子之極。萬世仰之而不可及也。

此章以德福兼隆爲孝之大。然德可以人力爲之。而福命於天。似屬莫必之事。故下面只反覆推明大德所以獲福之故。而孝之大自在言外。

德者天命之性。孝者率性之道。以性言之。則孝由德出。大孝不過德爲聖人中之一事。然以道言之。則孝者五倫之本。百行之原。凡率仁義禮智之性而爲道者。皆必由親親推之。而德之彌

成均課講中庸

元

綸充塞於天地者。何莫非孝乎。此德由孝盡。而德爲聖人所以爲孝中之一端也。

福者祿位名壽。天所命也。德者仁義禮智之性。亦天所命也。福命於有生之後。德命於有生之初。惟聖人之德。知之至。行之盡。於天命之仁義禮智無不盡。故聖人之福。一身享尊富之隆。一家綿饗保之久。而於天命之祿位名壽自無不備。蓋命福之天與命德之天。一天而已矣。

此章六必字。四故字。必者決然之詞。故者所以決然之故也。故者何。天而已矣。天者何。理而已矣。因材而篤。乃天理也。薛文清

公云。聖人之德。根乎天理。浩浩不息。猶物之裁而根乎氣也。是以保佑眷顧。而天之培養者。自不能已。旨哉是言也。

第十八章

此下兩章。以家庭之無憂者言也。蓋周自太王王季以至文王。世德繼美。而武王周公。制作盡善。此其所以盡父子之道。萬世由之而不能易也。

無憂者文之遇。而文之德緒。卽在其中。卽下章之志事。亦在其中。

武周之事。以其迹而言之。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伐暴救民。爲

成均課講中庸

手

君之仁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爲臣之忠也。中庸推其本而言。曰。積緒曰成德。卽以此爲武周孝弟之道。亦微顯闡幽之意也。

舜與文武。其庸行之極。其至猶在一身一家上說。周公之成德。由尊親之孝。而爲錫類之仁。則由家以及天下。而喪葬祭祀之禮樂。無不極其明備。下章之繼述。由報本追遠之孝。而爲父乾母坤之仁。則由天下以及天地。而郊社之禮義。無不極其精深。蓋至此而庸行察乎天地矣。

緒以業言。屬費德者天命之性。禮之所由制。屬隱。

第十九章

何以謂之達孝。以其所制祭祀之禮。能使天下之人皆得展其愛敬之心。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也。故天下之人通謂之孝。志以所存言。事以所行言。事本乎志。志見諸事。亦費隱之謂也。西銘以窮神言繼志。以知化言述事。神者天地神明之德。卽化之所以立體。化者天地變化之道。卽神之所以達用。

武周之繼述。素位而行。其分雖殊。其理則一。蓋孝子之事親。與仁人之事天。其揆一也。善繼善述。當以西銘言理一而分殊之義通之。假如父爲士子爲大夫。或父爲大夫子爲士。則亦惟視

成均課講中庸

星

其理之一與不一耳。豈必強其分之無不殊哉。

繼志以文之心爲心也。述事以文之道爲道也。心與心相印。道與道同揆。不可過爲拘泥。在天子諸侯上較量。

朱子西銘註曰。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文之志。卽天地神明之德也。文之事。卽天地變化之道也。善字根苗。卽在神明變化中。卽在文之志事中。

春秋二節。承上章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詳言其事。其曰春秋者。蓋時祭也。修陳設薦。將祭時事。所以敬先王之所尊也。序

昭穆序爵序立時事序事三獻時事旅酬祭將畢之事燕毛祭已畢之事所以愛先王之所親也踐位行禮奏樂敬尊愛親是總言主祭者之事斯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蓋推先王敬所尊愛所親之心而使天下各得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故章句曰通乎上下。

人能以祖宗之心爲心則必厚於族類人能以天地之心爲心則必愛及民物此治國所以如示諸掌也然孝於祖宗孝於天地皆自孝親而推故郊社之禮廟嘗之義足括西銘孝經二書之理。

成均課講中庸

圭

武周所制祭祀之禮自其禮之顯者而言之天下之大經也無過不及中而已矣自其義之微者而言之天下之大本也則仁與孝存焉。

此章七所以字皆是推原其禮之所由制卽義也是說他隱處。

第二十章

此承上章治國如示諸掌之意發明君臣朋友之道蓋尊賢者朋友之道也尊賢以脩身則有君脩身以取人則有臣有君有臣則文武之九經可舉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

此章乃孔門傳授心法脩身以五達道爲天下國家以九經行

道行經皆以三達德而其要歸惟一蓋誠者天德王道之本能誠則一而脩己治人皆可一以貫之矣大學平天下傳言治人之道以絜矩脩己之道以慎德而皆必忠信以得之其原蓋出於此章。

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達德卽天命之性也章內兼言勇誠明者明卽智誠卽信勇貫乎仁智之中而根於信故言誠則不言勇而勇在誠中矣仁統四德誠亦統四德故以仁對義禮智勇以誠對明言皆不過德之一端偏言之仁與誠也若以仁包義禮智勇誠實知仁勇誠包明言皆該乎德之全體乃專言之仁與

成均課講中庸

圭

誠也章內前面以仁爲主腦而歸之於誠後面以誠爲主腦而誠卽仁之實也德以仁義爲綱故章內以仁與義對言而仁爲五達道所由脩卽九經之子來柔懷皆自親親推之義爲五達道所由明卽九經之敬與體皆自尊賢推之智不過知斯二者而已禮不過節文斯二者而已勇不過實斯二者而已德又以智仁爲綱故章內又以知與仁對言而仁主於行行到無過不及處卽是崇禮之學知主於知知到大本大原處卽是精義之學蓋禮之節文卽在仁中義之分別卽在智中勇亦卽在知之成功之中也章內又以明與誠對言者明卽智之盡誠卽仁之

實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典之達道卽率性之道也。以道之率性而言父子屬仁。君臣屬義。昆弟屬禮。夫婦屬智。朋友屬信。此道由德出自然之理也。以性之盡道而言修道以仁則仁貫五倫矣。至於尊賢之義等殺之禮。知天之智。誠身之信。皆貫五倫焉。此道以德行當然之功也。然行道始於親親。五倫以父子爲本。蓋孝者百行之原。卽仁統四德之理也。明道資於尊賢。五倫又以朋友爲要。蓋朋友有責善之道而交以信。明本於誠。亦卽誠統四德之理也。中庸一書以性道爲綱領。其原亦出於此章。

成均課講中庸

雷

脩身以道卽脩身以禮也。蓋禮者道之節文而已矣。卽親義序別信無過不及之謂。書所謂天秩有禮是也。脩道以仁者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

修道以仁。卽經綸天下之大經。施其仁之意。

仁卽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乃親義序別信之總名也。

人指人身而言。人滿腔都是惻隱之心。人渾身都是太和之氣。仁如果心甲拆則其形爲人。及其長也枝葉兩兩相對亦有人字之形。

親親卽五達道之父子。尊賢卽五達道之朋友。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蓋仁之於父子真而無偽。實而不虛。仁在親親上說。便含得誠字消息。賢卽朋友。朋友純以心交而主於信。尊賢中亦便含得誠字消息。

親親爲大。親謂父母也。大以無所不包言。事親爲事之本。末無不統於本。事親爲仁之實。華無不具於實。

或問謂九經之于來柔懷。自親親之殺而推之。敬與體。自尊賢之等而推之。則是庶民百工遠人諸侯皆在所親也。大臣羣臣皆在所尊也。所謂親親爲大者。固以親親之心切近精實而爲五達道之所由。然能親親以修道則仁之所推。譬之于來柔。

成均課講中庸

雷

懷與一切仁民愛物之道皆無不可以仁而修之矣。所謂尊賢爲大者。固以尊賢之益啓沃調護而爲親親之仁所由。講明然能尊賢以明義則義之所洞徹。凡敬與體與一切敬長從兄之理皆無不可以義而精之矣。

仁統四德。故有仁卽有尊賢之義。有仁義卽有等殺之禮。義與禮皆仁中自具之理。然仁以智爲始事。故有仁又不可無尊賢之義。有仁義又不可不知等殺之禮。知人知天皆修道中當用之工夫也。

仁禮是天道之發皇處。皆主行義智是天道之斂藏處。皆主知。

玩章句以義爲分別事理以禮爲節文斯二者可見。

仁義之等殺卽是禮然以等殺而言無過不及之中卽天下之達道也以禮而言則禮者天也達道之原出於天卽天下之大本也。

禮之用爲道禮之體爲天。

知天本於智知天乃能精義精義乃能盡仁盡仁乃能崇禮而身無不修矣。

知人自精義來然知人又可精義視下面尊賢則不惑可見。

知天卽論語之知天命孟子之知性知天。

成均課講中庸

美

知天便含得誠字消息蓋必如此方是真知。

天下之達道五卽首章中節之和也蓋率性之達道乃脩身之達道其情之自然而無所強者卽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語其目卽此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至切而不可不由者也天下之達德三卽第一支之明行強也蓋當然之工夫乃本然之德性卽人所同得於天之知仁勇而其德無不達凡天下智愚賢不肖皆不得以不能自諉者也學利困勉卽第一支時中之君子與賢智愚不肖也蓋學利困勉乃君子與賢智愚不肖用功之名目也

五達道所以脩身三達德所以修道。

或生而知之二節承所以行之之一來成德入德皆有一以貫乎其中蓋生安學利困勉所以知之成功之一者固由德之無不達寔由德之無不實也好學力行知恥全是勇然勇卽自強不息之誠也。

好學力行知恥觀呂氏以愚者自私者儒者言之則此節應主困勉者說好學力行知恥正是有弗學一節道理正愚柔者求以入德之功也知恥二字可從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上體會。

細讀九經四節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

成均課講中庸

通

其理不外一仁其功只是一誠。

體字子字皆就身上說四體者身之所具子者身之所出章句四體與體察意實一貫身之四體其休戚不待體察而自覺臣之休戚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猶吾四體矣。

不曰遠人歸而曰四方歸不曰諸侯畏而曰天下畏說得較濶大不專在本事上收功效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在爲天下國家上說卽居敬莊莅恭己之謂。

兩所以行之者一卽十六章不可掩之誠而具於人心者也書

誠在造化。固爲鬼神之根柢。誠在人心。又爲道德九經之樞紐也。

凡事豫則立。是箇勉然底。一以貫之。不豫則廢。卽不誠無物之意。豫是以實心存實理底工夫。擇執是也。

一者道德九經之樞紐。能豫乎一。則三達德無不寔。而道與經無不行矣。立。卽上文所以行之之行也。

道前定則不窮。道者。修己治人之道。卽達道達德九經是也。前定者。謂先立乎誠。能擇善固執。而豫得此一。則渾然一理。根於心矣。不窮者。妙用流行。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卽泛應曲當是也。

成均課講中庸

堯

也。論語吾道一以貫之。是動以天。自然如此。道前定則不窮。是由擇執而得。勉而後能也。

在下位者。一誠身而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施而不利。此卽在下位者。一以貫之之道也。

誠身卽仁身。惻怛慈愛之仁。具於心。反諸身不誠。卽反諸心不誠也。

達德所以行達道。然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者。却在達道上做工夫。好學力行知恥是也。誠所以實知仁勇。然豫誠之功。却在知仁勇上做工夫。擇善固執是也。可見道也。德也。誠也。道理

只一貫工夫。無兩層。

誠身由於明善。卽前仁身由於知天之意。而申言之也。明善。不得達德之知。誠身。不得達德之仁。而勇在其中矣。誠者。天之道也。三節卽前生安學利困勉好學力行知恥之意。而申言之也。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卽前知之成功一也。之意。而申言之也。

誠者。天之道。誠卽性。卽修道之仁義禮智。無不實是也。天道。卽天命。卽知天。天也。從容中道之道。卽率性之道。卽天下之五達道也。誠者。天之道。乃達道之大本也。

成均課講中庸

堯

誠者之所中。誠之者之所擇。所執。卽上文達道九經之屬。學問思辨行。亦不外修己治人之道。

同一學問思。在學利者。則曰博。曰審。曰慎。困勉者。則曰能。曰知。曰得。此中正有分別。不得混過。辨與行無分別者。辨不明。如何可行。行不篤。如何會誠。

第二十一章

朱子謂此下十二章。反覆推明二十章天道人道之意。其實只是反覆推明誠字之意。天道之不思不勉。其根本只是一誠。人道之擇執。其要歸只是一誠。誠卽所以行之之一。是實此達德

者。德無不實而道無不行矣。第二支詳言道。第三支詳言德。德即第一支明行強之本也。十二章皆以德為主。誠實以誠爲主。誠也。

此下十二章大概發明堯舜允字之義。允者誠也。即五常之信。之發。用謂信乎且能精一也。允在精一上見。誠亦只是知仁。通之。過德無不實而已矣。其言功用特詳者。即首章位育之意。皆允執中之實效也。

此章誠明二字爲下十一章之綱。盡性以下五章大概言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三章大概言明。然明哲從至德中出。亦是德。成均課講中庸

無不實而明無不照也。祖述以下三章又歸到誠上。誠而明。明而誠。以誠爲根柢。以誠爲結穴也。

明誠二字承上章明善誠身來。聖人之誠即不勉而中。明即不思而得。賢人之明即擇善誠即固執。誠則明者不勉而中。則不思而得。不待言矣。明則誠者能明乎善。則可以誠其身矣。章句德無不實。德即知仁勇之達德。實即所以行之之一。德無不實。即知仁勇之達德無不一而已矣。

誠該得明。天下未有既行而猶未知者。亦未有實蹈而猶未真知者。章句德無不實。以誠言而明即在其中。惟德無不實。中即

有明無不照。故明無不照。即自德無不實中出也。不但聖人如此。以賢人之誠身而言。其始由於明。若誠身之後。則明善一層。即藏在誠身內。是賢人之明亦可自誠出矣。

明原在誠前。但生安之聖人。氣極清。質極純。知行皆無工夫。故明可該誠。誠可該明。謂終條理之聖。由於始條理之智。可也。謂明無不照之明。由於德無不實之誠。亦可也。但要識得立言者之意。指何如耳。子思之意。重誠不重明。蓋此下十二章只反覆推明誠字之意。聖人之明是誠之餘事。賢人之明是誠之始事。天道人道歸本一誠。若孟子論孔子而謂聖由於智。其立言之

成均課講中庸

指固與中庸不同。但孟子說得順。中庸却似倒說。首章謂戒懼慎獨由教而入。此章又謂明善誠身由教而入。可見中庸兩項工夫俱包在修道之謂教一句中。實則一套事也。

第二十二章

此章緊要在盡性。下章緊要在致曲。然德無不實。故性無不盡。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盡性以誠爲本。致曲以誠爲歸。兩章緊要處尤皆在於誠也。

或問言理一分殊。是此章鐵板不易之解。蓋人物之性。贊化育。參天地。皆要體會此理。

或問小註至誠以極盡性以理言盡性根極全在首一句章句知行二意都假此中看出

天下至誠謂聖人知仁之達德極其實而天下莫能加也盡性之能事皆從至誠中出蓋知是實知仁是實仁此盡其性盡人物之性之本也亦贊化育參天地之本也。

章句察之由之與知明處當皆無工夫所謂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也然其本則由於知仁之達德無不實而已矣蓋知無不實故察之無不盡知之無不明仁無不實故由之無不盡處之無不當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聖誠而已矣其謂此與

章句解盡性以巨細精粗言性之巨即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者也性之細即道之極於至小而無內者也而精與粗在其中

成均課講中庸

聖

矣盡其性即成己之道無不盡盡人物之性即成物之道無不盡也。

朱子發明盡人物之性以教化言之蓋盡人物之性正聖人修道之教也。

盡人物之性皆兼仁育義正說。

贊化育即載物覆物成物是與天地同用參天地即配地配天無疆是與天地同體。

第二十三章

曲有自其性之所近發見者亦有因其情之所感發見者萬物有曲而不能致聖人有曲而不待致

曲即性致曲即盡性功夫曲能有誠即性無不盡而德無不實也至誠以德無不實而盡性其次以性無不盡而德實只一類倒問便有天人之分亦只一類倒問便是天人之合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謂致曲以誠為歸也曲無不致則仁知之達德無不實而誠矣形著明動變化皆從有誠中出蓋知是實知仁是實仁此形著明之本也亦動變化之本也

形著明所以成已動變化所以成物

成均課講中庸

聖

曲無不致則誠矣由誠而積之至於化化則至誠矣形著明動變化此中正有由誠而至於至誠之工夫在

章句積中發外與積而至於能化二積字皆誠之積也

第二十四章

至誠者德無不實也前知者明無不照也前知之道無他即其至誠而已矣

至誠之前知不思而得者也天焉有所倚

章句理之先見即鬼神之神誠不可掩處曰兆曰萌誠之幾也惟誠之至者能察誠之幾察者誠之明也

曰必有曰動曰見皆是此理已形其幾已動前知者知之於初與見動不可看得渺然

鬼神是箇實理至誠是箇實心以實心察實理之幾只如以里誠知至誠一般豈不前知

禎祥妖孽為國家興亡之幾皆天地化育之所為而實理之先見者也惟至誠能知天地之化育蓋其德之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無所倚於思而自得精數云乎哉雖然至誠不但知之而已至誠能贊天地之化育既知其幾則修省疑承極誠無妄中自有實政實事在不然亦何貴乎其前知哉此章正與盡性章成均課講中庸

之意相貫通

第二十五章

此章言成已成物皆以道成之也脩身如何離得道治人亦如何離得道但道必以性之德而行成已由於仁成物由於知性之德也一句最為緊要然性之德具於心必心無不誠而後性之德無不實而成已成物誠以實之矣誠字尤為一章主腦此章自道之道即天下之達道所以脩身所以治人者也仁知皆性之德德即天下之達德所以行道者也誠以心言即所以行之之一蓋道以德而行德以誠而實道德誠作三層看便分

曉

誠以心言性所由實性以德言道所由行誠道中間有性之德一層故末節推本言之

誠以心言即包得實理一層在內蓋性者天命之實理即心之所以為體成已之仁成物之知性之發用處即心之所以為用心無不誠即知仁無不實之謂即性之德無不實之謂誠與性分之有兩層合之只一理

誠以心言即德無不實之謂次節章句曰人之心能無不實方為有以自成即誠者自成之註語

成均課講中庸

望

誠者自成也只泛論本然之實心尚未說到工夫上自成即成已細玩章句乃為有以自成既有以自成等句便見

誠者自成也即誠者所以自成已也觀後面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轉句便見

心是管攝此仁知之德底物事心無不誠則德無不實而道無不行矣道以理言雖散在事物上然皆是脩身底道理人之所當自行者也誠者自道之本道者自成之理誠與道皆自成中事

自道離不得實心知所以知道仁所以體道仁知之德不實如

何以行道。

誠者物之終始。先言終。則終而始。始而終。循環無端。此句須讀得實理無一息之間斷處。不誠無物。謂雖作意爲之。而不得謂之有始。畢智爲之。而不得謂之有終。便是無始無終。誠之爲貴。貴其心之至實徹始徹終。無一息之間斷也。蓋誠者自成。只是箇成始成終耳。終始二字。是一節最緊要處。

誠者物之終始。便是至誠無息之本。

章句一有不實。是於無不誠中言其一息之間斷。正從經文終始二字看出。

成均課講中庸

吳

誠之爲貴。便是以實心盡性中仁知之德。便是以實心盡擇執工夫而道自無不行矣。

誠者自成。以本然之實心言。無工夫。故曰誠者。誠之爲貴。以用功言。故曰誠之。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以成功言。故亦曰誠者。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此誠者便是德無不實之誠者。故能盡其性。卽能盡人物之性。

章句自然及物者仁也。

以成已言其用功之初。離不得仁。知二德。君子誠之爲貴。內兼

有擇執是也。及其成功。則只是箇無私之仁而已。以成物言。則處當只消得一箇知字。然却是仁之發用。天下未有在己不仁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也。卽此可悟合外內之理。

成已成物。雖有外內之殊。然推其本而言之。仁知之德。皆天命之性。性固無外內之殊者也。

中庸先言明行強。次言知仁勇。終言性之德。一步步說入裏邊來。蓋全書之要領性是也。

外卽成物。內卽成已。合外內者。以成物歸併於成已之中。統外王內聖融爲一源。渾爲一機。無不以天命之性爲大本也。

成均課講中庸

魁

第二十六章

此章言聖人之本體。重在無息。言聖人之功用。重在悠久。蓋盡性之能事。卽博厚載物之意。聖人之仁也。前知之能事。卽高明覆物之意。聖人之知也。此章由至誠說到無息。由博厚高明說到悠久。則仁知之極。從容之勇也。然其所以然之故。則自上章誠者物之終始來。蓋惟實理無終始之間。故聖人之本體無息。而功用亦悠久無疆也。此章首故字之來脉也。

至誠無息。卽上章或問所謂聖人之心。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

爲也。

章句至誠之德著於四方。德卽性之德。仁知是也。聖人仁知之德之實極於無息。此悠遠博厚高明之本也。

微字妙。謂聖人覆載成配天地而無疆之功業。只如証其中之所存耳。此體用一原之理也。

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無疆。可見至誠之功用。只適如其本體之無息不已。此合外內之道也。

博。是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厚。卽由動而變。由變而化。

上章言誠者所以成物。蓋聖人之成物。以無息之誠。徵爲悠久

成均課講中庸

吳

之業。俾萬物咸得有始有終耳。

萬物有始必有終。而聖人之悠久與之爲終。萬物有終又有始。而聖人之悠久又與之爲始。蓋萬物之始終有盡。而聖人之悠久無窮。聖人之悠久無窮。而萬物之始終亦與之爲無窮。故曰悠久無疆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合與助有兩重意思。皆須細心體會。

聖人與天地同用。與天地同體。並功業之自然處。皆有至誠無息以貫乎其中。觀章句言天地功用。節節以不貳貫之可見。

不貳卽乾坤之元也。卽清寧之一也。要之只是箇太極之實理。

章句誠故不息。不息卽於穆不已之意。

天地以生物爲心。其心只是一誠。

其爲物不貳。是太極之理。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是陰陽之氣。於穆者無極之妙也。

天命以穆言。聖德以顯言。天載穆而難知。人道顯而易見也。

文王之德。卽知仁之達德。其純處便是無息之勇。

第二十七章

聖人君子。一章看目。聖人是修道以爲教者。君子則由教而入者也。

成均課講中庸

吳

聖人。卽上章無息之至誠。其道卽與天地同用同體之道也。

洋洋節。卽語大天下莫能載焉之道。優優節。卽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之道。

道體於穆不已。道統有絕有續。於穆不已者。不待人而自行。有絕有續者。必待人而後行。

至德卽達德。知仁勇是也。至道卽達道。喜怒哀樂中節之和。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

道之至大無外者仁也。至小無內者禮也。須識得德性與發育峻極相交關處。問學與禮儀威儀相交關處。

尊德性。卽所以養吾知仁之德。道問學。卽所以盡吾明行之功。存心卽戒慎恐懼工夫。致知卽明善誠身工夫。中庸言工夫。只存心省釋執兩項。前路皆分言。此章則一總說在這裏。

存心卽道問學之本原。致知卽尊德性之散殊。

尊德性之屬。如所謂一本。道問學之屬。如所謂萬殊。尊德性之屬。如所謂理一。道問學之屬。如所謂分殊。

尊德性之屬。卽立天下之大本。一句道理。道問學之屬。卽寬裕溫柔四段道理。朱子謂如小德川流大德教化亦此理是也。存心致知。理只一貫。功有兩重。

成均課講中庸

辛

心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之微妙。初不外乎一人之心。此可見故中有新。而新無非故。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此可見厚中有禮。而禮無非厚。凡問學所窮究之理。卽吾心德性之理也。尊之道之。亦是以尊德性者道問學。故合而言之。皆所以修德也。

修德疑道中。便含得誠字消息。蓋德無不修。則德無不實矣。

明哲卽誠明之明。明於理。自尊德性出。哲於事。自道問學出。卽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也。下兩章皆明哲中事。

保身兼免裁永譽二義。不倍足容。可以免裁。不驕足與。可以永

譽。

第二十八章

此章只發明一箇忠字道理。朱子所謂忠於上而不背畔是也。然不倍之忠。非尋常羣黎百姓安於勢分之謂。蓋君子實有禮禮制度考文之德。旣可以獨制古今之所未有。又可以酌古準今而集其大成。是實有經緯天地。成萬物進退百王之本領。而不敢自專者也。有德而不倍。方見得他爲下之忠。觀末節引孔子可見。

此章朱子以有位無德一段應應而好自用。以有德無位一段

成均課講中庸

圭

應賤而好自專。以末節應生今反古。自是不易之解。然章旨是發明爲下不倍之義。當以賤不敢自專爲主。觀次節非天子三。字。三節今天下三字。皆針對賤者說。可見。愚不敢自用。只是陪說。觀四節中一亦字。實主對然。末節章句補出。旣不得位四字。可見生今反古。亦只主賤者言也。若有位者復古。何裁之有。禮度文以二字括曰禮樂。以一字該曰禮曰道。

作禮樂之德。卽至德也。從尊德性道問學來。

有德無位一段。是不敢自作末節。是並不敢復古。如夏曆殷曆之類。皆前代之法。之至善者。可以說之學之。而不敢復之。此爲

下不修之道也。必說到此方是忠之盡頭處。此章尤重在末節。朱子謂孔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乃其素志誠得此一層意思。愈見得孔子從周之志。

說字學字。含得明哲二意。孔子說夏禮學殷禮。是既於禮之義理無不明。且於禮之文爲無不精。

第二十九章

此章只發明一箇敬字道理。然不驕之敬。亦是君子實有議禮制度考文之德。可以寡天下之過。而不敢自矜其德。自高其德。必兢兢於本身微民考建質侯。總是謙退不敢自以爲是之心。

成均課讀中庸

聖

有德而不驕。方見得他居上之敬。

六事皆不驕之德。有舉乃不驕之驗。

過卽不信不從之謂。過與舉相反。寡過卽有譽。然君子之心。不但敢言有譽。卽僅僅寡過而猶若未敢必其字。矣乎字。卽未

節度幾之意。其不驕之德至矣。

本身微民考建質侯。是君子實見得道理無窮無盡。此心實有不自滿足處。非謬爲謙退也。

章句本諸身有其德也。德卽至德。卽知仁之達德。驗其所信從。繫上節來。上言三重雖善。而僅以無時無位。猶不能強民之信。

從況不善。雖諸庶民。有不敢自恃其德位之意。有必求盡善之意。

本節身有兩義。一是君子有議禮制度考文之德。出治有本。乃推原平日尊德性道問學而言也。一是君子於三重之道。身先行之。身先用之。凡所以寡天下之過者。皆以身爲本。卽指現在勸言行而言也。不誤兼因革損益說。不悖謂不悖於天經地義。無疑卽明有神樂幽有鬼神之謂。

知天知人。是君子明哲之學。從至德中出。乃議禮制度考文之本也。

成均課讀中庸

聖

天卽命。人卽性。鬼神不外一念。後聖不外一性。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既明且哲。其於天人性命之理。無毫髮之不知。故質之侯之。自然渾合。

知天卽知天地之化育。知人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朱子謂議禮制度考文。須兼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大處。試觀勸言行世爲天下道法則。遠有望而近不厭。此是何等氣象規模。蓋皆自其一念之不驕。而無毫髮之差。故能使天下後世咸受其教。成範圍。裁然而不能喻也。

世道世法世則。是君子之譽施及後世處。有望不厭。是君子之

舉洋流遠近處。

無惡無射。即寡過之謂。庶幾是冀望之詞。正形容君子謙退不敢自以為是處。夙夜二字。直推到隱微幽獨之中。見不驕皆從心裏出。方是敬字盡頭處。

第三十章

此章言聖學貫古今。該穹壤體無不全而用無不協。後兩節之意皆包在第一節內。章句兼內外該本末。所謂外與末。即對下天。地。人。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言也。內與本。即對下小德。川流大德。教化天地之所以成均。講中庸。

焉

為大言也。辟如二字。是一章劃界限處。辟如以上。於下而喻意無不備。辟如以下。只是闡發上面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之理耳。或問小註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帝王天地之道。以時出之而自無不合。所謂渾然一理者。以大德之存主言。即內與本也。時出而無不合者。以小德之發用言。即外與末也。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一以內與本言。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時以外與末言。其理皆包在此章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之中。

內外本末。在道上說道兼體用不偏不倚之中。是內與本。無過不及之中。是外與末。在法上說法兼良法美意。關雎麟趾之意。

是內與本。周官周已行之迹言之皆之流行而不已處不移處。即下襲之與本也。

堯舜之道。文武之定之理。即太極動易範二書之理。即皇極德位之理。天時自然之運。水土一之妙。孔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便該得

堯舜之道。中而已矣。執厥中是也。文武之法。文而已矣。郁抑文哉是也。

成均課講中庸

壹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行而不相悖。即四時天地之大也。小德是流以為大也。

小德川流。是不害不悖。一本。大德教化。是並育並行之本。小德大德。皆以天地主尊言。故章句兩所以字可見。

小德川流。即分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薰之萬物統體一太極。薰小德川流。大德教化。以地言之。即於穆不已而萬物各得其

所也。以聖人言之。卽「然一理而泛應曲當也。」

大德敦化卽體本則。小德川流卽用散而殊。

以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對不害不悖並育並行言則不害不悖

並育並行外也末也。小德大德內也本也。章句所謂所以不害

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是也。以小

德川流對大德敦化言則小德川流外也末也。大德敦化內也

本也。章句所謂小德有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是也。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卽性道中和費隱忠恕微顯之理體用一

原非有二也。

成均課講中庸

義

天地之小德大德鬼神之德也。德非情性功效小德大德是

性情川流敦化是功效此顯微無間之理也。

大德敦化之化。即面底。小德川流之德。仍是裏面底。此合外

內之道也。觀至「至誠」二章可見。

中庸二十章以「詳言」道道有大小。二十章以後詳言德德亦

有大小。大德者立天下之大本是也。小德者何。聰明睿知寬

裕溫柔發強剛。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是也。小德大德皆性之

所蘊而具於心。達德也。卽至德也。達德所以行達道。至德所

以凝至道。孔子「大德」所以行語大天下莫能載焉之道。所以

凝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之道也。孔子之小德所以行語
小天下莫能破焉之道。所以凝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之道也。以其德之發見於外者言之。則爲至聖以其德之存主
於中者言之。則爲至誠。

第三十一章

此章言小德爲全體之分以立天下之大本者而分之爲五。五
又各分而爲四。每四字而四分之一。一字各爲一義。每四字而兩
分之。兩字各爲一類。每四字而聯貫之一字深於一字之義。從
古聖賢言德未有如此之詳細者。凡此皆小德之積於中者也。

成均課講中庸

義

而時出之。則如川之流而發見於外矣。海濤淵泉以上言內。時
出以下言外。此是一章分界處。

此章難由積中說到發外。然關端卽曰至聖又曰聰明睿知便
是以其明無不照者言之也。

臨以德言。不以位言。若曰以上臨下。則聽必有所達。視必有所

敵。而心思之不敷。不知者必多矣。足以有臨。當以臨卦陽在陰

下之理參之。蓋必有以貴下賤。以上從下之德。而後能聽無不

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知也。

生知之質。從天地化育之氣來。仁義禮智之德。從天地化育之

理來章句曰近者之德其以生知之質為德者即中庸以湧為達德之理也。

聰明睿知氣也仁義禮智性也以氣統性則性亦流露於外矣觀寬裕溫柔等皆是以發用字面狀其本體可見。

合小德而充積於中其湧博淵泉處便是大德教化。

湧博是橫說淵泉是直說。

湧博淵泉是未發之大本中也即孔子一以貫之一而時出之即發而皆中節和也即孔子聖之時之時。

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皆小德也而時出之即川流也中

成均課講中庸

美

問着湧博淵泉四字正見合小德而充積於中即是大德川流即是流那教化底出來也。

第三十二章

天下之大經道也天下之大本性也天地之化育命也首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是從源說到流此章由經綸而立大本由立大本而知化育是從外說向內。

此章雖從外說向內然開端即曰至誠便是以其德無不實者言之也。

經綸天下之大經即動而無一事之不和無過不及是也立天

下之大本即靜而無一息之不中不偏不倚是也知天地之化育即西銘之窮神知化朱子謂通神明之德知變化之道是也三者皆從至誠中出蓋誠以心言德無不實者功用之本也。

經即正倫理綸即篤恩誼經者羣分而秩然有禮以相接綸者類聚而萬然有恩以相愛立大本即太極圖說之主靜論語之

一貫蓋生之以靜而天下之羣動咸統於宗貫之以一而天下

之萬殊咸會於元知化育即心涵太極之真神通造化之妙蓋誠復之體即天地之由育而化誠通之用即天地之由化而有

也。

成均課講中庸

美

經綸從至誠中出所謂以達德行達道也蓋大經即達道至誠即仁知之達德無不極其實也經之綸之則名分秩然之中具

有情誼藹然之仁即首章之和也若以經綸而析言之則為親

義序別信便是小德川流。

章句曰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

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即論語吾道一以貫之之謂也。

知天地之化育此至誠之明也。

不思不勉是夫焉有所倚不易之解然不思不勉亦只是箇德

無不實而已矣。

肫肫其仁三句正是極狀其極誠無妄之心所謂大德教化者如此此便是無聲無臭之妙。

章句曰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所謂道者即行道盡性知命之功用也道無不可知但皆從至誠中出仁也淵也天也是直說到至隱至微處非至聖其孰能知之。

第三十三章

前三章反覆發明聖人之德而歸於至誠則學聖之要其必以誠可知矣此章言下學入德之功而以爲己之心爲本爲己之心所以立誠也蓋爲則暴於外誠則修於內爲己之心即聖人成均諷講中庸

本

至誠之心之基也

朱子謂此章與首章相表裏首章是自裏面說出來此章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蓋此章從微入手而馴致乎無聲無臭之妙則微之又微而無顯之非微也程子所謂斂之則退藏於密蓋謂此也。

此章以誠爲根本以敬爲工夫以人德成德爲始終德者何以小德言之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是也以大德言之立天下之大本是也統而言之則曰天德而已誠所以實此德也敬是誠底工夫。

淡而不厭是庸近無奇而至理具足如言近而指遠如庸行之德却具至極之理簡而文陸稼書所謂言寒而中貌實而意是也溫而理如外渾厚而內精明謂外面春風和煦而裏面剛於事之是非人之賢否無不井井。

此章二節三節言工夫四節五節言效驗只遠近風自微顯六字足以括之蓋二節言微之顯三節言風之自四節五節言遠之近。

遠近風自微顯皆德所分見之地也凡此皆爲已中事而君子所當用力者但進德有基須從微入手微即獨也。

成均諷講中庸

本

知微之顯與上二句文義少異蓋微即獨即人所不見之地也微之顯則誠於中則必形於外凡外之顯皆微之所微耳觀此神章言微之顯可見。

微之顯即莫顯乎微之謂。

微之顯爲通章要領潛伏節固是發明此理即下而敬信威勸天下平皆可以顯括之而君子之德密於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以顯致乎不顯則無顯之非微矣。

人之所不見微也不動不言亦微也不賞不怒亦微也不顯而至於無聲無臭則微之至者也於微處用功只完得爲己二字。

耳。

潛伏節承上文微之顯言潛伏孔昭章句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釋之蓋曰潛伏曰人之所不見即所謂幽暗之中細微之事也即所謂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然曰孔昭則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矣豈僅已所獨知而已哉。

二節三節言天德四節五節言王道天德王道其要在謹獨不能獨而可與語天德者未之有也不謹獨而可與語王者亦未之有也。

皆章從道字說起道不可須臾離則以全體工夫為要故慎獨

成均講中庸

卷

即統於戒懼中此章從心字說起微者顯之末則以扼要工夫為急故戒懼以慎獨為始。

謹獨敬信誠之功也民勸民威而天下平誠之效也謹獨敬信入德之功也民勸民威而天下平成德之效也。

篤恭即不思不勉天下平離不得禮樂刑政此皆不易之解禮樂刑政修道之教也。

民勸民威與天下平都從敬中來此敬之一字所以為聖學之成始成終也。

末節三引詩雖是形容天德之微妙然亦正見得不顯之德即

是上天之載與首章天命相應程子所謂始言一理末復合

一理是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即太極本無極也周子太極圖說發明易理然開端無極二字實本於此中庸以此終周子以此始然則周子其殆上接子思之心源而一脉相傳者與

中庸以誠為樞紐通書即以誠為發端中庸言天道以至聖至誠為極致通書即以誠聖為發端皆可見始終原流相傳一致之意。

成均講中庸

卷

成均課講學庸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崔紀撰紀有成均課講周易已著錄是書其官

國子監祭酒時所著也其旨謂大學以慎動爲宗故所言多顯中庸以主靜爲宗故所言多微究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學者惟是徵大學之顯而闡中庸之幽庶有以得其源流指趣之一矣云云然以學庸分屬微顯且謂中庸以主靜爲宗而不言存誠似於理終未周密也

讀孟子劄記一卷

〔清〕崔紀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雍正刻四書溫講雜

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孟子劄

記無卷數》提要

序

按史記或曰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或曰親受業於子思未知孰是顧余反覆七篇之旨則無一不出於曾子所傳之大學何也聖人既沒其遺書以教天下後世而全體大用之靡弗詳備者無如大學一編孟子奉遺書以自淑凡聖人單辭片語固無不珍如拱璧而明體達用以上接一貫之傳定以是書爲根柢今讀七篇之文離奇變化而大綱不外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卽大學之明德也知言者格致之驗養氣者誠正脩之功皆明之之事也溯厥生平抑何心源之印合與大學新民之道以恕與絜矩爲本孟子告梁惠齊宣滕文諸君明義利辨王霸而大旨歸於同民怨也絜矩也憂樂之與同也一而已矣雖然不但此也道之所貴者中中卽至善之理而孟子譬以射之巧稱之權更嚴其似之亂

豈非以至善所在有不可絲毫假易者邪說者
又謂孟子性善之說本於中庸今讀後二篇開
發精微極似中庸藏密之旨要之七篇中本心
性之大綱而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其爲根柢大
學無疑也余自辛亥丁內艱歸里闕與一二從
遊之士發明其說楚署公餘重加研索約前後
割記得若干條極知蠡測有限然沈酣遲復期
於稍有心得其先儒已有成說者余固無贅贅

序

二

及云乾隆五年歲次庚申春正月蒲坂崔紀謹
識

讀孟子割記

蒲坂崔紀著

孟子七篇言心最詳蓋心者天所與我之大體虛靈不昧以
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孟子言心其原出於大學明明德
孟子言心前五篇先說擴充工夫後二篇方及操存工夫
擴而充之則四海可保操而存之則一私不雜此即大學正
心工夫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主於好惻隱之心是也義主於惡羞
惡之心是也孟子七篇以仁義爲根柢即大學十傳以好惡
爲樞紐之謂

讀孟子割記

一

性不離氣孟子專以不雜者言之故曰性善心兼有人孟子
專以道心言之故曰本心曰良心曰同然之心

孟子言王道大指只要同民所謂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無有
不同即大學恕與絮矩之理

大學治平兩傳言教言養皆以仁爲本孟子告諸侯亦只要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已

彙集告梁惠梁襄齊宣滕文鄒穆諸章爲一冊可作孟子奏
疏讀其私論而未經入告者可作奏疏擬稿讀言言皆二帝
三王之道也

孟子前五篇廣大後二篇精微。

讀孟子書觀其放膽處。即須味其小心處。彼是仁者之勇。與悻悻自好者不同。觀不見諸侯等章可見。

孟子見梁惠王章

此章之義。即大學所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之理。

王曰何以利吾國。一節。即外本內末。悖入悖出之意。未有仁而遺其親。二句。即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一節之意。但理同而文異耳。

大夫士庶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國。是即所謂遺親後君也。

讀孟子制記

二

始於遺後卒於弑奪。

只看仁義君親四字。孟子學術治術之正大爲何如。

仁義者天性之綱。智所以知斯二者。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信所以實斯二者而已。君親者人倫之本。妻子之合。兄弟之彙。統於父母之順。朋友之責。統於君臣之義而已。

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性也。故仁則不遺其親。義則不後其君。

君親者人道之大經。即立國之根本也。

國所與立。君親而已。一言利而弑奪之禍。滋則國危。一行仁

義而不遺不後之化成。則國利矣。孟子所言句句與利。一問相針對。理極洞大。意極綿密。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此章借樂御樂。即大學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之意。乃想與絮矩之道也。從面與齊宣王論鼓樂田獵苑囿宮室好勇好貨好色諸章。亦是此理。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王道之始。一節。其理甚精妙。太凡國家井田未及制學校未及設。亦便有使民悅而願耕於野。使士悅而願立其朝之道。

讀孟子制記

三

如此節所言。即可得民心。如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即可得士心。

通下章觀之。王者之教養。極於至纖至悉。而不敢少有疎略者。皆所以盡其爲民父母之心也。父母之心。何心。曰仁而已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庖有肥肉。節乃公明儀之言。而孟子引之以明上章所言梁政之虐也。

上章以政言。此章以心言。有不忍人之心。然後能行不忍人

之政曰爲民父母所以養其不忍人之心也與大學治平兩傳先言如保赤子民之父母同意。

孟子見梁襄王章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一之以仁也。

齊宣王問曰章

孟子見梁惠先明義利之分見齊宣先嚴王伯之辨所謂以道事君者如此。

孟子告梁惠先言不忍人之政及王願安承教而後動其不忍人之心告齊宣先發其不忍人之心及王願明以教我而

讀孟子傳記

四

後告以不忍人之政語有先後意無異同後面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詳言心所以爲行政之本離婁之明意詳言政所以爲推心之方卽此篇告梁惠齊宣之意也。

此章約言之只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已前半所以發王不忍人之心後半所以教王行不忍人之政也細分之則有四段是心足以王矣以下欲王察識是心有復於王者以下欲王擴充是心王曰否吾何快於是以下極言大欲之難求所以通其欲爲極文之心也王曰吾惛以下極言恆產之當制所以詳保民之實政也。

保民而王王以仁也與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同意。

王不忍殺觶之牛乃乍見之心無所安排天機自然流露此之謂本心此之謂良心。

不忍之心隨感而發固非依親民物之序而出但擴充之道則必循親民物之序而進試觀仁民愛物自不孝不弟者行之便有虛矯迫促氣象自孝弟者行之便有肫誠悠久氣象此及人之老幼所以必先老吾老幼吾幼也。

舉百鈞之力勇也察秋毫之明智也擴充不忍之仁則必智以始之勇以終之孟子以此取譬便有教以察識擴充之意

讀孟子傳記

五

老老幼幼卽大學治平傳老老恤孤之說保妻子保四海卽中庸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之說。

堯舜曰執中孔子曰不踰矩曾子曰絜矩孟子曰權輕重度量短皆聖賢相傳之心法也。

章內兩言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前一語意注爲不用恩上後一語意注危士臣上。

此章發明親親仁民愛物之理察識擴充之功可謂深切而著明矣讀者詳之。

莊暴見孟子五章

觀宣王之所好。如鼓樂田獵苑囿宮室與小勇貨色之類。正夏書所謂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者。今宣王以一人而兼諸惡。其爲無道固已極矣。若以正理論之。則當直言極諫以格其所好之非。乃孟子不力斥其非而曲導以同民者。豈阿其所好哉。朱子嘗曰。凡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何如。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爲許可。自家這裡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泛然言之。便泛然受之而已。可見孟子當日告王。或因其錮蔽於所好者已深。非正言法語所能驟入。因而委曲誘掖。此正忠告而善道之苦心也。豈小人伺

讀孟子劄記

六

察人主之意。迎合趨湊者。所可同日而語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章

宣王好田獵。爲四十里之囿於郊關之內。又特下禁令曰。殺其麋鹿者。以殺人之罪罪之。虐政如此。民豈有不怨其罔之大者。此當日之實事實情也。王見孟子而知慚。欲借文囿以自解。發問之意。全在民猶以爲大一語。孟子以爲阱實陳其慮。而以同民開導其仁。格君心之非以救民。其意可謂痛切矣。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章

仁者所以能事小。知者所以能事大。只爲能懲小忿。何謂小忿。卽下文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是也。仁者能懲此小忿。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能懲此小忿。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集註小國不恭。大國侵陵。皆小忿之所由生也。能懲小忿。乃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仁智中。便具有大勇在。

天字正與小忿相反。對樂天故不計小之不恭。畏天故不計大之侵陵。保天下者。保天下之民也。保其國者。保其國之民也。蓋交鄰者。以玉帛相結。而不以兵戈相殘。使民咸得免於

讀孟子劄記

七

糜爛之禍。與後面安天下只是一理。

字小事大。亦從安民起。見仁非養亂。智非苟安。

勇從仁智中發出。故大蓋大勇之安天下。卽仁字小智事大後一截事。其理已具於保天下保其國中矣。

引詩重在篇周祐對天下二句。引書重在天降下民五句。此文武之勇所以大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人不得三字。必有所指。此民之憂也。觀下文引景公興發補不足之事。可見初請發樂其謂此與。

饑者弗食八句。職三韻尤二韻。竟是古歌謠。與夏禮六句。一憂一樂。恰好相對。

孟子謂齊宣王曰章

此章言進賢退不肖。皆當與民同好惡。其理本於大學觀末節集註可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章

大君者。將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者也。賊仁賊義。失其所。以君人之道。則人不以爲君矣。故謂之一夫。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章

讀孟子劄記

八

所學所行。卽大學之道也。諸其綱不外仁義。

鄒與魯開章

凶年饑歲。與閔對。君之民與吾有司對。幾千人與三十三人對。莫以告與莫之死對。出爾反爾。禍機凜然。凡爲有司者。盡

三復此章。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爲善。卽指井田學校言。子孫必有王。猶言爲王者師之意。井田學校。可爲王者師。而顧不可使子孫繼而王乎。勉其爲太王之事。卽勉其爲文王新命之意也。

魯平公將出章

孟子第一篇所記。皆告諸侯之言。大國如齊梁。小國如鄒滕。無一能行其道者。篇末記魯平公來見。不果一事。一天字。足括全篇之旨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乘勢待時。凡當路者皆不可不知。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此承上章而言。上章言事功。此章言道德。

心者大體也。不動心。則能立乎其大者矣。

讀孟子劄記

九

不動心。卽大學正心之義。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所謂主。卽孟子所謂帥也。

不動心。非持志者不能。

不動心。以勇言者。如曾子言任重道遠。須有弘毅本領。蓋任

道德與任事功。其理一也。

不動心。由於知言養氣。蓋知言則心無所疑。養氣則心無所

懼。此知言養氣。所以爲功於心也。然知言工夫。則必知性以

盡心。心通道義。而後能知言也。養氣工夫。則必集義以慊心。

心無愧怍。而後能養氣也。此又心所以爲功於言氣。而知言

養氣皆必於心求之也。

氣爲體之充充卽塞也。天地之氣塞乎兩間。人之氣充乎一身。

持志卽大學之正心。無暴其氣卽大學之脩身。

持志是敬以直內。無暴其氣是義以方外。

持志是養心。無暴其氣是養氣。

持志是統體工夫。先持志而後知言。所謂居敬乃能窮理也。

先持志而後養氣。所謂心正而後身脩也。但此章之序。則知

言屬格致。持志屬誠正。養氣屬脩身。其理可與大學參看。

讀孟子劄記

十

孟子所長在知言養氣。則其一生學問。固專在此二者。然持

志乃不動心。極親切工夫。兼得大學誠意正心兩條。且孟子

持志工夫。已包在養氣內。如集義而生者。自慊也。義襲而取

者。自欺也。養氣由於慊心。慊心是誠正工夫。卽持志工夫也。

養氣卽是脩身踐形工夫。觀氣爲體之充可見。

養氣以持志爲本。持志兼靜存動察。

大學言喜怒哀懼之有所。卽是氣用事。心不得其正。便是動

其心。

孟子善養氣。卽大學喜怒哀懼得其正。中庸喜怒哀樂發而

皆中節。論語視聽言動中乎禮之謂。

知言屬知。始條理之事。持志養氣皆屬行。終條理之事。

朱子謂知言是先鋒。志卽主帥。氣則卒徒。三者始終本末之

序如此。

知言是知。養氣是勇。薛文清公曰。知言從孔子不知言無以

知人來。朱子曰。養氣從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來。孟子願學

孔子。此其願學之實驗也。

此章知言持志養氣。卽大學格致誠正脩之道。得行其道而

玉則治平在其中矣。

讀孟子劄記

十一

薛文清公曰。至大是氣之盛大而無外。至剛是氣之流行而

無間。形容剛大之意最精。

直養卽自反而縮。作爲之害。卽正助之害也。

塞乎天地之間。謂此氣至大。而無處不到。至剛而無處不透

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便是人能弘道之理。

配義與道。是氣配道義。非道義配氣也。須知道義是主。氣是

輔。天下莫強於道義。故守氣不如守理。道義本強。此理先要

看得透徹。

集義是直義工夫義襲而取則作爲之害也。

集義義襲以多寡言則有足不足之別以真僞言則有快不快之分。集卽下文有事勿忘襲卽下文正與助長。

集義猶易言嘉之會。集義則行無不慊於心。故此氣自然發生於中。

集義則心慊。心與義原是一箇物事。義者人心之裁制卽人心所具之性也。養氣者於義上做工夫。正是於心上做工夫。此章緊要在一心字。心者氣之主也。

勿忘卽月就月將不半途而廢勿助長卽優游涵泳不驟等。

讀孟子節記

主

而進。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如助舍告子等皆是也。

生心害政是由內而外。發政害事是自大而小。

孔子之所以聖者以仁且智也。孟子之知言屬智養氣屬仁。

故孟子亞聖。

子夏子游子張不如聖人之大冉牛閔子顏淵不如聖人之化。孟子身分亦是具體而微。

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以時中言。率我以事功言。子貢以德政言。有若以賦形盡性言。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

此章論王霸是誠僞之分。以善服人章是公私之別。通化存神章是大小之辨。

仁以政事言。以德行仁。謂王者之仁皆本之躬行心得之餘也。

同此仁耳。以德行之則誠。以力假之則僞。僞者人亦應之以僞。誠者人亦應之以誠而已。

此章爲小國諸侯言。曰霸必有大國見非大國則不可僥倖。曰王不待大見雖小國亦足以有爲。

讀孟子節記

主

孟子曰仁則榮章

此章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亦是爲小國諸侯言。緊要在未雨綢繆而已。

吃緊是國家閒暇一句。戰國時七雄並爭。小國無日不有外患。詎易得此閒暇之時。然及是時而明其政刑則榮。及是時而般樂怠教則辱。禍福無不自已求之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此章當與保民章參看。亦是欲人君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爲當時諸侯大夫言。非泛論爲學之道也。

不忍人之心。仁也。推此心以達於政事之間。則可以保四海矣。只爲當時諸侯大夫。溺於功利之私。不知此心固有。不待外求。故孟子以乍見孺子入井之心。指點出來。欲其察識而擴充之也。

人滿腔都是惻隱之心。人渾身都是太和之氣。

謂其君不能者。泄泄沓沓。不知責難陳善之道者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此章因其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亦是爲小國諸侯言。

觀人役二字可見。

讀孟子劄記

古

尊爵。從美字生出。安宅。從里字生出。人役者。賤。故以尊爵欣動之。人役者。苦。故以安宅欣動之。其得力尤在反求諸已上。反求諸已者。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故也。

孟子以仁爲尊爵。以仁義爲良貴。以仁義忠信爲天爵。皆從

古聖賢未有之說。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書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惟帝時克。堯亦是取諸人。以爲善。蓋聖賢脩身行政。惟此無我之心而已。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君子不由者。道以中庸爲至故也。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讀此可見孟子才兼將相。三代而下。惟武侯庶幾能之。

此章亦可作當路中實事看。

得道者多助。所謂道。仁是也。此章卽仁者無敵之謂。

孔子論行三軍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孟子論戰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之政在平日。懼成之道在臨事。人和卽孔子民信之說也。

孟子將朝王章

讀孟子劄記

五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所謂責難於君。敬之大者。然非在我。實有輔世長民之德。則仁義之道。先未能行而有得。此諸豈可僞托。

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不是誇張語。乃責難之恭。陳閉之敬。須

實實見得孟子小心敬慎處。

非道不陳。此正是孟子不可慢不可名。底本領。若無此本領。

而徒區區較量於往朝就見之間。則與當時遊士爭辨於王前。士前者何異。

陳轅問曰章

辭受之道以義權之是非之理以義斷之

處物爲義無處即是無義

孟子之平陸章

爲民請命直以去就爭之爲人牧者不可不知

孟子爲卿於齊章

讀此及責樂正子弔公行子二章王驥之積憾深矣孟子此不去齊乎

王驥朝君見似有包承之意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讀孟子制記

然後盡於人心此自致之心誠也即仁也

六

此章可與魯平公章參看木若以美然即平公所謂棺槨衣衾之美也無財有財即正子貧富不同之謂得不得以分言亦即正子十三鼎大夫五鼎之意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

致爲臣而歸爲諫於其君而不受也觀後面言王庶幾改之可見集註道不行三字所以明孟子去齊之本心也

固所願也即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之意非僞應也此句須識得孟子惓惓君民底心事

萬鍾之養是虛拘不是貨取

不說自己改過而曰爲他人矜式虛拘之情顯現

孟子去齊宿於畫章

畫是齊之近邑宿畫亦是望王改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章

王如用子三句以當路於齊章觀之則知孟子之言非誤矣孟子惓惓君民即孔子斯人吾與之心此是聖賢出處去就之本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章

讀孟子制記

七

孟子去齊而有不豫之色是其惓惓君民之誠達於面目者也以數則過以時則可與僂封人之論相似

孟子願學孔子然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却似伊尹氣象

孟子去齊居休章

退而有去志以王雖足用爲善究竟當不得五百年之王者也此上五章皆言孟子去齊之事其道即孔子之道其心即孔子之心也蓋千里而見王欲行道也道不行而去者退以義也宜王欲授孟子以矜式之祿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

皆虛拘也。君子爲道不行而去。豈可以虛拘哉。乃義當去而又不忍即去者。仁也。孟子欲安天下。孔子欲易天下。同一憂世之仁。豈若沮溺丈人。尹士輩所言。爲果於忘世之行哉。其曰吾何爲不豫。又與孔子樂天之誠一而已矣。

滕文公爲世子章

此章是告世子以盡性之學。

世子意在卑近。孟子始終語以高美。

此章始終是責難於世子。

性卽吾心之仁義。故曰善也。

讀孟子制記

太

性善之旨。道之大原。堯舜之聖。人之極品。孟子與世子言此高矣美矣。實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然人有一致之性。道有一定之體。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故於其後來求見。又告之以道一。謂別無卑近易行之說。復勉之以若藥不服。眩厥疾不瘳。恐其安於卑近。不能自克。所爲大匠不爲拙工。改繩墨。羿不爲拙射。變轂幸也。

集註古今聖原本同一性。謂堯舜非獨優。世子非獨拙也。道兼性分事功說。

夫道一而已矣。爾非善卽惡。非法舜舜。便成幽厲。此外再無

自說也。

引成。顧顏淵公明儀之言。卽言必稱堯舜之意。所謂聖人可學而至也。然以滕之禍小。非百倍其功不可。故又曰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定公薨章

三年之喪。自盡其禮。自盡其哀。誠而已矣。文公行之而遠近無不悅服。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滕文公問爲國章

通喪之禮。行之以孝。井田之政。行之以仁。

讀孟子制記

尤

儉者。行仁之本。必節用而後能愛民也。故將言井田之法。先言取民之制。三代什一之政。皆取民有制者也。有此儉德。然後可以行井田之仁政。

井田之法。仁政也。其必先告以陽虎之說者。蓋天理人欲不容并立。戰國時井田法壞。暴君汙吏。恣意厚斂。皆此爲富之念。有以害之耳。大學言有土此有財。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矣。推其本。則又曰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此孟子之所本也。

引陽虎之言。卽大學治平兩傳言仁暴言得失之意。

戰國諸侯皆弱於富強。勝小國也。強或不敢言。所患在欲富耳。故孟子先正其本。

禮下取民二者能行井田則兩美。不行井田則恭或有妨於儉。儉或有妨於恭。

人倫乃天秩天敘。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皆所以明人倫一語。發出先王設教本心。

皆所以明人倫。三代之教。卽唐虞司徒之教也。

暴君汙吏爲富者也。慢其經界。則取民無制矣。

今之魚鱗冊。亦猶古之經界也。然天下有此冊者。不過數省。

讀孟子制記

子

一省不過數十州縣。以故民間輿訟。半由土田。合天下計之。每歲耗民錢財。不可以千萬計。爲民牧者盡於此加之意乎。吾聞陸稼書先生作令。所至輒爲民造魚鱗冊。不但有四至。而且有八至。其制甚精。真仁政也。

鄉田同井之風。邈然不可復覩。爲今之計。莫若倣秦晉築堡之法。或千家一堡。或數百家一堡。或數十家一堡。使之聚族而居。猶可見死徙無由鄉及友。助扶持之風焉。

井田之法。不可復行。若大江以北。諸省民以堡居。川以井灌。亦可以禦水旱。弭盜賊。厚人心。正風俗。興學校。其致治當與

井地等。

田有肥磽。人有勤惰。以及授田還田。春補秋助諸法。皆包在潤澤二字中。

有爲神農之言者章

孟子開許行並耕之說。雖設難多端。其大旨只是謂一人之身不能備百工之所爲而已。

許行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正歸他處。只在通義一段。卽前章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所以然之故也。

讀孟子制記

主

通義者。本乎天之理。習於人之情。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

堯憂不得舜。舜憂不得禹。益稷契皋陶。所謂堯舜之仁。急親賢也。堯得舜而敷治。舜得禹益稷契皋陶而使之掌火治水。教稼明倫明刑。所謂堯舜之知。急先務也。

堯舜勞心以治人者。不外教養兩端。恩亦養之。風忠亦教之。風惟仁。則教養之澤。施及天下後世。可大而可久。

墨者夷之章

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號是一本。則由本而未便自然有許

多差等。若二本並立。則無差等矣。此三句。是關他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非。

關邪說者。須先正其心。中心達於面目。中心者。仁孝之心。卽所謂良心。所謂本心也。

陳代曰章

枉己者。不能直人。當與天下溺。援之以道。章參看。朱子曰。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已。

景春曰章

孟子之所謂大丈夫。非善養浩然之氣者不能。

讀孟子御記

三

周霄問曰章

急與難一章。眉目未嘗不欲仕。故急。又惡不由其道。故難。

未嘗不欲仕。卽沽之哉。沽之哉。之謂。又惡不由其道。卽待價之謂。但聖人說來渾合。孟子說得透快。

彭更問曰章

不素餐兮章。言君子有功於上下。以行仁義之道。言此章。言

君子有功於先後。以傳仁義之道。言馮公。從者數百人。皆講學弟子。非儀從也。後車數十乘。卽弟子之車。非孟子輔重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

一暴十寒。何益之有。凡爲宰輔者。不可不熟讀此章。

一薛居州。斷不能久於王所。此句亦包得設譬中數年一層。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章

不爲臣不見。乃君子以道自重。處則其所養可知矣。其曰迫斯可見。又曰先豈得不見者。是又不爲已甚之行也。

戴盈之曰章

過則勿憚改。樊則勿憚重。脩身爲政。其理一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讀孟子御記

三

此章引禹與周公孔子。皆以在下輔治者言。正見已之不得辭其責也。

天下有道則治。無道則亂。聖賢撥亂反治。亦以道正之而已。道字是一章要領。禹治水。人得平土而居。則固不爲巢。不爲營窟矣。然由是教稼明倫。以成唐虞之治。便有聖人之道在其中。觀下文言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可見周公相武王。特補出文謨武烈一層。見周公之制作。所以大煥堯舜以來既衰之聖道。又卽爲孔子作春秋立案。蓋世衰道微之道。卽文謨武烈也。至於戰國。而孔子之道又不著。此孟子所以不

得不懼而聞之也。

邪說作而聖道蹙亂之所由生也。故紂之亂曰邪說作。周之衰曰邪說作。至於戰國而邪說誣民。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辯之也。辯之者所以使之不得作也。

好辯卽指距楊墨而言。辯之者所以息之也。

撥亂反治聖賢皆有畏天命之心。蓋氣化固屬天命。而人事之得失則賦畀之天命係焉。孔子正君父之倫。孟子正仁義之心。皆恐天命之性或至汨溺也。

世衰道微卽仁義之道微也。子不仁之極而後弑父。臣不義

讀孟子御記

書

之極而後弑君。孔子作春秋以仁義之道討亂賊也。

弑父弑君由於不仁不義。孔子作春秋就是正人心。亂賊知懼。則亂賊之心可正。卽天下凡爲臣子者之心皆可正矣。

知我罪我聖人自明其不得已之心也。

道微而春秋作。春秋作而道著矣。讀春秋之法亦只要據經所書之事折準以仁義君親之道而已。

臣弑其君始於無君子。弑其父始於無父。楊墨之道行則春秋之亂又作。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卽弑父弑君之類。所謂大亂將作也。觀朱子以東晉清談樂武事佛及王介甫爲證可

見

孔子爲亂賊而作春秋。所以正人倫也。孟子爲仁義而闢楊墨。所以正人心也。其理一而已矣。

孔子正君父之倫以仁義之道正之。孟子正仁義之心所以使君親之倫不至墜地也。

楊氏不仁。雖能害義。墨氏不義。兼能害仁。

仁義者人心所具之性也。楊墨之禍極於無父無君。始於不仁不義。天下紛紛歸楊歸墨。則壞其仁義之本心矣。孟子道性善。稱堯舜。使仁義君親之理。燦然光明。所以正歸楊歸墨。

讀孟子御記

書

之人心也。卽凡天下之人心皆可正矣。

正人心與反經相似。所以治其本也。息邪說則不容以無辯。所以治其末也。但此章之意却重在息邪說上。息邪說正所以正人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

仲子以母兄之食室爲盜跖之所爲而不食不居。故孟子竊其妻所易之粟於嫂所居之室亦未必皆由於伯夷之所爲也。辟兄離母正是仲子所以不能廉處。當與亡親戚君臣上下章參看。

孟子曰難要之明章

此章常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參看彼言不忍人之心是行政之本此言先王之法是推心之方

聖人之政如井田學校世祿等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故仁覆天下

竭心思仰竭其不忍人之心也聖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原不是竭了後繼然心虛而政實竭是精求其理繼是審處其事一虛一實自有先後

讀孟子制記

美

戰國時諸侯大夫征於富強之說一味在城郭兵甲田野貨財上用工夫將先王井田學校之法幾於滅裂無存故孟子言行不忍人之政則必究極於此以深責之

責難卽是法竟舜以君之極品望其君其恭至矣敬兼陳閉是細密工夫

泄泄者謂吾君不能則必其君先自謂不能矣皆畏難之心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此承上章責君責臣之善言言見不法竟舜便成幽厲不法

堯舜盡君臣之道而仁便是慢君賊民而不仁二者之間不能以髮一出乎此則入乎彼矣正見君不可不以難自責臣不可不以難責君也

至明至巧者以意畫方圓亦可成方圓之形然以規矩度之必有或出或入纖毫方不圓處有仁心仁聞者之於人倫亦猶是也雖其心不必慢君賊民然其所行以聖人律之必有或過或不及之處此過不及卽日流於慢君賊民而不自知矣至卽至善之謂

法堯舜亦只是行其仁政而已

讀孟子制記

美

孟子曰道一孔子曰道二其理一也總是除却法堯舜別無卑近易行之道可以中立也

堯舜之仁當法幽厲之暴宜鑒出乎仁則入乎暴鑒幽厲正見堯舜不可不法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章

此承上章仁不仁之意而言亦有出此入彼間不容髮之意此爲有國者惡死亡而樂不仁發

三代得天下以仁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章

爲政卽德教沛然溢乎四海之謂。

發政必先賞獨爲政必先巨室皆爲政之要也。

後世爲有司者率以凌虐士夫爲無私與不得罪於巨室正相反。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亦是爲小國諸侯言。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謂仁與仁遇則當論其德之大小。

小役大弱役強謂衆與衆遇則當計其力之多寡惟仁與衆

遇則德與道合天命在我而強大反爲吾役矣所以然者以

讀孟子制記

天

天心至仁無日不欲天下有道也。

觀二者皆天則天命之靡常可知矣。

先叔杏薪先生云無道之時之天固無殊於有道之時之天

也自世無能賢之人而遂不以賢役自世無有德之人而遂

不以德役原夫天之仁愛天下之本意則固未嘗不欲扶弱

小而抑強大但欲其有順之無逆之也。

三代以後其得天下雖皆以大小強弱爲斷然當中原逐鹿

之時以力相角而仍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可見天心仁愛

斯人而其眷顧者終有在也孟子之說精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卽大學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之意

曰苟爲不畜謂時不可失也。

孟子曰自暴者章

戰國諸侯只有兩種強者自暴弱者自遷不可與有言不可

與有爲所以深警之也但其詞意渾然又似不專指諸侯而

言者。

先叔杏薪先生曰不居安宅不由正路則其所居所由可知

矣故曰哀哉。

讀孟子制記

元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此爲當時諸侯欲以富強之術平天下者發。

親親仁也長長義也此君子所以脩身而敬於家者也然而

平天下之道與事亦不過此親吾親以及人之親使天下各

親其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使天下各長其長而已道豈遠

乎哉事豈難乎哉。

道不外乎仁義事不外乎孝弟。

孟子曰居下位章

觥卽五常之信五常之信與五事之思其義雖工夫皆相類。

蓋思曰：盡屬作聖，由誠身以至至誠，只是言親視聽之無不極其誠而已。歸之誠者，以愚爲之主。孟子以誠身爲思誠其理甚精。

友人莊書石曰：周子謂誠者聖人之本，思者聖功之本，可作思誠二字註語。莊子名柱。

孟子曰：伯夷紂章。

文王之善養老，卽在養民之中。故朱子謂蕭何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也。

巨室大老皆晚諸侯，以爲政之要也。

讀孟子御記

三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此章非爲富國者末減，所以甚言強兵者之罪也。率土地而食人肉，慘語令人不忍多讀。

孟子曰：存乎人者章。

眸子不能掩其惡，謂其不可僞爲也。

聽言觀人之常法也。觀眸子是孟子獨得之秘，然亦有所本。目動而言遽，可以知其將道古之人，已有行之者矣。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章。

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兼此二說。

情理方曲盡。

孟子曰：事孰爲大章。

事有事，君事親事長三者。守有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者。就三者而較之，事親爲大，以其爲事君事長之本也。就四者而較之，脩身爲大，以其爲齊治均平之本也。

守身者，以父母之心爲心，戰戰兢兢，惟恐虧體辱親，此事親之本也。日用三牲之養，曲體親心，乃守身之餘事耳。

能養志，方可謂能事其親，然惟不失其身者能之。失其身而能養志者，未之有也。

讀孟子御記

三

此章言能守身者，方能事其親。曾子之養志，可謂能事其親矣。然以守身爲本也。

親在以養志爲孝，親沒以繼志爲孝。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大人何德？曰：仁義而已矣。惟大人有正心之學，故能泰格心之效。

孟子曰：仁之實章。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愛義敬，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該。就其實而言之，曰：孝與弟。智禮樂，以盡孝弟之功效言，智則知明。

守固禮則節其太過又其不及所以求至於中也樂則知極其精行極其熟至於手舞足蹈和之至也。

此章言孝弟爲行仁行義之本其言智禮樂者謂盡此孝弟當知明守固以極於中和也非泛論五常故言樂而不言信五常之性義屬君臣然長幼之節自其少長而已然尤爲入之良知良能至於君臣之義則不能不待於學處此從兄所以爲義之實也。

孝弟自一理中流出故有子統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孝弟又自一理中別出故孟子分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

讀孟子劄記

三

樂之實一段是極言孝弟之熟至於自然而然而要亦是不失其孩提知愛少長知敬之初心而已其工夫全在智禮兩端人能於孝弟二者盡其智禮之功極於舞蹈之地則仁義之心周流洋溢由是推之於仁民愛物推之於敬長貴貴尊賢則本立而道生有沛然莫之能禦者矣此孝弟所以爲仁義之實而盡孝弟所以爲智禮樂之實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章

底豫卽順親然必自得親始未有不得乎親而能順親者也幹墨者補於身後底豫者順於生前。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凡爲子者順親之道也。

祇載見瞽瞍憂憂齊栗瞽瞍亦允若所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者如此。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章

舜文得志行乎中國者載在虞書二南其詳可考也今且卽其刑于之德觀之舜之釐降文之關雎其造端夫婦者無不同也則其察乎天地者不可知乎。

換卽執兩用中之謂孔子之不踰矩曾子之絮矩孟子之權

讀孟子劄記

三

度盡括此一字中。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此章言惠言政卽是王霸之辨。

政卽不忍人之政先王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政順天理合人心而其施不窮卽橋梁一節觀之亦可見惠私而政公公則所濟者大私則所濟者小公私卽義利之謂也。

小惠最能悅人子產此事亦是當日百姓所悅而傳之者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禮者中也。中必隨時而處。義者宜也。宜必因時而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謂其似中而非隨時之中。似宜而非因時之宜也。

禮義無定體。隨時而在。亦無定用。隨時而措。須精以察之。方得。不然。未有不惑於所似者矣。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章

不肖不潔之士。可與傳道。嚴於非道。非義者。能為堯舜君民之事業。為學為治。皆以有不為為本。孟子以名世自任。而不肯屈已以見諸侯。亦是此理。

讀孟子御記

著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章

不為已甚者。聖人之宏。聖人之仁也。

聖人不為已甚。非過為寬厚。乃義理之中正當如是也。苟涉一毫私意。則必流入於鄉原之亂德矣。

孔子見互鄉童子曰。唯何甚。孟子不為已甚之說。本此。

孔子見互鄉之童。受陽貨之饋。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皆是不為已甚之意。

孟子不却諸侯之交際。亦是此意。

孟子曰。大人者章

大人之學。極於無所不能。大人之慮。極於無所不知。然泛應曲當。止是一理。渾然無所不知。不能之誠。止不失其一。無所知。所能之誠而已。

集註擴而充之。正是大人學慮工夫。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二章

此二章。一以行言。一以知言。逢原。即曾子所聞之一貫。反約。即子貢所聞之一貫。原也。約也。皆天命之性也。

逢原者。行極其一之謂。反約者。知極其精之謂。

深造之以道。與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相似。自得者。得其原也。

讀孟子御記

著

居安資深。即泛應曲當。逢原。則無往而非渾然一理矣。博學。即多學而識。約。則知所本矣。

深造。即勿忘。以道。即勿助。深造。則不半途而廢。以道。則不躐等而進。

深造之以道。即孔子學而時習之之謂。自得。如程子所謂浹洽於中所學在我。居之安。如朱子所謂心與理相涵。身與事相安。居安資深。逢原。是功效次第。非工夫次第也。

左右逢原。則無往而非天下之大本矣。

程子曰。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靡

事接物而處其當否。朱子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皆所謂博學而詳說也。

程子曰。積習既久。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朱子曰。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所謂貫通也。覺也。悟也。皆得其統之謂也。

博學而詳說之。謂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也。至乎其極。則約矣。

讀孟子制記

美

約則知性知天。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章。

此章言人之爲學。當以誠心實行爲本。有本則如水之有源。不已而漸進。以至乎其極。無本則如雨集溝澮。涸可立待。雖幸得虛無。終不能久。非以情對聲聞爲本末也。熟讀或問。自知俗說之謬。

孟子曰。入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

道心惟微。故曰。養氣。生而知之。極其精也。安而行之。極其一也。

仁義即幾希之理。散於倫物者也。舜之心。渾是仁義。故察之由之。無不盡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道心也。讀此章。須先將聖人之心。逐箇深思細想。識得聖人之心。則雖各舉一事。而聖人之全體亦可見矣。禹之心。純乎天理。故一言之善。無不好。絕無人欲。故一酒之旨。無不惡。湯之心。不偏。故能執中。無私。故能立賢。無方。文之心。不自滿足。終日乾乾。故民無凍餒。而愛之愈深。德爲聖人。而求道益切。武之心。周流貫徹。密於無間。故遷易。

讀孟子制記

美

泄而不泄。遠易忘而不忘。至於周公集三王之大成。其心更無一刻之逸。故思則夜以繼日。行必坐以待旦也。

憂勤惕厲。卽中庸之戒懼慎獨。所以操存至微之道心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章。

一春秋之義。卽王者之迹也。義在人心。不可一日泯滅。孔子作春秋。所以存此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私淑何事。此心此理也。

孟子曰。可以取章。

取與死生斷之以義則可否立判然亦有介在可否之間者
若非再思恐以非義爲義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此章是論智非論性也。鑿於智者固不以利爲本然卽其窮
高騖遠之心而言亦必索之無聲無臭之中而妄意穿鑿並
不知故之當求首節故與利蓋皆爲鑿者立案也。

以故言性便見得事物之理當求之於顯而有據不當求之
於隱而難知已爲鑿者立案矣。

大學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中庸言喜怒哀樂四者皆

讀孟子制記

堯

故也然皆兼乎氣而言則其故未必盡利孟子言故曰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則專以理言未有不和者也。

故者以利爲本利以情之初發言如乍見孺子入井其初念

一定是怵惕惻隱轉念方有要譽納交惡聲之情。

鑿者言性意在窮高極遠故次節末節俱以高遠之事曉之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此章言處橫逆之道。

異於人卽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集註不忘二字照下終
身之憂言。

禹稷當平世章

急有急底本領樂有樂底本領本領同故易地皆然。

公都子曰臣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朋友以責善爲道何也天有五行水火金木皆離土不得性
有五常仁義禮智皆離信不得故是有五倫父子君臣兄弟
夫婦之善皆待責於朋友也。

曾子居武城章

去非禮害守非輕生惟其義而已矣。

再觀顏子以憂樂言曾子子思以利害言皆相反而相同者

讀孟子制記

堯

也。

萬章曰曰舜往於田章

此章卽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之意

爲半以窮時怨慕言似不得乎親後半以達時怨慕言似不

順乎親然順親必先得親得親卽欲順親其實只是一套事

怨慕正是舜盡事親之道處。

怨慕二字足括通章之旨怨者怨已之不得乎親也慕者欲

順乎親也但慕卽在怨中說怨處卽是說慕。

怨慕卽是以不順乎親爲已憂前後只是一意。

舜之怨慕親親也親親仁也怨則不仁。

父母之不我愛卽不得乎親之謂於我何哉卽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是不以父母爲不是而引以爲已之不是自怨自責其心不能恕必要得乎親而後已卽是必要順乎親而後已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此因上章妻帝之二女而言廢倫則無後不孝莫大焉不得已而行權當與猶告章參看但此章發聖人心事尤爲曲盡

讀孟子御記

罕

堯不告而娶何也堯爲天下得人計也堯曰舜可禪乎吾茲試矣蓋堯於舜之行其顯而大者皆已知之但未知其遠端於隱微之地者何如也故釐降二女爲禪天下而試之此事大皆瞞事小以君治之亦不得已而行權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固不是畏其殺已率其寬已亦并不是聖量如天無所不容總是欲喻象於道心與之一而不相違也。

象僞而舜誠惟誠可以化僞。

誠信而喜卽下章不藏怨不宿怨親愛之仁也。

舜憂齊栗以敬事父誠信而喜以誠愛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此承上章謨蓋都君咸我績而言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固是愛民亦正是愛弟蓋象至不仁忍於殺兄使得有爲於其國豈有不虐民之理虐民則必極法而舜反不能全其愛弟之心矣此意亦在不得有爲中但孟子偶未言及耳。

使吏治其國區處最爲得宜後世王傳長史之設本此。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二章

讀孟子御記

聖

此二章尙論堯之禪禹之繼而連及虞與商周以至孔子上下二千餘年之統緒以爲皆出於天也然與賢與子非天心無定沒爲轉移於其間蓋天心仁愛下民其初必擇賢者而與之爲其能受此仁愛下民之命也既得賢者創業垂統卽欲其繼世受而傳之無窮以永綏下民苟非敗壞先業暴虐其民必不輕奪且卽有賢於繼世者亦不輕與惟是朱均萬不能受此命故不得不與舜禹桀紂萬不能受此命故不得不與湯武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天心總爲仁愛下民計也。

堯舜禹之荐賢於天。必皆使之主祭。主事。神亦必皆享之。民亦必皆安之。蓋此時堯舜禹猶在位。神民之享安於其臣。仍是享安於其君。此一層。尚非孟子言天之要旨。惟是既崩之後。民無不歸。乃可見天之與民不離。乃可見天之不與。所謂天視聽自我民視聽也。視堯舜言神享民安。而舜禹之荐禹益。則畧而不言可見。

堯舜禹皆無私天下之心。觀其荐賢而可知。舜禹益皆無利天下之心。觀其遜子而可知。

居堯之官。適堯之子。眼光若炬。直看到魏晉五代以下矣。

讀孟子制記

聖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集紂此理。包括千萬世。

義所當與。則與。天之福繼。亦惟其義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三章

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過於任者也。孟子身分亦是如此。

伊尹雖是任。然當其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自潔其身。原

有若將終身焉之意。觀其却聘數語。所謂內重者。見外之輕。

不可誣也。武侯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

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豈尹禰有要君之事。反山武侯下後。

後來幡然之改實為三聘之誠而出。武侯曰。先帝擇自枉屈。

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以應命。先備驅武侯。必待三顧而後出。可以媲美伊尹。可知伊尹先已進必以禮矣。

以幣聘禮也。三使往聘。禮出於誠。其君之足與有為。亦可見矣。

潔身即脩身。正天下之本也。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此仕止所以各當其可也。

百里奚智而且賢。智則明足以知幾。賢則德可以有為。皆去

就之本也。

讀孟子制記

聖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以四聖之行觀之。夷偏於處。以潔身為高。尹偏於仕。以行義

為通惠。則仕不成仕。處不成處。而必以其道者也。孔子去齊

去魯。久速各當其可。而仕處亦可例斷矣。

陸與不恭。以學術言。清和以出處言。觀所敘伊尹孔子之事

可見。

三聖守正。孔子執中。

孔子聖之時。即是終條理之事。集註所謂德無不全。是也。清

任和亦是據其終而言。其所說偏於一者。只緣他起初見得

清任和是箇好道理。故各做到不思不勉而至處。

孔子聖之時。時即是中。所謂箭筈中紅心是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是因出處而推本盡學之大。知無不盡。德無不全。乃久速仕處各當其可之所以然也。

集大成。凡祖述憲章皆在其中。不但兼三聖之所長而已。宋子集註。是因本章與三章比較故耳。其實孟子此語所包者廣。

始條理。卽子貢所聞之一貫。終條理。卽曾子所聞之一貫。

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從大學事有終始推闡

讀孟子御記

圖

而出。

智是聖人生知之質。中庸所謂聰明睿知是也。然亦可學而至。由博文而聞一貫。則知無不盡矣。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是也。

智巧二字。離却義理。便小使私。若在孔子始條理上說。則惟智乃能如神。惟巧乃能得中也。

北宮鈞問曰章

勞心者治人。此班爵之原也。治人者食於人。此班祿之原也。班爵班祿。皆無所逃於天地之通義也。

因治人而班爵。任有大小。故爵有崇卑。因代耕而班祿。食有多寡。故祿有厚薄。

班祿之制。皆從代耕起義。故制祿卽在分田之中。

此與養禮井田學校等。皆屬大畧。朱子所謂孟子之學識其大者。不屑屑於已往之迹。而能合先王之意是也。乃迂拘者。仍泥後世傳會之禮書。以求其合。則過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友以輔仁。自脩身以至治天下。國家書之德業。往往必藉友之德而成。故自士之尊賢。以至王公之尊賢。皆必無所挾以

讀孟子御記

圖

致其敬。然後誠意交孚。而可以獲友德之益。但不可挾之中。惟不挾貴爲最難。其受益亦最。故特言之。

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是貴與賢者共之。至此方爲不挾之至。然非以此爲賢者榮也。蓋欲藉其德以治吾之天下。國家故其所以尊之者如此。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不挾倒貴貴。正見賢者以禮義自守。處此正是處人之勢。底本領。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章

此章是君子不爲己甚之意。曰恭。曰交。以道接以禮。皆是事

交際可受處曰事道曰爲之兆皆是言交際所以可受處孔
孟惓惓天下之心仁而已矣。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章

賢者之志在舉不在養故僅受諸侯之餽且不受非禮之餽
士之身分全在前三節蓋惟其平日以氓自安以禮自守有
不敢之心無不恭之行然後能麾使者而無所屈受上位而
不爲泰。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此與上章大指畧同前一節言士以庶人自安守不敢見之

讀孟子制記

吳

分中六節言士以賢人自重負不可名之德然說不可名處
又皆以不敢見之意相形如引子思之事則以不敢友明不
可友引虞人之事則以不敢往明不可往蓋惟其有不敢見
之節而後可語不可名之概凡皆以禮義自守而已矣。

此章之旨可以二語而蔽之曰士不敢見諸侯諸侯不可名
士而已。

此章引虞人之事與陳代章不同彼以非其招明不待招此
以不敢往明不可往榮以招之則不敢往辱以招之則不可
往有不敢往之心而後可言不可往之道。

萬章上下篇多論聖賢出處之道與論語微子篇同意。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誦詩讀書者觀古人之言也知人者考古人之行也取鄉國
天下之善亦是取其言之善行之善而已。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告子內仁而外義故曰義猶杞柳而不言仁。

程子曰性卽理也真西山曰仁義卽性也知此則知以人性
爲仁義之說謬矣。

事之出於人爲者原有順與戕賊兩樣率性之道便是順以

讀孟子制記

吳

杞柳爲杞柳便須戕賊。

告子禍仁義與楊墨之充塞仁義皆有害於立人之道故不
可以不辨。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東流者東必下西流者西必下只以上下換他東西其理便
雪亮。

性之未發渾然在中原與湍水相似其善不可得而見也須
於發時驗之性之發如水之流朱子曰水流而必下則水之
性可知性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可知蓋水未流而已具有就

下之理性未發而已具有爲善之理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告子以氣爲性。孟子以理爲性。孔子兼理與氣質而言。故曰相近。不知孟子之說。則性之理不明。不知孔子之說。則性之義不備。

告子曰食色性也二章

此二章皆辨義之非外。一曰長之者義。以心之制折之也。一曰庸敬斯須。以事之宜折之也。制非外饒。宜由中出。

公都子曰告子曰章

讀孟子制記

吳

性如太極。無聲無臭。其所爲仁義禮智者。初無形象之可指。隨人穿鑿。妄無定論。故必驗之於情。卽其已發之善。而未發之原有是善。乃確有可據。蓋性無形而難知。情有迹而可見也。

以情之善驗性。卽以故之利言性之謂。

才降於天。天地之氣至大至剛。人得之以爲浩然之氣。因而有才。苟能盡其才。則何道義之不能爲。故曰爲不善非才之罪。

程子謂才稟於氣。孟子亦非謂才不稟於氣也。但孟子所謂

氣卽浩然之氣。氣可以配道義。可以塞天地。故曰才無不善。才卽良知良能。思卽慮而知。求卽學而能。皆所以盡其才也。故有物必有則。承天生蒸民來。物則皆本於天。故有物必有則。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章

多賴循乎理義者也。多暴反乎理義者也。賴與暴皆才爲之。才似有殊矣。然而才不任其咎。其咎在陷溺。其同然理義之心耳。

讀孟子制記

吳

聖人與我同類。則其心之無不同可知矣。下文言足與口耳。且又以小體之同。明大體之同。皆承聖人與我同類而言。以明降才無殊之意。

孟子言性善。有以乍見之心言者。以其真也。有以同然之心言者。以其公也。

同然理義。卽好是懿德之情也。以情驗性。則秉彝之善可知。同然理義之心。卽陷溺之心也。心不以陷溺而不然。理義則性善可知。

物之則爲理處。物而各當其則爲義。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好發於仁，惡發於義，惟其本有仁義之心，故能有好惡之近人之氣，晝動而夜靜，動極則多昏，靜極則必清，氣既清明，理亦昭著。

天地之氣，陽主發，陰主涵養，如一樹花，向陽者先開，處陰者難落，故夜氣凝聚，足以滋養仁義之心。

四時之有冬，即萬物之夜也，春生夏長，秋成若不於冬而收斂凝聚，則來歲之發生必無精力，故冬者萬物之歸命，而夜者人心之還元也。

讀孟子制記

辛

人於夜間能安穩熟睡，則明日必精明，又如日間作事讀書勞頓，少睡一會，則醒來必精明，蓋人當休息時，則能聚此氣以與心相涵，故也。

氣最有功於心，即如生知之聖人，義理昭著，亦只為氣質清明耳，此夜氣之清，所以能存仁義之心也。

夜氣足以養仁義之心，此周子主靜之所本也。

朱子氣如水，心如寶珠之喻，謂夜氣清，則足以澄仁義之心，昏則不能，朱子氣如水，心如魚之喻，謂夜氣厚，則足以養仁義之心，薄則不能。

養心莫善於養氣，人能無時不神清氣定，則此心常在，無過而非仁義矣。

夜氣養心，是自然之養，欲無時而不神清氣定，則須用敬以直內工夫。

動如其靜，則心常存。

心為本而氣為末，故心常存，則氣自清，然氣常清，則心亦常存，此本末交相培養之道也。

操則存者，以神清氣定故也。

氣一也，浩然之氣以氣之動而有為言，夜氣以氣之靜而無

讀孟子制記

至

操言二者皆發先聖所未發。

操之道，只要且盡之所為，不帶亡其心耳，蓋且盡所為合理，就是夜間做夢亦好，若且盡所為，只管營逐逐於聲色貨利，就是夜間做夢亦只是聲色貨利。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此當與朝覲不勝章參看，一日十日以久，暫言久由於寒之

者多，由於寒之者少，一辭居州猶如宋王何。

一舉十寒，只為王不專心致志。

助者智之端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乍見孺子入井所以明人皆有惻隱之心不受嗾蹴之與所以明人皆有羞惡之心皆要人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爲窮乏得我其意氣之私與乞憐而與畧相似。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仁義性也心則虛靈不昧以具此仁義之性者也然性之在心非真有一物可以名狀故也子即心以言性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即前三章所謂本心良心同然之心皆性也此章又以性言心曰仁人心也蓋合性與心而一之矣

讀孟子劄記

壹

仁即心心即仁求其放心者求其仁也所謂敎之則退藏於密是也。

此章所謂放其心即前三章失其本心放其良心陷溺其同然之心無他說也。

放其心者謂物欲陷溺其心猶斧斤之於木且且而伐之也求放心即操存之謂此心常存則夜氣清且晝之氣亦清無適而非仁之昭著矣。

學問之事即操存之功求放心即是求仁。

學問之事皆所以求仁下學之功也至於無適而非仁則上

達之妙也。

學問者求仁之事得仁者學問之極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章

心即仁義之良心不替以者惜之反覆運會默不遠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章

所以二字宜玩養耳目口體亦是養身而非所以養身惟養心爲養身之本試觀居天下之廣居者其氣體自別定有根心生色見面盎背之妙。

養身莫要於養心心廣則體胖德之潤身者然也。

讀孟子劄記

壹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二章

養其大者立其大者養與立皆操存之方。

先立其大則小不能奪即大學心正而后身脩之謂。

心者一身之主宰先立其大則心無邪思而耳目聽命所謂

心正而后身脩也。

此心一立而羣邪退避立只是不妄思。

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此章以得失言古人得則俱得今人失則俱失其警人處在終亦必亡上。

孟子曰欲貴者章。

此章以內外輕重言其勉人處在不願背梁文繡上。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二章

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故人之爲仁不可矜一杯之水廢五穀之熟也杯水則非全體之學不熟則非不息之功

熟即勿忘勿助工夫。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惟可與權者能知輕重。

讀孟子劄記

孟子

權乎事理而得其平各自有之輕重明而輕重之大分從可知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人皆可以爲堯舜曹交始終以爲難孟子如終以爲易與答勝文公同意其言有淺深者因其材之高下而語之也。

假館受業學孝弟之文歸而求之力行孝弟之實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章

以怨爲仁以怨爲孝皆推其心也與舜之不忍忍同。

此章須細體仁孝二字。

小弁之怨固不爲不孝但舜怨慕之至而能使瞽瞍底豫吾猶憾小弁之怨其誠有未至也。

宋牼將之楚章

此與對梁惠王同意亡即弑奪之禍王則不遺親不後君之效也。

孟子居鄒章

交際之道以誠爲主幣交者禮也來見者誠也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皆不必報惟季子之幣交與來見等故於之任之便見之。

讀孟子劄記

孟子

淳于髡曰先名賢者章

仁是聖賢出處去就之本故道不同而仁同。

孟子去齊本爲不用之故然其答尹士曰王庶幾改之則必指一事而言正與孔子以微罪行同一揆也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世賢所能識哉。

因燔肉不至而行則微罪在孔子去父母邦之道也孟子去齊曰王庶幾改之則微罪在齊王矣。

孟子曰五霸者章

林註最得孟子立言本旨。

孟子曰心無所
量如何處得物
有少亦如何
處得則才枯
竭則才枯

天子之討伐以諸侯失其職守也其事不外所巡所巡之事
君之惡即所犯之五禁是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

慎子之罪在殃民不仁而已矣。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章

白圭之罪在曲防不仁而已矣。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

好善優於為政即大學無他技休休有容之謂。

休休有容以誠一為本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則其好善為

讀孟子制記

美

有本矣。

凡乘國鈞者不必其有名世之才德也但能好善如止子則

衆正盈朝其亦可以為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敬姜勞逸之論類此。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心者天所與我之大體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盡其心者一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也性者仁義禮智而

天即元亨利貞是也盡心之道在格物而盡心之要在知性

孟子曰不可盡
者心之不可盡
者心之理理既
盡之後則如一
物初不曾盡來
到而前便盡得
此物盡者心之

知性則仁義禮智之理元亨利貞之命無不知其所當然與

其所以然而天下萬事萬物俱不能外矣大學言格物是極

博工夫孟子言知性是反約工夫薛文清公云孟子守得大

綱定遇事只以此應之大綱者何仁義禮智是也又云孟子

一書皆從仁義禮智中流出所以為聖賢之言所以為王者

之道知此則此章知性之說乃孟子自道其平生所得力也

知性知天是由多學而至於一以貫之與孔子知天命相似

仁義禮智性之全體則應差惡辭讓是非性之大用其理皆

統於心故知性之全體則心之全體無不明知性之大用則

讀孟子制記

五

心之大用無不明。

心有存則靜而無以含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無以檢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性何由能養故君子修身之道必先戒

慎恐懼使此心常存然後用養性工夫使仁義禮智根於心

而不搖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率其性而不乖。

性具於心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性便有日消

之勢心一收斂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性便有日長之勢

其緊要尤在存心上。

心常存則志氣清明性之理自然昭著然後可用培養工夫

心存則靜能具眾理動能應萬事。

存其心所以立此身酬酢萬變之主也。養其性所以培此身酬酢萬變之理也。二者皆脩身之事。

存心養性是存養吾一。

養性兼夫動靜靜而涵養其仁義禮智之體所以立天下之大本也。動而培養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用所以行天下之達道也。

存心養性雖皆兼乎動靜然存養工夫尤重在致中立本上。

存心養性是誠正工夫脩身之本也。

讀孟子制記

堯

盡心知性則知極其精即子貢所聞之一貫也。存心養性則行得其一即曾子所聞之一貫也。

天之所與惟心爲大。天之所賦惟性最善。心性皆天之所命立之者卓然豎起不使心與性爲物欲所陷溺爲物欲所枯亡而已矣。

心與性皆天之所付故曰命。立命者完全心性之理無忝所生也。此是天之正命。

此章全是大學明明德工夫首節該得格致次節該得誠正末曰脩身以俟則以明明德爲已任直至死而後已矣。

此章全是大學明明德工夫全是中庸天命之謂性道理。

此章即大學正心之全量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命以死生言即上章殀壽之謂順受者盡其脩身之道以俟之也。

天之所付曰命不但心性二者是天之所命就是或殀或壽亦皆前定於天故曰莫非命也。君子盡其脩身之道則心性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數之命固非所論然如不立嚴牆不犯桎梏却正要盡其道盡其道而遇凶遇禍在天爲不正之

讀孟子制記

堯

命而吾則得正而幾却是正命此之謂順受不然而自取戕折在天爲正命而在人則非正命。

命之正與不正以盡道與不盡道言莫之致則爲正命人所取則非正命。

盡其道即順受之謂故其死曰正命。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上章是以義安命此章是以命安義蓋此章爲中人言淡其富貴利達之心俾盡其仁義禮智之性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集註謂無一不具於性分之中。蓋我所得之一分。即天之全體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源。又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此萬物所以皆備於我也。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即萬物皆備於我之謂。

萬物皆備於我。以本心之全德言。即仁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萬物皆備於我。此語正是狀仁之體。

讀孟子劄記

本

身即我也。反身而誠。則道在我也。及物之道。無一不實有於已。則立人達人。以已及之而已。

強恕而行。行於萬物也。其道取譬於我。故曰近。然論語之言。喫緊在近。孟子之意。喫緊在強。

識得仁恕二字。則一章之旨了然矣。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此爲終身於下學而不能心悟上達之妙者發。

終身由之者。規矩也。不知者。巧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章

恥者改過之本。故周子曰。大不幸無恥。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智所以明理。才所以有爲。豪傑有過人之才智。故生來便能自盡其性。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吳因之曰。王民皞皞。正好把天地父母體貼看。蓋萬物不感雨露之恩。以天地與萬物一體故也。子孫不感燕貽之恩。以父母與子孫一體故也。

友人陳寅天曰。過化是至聖章。以發川言。不必泥身字。凡見

讀孟子劄記

空

言行之所及。聲名之所溢。皆所過也。敬信說莫不尊親皆化也。與以兩而化同。存神是至誠章。以存主言。其仁其淵。其天皆所存也。經綸大經。立本知化育。皆神也。與以一而神同。此說甚精。陳子名恂。

王者化神與天地同流。所謂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仁言仁聲。虛實之分。善政善教。本末之辨。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仁義性也。愛親敬長情也。卽情之良。可以驗性之善。達之天下者。人心之所同然也。此章與緊處。尤在拈出孩提之愛敬示人。蓋凡人最初之心。無有不良。無有不同故也。

拈出孩提之愛敬示人。正要人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以盡其仁義之性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沛然莫禦。最善形容聖人取善之樂。

集註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此舜善與人同之本也。聖心若非萬理畢具。如何能與天下之善契合無

讀孟子劄記

奎

間如此。

須識得聖人之心。真如江河。方見得決而莫禦之妙。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章

無爲其所不爲。是慎動。無欲其所不欲。是謹幾。

集義工夫不必博求泛務。祇不陷溺其不爲不欲之本心。而義不可勝用矣。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漢唐以來。安社稷之臣多矣。伯仲伊呂。惟武侯庶幾近之。乃指揮未定而死。可慨也夫。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章

舜所然於竊負而棄天下。夷齊求仁而讓國。一樂當如此體貼。

人能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則仰不愧。俯不忤矣。

二樂以所性言。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固非王天下所可擬。三樂以事功言。教傳天下。澤被後世。亦非王天下所可擬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天下之大本立矣。見面盜背四體不言而喻。則天下之達道行矣。所性之蘊如此。窮居何損。大行何

讀孟子劄記

奎

加。大行不過所性之微耳。

孟子曰易其田疇章

富自有效驗。財不可勝用是也。仁自有政事。庠序學校之教是也。

說到民無不仁。正要見易疇。薄斂食時用禮之政。不可不行耳。

孟子曰孔子章

小魯小天下。謂魯失其爲魯。天下失其爲天下也。與難爲水難爲言只是一意。

小非孔子小之。乃魯與天下自小也。

誠者聖人之本。學聖人之道者。必先有爲己之誠以爲之本。乃能不已而漸進以至乎其大也。

此章先言聖道之大。與顏子嘆聖道之無窮盡。無方體相似。末言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亦與夫子循循善誘教之有序意相發。惟中間言有本處。在顏子則竭才後見其卓爾。孟子則預先拈出。示人欲其知學聖之有要耳。讀此可見孔子一貫之道。孟子得其傳矣。

孟子曰雞鳴而起章

讀孟子御記

奇

此章即大學慎獨審幾之意。

一物中分日間。兩物相合日間。中分則毫釐而千里。相合則千里而毫釐。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章

道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仁義其大端也。道之本不偏不倚。故其用無所乖戾。卽凡一事之中節。而道之全體具焉。執一者。舉一而乖道之全。故曰賊道。

道之所貴者中。楊墨賊之。中之所貴者權。子莫賊之。舉一廢百。一章要旨。

執一者。非真能舉一也。舉一先已害其一。

孟子曰飢者甘食章

心卽禮義之本心也。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取舍之分明。何用不臧乎。故曰不及人不爲憂。

孟子曰有爲者章

及泉卽逢原之謂。棄是自棄。與吾止同。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仁義性也。堯舜由仁義行。故曰性之。湯武行仁義者也。故曰

讀孟子御記

奎

身之。五霸假之。則不但欺人。且自欺矣。故曰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章

揖讓之事。只許堯禹行。放廢之事。只許伊尹行。蓋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伊尹祿之以天下弗顧者也。不然皆篡而已矣。

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卽此志也。

王子墊問曰章

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此孟子尙志之所本也。

居仁由義。是尙志底實事。卽明明德工夫。

桃應問曰章

子臣之理明。則子臣之心得矣。如伯夷之心。止知有父。爲子當然也。叔齊之心。止知有兄。爲弟當然也。蓋君臣父子兄弟。天下之大經也。聖賢處此。各盡其仁而已矣。

孟子自范之齊章

此章以人爵之榮。明天爵之美。居謂所處之位。卽人爵也。

志者氣之帥。居天下之廣居者。其心藹然。天地生物之心。則其氣亦必是藹然。天地生物之氣。程子曰。仲尼元氣也。又曰。仲尼天地也。此居廣居者。極至之氣體也。

顏子之和風慶雲。孟子之泰山巖巖。皆居廣居者之氣象也。

讀孟子劄記

突

孟子善養氣。其本在居天下之廣居耳。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形色天性也。言形不可不踐。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言踐形之難也。

踐形卽是盡性。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一君子之教有五。君子之澤無窮也。

君子有五教。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無不被其澤矣。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章

不改繩墨。不變轂率。都。教有成法也。引而不發。躍如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也。卽其躍如者而言之。則爲中道而立。以爲卑。中則必庸。卑而不可抗也。以爲高中。卽至德高而不可貶也。所謂道有定體也。

中道而立。中者道之定體。立卽如有所立。卓爾也。道以中爲至。似難而非難。中則必庸。似易而非易。

孔孟道同而教異。孔子無行不與。欲學者俯而就。孟子中道而立。欲學者仰而企。

讀孟子劄記

突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此章言君子推恩之序。乃仁中之義也。

君子之於物。同生而異類。於民同類而相親。於親同體而一氣。故其行仁之道。必由親推之。然後及於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物。而義行乎其間矣。

孟子曰不仁哉章

以土地之故。而糜爛其民。殉其子弟。此以利爲國之禍也。

孟子曰盡信書章

孟子不信血流漂杵之言。或問云。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

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或問此說與集註設爲是言之意

正相發。

孟子曰梓匠輪輿章

規矩喻格致誠正之法。巧喻逢原反約之妙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章

爲暴者以利爲國之害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章

妻子至近而親。道德者必考之於此。所謂君子之道造端

夫婦是也。爲治者亦必考之於此。所謂刑於寡妻御於家邦

讀孟子制記

文

是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章

觀其所勉。或爲其名所誤。察於所忽。然後其實可得。集註實

字從名字生出。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孟子以夷惠爲聖人。制論也。此章正是發明其清和所以爲

聖人處。說到親炙更覺穆然神往。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仁者人之性也。入率性而行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則謂之

道。

仁卽未發之中。道之體也。道卽發而中節之和。仁之用也。

仁卽天下之大本。道卽天下之達道也。

仁是心之體。道是心之用。

貉稽曰章

止謗莫如自脩。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此爲不能自明而求民之新者。

孟子謂高子曰章

讀孟子制記

亮

山徑之溟濶。物理義之心甚微也。介然成路。爲開茅塞。此

心消長之幾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章

有命焉。有性焉。是就理上說。性也不謂性。命也不謂命。是就

氣上說。一言以蔽之曰。君子任理不任氣。

不謂性者。安於命而不敢過也。不謂命者。盡其性而不敢不

及也。君子於斯二者。蓋有憂勤惕厲之心焉。

安命所以克己。盡性所以脩道。

安命所以脩身。盡性所以敦倫。

仁義禮智性也。天道即元亨利貞之謂。聖人盡性之極功。便與天之元亨利貞脗合而無間也。

口鼻耳目四肢之欲。算得一分。則性與天道之理。便增得一分。故盡性者必先安命。

活生不害問曰章

信是知至意誠地位。美即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所謂仁也。大之光輝。是見於外者。在一身則有形著明之光輝。在天下則有動變化之光輝。是也。所謂聖者。不思不勉而至焉者也。神即與天道脗合而無間者也。

讀孟子制記

半

聖與神確是兩樣。如夷尹惠之聖可知。而孔子之聖不可知。湯武之聖可知。而堯舜之聖不可知。是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此即孔子不爲己甚之意。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章

用一縷二君子仁民之心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章

此章是致曲之方。歷舉仁義發見之端。以示人。由粗而精。由顯而微。欲人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以盡其性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章

論語廿篇言近而指遠。大學一部守約而施博。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有所爲而爲。與無所爲而爲。是誠僞之別。有意而爲。與無意而爲。是安勉之殊。集註當如此體貼。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章

有量者本領方能視藐藐而蔑如。合語宋句踐章參看。則遊說之道備矣。

在彼者不爲在我者古制此內重外輕之謂也。

讀孟子制記

主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心即理義之心。欲者口鼻耳目四肢之欲。皆身之私欲也。初學之士。未能無欲。必先寡欲。人欲消得一分。則天理長得一分。人欲消得十分。則天理長得十分。

欲可寡。即可無。集註謂不能無者。以其事言也。

寡欲即克己工夫。

萬章曰孔子在陳章

中道即堯舜之道。其理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大經。即司徒之教。親義序別信之無過不及者而已。狂狷未中。

而可進於中。以其能振拔於流俗汙世之外。學知爲已。而真也。鄉原似中而反賊乎中。以其同流合汙。致飾於外。專務悅人而僞也。君子反經以躬行之德。昌明堯舜司徒之教。使大經正而中道明。則狂者狷者。皆爲吾道之干城。而庶民可興而邪慝可息矣。

狂者之志以古爲期。則與流俗不同。汙世不合。可知。狷者不屑不潔。亦以流俗汙世爲不潔而不屑爲之也。

鄉原闇然媚世。巧言令色。已將中道之根斬絕了。

似忠信。似廉潔。正是鄉原媚世本領。正是他賊德處。

讀孟子御記

孟

鄉原以似爲是。便自以爲中。居之不疑矣。

流俗汙世之衆。卽庶民也。雖爲鄉原所惑。然於其似忠信似

廉潔者。尙知悅之。豈真忠信真廉潔出於降衷秉彝之性者。

而顧不悅之乎。此悅之。卽同然理義之心。乃經正能興之本

也。

君子反經內藏。有裁成狂狷一層。

楊墨似仁義而非仁義。子莫似執中而非執中。許行似神農而非神農。告子似性而非性。皆邪慝也。皆鄉原之屬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集註知謂知其道也。道卽允執厥中之道。

顏子曾子子思皆可謂之見知。

周子者孟子之後一人而已。今觀圖說通書。其理與文。皆與中庸易傳相類。博大精微而不可窮也。足當孔子後之聞知矣。

孟子御記

卷

讀孟子劄記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崔紀撰是書以七篇大旨出於大學其言性情
卽明德言知言養氣卽明之之事告齊梁諸君以
憂樂同民卽恕與絜矩之意其論執中以射之巧
稱之權譬之卽至善之理其說亦自成理然聖賢
之旨原自貫通正不必如此節節比附又稱本於
中庸亦可不必也

論語溫知錄不分卷

〔清〕崔紀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論語溫知

錄二卷》提要

序

孔子之道卽堯舜相傳之中余自束髮讀書時已聞諸師長而敬識其說矣顧心無所得後歲蒞蘆年幾四十而未洞厥指雍正辛亥秋以內艱歸里閒中尋繹覺有一知半解沈酣往復九年於茲竊思聖人之道無窮盡中爲之樞聖人之道無方體中爲之的虞書五篇言中儘一見而上下自授時齊政下及詢岳咨牧熙績亮工無非本一中爲設施論語廿篇言中亦儘兩見而內而天德之脩外而王道之備無非本一中爲訓誡試取其大略論之志學一章夫子自述其進德之序由少及老歸於一矩矩者中之以立體也鄉黨一篇門弟子記聖人之行由窮黨以及朝廷動容周旋歸於一時時者中之所以達用也當時高弟首推顏子乃問爲仁則極於復禮問爲邦則兼酌四代夫節文之要損益之宜非中乎一貫之傳遞及參賜乃或由行

序

而得其一或由知入而極其精夫非精一手其
 餘言仁言孝言禮樂言政事言出處以及裁成
 吾黨評論人物雖事殊義異各有攸歸而潛味
 其指覺支分脈貫無非欲人適協乎中而止載
 觀卷首首示為學次第而堯曰一章列於廿篇
 之末愈可知中為義理精微之極致而聖人之
 成已成物直接堯舜之統者無他道亦無他學
 也楚著公餘蒼萃管見得若干條名曰溫知錄

二

聊誌頻年尋繹之所得若謂於聖道少有發明
 雖先儒猶遜謝不敏余則何敢乾隆五年歲次
 庚申春正月蒲坂崔紉謹識

論語溫知錄

蒲坂崔紉著

自堯舜以來相傳之道惟有一中中者人心之矩也聖人聲
 律身度無非此理即其裁成吾黨或進或退與一切日用言
 行倫常禮樂政事出處之類所以教人者亦無非以中為矩
 而已

聖門之學以仁為要堯舜之道以中為至仁即中之理中即
 仁之矩也

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而行仁以孝弟為本故二十篇中登
 明仁孝之理最詳

論語溫知錄

一

誠者聖人之本論語雖不言誠然忠者誠之所以立信者
 誠之所以致用凡言忠信即是言誠推之一事一言之必求
 其篤皆誠也

聖學以一為要論語一書最要緊在兩箇一以貫之一是知
 之大本一是行之大本一是舜之惟精一是舜之惟一

聖人之學莫詳於志學一章聖人之行莫詳於鄉黨一篇

論語中聖人說到自己身上皆有謙是不自聖底意思且有
 受以為過而不辭者說到別人身上往往謙惡而揚善雖有
 貴過之語從無已甚之辭

論語多就事上說不言其所以然之理然反復尋味其理却無窮無盡所謂言近而旨遠也

論語中言政多言其所存與其所以行之者雖舉其事亦只是說箇大綱目想春秋時文武之政如井田學校等布在方策無容說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朱子註學字曰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初可見孟子言性善言先覺後覺中庸言性言明善誠身大學言格致誠正脩都包在孔子一

論語溫知錄

學字中朱子融會三書之旨以釋學字正所以發明曾子子思孟子之道即孔子之道而吾謂朱子之道亦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道一脈相傳此千古正學之源流也

聖人之學不外博文約禮兩端

聖人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

聖門之學所以脩身也身之所具視聽言動身之所接子思弟友學以明此而已行此而已觀後而子夏以實賢事親事君交友為學夫子以敬事慎言為好學可見

學之為言效也效先覺之察夫性者以察吾之性效先覺

由夫性者以由吾之性學即明行之功也

學兼明行明屬知行屬仁至時習則全是身即君子法天行健自強不息之功此句緊要尤在時習二字

時習之法有二一則優游涵泳不厭等而進一則日就月將不半途而廢即大學章句所謂序不可亂功不可闕即孟子所謂勿忘勿助

說是時習中自得之妙如大學之定靜安慮孟子之居安資深達原是也

說則所學者兼便有達原反躬之妙

論語溫知錄

三

學而時習之是成已有朋自遠方來是成物朋之所以來自遠方者亦緣人性皆善之故其來也亦以我為先覺而效我之明善復初也

樂者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也

入不知是極達底事不慍是極難底事逆難二字體會分明則君子身分自見

人不知而不慍者君子為己之實學誠而已矣時習之說則來之樂必至此方無絲毫虛假中庸曰誠者自成也又曰者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也此章已具有此理

學至人不知不慊方無術且獨外爲人之意方是窮其理
學以爲己而不求人知在下學立心之始已是如此卽朋來
遠方亦朋自來耳豈我有招致之術哉此不慊之根上兩節
皆已有之但不慊說得細非成德者不能耳。

此章之義以學而時習之爲本領次節順而易三節逆而難
工夫全在時習又以人不知而不慊爲要歸首節君子之成
已次節君子之成物必至人不知而不慊方無幾毫虛假豈
君子小人之分途別學之異同尤別心之真偽大學誠意傳
分別君子小人亦是此理。

論語溫知錄

四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此章論仁以擴充言所以極吾學之量也。

此章言爲仁以孝弟爲本蓋仁主於愛而愛莫大於愛親故
仁之爲道其用至廣孝弟是仁仁民愛物亦是仁而行之則
必以孝弟爲先蓋良心之發孝弟最爲切近而精實也。
本與道其理則一其分則殊。

仁民愛物以孝弟爲本者以其心和順故也。

孝弟者君子所以脩身而敬於家者也孝弟是修齊之通病
仁卽治平之道本卽天下固之本在家庭身主觀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行仁
之道必先端本善則

本立而道生不是自然而生推廣此孝弟之心以仁民愛物
其中正有工夫次第

子曰巧言令色章

此章論仁以操存言所以密吾學之功也。

巧令所以辭仁者以其意不誠也。

仁者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其理至精至粹其

工夫至細至密故不必人欲橫決而後害於仁卽巧言令色

論語溫知錄

五

稍有徇外爲人之意便是人欲之私便不是仁。

朱子曰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則必以孝

弟爲先蓋其所以誠之則必以巧令爲其記語者則此二章

於首章之大欲學者知仁之爲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當

戒也觀此則兩章大指何等分明乃俗下講章反謂上章教

人務孝弟不重爲仁此章教人戒巧令不是爲仁工夫何啻

說夢。

學者學所以爲人之道也人之所接者五倫而孝弟爲尤重
人之所具者五事而信色爲最先記者以此二章列於首章

之後則聖門之所謂學者可知矣。

論語開端三章皆言誠。人不知而不愠者。君子爲己之學。誠也。事親從兄。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故行仁以孝弟爲本。巧言令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僞矣。故書仁以巧令爲其。

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闢一闢。道理森然。下而此章與上章亦一收一放。一闢一闢之說。論語一書。皆是此意。

論語溫知錄

本

聖門之學。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務孝弟。所以格致此心也。戒巧令。所以收斂此心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此章正是曾子誠意之學。

省卽大學之慮。朱子所謂察其幾是也。三者之失。不在事而在心。其幾甚微。非省察無由知。朱子又謂如佛氏流注想。此喻更精細。流注者。是不知不覺流射到那裏去。三者之失。亦正從已所不知不覺走山者也。

學以仁爲要。以誠爲本。忠信誠也。卽五常之信也。君子有大

誠。必忠信以得之。曾子於脩己治人之大者。只是一箇忠信。此就言謀上說。朱子謂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渣滓去未盡耳。

聖門之學。以忠信爲主。所以實吾仁義禮智之德。無事不然。爲人謀。與友交。特其一端耳。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敬信節愛時使。此是聖人之心。肫然流行於禮樂刑政之中。與天下相貫注者也。無是心。則上下之情睽矣。雖有禮樂刑

論語溫知錄

七

政之施何益。

敬信節愛時使。其源頭皆從盛德來。此卽爲政以德之目也。敬卽欽。信卽誠。節卽克儉。愛卽克仁。時使者慈。以使衆之謂。五者皆道國之要。而朱子又謂根本都在敬上。蓋君德莫大於敬。敬者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此卽大學章句序。所謂人生八歲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是也。正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工夫。三則字。兩而字。然有少

義則字有接時而至之意而字有不一而足之意總使之無一時一事不在天則中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易色本於禮竭力本於仁致身本於義有信本於誠皆率性之道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重卽整齊嚴肅之謂不重不止不威並學亦不固甚言不重之害也。

朱子謂四者皆是脩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蓋誠

論語溫知錄

八

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聖人以誠爲本故學者之心必以忠信爲主也。

人不忠信則必色莊則必難與並爲仁則必文過所以謂之事皆無實也。

友不肖則無以輔仁憚改過則不能徙義。

此章言居敬存誠學者所當勉畏傲遂非學者所當戒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章

喪思哀慎終者兼盡其禮祭思敬追遠者更盡其誠厚之至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溫良恭儉讓此聖人見邦君之容集註以禮恭二字括之最精盛德其本也。

此聖人至誠動物之妙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此章言孝以處變言首二句中卽有父之道在觀志觀行觀其能改也能改亦是幹蠱之孝然能改而又不忍遽改乃爲仁之至孝之極也。

三年無改父之道與善繼善述之死如生亡和存者同一心

論語溫知錄

九

也。

曰晚則是過可知曰父之道則非大過可知若是大過父沒固當速改父在亦當幾諫。

此論語第一章言孝其以處變言者蓋先以至難者示人也中庸言孝首舉大舜亦是此意。

有子曰禮之用章

用非體用之用只作行字解孔子所謂如用之是也。

禮以中爲矩絲毫不得踰可謂嚴矣然行之必從容不迫乃爲可貴中庸言中節之和爲天下之達道亦是此理但復以

自然之情言。此則謂行之者以和爲貴耳。

禮是秩然有文以相接。和是藹然有情以相融。禮似正倫理。和似篤恩誼。禮似經。和似綸。

和卽人倫之親義序別信。禮之本也。禮之實也。行禮以和爲貴。所以教人務本務實也。若不和。則失禮之本與實而徒勉強於末與文之間。斯亦不足貴也已。

人而不仁如禮何。和卽仁也。禮中有讓。和又與讓相似。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謹始定要應終。應終就是謹始。非兩截也。

論語溫知錄

十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爲學莫先於立志。而功不可不實。心不可不虛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此章之旨。言學者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進道之極致也。

子貢之知來。其心虛其量弘。故可與。不僅在因此而識彼也。

集註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幾幾乎顏子

之若無若虛矣。此正是其知之所以可與處。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此章上下兩句各有精義。尹註兩故字須看得分明。

子曰爲政以德章

正心脩身治平之本也。爲政而有德。凡一切禮樂刑政無不本之躬行心得之餘。德盛而民化。故無爲而天下歸之也。

子曰詩三百章

言行無邪。猶可僞爲於外。思無邪。乃正心誠意之學。詩之立教。能使人誠之於思。此是何等功用。

子曰道之以政章

此爲不知本者言也。

刑政德禮皆所以使民遷善。政也。尙有養一層在前。

論語溫知錄

士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爲學莫先於立志。志於學。便見得聖人必可學。三代必可復。玩一志字。便有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光景自然爲之不厭。

志有定向。凡虛無功利之說。亦便搖動他不得。但與立有未得已得之別耳。

立便是不踰矩。只勉而後中耳。

知之不明。故專事於守。此不惑所以爲立之進步也。

語類謂四十時是見得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得天命之謂性。或問以小德川流解不惑。以大德敦化解知天命。皆說

得界限極分明亦極精確。

不惑即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也。

不惑者於仁義禮智之性皆知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而無所疑也。知天命則深契仁義禮智之大原而有以極於無聲無臭矣。

夫子語子貢曰子一以貫之。知天命之謂也。

耳順之所知。非於天命有所加。只較五十時有思不思之異耳。

胡氏曰。心印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此

論語溫知錄

三

數語疏從心所欲不踰矩最精細。

不踰之矩。即大學絮矩之矩也。

此章言聖人之學。即堯舜執中之道也。由志學不惑至知命耳。順知之極其精。由立至從心所欲不踰矩行之極其一。矩者執中之心法也。

須知志學不惑知命耳。順中有行立與從心不踰矩中有知蓋爲學之道。知行並進。知行互根。一定之理也。

此章當與聖經參看。彼言先王教人之法。以事分先後。而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此言聖人進德之序。以年別淺深。而

優游涵泳不躐等而進。日就月將不半途而廢也。

子游問孝二章

孝本於仁。而愛敬爲孝之大目。黃勉齋曰。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是可見愛敬者。仁心自然之流露。而孝之所由盡也。子游不足於敬。子夏不足於愛。夫子各因其所失而教之。使之覺察其所偏勝而歸於中正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此章作三種人看。便有分曉。不違而不足以發者。是一種真恐人違而後足以發者。是一種中智。不違而亦足以發者。此

論語溫知錄

三

是一種上智。回是也。

道必明而後能行。違者明之機也。發者行之實也。能違而後能發。聖門學者大概如此。不違者似不明。足發者實能行。回則出乎聖人意外矣。

集註聖人之體段。即始終條理之體段也。

子曰視其所以章

視以前尚有聽。一法在。聖人不用者。其義見於論篤是與章。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六經之理無窮無盡。卽如幾箇人讀。便有幾箇見解。淺者得淺深者得深。溫故而知新。一人讀之。亦便有幾重見解。始得其淺。繼得其深。溫而又溫。則深而愈深矣。

知新卽溫故中自得之妙。是習其所當然。而知其所以然之故也。達原反約。皆在其中矣。

知新兼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二義。

子曰君子不器章

君子體裕衆理。故能用周萬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章

論語溫知錄

西

周比和同。驕泰皆要於相似處。見其相反。其幾甚微。不可不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學以明倫爲本。以言事爲要。思亦只是思此人倫言事之理而已。

學而不思則罔。如行而不著。習而不察。終身由於規矩。而不知巧是也。思而不學則殆。如只思其約。不做博學詳說工夫。只思其原。不做深造以道工夫。勢必流入異端。如何能造無爲有以虛爲實。

子張學干祿章

子張意在仕。聖人却教之以爲學之道。子張意在治人。聖人却教之以脩身之道。所以絕其干祿之心。而使之求其在我者。其曰祿在其中。朱子謂把他那祿不做大事看是也。

子張之學亦是在言行上做工夫。只是他才高意廣。欲以美言高行聞達於人。夫子却教之俯而自脩其身。只求寡尤寡悔。兩邊正是相反。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章

舉直錯枉。便能使枉皆直。是乃王者礪世磨鈍之大權。豈止

論語溫知錄

五

可以服民已哉。聖人以此告君。其言似迂。殊不知是時三家專魯。哀公不得自擅舉錯之權。後來乞師旅死之禍。勢所必至。故借服民之問而發此。欲公深思所以收攬大權之道。庶人心服而公室張耳。朱子或問深得聖人告君之旨。

子曰人而無信章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誠也。心此實心。理此實理。若人而無信。則所言所行。無一不是虛假。其何以孚於人而行之無不通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所因是禮所損益是禮之節文所因者不變則所損益者可
知矣。

損其太過益其不及隨時處中之道也。

孔子訓季氏章

亂賊之忍總由天理滅絕本心喪盡耳。故忍處就是不仁。

子曰人而不仁章

三千三百無一事之非仁不仁者其如禮何。

仁是天理禮是天理之節文樂是天理之和樂故禮樂以仁
爲本。

論語溫知錄

七

仁者人心所具之性也。性而發之爲情有敬有和。先王因
之制禮作樂人而不仁則和敬之本亡矣。其如禮樂何哉。

林放問禮之本章

禮以仁爲本儉則不及而質是本始之本非大本之本也。
禮者無過不及而已矣。立乎中以觀則奢易之過爲末儉
戚之不及爲本。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集註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恭即恭敬之心禮也遜即謙
之心禮之端也。君子恭以持已遜以待人非禮不有矣。

矣之有

無禮則爭爭者讓之反讓者禮之實也揖讓而升下而飲則
能盡乎禮之實矣夫何爭。

射以觀德揖讓而升下而飲盡禮處正是有德處此德從學
問涵養得來。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

禮後一語得禮之本矣所謂本忠信是也。此是先王制禮根
原。

禮後一語即聖人欲從先進之意故曰起予。

論語溫知錄

七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禮即三綱五常之制度文爲聖人多學而識非第能言其意
而已然二國之文獻不足證聖人之學識聖人雖能訂爲成
書而無徵不信其何以傳於後乎。

見其禮而知其政禮即夏殷之政事若得考訂成書與周禮
並傳以備後世之採擇所關甚大。此歷代史書之所由作也。

或問禘之說章

使民如承大祭只此盟而不薦之誠敬便是治天下之本。况
禘之說爲仁孝之極由親親而推之仁民愛物由尊祖而推

之教宗收族皆無二理乎。

知其說者之知從仁孝誠敬之至中山非尋常之知也。集註理無不明是知誠無不格卽是其所以知。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不是明彼曉此。祇與天下只是一理無彼此也。

祭如在章

鬼神之神誠而已矣。祭祀之禮必盡其誠而已矣。

王孫賈問曰章

媚宇妙。奔競者之盡態極妍。只是一箇媚而已矣。

論語溫知錄

六

罪以媚獲。天卽蒼蒼之天。此語足寒權奸之膽。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此聖人自道其憲章之心。一文字括盡周禮之盛。

禮以文爲盛。以仁爲本。闢雖麟趾之意卽仁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禮以稟命君親言。然告朔又謂之視朔。謂之聽朔。所以脩月令之政也。重民事之意亦不可輕看。

子曰事君盡禮章

禮者天禮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其在事君則義之節。文臣之

儀則也。聖人盡禮固不敢不及。亦豈敢太過中而已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章

禮者何敬而已矣。本恭己之德來。忠者何誠而已矣。本慎獨之學來。

率義之性而有君臣之道。禮與忠皆所以盡率性之義也。

周忠介公作君使臣以禮文字。通篇用嚴而泰。和而節。分疏

合議其理甚精。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朱子曰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爲此詩

論語溫知錄

九

者官人也。

寤寐反側之憂。不爲不深。琴瑟鐘鼓之樂。不爲不盛。其所以

不淫不哀者。總爲后妃之德。世不常有耳。后妃何德。曰淑而

已矣。君子又何德。曰敬而已矣。

漢匡衡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

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又曰婦嬀之禮正。然後品物

遂而天命全。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

而理萬物之宜。此正是官人所以哀樂之故。正是所以樂不

淫哀不傷之故。

詩首關雎以君子之道造端於此故也

詩以言情不外哀樂兩端然哀樂之情在君臣父子昆弟朋友者易言在夫婦者難言蓋閨門為最易狎愛之地情之所鍾不患不及惟患太過故言其樂則易流於淫言其哀則易至於傷能言夫婦哀樂之情盛而不淫深而不傷則何情之不能言乎此關雎所以為三百篇之冠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管仲功大而器小末可觀而本則無也

管仲天下才也所少者明明德工夫耳無德而徒有其才則

論語通知錄

辛

其才之所就亦小矣故不能致主於王道

曾點漆雕開皆器不安於小成者可作管仲反照

器小者易盈管仲之奢僭所謂盈而蕩也試觀周公何等勤勞猶且赤舄几几自視欽然顏子王佐才也只是箇無伐無施若無若虛而已武侯才兼將相亦只是箇澹泊明志寧靜致遠而已

子語魯太師樂曰章

此集大成之樂始作是金聲於始以成是玉振於終中間條理無所不備一言以蔽之曰和而已矣

子謂韶盡美矣章

韶之美善只是和而已其敦和之本集註盡之武之未盡善亦是於和之分數有欠缺而已

子曰居上不寬章

居上以寬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子曰里仁為美章

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記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詩載十五國風貞淫美惡並列可見三代盛時旌別淑慝化導鄉里莫不於里之仁不仁加之意焉夫子示

論語通知錄

壬

擇里者以處仁正是此意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安仁者處約則必樂處樂則必好禮是能超乎約樂之外者也利仁者以仁為利則必不以樂為利且必不知約之不利故亦非富貴所能淫貧賤所能移

安利即中庸之安利利比勉強者尚高一等觀朱子以無以尚不使加為利仁事則可見矣

子曰惟仁者章

程註公即無私心是體正即當於理是用

朱子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可見能好能惡只遵如其仁之無私當理而已。

子曰苟志於仁矣章

志於仁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故無惡朱子謂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子曰富與貴章

論語言爲仁工夫莫詳於此章讀者宜細參之。

人心之仁每易汨於欲惡之私情況富貴尤易貪賤尤易厭若不於此處判斷分明則此心終爲私欲所係累其何以

論語溫知錄

三

力行而爲仁。

取舍之分是義利關頭子路纓袍不恥車裘與共只是義利着得分明。

不以富貴貧賤害其本心是爲仁底坯基此節工夫雖粗却是人鬼關頭。

爲仁之功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於欲惡上辨其非道屬明不處不去屬健。

食富貴而厭貧賤此之謂失其本心。

終食無違節是純亦不已工夫造次顛沛又就中抽出最易

違者言之。一節繁似一節。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君子求仁之功無須臾之難也。不違仁必於是是用何等工夫曰戒慎恐懼而已。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集註難易二字凡四層始言其難繼言其易曰蓋有之矣不敢終以爲易曰我未之見又不得終以爲難也聖人望人求仁之心切矣。

無以尙不使加是知至意誠境界故曰成德之事。

力兼明健氣之屬也一旦奮然用力於仁有志以帥之也人

論語溫知錄

壹

須是立志爲先。

子曰朝聞道章

道者天下之達道所以爲人之理也人不聞道只如同生。

子曰無適也章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非物格知至者不能。

義之與比卽隨時處中之道也。

子曰君子懷德章

懷則誠之於思矣。

懷德者勞懷土者逸懷刑者畏罪懷惠者貪利。

君子敬德而又懷刑者爲善則惟恐入於不善苦而彌思其苦也小人懷土而又懷惠者苟安則必更冀苟得甜而彌思其甜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章

爲國以禮其實在讓

禮猶可以僞爲讓不可以僞爲

讓不在禮外只是一切制度品節之設施皆發於中心之誠然而已

讓非辭尊居卑辭多受少之謂只是真心實意以禮使臣以

論語溫知錄

三

禮齊民而已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先王制爲典章文儀則原是讓底只行禮者之心有讓有不讓耳

恭敬之心禮也恭敬之心就是讓如爲國者不敢以驕泰自恣此是恭敬之心此就是讓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此章須看集註一心字一者心之體貫則心之用也忠者心之體恕則心之用也蓋心之爲物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聖

人之心極誠无妄故能貫學者之心亦只是要他真實无妄而已

爛熟中庸哀公問政一章則夫子之道夫子之一夫子之真皆不煩言而自解矣問政章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達道九經脩己治人之理備矣此卽夫子之道也一者誠也此卽夫子之一也達道九經皆一以行之此卽夫子之道一以貫之也其章末所言誠者卽聖人之一所言誠之者卽學者之忠也一亦可以仁言然仁只與恕對不如以誠與忠對爲尤切蓋誠

論語溫知錄

重

又所以實此仁故問政章前半篇言仁後半篇則專以誠言而此章集註亦只以至誠言一而以程子言仁者置之圈外也

聖人之誠是忠聖人之仁是恕學者之忠是誠學者之恕是仁分生熟不分異同也

分而言之萬事各具一理合而言之萬理同出一原

一卽大學之明德卽中庸之性大學一步步擴充出去是要推行此一中庸一步步收斂入來是要涵養此一

一者誠也卽天命之性無不實之謂也

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是一之體，動直是一之用。

集註：泛應曲當，卽發而皆中節之謂。允執厥中之道也。

凡人之心有欲以雜之，則不一。忠所以純其心，純則一矣。凡人之心有欲以間之，則不貫。恕所以通其心，通則貫矣。一貫心恕有安勉無異同也。

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可知一與忠只是一物。

一者誠也。忠卽是一。聖人之心只是一箇誠貫乎萬事萬物之道。學者之心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

論語溫知錄

子

以聖人言之，一理渾然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泛應曲當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學者言之，盡已爲忠，道之體也。忠爲恕體，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推已爲恕，道之用也。恕爲忠用，理一而分未嘗不殊。集註體用字，一本萬殊字，皆分配一貫心恕，確不可易。

集註所謂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明之者，蓋借盡已之忠以明一之體，借推已之恕以明貫之用也。

此章之一，卽舜之所謂惟一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利易明而義難曉，喻義前當有格致工夫在。

此章陸子解辨志之說亦精。

子曰：見賢思齊焉章。

思齊內自省，是誠意慎獨工夫。

子曰：事父母幾諫章。

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幾諫至於再三，皆此順親之心爲之也。非有深愛者不能。

子曰：父母在章。

不得已而遊，則當不遠；不得已而遠，則當有方。皆處變之道。

論語溫知錄

子

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章。

立乎道之中以觀約，只是不敢太過，亦非卽能無不及也。約不能無失，只是鮮耳。鮮與無不同。

子曰：德不孤章。

讀此可悟孟子性善情善之說。

子曰：事君數章。

此爲不知去止之義者言也。若存一畏辱畏疏之心，遇君友有過而不言，或一言而卽去，卽止，則其不忠不信之心，又反。

在數者下矣。孟子曰：反覆之而不聽。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反覆善導，爲臣爲友者亦不可不知。

子使漆雕開仕章

斯卽大學之明德脩身以此齊家治國平天下亦以此。此理是學之理，亦就是仕之理。

斯字緊承仕字來。此理卽仕之理也。

斯卽隱居之所求行義之所建者也。

信非盡心知性者，不能要之存心養性亦在其中。兼知行論

方無滲漏。

論語溫知錄

卷八

物有本末，自己分上覺有未盡，是本尚有虧，何暇及末。

開之意，蓋謂己之明德未明，無暇新民耳。

開篤志於學，只是切於爲己耳。

夫子使開仕，必其才可以效一官脩一職。如果達藝之類，開

曰：吾斯之未能信，是直欲以天民自待。一官一職不足以入

其心，其於仕看得更重大。

子謂子貢曰章

孰愈之問，卽在知上說。子貢踐履不如回，無庸問也。

回賜之所聞皆聞於夫子者也。回賜夫子之言，默識心通。

處洞然無所不說，賜聞夫子之言以類而推，因所已言識所未言。

顏子問一知十。是於聖人始條理之智，已自見得，其不能不達仁於三月之後，則於終條理之聖猶有一間未達也。

聞一知二，所謂億則屢中之明也。此便是可以如回處。

聞字不可忽畧看過。顏子博學於文，子貢多學而識，皆是從聞字做進去。

自知自屈者，其心必虛，卽前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底意思，蓋不敢以知二望知十。此便是知學問無窮，雖有得焉而不

論語溫知錄

卷九

敢自足，故可與與其弗如，正與其足以如之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剛卽不懼之勇，卽浩然之氣。人生而有此質，則近仁。人學而

有此德，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剛者勇之體，勇猶可以僞爲，剛不可以襲取。

剛與柔相反，柔者萎靡不振，剛者堅強不屈。天下唯剛者是

以任道。

剛與柔相反，不與慾相反。慾與理相反，不與剛相反。

無慾尙不能盡剛之分量，程註、謝註只是發明，恨也。

剛之意非正解剛之本義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先叔杏薪先生曰此章須要將仁恕界限認得分明。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聖人之文章有以言傳者亦有以身示者無行不與凡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註曰日見乎外若性與天道其理淵奧精微聖人必待其人而言必俟其時而言故罕言之。

此章言聖人教不躐等可聞不可聞是言聖人以文章教人不輕以性道教人非謂學者功有淺深質有高下故有聞不

論語溫知錄

罕

聞之異也。

夫子罕言仁與命性即仁天道即命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仕而不廢學問其所資於仕者必深此亦足爲當官者法。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喜怒不形不以仕已爲一身之榮辱也。

舊政必告子去秦時曾傲而行之頗有裨於民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集註窮理是平日格致工夫思在臨事即知止後之慮也。

思止於再實果斷也其必先務窮理何也朱子曰天下之事

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

得失百變而不窮可見人非平日預做窮理工夫則義理不

明一思再思總是私意揣度自然差向利害得失一邊去了

此欲果斷所以必先窮理也。

子曰齊武子章

武子之愚其至誠惻怛之意似可以仁子之。

子在陳曰章

行道於天下則用其中於民傳道於來世則以中義成吾黨

論語溫知錄

三

顏淵季路侍章

此章聖賢言志雖有大小之殊然其物我無間人已胥忘焉

物各得其所之意肅然天地無私之理生物之心也程註以

仁括之而聖賢之要亦可見矣。

熟讀此章便識得萬物一體之意。

子路之志是取舍之分明故曰求仁。

子路之志於義利上看得分明是爲仁入手工夫。

顏子有若無實若虛故其志如此。

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故無伐善不見物我之有間故無施

勞。

伐施者已也。無伐無施非克己者不能。

禮以辭讓爲本。節文爲末。無伐無施可謂得禮之本矣。非顏

子復禮功深其何以幾此。

無伐無施此勞謙之吉厚之至也。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程子謂使萬物莫不遂其性也。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卽大學治平傳孝弟慈上老
老上長上恤孤之謂。其處之之道亦不外恕與絮矩。

論語溫知錄

聖

制藝以書理精確爲上。此章惟康熙辛未科張璠元墨能道
出聖賢身分。其講子路之志。則曰由惟有緼袍不恥之志。始
有車裘與共之懷。勇於從義而勢利不拘。幾幾乎春風沂水
其流亞也。講顏子之志。則曰回惟有克復兼至之功。始有善
勞兩忘之懷。大道爲公而動名可澹。幾幾乎德盛禮恭厚之
至也。講夫子之志。則曰吾惟自盡其性以輝安信懷之事。則
物已各得其欲而共安於老少朋友之天。其理致精確處。卽
先儒名言無以過之。固當推爲本朝名會元也。

子曰已矣乎章

見其過而內自訟。是省察克治工夫。所謂誠意慎獨是也。

子曰十室之邑章

學以誠身爲本。故質以忠信爲美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法令如牛毛。剗削國家元氣。其害甚大。若太簡者。雖未免廢
弛。然亦可使天下享安靜之福。僅可中實實有一半好處在。
夫子之所謂可者。以其無煩碎紛更之擾。然一味清靜。如曹
參之全不事事。却未免苟省任事。此仲弓所以謂之太簡而
疑其未可也。若仲弓之所謂可。則是心虛理明。慈親賢。意先

論語溫知錄

聖

務乃大知大仁之道也。

居謂存諸心。行謂發於事。是兩件工夫。皆在臨民上說。

雍之居敬。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二語得來。行謹

從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二語得來。有主敬行恕底本領。然後

能居敬行簡。恕之一言。終身可行。簡莫簡於此矣。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居敬而行簡。卽二帝三王之

心法治法也。

居敬之簡。朱子謂只是檢那緊要底來行。其實如堯舜之急

親賢。急先務。固是行簡。如文王養老之政。謀及五。雞。二。虎。月。

公之制禮作樂。極於至纖至悉。亦是行簡。緊要與不緊要。只要看是當爲與不當爲耳。

治天下之道。離不得禮樂刑政。如何全不事事。

仲弓未喻可字之意。是以僅可之可。與使南面之可同也。所言之理有默契者。謂所言居敬行簡之可。卽夫子使南面之可。居簡行簡之太簡。卽夫子僅可之意也。

子華使於齊章

此章合記二事。以見聖人用財以義。非爲子華原思而記也。或問聖與母各與介母食之說。是推出餘意。

論語溫知錄

書

聖人用財以義。曰不繼富。曰母。何等謹嚴。但與釜與庾。與鄰里鄉黨。其宏裕寬大。優假廉退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均是粟也。於富不當繼。於祿不當辭。義而已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仁者心之德。心與仁本非一物。然仁如安宅。心有久處其中者。心有暫至其域者。不違與至。皆以心言。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心之於仁。不可須臾離也。但克己之功有淺深。故心之於仁有久暫。

仁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謂

全體不息也。顏子三月不違。已全體是仁。只是未能不息耳。顏子智有餘而聖不足。故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

張子內外賓主之辨。卽孟子仁爲安宅之說也。內外貼仁說。賓主以心言。

子曰賢哉回也章

樂者。心廣體胖而忘其貧也。

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見其大者如有所立。卓爾是也。

夫子稱顏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不違仁。又曰不改其樂。須知心不違仁是本領。不遷不貳不改皆不違仁之符驗也。

論語溫知錄

書

不違仁工夫只是克己復禮。

子謂子夏曰章

此教子夏以誠意慎獨之學也。

儒分君子小人。以其所由有真偽之別也。

儒者之道。卽大學之道也。

子游爲武城宰章

爲政以人才爲先。蓋一邑中利弊休戚之所關。非得邑中正人君子爲之。講明切究。有司何由周知。予在秦時。承鄠縣王豐川先生教。獲益實多。愈知得人爲有司第一要事。而聖人

之間非泛及也。

子游爲宰。以學道教武城君子。是不但能得已成之人才。且能培養後學。使知愛人之道。如滅明者。當接踵而出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道不可不由與戶同何也。斯道卽五倫之道。五事之道也。人不能須臾離倫與事。卽不可須臾不由親義序別信之道。與肅又哲謀聖之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質文以得中爲貴。勝則過中。彬彬者適中之謂也。此章須提

論語溫知錄

美

出中字作主。

質是樸誠。非野也。勝則野耳。文是威儀。非史也。勝則史耳。文質二者缺一不可。相離不得。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直之爲義誠而已矣。觀罔訓不直可見。

易曰其動也直。又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直以實理之發動者言。

子曰知之者章

集註拈出道字示人。知好樂方有着落。

知之者。不爲物欲所蔽。不爲他岐所惑也。好之者。念念在道。而爲之不厭也。樂之者。行道而有得。凡天地萬物之理。反身皆誠。則樂莫大焉。

好似利而行之。樂卽反身而誠。

此亦是教學者不可安於小成。當求造道之極致也。

子曰中人以上章

何謂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及一以貫之是也。

樊遲問知章

敬在遠中。非兩念也。

論語溫知錄

毛

先難朱子有探虎穴搏兇虺之喻。若果捨身拼命去做。則獲白後矣。

子曰知者樂水章

程子謂非體知仁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學者誠能細體集註達於事理。安於義理之義。則知仁之深。既已得之。所謂樂水樂山動靜樂壽。皆不煩言而自解矣。

聖人全體太極。所稟陰陽之氣。極其中和。故以靜爲體。而無不中。以動爲用。而無不和。知者氣偏於陽。故體用皆動。動固是動。雖靜亦動。仁者氣偏於陰。故體用皆靜。靜固是靜。雖動

亦靜。

知者得太極之動。仁者得太極之靜。

今之學者率以遊山玩水爲雅致。殊不知雅在性情。不在山水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是其胸中自有山水耳。

子曰齊一變章

集註禮教信義以魯之僅存者言也。其實此時之魯祿去公室。政逮大夫。甚至陪臣執命。其不道詎可枚舉。一變委非容易。試觀孔子相魯。墮三都。收甲兵。誅少正卯。民間始謗而後誦。三月以來。正朝廷以正萬民。無費一番整頓精神。然猶未

論語溫知錄

矣

能卽至於道。故齊之至魯。魯之至道。皆以變言。變則實有一番革舊重新之事。

何謂先王之道尊尊親親是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文致知格物也。約禮克己復禮也。由博而約。君子求道之序也。

知以惟精爲極。精者知其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博文是多學而識底工夫。雖未能遽至於精。然他岐之惑。與物欲之蔽。可以免矣。行以惟一爲至。一者渾然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

謂。約禮是隨事處中以求無過不及之差。謬雖未能遽至於一。然肆欲妄行。與蕩檢踰閑之爲。可以免矣。

博文正是求精底工夫。文以載道。君子誠能卽凡古今之文。莫不一一研究以求其極。迨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如子貢由多學而識得聞一貫。則知極其精矣。約禮亦正是求一底工夫。禮者道之節文。君子誠能卽凡天下之事莫不一一身體力行以求不踰乎禮。迨真積力久。則泛應無不曲當。而吾心之渾然天理可復。如曾子由忠恕而聞一貫。顏子由竭才而如有所立卓爾。則行可以極其一矣。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豈第弗畔而已哉。

論語溫知錄

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章

中庸之德。乃唐虞三代相傳之道。所以用之於民者也。曰民鮮久矣。夫子蓋不勝道統失傳之憂焉。子思之作中庸。正是爲此。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此章最重已字。萬物皆備於我。仁者只是反身而誠。

求仁於博施濟衆。不如反而求之於己。萬物皆備於我。故也。子貢不知爲仁之方。求之高遠。故夫子教之以恕。令其近求。諸已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集。註呂氏說。最得聖賢問答之旨。

仁者以己及人。恕者推己及人。仁是已成之恕。恕是未成之仁。仁恕之分。只在生熟安勉之間爾。

立達卽施濟之綱領。立達與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皆分貼教養言。

子曰述而不作章

論語溫知錄

聖

作者之謂聖。夫子因人以聖譽已。故承之以謙。然述而不作。是聖人實事。信而好古。是聖人實心。謙出於誠。與世之故爲謙者不同。

述而不作。是不敢當聖。竊比老彭。並不敢附麗。

老彭既以述古名世。想必集有成書。夫子竊比。亦必實有折中取材之事。

子曰默而識之章

聖人生而知之。無事於識。安而行之。無事於學。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亦無煩於識。故曰三者非聖人之極至。知非極至。則

謙而又謙之意可見

子曰志於道章

道卽大學之道。志於道如聖人之志於學。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也。

德之爲言得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據卽守之固也。全體不息之謂仁。事事皆仁曰全體。從據德積累來。時時皆仁曰不息。非依不可。依乃存養之功。戒慎恐懼是也。

依則仁熟

論語溫知錄

聖

子曰不憤不啓章

憤悱者誠之形。反者明之機。

憤悱分別雖在心口。其實求通未得。欲言未能。亦有淺深。憤是全不曉底。故曰求通悱則已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欲言自比求通高些子。

求通未得。是不能了然於心。欲言未能。是不能了然於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人心之喜怒哀樂。與天之春夏秋冬相似。喜統三情而哀又爲喜之本。猶春貫四時而冬又爲春之本也。哀矜之情。獨爲

有餘者乃人之本心也

此章足見聖人惻隱之心獨厚處正與天地相似

人有此仁義禮智之性因有此喜怒哀樂之情遇哀而哭遇喜而歌以發皆中節爲不失其本然之中聖人哭則不歌遇又如春夏秋冬寒不遽寒燠不遽燠也

子謂顏淵曰章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施於身太行不加窮居不損故能脫然無所係累如此

聖人所慎曰戰臨事而懼慎之至也慎又是成謀之本武侯

論語溫知錄

聖

出師表曰先帝知臣謹慎可謂得出師之本矣

子在齊聞韶章

聖人學韶而忘味是心契其中和之德與中和之治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

賢就事上說仁就心上說喫緊全在怨乎一問

蒯輒父子所爭者國也夷齊兄弟所求者仁也爭國者不仁

求仁者國不足道也

此章或論蒯輒之爭而並及公子郢或論夷齊之讓而並及中子又或引唐之靈武宋之臨安爲証紛紛之論亂人心目

要之皆從得國失國起見耳若提出仁字則老吏斷案一言

而定窮犯以亡人無以爲責仁親以爲責孟子曰舜竊負而逃視天下猶敝屣可與此章求仁之說參看

子曰飯疏食章

孟子所謂反身而誠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及君子所性二節可作孔顏之樂註語

子曰加我數年章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又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學易所以無大過也

論語溫知錄

聖

易有交易變易之義精熟易理則能隨時處中可以無過不及之差謬

執中之道其原出於易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中無定用因時而措易之爲書只是發明一箇時字乃聖人處中之方也何以學之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也

子所雅言章

詩非無治人之道而以理性情爲主書非無脩己之道而以道政事爲主禮則脩己治人約之以中執禮卽執中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可作學而不厭註語亦可作學而時習之註語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知之者之所知求之者之所求皆此義理也好古敏求聖人格致工夫古卽刪定贊脩之六經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無行不與雖與時行物生之意相同但此章之所謂隱是三子疑夫子不以高深之道教人不知聖人作止語默之教

論語溫知錄

語

事若卑邇其實高深之理卽在其中朱子所謂作止語默無不是這道理是也

門人疑夫子所隱者性與天道也殊不知性道之妙卽在作

止語默中故曰無行不與

門人疑闢只是爲夫子不語上耳

二三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公孫丑亦謂孟子之道高美不可幾及可見孔孟之道一也但孔子無行不與有欲學者俯就之意孟子引而不發中道而立有欲學者仰企之意其教不同此聖賢之分量也

子以四教章

四教與大學三綱領八條目相類彼是先王教人之法此則孔門教人之法也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曾子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是於四教各有得力處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此章之旨末節蓋誠爲聖人之本今之學者致飾於外務以欺人極其技則雖僞爲善人君子聖人之行亦不過裝粉於一時安能久而不敗此四教必以忠信爲本爲學必以忠信爲主生質必以忠信爲美也

論語溫知錄

聖

子釣而不綱章

此章是聖人愛物之仁或問兼言義是從釣弋二字推出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此章當以知行二字體貼作只是作事以行言非述而不作之作也多聞多見是知之事其曰知之次者亦非辭生知而居學知是正言其所以無不知而作之故也

朱子曰多聞便有所當行故擇而行之多見雖切然未必當行姑識在文曰見得此爲是彼爲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觀此可見從卽是作識所以爲作之地也

聞見之知。是多學而識實知其理。是一以貫之。非生知之說也。

子曰仁遠乎哉章

仁人心也。操之則存。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夫子初答司敗。是諱君之惡。後來自以爲過。則君惡固難諱矣。然代君受過。仍是諱君之心。而氣象之人亦可想見。

子曰若聖與仁章

正唯弟子不能學。似推開聖仁。却是正說夫子實是聖仁。

論語溫知錄

吳

子曰奢則不孫章

禮教衰。世鮮中庸之德。故不得已而遷就以救之如此。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君子之心。渾然天理。仰不愧。俯不怍。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亦在中。正坦蕩蕩之實也。與戚戚正相反。

蕩蕩循理之樂也。

子溫而厲章

無所偏倚之謂中。無所乖戾之謂和。全體渾然者。聖人中和之德也。惟其有中和之德。故其見於容貌者。有此中和之氣。

也。此章之旨。雖重在氣質不偏。其實德性爲氣質之本。

溫本於仁。威本於義。恭本於禮。聖人仁義禮之性。無所偏倚。

仁義禮之情。無所乖戾。故其容貌之間。有此中和之氣也。

三句分看合看。皆具有陰陽互根之妙。

此三句是聖人像贊。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三以天下讓。所以全君臣之義也。無得而稱者。其讓無迹。有讓之之實。並不存讓之名也。委曲以全父子之恩。正委曲

以全君臣之義。曰讓曰無稱。一事分作兩層說。尤難在無稱

論語溫知錄

吳

上。

無得而稱。此是聖人推到泰伯隱微處。卽夷齊所求之仁也。親志如此。只得不明不白而去。泯其讓之迹。則讓出至誠。

或問所謂其讓非有爲名之累是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章

無禮則過中。故有四者之弊。

四者無禮皆是踰矩。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章

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曾子未幾

訓以終身。是眞能以父母之心爲心者。與孟子養志之說參看。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義理無窮。顏子未嘗自見其能。自見其多。其問也。必欲盡得。此無窮之義理於已。非僞爲謙虛也。

顏子之心。如無底之谷。總無滿足之時。非但不敢自以爲是而已。

朱子曰。集衆善之謂弘。此是顏子執德之弘處。

犯而不校。與無施勞之心同。萬物一體之仁也。

論語溫知錄

吳

犯而不校。惟廓然大公者能之。

顏子之心。不知是之在己。并忘非之在人。

顏子之心。幾於無我。既取人善。復忘人惡。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三代而上。惟伊周能之。三代而下。惟孔明能之。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弘。兼知無不至。行無不盡。得力尤在毅字。此曾子所以爲大勇也。

朱子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正可發明。

此章弘毅之理全體。卽弘不息。卽毅也。

子曰。興於詩。章

好善本於仁。惡惡本於義。興者發其好善惡惡之心。卽發其仁義之良心也。立者善必爲。惡必去。固守其仁義之正。外物不能奪也。成乃義精仁熟之謂。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此爲世之教民者。強欲民知而發。朱子發明不可使知之故。有三。一謂凡民之資稟多下。所以然之理不能領會。一謂民

之爲數至衆。教者斷不能上門逐箇與之解說。一謂必使知

論語溫知錄

吳

之。則民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是務。啓機心而生惑志。其害不可勝言。兼此三說。不可使知之義始盡。

子曰。篤信好學。章

此章發明去就出處之道。非泛論學守也。末節是立言主意。篤信好學。是知之事。卽是有學。守死善道。是行之事。卽是有守。集註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是推出餘意。有道則見者。世治而有可行之道也。無道則隱者。世亂而有能守之節也。貧且賤與見相反。富且貴與隱相反。

子曰不在其位章

此統上下前後左右而言人各謀其位中之政而天下治矣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章

所性分定故不以位爲樂

舜有天下若固有之禹有天下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皆不與之實証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此章是孔子讀帝典之贊辭後世脩史者於本紀列傳後作論贊本此

論語溫知錄

聖

爲君之道有本有末首節言其本次節言其末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此章聖人論才而及德皆因讀武王之言而發故記者先記

泰誓之辭於前以立全章之案其并記五臣者不過爲屬

之際四字先明其所指耳論才之難是正旨美德之至是

旨集註所謂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事而武王伐商不如

文王事商能守天地之常經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趙敦復云兩物相合而間生一物中分而間生二義甚精

子罕言利章

利有二一是義之反一是義之和計之皆足害義
命兼理數仁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

罕言命仁即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也

罕言命仁即不語上之意

達巷黨人曰章

黨人之意總是譽聖人之言只是謙

子曰麻冕禮也章

聖人獨拜乎下當時必有譏其違衆者聖人欲曉以違之

論語溫知錄

聖

故乃先以從衆者說起玩雖違衆一雖字要見違衆原非得

已其詞其婉然從衆以儉違衆以泰却又一斷於義而絲毫

不苟如此

爲人臣止於敬聖人下一泰字所以誅拜上者之心也

衆以聖爲詔聖以衆爲泰非還以相識也所以明君臣之分

也

子絕四章

事前無意必事後無固我記者舉前後以爲言正要形容出

聖人物來順應之妙非僅謂其無此四者也

無是四者。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即在言外。

聖人之心。湛然虛明。靜而中。動而和。何意必固我之有。朱子曰。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章

此章。先要看得聖字的確。聖謂生知安行之德。本也。多能。藝而已矣。末也。太宰以多能爲聖。則昧乎其本而以末當之矣。子貢謂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統多能於聖之中。實出多能於聖之外。見不可以末爲本也。

孔子之天縱。固非凡爲聖者所得同。卽多能一節。亦是天所

論語溫知錄

臺

特置特錫。自生民以來。惟周公可與媲美耳。故曰又多能也。言又自是另爲一事。集註聖無不通。故言又以兼之。是專就孔子身上說。非謂凡爲聖者皆多能也。

孔子以多能自居。是不敢當子貢所稱天縱之聖。又言君子不多。是曉子貢以務本。不必以多能爲事也。

此章之意。凡有四層。太宰以多爲聖。子貢謂聖而又多。但聖人自居。則多而不。至聖人教人。却又聖而不多。

藝卽多能。尙不可以當聖人經緯之才。況生安之德乎。才與德俱統在天縱之聖中。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誨人不倦。非有知者不能。故時人以有知譽夫子。夫子不敢以有知自居。謂是因問者之兩端而盡言之。非關有知之在我也。

叩兩端而竭。卽無行不與之意。無隱之教也。蓋始也。末也。下也。粗也。理之淺近者也。終也。本也。上也。精也。理之深遠者也。竭者。徹頭徹尾。無有隱匿之謂也。

顏淵喟然歎曰章

通章大旨。總是歸功聖人。

論語溫知錄

臺

仰彌高。所謂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仰以行言。然曰仰。則與約禮正相反。鑽以知言。然曰鑽。則與博文正相反。蓋仰與約禮。有高卑遠邇之殊。鑽與博文。有內外淺深之別。仰鑽看得分明。則博我約我方說得切實。先仰後鑽。亦正與循循相反。

聖道祇是一中。中卽無過不及之禮也。但聖人聲律身度。自然中節。其恰好處。學者未易能耳。故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在前在後。正與卓爾相反。

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顏子天資高。未用下學工夫。便

上達所以如此苦難越說得自己學之苦越顯得聖人教之善。

高堅前後之道散見於文其歸宿處只是箇禮然非先博於文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便欲約禮豈能無差此夫子之教所以令其先博而後約也。

夫子之道卽堯舜相傳之中博文所以求精約禮所以求一帝廷之授受孔門之授受其揆一也。

顏子只要仰企聖人却教之俯就循循之誘使於下學中求上達也。

論語溫知錄

喬

以自仰之彌高至所立卓爾只是一意雖有先難後獲兩境大旨總是歸功夫子之善誘曰博我約我又曰欲罷不能總是自己做不得主全由聖教驅策惟欲從未由二語又是一意然說自己無可如何又要見得終離聖人博約之誘不得顏子之才明足以察幾健足以致決夫子教以博約正所以竭其明健之才也。

所立卓爾是既竭博文之才而所知已精得乎子貢所聞之一既竭約禮之才而所行已一得乎曾子所聞之一。

所立卓爾猶言立天下之大本所謂千變萬化之道皆由此

出也。

聖人之道大而本高堅前後是形容聖道之大卓爾是形容聖道之大本顏子起初只見得聖道之大不可幾及至竭博約之才方見得聖道之大本。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求字不必深責子貢固知斤子禽言求之非者也待字中含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二義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以此章列於語太師章之後師摯之始章之前則三章之義皆了然矣所謂樂正卽始從成之節與翕純繳繹之音無不正是也雅頌以朝廷郊廟之大者而言其實二南用之房中推之鄉黨邦國亦在其中觀師摯之始章言關雎之亂可見

論語溫知錄

臺

子在川上曰章

此章便是小德川流須知有那大德敦化者以爲之根本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所以然也天命具在人心人能時時省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則純亦不已便與天命相似而不違矣。

謹獨者省察於隱微之地而無所肆則顯見者可知此足見

其功之無間處。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子曰。譬如爲山。章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譬如平地。雖復一簣。進。俱作一讀。吾止也。吾往也。俱作一句。則責吾之意見矣。

子曰。語之而不情者。章

言無不說。專主心解。語之不情。尤重力行。

欲語不能。是夫子善誘。語之不情。是顏子好學。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章

論語溫知錄

美

集註自勉中有勿忘勿助二意。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章

志如志學。志道志仁之志。便有安飽無求。寢食俱廢。底光是。

夫就而奪之。

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其取譬本此。

子曰。衣敝緼袍。章

子路看得義利分明。故能不以貧富動其心。此便有內重而外輕底意思。

子路之學。已達乎正大高明之域。故車裘可做緼袍不恥。其

胸次灑落如此。由此而進之。正好用入室工夫。故曰何用不臧。

不以貧富動其心。便是取舍之分明。故曰何用不臧。

終身誦。只以子貢引淇澳之詩爲反照。便見其不足以臧矣。

子曰。歲寒章

德不周於平日。守必亂於邪世。歲寒難處。松柏宜學也。

子曰。知者不惑章

只此三語。便化出半部中庸。

子曰。可與共學章

論語溫知錄

美

知爲己。則不肯以暴棄自甘。不肯以愚柔自廢。且不肯苟且。

虛假徇外而爲人。故可與共學。

爲學莫先於立志。有爲己之心。則其志立矣。

共學。與夫子志學相似。學兼知行。可與共學。則念念在此而。

爲之不厭矣。適道名學中格致之效也。立者。學中改正之。

也。

適道者明善之效。立者固執之功。權者時措之宜。

三十而立。註曰。有以自立。則守之固。立於禮。註曰。卓然自立。

而不爲事物所搖奪。不學禮。無以立。註曰。品節詳明而德性。

堅定故能立。不知禮無以立。註曰：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細味本註。再參考此四章註語。則立之的解自得矣。

權有二義。執中無權之權。事事皆用。楊註時措之宜是也。嫂溺援之以手之權。惟處變用之。可暫而不可常。程註能權重。使合義是也。要之可與權者。方能用中。處常處變。一而已矣。

立是守經。權兼達變。

唐棣之華章

論語溫知錄

吳

未之思也。下若添出果其思之一層。便失聖人語氣。只看集註。借其言而反之六字。何等精妙。

鄉黨篇

論語二十篇多記聖人之言。此篇專記聖人之行。

嚴而恭。和而節。禮之全體也。聖人聲律身度。自然中禮。學者須於聖人敬處想其和。和處想其敬。則聖人之全體可見。而禮之全體亦可得矣。

鄉黨一篇恭而安三字。可以括之。

鄉黨一篇。朱子只以節分。不以章解。蓋緣此篇總是記聖人

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故也。但細玩前五節以孔子二字領起。所記多宗廟朝廷。擯相聘享之典。乃禮之大者。後八節以君子二字領起。所記多衣服飲食交接往來之事。乃禮之小者。鄉黨一篇。類非禮文所舊有。乃聖人從心所欲之矩也。仁體事而無不在。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皆有仁以貫之也。

孔子於鄉黨節

朝廷之上。緘默成風。則國是民莫何賴焉。便使者極言之。謂但聖人言無不盡。正由於心無不盡。忠而已矣。便便非矜才。

論語溫知錄

吳

使氣者所可託。

朝與下大夫言節

朝所與言。皆明辨政事之得失。侃侃誾誾。其爲諍一也。但朝廷莫如侍。故須有直婉之別耳。

君召使擯三節

記者記孔子擯朝聘三事。皆自始至終。各成一恰。好至當。不易之儀法。學者非設處其地而細察之。未易得其妙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節

此節當玩總註一制字。衣有公私之異。制有豐儉之別。

大概也。至公服中又有許多般制。私服中又有許多般制。亦無一不裁自聖心。恰好至當如此也。

齊必有明衣節

子之所慎曰齊。致潔變常。皆慎中事也。

齊必見其所祭者。所以專致其仁孝之心也。故其慎如此。

食不厭精節

此節當玩總註一節字。人於飲食最易縱欲。過求甘美。今曰食曰膾曰魚曰肉曰醬曰酒曰菹曰菜。皆是日用尋常之物。聖人之於飲食可謂菲矣。此有節之大者。學者又須詳察其

論語溫知錄

卒

不厭不食不使勝不及亂。不撤不多不宿不語。必祭之故。此又節中之節也。

問人於他邦節

與人交以信為主。拜送拜受禮也。禮出於誠不唯其文也。

君賜食節

此節當玩總註一禮字。聖人事君無往不盡禮。舉此數者以例其餘也。

朋友死節

此節當玩總註一義字。殯是我施於友。饋是友施於我。施受

之道。惟裁之以義而已。

不拜車馬之饋。子路與共無憾之志類此。

升車節

周人尚輿。故記聖人乘車之容如此。

色斯舉矣章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聖人進以禮退以義。正是如此。

禮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時也。鄉黨一篇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可謂無纖毫過不及之差矣。然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於篇末附記此章。記者殆以時之一字。括十篇之大旨

論語溫知錄

卒

乎。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道之燦著者爲禮樂禮樂是道之大端觀牛刀章

禮樂不可斯須去諸身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文質以得中爲貴集註損過以就中正夫子所以從先進之

故何謂中禮得其序樂得其和是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延平曰顏子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可作無所不說註語

無所不說則於聖人之言無不知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而

論語溫知錄

奎

無毫髮之疑矣

無所不說則本末精粗一以貫之矣

顏子聞一知十於聖人始條理之事已自見得故於聖言無所不說

子曰孝哉閔子騫章

讀此可悟誠中形外之理

季路問事鬼神章

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是此章不易之解

朱子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此學之所以有序也

問死亦是求所以沒寧之意非僅欲知精氣聚散之謂也

朱子曰事人鬼以心言知生死以理言心即誠敬之心理即性命之理

閔子侍側章

樂其可以傳道於天下後世也

魯人爲長府章

不言卽集註言不妄發言必有中者中乎節用慈使之道也子曰由之瑟章

道以中爲至以和爲貴聖人以中和教子路卽文以禮樂之

論語溫知錄

奎

意

子路聞善斯行告過則喜緼袍不恥裘車可共綜其生平而觀之大約勇於從義而勢利不能拘何等正大何等高明故以升堂許之未入室只存養之功未密不足於中和耳卽鼓瑟上便可見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中者道之矩也立乎中以觀則過不及方有着落其失道亦可見矣

先叔杏薪先生云道以中爲至以過之失中而言過之過頭

處卽是他欠缺處固不愈於不及卽以其至乎中而愈不及者固必激之而後至過者亦必退之而後至譬如行路道以百步爲中不及者只行了五十步過者却行了一百五十步立乎百步以觀則其失中也皆盡一半卽其至中也不及者固必進五十步而後至過者亦必退五十步而後至亦皆須用一半工夫此過之所以猶不及也

季氏富於周公章

是富桀也故責之

桀也愚章

論語溫知錄

奎

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辟者誠不足嘯者文不修愚須格物致知魯須人一己百辟須忠信篤敬嘯須文之以禮樂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其庶乎卽一間未達之謂屢空集註謂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是言顏子之受命正與貨殖反對億則屢中卽間一知二之才識其明可進於道正與庶乎相關照聖人之意謂其知二之明可以幾乎其庶之回也

安貧賤亦是爲仁底工夫食富貴就是去仁底實事不受命而貨殖不如顏子之安貧則不如顏子之近道可知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由求之退與兼人與師商之過不及相似故集註亦提出箇中字來進退二字方有準的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不可則止是斷然必以道事君正是極言其不從君欲也具臣自是從觀代顓臾可見然非所論於弑逆大故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觀子路之言可見聖門之所謂學亦不外乎讀書書卽孔子刪定贊脩之六經也其中脩已治人之術粲然具備爲竿而

論語溫知錄

奎

未讀書失其所以爲學卽失其所以爲仕矣

孔子刪定贊脩傳六經之道如日月經天如江河行地方將垂教天下後世使脩已治人者咸奉以爲法豈有不令門弟

子讀其書之理學不外讀書在聖門已是如此觀子路之言而益信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赤侍坐章

由也爲之必教之以務農講武之法孝弟忠信之行求也爲之必爲之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求所俟之禮樂是子游治武城之禮樂非亦所願學之禮樂

也然其理亦可相通

異乎三子者之撰集註所謂初無舍己爲人之意是也

三子之志是新民中事業曾點之志是明明德本領故曰異

三子之才夫子固嘗許之而獨不許其仁所謂仁卽人欲盡

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是也此是所性根心之樂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點能見及於此故夫子深許之

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點之所見卽夫子一以貫之

乃事業之大本大原也

曾點之志與夫子疏食飲水之樂顏子簞瓢陋巷之樂伊尹

論語溫知錄

卷

耕莘之樂其襟懷正相似蓋非窮達約樂所能累其心也

此章異乎三子者之撰一語須體貼分明三子之志事爲之

末也曾點之志則以所性爲樂乃事爲之本也夫子之與正

爲其能見道之大本大原也至其胸次與天地同流萬物得

所處雖與有勇知方足民禮樂氣象不同然尙是於事爲上

論大小是其異於三子者而非其所以異於三子者夫子之

意在本末上較量不僅在大小上較量也但得其本則志自

大規規於末者其志自小耳

此章集註四節字亦須體貼分明曾點自有實在見地卽夫

子樂天之誠也故曰深許之三子自有實在事業卽夫子登

世之志也故曰許其能曰蓋亦許之曰亦許之之詞

朱子謂求赤只曉得那禮之皮履曉不得那裏面微妙處按

禮有本有文文卽皮履言辭謙退是也本則是那裏面微妙

處仁是也

爲國以禮須以仁爲本蓋仁爲禮之本禮卽仁之著曾點所

見仁也卽禮也

爲國以禮惟仁者能之

仁爲天德禮爲王道仁禮二字可作此章骨子

論語溫知錄

卷

禮中有讓所謂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是也

夫子得邦家則何如曰爲國以禮上紹唐虞俾民協於中而

已

顏淵問仁章

集註所謂身之私欲卽視聽言動之非禮者是也

私欲因已之視聽言動而生故不曰私欲而曰已

已卽視聽言動之已已如何可克亦克其視聽言動之私而

已

禮者吾心之矩也此矩體事而無不在復禮是不踰矩

朱子曰：禮者，心之所以爲規矩者也。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足以該之矣。愚謂以家國天下而言，凡齊治均平，皆離此規矩不得。觀平天下以絜矩爲要，可見。不曰理而曰禮，禮主於敬，有整齊嚴肅之意。禮者，矩也。事不踰矩，便無過不及之少差。

仁卽天理，禮卽天理之節文。仁是禮之理，禮是仁之事。

張子曰：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之非仁。可見仁禮只是一物。

禮卽無過不及之中。爲仁而至於復禮，則動容周旋無不中。

論語溫知錄

堯

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此孔顏傳授之心法，卽堯舜傳授之心法也。

克己，所以保其未發之中。復禮，則有以還其中節之和矣。

克己是大本上工夫，復禮是中節上工夫。二者皆執中之心法也。

克己是惟一工夫復禮，則允執厥中矣。聖人之意，尤重在復禮上。觀下面言克復之目，只以復禮之反面包括克己一層可見。

克己造其極，大可爲也。復禮造其極，化不可爲也。

克己在顏子却易，紅爐點雪是也。復禮在顏子却難，一問未達是也。

問仁者多矣，大抵皆告以克己工夫，而不言復禮何也？蓋禮者無過不及，中而已矣。卽堯舜相傳之中，唯顏子足以語此，故其效至於天下歸仁。

克己而不能復禮，則不能無少過不及之差，便有不滿人意處。如何能使天下歸仁。

凡人處事無私，雖小有過不及處，亦可以使人無怨。若天下歸仁，則必其處已待人上下四方均齊方正，無不合乎禮然。

論語溫知錄

堯

後能使天下歸仁。不然，人縱量其心之無私，未必不議其事之有差也。

一日何以言速？蓋功於此日成，效卽於此日得，且有一日之功，卽有一日之效。積而至於事事皆仁，則其效爲人人皆歸，無頃刻之或隔也。

中節之禮，乃天下之達道。小大之所共由，故克復至而天下歸仁。

克復之效，至於天下歸仁。此克復所以爲爲邦之本也。

復禮緊接克己歸仁緊接復禮，與仲弓章三層意皆當一樣。

連看

克己復禮皆是制外工夫。制外固即所以養中。然養中又必先有敬以直內工夫在。朱子所謂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是也。

程子謂視聽言動四者。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內外是統論視聽言動之理。朱子謂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乎內。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此內外是細分視聽與言動之理。

集註謂顏子聞夫子之言於天。理人欲之勝已判然矣。此博

論語溫知錄

辛

學於文之效也。

仲弓問仁章

主敬所以操存此心。使無一私之雜。行恕所以推廣此心。使

無一私之間。不雜則一。無間則實。

主敬是要收斂此心入來。行恕是要擴充此心出去。大抵一

收一放。一闔一闢之謂。

主敬則仁存於心。行恕則仁達於物。

主敬是降一等底克己。行恕是降一等底復禮。

出門二句。即是居敬已所不欲二句。即是行簡。此正是可使

南面底本領。故以家邦無怨言之。

司馬牛問仁章

集註心常存是所以爲難之故。亦是所以言初之故。但聖人口中。却將心常存藏。在爲之難三字中。

子張問明章

明字在子張口中。遠字在子張意中。可謂明是答其所問。可謂遠是答其所以問。

君子可欺以其方。漫濶庸受。方之至巧者也。於斯二者不行。幾幾乎與聖人之耳順有安勉無異同矣。豈不遠乎。

論語溫知錄

主

子貢問政章

太平之時。高談教化。危難之秋。苟求兵食。三代而下。莫不皆然。可慨也夫。

精熟此章之說。讀史錄方能分別是非。

蘇子成日章

文質以得中爲貴。中非文質各半之謂。夫子曰文質彬彬。損有餘補不足。其中自有本末輕重在。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似子莫之執中。

袁公問於有若日章

穀不熟曰饑。年饑則計畝均分之時。公私之所得者。必皆減少。於豐年。國用固不足。然獨不思此時之民食可如乎。節用而薄斂。猶恐百姓不免於死亡。反欲加賦。不仁甚矣。盡微之對。明告之以減賦。損上益下。所以救饑民也。

盡微乎。是勸公減賦。以足百姓也。減賦則必節用。註故補出節用二字。

行微則留一於民。所以予民者亦多矣。故曰百姓足。

百姓既足。斷無坐視其君不足之理。所謂強取不如樂輸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卽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之謂。

論語溫知錄

圭

年饑用不足。民亦不足。此章問答。皆從年饑上籌畫。非泛論國用民食也。哀公始終欲加賦。有若始終欲厚民。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德卽人之所得乎天。五常之性是也。

崇德如造百尺臺。下面根基不結實。則雖有積累之功。究屬無根之土。終亦必至於頽圯而已。徙義則日積月累。如由一簣以至九仞是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禮者。理也。樂者。和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經之而理。綸之而

和。則禮樂可興。卽刑罰可措。

子張問政章

集註始終如一。重在終字。表裏如一。重在裏字。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康子曰殺。孔子曰善。蓋善人可以勝殘去殺。古有是言。乃實理實事也。而聖人仁民之心。亦可見矣。此與責宰我使民戰栗之對同意。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章

夫達也者。一節許多道理。只完得一箇質直。夫聞也者。一節

論語溫知錄

圭

許多醜態。只完得一箇色取。

夫達也者。一節。只是一箇誠字。夫聞也者。一節。只是一箇僞字。質直好義。誠也。觀察下人。皆質直好義。中事色取仁僞也。行違居之不疑。皆色取仁中事。

質直好義。與色取行違相反。觀察下人。與居之不疑相反。一是務實。一是沽名。義則是非邪正必辨。仁則親疎厚薄皆愛。亦有相反之意。

樊遲問仁章

聖門之學。以仁爲要。帝王之治。以仁爲極。運之未遠。疑知之

有妨於仁也。夫子子夏之解。皆明知之能成乎仁也。反覆通章之理。只了得愛人之仁而已。與知平說不得。

知從仁生。知只是仁之妙用。

夫子舉直錯枉二句。接知人說來。故樊遲誤以爲專答問知。子夏曰富哉言乎。嘆其不止言知也。樊遲不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故子夏以舜湯之事告之。正是解其所謂也。

末節舜與湯。一禪一繼。括盡自古帝王。

子貢問友章

事君之道亦當如此。

論語溫知錄

者

仲弓爲季氏宰章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便是行簡之道。

舉賢才。便是以天下之事任之天下之賢才。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立。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亦是以舉天下之賢才。公之天下之人。知不必獨有其明。舉不必獨專其權。舉政取人。皆此大公無我之心而已。不獨爲宰。舉國鈞者。尤不可不知。

舉爾所知。亦是行簡之道。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言不順事不成。總由實素俱陋。在名不正中。名不正。則無以爲政。禮樂刑罰。皆爲政中事也。民無所措手足者。政之弊也。樊遲請學稼章。

此章卽小人勞力。大人勞心之謂。勞力者謀在一身。勞心者德及天下。

子曰誦詩三百章

詩之益人身心倫常者多矣。此章達政專對。似爲當時從政者言也。

子適衛四章

論語溫知錄

章

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庶哉一歎。聖人仁民之心。流露言表。政不過富教兩端。聖人爲政。一年而紀綱布者。亦必是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而已。然其先又必將從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蓋初做時。難不得與除二者。比及三年而治功成者。亦卽期月所布者。而觀其成也。如制田里。薄賦斂。而財足兵強。立學校。明禮義。而教行民服。可與成皆王道富教之實政實效。無別法也。然聖人之治天下。以仁爲極。仁何謂。教化。卽大學之明明德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脩。家無不齊是也。此則必於三十年內。由富教

之成而充之漸之以仁摩之以義使之決於肌膚淪於骨髓而後禮樂可興而聖人之能事畢矣此可與成與仁之節次也善人爲邦亦有富教其初亦必單去從前不好底事布其務農講武之法孝弟忠信之教如是者七年方可卽戎又由此而充之以至百年之久而後俗可漸厚風可漸醇其效至於勝殘去殺也蓋爲治之道以已及物民之仁也適如乎聖人之仁民之善也亦適如乎善人之善皆絲毫爽不爽也

論語言政多言其理解及作爲次第此曰三月曰三年曰五年曰必世酌度其時而分晰其效學者於此正可想其作爲

論語溫知錄

美

何如庶無託諸空言之誼

苟有語脈因人以聖人之道爲百年必世不能殫期月三年言其速如有語脈從仁字來仁必久道而後成必世言其久

冉子退朝章

大曰政小曰事政事之常解也國曰政家曰事則以公私別之所以正名分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君德莫大於欽君惡莫甚於驕知爲君之難者一定不驕樂其予違者一定不欽

興喪之幾決於君心之敬肆詩書中亦多有此說此章尤重在一言二字

葉公問政章

近說而遠不來或是私思所結遠來而近不說或是虛聲所招故必合遠近言之而後可見其政之公而實也

子夏爲呂父宰章

欲速見小卽是可大可久之反面

欲速見小卽是雜霸之道

葉公語孔子曰章

論語溫知錄

孝

天理者仁之於父子是也人情者父子之親是也屬與直相反故曰不求爲直

樊遲問仁章

恭卽整齊嚴肅之謂敬卽主一無適之謂人能恭敬則私意無所容與人忠又有孺然一體之意三者皆求仁之方也守而弗失則天理流行無間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第一節事僅免於恥辱品實全乎本末

大節兩稱字是孝弟之實積於中而著於外也

孝弟者百行之本。言行者君子之樞機。皆行己之大端也。釋
孝釋弟。必信必果。皆實事。得之。故可取。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齋補死。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

不得中行而與之下。畧一停頓。想到謹厚一輩人。雖似中行
而實不足以振拔而有為。故曰必也狂狷乎。集註補出謹厚
之人一層。亦正是必也二字之來脈也。

中行兼狂狷之長。無狂狷之失。狂者大概過狷者大概不及。
進取不為。朱子統以剛介有廉隅言之。正見其能自振拔而

論語溫知錄

夫

有為也。

微厲裁抑。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差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章

有恆則可以為善人。君子聖人。無恆至不可以作巫醫。恆之
為德要矣哉。

子貢曰鄉人皆好之章

鄉人皆惡之。亦是要於皆惡中得賢者。集註一鄉之人宜有
公論。二句須善會。

善者好之。則必其有可好之實。不善者惡之。則必其無可合

之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易事而難說。君子正大之情也。

君子之心公。故私無自而入。

君子之心休休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豈有不譽便之理。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切切惓惓。所以致吾之義。怡怡。所以致吾之愚。原是兩項。分
作三項者。非混作一項者。亦非。

論語溫知錄

夫

兩項合看。不阿徇以為悅。不違激以傷和。亦正是氣備中和
處。

切切惓惓。怡怡。非文之以禮義不能。

憲問恥章

憲辭為宰之粟。是能不忘於職者。夫子之意。都是要他玩味
此數字。邦有道則當於不可不敬之中。深思徒敬之羞。其可
恥與邦無道。穀無異。

克伐怨欲章

難者有而不行。仁則自無此累。集註有無二字。判得極分明。

心者仁之宅。不行者私欲倚據其宅。則仁如何能至其宅。

仁之理至純至粹。不容有一私之雜。一息之間。不行者。潛藏隱伏。豈止一私之雜。一息之間而已。如何可以爲仁。

爲仁工夫至精至密。克已而未能復禮。尙不可以爲仁。況不行者。並未克已乎。克已而操存少懈。猶恐私之乘間而復入。況並未拔去病根乎。故曰不知其仁。

原憲之不行。不是不要拔去病根。只緣與他打做一片。不能克去耳。

子曰士而懷居章

論語溫知錄

全

懷居與懷土相似。與居無求安相反。

爲學莫先於立志。懷居者無志。

懷居者苟且因循。不能奮發有爲。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此示人以務本之意。德仁本也。言勇末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章

适所言是感應之理。朱子曰。善惡各以氣類相感而得其應。便是理合如此也。

适意重在禹稷。卽中庸大德受命之說。與封人木鐸之論亦

相類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

君子而不仁者。謂全體而有一絲之雜。不思而有一刻之間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章

勞爲子所難堪。然深愛之父。雖欲不勞而不能。諄爲君所難受。然大忠之臣。雖欲不諄而不能。

愛與勞。忠與諄。皆似相反。然忠愛者勞諄之心。勞諄者忠愛之事。不勞不諄。人皆以爲忠愛。而聖人則以爲不忠不愛也。

論語溫知錄

全

子曰爲命章

凡作文亦不可不知草創討論脩飾潤色四層次序。

或問子產章

武侯治蜀。與子產治鄭同。其心皆一以寬爲主。其嚴處正所以成其寬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非論公綽。爲用公綽者言也。合爲命與衡靈無道二章而參觀之。則用人之各當其才要矣。

子路問成人章

集註窮理養心力行泛應是所以要兼有智廉勇藝之故。

子路氣質剛勇不足於中。利文之以禮樂尤爲子路一生切要工夫。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發皆中節。非性情中和者不能。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二章

程子謂桓兄而糾弟。桓當立。糾不當立。友人任似武曰。先儒以兄弟定。桓糾之當立不當立固然。而尚有未盡。夫桓糾之立與不立。則又以入之先後爲定耳。當襄死。齊亂時。社稷宗

論語溫知錄

全

廟不可一日無主。桓適先入。國人自不能不擁戴桓爲君。況桓又分長當立耶。萬一桓遲遲其行而糾先入。國人亦即奉糾以爲君。桓亦豈能重挾兄弟之義以與糾爭乎。漢惠帝崩。齊王以長兄當立。大臣懼王母家惡。迎立代王。代王既立。卽使人辭齊曰。已奉代王爲君矣。齊王旋解兵而退。不以分長爲兄故爭也。按桓兄糾弟之說。程子據薄昭之言爲証。朱子又謂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出於薄昭之前。是桓兄糾弟之說。未可以爲必然。且任子之論似尤達於事理。任子名陳晉。子分校禮闈所薦古也。

僉名之事。朱子以王魏例之。子謂管名所處似與王魏不同。

王魏之傳建成高祖命之。王魏乃高祖之臣。非卽建成之臣也。事建成與事太宗同一爲唐臣。雖命於高祖可耳。是王魏之事太宗似有功而無罪。若管名奉子糾出奔。在襄公既死之後。似已有君臣之義矣。但是時齊亂無君。桓糾皆庶公子。先入者則立之。國人既立先入之桓。則子糾與管名皆當聽命於國人。不可與先入者爭。是其爲君臣之分甚微耳。故名忽之死。聖人謂爲匹夫匹婦之誼。然則仲事桓公似先有微罪而後有大功。可以無責其死與相也。

論語溫知錄

全

公叔文子之臣章

可以爲文。只須細玩首節案語。忘分而薦賢。人情所難。

子路問事君章

勿欺非毋自欺者不能。

子曰君子上達章

上達層級不一。如志學章及孟子善信美大聖神之說皆是也。但君子用功只是一箇循天理逐漸充將去耳。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章

爲己爲人。真僞之別。名實之殊而已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欲寡未能與夫子假年學易之意同。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故無出位之思。

詩曰靜言思之大學曰安而后能慮皆有得乎良止之道者也。可與此語相發明。

子貢方人章

自治之功無窮無盡夫我則不暇是實話。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論語溫知錄

金

集註發子貢之問正欲告以下學之功使之反已自脩循序

漸進耳是提撕子貢非徒然自歎也。

不怨尤只是反已自脩自脩卽是下學上達卽在下學之中。

志學一章卽夫子下學而上達之實証也。立脚處只是一箇

志學由此而立而不惑而知命而耳順從心不踰層層級級

達將上去也。

百尺竿頭進一步只是從下面積累非下學外另有上達也。

上面達一層只是下面所學進一層故人只見其下學不見

其上達。

天知緊跟上達來蓋聖人所達之上卽天所命之性上達而

天知如言盡性以至命其實天知只是自知。

天之塞吾其體天之帥吾其性知我其天自是實理實事

子路宿於石門二章

讀此二章可識聖人之仁此出處之本也苟無是心無論其

果也卽不果而規摹聖人之無可無不可亦與斯人無痛癢

子路問君子章

脩己之事固非一端然皆以敬爲本。

論語溫知錄

金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脩己之格致誠正治人之禮

樂刑政皆離不得此一字。

戒慎所以脩己就業所以敷政。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去衛重一遂字在陳重一固字遂行則無所顧慮於後固竊

則無所怨悔於前此記者合記聖人去衛在陳之意也。

遂行二字省去仰視蜚鴻一層所以明聖人見幾而作之本

心也。

不對問陳而言俎豆之事是欲靈公以禮爲國也靈公夫人

淫亂太子出奔後來君臣父子至不可問然則祖豆之事其
卽正名之意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學至一貫便是知天命朱子所謂知極其精是也

一卽性與天道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
得聞之後以性與天道明聖人之一也

理有萬殊有一本多學而識是窮其萬殊一以貫之則知其
一本矣

萬物各具一理故須多學而識其理同出一原故又要一以

論語通知錄

全

貫之也

朱子大學補傳可作此章註語

此章之一卽舜之所謂惟精也

子張問行章

參前倚衡則忠信篤敬皆出於至誠而無一毫虛假

言忠信行篤敬兩行不可以僞爲也參於前倚於衡謂忠信

篤敬不可以僞爲也

參前倚衡是自能不忘善雖是欲其不忘善紳工夫做到純

熟處自然參前倚衡矣

子曰志士仁人章

孔子曰殺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義皆是不失其本心而已

顏淵問爲邦章

有無伐善無施勞本領方可以語此

或問小註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爲邦之事克己復禮

便是天德爲邦之事便是王道

克己復禮本也行四代之禮樂末也有盛德而後可語大業
也

爲政以德德者本也顏子有克復本領幾幾乎德言盛矣故

論語通知錄

全

夫子止告以斟酌先王之禮樂而先王之禮樂顏子於博文

時皆已理會爛熟故又畧舉四事使之推類以盡其餘也

特舉四事見禮樂以中和爲要卽執中之治法也

禮者中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爲仁而至於復禮方可語中

和之治

放鄭聲遠佞人非有克復本領亦做不得蓋此心不能純乎

天理少有一毫人欲之私則二者皆可乘間而惑之也

行四代之禮樂非有復禮本領不能放鄭聲遠佞人非有克

己本領不能

此章論爲邦可謂集唐虞三代之大成矣。

二帝三王之治法此其大畧耳欲求其詳須讀尚書。

子曰人無遠慮章

先叔杏薪先生云慮及於遠正爲近計也試思容足之外若無此無用之地則一步不可動且卽不動亦必有傾倒之憂也非几席之憂而何

慮之不遠必有遠憂不待言也譬人處全在近憂。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章

敬以直內所以精義也平日須先有此一層工夫。

論語溫知錄

允

義者制事之本所謂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是要中。忠是要和。信是要誠。又是君子區處極精細處然亦只了得義以爲質四字。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章

此章凡四見指同而文少異。學而篇不患人之不知知內便有求可知患不能病無能之意。患不知人另是一意。里仁篇求爲可知承上莫已知知字說下。語意一片。憲問篇與此章又顛倒其詞語氣却寬些。然其大指總是教人以爲己之實學而已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章

此與爲己爲人章微有不同彼以用心言重在爲字此以用功言重在求字。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章

君子以天爵自脩以良貴自重所謂莊以持己也。君子以地

與爲心以扶獎人倫爲事所謂和以處衆也。

莊以持己是自守以禮和以處衆是待物以仁。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論語溫知錄

允

集註其施不窮卽博施濟衆皆由此進之謂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此章必有爲而言或謂當時疑夫子之作春秋爲毀譽者得之矣。

誰毀誰譽卽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意

上節言無毀無譽下節推原其所以然正是欲追跡三代之意。

三代於民直道而行。三代之無毀無譽也聖人於人無毀無譽聖人之直道而行也。民心本直。又是三代直道而行之所

以絺

子曰人能弘道章

弘道如中庸自造端夫婦以至察乎天地皆此戒謹恐懼之心由隱微之地推之以極其至也又如孟子擴充心之四端由火然泉達推而極之以保四海也弘道難不得察識擴充二事然皆須從心上討生活予丁未分校禮闈曾得二卷能確鑿道出此理。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學所以謀道君子謀道是為大人之事治其本也耕所以謀

論語溫知錄

卒

食君子不謀食是不為小人之事不恤其末也。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故君子不謀食學所以謀道而農在其中故君子謀道然君子却非為食而謀道故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曰知及之章

知及仁守所以脩己明明德之事也莊澁禮動所以治人新民之事也此章便包得一部大學道理逐層通說所謂序不可亂而功不可缺也。

知及知至仁守如意誠心正莊澁如身脩動民以禮則怒

與絮矩之道也。

動之以禮用其中於民也。

總註學至於仁則大本立即大學脩身為本之頭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章

貞與諒相似而實不同。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公而忘私可謂忠矣。

後食乃能一其敬事之心然非有意後之也。

子曰有教無類章

論語溫知錄

在

聖人立教所以變化人之氣質草除人之汙染故有教則無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章

此即脩辭立其誠之謂富麗之工皆偽也。

師是見章

此聖人矜不成人之道仁之至誠之至也。

季氏將伐顓臾章

書曰季氏將伐顓臾是言天子之征伐自大夫出也征伐自大夫出則禮樂可知蕭牆之憂即陪臣執國命之禍也下一

章亦皆爲大夫專政而發。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是時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聖人立言大旨重在政不在大夫節。

庶人不議不議其禮樂征伐也。

孔子春秋之作以庶人而議天子之禮樂征伐豈得已哉爲大夫專政故也朱子綱目託始於韓趙魏之分晉與孔子作春秋同一心也此章尤重在末節。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章

論語溫知錄

奎

祿去公室正與前面不患寡而患不均二語相發政逮大夫正與前面政不在大夫相發。

孔子曰益者三友二章

友之損益敬肆之殊樂之損益理欲之別。

友之損益以在人者言也樂之損益以在己者言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愆因侍君子而有非泛論失言也玩集註德位二字此正是畏大人中事。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章

夫志氣之帥也朱子謂以理勝之卽孟子持志工夫。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天命卽天命之性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事天由於知天。

畏天命卽顧諟之意離不得靜存動察。

大人以貴御賤以賢治不肖畏卽不敢自用不敢自專之謂。

孔子曰信而好古信好正畏字實在工夫。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章

論語溫知錄

奎

何謂氣質四等聖人大賢衆人下民是也此章雖於評論氣質之中寓勉學之意究竟困而不學乃下愚不移亦是氣質爲之熟讀或問便知俗下講章之謬。

困而學之謂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困而不學是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者原是截然兩等聖人勉學之意是爲次與又次者言非爲下者言下是下愚不移觀以民言之可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心之官則思思者慮也正是君子省察工夫思何以有九所

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也

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知至意誠之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天民之事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聖門弟子大約皆有仰跂之意而聖人之教則多是俯就此章陳亢問異聞於伯魚亦是欲得聖人所罕言者而不知聖人教子不過此雅言之詩禮而已蓋以上達之妙即在下學之中故也

論語溫知錄

卷

亢曰聞詩聞禮者蓋平日習以爲常而今則不敢以爲常而忽之也

陽貨欲見孔子章

讀此章須先理會孔子不見句此句壁立萬仞是一章之根下面時亡之往過塗之語俱從此句生出

子曰性相近也章

此章是因人以相遠咎性而發

孔子以相近言性大學以喜怒哀懼四心之用中庸以喜怒哀樂言中和周子以剛柔善惡中言性皆以其不離乎氣質

者言之也獨孟子言性善乃是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氣質之性其品不一大約有四等聖人大賢衆人民斯爲下是也下章上知是聖人下愚即因而不學民斯爲下是也

子之武城章

莞爾而笑是因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深喜之也道之實禮樂是也禮樂之用通乎上下故君子學之則莊敬愷悌曉得立人達人乾父坤母底道理小人學之亦心和氣順曉得孝弟忠信底道理子游之治蓋幾幾乎明明德於武城矣

論語溫知錄

卷

子游以文學稱而出宰武城能以人才爲重又以道化爲先其於政事亦得其本矣由此觀之爲政令者豈可以不學豈可以不文

子游之禮樂從文學中得來

今之爲政令者皆當敬惜此章及得人章置之座右時時覽而省之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此章學字專以窮理言所以去蔽也

子口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學詩之法，約言之，只思無邪三字可了。詳言之，則此章盡之矣。

子謂伯魚曰章

身不能離家以爲脩，而齊不可分作兩項說。觀二南只言齊家而脩身在其中可見。

聖人教伯魚以脩身齊家之道，正教之以立治平之本也。

二南之化，皆起於閨門。所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也。聖人教伯魚正使之戒懼於隱微之地也。

子曰禮云禮云章

論語溫知錄

癸

此章須玩集註本末二字。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章

德，卽中庸之德。鄉原似中庸而反亂乎中庸，故聖人惡之。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鄙夫患得患失，只是志在富貴而已，無所不至。生於患失，亦皆從志富貴來。

患得患失，此鄙夫之所以爲鄙夫也。無所不至，此鄙夫之所以不可與事君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章

矜似狷者，廉是已之方正，忿戾則與人爭矣。

愚如柴也，愚之愚直卽不徑不實之類。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章

此章是惡邪之勝正。孟子引之，却主惡似而非。

子曰子欲無言章

天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元亨利貞之流行。聖人之一動一靜，莫非仁義禮智之發見。

無隱章，謂求道於深，馳心高妙，不如求道於作止語默之顯也。此章謂求道於虛，徒述言語，不如求道於一動一靜之實。

論語溫知錄

壬

也。

言虛而行實，須體會集註兩實字。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此章大旨，與孟子教公孫丑同。蓋短喪者由於不仁不孝。子曰予之不仁，孟子曰教之孝弟，皆探本之論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章

惡本於義，固有之心也。故人皆有之。君子惡悖德者，子貢惡亂德者。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章

馮少墟謂此章爲人忽視女子小人而發。

近者過呢遠者少恩。

不孫與惡皆足致禍故集註以舉言也。

微子去之章

第十八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其道以仁爲本以無可無不可爲則或往而不返或溺而不止皆非中庸之道也。

朱子謂此篇所記皆衰世之志然末二章記魯初周初之事又有神往有道之想。

此章或去或奴或死其道不同其趣一也曰仁而已矣仁是

論語溫知錄

矣

去奴死之本。

朱子曰三仁惓惓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斷若如避世之士高舉遠引却是無難細玩此說所謂仁卽孔子斯人吾與之心也卽孔子不忍廢君臣之義之心也知三仁則知孔子矣可以去則去可以奴則奴可以死則死卽是孔子仕止久速底樣子。

柳下惠爲士師章

柳下惠不肯枉道事人其趣與三仁同然三黜不去未免降志辱身必如下章孔子之去齊去魯脫然無所繫累方合

以義底道理。

惠未免降志辱身但其不肯枉道之意則中倫中慮矣。

齊景公待孔子章

君子之仕所以行道也待以虛禮而不能用縱隆如季氏聖人豈可以虛拘哉。

老不能用是惑於平仲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之言也。

齊人歸女樂章

此章所記省去膳肉不至一層所以明聖人見幾而作之本

論語溫知錄

矣

心也。

楚狂接輿三章

斯人吾與聖人之仁也其心與三仁同忠君愛民一而已矣聖人惓惓於君臣之義卽三仁或去或奴或死之心也。

聖人惓惓君民卽天地生物之心也薛文清公云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勢衰亂而已其仁民之心乎此是無可無不可之本。

接輿沮溺丈人等所以廢君臣之義者以其無斯人吾與之心也。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楚狂沮溺丈人等所守未嘗不是然以隱爲高未免往而不返必如聖人念切斯人不忍廢君臣之義必至道不行而後去之然後爲義之盡仁之至也

逸民章

斯人吾與者聖人出處之本無可無不可者聖人出處之道也

出處君子之大節前七章言之詳矣此章無可無不可對逸民言亦是專論出處非泛論應事之道也聖人之出處以前數章考之如去齊去魯毫無繫累似亦不能不進而惟倦憂

論語溫知錄

一百

世之仁不廢君臣之義又未嘗必於隱遯而逸無可無不可此聖人之出處所以爲聖之時道之中也

大師摯適齊章

記賢人之隱遯而至於伶官皆去所以明時之決不可以有爲也聖人惓惓君民之心其亦有不得不卷而懷之者矣伶官皆去爲禮樂自大夫出也

子夏曰雖小道章

此章當與學稼圃章參看小道卽稼圃之類其大者則禮義信是也

小道不能舉而措之家國天下故君子不爲

大學之道以之脩己治人無所不通此君子之所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日月二字最宜玩味此二句可作學而時習之註語不躡等而進不半塗而廢皆在其中非法天行健自強不息者不能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子夏之意是教人致知非教人以此求仁也其曰仁在其中者謂用功於致知不但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兼可收效

論語溫知錄

一百

於力行之仁正見知之不可不致也

致知自有效驗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也求仁自有工夫克己復禮主敬行恕是也

此章是恐學者忽視致知之功而發

學問二者是致知工夫大主觀中庸言致知止言道問學可見志連學說思連問說乃學問中細密工夫故分之有四念之則二也中庸又以思辨通承學問亦謂是學問中細密工夫

志者志其所思思者思其所問此兩而字意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

學者脩爲之方也。如三綱領八條目之類。道卽所學之理。如仁敬孝慈信之類。至善之理也。致卽深造之謂。

學以致其道。與孟子深造之以道相似。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君子祇是溫而厲。威而不猛耳。無容心也。

作一箇人看君子也得。作三箇人看君子也得。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信者君子臨民事君之本也。凡事皆然而勞爲民所難堪。諫

論語溫知錄

爲君所難受。故尤非信不可。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君子教人有本有末。末者小學之洒掃應對進退是也。本者

大學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是也。君子之道三句。言本

末皆不可缺。非先教以末而後不教以本也。譬諸草木四句。

言先後自不可紊。學者所至不同。不可概誣以本也。末二句。

言本末一貫之難。如何可以一時並教。

學有大小。故教有先後。

子游以小學爲末。大學爲本。不如子夏以小學爲始。以大學

爲卒。其說尤的當。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先叔杏薪先生云。此章註與百工居肆章註。皆有兩層意思。若彼從致道說到學上。此從資仕驗學說到先盡其事上。則可以兼用兩意。而輕重亦見矣。

學優而仕。無可說者。仕優而學。却似顛倒。朱子謂此爲世族

子弟少年而仕者說法。固已。但學爲仕之本。不但素未學者。

當於公餘讀書。卽已學者。亦不可以仕廢學。如仕之理雖於

學時體備。仕之事亦於學時講究。但既仕之後。若於閒暇時

論語溫知錄

將平日所讀之書。再細心研究。則立達之理。在已。在人。不無

小異。成法時宜。不能概同。參互考核。其資於仕者。亦非淺鮮。

子於仕學之理。萬無一二。嘗於武昌公署製一聯云。每日裏

把十府各州縣情形想像一番。便有許多區畫。得閒時將六

經諸子史精義玩味幾則。自生絕妙談飲。蓋因讀此章而書

以自警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章

自致者本心之真誠而已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子之孝也章

此繼志述事之孝。

漢後帝能遵昭烈事之如父之屬始終信用武侯毫無嫌忌似亦可謂孝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士師主刑民之司命雖得情之道離不得中正明達果斷三者然哀矜其本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章

夫子焉不學可見聖人實是多學而識然學者又可於此想見聖人一以貫之底本領。

論語溫知錄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章

譬之官牆當思聖賢何者如官何者如牆牆以喻外之規模官以喻內之蘊蓄。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

官牆喻聖道之深日月喻聖道之高不可階而升喻聖道之神化無聲無臭至矣。

固天縱之將聖聖人之盛德立道殺動等聖人之大業。

夫子之得邦家亦如堯之於變時雍舜之從欲風動俾民協於中而已矣。

立是養道是教殺動或云由立道而深之即中庸之厚或云由立道而擴之即中庸之博一說皆可。

堯曰咨爾舜章

執中即大學絮矩之意所謂上下四方無不均齊方正也是也執中所以用之於民俾四海之內樂樂利利靡不各得其所也允即忠信以得之之謂不然則執中亦具文而已其何以行之哉。

四海困窮謂不執中而專其利於上則民必困窮於下矣。

中者道之矩凡一切脩齊治平之道無不以得中爲至善允

論語溫知錄

重

執厥中堯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心法即孔子傳授曾子子思之心法也論語二十篇中所記事各不同道惟一中故以此章終其篇而中庸一書又補出未發之中者蓋謂無過不及又必以無所偏倚者爲之本體其實無所偏倚之體即具於無過不及之內而執中之中已渾涵一未發而中之妙故君子中庸合體用而一以貫之。

允執其中者堯舜相傳之心法即治法也以心法言即不偏不倚之中以治法言即無過不及之中。

子張問於孔子曰章

此章以聖人之言政。繼帝王之治。五美無弊。卽執中之治法也。

可勞之事。如城郭橋梁之類。若溝塗封洫等。乃因民所利。甲裏話。擇可勞。亦有使民以時之意。

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立不獨立。成不獨成。爲人上者。以此爲欲。其欲至大而至奢。然仁與貪正相反。以仁爲欲。何貪之有。

欲仁得仁。卽欲立欲達。而人無不立不達也。以施濟言。正與棄敎者相反。

論語溫知錄

夏

以仁爲欲。則無欲矣。何貪之有。

不戒。履成。與先有司正相反。

慢令。有辭。欲殺之。故欲刑之之心。其心不可對人言。故謂之賊。

暴虎馮河。無心。賊則有心。

子曰不知命章

知禮知言。皆是爲君子。庶工夫知禮至。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行之常一矣。知言至。聖人耳順。則知之惟精矣。然其始則必先知命。知命則志有定向。而利害之見。不能奪。然後能

實盡知禮知言之功。而爲之不厭也。此又自初學立志。用功之始言之。以明執中之大指也。

知命則明乎取舍之分矣。此始學入手工夫。

論語溫知錄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崔紀撰皆其平日讀論語所筆記官湖北巡撫
時乃彙輯之每章統論其大意皆以闡發集註爲

主

四書參註不分卷

〔清〕王植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參註

無卷數》提要

四書參註序

聖賢之書聖賢精意所積也自漢以還經師遞相授受爲註爲疏用力誠亦勞矣然於時性學未明所以闡明義理者往往微其膚末失其精微或髮髯影響之間言之不肖其情速有宋大儒輩出乃一舉而攢情之朱子遂有章句集註之作予謂不閱註疏之說正不知朱註之精譬之畫工然魏何晏註論語而宋邢昺疏之漢趙岐註孟子而宋孫奭疏之也如畫家寫真雖形貌衣冠已具而眉目手足尚蒙然而不清遑問其神與氣乎然遙而望之猶是形也漢鄭康成之註大學中庸而唐孔穎達爲之疏也則如繪樹寫山節節段段而爲之而本末不相聯條理不相續甚者一樹成而幾不知爲何木一峰就而幾不知爲何景求一形似猶難之惟紫陽成書而後其人乃如笑如語并其精神情性現於楮端非但頰上三毫而已其樹與山之向背陰明并其色香烟嵐如可遊覽非但濃枝疎影危

嶂奇峰而已所以傳聖賢之心發道德之蘊而
 孔曾思孟之神至今如在乃晚近多有新說欲
 張幟於程朱之外而實有悟入發前人所未發
 者百不得一其餘率漢唐人已具之舊解宋儒
 吐棄之唾餘耳予惡夫道聽塗說輒拾殘藩以
 相炫鬻又慮夫後生咕嚕蛙蝕故紙堆中不能
 一有心得且罔識近說所由來也間取什之一
 二參諸古註以明朱註之理而後儒精到之言
 可與註參者亦偶附焉至性道仁義之理乃聖
 學之命脈洛閩所以遠紹鄒魯續不傳之緒者
 實尋原於此此又畫家形外寫心之秘妙也然
 而源合流分異條同貫世儒隨文求通詎免岐
 塗亡羊之誚故僭爲會其旨趣詒之來者如彼
 一葦以俟問津

深澤王植題

四書參註詮理

敬	六	論語	忠信	七
信	八		禮	八
義	十五		忠恕	十六
命	三十二		權	三十五
仁	四十		恭敬	四十四
性	五十二		性理	五十四
德	六十五	大學	恕	七十一
道	三	中庸	道理	四
智	七		鬼神	十二
誠	十六		誠信	十六
仁義	二十二	孟子	志意	二十九
仁義禮智	三十二		康	四十
才	五十六		理義	五十七
心	五十七		心性	五十七
情意	五十八		天命	六十三

四書參註

深澤王植顥思輯錄

論語

古者易傳卦象書紀政事詩集篇什春秋載國政各成一體至於講學論道止記一人之言則自論語孟子始然孔子之言渾醇孟子之言沉快朱子曰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認擴充之端讀書者宜知此義

漢趙氏岐曰論語五經之館轄六藝之喉衿也語

殊精當

唐柳氏宗元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未然也會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遠矣孔子弟子當無存者且書弟子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有子以諸弟子謂為似孔子嘗立而師之惟曾子最後死是知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耳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能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此可與序內程子語參宋歐陽氏修曰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按此雖

無關要義亦所宜知又如論語無此字大學無斯字中庸無心字尚書無也字六經無真字仙字花字之類亦多習而不察

本朝閩臬王氏廷諍云楊文定公名時嘗言論語首章便打破一箇名字孟子首章便打破一箇利字皆按本塞源之要二書若相為表裏論語末章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與不知不愠之君子相應孟子末章歷聖相傳之緒與稱述仁義之道脈相應二書結構亦大略相同此說洵讀書具眼

論語

江南學政崔氏紀溫知錄曰論語廿篇言中僅兩見而內而天德之修外而王道之備無非本一中為訓誠如志學一章夫子自述進德之序歸於一矩矩者中之所以立體也鄉黨一篇弟子記聖人之行歸於一時時者中之所以達用也當時高弟首推顏子乃問仁極於復禮為邦兼酌四代節文之要損益之宜非中乎一貫之傳遞及參賜或由行入或由知入夫非精一乎其餘言仁言孝言禮樂言政事言出處以及裁成吾黨評論人物維事

殊義異無非欲人適協乎中而止。觀堯曰一章列於廿篇之末。愈可知聖人直接堯舜之統者。無他道亦無他學也。語得一書綱要。

○學而第一

學而時習。論語二十篇開口先道一學字。此一字認不真。則終生皆誤。所關豈小哉。疏訓學字。以誦習經業爲言。而大學註訓。誦習討論之事。正解字。而此以效字訓之。以明善復初實之義。兼知行益於合下誦習中推出。所以然之義。竊謂但以誦習爲學。不免失

論語

三

之太淺。然誦習是知一邊事。亦學之實業也。古之言學者。始於說命曰。學於古訓。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未嘗不以誦習爲義。卽夫子之言觀之。曰。思而不學則殆。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亦豈不以誦習爲學。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當日亦以讀書爲學可知。况孔子刪述六經。垂教萬世。豈有不以授弟子。而從遊諸賢。必有日習正業。又豈徒追隨問難而已耶。但聖門知行並進。如以顏子不遷怒。二過君子敏慎。就正爲好學。則又在行一邊言。

之。不似後世口耳記誦已耳。然學字仍當不得行字。故註云。學者將以行之也。倘不善會朱子之意。而必於誦習經業之外。別求所謂學。其弊將流爲本心之異學。又不可不知。此章須從末節着眼。惟學以爲己。故悅爲真。悅樂爲真。樂且無時不悅。無時不樂。而慍於何有人之知。不知固無足論也。爲人孝弟章爲仁之本。先儒發明此章有三坎之說。或問義禮智之本何在。亦可分爲三坎乎。予甚奇其問。以爲非但爲詞章之學者也。因而思之。仁

論語

四

之爲德。實統義禮智之三者。親親仁民愛物皆仁也。其必先親而後及民物。卽所以爲義也。其於此而品節之。卽禮。其知此而不紊於所施。卽智也。觀孟子仁之實一章可見。若於孝弟之外。別求一義。禮智之本。於親與民物之外。別求一義。禮智之三坎。則是四德各爲一理。不相貫攝。而支離牽合之說。必有務奇而反以害道者。以是答問者之意。不知以爲何如。

爲人孝弟第二章

論語記孔子之言與事也第二章

卽記有子之言。此有深意。蒲版崔氏紀曰。學者學所以爲人之道也。人之所接者五倫。而孝弟爲尤重。人之所具者五事。而言色爲最先。記者以此二章列於首章之後。則聖門之所謂學者可知。又曰。朱子云。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則必以巧令爲甚。記者刻此二章於首章之次。欲學者知仁之爲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當戒也。觀此則兩章大指何等分明。乃俗下謂上章教人爲孝弟。不重爲

論語

五

仁。次章教人戒巧令。不是爲仁工夫。何嘗說夢。此二條眼界大而談理精矣。

三省章傳不習乎。古註云。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本朝閣學李穆堂先生紱主此說。謂爲人謀。與人交。傳於人。是一類事。所傳於人者。而我先不習。卽中庸所求未能之意。然朱註不從古註者。或以曾子在聖門年最少。不應卽及教人之事。而傳於師者。不習於已。以此自省其義更該恬而緊切耶。

道千乘章。疏云。道治也。以治國之法。不惟政教而已。此語最精。於此方見聖人所言。皆其本要大異於時賢之政。刑法制徒講治具者。正可與朱註參看。或疑使民以時。與上敬信節愛。稍不類似。祇愛人之一事。不知以時二字。卽聖人奉若天道。欽若昊天。之義。不外乎此。本朝焦氏袁熹曰。使民以時。正是上與下甘苦同命。血脈相通。處此亦務本中事。得其旨矣。宋史李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

論語

六

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讀書而以未能行爲愧。凡讀書者。皆當存此想。凡書皆當如此讀。

敬事而信。敬字兼內外。該動靜。無事時當收斂身心。存主不懈。有事時當提醒此心。應酬不亂。如讀書則心在於書。接人則心在於人。若靜而不能涵養。收攝省無益之思。慮動而不能省察。克治審幾以循理。皆謂之不敬。內而不能整齊嚴肅。以一其心。外而不能正衣冠。尊瞻視。以禮自檢。亦皆謂之不敬。程伊川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合

爲一語曰主一無適之謂敬。蓋一事至前而悠忽怠緩心不在事。卽非主一之義。適往也。若目前方應此事。心又移於他事。卽非無適之義。先儒言敬曰敬勝百邪。曰心要在腔子裏。曰敬是常惺惺法。曰於儼若思時見之。曰喚起曰截斷。皆持敬之精理實功也。此章敬字雖就事言。而一書之綱要聖學之本領無逾於此。

賢賢易色 李穆堂先生另有一解。謂下君父朋友皆五倫中事。此言賢人之賢與下交友意。複當以

論語

七

夫婦一倫言之。竊按史記載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孔子驟乘。嘆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以此參看於義大適。或曰旣言賢賢。未必夫婦。且賢賢親親。事君交友。自可平舉。亦何必拘定五倫立言。前解未免失之巧耳。

君子不重章主忠信

忠信

之義。朱註於大學繫矩

章云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用明道語也。於三省章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用伊川語也。二程語於所註本章各有所當然。循物無違止

可訓。繫矩章之信而於別章未能皆合。卽於信字之理亦似未得親切。故北溪陳氏謂伊川方說得確實也。須知忠者信之本。信者忠之發。朱子曰忠信祇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驗於事謂之信。此卽明道所謂表裏之義也。竊謂忠信二字於字義中心爲忠。人言爲信。故忠多以事君言。信多以出言言。又如不疑爲信。又對色莊則正顏色近信。皆忠信之一義。惟盡已以實四字於義確當而該括。此章主忠信亦此義也。又忠信之信與五

論語

八

常之信亦有別。朱子曰韓文公言人之所以爲性者五。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北溪陳氏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言。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性中祇有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如忠信如孝弟之類皆在萬善之中。萬善祇是五常實理之發。其說是也。

禮之用章

禮

者理也。語見仲尼燕居篇。然言理則

無形可見。而有禮則規矩可循。故克已復禮章不

言理惟言禮而以已爲禮之反。蓋禮卽理之真影。子也。又禮者履也。易上天下澤履。禮義出於君子。故也。蓋禮有體有用。故朱子註此章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天理節文云者。仁義禮智皆天理。而仁義之無過不及。以合於中者。卽禮中。庸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言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夫子言義以爲質。而曰禮以行之。皆此意也。人事儀則云者。先王因人情而制禮。禮以義起。而儀文漸備。觀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論語

九

可見今周禮儀禮禮記三書。皆示人以儀則者也。聖賢言禮有以體言者。有以用言者。有兼體用言者。然體用未嘗相離。蓋惟天理有此節文。故人事自然有儀。則非以人意勉強爲之。故曰和爲貴。而儀則之多。皆出於人人各具之天理。發爲恭敬辭讓之心。而自不容已。故曰毋不敬。須知敬是禮之骨子。心無一時不收斂。則一言一動。卽無不有當循之禮。而言動一一循禮。則心自不至於放弛。內外交養之道也。若無敬意在。中則雖禮器禮文秩。

然於外。所謂其餘不足觀者也。尚何足與言禮。告往知來。本朝東藩李萊涯氏涓曰。易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與智皆心之靈明。神屬陽主發。揚智屬陰主收藏。知來如所謂悟性神之爲也。藏往如所謂記性智之爲也。語極新快。告往知來。殆所謂悟性者歟。多學而識。殆所謂記性者歟。

○○爲政第二

詩三百。先儒謂古詩三千。孔子刪爲三百。本朝王阮亭氏士禎池北偶談中。蜀辯之。謂夫子但正樂。

論語

十

使雅頌各得其所。未嘗刪詩。此章與誦詩三百。又家語哀公問郊。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皆舉。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爲言。此辯殊爲有理。如果夫子刪詩。但什中取一。逸詩應有二千六七百篇。其見於他書者必多。何以左傳列國大夫所歌之詩。及古書中所引之詩。皆在三百中。而此外雖有逸詩。亦不多概見耶。

吾十有五章。夫子天縱之聖。謂非生知安行。不可。乃卽其所自言。則五十以前。尚似勉然之事。豈夫。

子自作証語耶。此惟張子所謂化而知裁者。體認最精。蓋聖人固不必由勉及安。而亦無純任自然。一生毫無進步之理。如天地之化。一元運行。而春秋氣候。亦有自然節次。故曰裁。夫子言十五志學。志學卽志於道也。此時便已心與道融。是全體不息地位。卽已是生安聖人。以後若立。若不惑。以至知命耳順不踰矩。皆於道心無息中。自覺有進處。朱註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是也。

十游問孝章。至於犬馬二句。古註原有二說。前一

論語

十一

說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疏云。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人能養而不知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李穆堂先生主此說。謂教人之子以孝。而斥以養犬馬之甚。語大不倫。雖恒人有不忍言者。豈聖人渾淪語氣。然以有養爲養人。語意終覺未協。如子思言君之犬馬畜。似正養而不敬之謂。朱子用古註後一說。想以此耳。

溫故知新。明顧氏憲成曰。這溫字下的極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極盡此一字形容。忘

則冷助則熱。惟溫字乃是一團生氣。千紅萬紫。都向這裏醞釀出來。所謂新也。此說溫字未免太巧。而以勿忘勿助爲極盡溫字形容。則於道理甚爲精妙。又按知新。不必於故外別生新義。方是新。卽於舊所見中。體認愈更親切發揮。愈得貫穿。皆自有新義。亦非溫故者不能。

攻乎異端。粵撫傅舒菴先生泰嘗舉以問予曰。孔子時。楊墨尚未起。孰爲異端。如果有異端。何以不復再及。而斯害一語。遂足辭而闕之耶。予請其說。

論語

十三

曰。此當是治心之學。攻者欲制此心。而刻意攻治之也。異端云者。端緒紛然而起。如易所謂朋從爾思者也。欲治心。反爲心害。必如孟子言。勿忘勿助。長可也。立義最精。惟以攻乎爲讀。異端爲句。文義覺未安耳。

寡尤寡悔。程子詮悔字曰。理自內出。當與孟子乍見入井章同看。人性本善。或蔽於私。一念之明。則天良自露。由其內所自有。故也。理最精妙。

舉直錯枉。顧氏憲成曰。直明明是君子。枉明明是

小人亦何待分割。祇覺下箇直字。枉字更有力量。謂之直。必然是曰。是又能匡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略無些子依違。此等人下面公論。極歸向他上面。却最容易怪他。所以舉之爲難。謂之枉。必然是可爲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爲是。又能阿人之是。曲意求容。略無些子執持。此等人下面公論。極鄙薄他上面。却最容易愛他。所以錯之爲難。是故君子中。清苦樸實。忠厚謹飭者。縱居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廢棄。惟危言危行。敢於

論語

三

犯顏者。縱清明之時。亦往往取忤矣。小人中貪汙虛浮。背刻惡肆者。縱居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寵任。惟諂媚諂行。巧於阿指者。縱清明之時。亦往往被驅矣。聖人下此二字。一則將君子小人之情。推勘到纖毫。含糊不得處。一則將時君世主之情。推勘到纖毫。矯強不得處。此段開發得十分警快。十世可知章。就三代因革損益。則百世可知。此中包括得一部文獻通考在。

〇〇八佾第三

八佾舞庭

朱註列二說。當以前說爲是。古註云。舞

勢宜方。行列既減。卽每行人數亦宜減。是也。故今丁祭用六佾。以三十六人。但佾者。舞數也。古者有佾人。作樂於廟中。舞則於階下。而舞之節。卽隨樂之起伏爲進反。今則樂與舞皆需人矣。近有議者。以樂舞生多濫設。欲止留三十六人。不知樂生歌生。不在舞佾之內。且無樂則舞以何者爲節。殊爲未解。

夷狄有君節

疏云。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

論語

四

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夫子云。然。此說或以爲明太祖之言。而不知其出於疏。然以前後節考之。朱註爲是。若春秋內華外夷。夫子於子西曰。彼哉彼哉。又別是一義。事君盡禮。孔子事君之禮。鄉黨一篇可見。

關雎 朱註以關雎爲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粵撫

傅舒菴先生云。文王無自思好逮之理。人皆知之。但以爲宮人所作。則語氣殊不類。宮人於淑女何情。何至有寤寐反側之憂。宮人於后妃何分。何以

有琴瑟鐘鼓之樂乎。當是后妃欲爲文王求淑女。以廣嗣續。故曰君子稱其夫之辭也。友之樂之容。接其下之義也。此說於義甚通。然亦本之箋疏。而朱註不取。未詳其義。

管仲器小章三歸。古註謂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殊爲強解。且與儉字義不相應。朱註始旁稽之。說苑正其爲臺名。義乃確。而有微足信矣。

語魯太師節。人以樂之理精。多說向深微。疑音器。僅樂之粗者。竊謂此就正音節言之。蓋當時六代

論語

左

之樂在魯六律五音已具。夫子就現在音律指點其節奏。而樂即可正。不必過求深微也。若以音器爲樂之粗者。試看三代後祇因黃鐘不定。遂致樂學失傳。此事何可易言。

○里仁第四

君子之於節義之與比。義與仁同原而異用。故朱註於孟子首章。仁義皆兼體用而言。其以義爲心之制者。本尚書以義制事之制事至於前。所以處之者。卽有一截然不易之理。故義多斷制裁割之。

意揚子所謂於義也剛者也。以爲事之宜者。本中庸義者宜也。之宜身與事接。自有一適然各當之理。昌黎所謂行而宜之之謂義也。制之以心。而所制者在事。宜雖因事而宜之者。仍在心有體用。而非二物。聖賢所言有在制一邊言者。取其斷制裁割之意。如義以爲質之類是也。有在宜一邊言者。取其行無不宜之意。此章義之與比是也。古人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間。經權常變之用。皆以義爲衡。其或出或處。當辭當受者。何以內斷於心。爲經

論語

去

爲權者。何以因物而應事。不一轍。皆有確乎不拔。無所游移之意。而其確乎不拔處。又正其因應各當處。須隨文體認。得其本文之義。又會其相通之理。斯爲得之。

吾道一貫。一貫之義。固是聖心渾然之一理。須知此理非他。卽人之性是也。性具於心。一而已矣。而由此一理分之。則爲仁爲義。爲禮爲智。是曰四德。凡天下之理。若父子之孝慈。君臣之令共。若貌之恭。言之從。推之而百行廣之爲萬善。無不屬之四

德而四德統祇一性。則聖人所以貫萬有者。不過性體昭融。義精仁熟之妙。觸類旁通。無非是理。動作語言。無非是理。一非性而何。曾子由行入。子貢由知入。其理則一也。若不於此體認確實。而混言心理。仍是依樣葫蘆而已。

忠恕而已。忠恕之義。朱子於中庸達道不遠節。曰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此章止云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蓋中庸明道不遠人之意。恕字止就及人言。此明一以貫之之理。恕字不但及人。

論語

七

有泛應曲當意在。則兼人與事而無非盡己之心。以推之。故與中庸註略異。何等斟酌精細。忠恕學者之事。何以可明一貫。蓋忠祇一箇恕。則推之於無窮。謝上蔡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倣恕不出來。朱子曰。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真西山曰。在聖人曰誠。在學者曰忠。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能推及人。故有待於推。薛敬軒曰。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箇忠做出千百箇恕來。一箇源流出千百

道水來。姑借忠以明一之體。借恕以明貫之用。合此數語。則忠恕之義明。而以此明一貫之意。亦可知矣。崔氏紀溫知錄曰。論語以忠恕與一貫對說。一貫者聖人之道。忠恕者學者求道之事。蓋一則無欲。貫則無息。學者之心。有欲以雜之。則不一。有欲以間之。則不貫。忠則純其心。所以求一。恕則推其心。所以求貫也。中庸以忠恕與道對說。道即仁。忠恕者求仁之方。蓋仁者以己及人。物我無間。忠恕則推己及人。所以化物。我之間也。語亦明快。

論語

大

君子喻義章。昔陸象山在白鹿洞講此章。學者聽之。悚然警惕。至有泣下者。可知義利嚴界為學者最要關頭。夫君子小人不但其面目衣冠同。即其學業之就。將心力之勤厲。早作夜思。經營盡瘁。亦無一不同。然君子之為學也。硃研孜孜。究心聖賢之道。致力倫常之間。事事從己身起見。故知則真知。非徒博物。行則力行。非有近名。潛修默証之中。自有欲罷不能之趣。乃足謂之深喻。此其人處則不愧詩書。不愧衾影。出則不負朝廷。不負民物。遇

有。國。是。所。關。民。命。所。係。者。不。憚。延。諍。力。諫。而。一。身。之。利。害。一。切。不。問。卽。至。死。生。禍。福。之。交。不。難。捐。軀。致。命。以。成。一。是。乃。其。喻。義。之。究。竟。蓋。惟。其。寤。寐。爲。懷。心。慮。所。積。者。止。知。有。正。道。之。當。由。而。外。至。之。遇。皆。不。足。計。也。小。人。之。硃。玃。孜孜。何。嘗。讓。於。君。子。然。其。所。計。者。詞。章。之。善。否。聲。譽。之。有。無。科。名。之。得。失。忍。目。前。之。苦。正。以。圖。異。日。之。甘。矯。違。心。之。節。正。以。冀。非。道。之。遇。而。鑽。迎。之。巧。迎。合。之。工。後。先。效。尤。閃。飾。詭。變。凡。可。以。倖。功。名。伺。意。旨。者。無。所。不。至。乃。足。

論語

九

謂。之。深。喻。此。等。人。卽。令。名。位。可。就。而。但。知。肥。身。家。不。知。愛。百。姓。但。知。取。容。悅。不。思。報。國。家。蠅。營。狗。苟。而。事。之。不。可。告。人。寤。寐。之。不。堪。自。問。者。不。知。幾。何。矣。倘。遇。利。害。得。喪。之。頃。君。子。所。爲。舍。生。取。義。者。彼。則。心。沮。氣。餒。患。得。患。失。雖。至。生。平。盡。喪。名。節。蕩。然。而。前。此。談。道。立。名。之。身。矜。已。笑。人。之。口。亦。瓦。裂。塵。飛。而。不。堪。迴。首。矣。正。其。喻。利。之。究。竟。蓋。其。處。心。積。慮。寤。寐。不。遑。者。原。不。在。修。身。立。品。之。途。而。惟。利。是。視。之。害。一。至。於。此。也。學。者。思。及。於。此。直。當。槌。心。刻。

骨。顏。顏。汗。浹。豈。惟。泣。下。數。行。已。耶。

事。君。數。章。聖。人。之。言。理。必。渾。全。諸。賢。之。論。或。不。免。有。偏。如。此。章。但。舉。數。之。失。究。竟。宜。如。何。崔。氏。紀。曰。此。爲。不。知。去。止。之。義。者。言。也。若。存。一。畏。辱。畏。疏。之。心。遇。君。友。有。過。而。不。言。或。一。言。而。卽。去。卽。止。則。其。不。忠。不。信。之。心。又。反。在。數。者。下。矣。孟。子。曰。反。覆。之。而。不。聽。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反。覆。善。道。爲。臣。爲。友。者。不。可。不。知。此。義。足。補。子。游。所。未。及。

○公治長第五

論語

十

謂。公。治。長。節。疏。云。舊。說。以。治。長。解。禽。語。故。繫。之。纒。綫。以。其。不。經。今。不。取。也。註。疏。多。粗。淺。浮。率。語。此。章。去。取。獨。見。儒。者。學。識。後。世。猶。有。侈。言。禽。語。事。者。殊。爲。可。哂。

乘。桴。浮。海。章。古。註。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干。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本。朝。潮。州。太。守。龍。君。爲。霖。力。主。此。說。謂。朱。註。以。材。同。裁。似。非。本。意。且。方。以。從。我。許。之。遽。又。以。取。材。抑。之。語。亦。不。符。竊。謂。此。取。材。之。材。當。與。易。財。成。天。地。之。財。同。子。路。剛。果。之。人。

夫子必當示之以正。若謂海實可浮。而梓材難得。直是後世譖謔語。夫子恐戲不至此。

安平仲章。久而敬之。異於初相敬。而後漸漬者。故為善交。然敬字尤要。凡拍肩執袂。以為氣合。未有始相漬。而不凶終讐末者。為轉一語曰。敬方能久。方為善與人交。

巧言令色章。古註以左丘明為魯太史。程子則曰。

古之聞人。不直指為傳春秋之左氏也。左氏傳於孔子卒後。多記二十五年之事。年當晚幼。而又其

論語

主

失也。誣夫子。即許之。未必辭之。嚴重若此。當各為一人。或謂傳左姓。而丘明名此。左丘姓。而明名亦無所據。不足信。

十室之邑。節不如丘之好學也。疏後一說云。衛瓘讀焉。為於虔切。為下句首焉。猶安也。安不如丘之好學。亦言不如丘之好學也。近有主此說者。疑以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句謂聖人詞氣謙和。竊謂言不如丘之好學也。語意直中有和。若言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有怪嘆之意。何謙和之有。

○雍也第六

哀公問章。朱子作註。非但訓解文義。實以發明大道。即圈外各註。或總解章意。或附以先儒精言。雖不沾沾本旨。而理互相發。如程子四箴。顏子所好何學。論范浚心箴之類。尤先儒發明道蘊之要指也。註疏中安得有此精義。

賢哉回也章。先儒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此

在不知者。以為樂貧。即知者。以為樂道。以為道在已。而樂竊以為皆未盡然。為其所謂樂者。皆以七

論語

主

情之樂。當之。即未得孔顏樂處所在也。孔顏所謂樂者。蓋至聖大賢。欲盡理。純性體。昭融之候。胸中。天理流行。自有一種活潑洋溢之趣。無入而不自得。如天道之氤氲流行。無時或息者。然故以樂字形似之。非如七情中。所謂快樂。因物而生物。過則息者也。未知先儒之意。以為然否。粵撫傅舒菴先生。閱尋樂堂集。謂予曰。堂名尋樂。何如。予對曰。堂者接賓應事之所。尋樂者潛心體認之功。以尋樂名堂。疑有尋向外去之弊。未知是否。先生微笑。

曰。以此名齋。可也。以此名堂。非所名也。今人於堂上尋樂者多矣。蓋前輩於一堂名亦究心如此。

子見南子節。古註云舊說矢誓也。行道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誓。義可疑焉。疏云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囚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竊謂如此說。否當如否泰之否。夫以常人之見。測之與弟子咒誓。實覺可疑。然豈言天厭之似誓辭。非陳辭也。朱註以聖人道大

德全無可不可。知此可以無疑。

齊一變節。魯之失弱。齊之失誇。然齊不久而姜易以田。魯人至魯。公項羽之亡。猶有爲之死守者。其風俗之所成如此。人之持身治家。亦然重禮教。崇信義者。其後世多至於庸弱。急功利。喜誇詐者。其子孫必流於強梁苛薄。庸弱之失。雖不免貧窶。未必大墜家聲。強梁苛薄之所積。其敗壞將有不堪問者。貽謀可無慎諸。崔氏紀曰。集註禮教信義。以魯之僅存者言也。其實此時之魯。祿去公室。政

逮大夫。甚至陪臣執命。其不道詎可枚舉。一變委非容易。試觀孔子相魯。墮三都。收甲兵。誅少正卯。民間始謗。而後誦。三月以來。正朝廷以正萬民。煞費一番整頓精神。然猶未能卽至於道。故齊至魯。魯至道。皆以變言。變則實有一番革舊從新之事。此疏變字較常解尤爲精實。

觚不觚。本朝焦袁熹廣期氏曰。古者獻以爵。酬以觚。當時必是目擊此器。因而嘆之。非無端尋此話頭來說。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在當時皆有箇根由。

今雖不可得知。要當默識之耳。語甚有見。

博施濟衆章。焦氏袁熹曰。宰我是憂仁之陷害。疑這仁是做不得的緣。他天資近薄。一邊所以如此。觀短喪一章。可見子貢則原有一視同仁之意。觀亦欲無加章。可見但其博愛爲仁。不能求之切近。則亦成虛願而已。按宰我亦善設問者。與子貢同爲言語之科。而其不同乃如此。不可不知。何事於仁二句。本朝廬陵王道升洞谷氏曰。卽已欲立而立人。與立之斯立。並觀便是仁聖之分語。

甚了微

○○述而第七

默而識之。朱註並列二說。而斷之曰。前說近是。既是前說。又不直。後說何也。此大有閑邪衛道苦心在。蓋以爲不俟言說而心解焉者。金溪之唾餘。其弊將流爲虛寂頓悟之學。前說以識爲記。如多學而識。多見而識之義。則對道聽塗說者。流謂不事言說而自得諸心耳。非直廢講貫究討之功也。毫釐千里之分。故兩舉而明斷之。何容小誤。

論語

重

志於道章。古註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德有成形。故可仗據。仁者功施於人。故可依倚。疏云。道者虛通無據。自然之謂也。德者得也。物得其所謂之德。又云。寂然至無。則謂之道。離無入有。而成形器。是謂德業。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乃謂之仁。恩蓋註疏於道德仁義之理。皆未能真知。或形似而不親。或據批而不精。或支離而不貫。卑者雜於功利。高者入於老莊。聖學晦蝕。千有餘年。不閱註疏。焉知朱註之善也。卽此一章。可例其餘。

子謂顏淵節。讀此節。須知夫子所謂用者。若何所

謂。舍者若何。必不失難進易退之素。其行也有何施設。其藏也有何事業。必不同管晏沮溺之流。孔子不必藏。顏子不必行。而何以無害於同。顏子之藏。未必事事如孔子。而何以無妨稍異。皆當掩卷靜思。從胸中穿過。方不同口耳之學。

加我數年節。古註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隨文立訓。亦自可通。然終不如朱註精當。孔子仕止久速動

論語

美

息語默。無非易道。乃欲天假之年。以學易。何哉。竊謂此語。就贊易上看。便見孔子於六經。雖同一功。在萬世。然於詩書。不過卽古人成書。檢別節取其事。可日計。而就卽取魯史之文。加以筆削其事。可月計。而成。至於大易。所稱上經下經者。僅不及五千言耳。十翼之作。乃至三倍其數。而有餘。較全部論語。且將倍之。其文繁其事勞。如彖傳大小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每一傳。當作一次發揮。每作一傳。卽當有一番玩味。體貼其精理。苞天地之

奧蘊性命之源。開千古聖學之始。雖聖人耳入心通。然亦必虛衷玩索。反躬體驗。故至章編三絕終身。以之。豈期月三年。可以自信裕如哉。由此思之。孔子實欲假年學易。並非虛辭以鳴謙。亦非僅嘆易道之大已也。

發憤忘食節。王陽明日。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說極高超。得聖人身分。然祇是朱註後一層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意。

論語

老

夫子未必自謂云爾也。細玩樂以忘憂。非實有得後。不能如此。則發憤是未得時事可知。朱註自爲允協。若但求高超。恐失聖人自道語意。

不知而作節。顧氏憲成曰。或問此言良知在我。隨感而應。自無不知。若乃聞見擇識。是專求諸聞見之末。已落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然否。曰如所云。是孔子自謂無不知也。自謂無不知而作其辭。平其意。虛自謂無不知。其辭矜其意滿矣。且能擇衆議者。誰所擇所識何物。易言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德。正是這工夫。若專求諸聞見之末。則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耳。是乃知之蕙。何但落第二義已乎。此說極明切。足破世之專言良知而絀聞見之功者。然朱註已內外兼到。於此益見註義之精。子與人歌。古人之學。不廢歌咏。書曰。歌永言。記曰。歌之爲言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如虞書九歌。賡歌之類。皆是也。夫子取瑟而歌。子哲咏而歸。春秋列國大夫。燕會歌詩。蓋古者自童子時。學樂誦詩。卽歌以永之。使得其優游涵咏之趣。歌亦學之一

論語

天

也。後世里巷俚褻之辭。淺鄙淫汙。學者遂以歌爲賤事。而相與戒之。却不可以此律古人。

子路請禱章。疏云。有諸者。諸之也。則是有諸與有之。問對同辭。非其義也。朱沈括謂古語有二聲合爲一聲者。如不可爲。何不爲。盡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庶爲得之。此後世反切之學。紐字之例。所由起也。

○泰伯第八

至德三讓。此章讓周讓商。紛如聚訟。今且置註勿

論而先細玩經文以實考之。凡言讓者必已所見。據或可以必有而推遜於人。方足以當之讓。至於三必確有事跡可據。方足以實之。若非已所必有。且非有固遜事跡。則讓且難言。而况三乎。考泰伯以上智之德。又承太王強大之勢。如繼太王而立。其勢可以昌後。乃棄而遜之。季歷因得傳之文武。以有天下。是周之有天下。由於泰伯之遜。故曰讓其棄而遜也。遜且不返。且斷髮文身。其志堅其事實。不啻至再至三者。然故曰三讓也。若以爲讓商。

論語

季

則令泰伯繼父卽位。終率諸侯以事商。誰得而禁之。何以逃爲。且既知父有剪商之志。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反逃去。而令其得之。則雖有不取之心。而勢不自主。豈不反以成之耶。充其類則魏武付大權於其子。而曰欲爲周文。亦可以爲讓乎。况商雖衰。方在高宗中興之後。已之果有天下與否。尚未可必。而遽以人所現據之物曰吾讓之。吾固再三讓之也。可乎。不可卽以註言之。註疏云。泰伯採藥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步。

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朱註曰。克商而有天下。坐實天下字。於周正見周之得天下。有由也。曰足以朝諸侯。有天下坐實天下字。於泰伯正見泰伯之讓天下有實也。惟泰伯不從及其心。卽扣馬之心。數語似涉讓商。然正以見伯如不逃。固足以有天下。乃必逃去。而令其終得之。正所謂可以必有而推遜於人。實有事跡可指者也。若讓商之說。必如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庶乎其可。非所以語泰伯也。或曰泰伯既足以有天下。

論語

季

何以言其果有天下與否。尚未可必。豈不自相矛盾。且讓周之說。欲全父子之恩。恐妨君臣之義。如何。曰不必果有天下者。就當時有商之勢而言。固難以身非現據之物。而居推遜之名。所以不得爲讓商也。可以有天下者。周之後實已代商。如泰伯不遜。則後之代商者。未必在武王。所以爲讓周也。二說原不相背。至於實始剪商。不過周人溯王迹所基於太王耳。若太王以播遷方寧之國。遂萌心神器。父子傳述。卒移商鼎。而泰伯以侯國未立之。

世子遂以天下爲分內之物。預行推讓。是乃大亂之道。而周之所以聖聖相承者。其設心固如此乎。原太王微意所存。不過以聖子神孫欲傳之國。以延世祚。自是人情。逮文王猶服事終身。不失臣節。必至紂之無道勢極難反。而後不得已有觀兵之舉。天與人歸。獨夫自殞。何妨於義。然自太王而後。已歷三世矣。註特沿史記之文。洗刷未盡。遂使拘虛者左遮右飾。滋爲疑藪。其病尤在添出一志字。有似處心積慮。陰謀人國者之所爲。同不敢謂朱

論語

至

註之無悞耳。若夫周至武王。實有天下。實由逃而不返之故。故泰伯之讓國。卽以讓天下。此就已然之事而論之者也。又何疑焉。

君子所貴節。疏云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數語可參。

能問不能節。唐太宗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植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

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此對卽後世經筵進講之體。亦所當知。

舜禹天下節。明鹿氏善繼曰。此節要看出不能不與的情。纔見得不與的本領。又要看到原不與的理。纔見得不與的境界。天下與我。原不相干。必於不有者有。而遂與焉者。皆天下大而我小也。舜禹原不曾把天下當一箇大物。事看其禪其受。其官其家。是何等心胸。何等境界。巍巍乎者。超然自立。無物出其上也。然人本來性體原是如此。不遇舜

論語

至

禹則此象不見。說最超脫透快。

堯之爲君章。崔氏紀曰。此孔子讀堯典之贊辭。後

世修史者。於本紀列傳後作論贊。本此有見。

舜有臣章。明鄭氏瓊曰。亂臣十人。有婦人焉。馬融

以爲文母。按文王受西伯之命九年而崩。壽九十

七。武王卽位。十有三年而伐商。又六年而崩。壽九

十三。文王受命時。武王年當六十有五。克商時。武

王年已八十有七。文母不應尚在。然則雖微劉氏

子無臣母之說。亦失却婦人之非文母矣。以邑姜

當之理或然也。然舊說以邑姜爲太公望女亦恐未然。夫大公入十歸周。在文王爲西伯之後。豈得猶有未字之女可配武王。是時武王已幾七十。又安得始納公女爲元妃哉。說有特見。考古當知之。

○子罕第九

罕言命。命一而已。而有理又有氣數何也。中庸朱註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蓋天之生物。卽賦以理而理不能生物。必藉乎氣以爲生氣者。陰陽五行之謂也。陰

論語

垂

陽五行之變。本自不一。故人之得以生者。亦不能齊。聖賢之言命也。理一而所舉以爲言者不同。以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則命卽理也。以貴賤貧富壽夭禍福之不齊者言。則氣數之命也。於全身中抽出一節言之。或止言理。或止言氣。或言理而忽及氣。或言氣而復及理。左右逢原。自不相悖。惟其本非二事故也。此罕言命註。雖云命之理微實。兼氣數言之。方足盡命字之義。餘詳孟子盡心章天命條。

子絕四。焦氏袁熹曰。此但言無私。或云無我亦得。記者乃更析分爲四分。外精細。蓋從尋常人心術隱微處體察。見得人人有此四者。最難淨盡。以此去看聖人。真乃全體瑩然。循環周流。莫非天理。故記之如此。此說乃道得出善於形容處。

無知也節。時以孔子有問必答。以爲生知。故自言已無知識。所以問無不答者。不敢不盡耳。近以上爲謙已下爲誨人。分爲兩概。失其旨矣。

顏淵喟然章。顧氏憲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

論語

垂

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極而太極也。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陰陽卽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無極也。故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此以濂溪太極說作本章詮註。亦見妙義。

自衛反魯章。崔氏紀曰。以此章列於語太師章之後。師摯之始。章之辭。則三章之義。皆了然矣。所謂樂正卽始從成之節。與翕純嘏釋之音。無不正也。雅頌以朝廷郊廟之大者而言。其實二南用之房。

中推之鄉黨邦國亦在其中觀師摯之始章言關
雎之亂可見看得融冷

子在川上節 焦氏袁熹曰為飛魚躍見道之無物
不有是橫說不舍晝夜見道之無時不然是豎說
然彼章亦有無時不然意此章亦有無物不有意
學者須是隨時精察力行而體之以不息曾子之
言弘毅是也以中庸論語合看於理甚為精融
後生可畏章 本朝王阮亭冬夜箋記云四十五
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其義似更深切然

論語

堯

夫子言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道乃中人以上之事
豈易責之人人聖賢雖不以聲聞為重然無善可
稱則其人可知故曰年四十而見惡焉曰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皆與此相發若古之學者為己不患
人之不已知自別是一意可互思而不可執一
可與共學章 權之為義舊多誤解自公羊傳以權
許祭仲曰權者何反乎經然後善者也北魏祖瑩
勸子攸納肅宗嬪為后遂亦謂事有反經合義此
皆朱註所謂不識權字者也唐陸贄曰以反道為

權以任術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
宋胡寅曰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却與所懸之
物輕重適等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
使之輕乃所以為經故濟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
窮二子之言善矣竊謂權不可言反經乃通經之
謂僅守經而不達變則拘滯而有所不行故權衡
其輕重以通之及權之得中而經之理益明張南
軒謂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正是也不然一
於變而違其正則為機心為詭遇為無所忌憚而

論語

美

藉名以濟其私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正謂可與
立而後可濟之以權云爾豈可誤認權字 崔氏
紀曰權有二義執中無權之權事事皆用楊註時
措之宜是也嫂溺援之以手之權惟處變用之可
暫而不可常程註能權輕重使合義是也要之可
與權者方能用中處常處變一而已矣此分二義
甚明晰

○○鄉黨第十

全篇 此篇詳記夫子在鄉在朝事神交友飲食衣

服之節。夫子一生行狀。一一如繪於此。可見得一理。渾然泛應。曲當一物。一太極正是萬物。一太極也。崔氏紀曰。鄉黨一篇。朱子只以節分。不以章解。蓋緣此篇總是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故也。但細玩前五節。以孔子二字領起。所記多宗廟朝廷。擯相聘享之典。乃禮之大者。後八節。以君子二字領起。所記多衣服飲食。交接往來之事。乃禮之小者。要皆非禮文所舊有。乃聖人從心所欲之矩也。又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篇末記此。殆以時

論語

卷

之一字。括十篇之大旨。乎皆大有見地。與總論相發明。

廐焚節。有以不字爲句者。曰不與否通。廐焚而終不問焉。似非人情。但先問傷人乎否。然後問馬耳。然以不爲否。論語所無其義亦無加於貴人賤賈之理。可無庸立異如此。

○先進第十一

回也非助。至侍坐章。此篇夫子所以論示及門者。凡十二人有嘉而予之者。有憾而惜之者。有裁而

進之者。有抑之未嘗不予者。有予彼正以勵此者。顏閔南容無異詞焉。餘則各有誘掖裁成之妙。如過猶不及。退與兼人二章。其指甚明。求之聚斂。賜之貨殖。亦皆因其病而藥之。若愚者宜進以學。魯者宜赴以敏。辟者守忠信篤敬之訓。嗇者思文以禮樂之旨。裁成之意。卽在言下矣。厥後惟曾子子貢與聞一貫之傳。殆其學之所進有不同歟。

顏路請車章。明鄭氏瑗曰。史記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早卒。是時孔子蓋年六十一。家語記

論語

卷

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年五十。計年當在顏子之後。今論語顏路請車。孔子已言鯉死。則家語誤矣。此說有見。當知之。

門人厚葬章。此責門人何以托言於父子。則不足顏路意。明在言下。故朱註云。蓋顏路聽之。古註曰。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正是也。然不可以其子而責其父。故婉其辭耳。

富於周公章。前章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此則直欲小子鳴鼓而攻之。非惟過有大小而

二子之優劣頗亦可見

知爾何以章 由之治賦求之爲宰赤之立朝夫子
素有論定而其自信亦在於此所謂坐而可立起
而可行正三子實在本領但夫子以爲意中所有
也故置之至點之所言不就酬知上着想而自爲
一境地夫子忽得諸意外不覺喟然興嘆耳後人
切勿看得三子容易踏晉人清談廢事之弊人
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十六字見
之者爲曾皙之志得之者爲顏淵之樂故程子曰

論語

堯

有息則餒矣餒則不樂可知

點爾何如節 鹿氏善繼曰夫子志於經世故以知
爾問然點之所對却似與題目無干夫子何反喟
然與之蓋三子以才技爲用點以性天爲用天命
之性隨處而在隨時而在遇不論顯晦境不論廣
狹祇是一箇素位而行活潑潑地纔無道德事功
之分此便超脫於三子却又總包乎三子彌綸天
地祇在等閑生活故夫子與之正對得本題也說
得超快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節 明庶吉士何塘閣試克己復禮爲仁
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則見侵於
風寒暑濕者也人惟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
氣復而其人成矣論者謂與伊川所好何學論相
同予謂此論雖義無精深亦可爲獨抒所見非苟
作者 崔氏紀曰克己所以保其未發之中復禮
則有以還其中節之和矣中節之禮乃天下之達
道小大之所由故克復至而天下歸仁克己而不

論語

堯

能復禮則不能無少過不及之差便有不滿人意
處如何能使天下歸仁此借中庸爲闡發不惟看
得貫串而理乃精透

顏淵問仁 仁字之義朱子於論語首篇註曰愛之
理心之德於孟子首章註曰心之德愛之理此六
字道理始爲精括蓋仁也者具於性始而原於天
地者也以爲心之德者天地有元亨利貞之德以
生人物惟人獨得天地之全德兼四端統萬善渾
然天理之中涵此仁之體也以爲愛之理者天地

無時不生物。惟人之生。卽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凡與物相接。自然便有惻怛慈祥之意。盎然溫。和。此。仁。之。用。也。惟其爲心之德。故所得於天地者。必當全受全歸。而盡其性。而得其本心。而事皆當理。推其極。必至於全體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而後心之德。無虧。惟其爲愛之理。故所得於天地生物之心者。發之最先。莫切於身。所從生之一本。而愛親敬兄之心。孩提卽具。推其極。又必至於利。民濟物。無一物不得其所。然後愛之理。無歉。陳潛

論語

聖

室曰。愛是情。理是性。心統性情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看。必曰愛之理。心之德。方合性。在裏面。是愛之所以爲愛。而心之所以爲心者也。最爲明晰。要之聖賢言仁之指。不一。有專言之者。則多言心之德。或言其心之自盡。或言其事之當理。皆統乎四德。而爲言者也。有偏言之者。則多言愛之理。或言胞與之全量。或言仁心仁術之一端。皆與義對待。而爲言者也。其言心之德。而自包愛之理。言愛之理。而本乎心之德。體用原非二也。於

此不融貫洞徹。而但按文求通。反多支離滯礙。而有所不通矣。又先儒謂桃杏之核。皆曰仁。以其含有生意。則此木之全身枝幹花葉果實。俱苞於此。卽所謂兼四端統萬善者。此心之德。一邊意謂賢家以手足麻痺爲不仁。蓋血氣之壅。闕如此。心之不能流通。是愛之理。一邊意謂曲喻側言。無非此義。仲弓問仁。章崔氏紀曰。主敬是要收斂。此心入來。行恕是要擴充。此心出去。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關之義。又曰。出門二句。卽是居敬已所不欲。二句

論語

聖

卽是行簡。此正是可使南面底本領。故以家邦無怨言之。道理皆極貫串。

子貢問政。章溫知錄云。精熟此章之說。讀史鑑方能分別是非。又云。太平之時。高談教化。危急之秋。苟求兵食。三代而下。莫不皆然。可慨也。夫讀書者宜有此具眼。

以文會友。節焦氏袁熹曰。講學以會友。所謂講學者。必虛心平意密。慮精思相與。考聖賢之成法。求事理之當然。與所以然。以爲踐行之地。此卽所謂

學問思辨而仁在其中者也。若借講學以會友而惟務誇多鬪靡。甚至競爲新奇之說。則所以會友之心已墮於放僻邪侈而不自知。更何輔仁之可望。此看以文會友最精切。而以友輔仁之義亦可識矣。然以友輔仁又更有進德之事。亦不可混爲一義。

○子路第十三

樊遲學稼。疏云。請學稼圃之法。欲以教民也。觀下文夫子之言。上言民。此說似爲得之。若樊遲無端

論語

聖

而欲自學鄙事。似太不倫。但不知有禮義信之可以治民。故夫子小之耳。

子適衛。四章。崔氏紀曰。政。不過富教兩端。聖人爲政一年而紀綱布者。亦必是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而其先又必將從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蓋初做時。離不得興除二者。比及三年而治功成者。亦卽期月所布者而觀其成也。如制田里。薄賦斂。而財足兵強。立學校。明禮義。而教行民服。皆王道富教之實政實效。無別法也。然聖人之治天

下以仁爲極。仁者教化浹。卽大學之明明德於天下。此則必三十年內由富教之成而充之。漸之以仁。摩之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後禮樂可興。此可與成與仁之節次也。善人爲邦。亦有富教。其初亦必革去從前不好底事。布其務農講武之法。孝弟忠信之教。如是者七年。方可卽戎。又由此而充之。以至百年之久而後俗可漸摩。風可漸醇。其效至於勝殘去殺。蓋爲治之道。以己及物。民之仁也。適如乎聖人之仁。民之善也。亦適如乎善

論語

聖

人之善。皆絲毫。不爽也。曰。朞月。曰。三年。曰。必世。學者於此。正可想其作爲。何如。庶無託諸空言之誚。此段皆實在體認過來。非經生家所有。

居處恭節

恭與敬。祇是一理。如形影。然未有內不

敬而外能恭。亦未有外能恭而內不敬者。此與忠信。忠恕之相關一也。然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接物而言。則敬爲切。自初學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故敬字工夫細密。恭字氣象闊大。先儒言恭敬之義。不外乎此。此

章則朱註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存乎中四語盡之矣

○憲問第十四

君子不仁節 此章之義譬之言入場而不中者有矣未有場外而可中者也正是勉人入場非棄場外人也

愛能勿勞節 此章擬君於子似非其倫而理正切至蓋人之用愛無過於父之愛子者故凡人之視其子如有一事不合未有不覺焉心動若有大不

論語

聖

合未有不危言相戒甚至怒撻而不恤者惟其天性所存休戚一體不如是而心有不安也若臣之於君往往視為以分相臨以榮利相就而已無論阿諛之臣柔靡之士原未知君臣之義即志存匡救願效愚忱而非實有休戚一體之心則或怵於畏威憚於批鱗初念之慙直能不移於轉念之退蕙者幾何惟純忠之士視君德之得失國是民生之利害皆刻心剝膚之痛殷殷懇懇終始惟一或委曲披陳或正言極論自覺不如是而心有不安

者其祖父之於子同一至性相關故能勿二字正由忠愛至情中自然流溢而出父於子臣於君無二義也每見史家論世於人臣盡言危身者輒律以明哲保身之義夫既委贊事君矣又動曰保身如人皆以保身為智人君尚何賴有臣哉臣之於君冠履分懸却下一誨字蓋正色而談直言而諍不啻教誨其君者然此古大臣之義也

彼哉彼哉 此亦春秋書荆書楚人之義蓋外之也不與其伍中國也略之也以爲楚人而已其事不

論語

聖

必論其人不必議內華外夷聖人之微權也公叔文子 文子既非如告者之言又未必公明之說則其爲人竟何如亦曰寡言寡笑寡取云爾蓋亦有當言不言當笑不笑當取不取者又非文子所及知也

殺公子糾章 夫子所以論古今人之仁者如商之微箕比干夷齊列國卿大夫若令尹子文陳文子管仲是也微箕之去與奴比干之死夷齊之逃皆各得其心之所安理之所極後世無以易之矣若

管仲之功及門所差稱也。其處已先不能去。不能死。其輔子糾以爭國也。亦焉肯讓之。而逃。律以三仁。二子之行。必非其所能為。然而夫子許之。且至許之。於此。見仁之以及物。為大聖人之言。仁重本體。未嘗不重事功也。他日子貢以博施濟眾為仁。而子曰。何事於仁。正謂施濟之難。不若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盡人可勉而為。豈謂此非仁之道。而別有所為仁哉。至於三仕三已。違而去之。疑亦近於微箕之事。乃但許以忠清。而不許其仁。此朱子所

論語

忠

謂不必皆當理。而果無私心者也。再觀朱子所云。三仕三已。是獨自底。管仲出來。畢竟是做得仁者之功。數語。則聖人所取於仁之事者。可識矣。

管仲非仁章。金氏履祥曰。管仲相桓公之事。程子言此。大約以桓兄糾弟為斷。然荀子又有桓公殺兄之說。觀當時事體。子糾必弟也。然其是非不待兄弟而後可斷。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為正耳。何者。方齊之將亂也。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矣。襄公之弑。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赴難。明義討賊。以靖

國也。而乃奔魯。若能乞師復讐。猶之可也。及雍廩殺無知。內難既定。方圖再入。既而桓公自莒先入。靖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為者耶。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伐國是直。以亡公子而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為不義罪已可殺。桓公不殺而用之。則安得而贊桓乎。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然則管仲將得為仁乎。曰。夫子許管仲以有仁人之功耳。使二子之始問也。曰。管仲仁乎。則夫子所以答之者。又

論語

忠

必異乎此矣。溫知錄曰。程子謂桓兄而糾弟。桓當立。糾不當立。友人任似武曰。以兄弟定。桓糾之當立不當立。固然。而尚有未盡。夫桓糾之立與不立。則又以入之先後為定耳。當襄死。齊亂時。社稷宗廟不可一日無主。桓適先入。國人自不能不擁戴為君。况桓又分長當立耶。萬一桓遲遲其行。而糾先入。國人亦即奉糾為君。桓豈能重挾兄弟之義。以與糾爭乎。漢惠帝崩。齊王以長兄當立。大臣懼王母家惡。迎立代王。代王既立。即使人辭齊曰。

已奉代王爲君矣。齊王旋解兵而退。不以分長爲兄。故爭也。按桓兄糾弟之說。程子據薄昭之言爲証。朱子又謂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出於薄昭之前。是桓兄糾弟之說。未可以爲必然。且任子之論。似尤達於事理。任子名陳晉。子分校禮。開所薦士也。此錄所論。與仁山之說相發明。論世者不可不知。

修己以敬節 顧氏憲成曰。孔子誨子路以知。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直指本體。當下卽

論語

果

了。其語子路以敬。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堯舜猶病。究竟功用到底不了。此最簡易最廣大聖門第一義諦也。然則孔子之所以注意子路可知。而子路之所以爲子路亦可知矣。子思班諸舜與顏之間。孟子班諸舜與禹之間。有以哉。此方得子路身分。後世多淺看子路者。誤甚。

○衛靈公第十五

子張書紳 說者謂作筆始於蒙恬。秦漢以前有簡編而無筆墨。然此不曰銘諸紳而曰書諸紳。紳似

非可以刀札從事者。如莊子田子方篇。砥筆和墨。又如新序。稱周舍事趙簡子。墨筆操牘。隨君後而書其過。皆明徵也。且春秋以來。著述漸富。如左傳國語。國策。累千萬言。豈冊簡所能載。又如孔壁中書。自是焚書時所藏。雖字用古文。而不言簡編。先秦以前已有筆墨可知。雖無關要義。亦所當知。疾沒世節 近有以稱字讀去聲者。謂君子不求名。惡名實不相副耳。然玩沒世字。以朱註爲是。且此三節反覆相足。義更深長。下節楊氏之說得之。

論語

平

君子求諸己 此求己卽孟子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之意。與古之學者爲己意別。注意皎然。說者每多支節何也。

一言終身節 此章與我不欲加章。未知其前後若何。玩其文義。此當在前。夫子以恕道語之。子貢已從事斯語。他日乃因其自言者。又抑而進之也。

衆惡之節 焦氏袁熹曰。尋常先說好。後說惡。獨此先說衆惡。必察者衆惡之而不察。則君子受誣尤不可不急加昭雪也。於此識得聖人公平忠厚之

本心不是安排計較而然語有體認
人能弘道 人所以能弘道處中庸天命謂性一章
卽其註脚蓋在入之道與在天之道原無二理由
率性之道而推之至於位天地育萬物道之弘也
爲何如
知及之章 疏云此論居官臨民之法也可參 崔
氏紀曰此章便包得一部大學道理知及如知至
仁守如意誠心正莊蒞如身修動民以禮則恕與
絮矩之道也理亦確當

論語

聖

○季氏第十六

伐顓臾章見於孔子 此篇俱稱孔子與他篇稱子
不同當是一人所記自爲一體洪氏以爲齊論想
當然耳或曰門人之門人所記也亦通
天下有道章 顧氏憲成曰讀禮樂征伐一章便識
得春秋一部全局讀誰毀誰譽一章便識得春秋
一經斷案又曰所謂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自陪臣
出凡以責其下也探本尋源畢竟又自上之無道
始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

人不議凡以諷其上也責其下改其辭直而顯
其上故其辭婉而微聖人之情見矣顧氏別條又
謂夫子以天子治諸侯大夫以天治天子意與此
相發皆讀書具眼之名言也 溫知錄云孔子春
秋之作以庶人而議天子之禮樂征伐豈得已哉
爲大夫專政故也朱子綱目託始於韓趙魏之分
晉與孔子作春秋同一心耳聖人立言大旨重在
政矣夫尤重在末節此亦可參
樂節禮樂 鹿氏善繼曰禮樂不是鐘鼓玉帛節不

論語

聖

是聲容制度全在日用間應事接物上討來故曰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學者真實得力處全在這箇
節字節者如馭馬者之轡如行舟者之篙操縱疾
徐起伏輕重其總論之有大大主張其碎論之有
細細分疏纔能妙合規矩之中範圍曲成所謂名
教中莫大之樂地也此段與禮云樂云節程子註
同意
侍於君子節 此節所言凡屬員見上官之道無以
易此有恃愛而妄言問難詬諧當言而囁嚅畏縮

悞事者其平日不知此義可知
邦君之妻節 疏云當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
故孔子正言其禮也得之

○陽貨第十七

性相近也。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然而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其說皆具於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氣也。道理也。繼之成之者氣之爲善與性則理之謂也。性本於善。此天命之謂性。而性善之說所由起

論語

堯

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仁義性也。理必附乎氣以生人。故先儒謂性猶水。理不離氣。猶水不能離土。此卽氣質之性所由來也。至宋儒始明揭以示人。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亦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夫子言相近以氣質之性言也。孟子言性善以天地之性言也。然夫子言相近而天命謂性之言實傳於夫子。孟子言性善而動

心忍性。性也有命之言。亦出於孟子。蓋性善固不可以相近言。而氣質不齊亦不可疑性之有不善。必體會到不相礙處始得。明魏氏校曰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其一性與習對言。但取生字爲義。非性之所以得名。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耳。先儒因性相近一語。遂謂性兼氣質而言。不知人性上下不可添一物。纔着氣質便不得謂之性。若謂性相近一言。正論性之所以得名。則荀子論性惡

論語

堯

楊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皆不謬于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反爲一偏之論矣。孟子見之分明。故言之直捷。但未言性爲何物。故荀楊韓諸儒得以其說亂之。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卽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此說非謂性兼氣質之語爲謬。正欲卽性卽理也。一言以明性之本義。而其說特高並泰之。人多於理外求性。而性學不明。故程子有性卽理也之言。然性與理又未可混而一之。故程子又曰稟之於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

理如仁性也。父子之親。兄弟之愛。理也。又曰。性中
祇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何嘗有孝弟來。此性與
理之二而二而二者也。亦不可不知。
公山弗擾章。夫子之聖。子路所景從。而心所不安。
必不阿所好。如見南子與弗擾佛肸之召。皆直陳
所見。形諸詞色。視後世依違曲就。朋友無切磋之
益。朝廷無敢諫之勇者。何啻霄壤。此子路所以爲
百世師也。

宰我問章。宰我子貢同居言語之科。然子貢善言

論語

重

聖人不愧爲有德有言。宰我之晝寢言社。及此章
皆見咎於夫子。亦猶子路冉有同居政事之科。而
子路非冉有所及也。是知四科之名出自門人。恐
夫子未必謂然。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篇。溫知錄云。朱子謂此篇所記。皆衰世
之志。然末二章記魯初周初之事。又有神往有道
之想。說甚有見。

楚狂歌。歌內哀追見今韻四支。今見八齊而支通。

齊已見四紙。殆見十賄而紙通賄。如詩小雅。式夷
式已。無小人殆。亦以殆叶已。一歌而平仄間用者。
古多如此。如尚書賡歌。孔子曳杖歌之類。皆是也。
從而後章君臣之義。君臣之義與父子之親皆生
而卽具。非有先後。易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者。
也。昔人謂父子以天合。君臣以人合。予以爲不然。
夫人生祇在此兩間。則纔出母體。卽履君之土。纔
離乳哺。卽食君之毛。是爲子之日。卽爲臣之日。况
自未生以前。若祖若父。早無不履土食毛。爲大君

論語

美

之所覆育。豈必仕宦而後有臣道乎。此理之易明
者一也。人無賢愚。必不甘生爲異類。則纔知有詩
書。卽莫非君之教化。纔博一冠帶。卽莫非君之爵
賞。是纔得爲人。便已爲臣。况所從學之師若長所
讀之書。所業之藝。無一非朝廷之教法。又豈待既
仕而後知君德乎。此理之易明者又一也。士人讀
書學道。何與人事。而朝廷設官以教之。賓興以禮
之。科第以顯之。幸叨一命。遂有輿馬以崇其身。胥
役以供其使。祿糈以贍其用。封廕以榮其家。此而

不知爲忠臣何異於不孝之子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哉此理之易明者又一也夫潔身之士猶不失爲守貞若身通仕籍而視之汎汎不知君恩之大甚則但知有身家不知有國是民生者其罪可勝言哉

○子張第十九

子夏門人章前各篇所記弟子之言十有七如顏子嘆聖道高堅曾子三省閔子辭費宰子貢言溫良恭儉讓之類皆至精審有子之言凡四俱不愧

論語

垂

似聖之目餘則或意之不周理之不足者往往有之此篇皆弟子之言共二十有五亦多意不周理不足之病至子張子夏子游之徒且涉於互相譏訕而未見切磋相長之益與後世分黨異社之習何以異先儒言源遠而未益分誠不誣也

君子之過明薛氏侃曰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反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簣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又如舜之殛鯀殛除爲是則任鯀爲非非過乎說最敏快

○堯曰第二十

咨爾舜章古註以四海困窮二句爲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以帝臣不蔽爲桀居帝臣之位罪惡不可隱蔽以善人是富爲富於善人若亂臣十人是也以周親爲周之親親而不賢則誅之若管蔡是也先儒謂漢唐諸儒釋義理之文如說夢如上所云亦何啻夢謔耶然則朱註之發明經傳者其有功後世何如崔氏紀曰中者道之矩允執厥中堯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心法卽孔子傳授曾

論語

美

子子思之心法也故以此章終其篇而中庸一書又補出未發之中者蓋無過不及又必以無所偏倚者爲之本體其實無所偏倚之體卽具於無過不及之內而執中之中已渾渾一未發而中之妙故君子中庸合體用而一以貫之此說理極貫串亦與總論相發

大學

大學聖學之體要也。朱子嘗言。讀書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程子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此四書所以更要於六經。而大學其先及也。禮記中。大學原在第四十二。中庸原在第三十一。宋仁宗時。嘗以中庸篇賜王堯臣。大學篇賜呂臻。而張子幼時。見范文正公。公勸以讀中庸。是

大學

堯

大學中庸久爲有識者所重。然表章此二篇與語孟等。則自程子始。後人習讀先儒已具之書。幾相視爲固然。不知當日於羣編衆帙中。考擇發明。有如許識力在。

明顧氏憲成曰。河圖洛書。是造化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庸首篇。太極圖說。西銘。是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有起頭有結局。有次第。有本體。有作用。有綱領。有條目。有功夫。有效驗。纔提起。種種色色。都在面前。何等簡易而明白。又貼實理會。

自天開地闢。生出無限英豪。憑他如何做。也做不能了。又何等廣大而精微。又曰。分看來。不相依。做不相假。借不相凌。越各各自成一局。合看來。實是互相闡明。互相助發。互相攝持。恰好完却天地間一箇公共的大勾當也。此二段可謂看書具眼。

○經一章

全經一章共二百五字。在禮記中。本自完備有序。鄭註孔疏。不能分別經傳段落。而於經後連入此。謂知本二語。其失大矣。然猶未敢亂之也。後乃有

大學

卒

欲並經文而亂之者。且以知止有定一節爲釋本末之傳。不知三綱八目中。必有知止一節。則道理方精工。夫方實若無此。便少精義。而謬欲摘去。豈不異哉。崔君玉先生紀。成均課講曰。聖經一章。是兩段對偶文字。前一段言綱領。後一段言條目。明明德於天下。節與大學之道。節對。物格而後知。至節與知止而後有定。節對。自天子二節與物有本末。節對。然明明德於天下二節。從知所先後四字生出。正言進爲之有序也。結以修身爲本。其本

知物有本末之本。可見綱領條目總重在本上。乃大學全書之指歸也。語得其要。

在明明德。成均課講曰。德即五常之德。天命之性。是也。經意尤重明字。與他處概言德者不同。薛文清公曰。明德指此心昭然不昧而言。蓋心明則理亦明。重在虛靈不昧上。其曰具曰應。皆虛靈之所爲。此說最精明之工夫。不外知行兩端。知曰明者。即補傳所謂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也。行曰明者。即誠意傳或問所謂內外昭融。表裏澄徹是也。

大學

李

也。亦與他處概言知行者不同。章句因其所發。即中庸致曲。孟子擴充四端之意。是明之工夫下手處。詮証皆極精切。

知止有定。節大學三綱領。以入條目盡之矣。又有定靜安慮者何也。蓋八條曰。知行身心人已。雖有先後之分。入手時實一齊做起。人若實能知得一分。必行得一分。而在已有一分得理處。必不忍在人者有一分失理處也。至工夫以漸而密。則其層累以進者。亦必以漸而深。斷無理會格物至物格。

時始理會。致知理會修身。至身修時。始理會齊家之理。此定靜安慮乃知止能得中間功效自然之次第。知止能得又兼誠正修齊治平之六者。蓋知止則物格知至之候矣。其由誠而正。由正而修。由身修而齊治。與中間無不有此定靜安慮之次第。在而後由此之彼。又臻一境。聖人身實有之。方能言之精確如此。須逐一體驗始得。成均課講曰。聖賢言知行兩端。皆於平分兩重內。藏相因之意。如舜之精一。孔子之博約。子思之擇執。孟子之

大學

奎

知言養氣皆是也。獨大學於物格知至下。誠意上說出定靜安慮四字。乃從來聖賢所未發者。又曰。大學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在動處說。未言靜存工夫。惟定靜安三字屬靜耳。三字雖無工夫。然知止後有此自然之存養。正是所以能得之本。蓋志者心之所之。志定則能持其氣之帥。心者人之神明。心靜則能立其思之官。身者氣之所充。身安則氣常清明而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此所以爲能得之本也。慮謂處事精詳。正是臨時省察工夫。

誠意傳章句云。審其幾。正心傳章句云。有之而不
能察。審與察皆慮也。至於齊治平均爲推己及人
之事。所謂恕與絜矩皆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度
亦慮也。蓋大學自誠意以下六事皆在動上做工
夫。故以省察爲要耳。發揮最細。

欲明明德節。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
姓。協和萬邦。舜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是修齊治平與正心之義。並知行之理。堯舜已言
之。惟逆推其序。而以誠意爲正心之要格。知爲明

大學

奎

新之基。則孔門始詳其說。故先儒以誠意爲人鬼
關。格致爲夢覺關。良有以也。後儒嘗議程朱欲抹
煞格物一層。而以致良知爲說。恐源頭一差。終生
皆誤。其爲吾道之害豈小哉。

欲明明德句。宋真德秀嘗進講大學章句。至此句
奏云。下文祇言天下平。此却曰明明德於天下者。
蓋必天下之人皆得其本心。皆復其本性。皆所謂
黎民於變時雍。詩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方是
如漢文帝唐太宗之時。天下可謂治矣。然先儒謂

正是富庶而已。若教則未之及也。故聖人於此不
但曰天下平。必曰明明德於天下。見得須是天下
之人皆明其明德。方可謂之平。不然祇是粗安而
已。未可謂之平也。此不惟得對君之體。而書旨實
是如此。

其本亂節。崔氏紀曰。言本末兼及。厚薄何也。蓋身
不能離家。以爲修孝弟慈。所以修身。卽所以齊家。
雖獨善其身者。可以置國與天下於不問。斷不能
去父子兄弟夫婦之倫。若離家以修身。則爲釋爲

大學

奎

老是異端之教。而非大學之道矣。甚得先儒之意。

○傳十章

全傳。古本大學。闕格致一傳。乃千古憾事。朱子補
傳。誠不讓煉石補天手。至所謂誠其意章下。古本
卽接瞻彼淇澳二節。再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
信。再接聽訟猶人。一節。然後接所謂修身以下至
篇末。終覺次第未安。蓋所謂誠其意者。云云。明是
釋上文之詞。瞻彼淇澳以下。與誠意何涉。若以爲
本釋明新至善。又不應雜入誠意章下也。後雖有

曲爲之說者固當以朱子所更定爲得自然之序。試虛心尋玩乃知其精心確見不當以畔古爲疑。克明德。德者得也。離不得一箇得字。蓋德者人之所得於天。克明德之類是也。德者人之所得於己。據於德之類是也。所得者何。仁義禮智之四者是也。昌黎言道與德爲虛位。又是一義。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也。

湯之盤銘二節。盤銘節。本言明德之事。乃不曰明而曰新者。不但見銘盤之義正合釋新民之旨。曰

大學

奎

苟曰。日日又不但取澡身浴德之意。正有一鼓舞振作之神。成均課講云。作新民。卽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一段意思。然細玩一作字。亦便有上節苟字。日字。又字之振奮精神在內。極得。

止至善傳。崔氏紀曰。大凡援引經傳。皆是自己胸中先有一段道理。然後引古人以証之耳。觀大學釋三綱領。是傳者見得明新止善道理。工夫究竟實是如此。然後援引詩書。所以其間文理接續。淺

深始終各有次第。讀者不可泥詩書中之古人。分別安勉高下。而沒傳者之本意也。說極精當。平治章所引亦然。大學之書。極精微。極廣大。卽以贍彼洪澳節。就詩辭數語中。發出聖學內外之全。而王不忘節。就一語中。發出官禮經世之實。其精微廣大爲何如。

茲今個今。明呂新吾曰。治心之學。莫妙於瑟僖二字。瑟訓嚴密。譬之重關。天險無隙。可乘。此謂不疎物欲。自消其窺伺之心。備訓武毅。譬之將軍按劍。

大學

突

見者股慄。此謂不弱。物欲自奪其猖獗之氣。喻甚警切。

本末傳。釋物有本末。專舉聽訟一事。似未足以盡之。崔君玉先生云。末不一。末聽訟。特新民中之一事。本只一本。使無訟中已具有明明德之全量。又云。聽訟與用人理財相爲表裏。說理皆極完足。亦極精實。

格致補傳。格物之理。程子九條。最爲詳盡。細玩之大端。不外漸積貫通二義。其第一四八九條皆漸

積意也。第二五六七條皆貫通意也。第三條則兼此二意。其間或言所以格之事。或言格其所以然之故。要不外此二意為綱。頌知此乃可讀朱子補傳。

所謂誠意節。朱子易簣前三日。猶自改此節。註為先生絕筆。非此節。註語獨有未慊於心。正以此節工夫最為切要。沒世不能忘也。竊謂誠意在格致。後則知字是誠之根源。蓋當格物致知時。已知何者為善之當為。何者為惡之當去矣。自欺者知而

大學

卷

故犯之。謂即自欺其所知也。自謙者求而果得之。快亦自謙其所知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謂之獨即所致之知。之現於當下者。註中下數知字。何等關照緊要。若脫却知字言誠。則好其似善非善。惡其似惡非惡者有之矣。其悞豈同小故。如惡惡臭二句。好惡是情。此以好惡明意者。蓋好惡情也。而好之惡之則意也。好惡以惡臭好色為言。乃好惡之至真者。色與臭對。則色非止女色。如花卉之妍。雲霞之麗。珠玉之光潤。皆是。王陽明解

好惡字云。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惡字。語極新。快此二字。實八條目中之要領。格致時分別善惡。已端好惡之源。不待言矣。正修章之忿懣四者。亦好惡也。修齊章之親愛五者。亦好惡也。齊治章曰。所令反其所好。曰求人非人。治平章曰。民好亦好。民惡亦惡。曰能好人能惡人。曰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無非是也。好惡正而大學之事思過半矣。焦氏袁熹曰。兩如字。非如似之謂。謂如其分數也。與如殺人之罪。如字同。惡惡臭。好好色。必十分若惡

大學

突

惡好善。有八九分實。中有一二分虛。不可謂之如。便不能自謙也。此看如字甚好。君子慎獨。朱註審幾二字最為吃緊。蓋經言誠意。意以心之所發而言。誠之於此工夫切實極矣。傳釋以慎獨欲學者於獨知之地。加之謹焉。其義更為嚴切。然或苦其難入也。註又益以審幾二字。見炯然獨照之中。善惡之介。所發甚微。更當於此。憬然而覺。惕然而省。乃所謂審之者也。六字遞相發。明。即一層密於一層。先儒謂誠意為人鬼關。予謂

慎○獨○者○如○關○之○有○門○焉○而○審○幾○者○其○關○門○之○司○關○者○歟○

在正心章 心之體至虛而用至靈有所倚於一偏即是不虛矣焉能隨所應而有覺乎不在正從有偏來誠意章好惡二者此章忿懣四者修身章親愛五者及中庸之喜怒哀樂皆情之目也昌黎原性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欲然情之屬不止有七約之不過好惡而已蓋喜即好也愛之也欲之也好之遂則樂樂之淺者為悅然皆好

大學

奎

之屬也喜之反為怒怒之鬱為忿忿之留為怨怨之淺者為慍其積為惡惡之自反者為愧愧之積為悔然皆惡之屬也樂之反為哀愛之激亦為哀哀之鬱為憂憂之甚為懼亦皆惡之屬也以好之屬為仁之發以惡之屬為義之發則然若以分屬四德恐不免牽滯而難通矣

所謂齊家章 焦氏袁熹曰釋修齊舉親愛賤惡五者仍是心之所發與正心章何別乎蓋忿懣四者但以心之用言不必有所事為而親愛五者則形

於威儀動作之間不止空言其情而已故以此為身不修之事語殊確當成均課講曰修身兼所兵所接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一不中乎理是修其身之所具好惡取舍之間無一不恰合乎當然之則是修其身之所接然本傳只以所接言者以上承心之喜怒哀懼憂懼下起家國之求非事屬一貫故也義亦宜參

諺有之曰 古之諺語童歌皆天籟自然之韻如此諺惡見今韻十藥碩見今韻十一陷而碩與惡叶

大學

奎

又如孟子滄浪之歌上二句自為一韻見八庚下二句又一韻濁見三覺足見二沃而沃與覺通吳才老韻補註皆引以為証故予謂言韻當以才老為証

所謂治國章 崔氏紀曰孝弟慈天下之大經也天下之達道也孝弟慈之藹然處為仁是篤恩誼是綸孝弟慈之秋然處為讓是正倫理是經一言以括之曰帥天下以仁即肫肫之仁修道之仁也何以行仁曰恕而已矣然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

己而後非諸人亦豈可以襲取而偽爲哉須看上文心誠求之教國教家皆必以心之誠此又恕之本也蓋心卽正心之心誠卽誠意之誠也理極貫串。

藏身不怨。恕者推己及人之謂。夫子言恕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逆而推之之道也立人達人而曰能近取譬此順而推之之道也此章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卽不欲勿施之對而殆平而推之之道也范仲宣以恕己之心恕人。

大學

主

語意頗近乎此而所謂恕者乃寬恕之意猶晉人有人不及可以情恕之云先儒議其不明恕字義未免苛求然卽此知字義不明所關甚大註疏之失往往坐此。

平天下傳 成均課講曰章句謂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何也蓋樂只三節與民同好惡也慎德五節不專其利也秦誓四節申言南山有臺節南山之義與民同好惡也生財大道五節因有土有財而言不專其利也分之是四小段。

合之是兩大段秦誓以上言其概秦誓以下言其詳皆絜矩之道中事故又曰皆推廣絜矩之意也又云平天下傳專言養章句所謂不專利正是與民同好惡之實不但言財用足是養卽言用人亦是養如好容賢者以其利國也惡妨賢者以其病國也總爲養民起見然專言養民者正所以使之得遂其興孝與弟不倍之心也故章內雖反覆推廣絜矩之意實則所以明明德於天下也此看得許多頭緒一線穿成而大指了然所宜細玩。

大學

主

絜矩之道 絜矩之義當與忠恕字參看但此章就平天下言說得闊大耳首節上老老民卽興孝是心之同也心之同處卽矩是以當絜矩次節卽惡一邊實發絜矩之道卽首節註所謂推以度物之理卽恕之義也下文君子慎德德卽絜矩之道之得於己者何以得之則推本於忠信卽以忠行恕之意也若驕泰者自矜自肆焉知有矩焉望其能絜乎孔子言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孟子言得天下得民心在與聚勿施聖賢一脈相傳互爲發明須

善會之。鹿氏善繼曰：曾子傳一貫，而此言絜矩。其義一也。在道則言一貫，在天下則言絜矩。按夫子自言從心所欲，不踰矩心之矩，即貫之一也。應事接物與治天下，原無二理。鹿氏亦看得融洽。外本內末，此二句用韻兼句法，字法在全書中另一體格，疑古之成語，傳者引之也。

篇末總註。焦氏袁熹曰：工夫二字，不知夫字義云何。按魏齊王芳詔：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工夫，據此則恐是人夫。

大學

望

之夫而。其後承用遂以一切工課謂之工夫也。此說亦不可不知。

中庸

論語孔子傳道之書也。大學是述孔子之言，而其意中庸則去孔子時稍遠，而聖人之精蘊于此具焉。程子曰：聖人之後，幾百年傳之已差。若非子思孟子，則聖人之學幾乎息矣。蓋中庸之重係乎道統者如是。中庸二字，古所未有，惟夫子始言之。論語云：中庸之為德，則中庸蓋德之名之一游氏所謂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此書所言皆天道性命之精，聖神功化之妙，極精微，極廣大，獨

中庸

摘此二字為全書之名，所以示人者，更極切近，慎勿習而不察，隨眼看過。

蒲版崔氏紀曰：中庸一書，推尊孔子，能繼堯舜執中之道統第一支，發明知仁勇而以索隱章作結，能備知仁勇之全德者，惟孔子第二支，發明費隱而以問政章作結，能舉費隱之大小而無不盡者，惟孔子第三支，發明天道人道而以祖述章作結，能統天道人道而彙其全者，惟孔子。竊謂中庸雖非專為推尊孔子，然此說亦有見。

○首章

天命謂性章 崔氏紀成均課講曰。中庸首章。其體裁與大學聖經同。亦是兩段對偶文字。前一段由性道說到工夫。後一段由中和說到效驗。然後一段從道不可離生出。章句所謂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是也。章句又謂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者。是子思立言本旨。蓋通章只重在天命之謂性一句上。實中庸全書之要領也。語亦得要。鄒氏守益曰。陽明云。子思撮一部大學作中庸首

中庸

二

章。聖學脈絡通一無二。洗淨後世支離異同之窠。正心。是未發之中。修身。是發而中節之和。天地位萬物育。是齊家治國平天下。辭有詳略。工夫無詳略。數語極融洽的當。惟鄒氏又云。戒慎恐懼便是慎。不睹不聞莫見莫顯便是獨。自戒懼之靈明無障。便是致知。自戒懼之流貫而無虧。便是格物。其意將格物致知與慎獨看作一例。仍是陽明良知宗旨。抹煞格致一層窮理工夫也。竊謂中庸首章。慎獨卽大學誠意章之慎。獨中庸後章之明善擇

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卽格物致知之實也。

陽明天資甚高。由一時悟入處。發出良知之說。其

流弊乃墮入本心之學。所當亟辨也。

天命謂性。周子太極圖說正此句。註脚。其中將天

何以命人。人何以得天之理而有性。源源本本。道

出所以然。須親切體認。朱註天以陰陽五行數句。

正本之此。

率性謂道。道者事物當行之理。大而倫常小而日

用莫不各有其理。猶行者各有其路。故名之曰道。

中庸

三

其原出於天。根於性。而具於心。無一時一物不有此理。一一由性中自然而出之。故曰率性。曰不可須臾離。從來言道者。莫明切於此。若夫道不可離。而推而極之。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者。蓋在人則率性謂道。而人性實本乎天道。道之流行充塞於天地之間也。凡形之所在。無非道之所在。易言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也。凡氣所至之處。無非道所至之處。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道不離乎形氣。而率乎形氣之中。超乎形氣之上。故鳶飛魚躍。皆道

之。察。上。天。下。地。皆。道。所。際。不。含。晝。夜。皆。道。之。流。道。之。大。至。矣。然。卽。人。人。所。具。之。性。而。非。有。二。也。故。盡。性。以。造。乎。其。極。卽。可。以。盡。人。性。盡。物。性。參。贊。化。育。而。位。育。可。致。惟。人。與。聖。人。無。二。性。聖。人。天。地。無。二。道。故。也。此。乃。道。之。全。體。大。用。其。餘。或。言。其。爲。人。倫。日。用。之。理。或。言。其。爲。事。物。當。行。之。路。或。就。治。已。而。言。或。就。治。人。而。言。或。以。言。性。命。之。正。或。以。言。仁。義。之。德。或。以。人。言。或。以。天。言。大。意。總。不。外。此。然。昌。黎。云。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者。道。之。爲。義。又。

中庸

四

隨。所。在。以。爲。名。如。天。地。之。道。至。誠。之。道。聖。人。之。道。君。子。之。道。其。實。義。往。往。具。於。下。文。而。此。爲。虛。冒。之。詞。又。如。道。二。仁。與。不。仁。之。類。則。不。仁。亦。可。言。道。猶。言。路。之。有。二。而。非。必。理。之。謂。矣。若。老。莊。以。虛。無。自。然。爲。道。則。道。其。所。道。非。聖。賢。之。所。謂。道。也。又。須。知。非。理。無。以。名。道。而。道。與。理。之。名。義。亦。自。有。別。朱。子。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裡。面。許。多。脈。理。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又。曰。以。人。所。共。由。而。言。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此。又。二。者。所。以。

異名而實非二物也

道。不。可。離。二。節。天。命。之。性。人。所。秉。之。本。然。也。率。性。之。道。人。所。有。之。自。然。也。皆。着。不。得。王。夫。工。夫。在。修。道。上。道。也。者。緊。接。上。修。道。二。字。君。子。戒。懼。慎。獨。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持。守。天。命。之。性。以。致。中。過。人。欲。於。將。萌。而。推。行。率。性。之。道。以。致。和。者。乃。不。離。道。之。實。卽。修。道。之。工。夫。也。論。書。理。則。謂。之。中。和。一。節。其。次。序。卽。在。可。離。非。道。之。下。君。子。戒。慎。之。上。當。日。是。以。睹。聞。隱。微。直。接。上。須。臾。不。離。說。下。故。以。謂。之。

中庸

五

中。和。一。節。位。置。於。後。耳。成。均。課。講。曰。須。臾。以。時。言。該。下。文。動。靜。說。惟。心。之。爲。物。寂。而。感。感。而。寂。中。間。無。間。可。容。息。焉。此。戒。懼。慎。獨。之。功。所。以。動。而。靜。靜。而。動。一。滾。做。去。如。環。無。端。而。不。可。有。須。臾。之。或。離。也。義。理。工。夫。兩。邊。關。照。如。此。又。曰。戒。懼。是。存。養。其。道。心。惟。微。處。慎。獨。是。省。察。其。人。心。惟。危。處。皆。甚。明。快。

喜怒哀樂二節 崔氏紀曰。人心之有寂感。猶太極之有動靜也。中則靜中有動。故曰未發和。則動中。

有靜故曰中節。又曰致中即太極圖說之主靜致和。即通書之慎動皆看得融貫。

喜怒哀樂節。潛室陳氏曰：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曰：赤子之心祇是真實無偽，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了。如生下時便有嗜欲，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是真實，已是有倚著。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祇有一片空明境界。此時祇可謂之中。二者實有異義，說最明確。致中和節。此章實義在後，至誠盡性至誠無息等。

中庸

六

章或問致中和以位育與洪範五事之微如何？曰：中庸以喜怒哀樂言其說極精，洪範以貌言視聽言其理亦最實。看來洪範即可作中庸一註。那理有廣狹，道則無二人之情發皆中節，自能兼肅又哲。謀聖便可致雨暘燠寒風之時，雨暘燠寒風以時，便天地無不位，即萬物無不育。蓋人與天地本同一氣，天有五行，人便有五事，五事之德全則天地之氣應有莫知其然者。先儒謂古人看得天與人甚近，後人方至有得天不可知，學者須知此義。

○中庸知仁勇十章

莫不飲食節。成均課講曰：人莫不飲食，不是以飲食喻道，只是說人不能外君臣父子之倫，不能無視聽之事耳。人多誤將章句道不可離，作人莫不飲食說，遂謂人日在道之中，果爾是不親不義之父子君臣，不明不聰之視聽，而亦可謂之道矣。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以味譬理，如此說便有分曉，此解得之。

辭其大智

智者知也。其體則本然之良知，其用則

中庸

七

知理之精微，知人之賢否，知物之美惡，知事之是非，緩急。孔子言智曰：知人，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皆不離乎知。故字從知，從日，然非知而弗去，不足盡智字之義。猶朱子訓敬字以主一無適，無適正足主一之義也。須看先儒以智配四德之貞，正以貞有固之義，有正之義，如孟子以智之實為知斯二者，弗去。周子以仁義禮智為仁義中正是也。又智於四德為貞，於四時為冬者，潛

室陳氏曰冬者肅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有終始之義。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可有爲之事。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惻隱羞惡恭敬皆一面底道理。是非則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爲四德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其說甚爲明暢。此章又以不自用而取諸人者言之。故不但曰智而

曰大智

中庸

八

就其兩端。成均課講曰。執其兩端有二義。中是箇無過不及底道理。固要在事上量度其恰好處。中是箇隨時而在底道理。又要在時上量度其通變處。無過不及者一定之理。隨時而在者無定之理。看得甚好。不然則是子莫之執中矣。回之爲人節。人有謂此重能擇者。細玩上節言能擇不能守以起此節。則此節舉顏淵之仁。正重在能守。朱註惟真知之句。乃因上節子智意補入此。

層在擇執之先。說下云能擇能守如此始以擇守並言。非以真知爲能擇而歸重於此也。註又云此道之所以明也。蓋前道之不行節。明行賢智反互。故下四節亦互應之。舜智節註云。此道之所以行。此節云。此道之所以明。正是一義。何得因此明字而重擇。輕守。反失舜智顏仁之本旨耶。

寬柔以教節。教以寬柔爲強者。崔君玉先生之說得之。曰。先要將教者說得十分認真。再將受教者說得十分不認真。於萬不可寬。萬不可柔者而能

寬柔則寬柔之得名爲強者方見也。

中庸

九

索隱章總註。中庸一書。脈絡貫通。人皆知之。至通一書而實尋工夫入手處。鮮能言之者。予嘗舉似諸生。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旣以舜顏子路之事言之。而三達德從何入手。久而未有復者。予謂其義在夫子好學力行知恥之三言。故朱註於此特註一語。曰。見第二十章。於二十章本節。明註云。此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通相應。正先儒融會貫通。切已體認。指出以示人。而讀者僅以開文。

略之且有教人讀註直芟此句者然則欲於記誦詞章中求善讀書人談何容易

○費隱九章

費而隱至問政章 成均課講曰朱子謂此下九章皆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蓋君子之道以隱為體以費為用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十二章費隱大小四字提其綱也何謂道曰五倫而已十二章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十三章曰君子之道四而五倫備矣十四章言修身之事十五章言齊家之

中庸

十

事曰不遠人曰素位曰卑遜皆語小莫破之謂也十七章由孝而推之極於尊富饗保修身齊家之大者也十八章由孝而推之極於續緒成德由家而天下矣十九章敬所尊愛所親郊天社地又由家與天下而並及天地矣皆語大莫載之謂也凡此皆費也而隱在其中鬼神章言費隱而包大小上應鳶飛魚躍下為大孝三章言祭祀張本問政章言小大而包費隱上半章收前二支下半章開後一支乃全書之中紐也此發明章句之意甚暢

費而隱 成均課講曰率性之道無物不有無時不

然故曰費天命之性無聲無臭故曰隱無聲無臭即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中故曰費而隱以性道詮費隱其理甚精如此看則全書始末方為一串且見道無二道言雖異而理則一也

語大語小 向以夫婦居室為道之小聖人天地不能盡為道之大今玩註意乃是合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所不能盡二句看出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以下文引詩言上下察也但

中庸

十

以夫婦居室為小則可以為小無內則不可以聖人天地不能盡為大則可以為大無外亦不可註近而字遠而至於字由造端察乎字看出或問分貼處不必泥

妻子好合二節 成均課講曰好合之道從有別做起既翁之道從有序做起有別有序理也好合既翁和也周子曰夫夫婦婦兄弟兄弟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是也又曰合也翁也順也一言以括之曰一家仁而已矣此等見解皆非訓詁家所有

鬼神爲德章 成均課講曰。此章以鬼神發明道。不可離由體物而使人。由不可遺而不可射。一路逼拶而來。真令人有不得不戒懼。不得不慎獨之妙。又曰。人心與造化。原無分別。鬼神之誠。體物而不可遺。卽人心之性。體事而無不在。說到體物而不可遺。其示人以道。不可離之意。已切矣。猶恐人行而不著。習而不察。不知其真不可離。故又提出祭祀來說。以其昭著於人心。而不可射者言之。其示人道。不可離之意。尤爲切至。皆道得警切。

中庸

圭

鬼神爲德節 程子以鬼神爲造化之迹。張子以爲二氣之良能。述謂造化之可見者。良能謂其自然能如此也。二語皆精切。而良能二字。已分明有體物不遺意在。所以更精。蓋鬼之爲言。歸也。神之爲言。伸也。至而伸者。爲神。往而歸者。爲鬼。但須融會善看。如人呼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莫不屬之鬼神。然人精是魄。魄者鬼之屬。氣是魂。魂者神之屬。夫子言精氣爲物。則精氣皆神之屬。遊魂爲變。魂遊魄降。又皆鬼之屬。人生爲神。夜而夢寐。卽鬼之

屬人死屬鬼。祭而來格。又神之屬。又如山川風雷。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饗祀於廟。則曰鬼。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靈字當體認。鬼神回陰陽二氣之自然。却不可卽以陰陽爲鬼神。陰陽祇說得氣。陰陽之屈伸往來。妙萬物而無不在者。乃鬼神。故曰靈也。後世譸張變怪之說。異言惑世。學者當核考其實。而以理辨之可也。

中庸

圭

舜大孝。章子孫保之。疏云。舜禪與禹。何言保此子孫。承保其祭祀也。語自可參。蓋凡易命之際。前王子孫不至滅亡者。鮮矣。舜之子孫。世有陳國。亦保之之實也。

郊社之禮節 成均課講曰。人能以祖宗之心爲心。則必厚於族類。人能以天地之心爲心。則必愛及民物。此治國所以如示諸掌也。然孝於祖宗。孝於天地。皆自孝親而推。故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足括西銘孝經二書之理。說得精實而潤大。

哀公問政章 此章內道理字目甚多。最難融貫。崔君玉先生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達德。卽天命之

性也。章內兼言勇誠明者。明即智。誠即信。勇貫乎仁智之中。而根於信。故言誠則不言勇。而勇在誠中矣。仁統四德。誠亦統四德。故以仁對義。禮智勇以誠對明。言皆不過德之一端。偏言之仁與誠也。若以仁包義。禮智勇誠實。智仁勇誠包明。言皆該乎德之全體。乃專言之仁與誠也。章內前面以仁為主腦。而歸之於誠。後面以誠為主腦。而誠即仁之實也。德以仁義為綱。故章內以仁與義對言。而仁為五達道所由修。即九經之子。恭柔懷皆自親。

中庸

古

親推之義為五達道所由明。即九經之敬與體皆自尊賢推之。智不過知。斯二者而已。禮不過節。文斯二者而已。勇不過實。斯二者而已。德又以智仁為綱。故章內又以智與仁對言。而仁主於行。行到無過不及處。即是崇禮之學。智主於知。知到大本大原處。即是精義之學。蓋禮之節文。即在仁中。義之分別。即在智中。勇亦即在知之成功之中也。章內又以明與誠對言者。明則智之盡。誠即仁之實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典之達道。即率性

之道也。以道之率性而言。父子屬仁。君臣屬義。兄弟屬禮。夫婦屬智。朋友屬信。此道由德出。自然之理也。以性之盡道而言。修道以仁。則仁貫五倫。至於尊賢之義。等殺之禮。知天之智。誠身之信。皆貫五倫焉。此道以德行為當然之功也。然行道始於親親。五倫以父子為本。蓋孝者百行之原。即仁統四德之理也。明道資於尊賢。五倫又以朋友為要。蓋朋友有責善之道。而交以信。明本於誠。亦即誠統四德之理也。說來七穿八透。有左右逢原之趣。

中庸

圭

仁者人也。節。夫子之言。如來記仁者人也。道者義也。禮運義者仁之節也。仁者義之本也。等語皆兼言仁義。論語仁者安仁。智者樂水。二章皆兼言仁智。知及之。仁能守之。章仁智兼言禮。而此節則仁義兼言禮也。是開孟子言仁義禮智之端。韓昌黎言五性之始。而易文言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又實孟子所本。以論四德之旨。

仁者人也。成均課講曰。仁如果心。甲拆則其形為

人及其長也。枝葉兩兩相對。亦有人字之形。又曰。人指人身而言。人滿腔都是惻隱之心。人渾身都是太和之氣。其義一浚一深。皆有體認。

誠者天道節。誠之一字。自伊尹告太甲。享於克誠。始中。庸乃多言誠。程子曰。無妄之謂誠。又曰。誠之爲言。實而已矣。故朱子本此而訓之曰。真實無妄之謂誠。或以實理言。或以實心言。其無妄一也。學者須知誠與敬之分。程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又須知誠與信之別。朱子曰。誠

中庸

夫

是自然之實信。是人所爲之實。中庸誠者天之道。便是誠。誠之者人之道。便是信。其說詳矣。

○誠明十二章

自誠明節。首章言天命之謂性。修道之謂教。此言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所以言性教者不同。蓋此承上章誠字而分別言之。實皆首章修道中人也。誠則性無不實。明則道無不知。雖不言及性道而意實相貫。

能盡其性節。

此節節中和位育鐵板註脚。須切實。

體認

其次致曲節。致曲致字中有明字在。與大學致知之致同義。至於能誠。則與至誠之誠無二矣。形著明與動變化一一推出。所以然之層次。卽至誠之盡人性盡物性。其推及之序亦當如此。至誠前知節。崔氏紀曰。禎祥妖孽。皆天地化育之所爲。而實理之先見者也。惟至誠能知天地之化育。蓋其德之極誠無妄者。有默契耳。然至誠不但知之而已。至誠能贊天地之化育。既知其幾。則修

中庸

老

省疑承自有實事在。不然亦何貴乎其前知哉。此章正與盡性章意相貫通。看得道理着實。

誠者自成章。明鄧氏以讚曰。吾人耳目口鼻。是軀殼中間。還有箇生意貫洽於其間。仁則人之生意。也有此生意。人纔成得。故曰成己仁也。此以愛之理發明成己。亦可備一說。鄧氏又曰。智如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子告參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乃決辭。曾子直應之曰。唯。略無疑難於子貢。曰。賜也。汝以云云。試以疑辭。子貢曰。然。非歟。所答

果是疑辭。倘以語子貢者。曾子曰。子貢子以語曾子者。語子貢是不識子貢。故曰成物智也。亦發得明快。

至誠無息章。天地至誠。皆分四層看。節節相生。蓋誠能成物理。固不易而誠。何以成物。若非層層推出。仍是囹圄現成語。不曾咬破。漿汁知得親切。說得備細也。惟分層看去。則誠是一層。誠之不息是一層。不息而微為盛大之體。是一層。盛大之體而有及物之功用。是一層。因其然而推其所以然。非

中庸

太

見得透時。何能如此說得出。耶。天地之不貳。亦祇一誠字。經雖不言不息。朱註却為補出。必如是而後其理方足也。看其前六節。皆以天地字目言聖人。天地之道三節。又以聖人字目言天地。若移此三節於章首。而以故字為承接。其理更明。

尊德性節。崔氏紀曰。道之至大無外者。仁也。至小無內者。禮也。須識得德性與發育峻極相交關處。問學與禮儀威儀相交關處。又曰。心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之微妙。初不外乎一人之心。此

可見故中有新。而新無非故。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此可見厚中有禮。而禮無非厚。又曰。存心即道。問學之本。原致知即尊德性之散殊。皆有精義。

聰明睿知章。崔氏紀曰。中庸二十章以前。詳言道。道有大小。二十章以後。詳言德德。亦有大小。大德者何。立天下之大本是也。小德者何。聰明睿智。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是也。小德為全體之分。以立天下之大本者。而分之為五。五

中庸

尤

又各分而為四。每四字而四分之一。一字各為一義。每四字而兩分之。兩字各為一類。每四字而聯貫之一字。湊於一字之義。從古聖賢言德。未有如此之詳細者。凡此皆小德之積於中者也。而時出之。則如川之流。而發見於外矣。語皆明快。

○末章

全章。此與首章相應。朱註備矣。古註以祖述堯舜。章言仲尼。遂以聰明睿智章以下至此章。篤恭而天下平。皆謂申明夫子之德。直是牽強支離。毫無

意義使精理晦蝕不淺蓋不得其義而強為之說其弊必至於此。朱子不言註經而曰章句雖自謙之辭亦足見前此之分章點句未必確而事實為要也。

中庸

辛

孟子

孟子稱引詩書間及禮與春秋而不嘗言易。然其引君堯舜納約自牖進退辭受權之禮義無非易之蘊。徐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始為知易。孟子之書未嘗及易而其間易道存焉。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邵子乃子輿氏之真知已。序說云孟子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然則孟子之文蓋兩倍於論語也。

孟子

主

性命禍福桀然靡所不載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又曰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數語皆為知言。

朱孫氏夷曰孟子拔邪樹正高行厲詞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此條足見全書綱領。

本朝崔氏紀讀孟劉記曰孟子言心前五篇先說

擴充工夫。後二篇方及保存工夫。前五篇廣大後二篇精微。又曰性不離氣。孟子專以不雜者言之。故曰性善。心兼有人。孟子專以道心言之。故曰本心。曰良心。曰同然之心。此皆讀孟子者所宜知。

○梁惠王上

見梁惠王章。仁義二字。乃孟子學問經濟之根柢。即於首章揭出。是開門見山文字。孔子多言仁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故為專言。孟子兼言仁義。義與仁對舉。是為偏言。其實仁義又即包乎禮智。

孟子

重

猶四時但舉春秋而冬夏在其中。朱子謂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是也。易言天地之道而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天地之德元亨利貞。而道不外乎陰陽剛柔二端。天人同一理也。仁義有體用之分。楊子謂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乃自其用處言之。朱子所謂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是也。其發仁義剛柔之義。又曰仁剛陽是一樣意思。義柔陰是一樣意思。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來却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恁。

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且如今日用賞罰。到賜予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做這見等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未子又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

孟子

重

而莫不各有條理存焉。竊謂仁義各有體則心之德心之制是也。仁義各有用則愛之理事之宜是也。然愛本乎德而理具於心。制者在事而宜者在心。體用原非二物也。至於仁主愛而義主敬。仁為主而義為殺。仁合父子而義肅君臣。常相濟以為用。此孟子每兼而言之之意也。孟子七篇獨以言仁義為篇首。蓋一書之綱領在是也。仁字從人。人各有之也。義字從我。我自具之也。人而不仁與以義為外者。先不識得仁義二字。

寡人盡心章 潛室陳氏曰或問孔子言王道祇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言王道祇言政事如樹畜制田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曰孔子為學者言止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為時君言當論救時之急務竊謂人君當先行孟子所言而生民得所然後孔子之言行之有地不然民生未寧雖正時定制猶具文也然缺一不足以為王道

孟子

孟子

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閭見之所及功不至百姓節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於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老老幼幼節云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此三段合看於親親仁民愛物之理盎然秩然道理之精直不知我註莊生莊生註我齊桓晉文節 讀孟制記曰孟子見梁惠先明義利

之分見齊宣先嚴王伯之辨所謂以道事君者如此極得主腦

老吾老節 古註云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愛敬分屬亦的當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章 制記曰觀宣王之所好如鼓樂田獵苑囿宮室與小勇貨色之類正夏書所謂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者宣王以一人而兼諸惡若以正理論之則當直言極諫以格其所好之非乃孟子

孟子

孟子

不力斥其非而曲導以同民者何哉朱子嘗曰凡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何如或有至誠願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為許可自家這裡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泛然言之使泛然受之而已可見孟子當日告王或因其錮蔽於所好者已深非正言法語所能驟入因而委曲誘掖此正忠告而善道之苦心也豈小人察人主之意迎合趨奉者所可同日而語哉竊謂孟子兼諷諫諄諫而用之非此不足以聳聽而直言正論未嘗不在

其中所謂忠告善道者得其心矣

鼓樂。古註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疏云鐘以止爲體鼓以作爲用凡作樂者所以謂之鼓樂也解得著實

交鄰國章 崔氏紀曰集註小國不恭大國侵陵皆小忿所由生也能懲小忿乃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仁智中便具有大勇在又曰樂天故不計小之不恭畏天故不計大之侵陵保天下者保天下之民也保其國者保其國之民也交鄰者以玉帛相

孟子

美

結而不以兵戈相殘使民得免糜爛之禍與後面安天下只是一理看得融洽

見於雪宮章夏諺 夏諺首二句一韻今之十一尤也下四句一韻今之六御也七篇中有韻之文止滄浪之歌與此清纓今之庚濁足今之沃覺二韻通也近有以章末畜君者好君也謂畜音讀如孝與好叶按畜在二十六省及一屋好在二十號與宵不相通亦從無此叶不足從今也不然節 劉記云饑者弗食八句職三韻尤二

韻竟是古歌謠與夏諺六句一變一樂恰好相對有見觀下文解流連荒亡四字必非晏子自言自解也

滕小國也章 孟子於齊梁皆稱王於齊且稱臣於鄒滕皆稱君於滕自稱吾同一侯國而不同如是者何哉齊梁久僭王號自無異稱又嘗爲卿於齊有臣道焉若鄒滕之待孟子大抵賓師之禮故辭氣應對之間皆有不同者亦會子居武城子思居衛地有不同之義也

孟子

老

魯平公章 劉記曰孟子第一篇所記皆告諸侯之言大國如齊梁小國如鄒滕無一能行其道者篇末魯平公章一天字足括全篇之旨語甚確當

○公孫丑上

當路於齊章 以齊王猶反手似說得太易學者當掩卷靜思孟子致王本領及其設施所在竊謂仁義者孟子之本領也使得其政則如告梁惠王不違農時五畝之宅二節尊賢使農章五者之政皆其酌古救時之急務又如告滕文公之井田學校

告北宮錡之班爵受祿論戰勝之人和皆其半言
起行之實學而於大綱細目中必有許多條理易
俗宜民將周公之治可復文武之謨立效非徒托
空言而已仰如今人簞仕一官於法制之舊賦稅
之常苟能改正舊失一洗陋弊為養為教實心為
民即未有不政聲溢然者况聖賢之道德經濟人
民深而得民易反手之言豈欺予哉

加齊卿相章 王陽明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
心所異祇在毫釐間告子止在不動心上着力孟

孟子

天

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
動祇為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
與不動祇是集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集義工夫
養得充滿並無缺歉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
便是浩然之氣此說將不動心與浩然之氣看得
原原委委一線貫穿極得孟子本指

不得於心四句 顧氏憲成曰自昔聖賢論性曰帝
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祇是一箇善告
子却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

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是箇求於心有
從作用上說者總是箇求於氣告子却曰勿求於
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
破本體祇是一箇空將這求字打破工夫祇是一
箇空故曰告子禪宗也竊謂告子之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正是全要守定此心
而以心之靈明處為性與無善無不善正是一意
凡操存克治致知力行一切不問後世禪學正從
此來

孟子

天

持其志 大學言誠意孟子則言持志朱子曰橫渠
言以志意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
陽而意陰又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的意是私
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竊謂志意皆有善
有惡而志字常在好一邊子曰匹夫不可奪志孟
子曰尚志志之所存主在是則其意之所發亦常
在於是矣故學莫先於立志 劉記曰大學言喜
怒之有所即是氣用事心不得其正便是動其心
又曰勿忘即日就月將不半途而廢勿助長即優

游而泳不蹶等而進皆借前人成語以發明本章而醒快不煩多言

知言養氣 王道升洞谷氏曰孟子之知言即大學之格物致知也其養氣即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也聖賢總是一箇塗轍知言知理也明理以知言知之事集義以養氣行之事必知言然後能養氣語亦有見

必有事焉三句 王陽明日近來學者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纔着意便是助纔不着意

孟子

手

便是忘所以甚難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不對始請問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祇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祇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祇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今却不去用功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會漬水下米乃專去添柴放

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事來恐火勢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語雖過高然發論甚快

學不厭智二句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與中庸成己仁也成物智也言似相反潛室陳氏謂仁智五爲體用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竊謂自成其德是仁德能成物亦是仁自知之明是智知人之明亦是智道理原自無二所謂體用一源也

以力假人章 崔氏紀曰此章論王霸是誠偽之分

孟子

手

以善服人章是公私之別過化存神章是大小之辨極的當

皆有不忍章 儒者詮仁之語非一極力形容猶有不得其形似者孟子祇不忍人三字便將心之德所以爲愛之理者徹底道出而又以怵惕惻隱四字詮實不忍之義如畫家寫真直繪出頰上三毫是何等識見力量至并言仁義禮智之四端性情體用之相貫原原本本冲口而出如數家珍原非外取宋儒所以發明義理得先聖之真諦者蓋淵

源於此

有見孺子節 鄭氏守益曰二友論孺子入井一謂
怵惕惻隱是指出本體一謂常人雖是本體却與
聖人之本體有間爭論未已時方對月指而論之
曰滿天雲障露出一隙月光不可謂非本體雲去
全體光明自當不同知一隙之爲本體則學問可
以入頭矣知本體未透之爲有間則學問可以進
步矣所喻亦見微妙
矢人函人章 孟子談理多奇狃如以仁爲尊爵以

孟子

聖

仁義爲良貴以仁義忠信爲天爵與廣居正位正
路之說皆然 前章言不忍人之心而并及四端
此章言仁而并及義禮智須知仁義禮智各是一
理而又祇是一理朱子曰天理祇是仁義禮智之
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又曰仁義禮智
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
慈愛的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的道理禮則是
箇恭敬樽節的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的道理
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

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

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
各有苗脈不相淆亂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
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
明此各是一理之謂也朱子又曰就此又見得仁
字是箇生的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
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
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生之
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

孟子

聖

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
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此祇是一理之謂也朱
子又曰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
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着工夫
處矣此尤當潛體而切會之者也

大舜有大節 註云已未善則舍以從人舜果有未
善乎抑舜之虛衷自覺未善而實無不盡善乎竊
謂當時不惟舜自覺有未善卽禹皋諸臣亦不忘
糾繩之怠時多勉勵之言如虞書中都兪吁咈交

相警戒於此正見得大聖賢是何等心事以為舜無有未善者乃後世心事也

○公孫丑下

天時地利章 劄記曰孔子論行三軍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孟子論戰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之政在平日懼成之道在臨時合看有外義

將朝王章 劄記曰非道不陳正是孟子不可慢不可召底本領若無此本領而區區較量於往朝就

孟子

書

見之間則與當時遊士爭辨於王前士前者何異極得孟子抱道守義身分

前日於齊章 此篇多記孟子進退辭受去就之事皆權衡於理之當得乎義之宜而倦倦斯世不能自己之心正與孔子之悲天憫人同意此孟子所以亞聖

沈同問章 齊之伐燕荀子史記皆以為湣王時事惟孟子以為宣王時事雖久遠莫可考据然以孟子之賢七篇理醇而書完不宜有誤者也或者欲

兩為泰酌以第二篇之伐燕二章為宣王此間燕可伐燕人畔二章為湣王而以前稱宣王此但無王為解不知孟子一書於列國侯王無不稱諡此之稱王者蒙前篇之文耳類此者非止一章齊亦未聞有兩次伐燕取燕之前二章即在此二章之間註林氏說無可疑也天下止有是非二字調停之說為害世道非小豈可施於考古論世之間乎

不齊宿畫章 孟子之遊梁齊未知孰先孰後然書

孟子

畫

首門言見梁惠王如先至齊必不倒置如此考去梁時不書其事去齊則一書再書流連徘徊蓋至此則吾道終窮無可復望惟有著書述古傳之其人而已孟子烏得不倦倦哉是則先適梁後至齊可知或者以惠王一見稱叟為孟子晚年事然此章於留行者孟子直自稱長者又豈非晚年事乎按史記以至梁為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然孟子無見湣王事綱目從通鑑以伐燕為

宣王十九年至孟子去齊後潛王始卽位似得其
實矣

○滕文公上

滕文公問章五十而貢節 貢助徹之法朱註謂商
人始爲井田之制考之書禹言濬畝滄距川畝滄
川與周禮遂人及考工記匠人所掌同卽井田法
也左傳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衆一旅一旅之
衆而田一成與小司徒五卒爲旅匠人十里爲成
同亦井田法也是井田之來已久說者謂黃帝作

孟子

美

井田近是或中公外私之制至商始益詳耳

五十七十百畝 三代貢法不同或謂只有長短故
畝有廣狹若登變而增恐不無煩擾今按書言則
壤成賦於時阡陌溝洫之制似尚從略至殷漸詳
而周乃大備惟前多荒蕪而後多墾闢故代加二
十畝不嫌改制之煩且二代之季未必無兼併混
亂之弊如周之晚末者故後王更爲之制權其人
地而制法焉非勢本得已而好爲改作也

設爲庠序節 此段與禮記參看王制有虞氏養國

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
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
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所言庠序
學與孟子不同禮記雜出漢儒孟子去古未遠當
以孟子之言爲正然學記云家有塾黨有庠術有
序國有學內則亦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
十養於學是小學之上又有國學而後升之大學
凡爲學者三等孟子但言小學大學其大略也此
又當以禮記之言爲詳至禮記言小學大學處有

孟子

毛

與學記內則互異者分別觀之可也

請野九一節 玩一請字蓋未必一拘有周成法而
以義酌定者也都鄙九一之法載周禮考工記匠
人爲溝洫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百廣二
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
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尋謂之澮此皆以
九爲數一同蓋九萬夫也鄉遂什一之法載周禮
大司徒及遂人掌之五家爲比比間旅黨州鄉爲

六鄉五家爲鄰。鄰里鄩鄩。遂爲六遂。於是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此皆以十爲數。一鄉一遂。蓋皆一萬有餘夫也。孟子之說不盡詳。而其法實相同。

方里而井節。此方里爲井。及餘夫二十五畝之制。與周禮相表裏。而不必盡同。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

孟子

美

畝。易者休一年。乃復耕之。謂又送人上地。夫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萊卽休不耕者。然如孟子之說。則百畝之田。八口之家共之。八口之外。餘夫受田二十五畝。如周禮之說。則餘夫受田似亦百畝。而田又有上中下。有易有萊。當因地爲制。則一井不能限以九百畝。八夫之地。亦不能定以八百畝。且常盈縮歲制之。不能人家歷年恒耕矣。意者周初田多民猶少。故

不盡墾。與萊相間。孟子時野無閒田。故當計夫授之。而無復易與萊之名。餘夫亦不得不爲之限制。歟。朱子所謂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當詳考而推求之。

○滕文公下

陳代章。此篇內答陳代。周霄公孫丑者。是一義。答彭更。是一義。以陳代三章。則孟子不見諸侯。而難於仕者也。以彭更章。則孟子傳食於諸侯者也。二義當合看。乃見孟子心乎天下之仁。守身不枉之

孟子

美

義並行。不悖。故曰仁義二字。孟子一生之本領。景春章廣居三句。古註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粗率之甚。疏云。居仁道以爲天下廣大之居。立禮以爲天下之正位。行義以爲天下之大路。義始精確。疏之勝於註者。往往如此。故朱註取疏爲多。

周霄章不由其道。古人多以夫婦喻君臣。唐人詩尤多此體。不知孟子中先有此義。蓋如易十年不字之貞。亦此意也。前章衍儀之流。則喻以妾婦之

道。此言不由其道。則喻以鑽穴踰牆之醜。後之昧於始進。巧於取容者。軒冕而姬妓。不知曾讀此書否。

彭更章梓匠輪輿。古註。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疏云。梓人成器以利用。匠人營其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所作未成。謂之事。事之成。則謂之功。語詳明。可參陳仲子章。此章當與亡親戚君臣上下章參看。辟兄離母。正是不能廉處。看來彼章似發此章。未盡

孟子

畢

之義。廉字之義。朱註此章云。廉有分辨。不苟取也。蓋兼體用言之。有分辨者。其體不苟。取者。其用也。惟有分辨。故不苟取。仲子猶潔之士。專於不苟取處著力。故匡章以爲廉。然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則無分辨甚矣。故孟子曰。仲子烏能廉。伯夷章註云。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頑正與廉相反。本朝晉藩陶未堂先生正中云。人多以不苟取爲廉。實未盡廉字之義。蓋分辨二字所包者。廣不苟取特其一端耳。周禮以六計辨羣吏。有廉善廉

能之云說者。謂六計尚廉。不知廉訓察訓辨。謂廉其善能云爾。非廉而善廉而能之謂也。管子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禮義是正面。恥者恥其無禮無義。是反面。廉介於其間。則能分辨其兩面界限。劃然不淆者也。廉惟有分辨。則有面背有稜角。故禮記以廉隅並言。堂之廉城之隅。其義同也。頑則如頑石之類。全無稜角面背。不成一物。故頑夫化其頑。乃爲廉。反正相形。廉之義可識矣。今課吏法。往往稱其守廉。不但看廉字未盡。卽看守字亦未確。尚

孟子

畢

書有猷。有爲有守。予常謂有猷。智也。有爲。仁也。有守。勇也。有守。何以謂之勇。蓋其所持者。定確乎。不校。不惟不因人而動。亦不以所遇不齊而自有游移。中庸四言。強哉矯。非有守之謂乎。有守。非勇而何。此說發古人所未發。朱註得此。更覺明暢。匡章通國稱不孝。而孟子友之。仲子人皆義之。而孟子不以爲廉。此好惡必察之意。亦足見孝廉二字。非聖賢不能究其真偽也。無窮理之學。而語人倫之鑒。難矣哉。

○離婁上

離婁篇 以上三篇多因問而發。孟子自言處少以下四篇多孟子自言而答問處少亦上下卷之所由分也。

白暴自棄章安宅正路 孟子言仁人心義人路。又曰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言之屢矣。此更於人路上加一正字。便使斜徑歧途無可着足。何等森嚴。

道在爾章 疏云親親即仁也。長長即義也。竊為益

孟子

聖

一語曰仁義即道也。則此章之義更明。

伯夷避紂章天下之父二句 古註云子當隨父語約而旨。

存乎人者章 視其所以章。孔子觀人之法也。此章孟子觀人之法也。此所觀者以常人言。孔子所觀者以賢智之人言。孔子亦有以聽言觀人者。論篤是與是也。古人亦有兼眸子與言者。目動言肆。知其將進是也。

君子不教子章 劄記曰愛之能勿勞乎。易子而教。

之兼此二說情理方曲盡論孟合看甚善。

事親為大章 崔君玉先生曰親在以養志為孝。親沒以繼志為孝。竊謂親沒而不能繼其志則父母尚有遺志。即養志之事未盡也。

仁之實章 疏云事親之孝為仁之實。凡後之事君者則仁之華也。從兄之弟為義之實。凡移之後長者為義之華也。知仁義為智之實。則多聞識者為智之華也。禮之實在仁義則威儀為禮之華也。樂之實在仁義則節奏為樂之華也。凡此皆從而可

孟子

聖

如此段闡發甚暢。

仁之實節 劄記曰孝弟自一理中流出。故有子統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孝弟又自一理中別出。故孟子分事親為仁之實。從兄為義之實。理甚明徹。足蹈手舞。人皆知舞蹈為樂之不已。形於手足者不知正是作樂中事。蓋樂必有舞。舞必有足。容手容手之舞。容與足之蹈。容兩相應而後舞中節。如今之大成樂。手容有垂手拱手之類。凡五足容有跪足交足之類。凡七是也。非泛言舞蹈。

天下大悅章 王陽明嘗聽一父子訟獄之辭言不

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門人問先生何言致
感悟之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
世間大慈的父問者愕然陽明曰舜嘗自以為大
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為大慈所以不能慈
瞽瞍祇記得舜是我提孩長大的今何不會豫悅
我不知自心已為後妻所移了尚謂自家能慈所
以愈不能慈舜祇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
不愛祇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

孟子

雷

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
慈的本體所以稱舜是箇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
做成箇慈父也昔人讀書能就事感悟人如此所
當體會

○離婁下

舜生諸馮章其揆一也 古註揆度也言聖人之度
量同也朱註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皆似未甚
明快竊謂揆曰其揆即以聖人之揆度言所謂揆
度即得志行乎中國所以揆度事理者也揆之一

即道之同也以此疏註何如 崔氏紀曰揆即執
兩用中之謂孔子之不踰矩會子之絜矩孟子之
權度盡括此一字中此為得之

君之視臣章冠警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
子何以謂之一夫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
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又問君視臣如土芥臣
何便視君如寇讐曰亦非孟子之言書曰撫我則
后虐我則讐高宗大悅獨夫受朱註已引入虐我
則讐亦當知所自來而孟子立言有本先儒對君

孟子

聖

有體又皆於此可見

中養不中 中才朱註以人言疏云中者性之德也
才者性之能也以理言得此理乃成此人可參
不為已甚 劄記曰孔子見互鄉童子曰唯何甚孟
子不為已甚之說本此如見互鄉之童受陽貨之
饋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皆是
不為已甚之意極得解

不失赤子節 顧氏憲成曰良能良知所謂性也說
者以為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

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良然第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來。若就性上看。應曰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來祇是一箇沒些子界限。何處放箇到字。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說大有會心。足見道理熟後。橫豎說來無非妙諦。係造以道二章。崔氏紀曰。此二章一以行言。一以知言。逢原卽會子所聞之一貫反約。卽子貢所聞。

孟子

聖

之一貫原也。約也。皆天命之性也。又曰深造卽勿忘。以道卽勿助。深造則不半途而廢。以道則不躐等而進。深造之以道。卽孔子學而時習之之謂自得。如程子所謂浹洽於中所學在我。居之安。如朱子所謂心與理相涵。身與事相安。居安資深逢原是功效次第。非工夫次第也。又曰程子曰。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朱子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咸索之議論之際。皆

所謂博學而詳說也。程子曰。積習既久。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朱子曰。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所謂貫通也。覺也。悟也。皆得其約之謂也。俱卽經傳成言相印合。不煩言而解。博學詳說節。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潛室陳氏謂博學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正將以反說約。是重在博。學固是竊謂博約中。特加詳說及反字。是孟子將

孟子

聖

博所以能約之故。自作一番體貼也。凡聖賢之言相近而不同處。皆當虛心考辨。方有益處。蓋稱於水章。疏云。原泉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盈科而後進。則譬君子之成章。放乎四海。則譬君子於是造乎道也。甚精切。

幾希章。荀記曰。道心惟微。故曰幾希。言簡而義精。出惡旨酒。飲酒而甘。便想到後世有以酒亡國者。可見聖人之心。惺惺炯炯。觸物卽動。不然固有卿

杯高談。惛然罔覺者矣。君子小人關頭。祇在操舍存亡間。禹之惡心之存故也。如此看方是君子存之之旨。以下句句要得此意。

視民如傷。視民如傷四字。善形容愛民如子之心。予謂當與父母惟其疾之憂。泰看父母愛子愛之之極。至於無疾惟恐有疾。則無所不至矣。此一句可當蓼莪一章。君上愛民愛之之極。至於無傷視如有傷。亦無所不至矣。此四字可包尚書懷保惠鮮不敢侮鰥寡數句。而以如傷恐疾相比擬。看方

孟子

哭

實見得愛民如子意最親切也。

王者迹息章其文則史。焦氏袁熹謂史官掌記時事。不止是幾句提綱。如左氏傳所載。皆列國史書之文。皆魯之春秋。竊謂史之所書。大抵如史記記事之體。今左傳所錄者是也。若每一事祇以一句提綱。而大義寓焉。乃孔子親筆特創之體。其或於舊史中摘其一句。或括史文而自爲書法。或有削而不書。或有特筆起例。乃所謂筆則筆矣。削則削矣。蓋古所未有。而孔子以意爲之。故曰竊取若

但舉褒譏大意。不從其筆削處。澁貼猶未見聖人一段苦心。

禹稷平世章。疏云三過其門。主乎禹。公兼稷言之。何也。曰孔子言躬稼。亦主乎稷。而乃兼禹言之。以禹之治水。非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然稷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爲躬稼。是二者未嘗不相待爲用耳。數語援據得理。可參。

○萬章上

娶妻如何章。元金氏履祥曰。史稱黃帝之曾孫。磐

孟子

哭

磐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續姓。亂常無別矣乎。世系之傳出於世本史記之失考也。然則舜何出乎。考之於書。曰虞舜曰嬪於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以虞幕並稷契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

為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者也。考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遠命。舜重之以明德，夫自幕以至於瞽瞍，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瞍也。且虞既自幕，故有國。至瞽瞍亦無遠命，則粗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耳。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欲殺之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其為耕稼陶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君子弟固非如後世之養養舜之為田漁而人

孟子

辛

從之。又非如今之漁人陶工也。或者見逐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於田漁，亦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世之窮。又瞽瞍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辨故也。孟子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於辯世俗傳訛之迹，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推天理人倫之至，則其事迹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辯矣。此段考據精確，發前人所未發。

成丘蒙章。從來處士橫議，邪說害正。如篇內瞽瞍之朝舜，伊尹之割烹百里之食牛，孔子之主癰疽，瘠環孟子時去古未遠已，事事誣妄。若此，其他書誣以傳誣，何可勝紀。迫腐遷修史多擇焉不精，而兩京以還亦無大儒為之辨正。且有據雜史百家之說以解經義，以論古人者，好學之士可勿嚴加別擇。

以天下與舜章。劄記曰：居堯之宮，逼堯之子，眼光若炬，直看到魏晉五代以下矣。又曰：繼世以有天

孟子

聖

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此理包括千萬世。皆非胸羅全史不能道出。
至禹德衰章外丙仲壬。二年四年古註謂立二年立四年。程子則謂方二歲方四歲，雖無可考，居然二年四年與上節十有七年七年下文三年字一例未應此二句獨以歲為年也。考放桐之事，乃伊尹初見太甲之幼，為攝政事而躬自訓道之。太甲不惠，乃不得已而使近先王之冢次，時時如見乃祖，以自思改悔，非必諒陰之常禮。如果行諒陰之

禮亦何必在桐爲也。且史傳稱湯壽百歲。不應九十七而生。仲壬九十九而生。外丙。况孟子上距商初。已千有餘年。商之譜系。未必可考。如外丙。仲壬。未立。而但爲彼時之孩幼。孟子未必確知其年歲。更不應以二歲者反序於四歲者之上。似以古註爲長。

○萬章下

不視惡色章。劉記曰。集大成。凡祖述憲章。皆在其中。不但兼三聖之所長而已。集註是因本章與三

孟子

聖

聖比較故耳。又曰。始條理。卽子貢所聞之一貫。終條理。卽曾子所聞之一貫。皆看得透。

北宮綺章。此章當與王制參看。別其同異。而辨其

是非。如天子一位。節王制則云。王者之制。祿爵公

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

中士下士。凡五等。其上不及天子。又無六等。與孟

子異。天子之卿。節王制則云。天子之三公。田視公

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

士。視附庸。亦與孟子異。說者遂以王制爲夏商之

制。而孟子所言爲周制。然王制之云。何必非時王之制。何以必當爲夏商乎。天子之制。節王制。詰同。鄭氏亦以爲殷制。且謂武王初定天下。因殷之地。周公攝位。斥大九州之界。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蓋據周禮大司徒而言。然如果周初因殷制。周公始斥大之。蘇轍所謂其勢必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徙者十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則周公豈爲之。且孟子謂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

孟子

聖

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在所當損。孟子去古未遠。且深究於先王之遺。其言顧不足信乎。大國地方百里。三節王制則云。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凡九州一千七百七十三國。鄭氏亦以爲殷制。且謂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

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然先王分封相山川形勢以權其地而後得行。若王制則海內如一。基局可開。方以界畫之。於理不可通。又按孟子言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維時齊國雖大。不過千里。此外未聞有方千里者。四十八之多也。孔穎達云。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盧植云。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是其雜出於漢儒。未必不因孟子之

孟子

孟子

文而稍變。以成其說。鄭氏復從而傳會之。及其難通。遂以殷周不同為解。然孟子已謂其詳不可聞。諸侯去其籍矣。孟子而後。又何所考據。而反得其詳乎。凡此之類。皆當以孟子為是。而因其約略。以識先王之意可也。

不託諸侯章。繆公。子思。明鄭氏瓊曰。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年五十。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然則孔子卒時。子思亦應不甚幼。史記年表。孔子卒在敬王四十一年。魯繆公立在威

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壽止於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繆公之立也。孟子屢言繆公之於子思。孟子不應有誤年表之錯明矣。凡傳記所紀年月。如此抵牾者。殊多。此辨亦考古者所宜知。

其直如矢。焦氏袁熹曰。史魚之如矢。以發矢之勢言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以矢之體言也。得之一鄉善士章。崔氏紀曰。誦詩讀書者。觀古人之言也。知人者。考古人之行也。取鄉國天下之善。亦取

孟子

孟子

其言之善。行之善而已。語有體認。

○○告子上

生之謂性。或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王陽明曰。性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竊謂形色天性之語。是於氣中而指其理。以為性。生之謂性。是即以氣為性。所以不同。然孟子於告子。但就其言而折之。未嘗言其所以然。各章俱如此。意其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固不足與深言歟

食色性也二章制記曰此二章皆辨義之非外曰
長之者義以心之制折之也曰庸敬斯須以事之
宜折之也制非外錄宜由中出深得孟子之意

性無善章非才之罪

才亦心之用而與情不同朱

子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的譬之水性水
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
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所以能流
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

於大才稟於氣是也此說才字至為親切

心所同然二句

明馮氏從吾曰孟子論心之本體

歸之理義故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論心之工夫歸之操存故曰操則存舍則亡正孟

子得統孔子處若言心不言理義則本體涉於虛

言理義不言操存則工夫流於泛便非孔門惓惓

論仁之旨語甚精到崔氏紀曰孟子言性善有

以乍見之心言者以其真也有以同然之心言者

以其公也亦精到

謂理也義也廬陵王道升曰理外無義制事而存

於理者即是義伊川云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與

處二字當體認語最得要

牛山之木章放其良心大學言正心孟子言存心

言良心言收放心皆本舜人心道心之言而示人

以心學也北溪陳氏曰心之具衆理者其體應萬

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

卽所謂性用卽所謂情也張子曰心統性情其意

正如此須知心與性二而一者也然不可卽以

心為性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祇

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

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竊嘗推詳其說

性無形而有理猶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其寂與感

者皆心之為之而性則乘是以見焉猶太極乘陰

陽以見也人卽心之動靜而指其動靜之理以為

性非性有動靜猶太極原無動靜也故朱子言太

極曰動靜者所乘之幾而言心亦曰出入乘氣幾

蓋雖氣不可以見理而不可卽以氣為理離心不

可以見性而不可卽以心爲性其理一也。又大
學言正心其機緘在於意。孟子言惻隱羞惡之心
其發見則爲情。以情與性對言情者性之發而以
意與心對言意者心之發如愛此物是情而心去
愛此物是意好惡是情而惡之好之是意。朱子謂
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是也竊以爲性不
可以動言言動卽已屬心心之動於所感者爲情
心之動而自爲者爲意聖賢所舉以立言者不同
而理亦一也。孟子多言心而未嘗涉於禪學者

孟子

孟子

蓋心者人之神明最虛最靈而具衆理非心卽理
也故誠意之前須有格致之功養心之道則有操
存之力無非所以求吾心之理若卽認心之靈明
處爲理而卽任此心以應萬事則是其所是非其
所非焉知不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將徜徉恣
肆漫無準紀雖高超懸妙儘足動人而毫釐千里
去聖人之道遠矣此後世談心學者所以易入於
禪而不自知也。

夜氣所息 崔氏紀曰氣一也浩然之氣以氣之動

而有爲言夜氣以氣之靜而無擾言二者皆發先
聖所未發又曰四時之有冬卽萬物之夜也春生
夏長秋成若不於冬而收斂凝聚則來歲之發生
必無精力故冬者萬物之歸命而夜者人心之還
元也又曰天地之氣陽主發皇陰主涵養如一樹
花向陽者先開處陰者難落故夜氣凝聚足以滋
養仁義之心又曰人於夜間能安穩熟睡則明日
必精明又如日間作事讀書勞頓少睡一會則醒
來必精明蓋人當休息時則能聚此氣以與心相

孟子

孟子

涵故也又曰夜氣足以養仁義之心此周子主靜
之所本也發明夜氣二字俱有精義

平旦之氣 馮氏從吾曰或問夜氣之存不存何處

驗得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
近也者幾希可見好惡與人相近便是喜怒哀樂
中節便是夜氣存好惡與人相遠便是喜怒哀樂
不中節便是夜氣不存極容易驗大學惟仁者能
好人能惡人是斧斤不會伐的見賢而不能舉見
不肖而不能退是旦晝梏亡而好人所惡惡人所

好是枯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孟子夜氣之說。非幽深懸遠之語。乃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之學也。若丟過好惡。祇講幾希。便落懸虛。便非孟子之旨。發得精實可玩。

仁人心也。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竊謂學者當即孟子此言。認取仁字正詮。却以夫。于言仁各條逐一體會。到人心之德上。乃得仁字。

孟子

本

血面目而知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各得其本心而已。荀記曰。仁義性也。心則虛靈不昧。以具此仁義之性者也。然性之在心。非真有一物可以名狀。故孟子即心以言性。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即前三章所謂本心。良心。同然之心。皆性也。此章又以性言心。曰仁人心也。蓋合性與心而一之矣。語甚融貫。竊謂心有人道。心兼性情。必合心性各條而參會之。方無以心為性之弊。

求放心。朱子嘗稱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

子學問之道。求其放心。二語。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蓋古人之善讀書。如是。所當取法。

拱把相梓章。古註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數語得之。又須知此與下數章。意實相承。其養之道。乃於下章見之也。

人之於身二章。荀記曰。養其大者。立其大者。養與立。皆操存之方。又曰。先立其大。小不能奪。即大學

孟子

空

心正而后身修之。謂理甚融徹。

五穀種美章。程子言心如穀種。仁乃其生之性是也。正可與此章互參。

○告子下

曹交問章。孟子之告曹交。所以言孝弟者甚淺。所以言堯舜者似亦甚易。固是因入而施。不與深言。然孝弟之道。所該甚大。言行法堯。其道甚難。果能切實體驗。即孝經之全理。堯典舜典之精義。俱在於是。雖不屑之教誨。而教之者已至矣。切勿看得

淺易

淳于兒章杞梁之妻。本朝顧氏炎武曰。左傳杞梁死。齊侯遇其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敝廬在。桓弓則曰。其妻迎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善哭其夫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地之爲隨。而隅爲之崩。列女傳云。杞梁之妻無子。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夫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

孟子

奎

下。然未云長城也。長城築於宣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於是琴操有范杞梁妻嘆者。杞而加之以范。且轉爲秦代之人。則不知其傳訛之所自矣。此雖無關書義。而考古之識。亦學者所當知。

○盡心上

盡其心三章。性者萬物之一原。此却就一原而言。

其萬理分散處。與他章渾淪者不同。知是零細工夫。此却就現成功候。言故註云。物格之謂也。知此則所以盡心之義自明。天與命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賦于於人而言。謂之命。而天與命又皆有理。有氣。蓋天卽理。而其生物不能不藉乎氣。雖藉乎氣。而理卽乘乎氣之中。是以聖賢之言。或以理。或以氣。祇是於一理中。或抽出上截言之。或抽出下截言之。然牽一髮而全身皆動。爲其原非二物也。惟其爲理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曰五十而

孟子

奎

知天命。皆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惟其不能不藉乎氣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曰居易以俟命。皆兼乎氣而言之者也。蓋其在天者。有此理時。卽有此不齊之氣。而不能不由乎氣。數其在人者。稟此理時。卽稟此不齊之氣。而不能不限於時。遇所以若是不齊者何也。氣者陰陽五行之變。原不可勝窮。故理雖無二。而一落乎氣。卽不能不殊。凡貧富貴賤禍福壽夭。聽命於氣。而理有不能操其權者。當其未然。雖聖賢不能必。雖帝王不能主。

及其當然則亦莫之能違焉。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然究而言之。盡性卽以合天。亦卽以立命。而違命卽以逆天。必至於失其性。而卒亦無所倖得於命也。孟子此三章。言知天事天。又言立命。言順受言得之有命。言理而忽及氣。言氣而不離乎理。皆當體會到不相礙處始得。

萬物皆備章。萬物皆備於我。所謂兼四端統萬善者也。非卽仁之謂乎。反身而誠者。實有此理於身。

孟子

奎

而仁非於仁之外。別有所謂誠也。強恕而行。卽能近取譬。仁之方也。之意。或以仁與誠分二義對看者。失其旨矣。

強恕而行。劉記曰。強恕而行。行於萬物也。其道取譬於我。故曰近然。論語之旨。譬緊在近。孟子之意。譬緊在強極分曉。

霸者之民章。劉記曰。友人陳寅天恂云。過化是中庸至聖章。以發用言。不必泥身字。凡見言行之所及。聲名之所益。皆過也。敬信悅莫不尊親。皆化也。

與以兩而化同。存神是中庸至誠章。以存主言。其仁其淵。其天皆所存也。經綸大經。立本知化。育皆神也。與以一而神同。此說甚精。良是不學而能章。

顧氏憲成曰。或問聖人之不勉而中。卽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卽孩提之不慮而知。信矣。論者又以爲不同。何也。曰此亦有說。在孩提不學而能。無有所撓之也。聖人不勉而中。則撓之而愈定矣。孩提不慮而知。無有所滑之也。聖人不思而得。則滑之而愈精矣。故不同也。且

孟子

奎

易言百姓日用而不知。詩言文王不諱不知。順帝之則。這兩箇不知。同乎不同乎。孩提之不學不慮。易之所謂不知也。聖人之不思不勉。詩之所謂不知也。以此而論。謂之不同也。亦宜。然則於其同。可以識取本體於其不同。可以識取工夫矣。此段詮理甚精。宜與前大人不失赤子之心章互參。無爲不爲章。崔氏紀曰。無爲其所不爲。是慎動無欲其所不欲。是謹幾看得細。

事君容悅。要看一是字。事此君卽有此等容悅之

法無論事何等之君。卽有何等容悅之法。直道得
忠。得患失。長君逢君輩。肺腑如揭。

孔子登東山章

劄記曰。此章先言聖道之大。與顏

子嘆聖道之無窮盡。無方體相似。未言學之者必
以其漸乃能至。亦與夫子循循善誘。教人有序意
相發。惟中間言有本處。在顏子則竭才後見其卓
爾。孟子則預先拈出。示人欲其知學聖之要耳。讀
此可見孔子一貫之道。孟子得其傳矣。所見甚確。
楊子爲我。朱註取者。僅足之意。竊謂此取字。猶彼

孟子

矣

有取爾之取言。其意在於是。如前章言墨氏曰。以
薄爲其道者也。未識是否。

伊尹曰章

崔氏紀曰。揖讓之事。只許舜禹行。放廢

之事。只許伊尹行。蓋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伊尹祿
之以天下弗顧者也。不然皆篡而已矣。理甚精嚴。
舜爲天子章。問瞽瞍殺人。舜竊父而逃。倘如象殺
人。將如何曰。議貴議親之條。古尚無之。由孟子所
以處瞽瞍者。恐臯陶祇得執法。而舜必不肯廢情。
或者放而不殺可也。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

固想當然耳

自范之齊章。呼於埳澤之門。自是侍御人傳呼之

聲。古註以城門不肯夜開。故君自發聲。太泥。

道則高矣章。劄記曰。孔孟道同而教異。孔子無行

不與欲學者俯而就。孟子中道而立。欲學者仰而

企竊謂此亦一聖一賢身分不同故耳。

君子於物節。此章當與西銘互看。孟子合下見得

理一却從理一而推其分之殊。爲墨子兼愛等人

而發也。張子合下見得分殊。又從分殊而推其理

孟子

至

之一爲頑而不仁者言也。故名之曰訂頑。

○盡心下

盡信書章。武城古本原多可疑。一篇九節之中。其

前四節皆序日辰。而後以命羣后告天地。恭天成

命。惟神相予。繼之。然以日辰考之。壬辰癸巳。則一

月之二日三日也。卽繼以四月三日哉生明。且序

其偃武修文之事。則已遠矣。丁未庚戌。四月之十

八二十一日也。先以祀周廟告武成。而二月望後

庶邦受命。癸巳陳師。甲子倒戈之事。反序於後。不

更失次乎。朱子考定之文。始於理克協。惟用附大邑周之下。以爲有缺文當考。亦足見先儒之虛心。如此明歸有光。又以古本之五六七八節。序於首節之後。以其二三四節。序於末節之前。謂恭天成命。亦爲誓神之辭。若此中本無缺文者。然我周王大邑周之語。豈所以告天地。而以既生魄。序於丁未庚戌之後。又爲何月之何日。不更舛乎。大抵武成原有缺文。誤簡其來已久。故孟子以爲不可盡信。想不惟漂杵一語也。叅之。

孟子

矣

仁人無敵二句。本朝豫藩徐氏聚倫曰。朱註謂孟子設言。又謂書本意。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似以孟子爲誤解。武成者。按武成文意。甚明。孟子何至誤解。蓋其意以爲。仁人無敵。自可止戈。即使前徒倒戈。亦不過兵潰自傷。旋即散去。何至血流漂杵。正謂攻北流血之不可信。非謂武王殺之爲不可信也。孟子既不誤解。何謂設言。註意須善會說。亦有見。崔氏紀曰。孟子不信血流漂杵之言。或問云。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

亦不忍言也。或問此說。與集註設爲是言之意。正相發可並叅。

吾今而後節。此舉重以見輕。然則好詈罵人之父兄者。人亦詈罵其父兄。與白罵父兄。特一問耳。烏可無戒。

是爲馮婦。卒爲善士爲句。則之野爲讀一說。如此則則字文義不甚洽。當以卒爲善爲讀。士則之爲句。野字連下句。士笑之與士則之應。予謂以卒爲善爲讀。正覺句法不甚完。且僅不搏虎。未足稱善。

孟子

矣

亦難卽爲士之則。而其義亦無加于前說也。口之於味章。性也有命焉。此性字猶言所稟之同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猶言所稟之異也。同是言氣稟之性。而一以人之所受言。一以天之所賦言。故曰性亦曰命。此與動心忍性之性同。而與性善之純以理言者異。蓋孟子言性。亦有以氣質言者。如此程子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是也。顧氏憲成曰。夜來偶思孟子性也有命二條。其指甚精。賞與盡心章叅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爲落

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日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脈極其玄遠。如此不得丟却源頭。謂形骸為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為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日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近。如此不可丟却現在。認於穆為窈然之物也。故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此說與朱註小異。予嘗謂先儒之言。有所解不必此章書而無妨。

孟子

半

自作一書解者。此類是也。

言近指遠章。劉記曰。論語廿篇。言近而指遠。大學一部。守約而施博。語確。

說大人章。劉記曰。有書。書本領。方能視巍巍而藐。如合語。宋句踐章參看。則遊說之道備矣。參看之說甚妙。崔氏說書多於兩章參看。兩書互証處。發揮義理。若謂舉業家可無須此。則俗學憤憤。何足深言。

養心莫善節。明涇陽顧氏憲成。幼從師講養心莫

善於寡欲。前請曰。竊以為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為主。欲為役。主強則役退。聽於此。又可見先儒讀書。皆有一番體認。乃是實心為學。今以讀書但為科名計。全無心得。此學術所以日卑。士風為之日下。可嘆也。

孔子在陳章。孟子時為害正學。莫如楊墨。是書終篇。當闢楊墨矣。乃獨於鄉原深惡之者。楊墨之害。道猶易知。鄉原之似是。更難辨。其害中於人心。成為風俗。釀為國原。朝原而為模稜。為伴食。為胡廣。

孟子

至

中庸至今猶未艾也。明臣海瑞嘗曰。今之醫國者。祇一味甘草。處世者祇兩字鄉原。正道何由而復信夫。

古之人。或以稱古之人為狂。非也。孔子時夢周公。顏淵曰。舜何人。孟子言人皆可為堯舜。此皆謂之狂乎。且如今一人之身。每能記憶數十年事。事雖越時。若且夕間耳。進而一二百年之事。父老所傳述耳。所習聞者。亦猶昨日事耳。由今逆計古之大聖人。即若周孔若堯舜。不過二三千人間人。以吾

所。視。爲。旦。夕。昨。日。事。者。不。過。數。倍。之。數。十。倍。之。而。已。何。嘗。遙。遙。千。古。而。近。者。又。無。論。已。由。此。言。之。今。人。何。必。不。古。人。今。之。喋。口。而。不。敢。言。古。人。者。豈。非。甚。無。志。之。人。不。足。復。道。哉。但。行。不。掩。而。徒。以。言。所。以。謂。之。狂。切。勿。因。此。自。鄙。其。志。

衆皆悅之。崔氏紀曰。流俗汙世之衆。卽庶民也。雖爲鄉原所惑。然於似忠信似廉潔者。尚知悅之。豈忠信廉潔出於秉彝之性者。而顧不悅之乎。此悅之卽同然理義之心。乃經正能興之本也。亦看得

好。

孟子

圭

篇末後註 孟子之後。註以程子接其傳。而程子之

後。當於朱陸嚴其辨。竊按朱陸之興趣。由心學之不明。蓋心者人之神明。至虛至靈。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而非卽虛靈者。卽理也。心雖無不具之理。而理之在事物者。情形各變。與時不窮。故必善用其虛靈。以研天下之理。而得其至精。然後吾心所具之衆理。日暢。審天下之事。而得其至是。然後吾心所應之萬事。日周。其功由積累以求貫通。至於漸積日久。見道甚親。卽生平未經見之事。未經過

孟子

圭

之物。一當其前。自無不渙然怡然而泛應曲當。此朱子所以補格物之義也。若止憑其虛靈之明。而誤認卽此是理。因而駕空立說。硬行主張。此六經皆我註脚之言。適以悞天下資性聰穎之士。欲以不學而至道者也。如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道在交資。功以互進。原非二事。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今離却道問學。空言尊德性。則所謂德性者。不過以其虛靈之明。而不復更加講求。則於事物。

之理未盡其曲折。古人之言未盡其旨趣。以是而處事接物。講學論古。其能措之各當。質之古聖賢而有合者鮮矣。又如孟子言良知良能。蓋明人皆有此仁義。而先從本來之知能逆推言之。其意則謂仁義所以達之天下者。以仁義之道。卽此親親敬長之理。而愛親敬長。不待學慮而後知能。故曰人皆有之也。今離却愛親敬長。空言良知良能。則所謂知能者。將如知食知色。亦可謂知能之良乎。且撇過良能。單拈良知。因攔入致知。義內爲致良。

孟子

吉

知之說亦不過以虛靈之明爲知。而自爲一種高超懸妙之理。認爲聖學捷徑。從來聖人之精義致用。大儒之居敬窮理。有是躡取頓悟之異術乎。此朱陸所以殊。而陳王所以不離乎陸也。或謂高明清潛至道則同。不必過爲分別。此其說非也。天下無二道。此是則彼非。如水炭不相入。凡有兩主其說。爲調停參合之論者。是卽信道不篤。而陽孔陰釋。煽金溪之焰者爾。夫亦何取焉。又按聖賢之學。返躬實踐。惟在於行。而漸積日進。尤在於知。是

以博觀約取。考古驗今。始之卽物而窮理。繼焉精義以致用。惟學與年俱深。斯行以知益固。如孔子自叙其學。立與不踰矩固行也。而不惑知命耳順。俱以知言。孟子自言所長。養氣固行也。而知言亦以知言。蓋知卽以導行。行處卽知處。故曰溫故而知新。曰好古敏以求之。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予一以貫之。其言學處。皆必以知知進一層。卽行進一層。非有二也。又如中庸一書。稱舜以智。而曰好問

孟子

圭

好察。稱顏以仁。亦曰擇乎中庸。語誠明之事。則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以篤行。曰擇善而固執之。又諸如有聞未行。惟恐有聞。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無不以知爲先。以博學多聞爲知者。顧於大學中。必抹煞格物一層。豈非無頭學問。且謂古本大學。聖經下卽接母自欺章。朱子補格致一傳爲添設。不知所謂母自欺者。卽母欺其平日所知而慎。獨曰獨知者。卽平日所知之發於當下者也。若素無格致之功。則自謂好善而好所不當好。自謂惡

惡而惡所不當惡。此處一誤。卽正心修身齊治平各章所言之好惡無不皆誤。此格致一傳所以爲與時俱進之根要。朱子之功於是爲大。彼尊德性致良知之二說改頭換面。正復一理。皆資性高明之士。從苦思極慮中一時有所悟入。卽空門所稱頓悟者。遂自謂得學之至深。因以推衍其說。處處牽合。寃不過以心爲理。以虛靈之明爲心。於是以講讀考寃爲支離。而不復更求其所未至。豈非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宗旨。不謂之禪而何。然則今

孟子

美

日而言學。其取乎日進者耶。抑不必日進者耶。其將以居敬窮理孜孜不已者爲有進耶。抑卽以高超懸妙憚於下學者爲有進耶。亦可一言決矣。

四書叅註 無卷數 直隸總督孫進本

國朝王植撰。植字槐三。深澤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邳州知州。是書多掇擊註疏以自表尊崇朱子之意。而掇擊鄭元孔穎達尤甚於趙岐何晏孫奭邢昺。然先有漢儒之訓詁。乃能有宋儒之義理。相因而入。故愈密愈深。必欲盡掃經師獨標道學。未免門戶之私。譬之天文算數。皆今密而古疏。亦豈容排擊義氏詆譏隸首哉。且所採多近時王廷諍崔紀傳秦諸人之說。在諸人研究四書固各有所得。然遽躋諸鄭孔諸儒之上。恐諸人亦未必自安矣。

菜根堂劄記十二卷

〔清〕夏力恕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年鳳臺書院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菜根堂劄

記十二卷》提要

乾隆己未夏應山長之聘留鄂州三年每因題課講得若干條諸生彙輯授梓名曰題解事畢歸來先君子閱而善之因語恕云朱子文集及或問語類諸書具在其說明與注意相石注經刪訂至老方輟或問則中年以前文字自言不暇修整文集多附早年語語類又記有先後精粗之別大全采擇不純一例登載其截斷梁括處亦多未當致使學者執彼而疑此甚乃舍注語不繹而久求諸大全况凡儒先論說皆有早晚離合之異並存者不區而別之無以極殊途之用各出者不提而貫之無以合同歸之趣苟因是編而廣之精之其亦可畢老人生平未竟之志乎惟時舊從進者若內弟熊紹祖屠生用恒胡生紹昂咸以為言乃發程朱各遺編首尾縱觀逐漸考校始而寅訖戊辰脫稿粗畢先君子猶及見之越明年而先君子卒矣草土餘生未敢告勞輟轉六年難言擲筆疾病日增腕僵目昏雖屬草亦不成字恐湮先朝露姑記成書兩目以示將來先君子又云題解名不虛當易之此事關係豈但時文耶恕惶戰未知所以以其搜討塗窮朝夕鱗次遂以劄記名其間考訂繁瑣難以盡歸卷帙者別為證疑備覽一書嗚乎道長年短義濶心微以是卒前人之志尚懼忝爾所生况敢託後死之名妄附儒先之末乎乾隆壬申夏五月力恕謹識於菜根堂

咀之終身而莫竟其味游之萬卷而莫際其涯其西子之書系窮其理括古今之天下習其文亦司馬氏韓氏所奉為鼻祖而望而却顧者也自有時文以來宗程朱之說定甲乙之科著為令典幾四百年老師宿儒名臣傑士強半由是血脈之貫穿界限之嚴密神吻之虛實分量之偏全氣象之小大使二千餘年前之書如新脫諸口可謂難矣其神明變化於規矩氣味所通餘波所及自茲經而外左國秦漢以還無慮數十家皆滔滔滾滾出沒其中而不一折衷以聖賢之心可謂盛矣學者束髮授讀雖三家村塾莫不手其書非聖者終身不寓目宜乎布帛菽

一 割記

自序

二

葉根堂

粟之不去諸其口體而粹然有當於心也然而聖賢之道之不可終窮也毋論智愚昏塞百出其途即使人皆上哲之資各出其聰明以相取亦各有得乎其中而終莫逃乎其外更千秋萬世莫之或離亦莫之或襲蓋期於獨有心得而仍不失其宗已矣是故不窮其理固無以得其淵源創守教學損益之由不習其文亦無以見其觸類引伸離合繁簡之妙不窮其理無以發一心之蘊而致其精不習其文無以擅百氏之長而去其短徒習其文而不窮其理就其所得不過部伍錯綜之迹徒窮其理而不習其文則亦茫而不貫如陰陽剛柔水火土石之各自為其氣質而無以極乎天地四時日月之運旋蓄洩也力怨於以

蓋兩病焉自己未迄辛酉與楚範諸生共晨夕三年有餘辨析論難諸生各識所聞汰其重複與其論文之說之無關於四子者共得若干條增損塗竄將以俟諸異日顧惟老親耄耄秋園後將不復與諸生左右因不忍重違其意而授諸梓夫處一千年後仰見古人而臆度之獲戾滋多然以學庸解學庸以語孟解語孟使夫一章一句之辭有以表裏乎全篇一時一事之說有以究極其生平一聖一賢之義有以櫟括乎千古之授受而仍不害其為一章一句之辭一時一事之說一聖一賢之義使學者因是以窮其理習其文而發之為言辭不溺於破碎之講章不惑於似是之異說或不無小補若夫四子之書程朱之說

一 割記

自序

三

葉根堂

廣大精微異世同揆則國視乎其來有聞也

葉根堂創記

目錄

孝昌 夏力恕 著

卷之一

論語

學而

至

八佾

卷之二

論語

里仁

至

雍也

卷之三

論語

述而

至

鄉黨

卷之四

論語

先進

至

子路

卷之五

論語

憲問

至

衛靈

卷之六

論語

季氏

至

堯曰

卷之七

大學

天命

至

鬼神

卷之八

中庸

附記

目錄

四

葉根堂

卷之九

中庸

大序

至

衣錦

卷之十

孟子

梁惠

至

滕文

卷之十一

孟子

離婁

至

萬章

卷之十二

孟子

告子

至

盡心

葉根堂創記

論語

孝昌 夏力恕 著

學而

學而此天地之理使其不愧於身心而已人生不過數十

寒暑天得而限之足跡不能遍九州地得而限之升沉進退與

世推移人得而限之聖賢所以立命者亦於此三者立之而已

計此數十寒暑陰陽之氣無刻不相感召人之可以為堯舜

參造化在此其轉而為祭為讎違禽獸不遠亦即在此不搜尋

出個榜樣使心有所寄直是無處下手學而又習習而無間則

日新而不已昔聖先賢常如步武可以要其指歸發其精蘊使

吾一身內之陽變而陰合者不累於氣而常得其理修身以俟

天不得而限之矣朋自遠來則氣之所感召即理之所感召地

不得而限之矣不知不溫則感召之所不及者吾身之天地萬

物未嘗不位且有人不得而限之矣說樂二字是從就裏自家

領取君子二字是從師友眼中看出蓋三者功效最為切近而

推暨之則天地人之性自我而盡天地人之命自我而立懸的

於此而聽夫人之自至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也伊川云教

人不見意趣必不樂學此章正是發人意趣處不必求深而深

處自在聖人之言徹上徹下說個學字則自初學以至希聖希

天都在裏許說個有朋二字則自一鄉一國以至友天下論古

人都在裏許說個人不知三字則諸子之不吾知與聖人之莫我知都在裏許如此則學字有朋字人不知三字并一讀各只全體之象而時習自遠來而不愠乃是就裏抽出來說時習只是成己之漸遠來只是由己及人之漸不愠亦是為己而不為人可以馴至於上達之漸皆是進境皆非止境說樂君子極誘掖指點之妙方知上半段轉關處恰與三不亦呼應皇氏以為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若十年出就外傳之類二年中時若春誦夏弦之類三則日中時也如此說時字自包括要之言日則身與年在其中矣不知不愠與進世不悔句各別如聖人許多通權達變處正是中庸儘有沒世無知者但聖人見之

則記

論語一學而

葉根堂

明守之定斷不至貶損遷就而悔其所依原不在顯晦上說不溫句乃聖人從境遇中教人立定脚跟為學處自是曾閱地步若聖人汲行道德之心樂天知命與悲天憫人原并行不悖又高一格然需從此做去故朱子謂此乃見為已用心的約處又謂此章是說初學入德之門論語全書要領便可從開首數章看出如首章提學之全量以示人學莫要於求仁而孝弟基之求仁莫要於誠而巧全壞之必若曾子之三省總是反身而誠線可入仁孝之門線可接學道之統記者煞有深意

其為章

上字即指父兄之屬犯字淺言之如疾行先長之類深言之如

事親有隱無犯者責善而嚴威儀恪無復愉色婉容亦即是犯蓋犯上乃不孝弟之所流作亂即不仁之所極如此看則此節直一滾而出本立句固是泛說然下文為仁之本正須從此透徹誤看本字者幾以孝弟作仁之本因而誤看這字竟似孝弟生出仁來不免倒說了需知本只是始初之義道只是仁之事功若曰親仁民愛物統體是仁而親為根本本立則由親而仁凡仁裏面天明地察的道理皆自此生由親而親而仁凡仁裏面一切仁民愛物之道皆自此生云爾看仁字需是有把真仁需看得無盡藏方透全書之旨朱子言如目能視雖眼目不動他却能視仁非愛他却能愛又曰愛非仁愛之

則記

論語一學而

三

葉根堂

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語類所記反復于言無若此之簡括者此正本天本心之別蒙混不得處又謂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這便是握着把真有把真則無盡藏者在是矣天有四時土寄旺焉地有四方而上位乎中人有四德木仁火禮金義水智信亦無所不寄而成位乎中此中庸之所以言誠而周子之所以言主靜立極也然而春冠四時元統四德斯人五官之用必根於心此又論語之所以極言仁也仁者溯其始誠者要其終而始之終之皆不離乎唐虞之所謂中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人生而靜也天下至靜者莫如土上位五行之中

信也。即誠也。分而言之。元亨利貞。誠之通。利貞誠之德。統而言之。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故惟至誠能盡中。而春無所不賈。則誠則五德之中。而無所不統。仁為心之全德。則仁也者。即四德之所以。取中此先聖後聖所以同條而共貫也。

巧言章

知剛毅木訥之近仁。則知巧言令色之非仁矣。仁為心之全德。心逐於外物而失其所守。便是失其仁。凡論語說為仁處。都是此意。故程子有心即是仁之說。然亦需看方不墮生之謂性。甲裏。謝上蔡以知覺言仁。以活物言仁。下稍便走入禪門去。所以朱子說上蔡一變而為張子。韶子韶一轉而為陸子。靜為禪學者。以妙明圓靜為仁。是未達心之德。只了當一覺字。

論語一學而

五 萊根堂

以慈悲願力為仁。是未達愛之理。只了當一活字耳。

三省章

聖賢下手工夫。進德分量。只是自覺得不足。曾子三省。此意從啟手足時。回看洞看。生平恰在個裏。曾子三省。不是檢點平常。只是省察當下。與顏子不遠之復同。艾東鄉詮此節三句。皆著即如二字。似乎看理寬綽。其實未安。又有謂孝弟是不待省的事。父事兄。雖孔子亦不敢自信。以曾子之守約。豈肯放過。看來此是曾子從學夫子時。離却庭闈。只有師友一倫。人字又與師友及。日常交際者言之。此節書直是曾子通統所係。忠信二字。便是忠恕本領。傳習二字。便是一貫源頭。省字。便是誠意。

慎獨工夫。因此覺前兩說皆未安。凡看聖賢文字。有欲令高濂反狹小。欲令宏微反疎脫者。此類是也。朱子謂曾子之孝。非止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背理傷道。便是。不孝。曾子心源至孝本領。正需從此勘出。人只看得定省溫清。是孝。離却庭闈。便無處見孝。不知仁民愛物。乃孝之橫處。達補給享祀。乃孝之堅處。遠曾子交友事師。立身行道。無處不是孝。蓋仁乃萬理發源處。孝又仁之發源處。道理隨地條分。總會却歸一路。此乃天道聖學緊關紐處。不但與前數章血脉相貫。體此便視全書要領。

千乘章

論語一學而

五

萊根堂

敬信節愛。由己及人。各盡其道。兩而字。是表裏本末。交相為用。處使民以時。信在此。敬即在此。愛在此。節亦在此。是從上兩句中。抽出來。說以字下得直捷。却正是顧盼上兩句處。分開說。件件都有實落地頭。合之只是一氣。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中庸九經三重之要領也。蓋敬其事。則自井田學校刑賞進退。洪纖畢具。一言而足。何況五者且敬。則動之以禮。信則感之以誠。節則裁之以義。愛則同之以仁。仁民之本。既立矣。而又使焉以辨上下之分。時焉以節勞佚之宜。此正孟子所謂行而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為者。蓋孔子言道千乘之國。即孟子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千乘出車之說。詳具證疑編內。

則以學文。程子尹氏說是看得則字緩。洪氏說是看得文字輕。

朱子是看得則字緊文字重占人十年出就外傳聖人學其
木重本輕故教之如此才第誦信親愛是過此奉便蓋此職
衆人却需專討綱要來沈愛了方算有得力學文又如沈愛衆若是日不對
便是學文之本體不親信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可見親人
之喜雖有先後輕重之分却不是截然判作兩極詳此則則以
云沉愛者情之摯誠心則可以得其性處六事雖平列然權度
親愛者所以行之此孝弟也學文則古人之事則以親愛權度
也此處轉即孝弟並精通辭原自一理人只為看性字子二
字連孝弟都看得輕不先達到聖神語境亦只是此箇事端天
爵地正須合併處透徹方解於分疏處語話中斂

此是一部小學大綱領自天子諸
侯以及庶人其道可通自師氏保氏諸子以及弟子職等篇其

論語

六
菜根掌

事約舉。近刑餘習法術。秦漢之所以不返於三代也。

易字能字有字是說他分量盡處不學則其分量必有所不能盡故子夏以必學斷之如此則勉人為學之意正在言外

不重章

首節是器量。較者易覆。次節是根柢。握者必槁。有此器量。方容
受得。然或損多益少。則涸可立待矣。有此根柢。方暢發得。然或
有體無用。則善不能遠矣。朱子謂四者皆修身之要。就中主忠
信。又最要。又謂致則凡病皆可除。但看此章。從不重說起。不重
則不致矣。可知前二節是基本。後二節所以磨鍊而成就之也。

重字便是禮字發端。克己復禮亦只是禮字。今共處在初學。則以人事言之。在成德則以天理證之。其趨一也。程子涵養須用敬。便是從首節看出。

慎終

此一部孝經精義。无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也。曾子終身不仕。而王道之本已立。蓋所謂天德者。仁孝而已矣。世間萬千道理。都從有生之始。推出。慎終追遠。仁之至。義之盡也。曾子之言言其得於身者。是故簡而該。

子禽章

子禽子貢識趣天淵然聖人豈止不求并不見其為得并不自

論語一

七

菜根堂

貢亦在聖人度外方是圓光方知子貢所云只是從邦君心眼

上描寫聖人耳。聖人固汲行。道終不求可求。成坦然天地之量。無所疑阻。故皆得之。無所係戀。故終不為其所用。蘇張手限亦操必得之權。只既得之後。便握住不放耳。蘇張之得。正是工於求。夫子之永。并忘其為得。從此看出異字。方見語妙。

父在章

首句只是興起次句是一層緊一層看法以孟莊子之孝觀之疑此為魋子發魋子父沒來學使其謹遺命而不忘祖德也三年無改亦是從觀者說不是孝子胸中有此計較通字極淺

極。活。不。要。看。精。了。雖。經。賢。智。亦。有。因。時。損。益。處。雖。承。承。累。亦。有。不。要。害。害。故。皆。可。概。之。以。三。年。境。遇。不。同。哀。慕。之。心。一。也。

○禮之章

聖人說禮讓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可知此章和字便是從孫。議兩字看出。朱子從容不迫之解。亦只是從孫議兩字看出。此章解說紛。其最不可者有二。其一是誤看和字。其為從容不迫之解。而誤以歡忻豫悅當之。從容不迫者。有倫有要。及推行有漸之謂。知和而和。不以禮節皆寬緩廢弛。無復差等。隆殺之意。可知章首和字。早有節字在內。故注以從容不迫解之。且注意原有兩層。禮之體嚴。似乎與和相反。然皆出於自然。則

○劉記

論語一學而

八

葉根堂

和之根原。其是矣。惟其根原如此。故其流行處。必從容不迫。乃為可貴。此章首和字之正面也。人若從容不迫。與和字結合。不來知單從自然處說。不止遺却正面。已將下文節字根株剝斷矣。其一是以用字作人用禮。玩注為禮為用四字。畢竟是就現成的模樣說。只看許多層次等。需是從容不迫。方無拘束。方無滲漏。從容不迫者人也。其必如是而後貴者。自是禮之用。本來如此。先王制禮。只是因而成之耳。小大由之。由字緣說到人身上。有所句。正從由字生出。故知首節是說禮之為用。次即是說人之用禮也。知和節尚是在老源頭。非比晉人決裂。且需看高一層。見得根原一線。差却下梢頭。必至於此。則不可行之。

義益透上節精神。更復高擲雲漢矣。全章精神。注在次節。而次節之理。已透在首節內。需從此着眼看。出方知和不是禮外之和。則以禮節之亦不是和外之節。

信近章

此三項人多貪好議論。檢大處說。非也。皆是從輕微易處說。始處終。但信因兩項易說。惟恭近於禮一項難說。合觀三項。似又皆有所遇。非其人。非其地。倉皇急遽。不暇審擇之勢。如孔子不期而遇陽貨於途。若不致恭。與之相見。固有非常之禍。若折節太甚。亦受其恥辱矣。所謂見惡人以避咎。便有恭近於禮的意思。推之信因兩項。皆有恁般境地。

○劉記

論語一學而

九

葉根堂

食無章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節所云。只是此心無一刻之放縱。則自然日新。而不已。故聖人以好學許之。有道二字。朱子恐人團團看去。只說向有聲名一邊。故特將道字注脚。可知凡非事物當然之理。不能為人。所共由者。即異端之教也。古今來儘有懷就正之虛心。只道非其道。不免誤却此生耳。

貧而章

只是一個貧富。便有兩般境地。只是一個。無諂無驕。精進而渾化之。便是與好禮義理無窮。作兩般看的。淺作一個看的。深子貢生平。最善以身受教。此是他方人伎倆。轉頭切已處。

此章及我不欲章賜也何如章都是此意。是看得道理無窮。方極反復咏歎之妙。如此則興觀羣怨觸處可以相通。觸處皆無止境。故可與言詩。可與言詩。即是可與證義理之無窮。聖人言語一透百透。不必於言詩之外另討法象。只是個無盡藏的意思。子貢以切磋琢磨形容之。夫子却又只括以往來二字。可知教學相長不是益其所無。正如聲之在器。不叩不鳴耳。不患章。

劉記

論語一學而

十

某根堂

為政章。此節政德二字一滾出來。小作優劣不得。即政即德。莫看作兩極。方得其解。聖人眼中早有從前的樣子。聖人胸次更有未見的規模。感思盛無涯際。莫但作輝煌二例語。方得不言之隱。北辰非竟不動。人見其動耳。居其所乃動中之靜。非動外之靜。乃所以立羣動之極。非我遠人勞之謂也。周子所謂至靜立人極者。意正如此。中庸戒慎恐懼。便是主靜工夫。蓋非動則無以保其靜也。隱微必慎。便是定之以中正仁義。蓋非靜則無以制其動也。周子動靜互根之義。便是中庸骨子。此章便須見得此義。方知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動靜互根。形象顯然。

不是懸空說。且如地是靜的。然非四時升降。則亦無以含其靜。天是動的。然非星辰總攝。則亦無以貞其動。天地人同此一理。生安學利同此一心。天子庶人同此一事。

詩三章

人多取淫奔諸詩翻騰和字。如此則正風正雅及清廟諸詩。聖人可無慮矣。愚以為是未得和字正法眼藏也。此章將三百句裝頭。無和句殿後。篇篇都在裏許。直看透春秋及千百年後之人心。近則三家歌。極不過貪慕其文辭。節秦更輝煌。遠則曹瞞開口便是周公。不過掩蓋他奸雄面目。此正是和心發露處。且如閨怨諸體。憑空搖蕩。固可藉口。鄭衛訕謗之言。極力詆誣。何

劉記

論語一學而

十

某根堂

嘗不藉口家。父貢諛獻媚。何嘗不藉口。天保等篇。乃知聖人慮來世深遠矣。蓋詩之為用。有寓言。有直致。有含蓄。美者刺者。皆曲盡其形容。聖人揭無邪一言。使人誦莊語。則反而修德。不可無實。而冒名覽淫辭。則懼而內省。不可惡濕。而居下桑中。淇上以此開庸俗之邪。清廟思文。亦以此開亂賊之邪。如此則和字內包羅古今多少人物。思字中亦掃除無限隱微深痼矣。注性情是貼思。正是貼無邪。非謂章句支離。但需守却一點空靈。正為讀詩者腳踏實地。好下工夫。朱子說詩不從序說。詳見詩序辨中。而人之疑之者。多在淫奔諸詩。以為皆刺者之作。非淫者所自言。夫而貴乎刺諷者。必其有含蓄。嗟。惻。怛。規。

道之章

記

論語一

七

菜根堂

者則從而黜之。此又政之大綱也。故三王止有進賢退不肖之權以行其政。必不使賢不肖共束於一切不可動搖之法。自周衰迄暴秦。凡所為政。無不出於羈縻防範之為。既已密於牛毛。猶輾轉相求而未已。則無待於齊而其所以道之者。獨有刑而已。雖賢智且不免。何況於民。免且不得。何況於取道政齊刑。猶霸者之事也。且不要低看了。更得聖人微意。而德禮之效自然高出雲霄。不是強將德禮二字作大擔壓人。認取王霸關頭。直覺非此不可。乃知曹參但飲醇酒。不過末世佳話耳。何人無天地之性。何代無一王之典。德禮正在人間耳。然堯舜不能代謀其子湯武。不能代治其君。可知道齊本領固從德禮上見。

而德禮效驗則視其所以道之齊之者何如貴在君身不容旁
貨伊尹周公若啟迪太甲成王不來亦終無以治天下也

志學堂

六部書分三股看首二部作聖基本三四部神化根源五六部命字是復半樞紐志學兩字互至能立心字矩字直潮向前宏鑑渾融註蘊一生年講工夫至能立心自行到了是以復然見履踐直至末節方說到行上去耳順從心都是知天命甲寅莫不便是然解脫不是全無進或最難寬容一念聖人生活之實融下便是知得一段行去然三十前境界寬容一念以後之緣融轉是知的境界漸漸神化則行的境界亦漸漸神化四五六部不說行而行在是七十從心不說知而知在是此一點志向融轉到語頭徹悟耳順心似好要一貫諸手負者是也從心行之一貫語曾子者是也本根所在耳順從心是神化語達起會廣三篇一段且一貫是本根所在耳順從心是神化語達惟其本根透徹是以漸臻神化却龍繞合得說不得孔子四十五前是一貫必舉自家神化處作引証則未及神化者安得解

割記

論語一

十三

葉根堂

此雖曾子子貢又何由得明也從欲不誦與乎天下之所繫
 其矩一也一從幹上說一從不義說具聖人令下使知得一
 行去行之既久智益渾化更不用思量其行處便覺得初
 學入德須是格處稱停下鎮方解不跲六字之所以格致也
 從欲不誦情便是性暴棄下性只是情此其所以不移也
 注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皆本
 程子今按精義所載程子語蓋以五十知命為思而得之耳順
 則不思而得五十知命而未至命七十從心然後至於命似不
 應如此截斷分疏故圈外載程子語二段此等皆削去精義之
 易繫謂精研其義而考究之論孟或問正所以明集注之去取
 辨諸說之得失後來集注規定凡所引眾說多經筆削蓋既不
 沒其實又以節繁文而省辨難也
 讀者或不盡見所由來故及之

孝是各人分內事。境遇性情所處各不同。非師友所能代謀論。

語問孝只此四事連類記之亦止各就性情境遇上說但聖人言語包括充之便無所不至以禮只是以聖賢事其親知惟疾之憂則全受全歸矣敬則禮立矣色則樂行矣四者各歲其失而同歸於道

孝子原奉其父之遺命學禮於孔子問孝而告以無違使知禮即理也以其不能再問而後發之於樊遲使之即其所以學禮者見之於實行又以見孝道之無間於死生也孝從仁發出其中條理到恰好處便是禮以其仁之盡故曰至德必以禮故曰要道然人知不及乎禮者之以愚不肖自處而不知過乎禮者之以愚不肖待其親聖人此言固足止三家之僭濫實萬世

論語一為政 十四 萊根堂

人子之極則矣家語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明正是此意道途險易冬夏陰陽無虞不是疾便無虞不是憂為人子者能使父母一無所憂則庶幾矣疾則憂之更切者耳以己身為父母之身守身之謂也以父母之心為己心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謂也敬字包括甚大多少顯揚事業都只是其自之所自出而不為是養而此節敬字却緊從養字推起仁者無不受理雖一而分則殊所謂別者高言之只是仁裏面差等數義言之即義禮智之所以輔吾仁推暨言之則孝所以為一行之首一切都從

敬上稱信聖人言語含蓄早已令人汗下可知世間凡不敬其身者便是不敬其親禽獸其身者便是禽獸其親蓋必先能自別而後有以別其為親此又是敬字透徹頂處

色難二字最難體會道是誠則形然少溫潤若未定是不誠道是養志然能養志者未必即有其色要只是養志之誠從仁心中溢二積而能化乃有此色耳不其離却那勞奉養外別有所謂色難者正在個中

以顏子之類性以夫子之教豈待省而後信其不思哉需知此章不是釋教回之疑乃贊一人以為羣學者知行榜樣蓋必虛靜而後致其明必變化而後成其勇此外聰明者或騰口說謹

論語一為政 十五 萊根堂

守者或拘而不化皆不免於自畫而其心有所未盡愚不思指點之間眼光四顧若呆若作疑信真境真同床各夢矣南軒謂夫子之言顏子皆能體之於日用之間此說於省其私三字

○視其章 自初學至成德試之以其漸自凡人至君子亦別之以其漸也

人焉廋哉聖人豈於喜其無過情哉所謂患不知人者正如此要需從裁成輔相的意思看出

溫故章 故而不新乃腐儒之章句新而離故又蕙嶺之彈機下百年共

此一故千百人各有一新溫故知新連故的都新了即新的又
可成故了蓋道體無窮原是日新的惟久於其中引伸觸類活
潑發達通方肆應乃可因材而影伏義教之易得文周孔論語
得程朱只是溫故知新子雲之振易仲淹之擬論語故外求新
新其新非吾所謂新也至於醉佛老之糟粕拾陸王之緒餘
則又於新中求故故其所故非吾所謂故也

不器兩章

器無不具要只一體中便含萬象則無不同正從異用處會取
同源方能本末兼綜先行則甘苦可以自嘗後從則問理可以
共証方得表裡如一而章都借君子作榜標而一係到地語一
條八門法子實多學而無不器不器不器不器不器不器不器
一箇字不器則一實字法中體無不具月無不月便是一箇字
聖賢古語隨處皆可互相發明此章接手便記子貢問焉

劉記

論語一為政

末

葉根堂

夫子所答却下手先行其言就此所知之一事便行個到底說
正處從處皆下手此一事貫穿終始積累既久自然有得即
出來方點着實此一事貫穿終始積累既久自然有得即
不器之所有來也

周而章

凡聖人并說君子小人處如此章及求已求人君子儒小人儒
之類小人非他正從君子項下抽出此節圈外注發明最奇

不思章

學與思原是一串上事學而不思便不成其為學思而不學便
不成其為思需將源頭合併處看得透徹則時輕時重處方有
着落學不止是讀書凡一切知行教法都是不學亦非如釋氏

閑眼靜坐不立文字之說學而不思不是便將心站在一處思

而不學亦不是概將事拈放一畔時解強將心之二字分貼思
思不知學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務內而遺外故其用心之輕重過當與否至此注中昏而無得
意而不安皆指心言故或問云固者其心昏昧殆者其心危迫
其曰不求諸心者言不思其所以然不習其事者言不學其所
當然皆指用心偏處求屬思習屬學亦非以心與事分貼也固
字始字需看得仔細要知都是高閣路上事到承當得學思
二字起便有幾分好處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需說向高一層則聖人難學難學難學難學難學難學難學難學
越深越難越深越難越深越難越深越難越深越難越深越難越深

劉記

論語一為政

七

葉根堂

攻乎章

異端之學正需窮究其端源流方可開邪衛道縱使不能化
彼何至為彼所化哉則好而樂之駭乎入其中矣昏愚人作
異端終是門外漢聖人此言正為聰明者發以一人言則害於
其心以風俗則害及國家以學術則害及後世矣異端注引
楊墨或謂孔子時尚無楊墨非也楊墨正孔子時人其說至孟
子時始盛行耳

由誨章

子路好勇凡事皆見個端緒即便主張行去非是明一不知而
趨鋒以為知也所謂強不知以為知者是也家先見得這一途

尚有別途不曾見得的都向這一途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無自欺者是頭一層知其為知則不反而自疑知其為不知則不止而自畫是進一層是知也三字需兩層說其意方足

干祿章

問行問達其懷挾初意便都從得祿起見只是干非黃緣苟且之謂也子張是要成就個恢有餘的氣象曰關曰慎曰寡夫子都約束向不足一邊需將問行問達兩章與此合看方知聖人教此一人便盡此一人造化爐錘之妙多聞多見四字說得鄭重濶大却一步一精細著去

論語一

為政

十八

葉根堂

哀公兩章

王道衰想末世君臣都不曾看得自身與百姓一氣相關需是額外尋討法術鉗束使尊君親上所以責難之言一切格不收入不知聖賢舍此別無家當此管商所以得君而孔孟終身不過也

或謂章

注疏依包氏以孝乎惟孝作一句不止割裂書文先已不成文義政者正也正已而物正正家而天下定先需從源頭上看得血脉相通方知此言雖託辭然使魯之君臣聞之是亦足以達為政之本矣而聖人之自治治人舍此又安有他術哉

或問與集注不合注有更改或問乃早年文字未嘗改也

人而章

人而無信自失其本自家一副身心已不相聯屬何況人我之別如何聯屬得去故不可行信亦有為己為人之別然王者出之以誠霸者矯之以偽總是離他不得聖人恐人或以譎詐之可行於萬一故決言之

十世章

因與損益是一串上事損益便是因裏面時措之宜因夏因殷正是乘他損益既久之後從亂緒中留取大綱又別為損益以扶持之如此則扶持此大綱者興王之損益及其久而衰亂者

論語一

為政

十九

葉根堂

即此損益之流弊也

因固是因損益亦是因是因中之損益則數在理中故百世可知矣所謂因者一也亦不可知文質三說固是損益之大者說中亦有聖人此章只是因字說得鄭重不解此則可知也三字單說損益固不是雙說因與損益亦不見水乳矣朱子推馬氏說亦謂以兩因為主而御夫損益之變故雖損益之無窮而其不能甚異可知文質三統之說注疏援引紛紛如說文質再而復夏尚文殷則損文而益質是周又損質而益文也且謂夏尚文可乎如說夏以十二月為正殷以十二月為正周以十一月為正此只坐定以寅為歲首耳寅寅至寅乃為十二月自寅至丑乃為十一月自寅至子乃為

十一月以寅定之。則夏之建何必舍本年而論未歲哉。周之建何以別其為子之正耶。此類非得朱子於衷直如亂絲耳。至於改正朔易服色。夏正建寅。即以寅為朔。殷周建子。亦各以其子丑為朔。是則然矣。而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其服色亦與子丑寅相附會。則鑿矣。又如說舜以十一月為正。尚赤。竟以十二月為正。尚白。此則顛倒錯謬。背經從傳。尤難解說者也。

非其章

天神地示人鬼。此只大概分別說。若單舉鬼神字。面則所包者廣。單言山川亦可。曰神祖考亦可。曰神可知。單言鬼亦不必。

劉記

論語一

二十

萊根堂

定屬祖考也。故朱子不主鄭說。此章疑為魯國而發。而節文勢難不相因而理。則可以互證。

八佾六章

前篇以祭非其鬼見義。不為一章。殿後此篇開首六章。一意相承。亦疑皆為魯國而發。舞佾歌雍。非是真以天子自為。不過貪慕禮樂。絕頂名數耳。豈知忍心僭竊。不仁已甚。故重言以警之。大林放探本之問。傷陵夷之漸也。惟魯君僭於上。故三家僭於下。而其端皆在祭祀。諸夏禮儀之所自出。而魯尤稱秉禮之國。故聖人深歎之。終之以旅泰。則祭非其鬼。益明矣。進林放而責冉有。則見義不為益明矣。論語記錄之妙如此。

延平以當理無私說。仁忍之一字。只是私心所積。而成奚取二字。正謂不當理之極也。故第三章以不仁言之。舞佾歌雍只是樂而樂中之等級隆殺。即禮也。故以禮樂并言之。儉與戚是本。是合下頭一層道理。又需知儉戚亦有中節不中節之分。中節則本末俱備矣。設不中節。亦不若好奢而徒易者之盡失其本也。如此說。則兩寧字之義益透。奢易都是。在禮上面緣飾得好。原不是無禮的人。易字若依舊注作和易解。則居喪而和易。乃老莊及晉人之大無禮者。尚何比較之有。只責備冉有咏歎泰山而季氏僭竊之罪。自無所逃。巽語法語。一時并到。

劉記

論語一

廿

萊根堂

君子節

爭者讓之反。聖人說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哂子路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三代拜稽坐。論君臣大臣多立。漢初猶然。如贊者云天子為丞相起。又如觀禮嚴君臣之分。而朝禮則講賓主之儀。故天子當寧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春秋時多少戰伐。雖干戈相向。而步趨應對。猶以雍容揖遜為先。延至末季。周室僅彈丸猶支撐數百年。拱手環視。莫敢先奪。三代之隆。歷世久遠。只此一字。早已綿延之勢。是以禮樂征伐都存此意。聖人因從必爭之地。指出與人看。此是聖人辭前之意。不可不知也。

二笑章

若謂夫子竟無刪詩事何緣更有逸詩勿論左國所載只論諸
便是而處和顏澤疑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孔子
所錄不容十去八九今即以孔說泰之則逸詩為孔子所刪去
者明矣不曰可與言禮而曰可與言詩此處大有會心蓋天
下事借此而明彼最多善窮理者何書不可讀然此乃賢智以
上事非所語於中材以下也此詩三句論其本來言蕩而意
無關美刺是以夫子刪之子夏乃窮究到此因而有悟則三百
篇之旨其可以引伸而觸類者更不待言矣

夏禮章

劉記

論語一八倫

廿二

葉根堂

司馬遷謂藏之名山此語大識時變當時一王之法子孫獨堂
豈不盡善矣與喪亂滅沒無餘儀禮諸書若非孔子定之學者
藏之於此近龍二周柱下安有隻字耶故此章不徒為夏禮
已任不從從此絕夏禮也卒之三代之禮則見於春秋則周
禮尚存猶汲汲禮書聖賢心事千載如見也宋足雖出則周
從前之根據可考即此之損益可推也此章亦欲將所能
言者筆之於書今儀禮及諸經所載往往有之此聖人引而不
發之旨也聖人欲微杞宋自是欲從天子之禮一直探索下去周
衰至春秋天子諸侯之禮已強半滅沒所存者獨士禮耳周
二代若杞宋可徵則由夏殷之禮推而準之又由周之士禮推
而上之不獨夏殷可存即周且先存矣杞宋雖用天子禮樂而
疏家言二王後與魯惟祭天仍不得祭地是此一禮之無徵也

久矣全又獻其奚賴哉

聖人百世可知況自擊春秋時事早
知周禮必亡不待諸侯之去籍也三代以前口授者多故書
籍少三代以後口授者少故書籍多此又文獻二字分闕處
朱子謂存能言之則於制度文為之實迹必有可以一二數者
非但能言其制作之意而已如此說能言其義方儀又如說禮
弓孔子善殷一段學者胸中需存此見識方於此章得解不
足徵者或謂其義可推而無實迹可證又或迹雖僅存而中更殘
缺則義難強貫需兼此二意方全

禘自兩章

劉記

論語一八倫

廿三

葉根堂

魯禘非禮所包者廣僭用只是頭一層因太廟之僭而遂波及
羣廟又施之於新死者皆春秋時失禮之事聖人之所議也觀
寡君未禘祀云云可見當時因僭逆而遂違乖其名義者不獨
魯國左氏沿末流之失而載之以為禮注疏遂從而附會之不
經其矣兩章類記然有深意未灌之先只是誠意未散尚有可
觀若定說既灌後方纔失禮則不知之說不並載於此矣若以
鄭氏始禘終禘之說反致疑於五年定例及三年喪畢遭禘則
禘之常經則天下拍掌之說不並載於此且中庸論武周達若

而終證之郊禘其義可知矣。禘只二位一正一配。厚廟之主皆不入注疏家以既灌之後始序昭穆。魯躋僖公遂祀為不欲觀者非也。此類非得朱子正之。雖有趙氏之說疑信相參。要所折衷。故其詳具證疑編內論禘祫及書韓子禘祫議後三篇。

祭如章

如不祭則特幣酒醴之儀。雖豐潔而不足以稱其心。可知郊天社地只當定省溫清。武周違孝亦只此如在之誠耳。

王孫章

論記

論語一八

苗

葉根堂

論利害則有輕重大小。論理則無輕重大小。雖毫髮亦不可獲。罪崇淺諸說却似夫子揀鼻個更重大的來折服他。然則世且有媚天者矣。又將何以折服之。要知只一媚字便是違理。違天假如祀與竈而得其理。與竈即天也。祀天而不得其理。其視天亦與竈而已。需將天字採取根原。媚字揭他巢穴。方得此章之義。若但以輕重大小言之。失其旨矣。舊注以天比君亦只是計較利害輕重大小耳。

周監章

三皇五帝之禮至二代始做成家法。二代之禮惟周人一家自始至終與衰治亂都在眼裏說。二代不止是二代。直自洪荒以

來說監二代不止是武周一時功烈。直自祖宗以來周監三代則周之從二代者多矣。夫子從周夫子又何嘗不監周來。然此其所以為從也大意只是一代精似一代。設使夫子繼周較周之監二代又大段容易。若但說一心尊奉毫無遺憾。則夏時殷輅聖人安得有此議論耶。郁乎文哉。吾從周只當說聖人拾得一個上好底本。從來解說者正恐偏着未完全。文只是贊其美。備原不與忠實相對說。忠實文之亦監三代之端也。節季是說制度規模到始始處。兩手是說能為。監字到大文字亦到十分矣。

子入章

正祭祀時濟。踏。各執其事。何緣得問。子入太廟。是記者提叙根由。蓋謂因此之故。先每事問也。既舉大典。卿士大夫先期

論記

論語一八

苗

葉根堂

演習宗祝有司先期陳設。夫子始仕而助祭。故於此時一問。明所應執者既可不失其儀。所未執者亦可備知其數。或以為議子解之曰。問亦禮也。蓋凡始仕者必問。或人但疑夫子既號知禮。多此一問耳。不知此問雖賢智亦不可缺。只此便是敬謹之至。故注中推本言之。在夫子口中。不過說問即禮也。朱子又曰。是禮也。謂即此便是禮也。尤可見。此孔子年二十為乘田委吏時事。

射不章

周禮以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儀禮却云禮射不主皮。二禮所載皆從鄉射言之。似乎相反。故特地解釋其由。此即聖人之所

以說禮也。武射尚力。力不足。何以禦侮。禮射則天子諸侯以下。所以觀德。其間豈無強有力者。然意不主乎是也。只此便見剛柔交濟。處固古。概今是一層。因古而思先王立法之善。又是另一層。力不同科。馬融謂力役有上中下三等。如此則為字作平聲讀。故疏言二古皆古之道。存此說相勘。益知集注之精。

告朔章

三代封建一王之正朔。雖行於天下。列國諸侯仍各自紀元者。使一國之事。一世相繼。各有始終。而告朔之禮。則一王之正朔所寓。以統攝乎列邦者。故是重典。魯不視朔。有司猶供此羊。以子貢之高。即惜此微物。直厭魯君之視。然月食神患而漫不加。

論語

論語一八

廿六 葉根堂

省與其枉殺。不若捐除。蓋激烈之為也。夫子既不欲顯其君之失。又恐因羊而廢禮。於是。以愛羊愛禮為辭。辭婉而義嚴。氣平而情摯。則其禮有終。不可得而廢者。古今議禮之過。大槩傷於激烈。轉為小人之所中。是以不免於爭名而失實也。穀梁傳言天子閏月不告朔。而玉藻言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是閏月亦告朔。則十二月可知矣。禮論王岷范寧議有明堂每月告朔之禮。先儒謂天子受朔於天。故告於明堂。諸侯受朔於天子。故告於祖廟也。論語言告朔春秋言視朔。禮記言聽朔。告以祭祀言視與聽。以布政言一禮而三名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在歲首行之。則謂之朝正。亦一。

禮而三名也。又按周禮四時之間。祀進享朝享。分禘祫言之也。而凡有禘祠於還廟之主。亦曰進享。月朔朝以受政於廟。亦曰朝享。即祭法所謂月祭也。天子月祭四親廟及太祖。而二祫享。皆乃止。諸侯月祭不及高祖。高祖及太廟享。嘗乃止。文公謂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是月祭之禮僅存。而告朔之尊王而告祖者廢矣。又可見告朔與月祭之禮。乃一日而并行者。而均可以命之曰朝享也。

事君章

禮有定分。一國廢之。一人存之。聖人非歎人不已。知亦非僅歎風俗之壞。蓋悼公室之日卑。幾幾乎人不以為君也。

定公章

論語一八

廿七 葉根堂

定公着意在使事二字上。尋他效驗。孔子着意在禮忠二字上。探取源頭。一切權謀一切妄念。使他暗地消磨。此謂格君心之非。正猶國手先著大將伐謀。非尋常膚廓語所能比附。

關雎章

是文正修齊效驗。是周公制作源頭。是孔子刪述本領。從文王看是一代源流。長造諸處。從周公看是一家孝子慈孫感動。廣從孔子看是千年治亂興衰比較。處此二語。謂為關雎作傳。可謂為二南作序。可謂為三百篇作思。無邪之旨。可哀。樂二字。便是好惡源頭。需抵當一部大學。竊意文王即位時。

高無遠嗣是以未得淑女輾轉反側若如戴記言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又已生伯邑考安得十許歲便親迎有子又豈有輾轉反側之情發於童稚而乃謂其哀而不傷乎故國君年十五而生子乃未世陋儒附會決非孔子之說國君且不可況世子乎況十五以前乎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初載者正文王即位紀年之初也史稱武王以壬辰生計文王年六十有三是可證矣至若九齡夢錫說尤荒誕行書紀年言武王壽五十有四金縢請代正以中年邁疾耳如戴記所云則文王七十九終武王已八十有三又即位十三年而伐紂為天子七年而終計其年且已八十有三歲矣但九齡夢錫之說金縢請代時亦近百歲生竟常也問公又何必謂其年九十終乎如戴記與九齡二說皆非則開明之詩作於受命申身後可知

劉記

論語一八

廿八

葉根堂

國君十五生子附會之說思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固是舉成數非謂男必長女十歲未至其期不得嫁娶也以引子生伯魚之年證之可知矣然亦必男近二十女近十八方可以承似續之統理室家之事知父母之道文中子有云早婚少聘教人以偷早婚之弊前人屢言之至於少聘則從未有言其不可者或始而好繼而發疾始而饒裕繼而貧窮始而近附繼而遠徙是以訟獄滋生閭房不睦往往有之或彼此繁盛易開奢靡之習往來調疊畧無厚別之閒暮榮正始均夫其道皆少聘之弊也且少聘正早婚所自來耳此須是著為令典男及十六方議婚女及十四方許嫁既可因男擇婚便可因女配夫何有諸賢不然而自除亦扶持禮教之一端云

問社章

社之名義最多土所宜木特其一端耳又禮言勝國之社屋之哀公若因宅社災而問則興衰反覆其義儘可為人君之規成宰我如此其亦孤負言語之利矣朱子云省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問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視帛之類社只是增若有造主何所藏之別本或作問主若宗廟主按社之有主乃配食於社稷之人神而社稷無主故朱子以為依樹而已又按廟以木為主社以石為主絹帛之說未詳所出然亦可無疑惑於載木主立軍社之說矣左祖右

劉記

論語一八

廿九

葉根堂

社周制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文家右社稷尚尊蓋以地道尊右也如此則殷之社稷固在左矣

管仲章

大其功者傷亂世之無人故錄之小其器者憫王道之不復故識之注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是推本說知此則德必期明民必期新明新必期至善終身常覺其不足不知此則此小功業便自盈滿蓋器小正從他誇大處見得三歸反坫是他要大却證成個小

子語章

舜能為韶非后夔無以佐之夫子能正樂非太師無以踐之舜

之命變。之告舜夫子之語太師大意正相暗合始作象如兩
謂擊搏拊者也從之純如而謂八音克諧也雖如則無相奪
倫也雖如以成所謂笙簧以間鳥獸踰也舜作於隆盛之時
雖物亦感格孔子正於僭竊之後則伶倫亦守道而不敢尸其
位行藏隱見其理一也其過化存神之妙亦一也

儀封章

封人請見之辭雖委婉實自負一見之頃便以天意定之以平
治天下期之此固是封人高處然其本領却在天下之無道也
久矣一句春秋時五霸迭興赫在人耳目封人却斷定無道
已久是他看得道字的確所以信得聖人的確

割記

論語一八份

三十

萊根堂

子謂章

韶武皆盡美孔子與夷尹皆能百里而天下不義不為而異者
美且盡善中非爾力也然韶之異固由盡善孔子之異固由於
智要知其美處聖處原自不同蓋舜之盡善原不在盡美之外
因對武說方作兩層分晰耳孔子以聖人之德親聞韶樂故
彷彿斷之如此千載下心不相契耳不得聞何緣臆決需從聖
人之言追想韶武莫但借韶武作筌蹄以釋聖言也朱子云
美者其功也善者功之所由立可知美善源頭不分兩地朱
子言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此是韶樂九章所謂九德之歌九韶
之樂是也意思自不同觀禮記所說武王之舞始而北出而在

南音在北此便做個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需做個伐商意思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又分六十四個做兩處看此舞可想
見樂音都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又云後世所謂文武之舞亦
是從韶武舞變出來韶舞不過是象那地平天成的意思武舞
不過是象當時伐商的意思觀此自是有優劣此章需是就書
冊上先見個大概如此更翻會集注方於本末精粗有所依據

居上章

火烈水懦之喻正是善於寬子太叔便寬得不好然子產可觀
太叔亦可觀也李斯商鞅則無如之何矣

割記

論語一八份

三一

萊根堂

論語二

里仁七章

此篇接連七章言仁。擇里特從淺近處說。然處約處樂。待人之志。皆自此而推之。約樂即富貴貧賤之境。終食無違。則安乎仁矣。能好人惡人。由於好仁惡不仁。真知其可好可惡。則利仁之事。矣。能志仁則無惡。即不幸有過。而亦可以觀其仁矣。七章內展轉相應。蓋聖人之勉人以仁者如此。而後六章又皆有決擇之意。故以擇里冠之。則記者類記之苦心。亦可見矣。仁為元善之長。故包四德。而義禮智又皆所以輔仁。擇里之智。

劉記

論語二里仁

葉根堂

即此是明善工夫下手處。

同一仁字境地於中又分仁者知者。即此便見仁包四德。天何言哉。視聽在民。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只此人人身上便各載有個不言之權度。不可枉也。蓋天之公正仁而已矣。能好人惡人。則可以事天矣。程子謂得其公正。只此便是公正源頭。只此便見西銘道理。

此志監立得起四十不動心亦

劉記

論語二里仁

葉根堂

天下自是處不得。來藥來微。自是去不得。不義而貪。自是不得。疏水曲肱。自是去不得。後之君子效之。豈無不義而貪。自是不得。中過當之分。然不處不去。總是要行其心之而安心。安而中則仁矣。造次顛沛。是形容工夫到地語。在聖人分量則欲不踰。動容周旋中禮。在大賢以下。則曾子之易簣子路之然。幾皆是朱子嘗言易簣結纆。未需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生死變易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蓋守禮到極處便是盡仁。到極處所以夫子說克己復禮為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如是。是者何仁也。何以

見其仁禮而已矣。可知聖人說出個禮字。方使為仁者有把握。不墮空虛。凡告諸弟子為仁之方。其言不同。要之都是示之以禮類而歸之一一體驗。便自可見。好仁惡不仁。需是分別。是非方得好惡。不錯。故朱子於此以知者利仁言之。便是知至意。誠路上事。首節是回望語。氣次節是企望語。氣末節是歎望語。氣三個未見。雖各自不同。却都是不忍絕望。知仁句或嫌增出不仁字面。不知此節仁字只是立個標準。使觀人者即足以驗其人之過也。若曰觀人之過。斯可以知其人之於仁矣。或順或逆。或近或遠。或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這

可驗也。朱子謂此章仁字是就慈愛上說又云非是常要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又曰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即是此意合此數條此章之義得矣。

朝聞章

聞道是徹始徹終豁然無疑非禪家偶因一事一語括著便悟之比此為氣稟所累岐路所移力求而未得者言不是一生混沌忽地猛醒便可超凡入聖也朝聞夕死甚言道之不可不聞甚言聞道之可以無所虞而不安死字只是說到盡頭處聖人懸空著此二語有猛省汗下者有泰然者泰然者死得生

劉記

論語二里仁

三

萊根堂

亦得猛省者生不是死亦不是

士志章

武鄉侯澹泊明志所謂王佐之才儒者氣象便需從此做起蓋惡衣惡食并非求安飽之謂朱子云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惡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蔬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此輩人何嘗不微幸成功以言乎道則遠矣

君子章

君子胸中只有個義無適無莫君子胸中並無此成見此是從人看出又需看得適莫亦是好義一邊人則君子身分更高也譬如寬猛不同有專主於寬者有專主於猛者

後世摸稜持兩端之類如此方

更得四時之序不可安得兩舉而空之除却可與不可更得四時之序不可無不可則隨其所化裁無非率謂君子之於天下無有專主而倚於一偏者亦無有不立主宰而騎牆以俟者要惟義之所從而已引謝氏說只為適莫二句之下需有一折不可道無適莫便是義而不可之解畢竟不如前注之善又按呂氏云適主也莫無所主南軒云適是有所必莫是無所主語類云言無所定亦無所不定皆前注之意

劉記

論語二里仁

四

萊根堂

懷德章

懷德則有不憚艱難困苦以成其德者懷土則不能矣懷刑則有不入不居避位辭祿以全其身者懷惠則不能矣固是兩邊分界絕遠然小人句只是君子之徒一轉念便謬以千里耳放於章

利字該括甚廣即日用飲食語言動作小小占便宜處都是

禮讓章

若無禮則國亡矣豈但如禮何聖人之言正為有禮之國探本而發周禮敗於兩王氏只為不從心性中流出便奈何這禮不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若儼然有豐亨

豫大之象偽者固立盡即真者亦難為繼文王治岐之政百度具舉何所不足然而視民如傷只此便是禮讓真源所在天下事常覺不足則自保者固而入人者深舜之贊禹只是個不矜不伐便包括許多先王制禮從心性中流出恰與一代之心性交相水乳後世聖人之亦是性中自有若合符節處所以愈變通而愈合乎先王之意者正以其得乎禮之實也若但以禮為奇貨牢籠天下鉗制羣口正使依樣葫蘆分毫不錯內無心性之美外多忿戾之容讓字源流早已而失之矣可知夫子揭出個讓字正是銘液禮字的一座洪爐

不患章

制記

論語二里仁

五

萊根堂

程子謂求其在己是恐人誤看求字仍墮入為人坑塹裏

參予章

一貫自是天地之理本來如此聖人之心全體此理至誠不息故能與天地相似若說作心體之妙用便與聖學相隔萬里忠恕二字是曾子舉其所得力者言之微上徹下作聖工夫莫切於此大學之明新中庸之中和皆忠恕也聖賢一脈相傳無非此理所謂天地之忠恕聖人之忠恕學者之忠恕其源頭一切在此解者於自然勉強之說兩相輕薄玩注中先補出無待於一語方云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可知是就學者處說言從此推致其極便是一貫而已矣三字方有

此便是一貫直鞭辟向上簡去此曾子言外意也然與地中問詣境懸絕處通開路徑使學者有個下手處夫子所謂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名之者是也

制記

論語二里仁

六

萊根堂

同與源流一致橫說豎說離著說合著說無不水乳矣其性

喻義章

喻字有輕車熟路呼吸相通之意君子小人固是天淵然所以致此者都曾煞用工夫來豈欲到這處而不可得也哉

見賢章

事父三章

不違者不違其幾諫之初心也。既不敢期必以顯觸其怒。又不忍超置而陰保其名。此是大孝終身慕的慕字根原。聖人却從

割記

論語二里仁

七

菜根堂

敬字寫出方是表裏俱到

一切可危可幸之情狀。正須從在字著眼。

胸中情緒。千百言抽揭不盡。聖人却只兩語道破。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懼兩字大舜生平。又只以一字括盡。所謂慕也。慕者。人子一世之深衷。喜懼者。父母百年之情狀。慕是太極。喜懼是陰陽。

古者三章

此三章一意。前兩章是從旁人眼中看出。後一章乃從君子意中代寫。需看到三章一意。則中一章約字方看得的確。朱子所謂收歛近裏著實眼光正在前後際。只途徑佔得太多。則眼光心力便照顧不

只途徑占得太多。則
眼光心力便照顧不

人事若力人品不一。定盤呈搖脚不
謂得聖人言近指遠之妙
 行兩件。則無而字交關處。若渾然說作現成。則無於子推暨意
 知一則欲字不需另作疏解。只而字便是欲。
字直致。於字便是欲字橫致。

德不章

易中說德不孤與此處文義自別。故朱子不主謝楊之說。然不疑其所行一語。却正是此處不孤有隣根源。所在謝楊未之及也。夫人已一理。是以交感一氣。自家實在不疑其所行。則人亦不疑其所行矣。故曰德不孤必有隣。

事君章

辱且疏則良言不可以再入矣固君友之絕我亦我之自絕也

劉記

論語二里仁

八

菜根堂

子游此言立意良厚不謹斤斤為自全之計需看透此一層

公治章

一是夫子以其子妻而遂言其故。一是記者因夫子以兄子妻而追述其平日贊之辭。但看三復白圭亦是記者追叙之法。至於兩人言非一日事非一時類而誌之亦可見聖人之無心不棄微賤亦不遺貴介也。兩人皆以刑言此是從春秋亂世中鑒別人物而教化亦行乎其間。妻公冶則獨立者可以不懼。妻南容則保身者可以見幾。且以如是之人而不免於刑。以如是之人而僅免於刑。秉鈞執法者亦可以知所愧厲矣。

子城章

子貢章

劉記

論語二公治

九

葉根堂

子強分優劣也。語類亦云。子賤未能強似子貢。

或曰章

春秋時人物大抵以應對為能習染既深遂至連佞字都看得是好物焉所以或人衝口而出夫子深折之見佞之無不可以
非應而仲弓不佞之賢其於仁不仁未暇置辨然巧令非仁未
訥近仁則仲弓之請事於仁亦可見矣今尹章仁字朱子引
延平當理而無私心之說此注云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
之蓋當理無私就行事說是表裏如一全體不息就終身說是
始終如一勉齋謂全體二字已足括當理無私之義加以不息
二字又當理無私心五字未盡之旨朱子下語之續密非親炙

漆雕章

曾氏見得道理有餘。故隨處可以自得。漆雕氏覺得自家不足。故一步不敢妄行。一是廣大的分數多。一是精微的分數多。曾氏是從用處見得濶大。故其體段亦高。漆雕氏却從體上見得親切。故其用處不苟。要之只是一狂一狷。就其所見。皆可進。

劄記

論語二
公治

+

菜根堂

於中行而賢各自有分量而一款一悅又自有聖人的分量需錢米是賢者身上事是聖人意中境是賢者一路之明是聖人全體之相繞過火便非賢者分量綽不及人失聖人分毫斯指此理而言需如此理是何理終不成是擺脫仕字爲個道理只一處信却難信所云斯者便是明德新民格於天相與理流一致處信却難信了了德之明在未致必如斯民之漸至未可如此謂篤志此謂見大意此謂不安於小成若沒沒說萬千道理於此章不得要害斯字看得濶大未信不僅在仕也斯字看得的寔只可仕便有未信處合并說柴火踏一路方知諸儒下語與緊處滴滴歸源

道不華

浮海從由。注以為假設之言者。蓋本商量當度之疑詞。既自傷行道之無地。且亦因以試子路也。子路見義必為。却是於義上先欠裁度。生可浮海。死猶結纓。真過是。勇然中惴。非可逃之地。出公非當事之人。無所取村。便。具。不得其荒源頭。

孟武章

賦為宰等事若使聖人為之即此便可見其仁矣三子皆曰
可使云不知其仁者不是說除此以外難信其仁正是說即
此優為之事仁固不可知也但看再求為宰終不免於聚斂可
知仁字正從就裏說在孔子則會計牛羊都是仁在三子便
更張而大之亦未是仁然曰不知其仁者亦非是說他竟不仁
但純雜消長不一不得概許以仁耳舊注以千室為卿大夫
之邑疏遂與百乘合而一之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
家者且采邑在都鄙不應以十起數千室乃卿遂中大邑耳應
屬公家若百乘則都鄙采邑所出方是說卿所以集注分言之
治千乘之賦便是一國之司馬然司馬之所以治乎內者三

劉記

論語二公治

士

葉根堂

郊三遂之兵而已千乘之賦其分屬於卿以下者皆出於都鄙
之井田周禮所謂采邑小都大都者即萬乘之賦之所分屬惟
公田之入其上供於天子者各有常額耳天子諸侯既有鄉遂
之兵以衛宗社又有都鄙之兵以固疆陲卿大夫以下各索其
所賦以待徵發是故內無藏甲之虞外有禦侮之實而又以都
司馬治大都小都之賦家司馬治采邑之賦都與家皆繫以司
馬之名而同聽於國司馬然則司馬之所治實兼內外而綜理
之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則言外而內可知矣且凡言千乘
郊遂在其中矣凡言千乘是提都鄙作綱領說言三軍言方
百里皆屬提綱作綱領說思辨論雖多其托要皆從此看出
女與章

聖賢言語有常言知者有常言行者行處閱歷得多則知處益
親切會子是也惟其知到十分所以行到十分顏子是也自此
以下行處多一分知處亦多一分閔子子賤仲弓是也知處高
一分行處亦高一分子貢是也隨其姿分各有入路究不相離
然聖賢從不以知行合一之說籠統教人如小學之教先孝弟
而後學文大學之教自格致至於平天下似乎知行各有先後
然世未有不知而能行之當者聖門自顏曾下聞一貫者卒推
子貢以如是之聰明而不敢稍溢其量則其檢身之密行處可
知此夫子所以亟進之也讀此章又需見得聖人造就人才
如天道之賦予萬物使之發榮滋長而不能自己聖人教人

劉記

論語二公治

士

葉根堂

雖資秉不齊皆各發其端使之漸入不肯代為疑詰廣作推排
使聞者不勞而坐獲蓋世間道理未有已不勞心而全憑耳受
可以自得者體此方知聞一兩字之妙顏淵子貢天分絕高即
下而樊遲亦是聞一但所謂一者各有淺深耳舊注作吾與
女俱不如以慰子貢則是以鄉原視聖人也
宰予章
或以寢為寢室之寢謂若禮經所云晝居於內者故伊川有耽
惑之說又以朽木糞土為質惡朱子皆不然其說故以志氣昏
惰解晝寢以教無所施解朽木二句
剛者章

中行是顏子一般人狂狷是曾點漆雕開以下人剛者近於中行而有跡却是狂狷以上人曾子思孟子都是剛者非此一輩人擔荷聖人之道不起以法天道則君子以自強不息性分之本然也以持世運則君子以獨立不懼人事之當然也易象中此兩處便是剛者申根若是個見利則趨見害則避的人雖或人亦不信其剛正為他願在正路上馳騁急於色取而以猛厲之氣持之攘善之慾其慾更深此是聖人洞見肺腑處故謝氏以悻悻自好言之中庸將義禮都併入智仁項下乃增之以勇而曰三達德論語又屢言之乃知聖人作易則扶陽而抑陰思及門傳道之人則曰未見剛者只是一個意思若釋老

劄記

論語二公治

圭

萊根堂

之學一味以柔為主此是天道否泰關頭便是人道門牆界限蓋剛則自強不息及其久而後太和元氣形焉老氏之柔只是善退所謂守雌守黑者是矣釋氏之柔慈悲是矣退到極處一進便抵他不佳慈悲到極處却使人至於舍身滅倫吾儒之剛變為柔那柔便是剛之於穆不已處釋老之柔變為剛則橫逆不可當矣此聖人所以思得剛者而曾思孟之所以一脈相傳也

我不章

子貢不是飾無為有只是特說容易了所以知其未及程子分仁恕說朱子謂只是生熟難易之間蓋以恕求仁猶之以忠恕

示一貫是一條路徑却是兩般地位朱子疑子貢因能近於辟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此說看來實是如此蓋子貢只是從近取中說到自然境界只此便是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的分量緣他識到而力未到故不自知其分量之懸絕也

夫子章

文章性道本源一致得聞不得聞是過來人分疏與人看不曰夫子之言文章却說可得而聞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却說不可得而聞從此泰出兩樣分明是兩樣一致分明是一致得聞性天之時即夫子之文章無處不是性天未聞時則雖夫子之文章未嘗離却性天然學者但見其為文章而已子貢之

劄記

論語二公治

圭

萊根堂

學由博而約自外而返於內與學識章正相表裏文辭可說聞威儀不解說聞如鄉黨一篇彼此互記故可聞性道罕言是頭一層若一貫豈不是性道源頭聖人需不是悄悄付法然而曾子自唯門人自惑又是一層性天道本是一串著個與字便是分開說朱子云性便是自家的天道便是上面一節上面有個腦子下面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可知正需分說方知一串耳

子路章

形容子路僅三語如環無端無一語落腳而含蓄不盡聖門文字之妙如此顏子服膺弗失其勇力豈必強似子路只是擇

善處大段得手。蓋擇之精。則不但是非純雜了。然胸次即先後緩急。亦可從容次第行之矣。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長處在此。短處亦在此。聖門記錄之妙。寫一面。面面都到。象山謂顏子不會學。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弗失。善則一矣。何用更擇。又於此章。謂子路一聞之外。何用再聞。朱子云。便都與祥來說。話一般了。

孔文章

聖人天地之量。其於已也大。行不加。其於人也小。善必錄。無其量。已有善。張而大之。人有善聞而疑之。況其人之本可疑乎。

子產章

劉記

論語二公治

五

萊根堂

四項分開是各一事。合之則惟其有行已之恭。是以有事上之敬。惟其有惠民之心。故得使民之義。本領經濟一齊俱到。非是小小許可。固外吳氏說。需活看。夫子稱子產。屢矣。文仲多貶辭。固不可謂文仲之優於子產也。

晏平章

惟其敬是以能久。惟其久乃知其敬。而邊圓相都在裏許。

居蔡章

躋傳公則暗於君臣之分。祠海鳥則迷於祭祀之典。其為不知甚顯明。然而冠之以作虛器者何也。於其所不必為者而沉溺焉。則沉溺於其所得為者接踵而至矣。此夫子所以釋三不知。

之言也。竊位乃三不仁之最大者。居蔡乃三不知之最微者。故夫子皆提而論之。

令尹章

論伯夷比干。則仁不在忠清之外。然忠清者未便是仁。聖門仁字有粗言者。有精言者。子路容易以不仁疑人。故夫子因事而不忍沒其仁。粗言之也。子張容易以仁者許人。故夫子因仁而不敢信其事。精言之也。必舉他後來不好處以證其非仁。猶是從形跡上定奪。正就他現前好處不敢信其仁。方是鞭辟向裏處。

季文章

劉記

論語二公治

六

萊根堂

味程子語意。言為惡之人。全不悔悟。無所用思。思則或驟發於初念之誠。或戰勝於兩可之際。故曰有思則為善矣。至於再則初念者更無轉念。而可者歸於一。可以決然行之。決然斷之矣。故曰已審一思再思。俱義而層說。義蘊較全。三則轉念必生。而一可者終歸兩可矣。

甯武章

則知則愚。不是武子意中定。要知定要愚。只是旁人從事後看得如此。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所謂甯者固不可測也。此章愚字與尋常愚字不同。蓋即智勇之所以深沉者也。故伊川以沉晦免患言之。若比干則沉晦不得。定是死諫。故曰亦有不當。

愚者比干是也。夫以比干之死為非愚，則武子之愚可知矣。集注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此八字尚未正解愚字，乃是他九世公族夫義分明，正愚不可及，根原所在。凡其所處云：「至濟其君，解是說愚不可及之夫子此言正與說回也不愚相似，世間一種偏僻議論，幾謂從古忠臣強半以愚昧成之，不止不識此意，且早已看壞五常智字。蓋凡身殉國難之人，皆非大義分明，不忌難此，惟以尋常奸黠者比之，乃謂之愚，然視死如歸，直種震世，則愚固不可及，而沉晦以免患，即愚更不可及耳。聖人固不以成敗論人，然激烈而敗者，青史猶誌其忠，豈沉晦而成者，尚不高人一等耶？正使沉晦而無成，其視激烈而無成者，孰可及？孰不可及耶？此種議論，皆是欲直從誠意起手，抹殺格致生來而又假聖賢不以成敗論人之說，埋沒此章大義，雖程朱明言之毫無疑實，亦坐不信矣。

在陳章

夫子三至陳，生平禍難強半在此。天意可知，賜與之歎，記者故以在陳冠之。夫子行道之志，常欲使天下無一不得其所，道既不行，則七十子之徒亦欲人人成就之，其中自有可以傳道者。當時顏閔四科相從，陳蔡一面教訓，一面閱歷，知所裁者多矣。而七十子之徒多在魯，其狂簡者尤為可念也。吾黨之小子五字，蓋未及從於陳蔡者，人人都在裏許，就中提出狂簡來說，則

別記

論語二 公治

十七

葉根堂

狂簡而下其不及成者，尚多聖人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方，則無一不得其志，願却是從知所裁後，檢出個傳道的來。伊川以為此蓋使諸弟子分輯詩書之類，聖人欲歸而裁正之，又是一說。

伯夷章

不念舊惡，兩句夷齊非有事實可證，人亦解從微顯闡幽微說。但不念句猶可懸空說得透徹，怨是句便杜撰不來。畢竟未相水乳，需知善善長，惡惡短，乃聖人分量，因為鄉原者既全無分別，而狂狷一流又處之太過，伯夷齊聖人特地選擇出古今第一個惡惡的人來，然推其心亦必不念舊惡也。人能如此，便

別記

論語二 公治

大

葉根堂

是與人為善，便是成人之美，勿論養育人材，轉移風化，養天地和平之福，是多大器量，即怨之者亦必希少。緣末句只是就中抽出小小效驗，與人看耳。聖人之不念舊惡，豈但為寡怨地而已乎？如此則怨是用希，句不但苦粘住夷齊不得，並苦粘住不念舊惡亦不得，一切圓相都出矣。

微生二章

而章類記皆所以維直道，前是伐不直之萌芽，後是斬不直之枝幹。微生高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即莊子所謂尾生。

顏淵章

顏淵季路侍，不以齒序，便是從志上肩差，乃記者史筆。子路

兼顧立儒亞於夷惠者也。顏子便是王道本領。後世英雄事業。無論純雜。只一點矜氣。隨地湧來。較之聖人。則子路尚存人我之形。顏淵未泯有無之跡。要之地位儘高。子路思濟人。顏淵則是克己。夫子之志。從欲不踰者也。三之字。辭氣渾然。一切事業。不必定納入聖人甲裏。只如此世界也。自心滿意足。方是言志。方是聖人分量。語類一書。言有先後。記有精粗。如此章之說。子路需是有個車馬輕裘一段。便是早年議論。又如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一段。定是晚年議論。其記錄亦精。平心往復。便自見得。

已矣章

副記

論語二 公冶

九

葉根堂

國策有云。此之謂戰勝於朝廷。內自訟。則伐謀誅意。人莫能與。此之謂戰勝於天君。

十室章

以十室之邑。觀之邑。不必定屬城市。凡村堡所聚多少不一。皆可謂之邑。但居其中者。必與受田之處相近耳。金仁山以四井為邑。凡三十二家。十室甚言其少。不滿三十二家。其說非也。十室之邑。即同溝之十夫相聚里居者。此忠信非盡已以實之。請只是天然誠樸的人。夫子何至與鄉人較優劣。蓋謂十室之邑。亦必有塾焉。小學者。大學之所自出。質美而不好學。則雖學焉而無以異於鄉人也。注疏引衛瓘讀焉字屬下句。朱子

正之

雍也章

子桑伯子是個遺世傲岸之人。夫子就其人而評之。原不與上文南面相蒙而仲弓却是借證語類云。夫子所謂可。亦是連上文意思說。若蓋緣仲弓本有個簡的規模。因謂此人之簡亦稍可。非謂其可以南面也。仲弓却是借南面以發揮簡字之不同耳。敬是自家整齊嚴肅。細大不遺。至行之於民。只在挈其綱領。不可煩碎。需見得敬與簡不同。而相濟處。且與修己以敬便可安人安百姓。處地位不同。不可道一敬便了。

哀公章

副記

論語二 雍也

三

葉根堂

不遷怒。則感觸不足以戾其和。而天下之達道行矣。不貳過。則物欲不足以折其性。而天下之大本立矣。只是克復到盡頭處。故朱子以為好學之符驗。韓子謂生於其心。則為過。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此語粗言之。只是克伐怨欲不行。若精言之。便是慎獨之功。矣。喜怒哀樂。惟怒最難中節。顏子不遷怒。則其餘可知。因思所樂何事。此語與作參頭要。只是事。中節則通體是一團和氣。安得不樂。注引天地儲精一段。即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也。全是太極圖中語意。然同子末後只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程子却說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則語益加

菜板堂

子華章

萊根堂

仲弓章

回也章

三月不違。幾於全體是仁。但於不息上欠分毫。日月之至此一時一事之仁。非不當理。無私旋即泯沒。是則全體有虧矣。可知當理而無私者。聖人之全體大賢以下。則分多少久暫。全體而不息。則聖人之仁。非大賢以下所及也。不違仁如行路然。不疾不徐。只恁從容底去。却不見追趕的形跡。與遲迴的意。象。遲則譬如稍緩一步。便落後一步。便需追趕上去。只這追趕便是。片時未與之一落後時。不覺轉是追趕時。覺得稍急一步。便過前一步。便需遲迴些兒。只這遲迴便是。片時未與之一過前時。不覺轉是遲迴時。覺得蓋顏子只爭些微過不及。不是私欲一起中間忽然一斷。或問云。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

別記

論語二雅也

廿

葉根堂

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為何使天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無待於不違而常一。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此便從不違處看出。遠來可與集注互相發明。至論日月之至。顯與集注相背。忝看語類可見。凡朱子說不可隨便引來。需是四面探討。磨對方不失一定意思。呂氏養氣之說。初看儘動人。非朱子辨之。亦無由見他差處。故惟窮理而後知言。註。異說以改朱子。有目者知之。執朱子未定之說。以亂其已定之說。雖謂若不免。此今日讀四子書之第一關頭也。

季康章

若論為政則有全量。需是允文允武。不剛不柔。從政則尾諸卿之後。進則可以論難。退則奉指揮。以各司其所屬而已。一德一

技皆可致能。惟在秉釣者不違其才耳。三人中却是子貢見識闊大。是季氏牢籠不住的。子路果決。故亦用之。不終先儒有康子意在冉求之說是也。聖賢自類。魯外惟端木氏與閔性天一貫之旨。朱子稱入聖人之門者。亦但舉此三人。端木居魯最久。孔子沒後。又六年。其與魯國皆終始不仕。季孟意其晚歲造詣絕高。超然物外。其達也無盡藏矣。宰信陽相魯衛。亦無實跡可證。若史記所載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之事。詭譎不經。且自魯而齊。自齊而吳。自吳而越。復自越而吳。而後之晉。道路幾何。歲月幾何。諸大國皆頓兵以俟之。此直塗巷演義之談。而子長錄焉。何其惑也。

別記

論語二雅也

廿

葉根堂

季氏章

宰亦不同。有公家之宰。有私家之宰。論語所載若武城。皆父應屬公家之宰。又若孔子為中都宰是也。其冠以季氏者。則私宰也。想見當時公室之宰。亦牽制於季氏。不樂令有才德者處之。以張公室。朱子有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之說。曹閔之徒。若魯君能用之。如武城。皆父之類。未為不可。然猶恐受其牽制。終身不出。況私門。閔子之辭。不惡而嚴。健而慤。決而和。真有德者之言。求諸乃載閔子言為費宰。蓋後人所附會者不一而足也。此當與子路使子無為費宰章參看。

伯牛章

癩疾之說出淮南子。伯牛以德行稱。而論語別無事跡可證。獨記此數語。因思此篇凡二十八章。四科之徒。無不與焉。以德行則顏淵凡三見。造詣備矣。閑子以出處見。伯牛以疾病見。仲弓亦再見。閑存亡不一。皆與世辭。顏子王佐之才。仲弓列侯之選。一未永年。一終卑邑。蓋皆傷之也。言語政事文學。則宰我一見。子貢再見。冉有季路。因問而見。又各一見。於子夏則勉以爲儒。於子游則樂其得人。二十篇中。無若此篇之備者。豈記者因前篇在陳之歎。而類及之與。

賢哉章

劉記

論語二雍也

廿

葉根堂

蓋凡夫子所以教。即天之所以與我者。顏子窮理默識。觸處洞然。及至應事接物。又毫不與之相戾。道心常勝。而人心退聽。此其所以樂也。然何以驗之。疏水曲肱。是夫子自驗處。樂在而境隨之也。簞瓢陋巷。是夫子驗顏淵處。境雖不幸。而樂不可易也。仲尼顏子。安勉之分而已矣。安則與天爲一。勉則不敢違天矣。所樂何事。樂天而已矣。降而言之。若以簞瓢陋巷爲可樂。而樂之只是樂許一流精而言之。若以道爲可樂。而樂之又只是堯夫一派堯夫終日在天理上玩弄。直把道做一物。從而樂之。程子謂顏子不是樂道者。正對針砭一項說。蓋顏子則疑乎與道爲一矣。程子又謂顏子所樂者仁而已。蓋惟其不違仁。

是以能不。改其樂。此是推本說。程子謂顏子不是樂道。可知亦不是樂仁。仁則道在我。而樂生矣。不違仁則樂天之漸矣。

冉求章

一日數步行。可以萬里道。適燕而南。轅六轡無良造。團磨邊牛大抵壯壯。豈不行萬里。咫尺不得到。學道忘苦。卑老影回燈照。可憐邯鄲兒。出門西向笑。昔年曾作此詩。都不記憶。讀此章。忽如湧出。只一畫字。若能痛自檢點。一息尚存。猶堪中夜起舞也。

子謂章

卜氏規模合下。便是儒者。聖人此語。正是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劉記

論語二雍也

廿

葉根堂

而樣儒。自旁人看來。幾無異。子不相似。處直追向裏。自有一個真君子。一個偽君子。偽者直斥之爲小人。方知儒行之嚴。此輩更無躲閃處。

子游章

自天子宰相至僕隸。與臺雖所得之人不同。未有無其人者。得人二字。就子游說。則一邑之所係。就聖人說。則亦吾道之所屬。滅明卒與子游共師。聖人其爲同升諸公。不更大乎。學術事功。都是捷徑。兩字害事。若非豫養於平時。不免徘徊於當境。需知非公而至者。亦只是圖捷徑耳。子游稱滅明是兩事。此併說來。只是一事。

是後也。典有用矛入齊師。其功在之反。上進之反。亦所以況冉有而使其不伐也。

疑此章因衛而發。鮑衛人朝自宋召至衛。夫子居衛最久。目擊而心傷之。蓋不得已之言也。舊注以無其佞而反有其美為難免義理語氣一切不合矣。

出必由戶人之異於禽獸者此亦其一端也道不離人口用行事其當由者多矣何莫由斯道也人之為人獨由戶一事異於

禽獸其亦可危矣。

論語二
雍也

廿七

萊根堂

質勝章

此處文質皆就外面儀節上說。所謂質者非忠信學禮之謂。只如揖讓應對問答。太簡樸便是質。勝太圓融便是文。勝需是加損益之功。使彬彬然各適其中。然後可幾於成德之君子。玩注云。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則彬彬二字正就學者損益得宜處言之。非以是贊君子也。一切文由質出。及質為主而文為輔之說。皆欲周旋聖人言語令其密緻。不知轉踈耽耳。文質二字名義所由都從禮上見得。如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此公內外言之也。如尊親是質。其等殺便是文。皆出於天理之

自然此便都從內面說。商尚質。周尚文。此便都從外面說。亦可謂商尚內。周尚外乎。此節書着截分內外。以忠信為體。儀節為文。則忠信勝於儀節。何遂至野。又豈可使忠信儀節稱停一樣。而謂之彬彬耶。注中損益云云。忠信可損耶。又何自而補耶。故此節文實斷然都從外面說。方無滲漏。文質彬彬。不期然而然者。君子也。損有餘補不足。學為君子者也。注中此六字。是從然後二字體會出來。如此則彬彬。向自然景象。與勉強工夫一。漆在內。謝氏謂此觀人之大要。朱子以為無矯揉用力處。夫却聖人本旨。要之檢身為主。而觀人之法。亦在其中。謝氏語往。主張過甚。反揆却立。言佳處。

割記

論語二
雍也

廿八

策根堂

人之章

君子教以直內。正以生理。本直也。一切道理。都從有生之始。帶來。人生有涯。便做出來。不愧當身一聖人的事。也。做不了前後許多聖人的事。則亦直者之無盡藏。如木之長。水之流。不可得而遏也。順而達之。猶莫能窮。況逆而撓之。則生理絕矣。從古聖賢。只是不愧此生耳。脫然有悟。便無處不是。西銘骨子。

知之章

知之至則好好之至則樂矣。總是從知起。知之者三字。先看
到築底處。頭處却回轉身一步。長出來。方不負此一知耳。
知得了。需是行。好則深遠不已。樂則連原之候。行處漸進。知
處亦漸進。好只是知之。閑想憂樂。改之。知之。唯此處。

中人章

不是將兩樣道理比較個上與不上即此一理中分淺深耳如說齊需是曾子方語之以明天察地若向下一般人只說得定省溫清就此定省溫清中何嘗無明天察地之理只是其人之材質說不到此耳

問知章

遂不在敬之外且如再三讀是不能透便是不能敬只是是一個義利閑頭知者見之明只走一腔仁者守之定更無轉念耳後居萊章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樂請問之先後固難臆決矣竊以為愛人知人是就仁知中舉其致用之切者其後乃不問知而專問仁然後反諸身而約

創記

論語二雅也

芥

萊根堂

言之使之有所範圍且深悉其好問而不思泛涉而無實效以雖之夷狄不可棄決斷之先後次第或當如此凡朱子所引眾說或但取其建立民彝與開導學者如管仲非仁章及唯上智章所引程子之說之類皆不必盡合本文正意不必盡與本注相符讀者所當先考其同異然後有以深悉其并存之苦心朱子嘗答學者疑問謂莫管只要求其合此等然有關係未應圖看過亦未可強生支節也

樂水章

孔子言知仁屢矣中庸以知仁勇為三達德而論語亦再見之蓋知屬知仁屬行故義禮信都包裹在內勇則勇此知仁而已

中人章

但說個知仁兩字在五德則統五德在三德則統三德此章單說知仁要需探取源頭所以夫子從樂水樂山說入是將這義理從氣稟上分出來看蓋天地之氣聚於山水山水之氣聚於人動靜樂壽先需從山水內看出水動而山靜不盈不失可謂樂矣不驚不崩可謂壽矣天地流形之氣只是山水而事相為表裏天地貞元之會只是仁知兩事相為表裏山水萃天地之氣以生人自然有此兩項之區別故此節書動靜兩字是主宰而樂水樂山又動靜兩字之星宿海也此只是規模氣象大概如此其中人品高下差等不一都在裏許不必專指純粹者言注動靜以體言語類謂是就那人身上說

創記

論語二雅也

芥

萊根堂

齊一章

論語二雅也

芥

萊根堂

以太公之齊亦需一變至道況桓公以後遺法盡矣其習俗之入人者深雖使聖人為之亦必消停許久方草得盡猶病者之先攻後補也一變至魯非必規然似今日之魯只是從強處消融下來便似魯國一般耳接漸去齊趣去魯其不肯變則一而變魯之心尤聖人所極不忘者故此節語氣雖平列却注重魯一邊魯君臣自安孱弱逐漸苟且做去未必不美齊之疆大豈知齊一變乃可至魯魯一變便可至道耶

鄭不章

此聖人感風氣之先悼人心之鑿即一以類其餘即小而傷其

大也

井有章

仁有以義裁之者。冉有請粟是也。有以禮權之者。饒羊不去是也。有以智定之者。此章是也。即此便見仁兼四德。朱子謂仁是個生的意思。如四時之有春夏秋冬。皆其所通貫。此是從本體上看。出仁兼四德。又曰。仁便有個動而善之意。如動而有禮。凡其辭遜皆禮也。然動而禮之善者。則仁也。曰義曰智。莫不皆然。此是從發用上看出。仁兼四德。知此則仁道豈復有窮步哉。

博學章

顏子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文字是夫子刪討過的。此禮字

劉記

論語二章也

幸

朱熹

是夫子稱停過的。此章博學於文。是自家方去博。味於字可見。約之以禮。是自家將所博者從而要約之。味之字可見。語意不同。如此所以同一博約。彼云卓立。此云弗畔也。

子見章

真西山謂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其言是也。愚以為其人可絕。雖以禮來弗顧也。此大賢以下之事也。其人可絕。其禮則不可絕。若南子陽貨之見是也。聖人之事也。然聖人絕其人而不可絕其禮。固是時措之宜。亦必有所因。無因而見之。雖以禮來聖人亦不可也。刪贖恥南子之淫亂。因得罪於父。罪雖莫大。而情尚可原。故後人有言曰。人但知有見小君之禮。而不知孔

子微意。將欲其母子親愛之端。此語雖未知果當聖人之意否。然聖人經權之用。神化之機。實有未易窺測者。若果如此。即衛數十年之大亂。可弭此意。尤非子路所知也。

中庸章

中庸不可能。雖大賢猶難。殆合豈可概責之凡民。而聖人曰民鮮久矣。何也。正需從此句倒想入來。見得歷世聖人修身範俗。百姓昭明。事到恰好。要人人可以與能。則至字精神方有全相。而為德二字亦八面玲瓏矣。中庸二字亦有理一分殊不同。惟其理一是。人人性情中所具。雖凡民亦在裏許。而聖人獨能造乎其極。故曰不可能。惟其分殊則各隨其資稟分限之所

劉記

論語二章也

幸

朱熹

能為而不過。此便是中庸。如孔子乘田委吏。可為佛肸中山。可往。是孔子中庸。曾閔決意不仕。是曾閔中庸。所以凡民又有凡民的中庸。所謂可使由不可使知也。然需是有聖人之教薰陶。淪浹方能合天下賢知愚不肖使之各歸其所。此意從民字看出。可知中庸之為德五字。理一分殊。面一都到。

博施章

立達二句。若看得不的確。便仍說向博濟上去。聖門論仁。故有事在不。不但虛言。心體直致。便是聖人分量。事曲致。便是學者分量。事而其理。則皆於心體備之。其事則安勉皆可造乎其極。賤皆可乘。其分當理便是仁。當理之極便是聖。反而推之以

盡其理便是恕。二字若如時講主教養說則仁字分量
不完全。仍墮入博濟界內。轉落偏旁矣。朱子謂皆兼內外鉅細
而言。又云立是安存的意思。達是發用的意思。又如在此住得
穩便是立。行便要到便是達。朱子謂非淺勿視。及居處恭等
語便是說得仁前面話。其言也。詎及步後獲之類。便是說得
仁後面話。只是這中間便著理會仁之體。可知論語只此一節
是狀仁之體。仁何以能統四德。仁只是生之理。五倫都從這
生之理上自然鋪擺出來。天地先氣化而後形。化氣化是星宿
海。形化是百川四瀆。父母為人有生之始。氣化元化一併在內。
故天地父母其理一致。氣化遠而形化近。故人與父母相似。

劉記

論語二章也

三

萊根堂

者多與天地相似者少。雖是有遠近多少之別。大概都不曾脫
離所以都具此生理。故曰仁者人也。親為大而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兄弟則與我并生於父母者。由朋友而上之為尊賢。由
朋友而下之為民物。皆與我并生於天地者。君臣則所以成就
此生。約束此生者。從五倫上見得端的。則五常之性方有著落。
五倫形下之器也。五常形上之道也。即器可以觀道。器不一。器
道只一道。道不一道。而有生之理。則無二致。此仁之所以統四
德也。解此則立達源頭。取譬分量。只是一滾而出。

萊根堂劉記

論語三

述而章

孝昌 夏力恕 著

古不盡可信。夫子繫易刪詩書定禮正樂。則其不可信者固亦
鮮矣。惟其可信。是以好。是以述。此一字是聖人絕大本領。未
闡一太極圖而紛。攻擊訂一大學而執古本者至今未艾。正
坐信不及耳。老彭王弼云。老彭彭祖龜山謂老氏以自然為
宗。謂之不作可也。要之述字何等重大。則不作者豈自然無為
比乎。故朱子不主其說。

默而兩章

劉記

論語三

萊根堂

事業有限。性量無窮。譬如器之盛水。隨小大而注之。無不溢。
事業也。性量也。挽江河之水。不足以溢之矣。以事業言。在堯舜
能更溢於堯舜。在孔子不能更溢於孔子。然而常覺歉然者。
性量之無窮也。兩章臚列各是一事。然而首句畢竟是綱領。
前章便是大學規模。後章便是中庸次第。默識知止也不厭
不倦。即明德新民之事也。修德便是誠身。講學便是明善。從義
改過便是己百。己千。弗能弗措。學之不講。聖人有憂後世。乃
以講學為支離。則禪悅日深矣。又斥為偽學。則黨人滋禍矣。但
看此章立言之序。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世固未有不講學而
能成其德者。亦未有德不修而其學之學能取信於天下後

世者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此則學之不講而德之所以不修也。此則德之不修而講學之所以不勝也。勝口說也。勝口說則不但無真聖學。亦並無真禪學。不過經紀客貨而已。頃年愚曾有詩云。商商而賈賈。安坐盈其囊。客我輩。我輩客玉我琳琅。物價等氣候。咳唾生陰陽。四海固殊俗。茲事如同方。吾聞學道人。名實不相當。冰朱復陸陸。賈賈而商商。哀哉奇贏術。坐若賢聖堂。耳邊有良驥。蒼蠅時傍徨。蓋慨乎其言之矣。

燕居章

經云。燕居告溫溫。可知此節只是形容聖人中禮度。朱子謂鄉黨篇是以有事觀聖人。此節是以無事觀聖人。又云。但得鄉黨篇是以有事觀聖人。此節是以無事觀聖人。又云。但得

劉記

論語三述五

二

萊根堂

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個和樂。練整肅則自然和樂。知都是敬中流出。申之天。便是燕居之恭。而安。非顏曾端木之徒。不能如此形容。曲盡圓相。精神寫生。手展合同。而化若只隨口稱贊聖人。終是一邊說話。如此節及鄉黨篇。乃夫子之文章。及門所雜記者。雖非親炙。亦可得聞。非聖人一一語之也。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若一貫之呼。曾子滿堂皆屬耳焉。而無一達者。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凡聖賢言語。需恭互考證。乃實見其所以然。

甚字章

此當與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恭看蓋周公之道。既衰

於僖逆之子孫。孔子志欲行周公之道。復衰於反魯之歲月。衰字雖不同。科然孔子却不只是歎老。

志道章

志據依是一串上事。游又是一項事。工夫在二者之前。其效驗則始終表裏。即物而存。而涵泳從容。與年俱進。志據依境地自高。然學若猶可見。到惟游藝句最難理會。故知前三句是一氣說出。下句又是一氣說出。道是公共的。德則在我矣。仁則在己者之純粹以精也。游於藝。怡與說。成於樂。相似。藝字更得較寬廣。完密在初學。則言格物。在成德。則言游藝。要只是一串上事。

劉記

論語三述而

三

萊根堂

自行兩章

是說有來學者。無不教。然使并束脩而捐之。便是墨道。更不其誠否矣。聖人之仁。要自有禮以節之。上字不應作去聲。讀音義偶缺。故或疑上即來學之義。考諸注疏。不然也。蓋以束脩禮之薄者。學則有五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以草束上言雖未嘗無誨。而亦有時不誨者。正使其自得之。乃誨之深。若也。情非則心有入路。方可導之。使出能及。則心有出路。方可引之。更入出入兩字。相與循環。此教學之可以相長也。

子謂章

此記者歷觀而有會。聖人非有心也。

行有行的事業。藏有藏的事業。本領却只一。行得藏不得行。處亦有限。藏得行不得。藏處亦有限。源深金。尋孔顏樂處。誠能於所以行。所以藏。盡所以。立刻要行。便行。要藏。便藏。者。搜得。出。即樂。可。不。言。而。喻。矣。子路既見夫子。與淵。又見兩則。字。說。得。直。捷。正。合。着。他。行。軍。脾。味。不。知。行。藏。之。道。可。以。就。一。身。一。世。說。亦。可。以。就。一。事。說。如。易。言。師。出。以。律。律。便。是。行。傳。言。兵。不。戰。戰。便。是。藏。即。其。書。屢。女。脫。免。之。喻。亦。有。行。藏。意。思。臨。事。而。懼。能。退。乃。可。以。進。好。謀。而。成。動。者。必。根。於。靜。如。此。則。行。軍。之。道。正。有。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意。思。以。此。悟。聖。人。之。言。無。處。不。是。一。貫。然。夫。子。告。子。路。之。意。却。不。在。此。只。是。就。所。短。者。告。之。而。徹。上。藏。亦。在。內。

劉記

論語三述而

四

萊根堂

富而章

聖人眼見許多人物。滾。出。沒。其。中。故。取。喻。最。下。使。之。一。撥。即。轉。可。求。也。勾。下。有。無。限。含。蓄。在。

子之章

不曰祭而曰齋。齋所以祭。慎之於始也。以此推之。曰戰曰疾。蓋。疆。場。之。事。不。慎。則。不。幸。而。至。於。戰。陰。陽。之。診。不。慎。則。不。幸。而。至。於。疾。皆。慎。之。於。始。也。齋。慎。之。於。始。則。祭。可。知。矣。戰。疾。慎。之。於。始。則。不。幸。而。戰。不。幸。而。疾。其。慎。又。可。知。矣。

聞韶章

夫子意中。早。有。個。無。形。象。的。聲。容。節。奏。既。未。得。志。行。道。無。處。播。覺。向。來。屬。耳。者。皆。未。嘗。穩。決。於。心。至。於。斯。斯。字。是。一。是。二。是。大。舜。空。前。絕。後。詣。境。便。是。聖。人。意。中。欲。到。的。詣。境。未。子。所。謂。恍。然。忘。其。身。世。者。意。正。如。此。以。聖。人。之。聰。明。猶。學。之。三。月。蓋。愈。學。則。愈。稱。於。心。愈。久。則。愈。忘。其。為。舜。樂。為。夫。子。之。樂。也。此。是。不。知。二。字。真。情。實。境。肉。味。特。借。寓。之。耳。正。使。夫。子。得。志。行。道。亦。不。需。自。出。手。眼。所。以。告。顏。淵。直。曰。樂。則。韶。舞。即。此。便。見。大。公。無。我。注。疏。以。為。訓。作。以。斯。指。齊。言。不。意。作。韶。樂。乃。至。於。此。齊。也。此。只。說。得。驟。聞。景。况。若。無。三。月。句。則。可。矣。

劉記

論語三述而

五

萊根堂

冉有章

冉有之問。子貢之諾。也。懸。擬。大。義。所。在。夫。子。定。是。不。為。特。以。目。前。儼。然。衛。君。矣。既。不。敢。實。言。因。思。讓。與。爭。相。反。倘。古。之。為。讓。者。猶。出。於。一。時。忿。激。之。為。則。夫。子。之。為。之。者。亦。或。別。有。權。宜。之。處。夫。子。提。出。仁。字。則。拒。父。之。不。仁。其。罪。上。通。於。天。衛。君。兩。字。子。貢。更。不。屑。出。諸。口。出。曰。夫。子。不。為。也。春。秋。之。法。所。為。削。則。削。者。也。

飯疏章

若。聖。人。胸。中。定。有。個。疏。水。曲。肱。之。樂。浮。雲。富。貴。之。見。亦。不。成。其。為。聖。人。需。知。此。章。不。是。高。一。格。寫。正。是。低。一。格。寫。出。以。身。為。教。欲。學。者。勿。溺。於。境。遇。而。自。失。其。性。分。之。所。有。也。賢。哉。回。也。章。亦。

是此意然仲尼顏子其所以高一格者於此亦可見矣此章與富貴貴是人之所欲節大旨相同只是有安勉之別然聖人現身說法坦然平易初不以為為絕高品第而岸然自異於天地之間也故此章需說得平易不可說成岸岸異朱子謂記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不為無意便自可見

加此章

大過乃聖人質實之辭經權大用推勘到極頂處毫釐千里如受女樂更不從寬勸諭浩然便行若非出自聖人後世必謂不忠矣公山佛肸之欲往若非出自聖人後世必謂從逐矣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最大者只有安命立命兩事女樂之行見

劉記

論語三述而

六

萊根堂

得天意不在魯便是安命公山佛肸之欲往見得周道之興僅此一線苗裔可望便是立命此種經權大用非精義入神行所無事安得不是大過聖人神明不測而易固可學故注云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是過此義最精又云不足聖人不自足之意則易之為書理數具備聖人分明說天數五集注割去之考地數五參天兩地而倚數何必詳言數其體則陰陽之變化其用則卜筮之吉凶聖人分明說其占說神物說四營十八變惟伏羲無文未詳所用若象交象何一不為占者言何必詳言卜筮世儒心孔快直疑卜筮小技耳譬如天地聖人可以參贊夫婦亦有知能正見天道之無窮試取上下經一一誦之何人

何事不在東許荀非為古者言則寧語耳世儒見朱子書如芒刺在背必謂之必欲與非其類者一例調平乃益疑及聖人之易以為斷非為卜筮設亦不足與論此章之義矣注疏泥於五十兩字言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已是傷巧又言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則鑒矣伊川謂聖人贊易道以點八索則易之傳可以無大過謬而五十字亦不以為誤自不如集注之妥也易圖諸說詳證疑編內

雅言章

首句有追想樂括之意次句有逐漸臚列之意末句又申言之見得皆無詳略之味而自信可紀之實與不語罕言兩處一直

劉記

論語三述而

七

萊根堂

鋪設者意味迴別但看他首尾咏歎之神需不是衝口而出從兩字著眼則詩書執禮是零星搜出從一字著眼則詩書執禮是一例稱停兩邊看出方在個中聖門言語無一字虛設於此有得更看史漢以下文字直強半枚最耳

葉公章

竟不對則問者或疑聖人別有神化故夫子以平實語告之然神化具是矣注中未得已得要看得活假如說繁易這一段方線下手尚未成章便是未得便是發憤忘食既經脫稿反覆而誦咏之便是已得便是樂以忘憂生平一切事都是如此輾轉得去便不知老之將至矣注中全體至極是忘食忘憂各到盡

頭處統亦不已。則憤樂相尋之謂也。朱子曰。聖人之自言。非
惡其不謙。慮其非實。而後為是謙。蓋之言也。盛德之至。情口可
言。如天地之生物。而不自知其功耳。最是形容得出。又曰。觀天
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更停。聖人為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
此。無止境也。昔聖先賢。所以鞭策後學者至矣。

我非章

多學而識。何以不是一貫。好古敏求。何以不愧生知。識者尋其
跡。求者得其意。好古敏求。正是一貫。根原將此兩章對勘。方有
會心處。聖人實生知實好古。敏求實信得古人。亦不
自處於生知。看透此處。則全副本領。全副心腸。一齊活現。并不

劉記

論語三述而

八

萊根堂

是自貶以誘人也。

不語章

此章可以見經傳之得失。春秋雖紀災異。大概簡約。怪力亂神。
此四項事。是在傳中言之鑿鑿。十之八九。不干春秋經文上事。
聖門學者。記此所以杜浮夸之漸也。

三人章

大全汪氏謂尹和靖取思齊內省。以足此章之義。愚謂此章只
一擇字要緊。蓋所以足思齊內省之義也。三人行。損益之象
也。疑此章更就易義推廣言之。

天生章

何有於我。我無能為。不自足處。真個望道未見。天生德文在茲。
合自信時。便如此決斷。然聖人自信者。義理之天。又不敢色
其身。以自託於氣數之天也。可以為聖之時。

無隱章

字義隨地異用。何可拘牽。前輩有因莊子吾喪我之云。致將吾
我二字。自相挑踢。最誤後人。然則是即也三字。豈不又在吾我
之外乎。論語中借矛刺盾。已難枚舉。不足深辨。無行不與。正
是天何言哉。一節錯校注脚。

四教章

文行忠信。疑於先枝葉。而後根本。要之。文便是根本上發出來。

劉記

論語三述而

九

萊根堂

的枝葉。就枝葉華實上。認取某樹某樹。方不會錯。譬諸木葉。盡
脫時。其根本有不盡知者矣。教小子先行後文。是培養他忠信
源頭。以其未滿於人也。教之以天道。自誠而明也。教成材。先文
後行。是講求忠信。到至善處。以其漸成乎人也。教之以人道。自
明而誠也。自明而誠。則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矣。

聖人章

首二節。差等似太低。中間又不相聯屬。要之。猶詩之有興體
也。以君子之可以作聖。與有恒之可以為善。所以下面徑說有
恒。更不粘上三項。亡而為有三句。竊謂猶詩之有比體。蓋以生
計之無恒。比學行之無恒也。若以亡而為有。虛而為盈。指學行

忽插入貧富之約而為泰一語則殊無倫次此朱子早年未定之辭故集注但云三者皆虛夸之事孔子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此章末節又云孟子言恒產恒心此最聖賢契時為人處且莫說三代盛時只如春秋顏淵陋巷原憲鶉衣是他安貧不肯受人賄遺後世賄賂廢幾人攬札得佳到得許魯齋說學者謀生最急此是看出古今時勢人才升降可知此節不但是比喻即此便是學行無恒之所自來聖人之言微上徹下學者正需從微處扎定方可層累而上若但高談不事家入生產終是立脚不住聖人言語隨處體認皆能有益不但斤斤詭說書文而已

論語三述而

十

十

葉根堂

子鈞章

鈞戈為養與祭故斷竹續竹飛土逐肉為孝子之歡不綱不射宿聖人小小舉動便見中庸意思便是天德王道本領

蓋有章

無不知妄作之事則凡所作皆實知其理矣又恐人之以為生知也故以聞見自勉然聞見之知雖不同於生知及其知之也一時解以聞見分古今只是祖仁山之說然畢竟截然畫斷不得古人文字互文錯舉者多蓋聞見兩字統古今小大而言未易以一二詮之

互知章

嗚何甚三字當因吾友靖果園論難座間相與定一解蓋人潔己以進五句泛說平常教人如此唯此童子何必以其出自吾鄉而待之已甚此幾於無關文矣然論語少此聲估句法故朱子終以闕文為疑

仁遠章

離器無以觀道離却人心亦收然道心不得欲仁仁至此欲字不要看深了致反說入禪門之覺老氏之教心非即仁心之理則仁心之虛靈不昧非即仁乃其所以能欲仁者也謝氏所謂活物只是欲字甲裏事乃載理之氣若遂以氣為理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

論語三述而

十

十

葉根堂

司敗章

曰孟子者魯君謂之曰吳孟子者國人謂之此分而言之胡氏說也要不若合而言之只此一吳字在魯君口中輕帶出在國人中從重呼來同一詳之若宋女子姓而毫釐千里九見語妙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此禮家紀實之辭坊記所謂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紀曰孟子卒亦禮家引此以釋孔子之言非自言也末節應聲而出而皆到這聖人之從容中道如此

子與章

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注可謂已羅一切矣蓋其吟釋於聲音

從容於節。奏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即此可見聖人同序同和。斯須不去。便是聞韶忘味的本領。取善與善無不與大舜相同。聖是以孟子解孔子方極此章之妙。聖人覆載生成之量。只一歌已出現。坐然歌上。固失語妙。離却歌說。更失語妙。

文莫兩章

文莫之有體要者。躬行君子則默而識之者。悉見諸德行矣。仁則聖人之心體而聖則仁人之全量也。聖仁二字。又是文行之躬行君子。即躬行此仁聖之道也。文則其所誨之言也。為之不厭。則亦將有得矣。誨人不倦。則不但猶人而已。此是兩章相聯貫處。前章就言行分輕重。次章為之便是行其所能言。誨

劉記

論語三述而

士

葉根堂

人便是言其所當行。又見言行交濟處。文行皆兼知行。凡此身應知應行之事。與知到行之境。說來尚易。實踐惟難。躬行君子。即朱子所謂後覺者。必效先覺者之所為。君子二字。便是仁聖之標準。時解作躬行之君子。誤矣。

子疾章

不曰無待於禱而曰某之禱久矣。聖人樂天畏天。而樣分疏不得。自反自信。一例言詮不得。曉王孫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曉子路曰。某之禱久矣。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而況於鬼神者。於此見之。有諸一問。既審知其非淫祀。而又從容和緩。使之曲盡其情。而後教之。即此便見聖人氣象。

奢則章

奢會皆行禮者之流弊。不孫與固。則奢儉之流弊。而禮盡失矣。聖人此言。非謂彼善於此。所以決言奢之不可也。三家舞佾。歌雍都自奢來。

坦蕩章

分論君子小人多矣。此則君子小人相外。圓光也。坦蕩。朱子謂只是意誠心廣體胖耳。

子溫章

味而字關組處。不是從兩頭折轉來。總得中庸。正是從一邊走出去。無非至善親炙既久。眼光胸次。脫然有會。乃形容到此。蓋

劉記

論語三述而

士

葉根堂

舜之命。愛便是司樂。教人之法。舉陶九德。便是司馬官人之法。可知成周學校上。承千餘年道統。下融數百年元氣。只成就得天地間一個大聖人。此節語意。正需從典謨看起。方知此項規模。意象淵源。所自。溫便是陽威便是陰恭。則是陰陽之際。溫而厲。威而不猛。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矣。恭而安。便如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所為不見其推移之迹也。蓋此句又包上兩句。在內溫而厲。便是溫時之恭。威而不猛。便是威時之恭。所謂安者。於穆不已之中。元氣流行。溫時也。覺其安。威時也。覺其安。溫威兩字。在天運為舒。在人情為好惡。在王道為賞罰。聖人崇於卑法全體。渾然非是於溫威之外。又見其恭也。溫威恭都

聖人則如天地之無心而成化。注全體渾然是無欠缺陰陽合德是無偏倚。

泰伯章

需知太王泰伯王季文武王周公理一分殊隨其所值而所各不同在泰伯尤無迹可尋直覺得周家四方八面文采爛然只餘中間些子如空潭夜月不可名狀。泰伯不是一諫便休舉頭天外的人其采樂也無目不可以歸則古公之心安其之荆蠻也無地可以相訪則季歷之志定萬一周家繼起無人宗

荆蠻

論語注

志

萊根堂

祀將斬決不為延陵季子之行幸而家門無恙已志終遂蓋亦有天焉然只此正是無稱處。人疑武丁中興數十年太王正值其時不應有剪商之說不知文王之生在武丁沒後三十餘年太王方有傳位之志耳只緣太王自小乙之末直至祖甲在位近百年商家起跌興衰都在眼裏目擊賢子聖孫因欲為天下之民長治久安計耳古之聖賢視天下為公物視天位為苦差非欲取之以為樂地也且當時封建之天下與後世郡縣情形迥異周之國始唐虞後來奔竄優奪崎嶇萬狀古公高山天作自闢草萊岐陽立國亦非商室之所封殖二帝之臣迭興在位以仁易暴固其宜也故先儒謂古公之翦泰伯之逃都是天

理上事若使古公不順天理儼同篡逆之心則與其得罪於鄉黨則周室熱誠況處君臣之分得罪天下後世泰伯豈肯默而而去焉為君子而以小人歸其父即後人以彩意測度聖賢生遂護不知太王自有太王是處泰伯自有泰伯是處一經一搭各行其是又兩不相悖但泰伯所處高而乃自視蔑如無迹可憐並無微義色在天壤間此所以為至德也。此章人多從周家積累上說未免失之亦緣看得讓天下三字特重耳朱子謂即夷齊叩馬之心自是出論源頭但泰伯去得早既混其迹又得而全則非夷齊可比。若云讓周當時尚屬一國何緣賒取天下說若云讓商商求自有天下何需一讓紂。聚

荆蠻

論語注

志

萊根堂

公總因泥看天下二字連成譯解需知當初傳記何嘗有讓天下之說直是孔子於數百年後見得泰伯之心全是從君臣之義起見却又去得無迹因特提出天下二字以明其讓之之實讓商二字語雖滯而意則是後人私意填胸疑如蚬反議集註未次亦過矣。鄭氏以采藥不返季歷為喪上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吳越春秋則謂古公病將卒今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皆因孔子之言欲坐實其說不知此乃孔子特筆直是破空說出耳

泰而章

恭慎是沉潜路上勇直是高明路上。四者都是上等名目。是以

賢者由之而過其則。人都看禮是嚴的。只此便見得禮之和。處禮如陶治任爾嘉土良金不入陶冶不成器局。

篤於節

大學齊治平。只一個孝弟慈便充到蟠天際地。故知此類皆前子之言。

有疾章

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舉外以見內也。萬千道理。只在這一身上事。親事天。只在這一身上。無虧上。此是曾子用破。一生心力。直接聖道之統。廣朱子謂曾子之孝。非止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背理傷道。便是不孝。此數

論語三

朱伯

六

萊根堂

語真道得曾子一生戰兢心事出。

孟敬章

安有君子而猶慮其暴慢不信。鄙信者。且如此。亦只是尋常訓誨。何必以將死之言。聳動聽聞。故此三項。正需從動字正字出。字上著眼。從斯字上合拍。乃條然而感條然而應。整飭經營之。而不及於此。可以占敬肆分禍福。故注以修身之要。為政之本。言之可以驗風。昔微將來。故注以操存省察言之。若不從迫猝中。忽不及持。處體會出來。勿論道理無全相。三斯字亦難得。中邊俱到。前節語氣亦難照合。曾子生平從心性上著工夫。從危疑震憾中。立定脚跟。到老不離。三省意思。故其言如此。此

是再本領流露處。春秋時評論人物。大都以博物君子為貴。讀左傳可見。所以曾子又說出來。二語。魯悼公之喪。檀弓記。敬子答。曾子之言。覺得暴慢不信。鄙信。一時俱集。可知曾子早已窺破斯人底蘊。故特警動之如此。暴慢不信。鄙信。舊注。庸人自不如尹和靖之說。故朱子因之。

以能章

顏子之好問。與其不自滿。假不屑計較。坦然由之而已。此只是曾子指點出。與人看耳。顏淵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節。胚胎便完全。是一個舜。以中庸大知章參之可見。六尺章。

論語三

朱伯

十七

萊根堂

三項若皆作已然說。何待疑詰。而始信其為君子。曰可以。曰不可以。皆懸擬之辭。只是從他本領志趣上決斷。其必能如此。所以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六尺之孤。鄭注。年十五以下。

如殺章

竊謂此承上章而言。雖有絕大事故。必從心性上做起。心性工夫。乃是第一般重遠之業。非得這等弘毅的人。便承當不起。絕大事功。只是心性邊頭。帶出。仁以為己任。則託孤寄命。不足言矣。死而後已。尚可奪乎。仁以為己任。便是當仁不讓。死而後已。便是顯沛。必於是。曾子啟手足而知免。正是此意。朱子以全體不息言仁。亦是從此節看出。

與於章

此章是舉成規以為後學者法。詩樂本同出一源。故幼而習之。亦同在一年論其始。有詩而後有樂。及其後有樂而詩益繁。三百篇皆出於有樂之後。而樂又因之以變。於是詩有貞淫。樂有雅鄭。詩與樂交相流轉。而禮則綱維條貫乎其中。聖人以禮存詩。以禮定樂。使詩之貞淫皆能有助。而樂則崇雅而黜鄭。此詩禮樂之所以相需而為用也。志於道章是工夫次第。此章是效驗次第。兩章道理最相拍合。志於道只抵當得一個興字。據德依仁只抵當得一個立字。游則可以成矣。藝概其全。而樂舉其大也。三代太平久遠。只是個井田人材粹美。只是個禮。

劉記

論語三泰伯

十八

萊根堂

樂井田與封建為表裏。井田壞則封建廢矣。禮樂與學校為盛衰。禮樂亡則學校散矣。張子思買田一方。上不失公家之稅。退以存先王之法。又議者謂九邊之外。屯田之地。宜倣井田之法。以捍戎馬。皆未嘗非至論也。而行不行。則有數存焉。若夫禮樂之文。存乎書冊。禮樂之本。在乎人心。程子所謂後世獨有義理。以養其心者。蓋之樂而不為。尚得曰有數存焉乎哉。詩禮樂之精神。固全在學校。故程子有成材難易之說。三代盛時。教之法既備。又無異端以撓之。雖中人以下。皆守得住。後世教既亡。異端遂起。非大賢以上。資力不能有成。聖人此章。正是從世運興衰。闢絕處懸標樹的。教雖亡。而所以教者。未嘗亡也。

民可章

孝弟忠信之教。自公卿大夫士至於民一也。然民自有民之資。愚民自有民之分量。需從民字畫清界限。方不致作暴秦之惡。點首釋氏之立地。人覺悟正好與此恭看。

好勇章

好勇疾貪。聖人非但使人知此輩之必作亂而已。謂當有以安輯之。則終歸於有用也。人而不仁。度不能化。亦留餘地以處之。非但疾之不甚而已。於此見聖人言語含蓄處。

如有章

借周公以明驕吝之不可。猶之借夷齊以明舊惡之不當念也。

劉記

論語三泰伯

十九

萊根堂

都是檢出古來頭一等人。現身說法。語類云。如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也。連得才美功業壞了。大全引此。塗去功業二字。則其餘二字之義。蘊不全俗下講說。遂相率遷就解去矣。其餘不足觀。言正使充其才之兩至。別有功業。亦不足觀。方是甚言驕吝之不可。若將餘字更從才上說。不成文義矣。邢疏云。其餘雖有善行。不足觀也。已是說得分曉。才有從德出者。孔子言才難是也。才有根於性情者。孟子言降才足也。都是追本向裏說。此章才字只是知覺運動之靈。乃外面用處。真端認氣為性。此才字便是氣上事。若認定此個精魄在我。憑我揮弄。都是天理。此止驕吝之尤者。後世有言。驕張是聖人之資。窺見良知妙。

用其流。遂至以曹操馮道為聖賢。佛勿謂聖人之言。為不早也。

三三章

此當為法。離開一輩人發。舊注云。穀善也。首二句。自說得去。不易得三字。便解不行矣。

篤信章

江篤厚而力也。厚是信之誠。力是信之勇。篤信好學。是立體守死善道。是致用危邦節似單說守死善道。注無篤信好學言。若是從而守字。兩則字看出。蓋見幾明決而行藏。自我非篤信好學不至。此末節只是次節之反面。只是一個道內而一身。

劉記

論語三 泰伯

二十

葉根堂

外而國與天下皆以此道為準。信者信此學。學者學此守。此善者善此。而篤信好學守死。又皆所以善其道也。危邦者無道之終。亂邦者無道之始。天下有道則道可行。無道則道可藏。邦有道而貧賤道不當廢而廢也。無道而富貴道不當興而興也。出處去就。即此所信所學所守之道而思。可以善之者也。

不在章

朱子謂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又云。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寸。皆不可以相踰。可見此章只通論其理。則無所不包。必實之以人。則反掛漏耳。

師學章

上明其理。下習其藝。故六代宮懸。得以相傳至今。而孔子正之。樂官逃散。雖聖人亦無可如何。此古樂之所以不傳也。在齊聞韶。反魯止樂。又語魯太師以聲音之道。闕雖之亂。洋洋盈耳。即周之樂。亦有不正於盡美者。正聖人樂則韶舞之效驗。處不必羽旄干戚之類。印板於韶也。此聖人所以追思而歎息也。

狂而章

古人於長處見短。即於短處見長。只為他一氣相通。自成家數。所以長不得短。短亦不礙長。後人徒得古人之短。更無復古人之長。首尾衡決。自不通。被聖人抉摘出來。貼肝如見。

學知章

劉記

論語三

廿

葉根堂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以此勉人。猶有竊禪機之頓悟。拍問學為支辭者。

舜禹而章

有天下。獨言舜禹者。蓋以非其有而有之。後世驕縱固不足言。即湯武亦微有驚顧難安之意。這個便分差等。但看堯命舜攝舜命禹。權時舜但讓於德。禹但讓於能。禹相與商量。公共大事。更不以有人之天下為非。而稍涉嗣子之嫌。只此是若同有之。但此意思。亦記此章不盡。更需從憂勤惕厲中看出。舜禹同一不與。而意思自別。舜始則得人以任。禹終以為天下付託得人為主。禹則便是衣食居處。難以天下之富都不曾把。

一毫來。今已觀下數章類記處亦可見。蓋竟直則天而舜可配。竟入聖域而不後亦自然之序也。魏、蕩、等字無虞形。容正如易之可象包羅不盡。成功文章仍見則天大慶曰巍。巍手煥手雖可見而仍不可名也。

舜行章

孔子只單論周家原不是比較虞周。記者因九人二字特尋出。亂臣句作案。又因唐虞之際四字更先立五人句作案。是記者將聖人言語四面旋轉。雙空踏著此句如黃河之水天上来。章內凡兩天下字。以此亦是眼目才之難處。盛虞德之至處。都在裏許。謂五人皆竟而有舜因而有之。以此作下文際字張。

劉記

論語三 泰伯

廿

萊根堂

本其實非也。竟但舉舜攝位乃舉五人。既云攝位則舜且之已久。凡一切艱難辛苦事皆攝位時做完了。到即真時所謂無為而治。故下文曰唐虞之際而此處曰天下治。若如時文紛紜治水諸事則舜雖攝位國歸未改。祇云唐可矣。何用說唐虞之際且亦當云舜有臣五人以治天下不當云天下治也。竟試用絲而舜極之焉乃嗣興只此一人便不是因竟之所有。况五人命官分布尚書已記載分明耶。不曰竟有臣五人而曰舜者攝位之選舉在前無為之治平在後。所謂唐虞之際也有唐虞之德乃有五人之才。此意神光離合固在言外。若說舜雖為君猶是為臣所以五人皆為其所有。以此作有二服事之儀。

本則舜與五人純是一團私意。籠絡又何足以為至德之。手。將才德二字通盤打透。則唐虞之際以德升以德授而所舉之才亦以德授。文王之服事雖九人之才都歸至德甲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有天下而不與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有天下而不與也。皆至德也。通章文勢總是贊歎周家順而觀之。似說以唐虞之才纔可盛周而周之德亦已不亞唐虞。逆而觀之。則惟有此至德乃有此才。乃可以創唐虞之才之後。此才之所以所以難也。記者返意以主案而順文以建誣。聖明文字只寥寥數語如天施地生各在不言之表而覆載無窮即是已成鼻祖矣。古語才難從衰世說聖人才難却從盛世

劉記

論語三

廿

萊根堂

着想此不待言。需知才字看得珍重則末節至德二字根原益透。不言舜之二十二人而曰五臣不言周之濟多士而曰十亂正需要承當得這才字起。且如雲臺麟閣之類。繁辭附翼。崛起為侯王者皆非聖人之所謂才。蓋其心不過志於功名而其用之之心亦不過藉圖天位。何處從五臣十亂中尋覓一個半個。然且席捲天下不難有之。乃知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所以為至德也。此章結穴全在末節要緊。周之至德却需珍重。從才說起。要贊周才之盛。却需珍重從舜說起。原自一串不必將德字更進一層看。注才者德之用也。可知大入理會。但看聖人用才之心與後世天懸地隔。故其才都非後世所有。且亦不

多得。以周才之盛如此。然武王即位十三年方代殷而十亂中其六人即文王之臣。太公之賢又豈出邑姜之下。而有二服。其所以為至德。注所謂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諸意相承。不唐虞之然。四字。通相。換。武王未代殷以前。亦同此至德。伯文王。同一至德。亦未全。亦是時勢使然。故又曰其旨微矣。德之至。所謂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也。

禹謩章

或疑禹入聖域而不優。何以無間。曰。凡聖人所必盡之心。禹都盡了。所當做之事。禹都做了。點。皆入聖域。所以無間。謂不優者。特對堯舜之生安言之耳。正當會得此個意思。方見無間之難。且方是禹之無間。不是堯舜之無間。蓋禹之入聖。兼有學問勉強工夫。易於有間。所以夫子特地贊之。然只是從旁贊。若

劉記

論語三 泰伯

曲

萊根堂

在大禹心上。安排計較。便失聖人身份。便非尚論旨趣。盡力乎溝洫。則日間無水患。而民居亦永奠矣。考工記夏后氏上匠。注言禹治洪水。民降止宅。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蓋匠人通水之官也。故周以匠人為溝洫。水有所歸。足民食。即所以奠民居也。如此說。方與卑宮室相關紐。

子罕章

計利者。必不能安命。能安命者。未必能計利。義理之命。純乎義理之命。則仁矣。利字若涉貪私一路。自是不言何止。於罕。恐只是生財之法。如大學說生財有大道。說以義為利。這便是罕言之意。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得之不得。曰有命。亦罕

言之論語。言仁多指人事。示求仁之方。而不及本體。是一層不遽以仁許人。亦是一層皆罕言也。三項事。是一層精。一層命。只是氣數之命。語類云。若專恃命。則一向胡做去。又云。命只是窮通之命。又云。命只是不知命之命。故曰計利則害義。言命則廢事。文義顯然。然又云。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廢人事。故夫子罕言之。此只是借理來陪襯。說非兼理與氣而罕言之。若兼天命之理說。則性道難聞。奚止於罕。且兼理說。即仁字已包舉在內。不必重標出矣。

程子命之理微。正謂氣數之說亦渺冥耳。或問亦以為人當修己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修。而反害於命矣。九可見。

劉記

論語三 子罕

五 萊根堂

達菴章

聖人通體虛受。隨其所觸。便如滄海之無所不納。統聽得名。一語固是。天地間有此理。便不容過抑。他亦是此心中無涯。洪更不可放縱。雖則是偏旁感觸。却自有全體分量。崇效天。卑法地。只是一個道理。方知法中承之以謙四字。包括無限。朱子謂無所成名。與無得而名。語意之抑揚。自不同。范氏呂氏以黨人為知聖人者。非是。次節自聖人說來。覺得以成名望人。亦是美事。以成名自効。亦非易事。故擇其卑者。自旁人看來。降而執御。便可成執御之名。進而定禮正樂。便可成禮樂之名。聖人

矣九可見。

達菴章

論語三 子罕

五

萊根堂

雖退處一隅而全體自現

麻冕章

君禮無巨細定要從古更從何處用者損益運會所乘今自有勝於古者夫子不是勉強徇時程子不害於義之說不可泥看次節即人以為諂之一事者節只是襯起次節一賓一主

子絕章

聖人胸中豈惟無此四者亦不思量到絕此四者只是記者難以言語形容不得不借有者以狀無者耳張子謂四者有一則與天地不相似可知意必固我便是元亨利貞的反面

子畏章

劉記

論語三

共

葉根堂

仁可以一事言聖則全體之謂自古有殺身成仁之仁者必無有不得其死之聖人夫子在平時常覺人事有未盡及至患難坦然由之而不疑非是而截道理惟其常處於不足則人事無虧是以處是難能信天而不疑蓋文之所以在此者正由平日好古敏求常覺其有所未盡也天理人心一而已矣聖人辭氣宛轉至於如是然而果決高焉非親炙者不能記是決斷語氣不是商量語氣是信得天過不是聽天所命不曰道曰文與道是一致

大宰章

首節龍統說次節折斷說三節零星說末節引證說聖門記

寥數語千千蹊萬徑已極文字之妙子貢凡論聖人無不中要害得圓相者天只一理但是性之之聖理皆不異而氣稟則天所限之格也凡是性之之聖天皆與以最上之格夫子更縱出其外則氣稟之清明不可測度即理路精神亦復不可限量矣

吾有章

有知二字莫連讀此章知字是無所不曉意思朱子謂此句上必有話說聖人方承之以此五教中有答問者時人見夫子其應如響疑其生知故夫子辭之而自居於答問然鄙夫之問何關於道妙而兩端必竭即此便是生知矣兩端若不就一

劉記

論語三

七

葉根堂

事上說則與憤悱啟發之意相反

鳳章

舜之端不至則聖人惟正樂以寓韶舞之意而已義文之端不至則聖人惟贊易以為寡過之助而已猶之麟見而非其時則聖人惟春秋以寓王法而已吾已矣夫正有無窮事業在蓋文未雖不見於天下而一身之所係更重也易繫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鄭康成以為龜龍銜負而出孔安國以為河圖即八卦其說皆相因也

子見章

孟子言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聖人之心正仁禮之所自出

也見齊衰替者是仁之發見冕衣裳者是禮之發

顏淵章

體會首節二之字。次節二我字。故語。是夫子。圓光正語。是顏淵面目。且知欲罷二句。即從次節推出。如有三句。即從首節推出。非是。直到末節。方為自家寫照也。語類記朱子說首節猶是見得未親切。及摸索不著等語。或朱子早年未定之論。或門人記錄之偏。所以與集注不相符合。首節注云。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則非。不親切。及摸索不著之謂也。所以胡氏說列之圈外。程子之後。蓋首節贊道。次節言教。末節總承之。欲罷不能。是博約相循不已。屢既竭吾才。是博約各

劉記

論語三子罕

文

某根堂

到盡頭處。如有所立。卓爾是日用之間。隨事著見。無往不是這高堅前後的道理。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便是兩彌字及瞻忽字。總之高堅前後仰鑽瞻忽。是顏子得手後方形容得出。謂迷境者。固謬。謂與末節有疎密淺深之異者。亦非。末節注所見無親四字。是從欲罷竭才之後。進而言之。非對首節言也。若以首節為未曾親切。則無窮盡無方體六字。何所係屬乎。前輩於此章。開去禪宗謬誤。針。見血。然既知首節非迷境。却又云。顏子所見有疎密淺深。然則但以高堅前後為夫子之道妙。而仰鑽瞻忽為顏子所見疎淺處矣。此只是圈外胡氏說。非朱子正意也。試思無窮盡無方體者。其合仰鑽瞻忽。而言之。抑離仰鑽

瞻忽而言之。耶。離仰鑽而言高堅。尚不足以形容無窮盡之妙。況離瞻忽而言前後。不幾於有方體之可定乎。

子疾章

子路誠而不明。請禱。是誠於愛而不達其理。使為臣是誠於敬而不顧所安。夫誠而不明。其心非有他也。乃不止於不謂之誠。而其流遂至於詐。是以君子貴窮理不格。致則意不可得。誠也。有美章。子貢語病在一求字。然必聞其政。尚足曉子禽之非。獨不能自曉乎。蓋他著意在善價二字。曰善價則不枉其材矣。示字只圖圖帶出。殊不著意。直至待字出來。方知求字有滲漏耳。

劉記

論語三子罕

无

某根堂

九夷章

泰伯讓國而啟勾吳。箕子不臣而就朝鮮。况孔子乎。道不行而欲浮海居夷。固假設之辭。然聖人視天下無不可居之地。無不可化之俗。况諸夏乎。言此者。傷諸夏之無人也。

自衛章

此章之解。大率主正樂而雅頌帶說者。久矣。今按語類無此章。或問獨主洪氏之說。其言曰。季札觀樂。以小雅為周衰。以大雅為文王。蓋以正變為小大也。是時王迹息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然則洪氏之說。但以詩為主。而張南軒謂獨舉

雅頌蓋其大者耳。集注云：是時周禮在魯，然詩亦頗殘缺矣。
次言詩章，而凡詩之有者，亦其以序也。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
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然則自衛反魯者，詩之所由以正
也。詩正則樂可得而正，然後兩守一直貫下。曰：正曰得，而互文
也。曰：雅頌則風在內，猶舉春秋而四時在內也。陳氏曰：不及風
者，列國多不正之聲，朝廟而不奏。二南亦僅用之，房中故正樂
止言雅頌。然夫子言闕雖之亂，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用之鄉
人者，鄉飲酒之樂也。用之邦國者，天子諸侯之燕樂也。朱子謂
隨事自有正樂者，則兼及之。如燕禮有鹿鳴等詩，無上樂者
則常用之。如鄉飲酒別無詩，然則二南不止用之房中，合觀洪

劉記

論語三子罕

三

葉根堂

乎魯備六代之樂，皆成王所賜。當時安得有列國之風，以為得
之後，則春秋時者，七十餘國，何國無風乎？孔云：詩左氏
可待至齊始聞之，而左氏其時耳。且魯之樂工，若能為諸天子
魯頌，然則夫子所言不贅疣乎？而詩與樂又何功之有乎？或曰
雅頌各得其所，按之經傳，皆有可考。何以見風亦得其所耶？曰
吾自衛反魯，蓋夫子之微辭也。即風之所以參互考訂而得其
所者也。二南王化之始，不待言矣。變風始於衛，而衛復冠之以
邶鄘，雖則冠以邶鄘，而其詩則皆衛詩者何也？夫子自衛反魯，
按邶鄘之舊地，著滅國之始，於衛此風之所由變而變之所
首也。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王迹之息，自此始矣。故王次之鄭

劉記

論語三子罕

三

葉根堂

風之所以得所者如此若夫鹿鳴文王以下皆雅之正其怨誹憂亂諸什乃為變雅以小人為正變則非也蓋詩不盡開乎樂而樂則無不與詩為表裏者古人賦詩贈答大率舉其目令樂工作樂以歌之耳六卿之饒韓宣其所以賦詩略無意義之可憑豈非不得其所之驗而風詩之未嘗不列於燕會乎三家歌雅聖人以天子穆正之則雍不可徹雍不可徹則伯不可八矣豈非詩正則樂正之驗乎若乃樂之音容節奏疾徐高下其有未善者夫子特與太師言之而其功則莫大於詩矣十五國風遠所言無不義蘊惟程子之說為近之而未盡也故朱子於集傳中一概不錄今創為是說更考諸程子之言喜其稍有合也故存石林云雅以正變為大小即季札頌以所作為先後楚

論語王

子罕

三十三

萊根堂

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與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為先後刪詩之序也此說自不可易

出則章

需見得恭敬之心無時或息事公卿事父兄乃其大者喪事二句則就人事中指其哀樂之足以溺情而廢禮者所以聖人說何有於我蓋實見其難也子貢問為仁則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哀公問政則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即此便見天德王道表裏交相為用處一出入間只尋常事體總經聖人拈出乃覺如此重大公卿二句是心性工夫下手完密處喪事二句是

平昔工夫到此效驗處句內要是個現成的人模樣言外要有個反求的實工夫則語語活現末句自然水乳矣

川上章

此與驚飛節總是要人省察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意若只說得蟠天際地無窮無極縱極靈奇恍惚莊老亦能言之且只道得聖人眼中事道不出聖人心中事處從記者身上體認則一切道理皆有著落一切病痛都不犯手但將首句連聲讀下便覺白文十四字一氣盤旋如天馬行空而從旁詠歎亦如人影在鏡中喜啼笑一切都似大川此逝行潦亦此逝緊要在不舍句上逝者二字方有全相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

論語王

子罕

三十三

萊根堂

字方指水韓求仲曰如斯斯即水也聖人分明謂道體不息若斯水也此說久成定解矣如此則走以逝者贊道體以如字作比喻勿論川自川道自道看成兩極大失聖人當下指點之妙即不舍句不幾成剩語乎需知逝者如斯夫五字統體說川便是統體說道言此逝者自一人一時之所見以至千萬人千萬世之所見都只是這般逝其所以然者何也正以其不舍晝夜耳以川言之逝者其流不舍者其源也以道言之逝者散殊之無窮不舍則本體之無間也以聖人言之逝者變動不居之形乎外不舍則至誠無息之宰乎內者也以學者言之逝者博文約禮之見於功修不舍則戒懼慎獨之操於心性者也說川

原是說這道體便是說人心。非如詩之有比。蓋川流乃道體之顯而易見者。故曰與道為體。解者錯會。如字。則未免以斯字上之屋也。不。舍。盡。而。見。道。字。竟。所。在。聖。人。口。中。只。是。一。字。解。書。者。須。全。作。而。看。有。知。道。心。在。始。未。子。曰。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雖。獨。所。以。為。不。已。學。者。之。事。也。是。指。點。不。是。譬。喻。舉。一。端。以。該。全。體。假。有。象。以。明。無。象。也。

吾未章

孔子居是國。未必指斥其君。且靈公之昏於色。何待招搖市過之時。正為孔子以乘向來。瞻望孔子者。今皆不然。傷國人之皆化於其君也。而靈公之無道。更不庸說矣。

譬如章

分明若譬如二字。說為山便是為山。說為學便是為學。一夾雜。

劉記

論語三子章

三十四

萊根堂

便失聖人語妙

詰之章

情字雖訓懈怠。然在顏子分上。却其微茫。只略一遲迴。便是自家開創作工夫。尚需檢擇得聖人語之則信之篤。而行之勇。若決江河。莫有為者。亦若是顏淵之所以如舜也。

惜乎章

原山云。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意謂天假之年。則可以見其止矣。其後因論顏曾。又曰。學未止。則其知必不能至。既誤以此章進止之止。為大學知止之止。而其所言又與大學相反。不幾於先知止而後物格知至乎。

二氏之學。於止至善。但取個止字。不管至善。於誠意。但取個誠字。打滅意字。其目讀書。分別義理。為支離者。根原正坐此耳。

苗而三章

聖人一言一語。莫不其近如地。其遠如天。合此三章。便見得聖人擔荷重大。一刻不可放下。而至誠不已之量。與語人不倦之心。息。與造物相通。覺二千餘年前。慨歎之聲。宛然入耳。後來變動無常。事前不可期。必眼下機緣一失。未稍稍完。無憑於此。見三章類記。慶皆有互相發明之意。

三軍章

志則一身之帥。於內者。苟無其志。先自奪矣。何待人奪。苟有其志。先自勝矣。自勝者。人莫能勝也。故惟克己者。可以克人。

劉記

論語三子章

三十五

萊根堂

衣敝章

子路亦非渾忘乎美惡之形者。只是立脚得正。與一般話。說若渾忘。則不快求。不足以盡之。美惡。雖之。蓋亦無亡所能之意。夫子折之。正為此乃可進之基。非可止之境。何以見得終身誦之。子路當時必有個話頭。約略記之。

歲寒章

後彫若作後象木而彫。則仍是彫。善德解作不彫。亦失語妙。注無明文。竊意後彫。只是說後於彫。善德。然得立耳。朱子以謝氏周於德之言。為最精。則葉適。唐子是正。景惲。知者之不早。

只是餘意

知者章

尹氏謂成德以仁為先。君子道者三。是也。進學以知為先。此章是也。君子道者三分而言之各是一人。合而言之亦各是一人。此章言學之序。則就一人言之。而各是一境。蓋亦學而至於成德之序也。如此則兩章三者字意義各別。

可與章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學而不思。則罔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能擇而不能守也。可與立。未可與權。守死者。未必即能善道也。三可與句。下各藏有一層。可與共學。則可與有言矣。可與適道。則可與有行矣。可與立。則可與經矣。三未可句。下亦各藏有一層。未可與適道。則學不免於為人。也。未可與立。則道非己有也。未可與權。則立者非中也。聖人言語包括踈落。蓋天容地。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蓋不知權與經對合用。經合用權。乃是義也。漢儒有反經合道之說。伊川恐人於經外尋權。故云。權即是經。要不看所云。權是經所不及之言。為無弊也。只是。一個權。却有萬般用法。聖人從心所欲。經權自協。大賢以下。需是著意推移。方纔得中。可與權。則雖有非常之事。可以相視而莫逆矣。舊注通下唐棣為一章。

劉記

論語三子罕

三

葉根堂

唐棣章

先列詩辭。後著語。非斷章。非疑問。需從此看出刪詩本領。有攻朱子詩傳者云。遵大路。合一章。作朋友贈送。豈不佳。而必指為淫奔。耶。愚謂作朋友贈送。亦無不可。然非美。非刺。何以為。蓋因思唐棣。同係逸詩。夫子藉以論思。而所以刪之。故亦因非美。非刺。使人游心蕩志。乃六朝以後。詩人窠窟。所謂不即不離。可解不可解者也。聖人之憂來世深矣。

鄉黨一篇

此篇除入太廟。每事問。重出外。朱子分為十七節。今按自席不正。不坐。以前。合而言之。皆權度之本。然見聖人檢身之密。故以

劉記

論語三子罕

三

葉根堂

席不正。不坐。作一小結。可知聖人無所不正也。自鄉人飲酒。至車中。合而言之。多意外之感。觸見聖人時措之宜。故以色斯舉矣。之見。幾者結之。可知聖人凡事皆審於樂微也。

對哀公。語頗淵。及一切問。仁問。政。聖人之天德王道也。序哀樂。蔽無和訓。曰。魚。教。小子。聖人之詩也。魏。蕩。無間。吾從才難。至德。歷敘。堯舜湯武而終之。以寬信敏公。聖人之書也。聞韶忘味。及而後和。語太師。思盈耳。聖人之樂也。溫威恭。望。即德。申。天。拜下從純。益之。以此篇。則聖人之禮也。討陳恒。讓雍旬。責

泰山之旅止顧更之事定禮樂征伐之所出聖人之春秋也惟
韋編三絕終易最源自假年而外無一語及之然行藏進退仕
止久速無非是易而歎河圖繼文王夢周公其契於易者無窮
矣然則論語一書皆聖人之實錄有未易枚舉者豈但鄉黨一
篇乎

首章其在二字是記者合併指點法見得末世人物兩邊作用
正相反耳朝廟便聖人何嘗不面折廷爭而上下大夫貴
之義又并行不悖是記者連類指點法此兩節蓋撮約其總會
處以下方雜記之 跋踏是恭與便是恭而安
衣服飲食凡常人之率其常者都是天經地義自聖人指點出

創記

論語三 鄉黨

三八

葉根堂

來方知為法可傳方能不負此天經地義
朝祭燕居之服事精到如此要需與細袍不恥恭看只是一
理 於當暑之服則取其內外相資於袷表之制則取其表裏
如一聖人之順陰陽而節寒暑隨時以養其德者如此
凡聖人教人勞苦憂勞皆恐人羈縻欲而不盡其性也教人頤養
處皆恐人忘父母而不貴其身也需知并行不悖始得
疏食菜羹必祭必齋便是無終食之間違仁
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鄉大夫為主入州則一年再飲春秋習
射從而飲之黨則一年一飲歲十二月因大蜡於學飲酒也
此節注語需分別看儼而朝服是無所不用其敬立於昨時是

欲神祇之依已而安或疑恐驚先祖不應及五祀朱子謂一家
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推之一國天下皆然看來為天子者
這一個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
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讀此言方知正心誠意
之學不是迂闊

饋燕一事聖人上交之禮及物之誠守身之仁臨事之智一齊
并到所謂從容中道

記者綴下問馬三字是極寫退朝之際驟聞之頃猝然發聲仁
民愛物之差等自中其節非是終不問馬也
朋友死必有實事聖德之不傳者多矣車馬不拜子路之傲而

創記

論語三 鄉黨

三九

葉根堂

無憾也便學善聖人之一節而祭肉重於車馬則聖人親之
仁直推到朋友分上此中差等便是知天到極處
齊衰五者皆以重人之生齊衰五者皆以重人之生齊衰五者皆以重人之生
敬其生之有成也替則憫其生之不備也負版者惟天生民重
其人因以重其器也而上三項係燕見下二項則途次
變色而作必變必與為禪學者便以為動其心矣
天時人事聖人困感而遂通當升車時車便是感在車中則車
中便是感不內顧舊注云前視不遇衡軔傍視不遇輶轂
自古無不得其死之聖人聖人豈有隱形飛遁之術哉只是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而已斯文在茲喪與不喪有天焉然人事不

可不盡文明若天下之所忌也故以雉喻而雉伏則又行藏之別故以雉喻以聖人盛德之容重以先樂之哲宜其免於亂世故鄉黨篇以此終焉春秋以獲麟終天下之治亂也鄉黨以此雉終一身之顯晦也

創記

論語三

鄉黨

四

萊根堂

萊根堂創記

考昌 夏力恕 著

論語四

先進章

先後二字低昂已見其反覆在時人口吻耳兩於字便是說他用處原不在大源大本上說只是儀節間聖人之所謂用亦不在制禮作樂上說所謂從亦不是說絲毫照樣只是以此為主耳聖人禮樂未嘗斯須去身何用商量營度正謂風俗微壞需是有以型之自天子諸侯下及邑宰不待言即隣里鄉黨彼此交際無處不是禮樂在聖人需有轉移風俗處如此看此節神理較浹洽

創記

論語四 先進

萊根堂

從我章

陳蔡是夫子第一易患難師弟相從之誼亦是第一個關頭子路聞浮海之從而喜處絕糧之厄而愠此是聖門一條鐵漢猶不能無動於外可知自顏子以下差等不一正好從閱歷過來時遞加鞭策常見得此意方是皆字全身出現記法雖一例其間差等詳略便自可見四科中德行最難何故人數反多蓋詳則差等在內略則差等在外也所以德行以顏淵為首而問再次之言語以下則但記其首而已此等處便是史遷與祗非助章

凡夫子賢顏淵皆從實處驗之然却便見得無盡藏意思此章

是從空際形容然此其所以脚踏實地也。顏子之學徹始徹終。聖人贊之亦徹上徹下。

孝義章

父母昆弟根本一氣者一體天性之源也。到得人事亦一氣相通。則萬物一體之源具矣。所以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惟其源流一致。是以感應不爽。聖人贊之只一語推之便可燭天際地。願而徹是舜之父母昆弟人不問於其言。是閔子之父母昆弟所遇有幸不幸推舜之心願為閔子不願有天下也。夫子無字及門之理。故或以孝義句為言字之注脚。

白圭章

劉記

論語四 先進

二

葉根堂

氣質二字無處不見得。即以言行分之。行便是從實處出。言便是從氣處出。蓋質之表裏俱壞者固無可如何。若只一端之壞。儘堪修治。惟氣之偏者終其必有陰陽之患。雖質亦原於氣。善學者能變化氣質。然質易而氣難也。所以聖賢大改過行有不善者。可復於善而言詒一途。更不開放。鬆活些子。故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季康章

不學好學之證驗。是對有詳略。不覆說未聞好學。則更有微意。蓋顏子王佐之才。實可以與魯國及門。既無其匹。不敢不以實告。其若若諸賢則從政有餘。固未可一概抹殺。塞進賢之路也。

首章孔氏以後進於禮樂得時之中。次章鄭氏以不及門為不及仕進之門。此章邢氏以哀公遷怒貳過。因答以諫康子無之。故不云此類并序之。乃知聖言亘千餘年。強半在雲霧中耳。

類淵四章

父子之恩至矣。况鯉又賢乎。師弟之誼至矣。况淵且亞聖乎。夫子之慟如是。獨不惡夫涕之無從乎。然而聖人之愛人也。情雖至而終不過乎禮義。自流俗觀之。厚薄之際。鯉不幸不如淵。夫安知淵之不幸而不如鯉也。聖人能行之於鯉而不能行之於淵。是益之慟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但無以安生者之分。實亦無以慰死者之魄。顏淵何人。夫子忍不以聖賢待之。而流俗待

劉記

論語四 先進

三

葉根堂

之乎。門人語類謂是顏子之門人。說本邢疏。而或問以為顏子早死。未必開門授徒。范氏以為夫子之門人。近是。二說未詳。先後集注。闕焉。亦見不關緊要。

事鬼章

事君親無誠敬之心。是未能事人。能誠敬而不能論親於道。及不能擇可事之君。而入危居亂。亦是未能事人。不達踐形盡性之所以然。是未知生。不能明哲保身。以權其軀重。亦是未知生。需兼此意。方是對針子路處。但看下章類記語可見。幽明始終。其屈信之理。則一以人鬼言。人信而鬼屈。以鬼神言。鬼屈而人信。以生死言。生信而鬼屈。又錯而言之。則生有生之屈。信死

侍側章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故凡一切記錄形容語。皆曲盡其威儀文辭之妙。而要言不煩。如此章需見得四人異處。又需見得四人同處。則學者分量與聖人教化一切了然。言下樂字根原始透。夫子觀人得諸意象之表。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魯人章

先儒謂閨子此言和悅而諍便是閨、氣象。觀此則與下由之
瑟皆承上章而言。夫子不止贊閨氏。贊閨氏所以甚魯人也。
故長府之作不見於經傳。

創記

論語四先

四

菜根堂

由之章

或因言行氣質之說。問鼓瑟亦關氣質乎。曰其抑按於手者質也。其徵發於心者氣也。子路承夫子之訓。未有不改其節奏者。然氣之所中未易化也。升堂亦是質美。其未入乎精微之與者。氣為之累也。

問師章

師愈一問直窮到底。蓋過不及之失中。端木所知也。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又端木所知也。然過不及雖皆失中。而賢知之過。未必不可勝於愚不肖之不及。此兩人既皆賢知矣。其中差等。毋亦過者勝與。子貢是進一層問。過猶不及。夫子亦是進一層。

答洪偁中庸語解之要需善會豈真以賢知此師以愚不肖比商也哉。過不及是不好字面然聖門之徒所謂過不及正其得手所在不可一例看過處難看凡大賢以下得病處多在此其求震動人處亦在此不及易看如子夏之不及却又難看如此方體貼得聖人之中道出。

季氏章

冉有豈培克之徒特以不能匡正季氏遂至竭忠於私室彈其才以為之謀耳夫子聳其罪使知天下有盡心於所事而不得謂之忠者猶之子路之死衛自以為殺身成仁而不得謂之仁也季氏富於周公一句先定季氏之罪是良史追叙之法

割記

論語四 先進

五

菜根堂

此也章

愚魯辟謔都是長處之短。先需從長處透過來。方不是泛常人的愚魯辟謔。夫子天縱多能。曾哲襟懷闊大。如此樣父師。却是個魯鈍的傳道卒業。蓋千古決無有第二個孔子規模氣象。浮面上彷彿的越謬以千里。需是篤信深造堅苦磨鍊的人。方解傳道決不是聰明曠達大驚小怪的人。想見曾子初學精神。器局蘊蓄深沉。夫子豈不看在眼裏。却只平列衆人中。存其短。以俟後世。方顯他得力所自。蓋天地間至善都被聖人決擇出。現成的。而又以身示之。曾子於此項工夫。大省氣力。只將十分。至誠十分。大勇都埋沒在魯字內。千杵成膏。所以一呼而喻。若

固。有。之。蓋。逐。步。踏。實。做。到。盡。頭。便。逐。步。將。所。聞。於。夫。子。者。印。證。到。盡。頭。何。嘗。不。是。知。行。並。進。然。曾。子。却。只。似。用。一。截。工。夫。正。以。有。孔。子。為。之。師。也。世。無。孔。子。安。得。不。自。家。決。擇。所。以。格。物。致。知。之。學。直。至。曾。子。方。發。明。以。授。學。者。此。是。聖。門。絕。大。關。係。

其張章

聖。門。學。者。度。德。量。力。絕。不。緣。飾。直。達。所。見。所。以。能。受。聖。人。之。教。如。顏。子。固。是。天。姿。高。自。度。其。軀。殼。可。以。乘。載。得。聖。人。所。以。汲。下。手。趁。取。夫。子。裁。成。更。管。甚。貧。不。貧。直。至。空。乏。之。至。略。一。營。度。便。且。放。下。故。云。屢。空。要。之。合。當。營。度。時。營。度。便。是。道。若。是。終。日。忍。饑。受。凍。只。一。空。便。休。何。緣。屢。空。只。此。正。見。他。與。時。偕。行。乃。庶。

劉記

論語四先進

六

葉根堂

字。故。驗。屢。不。是。額。外。姿。合。來。說。也。子。貢。却。自。度。如。此。不。得。不。擺。脫。他。貧。字。終。為。所。累。又。量。其。才。力。可。以。貨。殖。而。仍。不。荒。其。學。殖。只。此。便。是。他。億。中。之。一。端。世。間。儘。有。質。美。而。安。貧。者。其。學。力。轉。未。必。能。及。他。夫。子。特。檢。出。個。近。道。安。貧。者。與。之。相。方。則。才。力。雖。屬。有。餘。終。是。不。曾。受。命。顏。子。境。之。疎。屢。却。正。是。道。之。密。屢。也。長。屢。却。正。是。性。分。短。屢。需。於。此。有。見。方。知。聖。人。同。村。而。教。多。少。苦。心。講。貫。理。懷。而。受。多。少。直。捷。若。只。說。成。顏。子。善。幾。子。貢。貧。賤。不。惟。失。却。子。貢。心。苗。又。何。曾。摸。著。顏。子。真。孔。子。春。秋。時。學。校。雖。廢。諸。侯。養。士。之。典。猶。存。聖。門。之。徒。往。往。不。屑。受。人。調。給。故。講。衣。陋。巷。其。貧。若。此。子。貢。貨。殖。而。仍。不。損。其。學。殖。就。其。間。才。高。見。怨。故。以。顏。淵。進。之。若。徐。寧。常。道。但。以。原。憲。錢。之。可。矣。

子張章

前。單。謂。之。道。二。字。只。當。說。善。人。之。名。義。云。爾。今。看。來。未。安。子。張。

正。問。為。善。人。者。何。所。遵。循。而。至。此。夫。子。正。謂。他。無。所。遵。循。故。進。不。為。惡。亦。不。能。至。乎。精。微。之。奧。也。凡。為。學。必。有。所。遵。循。遵。循。既。久。乃。可。以。言。變。化。能。變。化。則。入。於。室。矣。未。有。不。變。化。而。能。入。室。者。亦。未。有。不。遵。循。而。能。變。化。者。可。知。踐。迹。便。是。學。之。始。事。其。不。學。而。亦。不。為。惡。只。是。質。美。其。終。不。能。入。室。則。又。因。不。學。而。無。以。化。其。氣。之。偏。也。氣。質。兩。字。於。此。亦。可。驗。勘。

論篤章

巧。言。令。色。色。取。仁。色。莊。即。孟。子。所。謂。襲。取。者。愈。襲。而。愈。失。其。本。心。故。夫。子。屢。言。之。聖。人。不。是。遂。意。只。如。此。項。人。若。為。其。所。欺。一。旦。大。用。之。為。害。不。淺。舊。以。此。合。善。人。節。為。一。章。言。此。三。者。

劉記

論語四先進

七

葉根堂

皆。可。以。為。善。人。則。與。字。作。平。聲。讀。矣。故。朱。子。正。之。

聞斯章

教。甲。者。無。補。於。乙。屬。辭。比。事。而。觀。之。不。獨。公。西。脫。然。即。由。求。亦。更。脫。然。

子畏章

曰。何。敢。死。便。可。想。見。其。經。濟。本。領。

季子章

以。道。事。君。方。不。是。曲。學。阿。世。不。可。則。止。方。不。是。枉。尺。直。尋。兩。語。相。足。而。成。缺。一。不。得。枉。尺。枉。尋。都。是。枉。大。賢。以。上。豈。惟。尋。尺。直。枉。分。毫。不。得。大。賢。以。下。則。固。有。枉。於。尺。而。不。枉。於。尋。者。然。尋。

境便能各得其所。便是唐虞事業源頭。假使更換一般境地。另說一番言語。大意所歸都是如此。異撰二字前面已經說過。到此處連異字意思都渾化了。更無一點矜張一點形迹。但著個志在莫春四字。便與志在兵農禮樂者一例。都入偏旁。便不得曾氏子合下拍點之妙。聖人與曾氏是一般感觸。仍是兩般分量。需從水乳交融處。自有個分金爐在。記者叙次此章。是許多細心。最為化工之筆。自率爾以下。雖因異撰之對增一問答。總不曾著一斷語。至此始喟然一歎。直是四人志向一齊。繞胸中覺得三子於事業發用處。畫定規模。點則於事業源頭上。看得圓足。不覺觸著自家分量。故此二句。雖是與點其實。夫子與四人神光一齊迸出。三子者出二句。是後半章樞紐層。脫卸最有意味。各言其志一句。似是斷語。仍是前面現成話頭。似斷非斷。但將夫子眼光胸次作一明鏡。看諸子各照各形。各不相掩。即三子者出曾哲後。亦在各照各形離合之間。為國以禮。是此章歸總會處。程子謂子路達却便是堯舜氣象。只是此個源頭。禪文揖遜。不為大鍾。爾詠歸不為小末二節。印證慶正與此相關。勿謂子路只言千乘。便料理得萬乘來。其於現前氣象。非有加損。若在聖人言下。雖一宰一邑。都有全相。絕不與為邦小大相干。

顏淵二章

劉記

論語四先進

十

葉根堂

己乃情上。支流禮則性中。畛域已禮之爭克復。程子所謂情其性。性其情也。本心者己也。本天者禮也。此即儒釋之分途也。顏子問仁。告以克復。如崑崙崑崙星宿海。繞滌觴。便一直東去。其餘則龍門以下九河而上百川之赴於河者也。其歸海則一也。達此意。則才力千般源流一致了。了言下凡與諸賢論仁。都只此克復之事。但守口防意。隨其淺深。各示以方。隨其病根。先投以藥。惟顏子便一直擔當得此項工夫耳。克己二字。正從愛之理心之德上。分偏全分過不及。分為己為人。若將己字大段說向人欲上去。便與顏子身分相去千里。然非一直克去。即此纖流之已。便成巨壑。此乃聖門絕頂工夫。需是十分透徹。洪範

劉記

論語四顏淵

士

葉根堂

禮是從理氣源頭上得手。四勿是從理氣交界處下手。克猶克敵之克。如仁義之師。加以節制。敵無大小。克之而已。如見如知。則雖小事亦以大事視之。正猶獅子搏兔。亦用全力。求所以立於不敗也。類子四勿。自家打疊淨盡。一直便成。已成物所以天下歸仁。不欲勿施。便需推己而後行之。邦家無怨。視天下歸仁。則有闕矣。孔子多言仁。孔門亦多問仁。而此二章。則學者分量之大。闊。界。顏子徹始徹終。無可比肩。仲弓而外。雖人之氣質不同。言之淺深亦異。然大率皆如見如承。不欲勿施之意。推廣言之。究其極。都是己禮上工夫。但後急難易。各如其分量。而其趨未嘗不一。此聖人之所以言近而指遠也。顏子格致之

劉記

論語四 顏淵

三

萊根堂

學已極其於己禮之界。無所俟辨。故夫子直示以天行之健。仲弓則表裏內外。未能一致。故使之反求而自得之。顏淵之請事便是三月不違。仲弓請事。則如見如承。便是居敬本領。不欲勿施。便是行簡源頭。天下邦家。不是泛說效驗。是各就他分量充足。到極頂處。告顏子以四代禮樂。便是從天下說。許仲弓以可從南面。便是就邦家說。

司馬章

固是為司馬氏針砭。然聖人之言。合下便到至處。但看此及下章。所謂之矣。乎而問。便見他不認言處。便是他心不存處。其言也。認從八方中舉出一隅。然從此體會。做去便是克復工夫。打

穿仁字源頭。切中司馬病根。方見聖人立言之妙。

問若章

不憂仁者之事。不懼勇者之事。工夫却從不惑做起。不惑則明善誠身。而內省不疚矣。雖為司馬多憂懼而言。然聖人指示為學之路。處處相通。

人皆章

而銘亦說皆吾兄弟。何故子夏著此句。便無差等。以為何患乎。一勿。證成得不好。蓋疏戚之誼。自有不容一視者。不違分殊之旨。連理一都成。病痛矣。

子張章

劉記

論語四 顏淵

三

萊根堂

只是從不行中覆勘出來。非明外別有個遠。

子貢章

食兵信三者。原自一串。溝洫井田之法。兵寓於農。而不違農時。則信以足食。因農隙以講武事。則信以足兵矣。但夫子信字作效驗說。子貢作事實說。足食足兵。民信何至有不得已而議去之事。所謂不得已者。正恐三者有時而缺。臨時猝然有意。外之缺。毋寧未事時商量個意中之去。此之謂直窮到底。後世且有婦人女子。棄城以守者。只此亦是去。兵。南齊雲謂雖陽之人。不食月餘。露雲雖食不下咽。只此便是去。食。方知聖賢不

是空言。

棘子章

此章文質分內外說。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有質無文。便是個無義。的忠信。蓋文質者。內外相需。而本末存焉。子成是。截斷內外說。子貢則言內外之不可相離。而本末之說未備。

年饑章

溝洫井田一日未廢。則此一日君民不相隔。越猶是一體。所謂一體者。通一國之民而言也。後世蠲租之仁。只惠及富民。而貧者不與。蓋有百姓足而君自不足者。天下貧多而富少。百姓不足。君亦無如之何矣。有若此言。蓋謂行教。則其現。法。制。合。下。是。君。民。一。體。即。是。人。為。出。是。君。人。者。合。下。便。不。得。下。如。此。又。况。井。田。均。教。澤。乎。則。君。十。卿。得。何。至。十。取。其。二。不。獨。於。公。室。而。賜。於。私。家。惟。此。一。事。廢。則。王。政。無。綱。領。矣。注。兼。溝。洫。井。田。

論語四

顏淵

古

萊根堂

子張章

崇德則君子道長。辨惑則小人道消。只此便是否。泰。關。頭。主。忠。信。從。義。以。修。身。言。而。尊。賢。取。友。之。意。已。寓。愛。惡。生。死。以。待。人。言。而。動。心。忍。性。之。功。已。寓。南。軒。謂。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此。語。最。盡。

齊景章

孔子之言在齊言齊。集注既備。微其故矣。因思孔子之適齊也。以平子之亂。是時魯昭公以討平子而孫於齊。亦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又思公子務人首謀逐季氏以釀禍。乃黜之。而以公衍。

為太子。父子之間。又可知矣。使孔子為政於齊。豈但齊之君臣。

父子各得其所以將定昭公於魯。而討季氏之不臣。何至圍成。而還師。何至聽孟懿子陽虎之伐鄆。何至饗以大夫。而信曰主。君。蓋聖人一言之出。其關乎兩國之治亂者如此。且孔子之適齊也。豈不以昭公在齊。齊尚可以興。問罪之師耶。

片言兩章

有勇知方。何嘗不有禮於國。而夫子猶哂其不讓。片言折獄。何嘗不見信於人。而夫子猶進以無訟。乃知晉文公之示禮示信。其有所為而為者。直出及門之下。宜五尺童子之羞稱也。

子張章

論語四

顏淵

十五

萊根堂

子張為政。定是檢擲大的做。則始勤而終怠。外然而中不然者。有之。倦應在事上驗。然事即無他。而心之根苗已兆矣。不忠。應從心上起。然心即無他。而事之枝葉草衰矣。聖人此兩言。是交互錯綜的。

若子章

此仁不仁之分也。是以君子聞人之善而慕。小人聞人之善而疑。君子聞人之不善而悲。小人聞人之不善而喜。

季康三章

康子三問不同。總是不求諸己。而求諸人。始而問政。其欲遂之心。持未。顯。既而患盜。則欲以法繩在下者。既而思殺無道。則。

欲以繩在上者。上下皆畏其法。而國祚可移矣。夫子對莊針。總是不求諸人而求之己。以季之強也。而不散效陳氏。聖人之隱折者多矣。

子張章

同一達字。子張尋向外去。聖人直追。向裏。勸透根源。則在家父。作子述是達。父頑母嚚亦可。必達在邦明良明哲是達。成仁取義亦是達。方知必達二字。只是從義禮上看。得十分圓足。不關絲毫利害。方是對針子張。色取猶未免貪。而畏人至居之。不疑則行其可無事矣。千古驟得聲名。而無其實者。都在此四字牢籠內。

論語四

顏淵

十六

萊根堂

從遊章

崇德首圖之於。豫。修德者戰之。於。獨。非惑者審之。於。我。聖人語。微上微下。雖告弊。遲然中人。以上檢身。亦不過此。舞雩據月。令寧杞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天子寧上帝。諸侯以下。寧上公。

問仁章

爾首雖兩問。而答句法。斷然在記者。胸次只算伏案。要只兩個。字便已逗漏。金章氣脉。愛人二字。夫子只就仁之用處。略示端倪。說原未竟。與遲更不深求。隨便問知。所以夫子但以知人告之人。只一般人受的。也是他知的。也是他正好深求。却又

只默然。夫子見他未達。略近於憤悱。故又告以枉直之說。却仍舊疑不問。轉而問人。却成杜撰。得子夏默然。其旨能使夫子未竟之說。更不另需注脚。聖門記錄之妙如此。

問友章

問友者。求所以自盡友道也。友道至輔仁極矣。忠告善道。所以輔人之仁也。勿錯會注語。需知與下章說輔仁有人己之別。此正是友誼難盡。聖人不肯輕絕人。屢忠告善道。則其言易入。不可則止。姑俟其悔悟。非絕之也。若不止則自取其辱。不獨內而失己。無以善其始終。且外而失人。後雖悔悟。亦無緣再語矣。

曾子章

論語四

顏淵

十七

萊根堂

以文為會。則友不可以虛致。所輔者仁。則友不可以妄取。文主辨析。雖歧出者。亦堪引證。仁主性情。必純備者。乃有觀摩。兩友字分限不同。或合或分。視乎其取。會便是博文。輔便是約禮。兩者相需而并重。無低昂而有次序。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需看取中間友字。聯繫處。蓋以文會。則雖其所講之學。派別不同。然皆可以反求而證道。其中自有有德之言。因其言而見其德。則友之勝已者。出矣。如是之友。則可以輔吾之仁矣。

子路章

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先之勞之。是以身教。所謂善政。不如善教也。先勞合下。便要無倦。不是分外加謹。然一切事需是

看得難。方於始終本末行之毫髮無遺憾。只為看得容易。所以請益無倦二字。是本來分量。却又對症針砭。

仲弓章

仲弓寬宏簡重。上二事所優為者。却是將賢才二字。看得難。知而行之。看得容易。便是得聖人之教。方知世間用人。不難。而難。仲弓之為。比之於此。則為聖人。仲弓之為。比之於此。則為聖人。仲弓之為。比之於此。則為聖人。

衛君章

子路曰。在門墻。亦知夫子不為衛君。因思量著。衛君待子為政。則輒為君子。為臣。以為君臣之名。正則夫子之志定矣。不知父子之名。不正則君臣之義。亦不行矣。絕大道理。從天壓下。譬如

創記

論語四子路

大

葉根堂

一著棋輸倒自家。所以子路茫然失措。胡氏之說。正氣凜凜。然其議論未必即有當於夫子之權。朱子與門人問答。可考而饒雙峯亦謂。需是孔子為衛世卿。而有權力。當靈公初死。輒未立之時。則可斯言是也。蓋聖人自不北面無父之人。若輒痛哭改過。而授政於夫子。則輒無廢父之理。夫子又安能佐輒而反廢之哉。此時正名只正得這一層。若崩殯得罪之一層。則非輒委政於夫子時之所能為也。如果輒能從夫子而讓父。則定位之後。夫子必委職而去。蓋此亦一無父之人。夫子又豈肯北面事之。為情理事勢。又豈能一面迎歸。一面即諷其讓公子耶乎。且當時天子方伯若猶可誦令諸侯。即衛又安得無道至此乎。

亂邦不居。大賢以下。潔身而已。衛君果待以為政。需是孔子方下手。做得聖人之行。權固非可以鹵莽臆決。然此事亦需度量到底。不但傳習錄中語。不免私意。即胡氏之論。亦需更有商量。

按靈公立三十九年。而為夫人南子召宋朝。計其年不下六十。南子猶少艾。其為繼室無疑。朱子或問亦有南子既非正

之以為夫人。後三年而靈公卒。輒已成人。則崩殯決非南子所生。史記書三十九年。太子蒯聐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則非其所生之母可知也。靈公曾自以嫡母姜氏之淫而殺之。故蒯聐亦以其繼母之淫而欲殺之。彼固以為母后而有淫行得罪於宗廟直隴其故事而已。不知父既正其為夫人。則儼然母其子

創記

論語四子路

九

葉根堂

矣。子不可以殺母。而蒯聐之情罪。又不可直以圖弑其母蔽之。故先儒皆言其得罪於父。曰得罪於父。則蒯聐之罪當而南子之罪亦不可勝誅矣。然則南子者。靈公之仇讎也。蒯聐豈不念殺此一人。即失此一國哉。乃徒知雪父之恥。不知圖殺繼母之得罪於父。負此名也。以出在蒯聐自不當返國。又衛俗淫亂。雖國人亦覲然不復見南子之可恥。而徒藉口於得罪其父之人。故助輒以拒之。然蒯聐之亡也。靈公無廢奪之命。亡人之子輒。靈公又無繼立之命。其立也。雖出於子卸之言。而實授於南子之手。此名之不正者一也。蒯聐之入也。趙鞅實使之蒯聐固不當入。然亦既歸來先君之所。不廢國人安得而廢之。此名之不正者二也。

正者二也。藉曰國人之廢尚出於公。而為之子者。安得而廢之。此名之不正者三也。藉曰有王父之命。則古之叔齊。不當以天倫為重乎。則既入則。則當逃而去之。況無其命。而又稱兵以拒。此名之不正者四也。是以春秋之法。雖不沒蒯瞶之罪。而未嘗不原其情。其出奔於宋也。書曰衛世子。其納於戚也。亦書曰衛世子。世子者。名之所自出也。正世子之名。非子世子也。所以罪。之。不當拒王父之世子也。然則。即他人子。猶且不可。而況所拒者。即其父乎。此義明則蒯瞶固申生之罪人。而凡為淫母。逆子者。其亦可以知所懲矣。此章禮樂只就事上說。不關制作。然制作源頭。亦即在是。孟子言禮樂之實。亦只是事親從

劉記

論語四子路

二十

葉根堂

兄有虞。舞于羽。而苗民格。周公制禮樂。而刑措不用。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可知聖人之言。隨手拈出。便是一部古今。

學稼章

請學稼。圖大抵。選之為人。只計較。現前得失。所以先事後得。先難後獲。夫子屢以此教之。此章上好禮云云。正與崇德為仁。是一條路上事。三個上好字。直以君子之所學。對對小人。

誦詩章

善惡美刺。與哀正變。便是好惡修省大源頭。可以放之四海。而準不達。則面牆而已。春秋傳內賦詩贈答。委曲和平。所謂不學詩。無以言也。夫子兩次教伯魚。只此一章盡之。聖人之教。體

立。用行誦詩三百。只提擡起身心性命政事言語。特其發用之最切近者耳。論語而言詩三百。都是刪詩後事。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必有所本。

其負章

是古今通論。却似為下章魯衛之政而發。

魯衛章

魯衛皆可以興周。以其為文王之後兄弟之國也。孔子既不得志於魯。猶思得志於衛。故居衛最久。乃其不能貴於尊賢。正負以正朝廷。如出一轍。只兄弟也三字。無限包含。其殆自衛反魯之計。決而後發此歎與。

劉記

論語四子路

廿一

葉根堂

子荆章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衛尤奢靡。因舉一人以為勸。聖人固是小善必錄。然道不外乎家常日用。未有荒於家而治於國者。亦未有奢於己而不儉於人者。

適衛章

凡天地所生者。有物必有則。聖賢之治天下。只還足他天地有物必有則的意思。思雖堯舜禹湯。未嘗溢於分外也。富之教之。只了當得一個底字。以衛之亂。而人民濟。天地不負人人負天地耳。讀此章。需見得聖人悲憫之心。字字攢眉說出。聖人之心。雖則富之教之常。覺然聖人之道。要富便富。要教便教。更

無待需見出此而層語意方圓足

荀有章

如有用我者為魯發也。苟有用我者為衛發也。是時魯衛之亂極矣。而聖人之拳。如此其適晉而返也。曰美哉水泮。其之不濟此命也。夫姬姓之可以興周者。獨此耳。若夫齊楚之尼士之而已矣。期月三年其規模次第。備大備。可想其神化之速。則不可知矣。

善人章

一變再變。就中雖有殘暴可殺者。聖人想只立地化得。不需曠日持足。善人則全以柔道行之。需是一邊扶植元氣。一邊使也。

劉記

論語四子語

三

葉根堂

習俗漸。消磨故違以百年。聖人感歎此言。固是傷時之思。善人不得而見。亦恐三代之治難復。後世獨有善人。可望若西漢文帝者。殆其人與。因思善人吾不得見一章。聖門許多人物。君子善人有恒。班。不少。何故說得艱難如此。以此章說善人推之。恐彼一章不但為學者發。兼為有國者而言也。身世一理。聖人所言。橫衝直撞。更無些子阻擋處。又可知有恒二字。便是善人。踏脚下。手處為邦百年。則久於其道。天地亦以有恒者報之矣。

如有章

此及前二章當為一時之言。必世後仁。譬如天地之生意。需

待春深了。方表裏俱透。注引程子言。皆以禮樂與為仁字之證。蓋萬理一原。仁便是禮樂根本。禮樂便是仁之散殊盡頭處。夫子言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可知禮樂與則刑措矣。刑措則仁之至矣。

荀正二章

其列正章為君言。此為臣言。自不需說。疑此亦為冉子而發。於從政乎。何有況為宰乎。如正人何。況主政之卿乎。政者正也。公議而私謀之。主者不正。輔者亦不正矣。集注有政與或問異。

定公章

一言與邦喪邦。亦是當時人言如此。故孔子別以人言證之。

劉記

論語四子語

三

葉根堂

人言本自平說。豈可預作低昂。只孔子節取人言處。却藏有一番轉折。固是為定公言。故不及臣。政使為臣者。能知其不易。猶不能必其君之信任。與否未必一言可與也。惟為君者。能自知其難。則有是君必有是臣。其與也勃然矣。如其善一層。不是故作委宛。蓋惟其言而莫予違。便可喪邦。猶恐藉口於其言之善者。補出方無滲漏。

葉公章

兩句平說。就中層次却有推望處。蓋近者悅則遠者來矣。近者何自而悅。又需追向裏去。此與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同意。家語云。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

牙法此可為證也

子夏章

子張是推擴得太廣。子夏是收拾得太緊。故各告之。然欲速則不期。倦而倦矣。見小利則雖忠而不足以為忠矣。病異而傷同。藥異而效同。語為政屢矣。此二章一溯其源。一窮其弊。尤為要領。宰天下當如此矣。

直躬章

許以為直。直而無禮。皆是不仁。證父攘羊。或不忍其父之為盜。而失於愚。難者有之。至儼然以直躬稱。則父但攘羊。子且攘父矣。流俗艷稱。而不知其陷於大惡。故夫子亟正之。然明季臺端

創記

論語四子路

二十四

葉根堂

至有劾其父以媚閭閻者。何代無賢。可歎也。

樊遲章

曰愛人。曰先難後獲。皆是從心上說。此則示之以事。而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蓋此心此理無處不然。即事常存。則仁在其中矣。在人者。彼與此原無有二。即在我者。心與事原不相離。

子貢章

分言之。則行已有恥是立體。下二句是致用。要之行己二字。已該體用。有恥則崇德而日新矣。不辱特有恥之一事耳。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乃子貢所優為者。本領却需從行己有恥做出。故以此告之。竊疑子貢在聖門品第最高。當時從政者每辱君命。

只此一事。子貢豈不知其為已所不屑者。而猶嘖嘖艷稱之乎。

愚以為此章首節是主。子貢之問。夫子之答。相視而莫逆矣。其

次以下則子貢之所以方人也。夫子所答皆是從行己中抽出

來說。至於末節。則以為成周盛時士之出於學校者。觀其爵可

以知其德。今之從政者。不出於學校。而出於世卿。乃從士字源

頭。此方到此。夫子或見其問每下而因以警之。若子貢意中則

豈屑以此自効。若耶。蓄疑待質。不敢以舊無此說而隱之。

此章到底只是論士。非泛論人品。注今之從政者。蓋魯三家

之屬。恐只說從政於三家之門。仍是士字盡頭。處如季康子問

可使從政之類。邪徑拍世卿也。蓋謂今之從政者。不過受世卿

創記

論語四子路

二十五

葉根堂

拍揮同惡相濟。無能改於其德耳。邢疏亦云。今之從政之士。正可與注中屬字相印證。

中行章

夫子此言。必在顏淵沒後。聖門惟顏子是中行。如曾皙便是狂者。漆雕開便是狷者。然而曾子子貢卒聞一貫。此兩人狂者乎。抑獨者乎。蓋曾子性能克狂者之量。而擴獨者之行。則狂不至於過。而獨不至於不及。是以歸於中道。子貢則狂雖亞於曾氏。猶雖亞於漆氏。而其聰明則獨近乎顏子。狂獨而家都牢籠他不住。所以亦聞中道。

南人章

恒者恒其德也。德有小大。皆無以不恒。而至者。故曰。君子以立不易方。九章蓋思見有恒之注脚。小而亟。賢大而天德王道莫不自此基之。

和而章

此即易事難悅章注脚也。和故易事不同。故難悅。同則易說。不和則難事。矣。公而恕。私而刻。要是與此同一注脚。

鄉人章

好惡從來不可齊。從齊。慶觀人。子貢之問。合下已到水盡山窮處。然好惡即可齊。而人之類。則斷不能齊。便從不齊處。因而齊之。夫子所答。仍只在山水中間。却已別有天地。

劉記

論語四子路

二十六

萊根堂

易事章

此節書通體作側勢。不但首句。而平看不得。君子到底。是易事。小人到底。是難事。難事難悅。易事只從反面慶觀。正見他所以易事難事。慶細玩白文。接口便注解。悅字一層。而以及其二字。作轉合語。可見且反。面中便藏有正面在內。假如以君子事。君子事。皆以其道。連悅也。易了。只此便是易事。以君子事。小人斷不至不以其道。連悅也。難了。只此便是難事。注公而恕。私而刻。是將通節渾淪語氣。從顛撲中。看出世固有恕而未必公者。惟君子之恕。不是一味寬容。故需從公處轉。看出來。雖私而刻者。亦復如是。若板煞作兩極。看便令諸氣不合。而道理亦無全。

相矣。事字所包者廣。齊家治國皆有之。不止是人才遇合。且需理會通節語意。君子實在易事。却似不易事者。難從一管。正是顛撲他易事處。故以及其句收煞之。如將首句作兩平。則注當云。恕而公。不當云。公而恕矣。所謂悅之。都是人事中。極停當可喜者。皆事字內應有之境。轉開却在道字上。分別若合。下便將悅字看壞。則諛諛迎合中。更何論道不道耶。需從旁邊看出。則君子身分。乃有全相。一切語意都活。

泰而章

惟循理故器大而能容。惟逞欲故器小而自縛。雖學問事功。皆有可觀。而好以怒氣凌人者。便是驕而不泰。

劉記

論語四子路

三七

萊根堂

剛毅章

世俗所謂仁者。與此正相反。從巧言令色。及仁而不佞兩章。探取公案。則聖人醒世婆心。針見血。

子路章

三疊字分看。遞看。各有地步。又需於合併處。一氣呵成。統是對。到子路氣象。慶子路問士。仍帶他率爾節本領來。夫子所言。正好與為國以禮慶泰。看論語而章論士。皆從言動交際上說。乎日一身一家。學行已篤。只看他用處。如何。子路勇於責善。夫子恐其一味直率。因以泰和語氣告之。切。不但是意。原是教告。懇切恰。不但是色。亦兼言動在內。下文方恐混於所施。此處。

已從交際上說固不是籠統虛言氣象也。

善人二章

善人章是因次章而發。善人教民七年。此句讀斷。蓋陶淑其性情。固是不足而運掉如臂指。則亦有餘。曰可以即戎者。極言教民之效。雖戎亦可。即不則守猶不足。况戰乎。必曰善人若出。以仁心非陰圖所以用之也。春秋之兵。猶寓於農。而列國吞併已久。其民於新附之國。自不相習。且德教漸衰。即本國之民。亦無復親上死長之意。不教之民。需兼此二意說。

劉記

論語四子語

二十八

葉根堂

葉根堂劉記

論語五

憲問二章

原思為夫子之宰。而亦辭其粟。則是穀恥之說。反膠固於心。而為其所累。是以徒知私意。不顧於事。為仁而不知其德。於心之未得。而仁已。而章類記。然有深意。不行二字。若在人分。其強制。使之不欲。無施。出於子貢之口。不日知其自。然故大子皆進而教之。但子貢是現身自問。故云非爾所及。原思是懸空質。却不必要說他。須看取渾淪語氣。

士而章

危言章

懷居與放於利不同。已所便安之處。即與世無事。不在利欲之列。此一點。流連意。思。便。沮遏著。上達之勢。

論語五

葉根堂

論語言有道無道屢矣。大率皆因有道無道而指其事斷其人。此章却無以君子言行之小異定此一邦之有道無道。若曰何以見邦之有道。其君子皆危言危行。若危行而言孫。則其邦可知矣。合觀前後說有道無道處。方知此章語意不同。思古慨今。覺有無限深情。然聖人示人涉世之異用。亦在是矣。

有德章

言人可即本以觀末。不可因小而信大。有德者必有言。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有言者不必有德。聽其言而觀其行。仁者必有勇。仁不可為眾也。勇者不必有仁。可使治賦不知其仁也。

南宮章

荅昌 夏力恕 著

通節七體。南宮自道古。夫子亦許其道。古都不曾說破。却是記
者默會此意。特書夫子不答南宮。迺出兩句於中。間作細一切。
注脚都向空中發現。聖門文字之妙如此。尚德句却是注解
君子句不應平說。

君子章

謝氏專以心言。言心則事在其中。如無私而未必當理。亦非仁。

受之章

此節道理本寬濶。君臣父子。特其最大者。爾朱子言凡人之愛
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却念他
涉千里之遠。難為使他徒來而徒去。遂不欲却他。此便是某姑

論語五

意問

二

葉根堂

息處乃非所以為愛也。由此觀之。愛而勞不獨父子。則忠而誨
亦不獨君臣矣。只忠告便是忠。為人謀亦是忠。人每貪好議論。
不知道理完全通透。則議論更高。忠字內人物品級不同。誨
亦如之。聖人概以能勿二字。固可覺君實則勉臣。注中而知字
本極分明。熟史學者不免傷心。遇合要非聖人本意。

為命章

春秋列國辭命。都有義禮遜讓之風。鄭則以小介大常。以此抗
強隣而不撓。其怒尤見剛柔交濟之難。故夫子稱之。四人雖平
列。然殿以子產。則又有廣集眾思。已精益求精之意。只為命二
字。命之所以成於一國。而顯於列邦者。兩邊俱到。便可見春秋

筆法

或問章

伯氏先難有罪。然沒齒無怨。則亦賢人。以仲之奢靡。何難殺之。
之而忍令以疏食老耶。故此一。事可以見立功之大。亦可以誅
雜霸之心。且子產子西皆原其心而定之。不以其事也。至管仲
則獨舉此一事。其功固在其心。亦可見矣。聖人之言。氣象淵涵。
熟味之可見。只人也二字。早已褒貶俱到。與上文語意迥別。

貧而章

無諂媚可制之於外。怨則生於其心。貧而樂固難。無怨者樂之
漸也。此仍只說無諂無驕之易。只為增出個無怨之難。便藏過

論語五

意問

三

葉根堂

了。無諂之易。蓋錯舉互文也。

孟公章

只是可為家老。不可為大夫。趙魏滕薛。特推賢言之耳。

成人章

成人二字。渾言之。則是全人。分言之。蓋成其所以為人之道也。
非踐形之聖。不足以當之。正為四子之所長。雖有天資而學
力淺。都不曾向禮樂中鎔鍊過。合而有之。雖曰養全。而其長處
之短。自在。從而文之。雖云更進。而其根柢。則已釘在那裏。注才
全德備。仍只是四子分內之才。德中正和樂。亦只是四子分內
之禮樂耳。如此則亦可二字。方得脗合。次節亦可句。與上文語

同而神味迥別正就子路之所長而激厲之也

子問章

如時人所稱不過一木焉耳如公明賈之對便合時中矣聖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然傷人必核其實者恐色莊色取之害及人心而流為風俗也

臧武章

武仲辭令雖柔而形跡顯然聖人非但誅意而已蓋凡有才智聲望者其行事易為人所稱敬雖史冊猶為美談何況流俗之耳目聖人開和開道慈然亂朱此及上章皆一意也為後之為鶴山魏氏謂臧為也按臧賈臧為皆武仲之兄弟武仲致

論語五

憲問

四

葉根堂

大蔡於賈使請立後賈使為納請乃立為是立為非武仲之及料而於此處文義亦不甚協注不言臧為者職是故也

晉文章

霸者假仁假義都是借正路上樹之風聲聖人便從他假處判取優劣晉文純是譎連假也假不去故曰譎而不正齊桓固是假正却還假得去故曰正而不譎先需認定正字真面目方於書旨不謬方於春秋事跡了然言下伊川謂晉文譎掩其正齊桓正掩其譎恐不知者以為晉文闡幽方且左文而右桓也故朱子不主其說然齊桓之正掩其譎此則千秋定論矣桓公二章

此處仁字需看桓公所在侵伐陳兵不戰是也恐有萬一之挫致損威名又或殺傷過多激怒其心後將有出死力以圖之者故假此以為高然以視川原血肉之不仁則此為仁矣魯周

攘夷是他藉個奇貨以騙召字內其實但圖利已挾諸侯以令諸侯而已然以視僭王猶夏之不仁則此為仁矣當初子路子貢若問管仲之功若此可謂仁乎夫子必不許其仁歷觀論語論仁可見矣正為二子合下便斥其不仁然則血刃流膏坐視天下之不正而經於溝壑者反得為仁乎故夫子得以仁之事稱之寬嚴之際各有遺焉伊川謂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亦可見子糾小白皆僖公之庶子而襄公之弟也程子據漢書

論語五

憲問

五

葉根堂

薄昭有齊桓殺其弟以返國之言謂小白為兄子糾為弟胡傳因之然韋昭本注云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敵斥也蓋謂文帝兄而淮南弟故權辭以秦耳荀卿在薄昭之前而曰桓公殺兄以爭國莊子又有桓公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之語古越絕書亦謂管仲臣於小白之兄管仲大匡篇叙僖公之子亦先糾後白然則糾兄白弟證據井然矣愚以為襄公倉猝被弒繼統無人皆未嘗奉先君之命以理而言世亂擇賢而立重國本也以勢而言有先入之賢公子而不立可乎然則論管仲者不當以兄弟為證當以左傳先後之語為證左傳曰初襄公立無常鮒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

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此出奔之先後是小白賢而避亂早也。傳又載明年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此返國之先後是小白既成國先於小白於莒夫國恥無君之時先入者宜為主也。召又賢。召之者又天子之二守則小白之當立明矣。管仲不幸而奉子糾雖死之可也。然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子所以有匹夫溝瀆之喻。而程子曰兄糾弟之言不必盡當。朱子蓋別有取焉。所謂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者也。集注謂管仲有功而無罪假令不死為失節則孟子之薄管晏極矣。獨無一語及此亦自可見若徒以其功之大而節取之則設未及立功而死將若之何而誠有大罪亦豈功所能揜哉。蓋謂王魏先有罪者以

建成之已立為太子也。謂管仲無罪者。以糾未成。其為可立之君也。然則逆罪者。特不以失節之罪罪之耳。若其為過。又豈細故哉。方其始之奉子糾而圖入國也。勿論兄弟國。既大亂。皆可以奉但小白。既自莒入立數月矣。宗社有人。仲若能止魯國之師與子糾徒手而歸齊。抑或長此出亡。永消禍孽。齊安得而殺之。然則殺子糾者。非齊也。管仲也。此又朱子所謂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者。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以此責之。夫復奚辭。然則夫子亦未嘗不以活天下之功貸其殺一人之罪。特仲與糾國事未定。未可遽以君臣之罪罪之。故家語載孔子之言。亦曰子糾未成君。而管

仲未成臣是可證也。此事千年聚訟。輒為平情而論之。如此善乎。朱子之言曰。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

公叔文子之臣原其始大失僂著其終與文子同升諸公補叙中間事離奇錯落若不相屬絕妙記述之體檀弓載貞惠文子之諡引三事以釋之而升僂不與焉撫星宿而遺義姚夫子若有取焉而言

舊記

此三事便是個禮樂兵農之大概。三人皆非衛之良也。而用當其才。猶能不喪。况又有伯玉。雖由史魚。其人在乎。孔子所以久於衛者。正以衛多君子。衛所以無道者。正以不用君子耳。

其言章

言顧行顧便是忤字來路。恥躬之不逮。恥便是忤字去路。

陳恒章

女樂之行是魯國治亂一大關。陳恒之告是天下治亂一大關。是年春西狩獲麟。夫子已知道不行矣。是年夏猶請討陳恒。則聖人之不忍絕望於天下也。左氏好計利害。往往託為聖人之言。而失其實。此章程子辨之。可即是以推其餘矣。

子路章

蓋有能犯而不免於欺者矣。未有勿欺而不能犯者也。只宜犯而不犯。便是欺。又凡所犯之大小輕重。剛柔緩急。稍過其則。以求勝與不及。以免禍者。皆欺也。此乃為能犯者。溯本源。非是為勿欺者。講作用。需看出此六字。體用一串。處吾友徐佑倫謂後世事君者。特將聖人所言倒置。而字耳。勿犯也。而欺之便。成六字金丹。此語令人汗下。及閱精義。乃知范氏已有此說。賢者所見略同。

上達章

君子小人合下。便有此境界。君子小人到底都是無盡藏。周書

論語五

憲問

八

萊根堂

惟日不足四字。兩邊達字。都形容得透。

古之章

為己之意。中庸以此終篇。只一點誠字。根苗直達。到無聲無臭。真個為己。則凡汲汲皇皇。濟人利物。都是為己。真個為人。則凡文章氣節。理學高隱。都是為人。故朱子謂聖賢論學。若用心得失。無若此之切而要者。伊川成物喪己之說。不但推廣言之。是將為人二字作好一層看。然非夫子所言為人之正解。朱子或問已辨之。蓋為人為己。只是有所為而為。與無所為而為之別耳。求諸己是反求。而自責自訟之意。為己是務本。務實。聞然有修之意。兩者相需而語。各有當。

達伯章

衛事叢勝極矣。以賢者而仕於亂國。或剛或柔。動輒咎問。以夫子何為。蓋危之也。使若不但知伯玉心事。無道破衰朝景象。寡過未能。正是他卷而懷之。處方知伯玉孔子與使者一氣相通。何嘗不是省身克己。常若不及意思。只從他時勢地。化打穿出來。覺注語更加親切。

君子章

此是曾子一生得力處。

取其章

聖人說言行處。總是一意。記者隨所聞誌之。而此則鞭辟學者。

論語五

憲問

九

萊根堂

矯揉用力之虞。尤為深切。

道者章

不憂不惑不懼。亦不是仁智勇者自信如此。亦是從旁人看出。這便與我無能為子貢乃見其能處。一氣相通。此三句先看。得透。則夫子無能之意更透。若如玉仲淹說。天下皆憂我獨得不憂。天下皆疑我獨得不疑。窮理盡性。吾何疑。樂天知命。吾何憂。道理何嘗不是。只是為但偷取得聖人道理。却走失了聖人氣象。試將此章對照。則知其一團矜氣。直與孔子德量相去天淵矣。大抵後世儒者。要學聖人。只浮面上牢籠得極像的。定知其偽。方人章。

若說方人全不是便道却窮理中一事從不暇二字反文體
便有無限事滾出來

不患章

此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語氣一順一逆只是反
覆言之

不遂章

非是不遂億外另尋個先覺道理亦非是不遂億便可先覺方
知抑亦二字作細處是一折打轉又是一滾說出後世
只是從逆億中假充先覺釋氏之學便要見不聞無所不覺
都與聖人之道雲泥阻隔

劉記

論語五憲問

十

葉根堂

微生章

無乃為佞需看為字非是竟指其佞深責其不合與世周旋而
曰將以為此乎蓋所以激之也禮恭而言直禮便只從言中
看出正如天道之一氣流行而陰陽各得其所此謂從容中道

驥不章

自驥言之力與德只是一氣生來一路用出只為天下有有力
而無德者始以驥稱德力之分正從稱處見得非是說無所
用力而只靠德先需將力字看得十分有用斷不可少的則德
字方更運一層方是即此而深求之不是離開作兩截也不
是驥外別尋稱謂只驥便是稱正辨驥之所以得名耳

或曰章

大道有舒襟人心有好惡好善惡惡者分之殊能好能惡者理
之一至乃我所欲德怨之人雖好惡亦自此生而其善惡則不可
以既定或其人善而有德於我亦或不善而有德於我或其人
不善而有怨於我亦或善而有怨於我好惡之權難以膠固惟
有稱物乎施而已為我者之於人只是有惡無好善愛則有好
無惡合下便走向一偏然釋氏慈悲普度全是兼愛而以德報
怨乃老氏之學却以與為我者之有惡無好不同需知此不是
好意是要愧死這人使他無容身處正有惡無好之最毒最巧
者所以流而為申韓

劉記

論語五憲問

士

葉根堂

莫我章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下學人事上達天理都是天人擺列著說
不怨不尤是無物之心自上貫下不怨天心與天一也人只是
天之散殊者耳不怨天則不尤人矣下學上達是有覺之心自
下貫上下學盡人以合天也天不過人之全體者耳下學則上
達矣不尤人則人不自知其偏何由知我之全下學則人但知
我之博何由知我之約夫理之至全而至約者天而已矣故曰
知我者其天乎天何言哉獨契於心而已矣

公伯章

此蓋夫子為司寇使子路墮費邱時事故夫子以道之行廢為

言。溫。子。路。正。所以。憾。夫。子。也。記。者。因。識。其。語。以。為。前。章。不。怨。天。不。尤。人。之。證。人。知。女。樂。之。受。微。非。肉。子。其。行。矣。不。知。伯。察。感。志。則。諱。問。里。前。已。不。可。與。有。言。至。受。女。樂。則。息。荒。顯。著。孔。子。之。行。去。不。諱。而。去。其。端。有。未。見。者。也。然。猶。以。燭。肉。孟。子。所。謂。過。還。再。著。其。不。以。此。與。史。記。以。察。為。弟。子。舊。注。馬。氏。因。之。聖。門。中。豈。有。此。操。戈。入。室。之。徒。故。朱。子。不。載。其。說。

賢者二章

有。道。之。世。無。隱。者。巢。父。許。由。不。見。於。六。經。特。莊。周。之。寓。言。耳。有。亂。世。有。亂。國。至。色。與。言。則。其。幾。又。微。矣。分。四。者。記。七。人。其。辟。其。作。固。可。傷。然。亦。未。嘗。不。為。賢。者。幸。也。辟。世。辟。地。亂。之。已。見。於。天。下。與。一。國。者。也。辟。色。則。知。其。根。於。心。者。亂。矣。辟。言。則。知。其。措。

劉記

論語五

三

葉根堂

諸。身。者。亂。矣。自。易。地。觀。之。有。早。晚。之。異。致。自。一。身。觀。之。則。思。以。易。天。下。者。不。忍。於。辟。世。辟。地。而。觀。色。察。言。亦。未。嘗。不。留。其。身。以。有。待。也。

石門二章

晨。門。入。耳。便。著。斷。語。更。不。疑。天。下。有。二。孔。氏。荷。簣。聞。聲。而。知。心。已。為。聖。人。所。感。然。以。疾。世。之。深。更。不。欲。天。下。容。一。孔。氏。語。氣。抑。揚。雖。不。同。要。之。總。是。能。知。聖。人。總。是。不。能。為。聖。人。皆。前。章。所。謂。賢。者。也。諸。隱。中。荷。簣。最。高。

高宗章

三。年。之。喪。一。見。於。虞。書。再。見。於。商。書。而。二。十。五。月。而。畢。閏。月。而。

禮。始。見。於。禮。經。意。其。制。亦。自。古。矣。冢。宰。蓋。三。公。攝。之。三。年。之。醴。不。獨。兩。君。得。朝。夕。几。筵。即。一。切。當。損。益。者。皆。可。彙。而。集。之。以。符。三。年。之。後。稟。令。而。行。所。謂。三。年。無。改。者。其。源。蓋。出。於。此。全。奔。子。之。心。養。人。君。之。度。屏。近。習。窺。伺。之。漸。故。薄。海。哀。慕。之。忱。正。所。以。弭。禍。亂。於。未。然。也。諒。陰。朱。子。仍。主。鄭。氏。函。廬。之。說。乃。蔡。氏。所。得。於。晚。年。面。命。者。晉。太。始。十。年。元。皇。后。崩。杜。預。建。議。天。子。之。禮。既。葬。除。服。不。與。士。庶。同。朱。子。及。勉。齋。黃。氏。皆。深。譏。之。杜。蓋。借。諒。陰。為。心。喪。之。說。也。

上好章

好。禮。則。辨。名。定。分。上。行。下。效。皆。在。其。中。易。使。只。是。易。於。運。掉。率。

劉記

論語五

三

葉根堂

從。所。包。者。廣。不。止。一。事。禮。達。而。分。定。語。類。云。達。謂。達。於。下。

子路章

修。已。則。合。內。外。本。末。皆。在。其。中。以。敬。則。合。五。常。百。行。皆。在。其。中。修。已。以。安。人。安。百。姓。則。毋。不。敬。矣。只。為。看。得。自。家。一。副。身。心。與。天。地。萬。物。毫。不。相。干。所。以。信。不。過。修。已。二。字。只。為。天。地。萬。物。已。治。已。安。便。看。得。自。家。一。副。身。心。更。無。餘。事。所。以。信。不。及。堯。舜。猶。病。信。不。過。修。已。二。字。便。將。內。外。本。末。看。作。兩。樞。信。不。及。堯。舜。猶。病。便。將。皇。帝。王。霸。看。作。一。例。上。天。德。王。道。所。以。架。漏。千。年。也。原。壤。二。章。異。端。以。禮。為。外。末。俗。以。禮。為。苦。走。以。同。出。於。不。敬。而。因。上。章。修。

己以教之說類記之。即脛所以成故人欲其朝聞而夕死也將命所以裁後進欲其精小以高大也。朱子云原壤無禮法淳子髡是個天魔外道本非學於孔孟之門者。陸子靜如何將來作學者並說得象山天資人品甚高然學未聞道誠之者遂放其長而身之者乃過其實至晚年定論則尤可笑。歷觀朱子之言可見矣。

衛靈章

靈公問陳孔子直以未學軍旅折之可矣。爰及俎豆何也。靈公君臣父子夫婦之間蕩無禮法故因以俎豆之事啟之而乃不復問可以行矣。續記在陳絕糧者所以記其行之遠略無儲備

劉記

論語五衛靈

五

葉根堂

也以浮海之勇而不免慍見記聖人之處困而亨也。明日遂行使靈公稍有人心亦將因此悔悟乃知聖人不但見幾自潔即覺世之仁心亦在其中矣。

賜也章

聖人分明說博學說好學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首節文義語氣全在子為者與五字上見得若曰汝以子為但止乎此耶是算法中滿十歸一的道理不是忽然一筆掃空也。曾子篤實事從心上做起忘却是他固有的但猶未知其為一貫也夫子亦非分外與之特使其生平所得力者至是始豁然耳子貢聰明事欲學者聖人然終身學不完只眼光周遍

處也自不同。夫子亦非奪其所有特使其生平所得力者至是有歸宿耳。一是教他從裏面推出去一是教他從外面收進來兩邊分量不同其教之亦異然只此便是聖人一貫處。

由知章

子路知的工夫少生平勇於為善無處不是德而未嘗深悉其精粗離合之所以然故雖為之而不能竟其味也。德非已有之不能知是究極說若推本言之則非真知者亦不能為己有也。知德二字便是一部大學精蘊。

無為章

聖人形容盡致注復推勘入微更無可說竊以為此章并可以

劉記

論語五衛靈

五

葉根堂

作韶舞之序韶舞之所以冠絕古今者其源蓋以此其氣象亦如此。羣后德讓鳳儀獸舞便可想見恭己正南面的意思。無為二字踏空說不得踏空則是黃老也恭己二字著跡講不得著跡又只是臨淵淵默尊嚴若神仙也。

問行章

夫子於干祿則言之刻厲於問達則言之諄復於問行則言之簡而決都只收斂身心更不別求經濟固是對針子張要之徹上徹下惟此而已。立與在與固是隨手拈來說亦正好從行字端倪看出。

直哉章

聲武子史魚遽伯玉皆衛大夫。孔子皆以有道無道言之。武子當文成之間。文可曰有道。此兩人當獻靈之際。皆無道時也。即武子於成公時始見春秋。文公時則其父莊子執政。武子無事可見。然不得謂文之非有道也。而議者猶疑之。至於獻靈則其無道審矣。因思此二字最輕有道不過是無事而亂未作之時。無道不過是有事而亂作之時。且春秋時安所得有道之邦。故知凡言邦有道無道者。此道字輕。若天下有道無道。則舉治亂不同之極而言之。此道字重。一例解說不得。即如此章需分國之亂與未亂言之。方與兩人事跡脗合。且更無疑於武子之未事文公矣。

論語五衛靈

論語五衛靈

六

葉根堂

可與章

師友之接引。君臣之遇合。皆在其內。失人者傷於過。是孤高一流。失言者傷於不及。是熱腸一派。

志士章

聖賢不是教人輕死。只是從極重大處喚醒人。蓋曰求生則固無可生之道。曰成仁則亦無竟不死之道也。成仁就所以有生之理。言取義就所以處事之理。言其實一也。

子貢章

人教人。每從他長處。摘出短來。如夫我則不暇是也。又即從他短處。引出長來。如此章便是就他方人處。鞭辟出切已工夫。

大賢以下長處。即其短處。短處即其長處。長短只從一事上看。子貢雖悅不若己。要是高視闊步。當時大夫未必看在他裏。然其中豈無賢者。一例藐視他。不得只此便是收放心。以友輔仁。需是友之仁。方成就得我之仁。此二句又自有低昂。告顏淵以為仁由己。便是當仁不讓於師。告子貢以事賢友仁。便是以友輔仁。兩人分量不同。而功夫一致。

顏淵章

克己復禮是從一身上做工夫。到得治天下亦只是此個工夫。前四項是復禮工夫。直復到前古聖王後二項是克己工夫。直克到子孫臣庶不復則無以勝所克。不克則無以保所復也。

論語五衛靈

論語五衛靈

十七

葉根堂

聖人原不過檢扼要處。舉一二端使之推類。以盡其餘。從大源頭上見得端的。方不屑於象數名物間。夏時殷輅全與周亦相反。以周公之聖。豈無絕頂見識。需知前聖後聖損益相因。處方握得大主腦。六代之樂皆可觀德。十五國之風亦皆可覘俗。都存在那裏。所以季札請觀。一以奏之。孔子從治世之樂。檢出個韶從亂世之樂。驅除個鄭。只此便是損益。隨頭便是克復主腦。聖人憂來世深矣。萬幾百度同歸於此。為邦者以一人聽之。到此地位。四勿工夫。聽為尤要。放鄭聲所以澄聽之體。而凡女謁之戒。統此矣。遠佞人所以防聽之用。而凡賢奸之辨。統此矣。聖人言語包括。總覺濫觴早已千支百派都在裏許。

春王正月各家援引迄無定論要之夫子雖主行夏時而春秋紀事却用周正詳具證疑編內

遠慮二章

此必有為而發下章亦因此言之履霜堅冰是謂遠慮剝床以膚是謂近憂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此語自好

論語五

衛靈

十八

葉根堂

臧文章

仁者智以成仁不仁者智以害仁成仁則其智大者其仁亦大害仁則其智大者其仁更大聖人定罪正在個知字上或疑智亦性之德何由害仁曰此蓋道心之陷溺於人心者耳觀

仁紉四德則亦可知不仁者之於四德矣

躬自三章

此三章皆有躬自而發都是從末句見得躬自厚而薄於人得其分之殊乃不害於理之一遠怨特舉其效之一端耳釋氏之學緣著思量便與打出正是如之何如之何可知一切言行以徑情直遂為良知本來面目者都是脫離格致圖吞取一個誠字

羣居終日四字似應分屬下二句羣居則所言何事終日則所行何事不及義者其羣中於子弟之聽聞好小慧者其機發於羣居終日四字似應分屬下二句羣居則所言何事終日則所行何事不及義者其羣中於子弟之聽聞好小慧者其機發於

論語五

衛靈

十九

葉根堂

義以章

夫子說禮讓合之總是一個禮分之則禮是禮讓是讓故此章禮以行之又說孫以出之禮是嚴嚴孫是和嚴所以朱子解和字以從容不迫正從孫讓兩字看出程子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此是從義以為質上尋出源頭故朱子謂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又曰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云云非是將易語與此對說蓋義以方外便是義以為質所謂敬以直內者敬之所以成始也禮行孫出信成則又敬之所以成終也此程子引而不發之旨

君子三章

無能固不干人事。不稱亦不干人事。不病人是求諸己。疾治世亦是求諸己。求諸己則無樂而有喜。求諸人則護疾而忌。醫君子所病。是以在此而不在彼。求諸己正是為己工夫。下手處此三章一層。難辟向裏一層。不解筋節相通處。不知類記之妙。不是點然消魂。便是老當益壯。更上一層。亦只恨鄙陋沒世文。采不傳於後而已。都不免與聖人所言同床各夢。病無能求諸己。正是疾字究竟所在。不解此則滿肚皮熱念。只證成個狗耳。需知大君子是何分量。名字是何境界。是何著落。便是開名。矜而章。

劉記

論語五衛靈

二十

某根堂

剛者高明柔者沉潛。此兩項人都解。矜羣剛者極力成就。個剛不能柔克。柔者極力成就。個柔不能剛克。這便是爭。剛者但與剛伍。更不以柔濟之。柔者但與柔伍。更不以剛濟之。這便是黨。爭黨二字。且需看得精深。微細。不要說到念氣傲物。纔是爭。樹植松門。纔是黨。方得其解。故此節矜羣未可說向聖人分內。爭黨亦未可說向小人分內也。矜羣之所以異。正需從不爭不黨上。看出要只成就得個君子之矜羣。却又不是個衆人之不爭不黨。矜羣是從聖人降下一等說。乃賢知者所公共有的。若聖人則并矜羣之迹都化矣。持已處衆。地位各別。就中自有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的道理。然所謂不爭者。不是不與人爭。只

自家不肯近名。不露圭角而已。若將羣字粘着。不與羣求合。轉離矣。矜羣亦是從旁看出。若自家有意為之。便是爭黨。

君子章

小人多是說得好。故君子之所以待之者如此。

子貢章

推己及物。只是培植此心。由本達末。自然生生不已。所以終身可行。曾子得聞一貫之後。却以忠恕教人。子貢得聞一貫之後。方以忠恕自勉。兩賢分量進取不同。如此。曾子是以己之所能者及人。子貢是以人之所能者及己。子貢未聞一貫時。問不貼近到此。曾子是行成了。更無所疑惑。子貢是知得了。方

劉記

論語五衛靈

廿一

某根堂

去補工夫。先後次第。定需如此。子貢是先扶個恕字的意思。來夫子迎刃而解。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等語。說得太容易。是未聞一貫時。此處問得最要約。所以知他是得聞之後。纔思量着扶個恕字來。

吾之章

誰毀誰譽。是聖人一點恭敬之心。都從義上稱傳。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是聖人一點惻隱之心。又向智中流出。不曰此心即禹湯文武之心。而曰斯民即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民。道統之源。流冲虛之氣象。更著分疏。不得只覺得天下一家千古一日。誰毀誰譽。境詣固高。然老氏之學。猶假借得却是。如有所譽。一

層層遞出根柢盡足了。圓相朱子謂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個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忽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韓慘殺之科者正是此意

吾猶三章

關文馬借人亦直道之行於上下者履霜之漸已見於此二亂德則言之是非枉亂謀則事之是非枉生心害政抑又甚衆好衆惡疑合於三代之公而其勢不敢不察則直道之漸可以徑行而直遂也疑皆承毀譽章言之姑存以備一說舊注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與史關文皆不自穿鑿之意後儒多作與朋友共說但三代無乘馬者二說皆謂借人駕

劉記

論語五衛靈

三

葉根堂

車而乘之也。巧言不但是口給如老莊告子之流蓋巧之尤者耳而亂字皆兼人我說其義方全

察之而是廢不失人心之公察之而非廢不失吾心之正好惡一定大則關朝廷之舉措小亦關鄉里之傳誦不可不慎也

人能章

論道之本體其合而為真精者則道不離人人自離道論道之發用其流而為否泰者則人能引道非道弘人不解透前一層便透不過後一層王肅言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此是從引字分際說注人心有覺是從引字根原上說誰能引者

才也其所以能引者由於心之能統性情也孟子說性情才說心為大體可知此二句是星宿海兩句截然分較圖失聖人合辟諸氣無不得而以合辟處正使渾淪論說去終成兩極需知下句西方八面其根原早藏伏上句甲裏上句透則下句亦迎刃而解矣

過而章

此即周子所謂不改為惡也

吾嘗章

不是憑空撰出亦不是自述迷途勘破此旨便與世間一切語言同床各夢首二句讀斷乃指其用功之專但以之思則無

劉記

論語五衛靈

三

葉根堂

益以之學則有益如此看方有全相若將首二句一直連屬以思句便墮偏旁無益二字正需從有益中判斷出來

謀道章

兩也字作一串說兩矣字作不住脚語氣又需知兩在其中均是從不在其中處搜尋出十分之一二來使人有意中之失而求意外之想總是為兩憂字作一大襯墊猶言世間難儘有不可料之事而君子之用心則惟一致而已

知及章

仁不能守不止不是不仁亦不止是日月之予只是仁之分量守到耳仁能守之亦未說到純仁只是把捉得定此處需有分

孟子大學之序分別言之。天德王道兩邊俱到。若如邢說。得位由知守位在仁。不止說句一邊。其所謂知仁亦只是難窮。家樣謀之知小惠之仁耳。莊以泣之已是從禮上說。知及仁守便是個定盤星。功夫已到八九分。不在是氣習之偏。充實不到處有戰懼而無威儀。莊以泣之則禮在我矣。動之則禮之及於民者。需使其事決洽。蓋莊之是身與民接此禮。只在我身上動之。則以事使民。此禮便落在民身上。所謂日遷善而不知動之不以禮。則民未化而不足以幾乎必世之仁矣。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人未生有胎教。既生有幼儀。長而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到盡頭處。孔子只說不踰矩。孟子只說動容周旋中禮。可見禮之源頭與生俱來。推而至於修己以敬。便可安人。安百姓只是一串上事。

劉記

論語五衛靈

苗

葉根堂

君子章

此言觀人之法。非泛論人材。知字受字都從未事時。閒中看出。小大二字。移步換形。莫便派定事件。其理更為完足。修齊治平。在在有之。若只將一肚皮後世史書橫寫較量。猶非聖人意中境地也。

民之章

此為下章不讓二字發端。踏水火而死。水火尚是個爭不得的。不仁則其心死矣。未見蹈仁而死可知。仁是個讓不得的。

當仁章

凡問仁者。聖人各與他說一般話。如顏冉之徒。便承任過去了。其餘不免狐疑。見得聖人途。是道他們各從一途走去。如何到得仁字地位。所以不敢擔當。不知入道雖別。其趨一也。況乎千言萬語。都是克復意思。但所言有淺深難易之殊耳。不擔當則百病叢生。一擔當則勇氣百倍。便是聖人路上所以說不讓於師。當仁二字最重。乃猛省策勵之辭。不讓於師。則當仁之符驗也。孔門多問仁。隨其分量所告深淺不同。然從此擔當去。都可到合興路上。若推諉則無如何矣。師字非泛言。直以自身對學者說。

劉記

論語五衛靈

五

葉根堂

貞而章

信自是好的。諒則踐之太過。好名之徒。浮譽所歸。正在乎此。君子則載以義而守之。所謂貞也。貞固足以幹事。智也。未有識見不能統攝其始終。而能守之定者。諒則雖誠而不明矣。子產歸州田於韓宣子。既自處以正。又足以屈強隣。而消禍。杜氏以貞而不諒。證之不止。解論語未的。其看子產先未的也。

事君章

止一敬字。則羣妄皆消。食且後。况敢萌驕進之心乎。用人則既富方穀。事君則敬事而後食。上下各盡其心而已。有敬二章。

只是說不要檢擇好的方去教他。類字正需善看。注言善惡之殊。只當賢不肖相似。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若如舊注。但言無貴賤種類。幾曾見聖門中有屠儉盜賊立地點化者。後世不欲分別流品之論。只是禪門惡習耳。道不同不相為謀。正是使前章無滲漏處。可知類字不可錯會。注於兩章皆有善惡二字。一輕一重。

論達章

此語言文字之指南也。明道覺世。都從為己。中出六經以外。無文字。只為不免要人道好。要如是無可達者。只得鬼膽。鯨牙排山。駕浪以張大之耳。淫機之賦云。意不稱物辭不逮意。此兩

創記

論語五 衛靈

廿六

葉根堂

句却及踢得達字透。

師冕章

謝上蔡於酒席上。片刻說一部論語。只舉見齊衰節。及此章。誦畢云。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內無外。由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天道。本末一貫。一部論語。只恁底看。可謂最善啟發人者矣。今人自幼誦熟。只是口滑。不知埋沒許多道理。如子張一問。方不枉親炙聖人。

葉根堂創記

論語六

顏史章

孝昌 夏力恕 著

聖人之教。仁義為先。仁義之道。忠孝為大。如說孝。不止奉事父母。下推則仁民愛物。上推則報本追遠。極之事親事天。其理一致。皆孝之所達。人固有私於所生。尊養過隆。曲從長谷。而反不得謂之孝者。惟曾子傳聖道。雖處貧賤。而深達乎孝子之心。故以孝經授之。孟子所謂守身以事親者。養志之原也。至於忠者。如冉有之聚斂。及謀伐顓臾。彼豈明知其非。僅而為之。固誤以為忠於所事。猶之從令以為孝。而不知遂非長咎。乃不孝之大者也。若聖人之所謂忠。如忠於季氏者。便須匡正季氏使之忠。於魯忠於魯者。便須匡正魯君使之上安。王室泰山之旅。晏朝之責。皆懼其不忠於魯也。於禘則不欲觀。問之則曰。不知。公山之召。直曰。吾其為東周乎。皆所以安王室也。但看此章開口便直從王室說起。先王以為東蒙主。雖魯且不得伐而取之。既不能諫。又不能去。所以深折求之不忠於季也。有國有家以後。則又因魯事日非。明示以忠君體國之要。而季氏不忠之禍。近在肘腋。不但子孫之憂而已。况春秋之世。自天子遜降。以至陪臣。雖季氏之後。又安可保乎。下二章因此類記上。邇乎天。而

創記

論語六 季下

葉根堂

者也。若聖人之所謂忠。如忠於季氏者。便須匡正季氏使之忠。於魯忠於魯者。便須匡正魯君使之上安。王室泰山之旅。晏朝之責。皆懼其不忠於魯也。於禘則不欲觀。問之則曰。不知。公山之召。直曰。吾其為東周乎。皆所以安王室也。但看此章開口便直從王室說起。先王以為東蒙主。雖魯且不得伐而取之。既不能諫。又不能去。所以深折求之不忠於季也。有國有家以後。則又因魯事日非。明示以忠君體國之要。而季氏不忠之禍。近在肘腋。不但子孫之憂而已。况春秋之世。自天子遜降。以至陪臣。雖季氏之後。又安可保乎。下二章因此類記上。邇乎天。而

下哀其子孫蓋聖人一時之言而謀及天下國家者其委曲深至如此皆所以匡魯匡王室也夫惟聖人道大而能權若三桓肯用自有旋乾轉坤事業季孟之門所以終不用孔子者誠恐此柄一失無地自容非若由求之可冀也蓋季孟之時須是有孔子之德即秋門可仕否則不足以匡魯匡天下而徒失其身此魯閔之孝所以終身不仕於季氏也與子路之死於衛亦知忠於所事而不知所事之非顧更之役非其主謀終始無一語辨論故子路年長而記者先列冉有所以甚冉有也吾二君若一語似代辨而實分謗然夫子一則曰求再則曰求三則曰求至結末始連二人一語其間詳略皆有意味冉有雖不

論語

論語六季氏

二

朱根堂

知忠於所事之非而每舉必問此所以為聖人之徒季氏之事凡夫子所以陰沮其不臣者此類不一斯又聖人變化之妙也蕭牆沈六圖云蕭白蒿也莖直歷而生曰蕭疏祭服蕭黍稷牲脂焚以報氣廟疏屏交禮明朗曰蕭牆朝踐燂蕭於此按舊說但云諸侯至屏內當有肅敬之意金仁山亦謂屏限內外蕭疏可通望故謂蕭牆姑存沈說以備參考

有道章

此一部春秋總序也後儒性荆川先生據此節以言春秋最詳最允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春秋時自天子遜降至於陪臣戰國時則又降而為客矣秦始逐客其權漸歸於上始皇遂遷

末流之弊而郡縣之此封建之所以廢也然郡縣亦不自始皇始自齊楚諸國僭王擴地浸遠已開郡縣之漸矣三代盛時禮樂自天子出征伐却散寄於諸侯然封建雖世及而九州之牧伯不以世官此所以征伐皆自天子出也孔注謂自隱至昭為十世自文子至桓子為五世馬注謂陽虎三世而出奔齊要之聖人亦據理數大概言之未必追論往事且統舉天下大勢亦非專言魯國與次章不同自諸侯出以下皆無道之所流極不但諸侯之階乃天子之所貽即大夫陪臣之階亦皆天子之所貽故末復申明之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所以探其原也又繼之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則又究其極而言之

論語

論語六季氏

三

朱根堂

也只是個道字從一人身上推論到底而諸侯之無道自在言下更不須說下章方自諸侯說起政不在大夫政字又從禮樂征伐推下一層說不則只是首節刺語矣禮樂征伐固自天子出而諸侯自有一國之政大夫之專禮樂征伐自專諸侯之政始陪臣又自專大夫之政始此蓋諸侯以下陵夷之極紐也天下有道豈止諸侯有所畏而不敢竊天子之禮樂征伐即諸侯之大夫亦有所畏而不敢竊一國之政諸侯之大夫不敢竊則天子之大夫先不敢竊又可知聖人只提此一處便已源流相接首尾相通不可圖圖看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議到盡頭處屬王監謗道路以月便是議到盡頭處

錄之章

錄與政雖言而武成列爵惟五實諸政之首魯自宣公之立國位之傳不操於君父而操於臣子是爵祿不自上而自宣至定為五世此言蓋發於定公時然則自文至桓大夫亦五世而孔子以為四世故注疏皆指文武悼平言但定公時桓子執政不應及遺之竊意宣公時季文子尚賢自武至桓則四世耳曰三桓之子孫微矣所以深警之蓋魯自桓公祚隱其後子孫自盡其國而公室坐衰則桓階之厲也

益者四章

三友二樂三德三戒并九思皆非聖人一時撰出所謂多識前

論語

論語六季氏

四

朱根堂

言往行以畜其德也三畏章語意又別

竊疑聖人所謂毋友不如己者如字義兩層意學力差等不人我者是一層道不同及損友不類我者又是一層有教無類教不擇人道不同不相為謀則友固當擇人至於損益則尤較然矣以此見于夏子張之論交于夏雖迫狹却未離故處上章言損益之分驗於一事者此則損益之源中於一心者喻義喻利上達下達皆樂之深而不可奪皆不自知其損益此其所以益所以損也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皆謂侍於君子即言之一事已不勝其德聖人所以有何有於我之數也

收歛得血氣便是變化之大者

三畏章

聖言固天命之所寓然不能究極精微終無了義實上見得夫子此語如著蔡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孟子放淫辭闢和說是畏朱子大學不依古本孝經刊誤亦是畏纓之天命二字是公共的惟聖人為能造其極用疑用信都從天命上著眼信之固非阿其所好疑之亦非欲自成一言之言特惟恐其亂真均此不敢違天之意而已

生而章

知之二字是首二句公共的固若方去學未能即知然有可知

論語

論語六季氏

五

朱根堂

之路不學則絕其路矣學字直貫下去學而知之則直貫上去從知之二字認取真源開闢路徑則推而尊之引而近之區而別之勉而望之一切都融貫在內上字非推尊語次字亦非降抑語一連三項皆引而近之辭於末句神理最為昭合九思章論源頭只是有物必有則語功用則思不出其位而已

見善章

首節是兩見字說得的確是真個見的說得直捷是見了便行的次節却是兩其字著眼志不是小可的志道不是小可的道則亦不是等閑的求達不是等閑的達首節因其人而證其

語次節因其語而思其人。故語脉先後不同。首節言好惡之誠。是一項事。不是兩般人。幸傳道之有基。為曾子輩發也。次節言行藏用舍之全。亦不是兩般人。却是兩般境。口未見者。見其求而未見其達。傷行道之無自。所以為顏淵歎也。

齊景章

到得死後用不着。嗜欲惟有天理尚存。到得愚夫愚婦用不着。偏黨方知直道可畏。是聖人特地喚醒人處。無稱不是千駟累人。稱之亦不止是稱其餓。此是異字源頭。

陳亢章

古者易子而教。又周流之日多。不然。豈聖人之於子。漠不相聞。

劉記

論語六

葉根堂

乎學詩學禮學字。字下得鄭重。是真個心解神會。未也二字。亦不是詩禮全未謀面。只是承當這學字不住。言不止是說話。是達得出來。政事言語都在裏許。立異內外而言之。是學到了手。方有此效驗。疑有異聞。是私說。遠其子亦是私。

邦君章

是時列國夫人之稱。盛矣。特冠邦君之妻四字。是春秋筆法。只此一事。便可見天理自然之序。不假人為。却須人去湊合。若他方解先王制禮之妙。

陽貨章

聖人撥亂反正。無不可為之地。亦必審權量。觀公山佛肸之欲。

往是也有個費與中。午猶可藉以興周。陽貨只是個盜賊。中流危飄忽。無定終。不可得而轉移。變化者。故孔子不見。然欲往者。終不往。不見者。終一見。則又聖人權不離經。經不離權。處恭近於禮。遠耻辱也。是此章注脚。

性相章

天命之性。固不可以近言。氣稟之性。絕不相同。亦不可以近言。惟自其未至於習言。故曰近。可知注中義字初字之妙。習之所以遠者。亦由氣稟之性。從近處漸移。趨向遠處去。故此兩句脫離不得。將此意在一人身。上見得。是兩相字。豈說處懸此一節。將許多人都該括得盡。即是兩相字。橫說處。不豎說。不見本節。

劉記

論語六

七

葉根堂

根原不橫說。不但不能對照下章。即本節義蘊。先不完全矣。聖賢言各有當。性善自是性善之旨。相近自是相近之旨。然不相背也。聖人之言。微始徹終。其論性處。尤謹嚴。包括所以不可得聞。此節書絃人物而言之。則萬物只同這一源。雖人與物靈蠢不同。而亦有相近者。迨其後人與人習物與物習。人與物又均為人所習。而其勢漸遠矣。合眾人而言之。則人人皆秉五常之性。雖自其有偏全純駁之殊。譬則同處國都而各有所適。雖跬步已相離。而其始固猶近也。東西南北。漸去漸遠。則習之謂矣。就一人而言之。則其初之美者。未必即為堯舜。而其惡者。未必即為桀紂。雖其美惡之分數。差等萬殊。而其離乎天而即。

乎人者未久。勿論美與美近。惡與惡近。即美與惡亦相近也。惟習於善則美者益成其美。習於惡則惡者益成其惡。習於善則惡者亦變而美。習於惡則美者亦變而惡。是故以一人而兼衆人之勢。作聖作狂。惟其所以一人而通萬物之情。誠至者。可以盡物之性。而下達者。遂以禽獸其身。可謂達矣。然其望而至本相近也。故近字內有危微境界。而習字內分固克工夫。此率性之道。所以取必於修。而性善之旨。所以取必於擴而充之。以踐其形也。只天地便在氣質中。惟其氣周流而不滯。質厚重而不遷。然後生天生地之理。天地乃得而宰之。以生萬

論語六 陽貨

八 萊根堂

物。天地持載理之最。大最先者耳。天地生萬物。萬物又各生萬物。其理固輾轉相因而皆乘於氣質之中。健順五常之德。無一不備於萬物者。理爲之也。健順五常之德。又莫不皆明純駁雜見於萬物之表。反正微茫交乘於一物之間者。氣質爲之也。如天之雨水。兩一也。然未至乎地。其形象不可得而言也。故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既至乎地。則亦既爲水。而無復雨之形象。故終說性時。便已不是性。雨之降也。以潔器盛之。則清。以汚泥受之。則濁。入花葉者。香。入廁溷者。臭。不得謂清香者。雨而濁臭者。非雨也。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得謂雨之在天者。原濁且臭也。故曰繼之者善。孟子所謂性善是也。韓子之言三品。周子之

言剛柔善惡中。皆舉清濁香臭而析言之也。此外一切偏駁之說。可不再喻而知其非矣。

蓋天命之性。初乘於氣質之中。雖從此便有分別。而相去不過跬步。間猶兩。初至地。雖有清濁香臭之分。猶不甚覺。久而清者益澄。濁者益滯。清芝蘭者益香。投糞穢者益臭耳。孔子言性只此數字。已括萬世之議論。道豈多乎哉。

唯上章

味上章兩相字。通智愚賢不肖而言也。此不移二字。則遠之至

劉記

論語六 陽貨

九

萊根堂

極而無以復加者。并不與習相干。古今來并無第三項人如此。則相遠不足言矣。相遠不足言。即相近亦不足言矣。上智生來渾然是天。下愚生來便將天理隔絕。關豺狼之聲。而決其必喪羊舌。知其不關乎習矣。不關乎習。即性之不近可知。故下愚生來隔絕天理。說相近不得。上智生來渾然是天。亦說相近不得。古今來實無第三項人如此。可知除却此兩項人。外皆相近相遠中人。也。聖人之言。合下如此。直截合下不相妨碍。程子之言。特爲下愚者針砭。使之萬一覺悟耳。若夫性即理也。人性本善。豈可因下愚而謂所賦之理。獨不善。只是他之氣稟合下。便將這理遮斷得。全然無有。所以非習之所能爲。雖聖人與居不能

化而入也。

只是。一。滾。出。來。性。與。才。固。有。分。然。人。受。天。地。之。始。
有。純。雜。理。亦。隨。之。理。與。氣。合。而。才。亦。隨。之。理。未。嘗。離。氣。而。孤。行。
則。才。亦。未。嘗。離。性。而。別。出。也。程。子。才。有。善。不。善。之。說。會。見。於。孟。
子。然。謂。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此。亦。各。從。其。重。者。言。之。要。未。可。截。
然。分。斷。蓋。性。固。出。於。天。而。實。不。能。離。乎。氣。才。固。出。於。氣。而。亦。未。
嘗。不。降。於。天。似。不。應。於。下。愚。之。性。反。離。氣。而。獨。言。其。善。下。愚。之。
才。之。不。善。又。離。性。而。獨。言。其。氣。不。幾。於。二。之。乎。朱。子。云。孟。子。自。

論語六

陽貨

十

葉根堂

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
氣。又。云。須。是。兼。二。者。言。之。方。備。然。則。程。子。之。言。固。密。於。孟。子。而。
亦。有。所。未。盡。也。且。謂。性。無。不。善。才。則。有。善。不。善。由。相。近。相。遠。之。
說。而。推。言。其。原。委。則。當。矣。而。上。智。下。愚。不。移。之。旨。固。不。得。以。此。
概。言。之。蓋。相。近。相。遠。之。說。乃。統。舉。其。大。同。孟。子。性。善。之。言。亦。統。
其。迥。異。又。不。當。合。而。一。之。也。故。此。節。內。所。引。程。子。之。言。門。人。疑。
其。與。集。注。不。合。未。子。謂。莫。管。只。要。求。其。合。又。謂。伊。川。不。必。與。孟。
子。說。性。善。處。牽。合。而。才。出。於。氣。之。說。朱。子。雖。已。精。約。所。言。以。附。
於。孟。子。之。篇。然。亦。先。識。其。所。以。不。可。截。然。分。斷。者。乃。不。害。於。分。
言。之。而。才。之。為。說。始。更。密。而。無。弊。也。

武城章

屬。龍。者。技。成。而。無。所。試。類。曾。是。也。其。他。俯。視。塵。中。無。復。事。然。以。
解。之。聲。不。免。操。刀。而。起。從。此。看。去。直。覺。夫。子。一。笑。有。無。限。深。情。
然。類。曾。自。有。類。曾。是。處。子。游。自。有。子。游。是。處。聖。人。無。可。無。不。可。
一。語。一。莊。渾。然。天。地。之。量。隨。時。迸。露。讀。此。章。須。窺。得。聖。人。分。量。
氣。象。出。乃。能。浩。乎。其。沛。然。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是。變。動。不。
居。的。尊。卑。之。分。次。第。相。承。到。底。冰。以。君。子。小。人。硬。分。作。君。民。也。
自。天。子。至。邑。宰。皆。在。愛。人。項。下。自。百。官。至。萬。民。都。在。易。使。項。下。
方。是。完。全。道。理。

公山佛肸兩章

論語六

陽貨

十

葉根堂

公。山。佛。肸。之。召。其。欲。往。者。行。道。之。心。迫。而。用。世。之。權。大。也。其。卒。
小。往。者。重。道。之。念。深。而。知。天。之。計。決。也。注。列。陸。子。語。於。圈。外。
以。備。一。說。此。真。謂。孔。子。之。欲。往。者。冀。其。改。過。終。不。往。者。度。其。必。
不。能。改。也。故。朱。子。答。門。人。之。問。亦。謂。聖。人。固。不。可。測。湏。別。有。指。
置。如。僅。冀。其。改。過。則。孔。子。之。往。直。等。於。魯。仲。連。一。紙。書。彼。公。山。
者。方。求。身。歸。罪。之。不。暇。其。何。能。復。用。孔。子。然。則。豈。徒。之。說。分。明。
從。召。我。者。言。之。而。用。我。之。云。豈。及。謂。季。氏。之。德。我。而。用。我。乎。夫。
以。魯。仲。連。猶。能。却。千。金。之。報。曾。謂。聖。人。枉。尋。直。尺。賣。公。山。以。要。
季。氏。而。冀。幸。於。萬。有。一。得。之。魯。柄。乎。蓋。人。知。公。山。佛。肸。之。數。而。
不。知。三。家。擅。魯。六。卿。專。晉。皆。公。室。之。賊。也。方。諸。漢。獻。帝。時。叔。曹。

者非即叛漢也。公山可用。則季氏之權削。季氏削。則魯國與東周可為矣。正為季氏方強。公山又不足與為。故終不往耳。厥後魯終不競。而晉遂瓜分文武周公之苗裔。不絕如綫。孔子之欲往孟子之歎魯侯其心一也。晉之臨河而歎衛之無道。而久留公山佛肸之召而欲往。皆文武周公之苗裔欲藉之以興周者也。他國不盡然矣。

子張章

能行句一直說下。注心存理得。已盡其蘊。因恐人將於天下三字說向外去。故又以無適不然補之。恭寬信敏惠一句。只是臚列其餘目。下文每句首一字便有工夫。玩白文。口氣此一句。似是成語。聖人告子張如開疑關。始忠信篤敬。五至四惡之類。都有境成者。數使之有所持守。所以藥其務為高遠之病。故知此五字九屬成語無疑。

六言章

六蔽括盡古今多少人物。濟之以學。便成就得許多德行。子路好處多。不止剛勇信直。如姊喪不除之類。便是仁失之愚。

小子章

此三百篇詩總序也。如天覆地載。無一物可逃其外。竟云目。刪後更無詩。後來作者大抵多逃此總序之外耳。詩裏面無所不包。學者隨其所遇。各有所得。隨其所得。各有所成。合

論語六陽貨

論語六陽貨

十三

萊根堂

而言之可以興。可以觀。便是志於道。可以羣。可以怨。便是據於德。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則可以依於仁矣。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可以游於藝矣。只是工夫次第如此。自然隨處相通。

周南章

論語言詩多矣。或駢誦詩之人。或示讀詩之法。或言學詩之益。皆統舉全詩也。而美一篇閨雅也。因詩得禮者。子夏而伯魚則詩禮并訓也。此章垂示伯魚。特及二南。須不是全詩。不是閨雅。亦不是別有誦讀之功。求益之方。二南身家之樞紐。而治平之省括也。言各有當。而前後說實相表裏。思無邪。及前章為之。要也。端而則不達。不對。無以言。雖有禮。無自行之矣。須是全書徹底分明。方於本章部位。可以一定不易。亦復四面皆通。舊注通前小子章為一章。

劉記

論語六陽貨

十三

萊根堂

禮云章

以本源而言。則玉帛鐘鼓末也。以存諸心者而言。則玉帛鐘鼓迹也。以見諸事者而言。則巨細精粗無所不在。玉帛鐘鼓其一端也。即以玉帛鐘鼓言。亦必有其所以然者。非但觀聽之義而已。無窮義理。只藏在一云字中。

色厲三章

盜者盜一身之名。賊者賊一世之德。道德盡說之棄其德。則自盜者也。

色屬內在。便是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有世運之否。有心性之否。否者大往小來。所謂匪人者。即此小人之類也。

鄉原之賊。賊中行也。

出於人者。害於己。便同故。物得於己者。炫於人。猶非大器。況本出於人。自家只算得一番郵傳耶。

鄙夫章

世間窮兇極惡為之者。始念未必到此。此一點利害萌芽。便至遮天蓋地。伐異已。隱成功。樹私門。汨善類。其害人家國如毒之潰於內。進言者不能強其所不見。而使之懼。徒足以供磨牙。

劉記

論語六陽貨

市

朱根堂

此血之具。千機百械。都在無所不至四字中。事君者力能除則除之。機可圖則圖之。不則引身而已。故曰不可與事君者。若彼力既張。我機復失。猶遲遲以伺之。晚矣。徒陷其身矣。無所不至。後來情狀顯然。事君者貴辨之於早耳。此章正與履霜。堅冰之戒。一意旨。弑其君子。弑其父。都從無所不至中來。愚得患失。許多層。以便是由來者。漸辨之不早辨。則必與之事君矣。可知聖人開口一語。早已包含無限。

三疾章

古者只是說周初。以文武成康之化。一道同風。而氣稟之戾。猶有行三疾。是從長處見。短政教衰微。民風益壞。至求古之短處。亦

不可得。則一道同風之盛。其絕望可知。天地之氣。固是由厚而薄。由淳而漓。然亦只隨一代為轉移。亦如一歲之有春夏秋冬。耳初間承大亂之後。漸次培養。以至極盛。盛復漸衰。雖屬人事之治亂。而天地之氣化。亦因之固是漸薄漸漓。亦非薄者竟不復厚。漓者竟不復淳。每一代更新。人事從頭起。即天地亦從頭起。只通盤打算。三代乃極盛之時耳。

惡紫章

似是而非。深言之。如鄉原之於中道。淺言之。如蕩念詐之於狂。矜愚。故聖人復藉奪朱亂雅。以著邪家之害。蓋正之勝邪。常以漸而不足。邪之勝正。則一壞而不可支。須看取奪亂覆三字。陰

劉記

論語六陽貨

五

朱根堂

毒處是何等。氣欲何等。潰裂。似乎以朱紫與鄭聲利口。然前二句用也字。落末句用者字。落語勢。自分賓主。要只是一層深。一層。紫能惑人之視。鄭聲能惑人之聽。利口則視聽俱塞。聰明交亂。其禍不可勝言矣。

予欲章

予欲無言。只此便是言。只此便可述。只此即所謂無隱而無行。不與者。故程子謂若顏子。則便默契也。子貢未喻。更欲夫子有言。而夫子以為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只此便是無言。只此便非徒求諸言者之所能。故程子又曰。可謂至明白也。程子解書。常以淡。數語提掇。意味深長。當時學者未必盡曉。

或反走作。故朱子每解必實道其所以然。又恐學者太看容易了。更不深思。而自得之。昔聖先賢。真是無奈斯人何。夫子不是岸然以天自處。蓋天之理一也。言只是此理。行亦只是此理。然非行不足以驗之。子貢未若顏曾之默識。程朱言之悲矣。然子貢每問必盡發聖人之蘊。乃已。固是見道有淺深早晚不同。亦是工夫入手處各異。後世學者默識者少。正賴此一問。此又不可不知也。

孺悲章

無疾而辭以疾。彼固已知其非疾。夫亦可以警之。夫取瑟而歌。其第以能歌教乎。抑且以歌教乎。此意屬或蕪之。即此便見誨

人不倦處。

論語六陽貨

十六

葉根堂

宰我章

末節特舉施報之最顯者。以激發其良心。至若人子之當自盡。固無待於言。況食旨不甘。數語亦已深言之矣。如但以施報則。後稷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周公何用制為禘祭。以慰其不可知之父。而那叱還肯肉還父母。遂可從此路入乎。然聖人制禮而必約之以三年者。其源實基於此。尹氏謂宰我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後人遂曲為之說。是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夫子生平於及門只斥此一事為不仁。此何如事。而猶有疑焉。生理絕矣。故朱子屢辨之。

飽食章

單斷不改其樂。顏淵之所以不違仁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心放矣。只此便是。不仁置其入於博奕之下。甚絕之之辭也。

尚勇章

夫子於君子項下說喻義說義之與比。義以為質。義以為上。蓋聖人只是個仁。那義禮智只從仁裏面流出。便是大賢以下只是個義。即仁禮智都要歸義上。裁度四德各有剛柔。勇便是剛這一邊。還你勇從何項發出。總要歸義上。裁度義以為上。則無復好勇之習矣。末二句乃追言其弊。此及下章君子疑皆不敢質言夫子而託問之也。

論語六陽貨

十七

葉根堂

有惡章

愛屬陽。惡屬陰。陰陽合德。乃成其為人。故君子有愛必有惡。愛則禮生焉。所以防其弊也。惡則刑出焉。所以保其慈也。夫子是惡失德者病於仁。遂於義害於禮。傷於智。分明是失此四德。子貢是惡亂德者。仍緊括夫子之所言而用意不同。

唯女章

此通家國天下而言之。其病同。其理一。皆無難易之分也。先王制禮範俗。達乎上則自親者貴者始。達乎下則自近者賤者始。反身之謂也。身修則禮達矣。文王於父子之間。則以監之。告之者。以其心為心。於夫婦之際。則宮中之詠之者。以其心為

心此便將女子小人感化到極處。後世宦官妾。喪天下而有餘治亂之源。端在乎此。此聖人所以鄭重言之也。

年四章

見惡不必定有大惡。只無一可愛。便併入惡字。路上米不惑不動。無聞見惡。聖狂之分。到此各無轉頭處。

微子十一章

此篇記者大約因孔子不見用而論次之。其意主錯列。若無倫次而實有條理。孔子殷人也。而生於周。周衰孔子之道不行。賢人君子相率隱淪於下。周之末造。猶殷之末造也。故託始於三仁。孔子之先宋也。而產於魯。魯之不用賢久矣。故繼之以柳下

微子

論語六

十六

葉根堂

惠於是齊不用賢而孔子行魯用之不終而孔子行。因記其道。這所歷楚狂高明人也。欲相感也。而歌懼為孔子所感也。而避。是一賢人也。長沮桀溺。沉潛人也。其志堅其言決。不可以感者。也。又二賢人也。丈人介乎高明沉潛之間。可感而卒不可感者。也。又一賢人也。四人者情同而迹異。楚狂之歌。倏而來忽而去。故孔子無一語沮溺耦耕。相其言貌。水不能濡。火不能熱。是以有憮然之歎。於是子路相從。雖跡久矣。而志未變。無歸義氣逼人。而丈人若忽而歸。忽而恭。忽而人。問忽而天上。雖有言莫或聽之。夫孔子一行而遇四隱。或默或語。或見或不見。招之皆不可得。天下不相遇者何限。聞孔子之風。觀天下之勢。滅跡

無聞不可勝數。總哀治亂及復相因。自古如茲矣。乃退而自列於逸民。以志感。而猶曰無可無不可。蓋未嘗果於忘世也。然魯終不用孔子。孔子刪詩書。繫易。作春秋。定禮正樂。而歸老焉。於是諸伶感聖人之化。知三家之儲亂也。相率而去。齊秦楚蔡。浮河蹈海。記者叙而列之。無首無尾。如千巖萬壑。自天而下。八音并奏。玉聲一振。戛然而止。斷岸千尺。下視無垠。而島嶼茫。一望橫絕也。魯周之宗也。周之興也。制禮作樂。以育賢才。其衰也。賢才去而禮樂崩壞。以至於暴秦而蕩然矣。豈非不用賢人君子之所致哉。於是繼之以周公之命。用親。用大臣。用故舊。苟具一長。不求其備。恐有遺賢也。國家用才。天地亦生才。故終之

微子

論語六

十九

葉根堂

以周有八士。蓋繫。然如貫珠焉。夫柳下惠。魯之宗親也。卒以三黜。開國之遺謨。至是斬焉。周公其哀矣。孔子在魯。非世卿之族。於列國無賓師之位。栖。道路招隱而隱不出。正樂而樂官亡。天下賢人君子。託足無所。雖欲為逸民。豈可得乎。雖欲不流為戰國之客。豈可得乎。殷有三仁。殷之所以衰也。周有八士。周之所以興也。

嘗與諸生論文。人但知蘓氏之文。得力於孟子。而不知史遷之文。得力於論語。如舜有臣五人。章鄉黨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赤。章并此篇及堯曰。咨一章。有起有伏。夾叙夾斷。有不斷而自斷者。有形不接而神接者。有勢如亂絲而實條理者。有

無起無伏。各自為體。一一如孤峰之獨立而氣脉相連者。有層層。敲擊者。整者。散者。疎者。密者。寫生於象外者。脫却轉捩。首尾相因。者。規矩變化。不可枚舉。在聖門。不遇因而寫成。然細味之。無一非史遷之真祖。但史遷之理弱而氣矜。不能入聖人之門耳。學者。浮慕古文。輯以史遷為準的。而不知讀聖人之書。讀聖人之書者。不窮其理。因亦不知其文。夫聖人之門。豈庸以文章見哉。即以文論。古今無復有可頌頌者。因為諸生口說此篇。而記其大略如此。時乾隆庚申十月。微子知紂之亡。身為元子。是死不得比干。必不可去。是生不得其子。既不當為微子。又不當為比干。是生不得死。不得而同時。

論語六 微子 三 萊根堂

於是同得所安。故皆仁。三點不去。不肯枉道。此之謂不以三公易其介。或謂景公若當欲比先王觀之時。猶可以用孔子。然天將廢齊。奪其鑑矣。且景公在位五十八年。是時正在中葉。未老也。是時晏子已卒。齊君臣之計出此。直不足數夷之曰齊人賤之也。曰季桓子尸其事者也。孟子記燔肉事。所以明聖人緩急之權。論語直歸其事於女樂。所以明聖人去就之經。范氏謂燔肉雖至。亦行特不如是之速。可謂深得聖人之心。楚狂之歌。正則之先聲也。此章文字之精。乃左史二家百摹不到者。寫兩人一直一婉。而

姓名事跡已夾叙其中。援而不輟。鐵冷冰清。綴於言後。憮然二字。有貌瘁神傷。無從說起之狀。却又綴在言前。極變化離奇之妙。而開無聲色。惟聞天籟。所以為聖門文字。

子路從而後。五字突起。前藏後映。包却無窮枝葉。中間低昂乍變。面如生。使子路及見之。至則行矣。全在急處傳神。夫子遣告之言。中間更插入不得。却以子路曰三字發揮於後。無處不是化工。

以逸民冠。而總叙分疏。夫子殿之。我則異於是。非岸絕於逸民之外也。七人之逸。速於事聖人之逸。速於時也。首節是夫子平時品次如此。若是記者。因夫子所言而論列之。不應有朱張

論語六 微子 廿 萊根堂

在內。二三四節語氣抑揚。本自分明。而先後錯列。則記者苦心獨照處。此章要義。是以夷齊為主。不降不辱。是聖門公共源頭。柳下惠少連。直墜下一格。虞仲夷逸。亦頗遜夷齊。此兩項人。夫子何待與之比較。正為夷齊之不降不辱。不允尚有痕迹。不免偏著耳。我則異於是。雖是總承。却著眼在夷齊身上。孔門好言仁。又言未見剛者。夷齊求仁得仁。只是從剛處做。成志身二字。便是仁孝骨子。不降不辱。便是剛者。此項本領最大。離此便無作聖階梯。夷齊以之。可以風世。曾子以之。可以傳道。夫子無可無不可。亦只是不降不辱。到時中處體會出來。不但此篇十一。章治統道統與廢源流節。都有關係。即全部論語。亦可一切

貫穿矣

太師摯以下諸人如荷露如曉星聖人之化在此魯國之衰亦在此故繼之以周公二章亂極思治也而特獨適齊蓋亦駿乎得韶之味矣

此四項如羣目之綱用人之途已包括無遺又如強弩之發用人之心直是顛倒不得顛倒則反其機者適所以自折恭透此處總是周公全副本領培養元氣非有風理漫膚而筋骸蘊蓄可以絕粒長存者也此四項即荀子勿以國驕人之精意故舊即從上二項推出或親賢世好或即所親所貴之人退位閑居者無求備亦即親賢中副貳之人在周官則中下士以下

劉記

論語六微子

止

萊根堂

之屬在列國則邑宰冢臣之屬要之以上二項為本此是周家封建大本領使君臣奕葉承繼常如一氣相通此外若有才德出眾者則由學校升之於天子而論定以備王朝及列國之用上之可以為大臣下之即無求備之人若出自同姓則兼有親之義而及其父之則皆為故舊只是一串上事周家忠厚源頭只是從封建推出其盛為二代所不及以此其衰則過於二代亦以此而其綿延最久終亦以此蓋其盛也有學校以為之輔則公卿之適皆成材於國子迨其後學校廢而世卿之弊乃不可勝言矣然魯至弱也世卿之弊莫甚於三桓而魯終不亡齊至強也而其祀卒斬於陳氏則以無同姓貴戚之卿與

共休戚耳然則周之所以難衰而綿延最久者亦可知矣夫周之衰不衰於世卿而衰於學校苟學校不廢雖世卿可也

十一首首三仁數殷即所以數周也數周即所以數魯也繼之以魯不用賢則孔子之遇合視此矣末後記周公感開國之魯正感今日之魯也終之以周有入士則孔子之繫望無窮矣頌辭出大主腦方知記者苦心匪但尋常蒼蠅網羅放失而已盛衰之感匪風下泉之思夫人能言之要須識得篇中層以耳春秋時勢孔子生平至逸民章已經結穴繼之以太師章固聖人正樂之功然魯之衰至是極矣因哀周之魯思肇造之魯因周公之垂訓一國思周公之醞釀天下夫周公之道且不行於

劉記

論語六微子

止

萊根堂

魯何況天下以志欲行周公之道之聖人且垂老而不見用何暇更望生才而備誌此者所以示無窮之望也故末一章書是企望周家正是歎息魯國正是感傷聖人室中樓閣一到齊到蓋聖門文字之妙如此

子張二章

此二章都覺得結語有病一是取之太過一是棄之太早首章揭行己之大綱然以夫子論成人處恭觀之則其可已矣語氣過揭次章得進學之要領然子張所云終非不執不信者此策之皆可使變化竟說不足有亡聖人恐不如此說

問文章

子夏是占得地步太窄。擴充不去。子張是占得地步太濶。又撐扎不住。子夏見聖人既設防衛。不可不嚴。終是守得定。子張是從親炙後。眼界高了。按納不下。其所言固高於子夏。然恐終不能如子夏之有守也。朱子謂初學當略如子夏之說。成德當略如子張之說。推而廣之。亂世當依子夏。治世當依子張。子夏雖未合中要。且是隨時撐扎。

小道章

必有可觀。正是從大處看來。未嘗不可為窮理之助。然由本及末。則有輕重之差。而不至於玩物。反是則致遠恐泥矣。不是鄙夷小道中人。正為有志大學者。格物窮理。恐其聰明誤用耳。

論語

論語六子張

苗

朱根堂

日知章

日知其所亡。是愈求則愈覺其少。月無亡其所能。是愈熟則愈得其味。知其所以亡。則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無亡所能。則得寸是寸。得尺是尺。非好學者不能如此踏實做工夫。

博學章

聖門論仁。終不曾說親者如何。是仁。及民物者如何。是仁。蓋事無定位。同此一事。在甲者合當如此。是仁。在乙者合當如彼。是仁。是故就事上言者粗。就心上言者精。就事上言者偏。就心上言者全。則以心足以權衡乎眾理。而使之當。即理足以範圍乎一心。而去其私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窮理者博學篤志。

論語

論語六子張

苗

朱根堂

切問近思之謂也。盡性以至於命。則仁矣。此聖門言仁。所以窮極乎心之體用也。子夏此語。是將夫子一切教人。為仁處通盤一除。方悟出此個道理。乃知終日拈取一個仁字。在口邊談論。只算務外。即拈放在心頭彷彿。亦只是異端學問。思辨有個的實下手處。則天下之理得。而可以盡其心矣。心盡則仁矣。子所謂盡其心。即是仁字到手地步。知性知天。則窮理之極也。正與此章及易繫相為表裏。聖門高弟。如由求赤。皆未嘗問仁。夫子亦皆曰不知其仁。孝是仁之第一坎。曾子問子便直從孝入。子游以禮樂治武城。而曰學道則愛人。易使子夏此章云。云游夏在文學之科。便直從文學入。所以四子之於仁。皆未嘗問。雖入路之深淺不同。然皆知所入者也。

百工章

白虎通學制引此章。蓋以學字對肆字。言乃學舍之學。即古大學小學之地也。所學何事。非小學大學其道無由。孔子時學制已廢。不然杏壇之上。安得如許諸舍老成童子。一切在內。更無復大小之別耶。故一言學而小學大學之道已統攝其中。不必斤斤地制也。

小人章

文則小者轉而成大。必文則少者積而成多。人不可欺。直自欺耳。凡有過而多徵其說。以自解。至使人不可窮詰者。乃文之

九者也。

三章

此只就旁人看出。曰三變者。猶以四時紀天。五方紀地耳。造化推移之密。陰陽不測之妙。無一時一處可以指斷。說得此之謂變。若分而觀之。君子直有萬變。合而體之。君子並未嘗一變也。此只在函丈間。看著聖人圓相。然九州萬里。天覆地載。亦只如此看法。

信而章

事難出於誠心。而非惻怛亦不足以感人。誠意惻怛。尚未是詮信字。是這誠意惻怛。終始如一。方是在我的信。久而人亦信我。

劉記

論語六子張

共

萊根堂

方是在人之信。注中交孚二字。正解信字。而誠意則所以取信之原也。勞不是公。旬三日之類。只是民合當興作的事。後日雖甘目前。却苦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之勞。蓋勞所以為民。諫所以為君。惟信則坦然行之。而有濟耳。不是事權到手。全不勞諫。必遲之又久。然後可行。如伊尹太公。未曾大用。平日上下間。已是十分信他。了及至事權到手。更無一事不符合向之所聞。此又是臨時之信。信字亦是王霸公共的。然正己物正。須先信於己。而後人自信之。霸者無此本領。却又少這信字。不得若晉文衛鞅之示信。只是劫取個信字於人耳。

大德章

此乃用人之法。非檢身之法也。觀人當取其大者定之。如子思說不以二卵棄千城之將。

灑掃章

子夏謹嚴。其文字體段亦如之。如君子之道。九句是藏。却多少曲折。及至尋繹出來。方知寥寥數語。便已包涵得住。憶丁未冬。讀朱子語類云。初看此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因賦斷句數章。鑿山修棧。力如何。遇此猶嫌道路多。識得前人辛苦地。遺編莫遣更蹉跎。禽鳥猶知一片心。杜鵑腥血到於今。可憐銀燭高燒夜。絲管紛紜度寸陰。著作休誇百不如。幾人能讀現成書。饒他眼見天花落。一點浮雲過太虛。鏤玉炊金仗火。

劉記

論語六子張

七

萊根堂

銛個中消息。轉從容。國圖吞却知多少。辜負千秋此味濃。歷今十有四年。蹉跎事負。食言多矣。覆按此章。不勝浩歎。庚申仲門人小子。概言之。雖成人亦在內。但看小子何莫學夫詩。可見若定是兒童一輩。即子游又何至以無本致誚耶。應對進退。雖成人亦豈免此。次節義。全從轉接處。藏身其前。法又從險仄處落腳。論語中最為奇奧。先傳四句。不是說無本末。不是說無先後。而孰字雖平列。雙起却純是側勢。一切正而呆講。不得一切斷語。早下不得。正如行雲流水。正當脫卸變幻。迴瀾湧溢之時。尚未有所歸宿也。觀破此旨。方見子夏文章之妙。雖則事有大小。理無大小。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然當灑掃應對。

教他時只是形而下之事。須待他格致誠正工夫漸到手。只略一提。便知道這形而上者。不是繞到我身邊的。若起先教他灑掃應對。便說以是形而上者。勢必思量捉摸。反連這形而下的事。都做不得。不成模樣。知此方可與諸程子諸說。若于游之所謂本末。只是說小學大學。然其義實相遠。

仕而章

聖賢教人。都只儘現在合當做的。使無欠缺。更不慕乎其外。久之而志定事熟。就此事言之。可以即末而窮本。更重他事言之。亦可隨其所值。而即此以通彼。若一事未做盡。便攬取他事連此一事。都無成局。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與前章只是一

論語六子張

北

萊根堂

論語六子張

北

萊根堂

個意思。而學字又此一章之主腦。論語內凡子貢所言無不高明者。凡子夏所言無不篤實者。所以為顏曾之亞。

子游章

而止二字。與篇首子張其可已矣同一語病。

吾友二章

只是一般話。然而未仁。語過直而意仍未盡。難與並為仁矣。意極盡而語仍未了一。似跟他不上者。語意和緩。絕似聖人。朱子亦謂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意雖病。子張之未仁。而其言必反於己。與子游異。

人本章

為孝子。連難顯之情。為頑懦。發終身之痛。存者勿於情於顯。沒者尚補過於終天。聖人只一二語。而都到以之謂孝經。

孟莊章

孟獻子不面聚斂。其臣可知。家貧惟養士。國饑不秣馬。其政可知。此殆不止三年無改者。莊子可謂家賢矣。當時李文子亦譽之。良也。武子有知。愧死地下矣。贊一人以風一國。此又孝經之春秋也。

孟氏章

得情而喜。賢者尚或有之。仁人之言出而後知。不仁之心良走。不免何況武健嚴酷者哉。為士師而不能得其情。與不肯求。

論語六子張

論語六子張

北

萊根堂

得其情而姑匿焉。以自便者。又當何如。可知如得其情。句中有無限包含在。

紂之章

少時為文。拈此題。另作一解。云此蓋有所指而發言。雖紂得不善之名。亦不如是之多也。是以君子云。似甚直捷。然以注無其說。久棄其文矣。

君子章

遇不改而惡。積矣。疑亦承上章而言。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歷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朱子言。合朔時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過。或

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食。又云。望則日月極遠而相對。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合朔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處。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食。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食。推論月體月光。詳具證錄編內。

衛公章

文武之道。不指精微處說。故賢不賢皆可師。然夫子却是因其粗迹。便悟精微。此章道字學字。皆不指精微說。

叔孫三章

自數仞而日月而天。不可升一層。精一屬。故記語次序如此。數仞二字。只與及肩對勘。不但形容高處。正為窺之無可窺。須

劉記

論語六子張

三

萊根堂

是入門方有見處。是將上文窺見二字拆開說。

子貢實見得此曹平素以好毀為能事。故以他人之賢者曉之。踰字最妙。見得須是勝却他方道得。他不是猶可無得四字。最妙。見得他人之賢者。雖亦不可毀。然猶可踰此日月之仲尼。既無可踰。顧安得毀乎。凡以至明形容日月者。非也。朱子謂但取其至高耳。

不可及三字。緊對子禽賢字說。不可階而升。只形容不可及到極處。而所以不可及處。却在末節。即化不可為之謂也。禪問。

情。付法原不是公共道理。天豈有障礙哉。人自不可階耳。勘透。以一層不但本節形容語透。并子禽疑處亦透矣。末節正

須從夫子賢於堯舜處看出。方極子貢形容之妙。且與子禽賢字對照。三節猶守末節所謂字都從以節言字生出。

堯曰章

前篇言得邦家之效。後章復舉政事之詳。則夫子所以集二帝三王之統者至矣。然夫子卒不得位。故終之以知命之說。知禮則知秩叙之所自。聖人之所以不怨天也。知言則知邪正之所由。聖人之所以不尤人也。此章備列帝王或詳或略。或述或斷。或載其言。或紀其事。或錯舉而雜陳之。或無所係屬而為之。殿史遷敘述之體。蓋原於此。

允執其中。中非塊然一物。何以言執。直至孔子方疏解出來。曰

劉記

論語六堯曰

世

萊根堂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書文簡括。而孔子析言之也。不但此也。好問好察。則察之精矣。隱惡揚善。此其所以守之一也。惟精惟一。又見於此。此其所以能執也。堯舜皆生安故授之一言而已。足舜則加詳矣。而其言中固無異。故曰舜亦以命禹。降及三代。不實之以事。則不見所謂中。湯武革命。皆隨時以處中者。一切事大小。因創無非是中。寬而敏則不失於縱。信而公則信非小信。剛柔交濟。表裏如一。此又孔子約治體之大綱而示之以中者。有道之主。實之以事而中見矣。

從政章

五美四惡皆成語。因民以下至末。方是孔子釋之之辭。五美

亦有次第。利之則可以勞勞之則可以長享其利。既厚民之生。復導以孝弟力田。及四時講武之事。則養與教并舉矣。然其源則在人君之一心。心仁則能忠敬而不驕矣。有禮讓而不猛矣。上二項治人。下二項治己。而治己治人。惟在得仁。仁則內外之樞紐。故居五美之中。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即此章無敢慢淵源所在。蓋君子無衆寡。無小大。其出於我者。皆以父母之遺體。臨之則毋不敬矣。其加諸彼者。皆各以其父母之遺體視之。則毋不敬矣。此西銘之理。所以四達而不悖也。凡孔門論仁孝處。天德王道。觸處相通。方知守身事親與修己以敬之安人。豈百姓只是一理。

劉記

論語六竟曰

世

萊根堂

知命章

知有命而信之。若更無本領。亦不成。君子可知。下兩節便是。君子本領。但須從知命起。則不為境遇所搖。方可以為君子。此為字是。實在字面。故尹氏言。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論語首末俱言君子。首言人不知而不愠。末言不知命。益可驗。不知不愠。便是從境遇上。扎定脚跟處。即此章知命之說。指其功效而言之。乃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非謂避世無悶之聖人也。知禮知言。是不怨不尤。根原所自。即是知命工夫成就處。如此則窮理盡性。命自我立。不但知之而已。乃論語首末交相表裏處。一篇首不愠。在後面說。此章知命。在前面說。蓋文互言。

之不知禮。無以立。則非學不為功矣。不知言。無以知人。則非朋來無以相驗矣。故記者以此殿全篇而應首章。

劉記

論語六竟曰

世

萊根堂

孔聖誕期辨

公穀皆言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辰朔。而所生之日則為庚子。惟穀梁以庚子屬之十月。以朔推之。是月二十一日為庚子。公羊以庚子屬之十一月。以朔推之。十一月無庚子。公羊誤矣。然斷以夏正。則孔子之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公穀固所同也。至史記乃以為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庚戌。而月日不載。論語序說。據史記之年。與公羊之月日。未暇深考。其得失耳。按孔聖家語圖記。襄公二十年戊申歲。禱於尼山。明年乃生孔子。又云。顏氏懷妊十有一月而生孔子。然則孔子之生年。實在己酉。公羊十一月之誤。蓋以懷妊之月。訛為誕生之月。史記二十二

創記

誕期辨附後

三

葉根堂

年之誤。又因公羊之十一月。而遂以十一月為建子而屬周正之明年也。夫十一月無庚子。則生日斷歸十月。既在十月。則史記之二十二年非矣。且春秋紀事實。以建子月為春首。公穀所書之冬十月庚辰朔。即夏正秋八月之庚辰朔。而所生之日。即夏正八月二十一日庚子也。又五行書以為庚子日甲申時。年月日時皆有可據。然今則猶為路史所誤。竟以八月二十七日為誕期。不知路史所推。乃二十二年庚戌建乙酉月之庚子。非二十一年己酉建癸酉月之庚子也。且以二十七日為庚子。則置公穀十月庚辰朔於何地乎。近世冉氏觀祖考辨甚詳。惜無有搜羅其說以申祠部者。謹誌其略以俟考古之君子。

葉根堂創記

大學

聖經一章

孝昌 夏力恕 著

自古無不變之制度。雖使孔子在位。建立學校。亦不能保戰國歲秦之不出於客。而漢之不出於郡縣吏。九品中正。明經科舉之。不遞相更變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列聖相傳。建學立教之精意。則萬古不磨。然法制雖屢更變。千百年下。猶有可考。精意者。宜乎秦火之所不得焚。五姓之所不能亂也。顧自周衰教弛。日昃月削。家殊戶異。以至異端騰起。而漸以淪喪。此大學之書所以作也。蓋其精意。既寓於無形之階級。而盡以有定之規模。

創記

大學

一

葉根堂

則固可常處於不變之地。後世制度雖殊。皆能有所取正。教小子者。取其小者。近者。教成材者。取其遠者。大者而皆不越乎三綱八目之外。如弟子之入孝出弟。即齊治平之本。謹慎亦誠正修之事。汎愛親仁。則好惡之矩矱。而明新交際之關也。學文格致之事也。蓋小學先性情。而後文藝。大學則資文藝以陶冶其性情。雖先後緩急之不同。而其事則一以貫之。此其所以為大人之學也。大學中庸皆明道立教之書。大學之根基。託始於下學。中庸之體用。呈能於聖人。故中庸不可以驟而窺。而大學則程子以為初學入德之門。大學一書大概要人提撕省察。中庸大概要人

擴充無間斷所以大學從明德說起而其工夫以格致為先中庸從性說起而其工夫以戒懼慎獨為先其致一也性與明德皆是一串上事然明德非即指性之理乃此心之靈明所以運乎性而發為情者清濁純雜之別推之至於上智下愚而極矣苟非下愚則雖昏塞已甚亦必有一路之明從此提撕省察磨來磨去自有光明境界所以能新民處在此所以能止至善處亦即在此明明德三字看得通透乃知格致之條不可妄議而新民止至善一切通透即十傳亦了然言下矣日用間凡所發無處不是德凡所遇無處不是民明新二字有的實下工夫處然非至善則偏端小就而已至善者非有形象

劉記

大學

二

葉根堂

之可名非有分位之可守無處下工夫須是格物致知後通體透徹通盤打算乃知明有明的盡頭處新有新的盡頭處如此則志有定向不至岐趨心不妄動一切過中之行欲速之效不足以致之而處而安在家也可在國也可在天下也可靜與安只完結一個定字總是胸有定見則靜而不擾於內安而不役於外夫人至內念不搖外境不擇則精神閑暇事到面前雖平素已洞悉至此又能加審一番然後毫髮無遺憾而得其止矣三綱領并列而止至善之要又如此然至善不在明新之外新民又不在明德之外而本末出焉明新離至善不得得止又離知止不得而始終出焉知所先後則庶幾近道而進為之序

可得言矣自外至內自內至外逆推順達而明新止善之機本末始終之次一滾而出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一句便將新民貫入明德項下而至善亦在其中此大學之極詣聖人之家事然其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平天下不本於國國不本於身只此便不能到至善如此倒捲向格致上無非求所謂至善者而如之八條目緊相連貫如環無端由天下國家遠邇之以迄於身心意知物而物也者固即家國天下之事成已成物之用至善之所以散著於外者也知也者則又身心意之靈明成已成物之體至善之所以聚聚於中者也夫此靈明者固即吾之明德所寓亦即使

劉記

大學

三

葉根堂

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者之所當然必資之以事物之理而後吾之心有所據在外之物莫非吾心之理即莫非天下人心之理在物之理莫非吾心之用即莫非天下人心之用此明德新民之所以成已而成物者也成已成物不外一誠而一念所基達於天下乃由內而外之要領然非格致則誠非所誠而至善不可得止矣物格知至則明德新民皆知所當止善惡分而好惡之準立好惡明而成已成物之用行而意可得誠矣意誠心正則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無不漸得其所以止矣蓋以其分限言之則知與物者至善之基址也身心意乃德之樞機家國天下猶民之廬舍也以其會通言之則身心意之用

不過好惡而好惡之用直達於家國天下家國天下之理不過孝弟慈而孝弟慈之理早繫於吾之身心意格致誰託始之事然極之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猶無一時不資其省察無一事不鑒其權衡以其分限言之則明有明之事新有新之事止有止之事以其會通言之則齊治平是新民截截有明德在內格致誠正修是明德截截有新民在內明德新民截截有至善在內蓋進為難則有序而體用本不相離境遇雖分濶狹而工夫則無二致是以三綱領分給於八條目之內而無乎不在八條目又統攝於修身之一事而無乎不貫德者身之所具民者身之所推至善者身之所以建極天下國家雖有小大

劉記

大學

四

葉根堂

偏全之別而其為身者未嘗或異心意知物雖有動靜緩急之殊而其為修者未嘗或息此所以自天子至庶人一切皆以修身為本也
未復舉身與家而反覆言之者修身乃明新之總匯齊家乃明新之樞紐於此而善則無所不善於此不善則無一而善如使本亂而圖治其末薄而欲厚其所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不原其始而要其終其去道也遠矣曰否曰未有蓋正言以明之聖人之反覆丁寧以使其提撕省察者至天
大學一書就明處指點人十傳文皆有提撕省察意思中庸一書就實處指點人三十三篇皆有擴充無間斷意思

凡章內所云古昔原無此條例直自孔子融會出來後世講學諸公不是別標宗旨即騎牆回互讀此章知聖人為後世慮至深且遠且如明新並列則老氏清淨之說窮矣格致誠正則釋氏即心即佛之說窮矣致知在格物則金谿頓悟之說窮矣慮而后能得則餘姚良知之說窮矣首節言至善末二節言修身言本末厚薄則凡英雄自命成大事不顧小節者無所託足矣是故四子之道明則百家之論熄一篇大憲

大學節

先王建學有多少層次等級使人潛移默化其中有三綱領之實而無其名周衰教弛至孔子是君師分途處一大關特揭學

劉記

大學

五

葉根堂

校之精意而約舉以示之既非別創學規亦非追述舊制周禮師氏保氏學雖有大小之別而其理則相貫其事亦相需其實皆大學之教也此處格物二字即詩書六藝灑掃應對亦包羅在內論語弟子一章正言小學之事而孝弟之用直及於治平汎愛親仁早絮好惡之矩聖人之所以一貫者正如此故此處大學之道連小學亦櫟括無遺正與師氏保氏相為表裏程子所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正須從此看出道字猶云方法若強作濶大語指陳出明新至善源頭則是頭上安頭三在字正是聖人精神指點提撥處不可略過至善歸併在明新上明新又歸併到明德上此處雖三者並列而脈絡早已貫通明明

菜根堂

萊根堂

萊根堂

中舉擬出來說得精微渾化竟似能得以後之景象而下二句為贅語矣。此節順通語氣至能安句略一歇脚以慮字又是一番說話乃知止得止機關相接處也。靜安二字說不得至善之境並說不得止字意象定靜安境地相同總是個至善在胸中皆知字所繫聚慮字總是知之發用處若看得不仔細即字、皆可作得止說矣。此處與中庸未發之旨無涉且如志有定向便是已發靜則內微於心安則外微於境皆是功效次第不可以言未發其病在以慮而后得為發而中節之義不知其毫不相干也。從知字上層、著眼則愈淺而愈深若從止字摸擬即愈精微而愈走作。慮、從知字上討消息即慮

劉記

大學

葉根堂

慮從明新上見端倪方得道理真切書旨融貫若懸空無著落即不免擗擗主靜止極安汝止一般話頭。定靜安慮皆從明新上指出知止之效驗不分寂感不分體用數項一時俱有不是昨日靜今日安明日慮亦不是某人靜而未能安某人安而未能慮若朱子答張敬夫問目一段云人多足至安慮住了安而慮非類子不能等語與後來諸說迥異大全一例采入殊失本旨凡朱子早年議論與後來全不同者甚多凡大全所引割裂本文不當者又甚多非細考全書未易辨也。不慮而知者良知也慮而后得者至善也只此一語便可破良知之說又如以思無益不如學可破頓悟之說志道據德章可破老子道德

此說不必千年聚訟也。明明德於天下是三綱領一節。明明德於天下是八條目五相聯綿處。知止二字又三綱領。古之節。

明德二字。包却心。意。知。二。字。在。內。玩。青。節。注。語。可。見。此。意。相。關。是。明。新。發。動。處。亦。是。明。新。交。界。處。故。須。成。意。與。知。相。關。是。至。善。入。門。處。亦。是。至。善。得。手。處。故。須。致。本。節。六。個。其。字。皆。是。就。人。所。有。者。言。之。其。圖。其。家。其。身。其。心。是。逐。層。自。外。說。向。內。來。其。意。其。知。又。逐。層。從。內。說。向。外。去。然。意。與。知。皆。是。心。所。有。的。惟。物。散。於。天。下。不。是。心。所。有。的。故。不。用。其。字。而。格。物。者。又。即。致。知。之。注。肺。故。不。用。先。字。一。路。追。追。遡。遡。語。氣。至。此。稍。停。未。句。

劉記

大學

九

葉根堂

方另換筆法。自身心至於家國天下全仗此意流通縱之者任其起伏滅之者直教一念不起故古今聖任儒釋分辨處要害在此子思中庸周子太極通書皆分脈於此。致知在格物。致知在格物此在字直貫首節三在字須看取氣脉相承。此五字一直說下更無層次蓋在外之物莫非吾心之理在物之理莫非吾心之用致吾心本明之知於事物則本體之明方有所據以充其量八條目緊相聯貫如天下根於國國根於家以至身心意知物皆然而物又與天下國家相聯貫物格知至則齊治平之理皆不越吾身心意之外矣且格物之學如

詩書易象禮樂所載固皆可內攝其身心而外通於家國山川草木鳥獸魚鼈亦性情之所感而治平之所必及只此一身一家洒掃應對必有節度竹頭木屑處之各當便是天德王道本領不知者顧借口於老農老圃之不如而謂草木蟲魚之類終身格不盡何其惑也格物者窮其理耳豈考核名物作箋疏之謂哉舉世間之物但與家國天下相關者即皆吾性分內事有一不得其便是不仁其所以致於不得其便者由於不智故格物為致知之始事即為平天下之極功不然古之聖王何以能使山川鬼神莫不寧而鳥獸魚鼈之咸若哉大生蒸民有物有則格物者即物而求其則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劉記

大學

十

葉根堂

而下者謂之器格物者即器而求其道也準是而推之而小大精粗之別緩急先後之序無不在其中矣楊氏曰致知在格物窮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及身而誠則拳天下之物在我矣此蓋借孟子所言以證其說而不知義各有當也且龜山此言似欲操格物之本然亦安可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皆可置之度外正為天下之物各有其則皆是我分內事以我之則順而推之然後一身之分內乃盡此之謂反身而誠龜山太說容易了且反身而誠須是心正身修方承當得此四字又不免太說早了故朱子稱其語有病鄭注云格來也拘捕事也其知於善源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源則來惡物言事

劉記

大學

十

葉根堂

緣人所好來也如此說則是格物在致知而欲致其知者先誠其意矣然亦只是次第未分明其失淺而易見猶不至為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等語所藉口也陽明致良知之說託始於呂申公之大學解呂氏之言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致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朱子辨之曰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致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為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之哉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起直入之虛談非聖門明善誠身之實務也按呂氏篤於禪學而其先猶不敢

忘窮理之說至陽明之微熾則更不騎牆矣又按申公之子原明昔歲雖首事伊川晚更從高僧宗本修願遊曾隨橋下與夫溺死自言其心毫動此固非無所持養能至此然而之證然則孔子庶幾遽問傷人其母乃不定不靜而動其心乎老氏之學下變而為申韓釋氏之學乃復上變而為告子源流派別分明如此是豈不足以自成一宗而援儒推墨巧相遮蔽則又非不自知其說之偏特無能改於其德而思所以文之借矛刺盾母亦其良知者未泯而其所以致之則非其道矣

物格節

止字兼明新注物格知至則知所止不可知格致發明新兩項

蓋天下國家之事理即成已成物之體用相關處如此則誠意一字亦兼明新總之合而言之任舉一條即三綱都在內分而言之乃以修身以上屬明明德齊家以下屬新民耳不各還他界限不得不一都歸總會亦不得注以知止得止言之是歸總會說以明明德新民言之是分界限說

自天二節

物有節本字是從三綱提出明德此處本字是從八目提出修身而八目中格致誠正又即明明德所以為修身之本也此是暗中組合以身言之則身其本而家國天下末也以家言之則家其本而國與天下末也厚薄句又見家所以為國天下之本

劉記

大學

士

葉根堂

也此是章中幹補孟子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淵源在此

康誥章

前輩謂自明不對新民說恐拋荒本位非為要新民總自明也然明新雖則分釋而傳文原自一出看三引書皆新民之主至善之人而下章釋新民復原本自新歸到至善亦可見凡大學中庸文字每章無截然分斷之勢如此則本位原不拋荒而前後微逗此意更覺血脉相聯盤如章自新新民新命次第顯然看來此章亦有次第兩克明一說皆指明明德之第一明字首節明德二字不相聯只算引出一德字次節明命二字始

引出明明德之第二明字三節峻字便含至善意在內蓋傳文之密緻如此亦不應圖圖看過道統之傳舜之於堯禹之於舜君臣之際親相授受而桀紂暴虐文湯無所授帝堯舜受無所授此其所以為自明也傳者從周家遞邇上去獨舉三人最有深意

盤銘章

盤銘節只引證新字源頭舊邦節只引證新字效驗而明明德止至善已在其中雖有賓主之別都只歸從新字甲裏蓋不如此即不可謂之新民此乃一章之根本枝幹不可脫離原非重行覆說也知此則賓主脈絡一牽百動矣新民之義不引唐

劉記

大學

士

葉根堂

虞者蓋淳風未散聖人只因而成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仍其故常而已夏殷歷世久遠君德既衰而民之舊染亦深所以新字之義直至殷周始見此亦傳者引證具眼也次節注振起其自新之民蓋承首節而言君不自新何以能新其民然君能自新則民何由自新須是有以振作之方使之自新民亦至於自新則民新矣乃知首節說自新處似賓實主新命便是新民之用其極處即至善也然非為君者自新之極無以及此乃知末節無所不用四字幹補完密不是覆說聖經首節也大意謂新之體何以立須是自新新之用何以行須是使民亦自新新民則命亦新新之極也新之用何以能至其極須是新

之體先有以至其極故曰無所不用其極始而追原終而合併中間自有主腦通貫處則追原合併都只從主腦正而出現

邦畿章

凡引詩必有論斷不然即在章末從未有章首引詩無復一語論斷而接手復引他詩另說一層話如此章者須知至善二字無形相可名無分位可守只可因人而示因事而見非如道家之守中釋氏之入定懸空捉取一物以牢籠其形器者可比蓋不可施以一定之注脚者也所以聖經第二節但言知止得止之次第而不言至善第四節言明新之條無一非至善之所以然而亦不言至善此章借喻邦畿以下凡四引詩皆因人因事

割記

大學

古

葉根堂

指點與人看而決無離明德新民可另為標準之一物以言至善者蓋雖不言而所以言詮者至矣此亦聖學與二氏絕大分關處凡吾儒日用行事之實異端皆以為粗迹必欲空之及至精微與妙處異端及欲懸空捉定究竟吾儒之粗迹皆形而上者而精微與妙即是皆可以自得彼懸空捉定者適所以空之而已邦畿詩只脫出止字緣蠻詩乃繹出知字孔子之言本為緝蠻發而傳者引之之意則可以人人字便是點綴上節民字處凡兩引詩只解一處而兩處已全在個中此又傳者文字極變化處緝熙二字不見真源水乳處則止字愈說得精微愈無暑落聖經明明德於天下六個字將三綱領一齊貫串

正是緝熙兩字大源頭止字真地步緣止字懸空說不得須在明新上著落注熙光明也即明德之謂也緝熙即明明德與明明德於天下之謂也引詩若重敬字則止字仍當作虛字面解矣不知此但言文王之德合下便有不已之明無事求知而明新無不得其所止也緝熙在內人所不見的敬徵於外人所見的所以明止之極其悠久極其自然故注云無不敬而安所止無不二字便是緝熙便是下文五者便是明新凡標舉一字作宗旨乃後世異學法派而講說家遂以詰四子之書如此節引詩重敬字是也勿論書理破碎頭上安頭即以文法論之豈有一濫說出之語忽然拈重一字又況引詩者後面全不照

割記

大學

古

葉根堂

管此字而講者乃臆決其胸次代為叫號耶朱子易貫前三日猶訂正大學誠意章章句是為先生絕筆注云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怒讀之積三十餘年不達其所以然甲寅歲偶作邦畿章文點次至淇澳節始悟自修二字脫胎於此乃知此節與聖經第四節緊相對照學者格物致知也自修者誠意也致知是說不識之由懷為自懷是說既識之後則修為自修懷者正修正誠字工夫下手時且自之為言即慎獨之獨也惟懷者正心之驗威儀者修身之驗終之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齊治平之驗亦在其中矣明明德於天下者逐層追遡到格致上總為要知至善而止之故物格節注以知止得止言之尤可見切瑳琢磨詩人分明看個如字便應直說學修要問赫喧却從

切。磋。琢。磨。後。形。容。出。來。及。不。應。脫。却。比。喻。意。思。方。不。失。詩。人。語。意。之。妙。民。不。能。忘。便。是。新。民。發。端。處。親。賢。樂。利。便。是。從。明。明。德。中。做。出。來。如。此。方。見。得。至。善。蓋。而。者。交。互。到。極。處。便。是。各。各。到。極。處。更。無。額。外。一。語。可。形。容。至。善。也。故。朱。子。以。親。賢。樂。利。為。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此。是。而。節。相。貫。處。又。言。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列。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此。是。從。明。新。交。互。處。說。至。善。也。

聽訟章

大畏民志。即兵家所謂伐謀也。天水違行。訟之象。徵於易。而聖人能使之無盛德所感。只此便是贊天地之化育。聽訟固是

創記

大學

十六

葉根堂

新民之一端。然到無訟却儘難以周家列聖之仁直至成康之際方刑措不用可知傳者特提一事來說必有精意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闕文現在其為格物傳之脫簡明矣。攻者紛。未審置心句於何地。

傳之五章

蓋人心之靈。豈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人心二字包却身心。意天下二字包却國家。此四語直括盡八條目。相聯貫之。政而格物所以為功之首也。愚放竊以為知者身心之意。靈明物者天下國家之事理。如此完全說出似可以息紛之喙。

或疑知與物如此分貼似不甚圓足。要之物自外來。知由內出。

家國天下非物。其事理則物也。身心意非知。其靈明則知也。所謂天下國家之事理。不是端指新民說內而身心性命外。而草木蟲魚。微而造化鬼神。顯而郊壇禮樂。精而詩書易象。粗而巷議街談。何一非家國天下之事理。要之只天下二字便包括殆盡。但人忘却此二字自在八條目中。是以疑其迂遠。轉相攻擊。數百年未了公案。指破不覺灑然。因其已知之理而益明之。吳徹仲謂已知二字。須要良知與學問所知而言。此說甚精。明德新民是兩事。缺一不可。不得終少。彼即虧此。明德新民只一理。脫離不得。綿說彼便有此。若看得截然各不相干。即書理一

創記

大學

十七

葉根堂

切窒碍矣。體此方知格致之學。直結果。到平天下之緊。矩誠意之學。直結果。到忠信以得之。方纔罷手。

誠意章

合前後傳看。惟此傳起手二句。緊相呼應。語氣已足。下文反覆發明。見得誠意關頭。直截了當。纔毋自欺。即為慎獨。君子心廣體胖。緣自欺。即為揆著小人。肺肝如見。間不容髮。略無別徑。紆緩去處。但欺字若說到大段欺。固即不是。格致後事。正為自家分明曉得。稍有不自實。便算自欺。小人節不遏。形容有欺。到極頂處。世豈有格物致知實下工夫的人。猶閑居不善。無所不至者乎。故此處欺字。極細微。自字。極鄭重。只是要人猛省。只起念時。

毫夫不實便痛下一棒耳。首節慎獨二字。不是主靜。立極。不是出王游衍。不是謹小慎微。不是虛靈不昧。亦不是慎動。不是謀始。須剝去此數層。獨字真詮始出。且與中庸首章不同。處亦在其中矣。吳徽仲謂慎獨之義。須兼擴充克治。省察三者言。恐人泥於注中。審幾二字。專言省察。要之毋自欺。便是克治。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便是擴充。擴充克治。却須從省察做工夫。起故朱子崇以審幾。詮慎獨。擴充克治。是誠字正解。審幾是慎字正解。書理各有分限。合而觀之。方知全無滲漏也。小人節專言不善。以反照獨字。曾子節兼言善惡。以通論獨字。皆非此章正意。末節方繳還首節。故注云。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

劉記

大學

十八

萊根堂

此自謙是意。至此始謙。意何能謙。須是誠。誠須是慎。慎獨。獨則獨先謙矣。理本一串。却須逐遞分明。若以獨為意。之靈正使不隨神門覺照之說。亦仍走向致知甲裏。毫釐千里。不可不辨也。凡以一念之初動為獨者。非也。初動只是意上事。既動而後有誠不誠。此誠不誠。人所不知。故謂之獨。意字乃動靜交關處。獨字乃人已對勘處。此處獨字說不得。意所從出。意已發出的了。獨緣意而有。非意緣獨而有也。要之慎獨只是誠意。扼要工夫。籠統說去。不得看作兩極。不得自欺。乃慎獨之反面。毋自欺也。蓋轉而問之。辭自謙則慎獨之已事。此之謂自謙。蓋決而信之。辭自知之。而自欺之。是欺其獨也。自誠之

而自謙之是謙其獨也。獨字真面目。正從兩自字勘出。閑居節乃自欺之流弊。當潤節乃自謙之符驗。曾子節則君子小人之樞紐也。誠意是正修齊治平自內向外發端。處慎獨即誠字自首至尾發端。處得其分。處乃得其合。處德潤身。德即心之德也。心廣體胖。即心正而身修也。蓋實於中。而形於外。則心正而身修矣。分位雖各別。此理却通貫。

附與友人論君子必慎其獨云。敬之一字。固是無所不貫。但舉屬中庸首章。次節戒慎恐懼。則其理完全。而此處慎獨二字。却重省察一邊。故注云。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所謂審其幾者。省察其實與不實之微動處也。此句正解慎字。若將

劉記

大學

十九

萊根堂

省察意思為獨中之靈機。妙用而敬以持之。則慎獨二字之正面其意義兩失之矣。小人節只形容個自欺的榜樣。注閑居獨處也。謂不見人時。慎獨乃人所不見之地。勿論閑居對面處。有之不必以慎獨為敬。獨以閑居小人之揜著為不敬。獨之所致也。又如意者何獨是也。此語尤未妥。好善惡惡之發念處。是意之實與不實。其獨覺處。乃是獨意字直貫到事為顯現處。有到底誠實的。有到底不誠實的。而實與不實。必有其端。此即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總之慎獨二字。是誠裏面扼要工夫。不必與意字糾纏。且大學言慎獨與中庸微異。中庸是從靜中抽出動來。大學說到意字。已是動

了。物格知至後。意之所動。已是好善惡惡的了。所謂慎獨者。又從意之誠與不誠的動處。做工夫。中庸獨字。兼善惡。此節獨字。兼不得惡字。言各有當。此下面節。却又兼善惡說。乃泛言獨之可畏。非如首節之緊。根格致來也。注云。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前輩謂重地字。不重知字。蓋恐人誤以獨知。獨覺為反照。吾心之具也。要之。此知字。與衣錦章人之所不見的見字相同耳。中庸說隱微。說潛。皆以地言。不以知言。可知此處獨字。只重在已。與人對勘。不重在知。與不知對勘。知與不知對勘。是自欺。句論頭。已與人對勘。是慎獨。境地。蓋意之所發。直貫到底。顯著於外人所共知。正為欺便自欺。謙

創記

大學

二十

葉根堂

須自謙與人無涉。小人於人所共知之時。方纔揜著君子於已。所獨知之地。先加謹慎。則意不虛發。而誠字已先得把鼻矣。心之發而為好善惡惡者。意也。意之實與不實。人所不知者。獨也。誠意該始終。慎獨則主萌芽。誠意該微顯。慎獨則主隱微。意以心與事交際者。言之。獨以已與人隔絕者。言之。所謂萌芽者。事雖到。垂成忽有轉念。而初轉處。即是萌芽。所謂隱微。隔絕者。雖大庭觀面。一念改圖。即是隱微。即是隔絕。總之。皆為人所不見之地。字義本極分明。只為拋却地字。誤從知字著眼。則覺照之說。反墮禪門矣。慎獨只檢點誠與不誠之根原。發動處。非謂獨中有真境。可以覺察。吾意之喜惡。

也。如此說。須是打全入定時。方有慎獨工夫。酬酢萬變時。便無此工夫。其為義理。既不全。而儒釋分途。亦即在此。即中庸首末兩章。亦說不去矣。大學辨善惡。是致知。戒欺求謙。是誠意。而欺謙之原。又慎慎之於獨。節次分明。若謂獨中有真境。可以覺察。亦只是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仍轉頭說向致知上去矣。

正心修身兩章

身心意原自一串。但分個節次。逐處令人體會。身心下手工夫。已有誠意項下。故此二章。但說個反面。令人提撕省察。而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與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情。皆好惡之所流。極

創記

大學

廿

葉根堂

所以正之修之。亦只是誠字工夫。逐層隨境地寬闊。將去但愈遠。愈須周匝。故自此至平天下。仍截有工夫。固非是逐段旋寬。生活亦不是一了百了。大學一書。大概要人提撕省察。總足致知誠意兩項工夫。交纏到底。不得其正。固是誠字工夫。原未滿足。然却不端。是不誠之病。自是心裏面忽不及覺。易致走作。處緣走作。則心不在。而身無所屬矣。要須看得與身相關。不要說得與意相關。人亦知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然終說向心上去。須是從儀節上勘出。蓋心即無他。而形跡過當。即一家之好惡。有不得其齊者。雖是皆從反面借說。仍各有部位。

治國章

修身事業其最切近者不過孝弟慈蓋已括盡一家之人國與天下皆家之積故此三字直貫至乎天下章而齊家又較難故此傳於感應相通之理反覆丁寧以終聖經結尾二節本末厚薄之意次節單就慈衆一項明立教之本三節乃通家國以明教成之效四節因此遂說天下而誠求則追本於心一人定國則追本於身藏身之恕便是身心發用處便是絜矩源頭本章雖端釋齊治而上遡身心之用下通絜矩之源正須賓主分明中首尾通貫三詩皆以咏歎上文而桃夭一節尤見傳者閨中密緻但說齊家二字固無人在內仁讓之理又無所不包然孝弟慈三字兩章開首并列事長一層該貫朋友在內而

劉記

大學

廿三

葉根堂

如保節

化始闢門齊治之大源於引詩內從旁補出方是盛水不漏須知此理固不假外求然曰誠求則保赤之所以推廣其心者已無所不至而古人保民如保赤即此亦便是推廣其端在此其推廣即在此人疑注中推廣二字為下文言者非也注不假強為正解末句識其端而推廣之正解心誠三句白文語意謂赤之最難求然能實推廣其心便可因端竟委所以能然者正為此理原具於心不假強為乃倒裝文法注特順解之耳第三節言推行功效此節則言此心所以推行之端緒也疑推廣二字為下節言者因大全於此節注下載朱子語云

且只說動化為本未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蓋大全割裂之誤如也今按此言出語類因問治國在齊其來答曰且只說動化為本未說到推上後章方全是說推此所謂推者乃絜矩之謂以治國章但言家國相通之本平天下章乃及推行事業也大全裁去問語遂却後章章字而附此節之下貽誤千秋矣諸類又云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是使衆或問亦云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為故此節書單重保民者非脫却保民者亦非要之只這此心誠求之四字為一切本領見得此心之理無所不

劉記

大學

廿三

葉根堂

通一誠求便都在裏許下文藏身之恕後章絜矩之道以至忠信以得之皆此一線相穿遺却大源頭只斤斤從保民保赤分較轉令轉離矣三項但舉一項人人所知舉誠求之心以打通家國則不復解此矣看注中立教之本四字何等渾括解此則保民保赤途是道不解此則只說保民固屬隔靴搔痒車誠保赤亦是痴人說夢心誠求之四字最宜看眼自誠意至忠信以得之皆此誠自格致至絜矩皆此求未學養子而誠求可中其可求者心之理一其必求者心之分殊大學誠字徹始徹終不實有此理於心安能格致不格致安能實體此心於好惡不實有此理於心安能求不求安能實盡此心於赤子知能

之良與學慮之實先後表裏互相聯絡。五步、追隨到底。誠字有來路實理之具於生初者也。誠字有去路實心之盡於人事者也。中庸義言之大學則端言去路而此節末句方兼來路在內。世間紛爭古今本大學者。欲直從誠意傳起。何嘗不因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之說。就其言亦是。但只說得半邊道理耳。孩提知愛。少長知敬。固未有先學受敬而後為人子弟者。此實理之具於生初者。誠之來路也。及就傳向學講求受敬之事。理愈求則愈精。成人故惟明善乃可誠身。然其事理愈精而非有實心以盡之。則不誠無物而無以自慊。此皆誠之去路也。未學養子而能保赤誠之來路也。不成說合下便能中赤子也。須是

劉記

大學

苗

葉根堂

求只為此心相通。愈求愈中。漸習其事理而保之者益切。此即誠之因於格致者。誠之去路也。中庸原道統該體用。故兼言之。大學示初學循次第。故端言之。夫言豈一端而已。中庸之義言者。仍先之以明善。大學之端言者。亦微示端倪於保赤。則固交相表裏矣。夫惟去路分明。則實理之在生初者。隨事隨物皆可考驗。於以反求諸實心而自得之。若端靠來路。則實心之在人。事者自聖自賢。無所畏忌。將并其所謂實理者而亡之。良知家惡言格致。其始固高明一路。自謂信心做去。無大走作。是以恣意高呼。然猶功過純雜。而不相換。一再傳後。無其實而盜其名者。其猖狂至不可言。愚所見陽明先生集。猶冠以李卓吾之序。

纂輯年譜。載在篇首。而自謂同是不死真人。未嘗不歎惜痛恨其辱師傳也。抑亦師傳之流弊。必至於斯耶。由是言之。其亦可以息古本之喙矣。

平天下章

此章文勢反覆相因。而好惡二字。直自誠意章至此。結穴。味總注語可見。首節從修身齊家治國以來。引出絜矩二字。次節以惡字解絜矩之義。以發好惡之端。樂只南山言好惡之同。民與不同。民故第五節即以民之得失為國之得失。而民之得失與所以同民好惡之原。又係乎德。德者新民之本也。亦即財用之本也。有德則人土財用相因并見。且民情之好惡。莫甚於財。同

劉記

大學

苗

葉根堂

民與否。亦莫甚於用財。先慎乎德。則有人有土。外本內末。則悖入悖出。民情之得失。天命之去留。係焉。天命之得失。視國則又加切矣。故康誥節申言之。文氣直捲上去。非僅結明財貨一端也。又凡外本內末者。好惡失當。必不寶善親賢。故以楚書二節申明其意。楚書之無以為寶者。利也。為寶者。用善人也。舅犯之無以為寶者。亦利也。為寶者。仁也。即義也。此二段為上數節之殿後。實下半章之脈絡。如水峽山腰精神一聚。而前引康誥後引泰誓。幾似四段平列。令人猝乍難尋。此又文章之妙也。要而言之。楚書舅犯皆知所好惡者也。好所當好。惡所當惡。則寶善親賢。利及子孫黎民。而為仁人。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以利為

利拂人之性而苗及其身。好惡公私之關於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如此。至是而明德新民之大道其得失可言矣。蓋必其所以絜矩者一本於正心誠意之為則自明其德以新天下者乃為至善而格致之功始於一室周於四海絜之天下而無不得其所矣。否則此心一有未誠外忠信而內驕泰則雖得衆得國天命猶留而二帝三王之道終不免架漏千年斯其所謂得失者決於一心之存亡而又不係乎天人之去留也。文氣至此已住復接言財用者蓋古今治亂之跡多由於此而人材之進退消長又莫不因之則以凡外本內末之人好惡失當徒知聚財而不知生之道知利之為利而不知義之為利如孟獻子之

劉記

大學

其

萊根堂

首節

言仁人之言也可謂知所好惡矣。否則善小人而苗害並至此聚斂之臣如桑孔輩所以接迹覆轍於後也。大學垂戒後世故以此終焉。

老老長長恤孤是孝弟慈推行處。朱子所謂後章方全是說推也。前章孝弟慈端就家上說以明一理之通。此章又追本向身上說以著推行之效。天子養老有三曰國老仲春羅氏獻鳩以養之者也。曰庶老司徒以保息養之者也。曰死政之老司門以財養之者也。絜矩固是從家國順推將去然矩存乎家國而矩之權度則在身。心君子有絜矩之道直追向自家身心上

方是源頭直推向百姓身心上方到地頭。矩之權度在身心絜字便是格致盡頭處。此節書於八條目已說不到誠意下文從好惡說起直到忠信以得之方纔補足。

秦晉

其如有容焉。句味其如二字與下文寔能容之寔不能容而句緊相呼應。通節書至此作一小頓而以下兩段分對互勘方極回翔想像之妙。直令王莽周公從一爐火內分金出現。然此是從大學前後文義語氣斷章看出。非謂書經上本作如是解也。斷：今無他技惟不自見其才人之有技彥聖所以見也。其心休焉。其如有容焉。有之好之所以誠於內而不飾於外也。

劉記

大學

七

萊根堂

斷：只如俗說老實人相似。休：只是淡漠渾厚之意。王溪廬氏以淡然無欲粹然至善解之則太過矣。此數語總是不露圭角不見可喜之意。玩下文語氣呼應可見。

君子有大道節

是追原根本是總結全書。是反覆丁寧之後長言而嗟歎之。錯會大道二字義理不探忠信二字源頭便結果得本章結果不得十章闕會得一條目闕會不得八條目追原得新民一綱領追原不得明德至善兩綱領。大道二字或指用人理財說或單指用人說或以為前說用人後說理財而此節乃其過脉又或以為絜矩之道聚訟紛紜矣。用人理財說始雙峰饒氏集

注原無此意。玩總注云。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可謂括盡無餘。是以此章文勢。反覆相因。而其經絡血脉之所聚會。或分或合。或起或承。注復逐層條析。而經緯之無所謂理。則用人之說也。大道湛明。言修己治人之道。即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非指絜矩之道也。絜矩乃所以行此大道者。而忠信者又絜矩之本。故此節是從絜矩後。追原向裏。不但通章結穴於此。即全部大學皆結穴於此。蓋好惡者。明新之所發用處。故其為義。始於誠意。而訖於平大。下能絜矩。則好惡公。世或有公。而未必誠者。又必申之以忠信。蓋亦曰誠此好惡而已矣。絜矩二字。其樞紐見於前章之恕字。其根柢即

創記

大學

其

萊根堂

首章之格物致知。恕所以反求此好惡格致。所以澄清此好惡也。絜矩者。恕之用。忠信者。恕之體。絜矩是格致盡頭處。忠信是誠意盡頭處。絜矩是致一心好惡之知。於天下。忠信是誠天下好惡之意。於一心。猶之中庸末章說不顯篤恭。處仍從為已說起也。

生財節

有大道三字。直承上節來。蓋亦修己治人之術。明新交際之事也。但看下面說生財說教。驗皆是竭兩端言之。故大道二字。注中不復另解。

畜馬節

馬有畜於民者。若田賦所出。國馬也。有畜於官者。若校人所掌。公馬也。然則稱百乘之家。謂國馬耶。抑公馬耶。以周禮校人考之。若注疏所言。實不能無疑。竊意卿大夫所以稱百乘者。國馬與公馬。舉其成數。皆百乘也。詳具證疑編內。以利為利。即管子所云。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也。是以論鹽則不遺於少男少女之食。論鐵則不遺於一鍼一刀之用也。

創記

大學

其

萊根堂

中庸一

天命章

中庸乃明道立教之書。章首一節。從天地人物渾淪一直說下。以明道之根原。所自命於天。率於性。而以聖人之教。總其成。二三節。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指點在人身。上以明道之充塞。無間斷。不可離。而以君子之戒慎。著其功。四五節。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純粹以精。屬在人身。上指點出中庸來。路注性情之德。德字。即指中庸。謂之德者。猶曰乾之德。坤之德。是說他本來好處。如此。以明道之由體達用。人人皆不可離。而以戒慎中和之

創記

中庸一

某根堂

極致著其效。功與教。即聖人之所以為教也。性道教一部書。皆不離此三項。隨舉其一。而無不通貫。皆所以明道。故以道為綱領。而性之所以盡道。之所以行教。之所以立則。又根於人之一心。此戒慎所以極中和之量。為己之心。所以馴至於無聲無臭。而中之散為萬事者。只以誠無息之心。道之不可離者。以其原於性。人之不離道者。以其根於心。明道者。明此而已矣。蓋生天地者。萬物之一原。雖天地亦陰陽五行之所凝會者。也。自有天地以來。陰陽之氣。生而為五行之質。而五行之質。莫不各有陰陽之氣。則雖陰陽亦成其質。而五行亦變其氣。而原

其始。究其極。則氣陽而質陰也。氣與質合。而理行乎其間。所謂健順五常之德者。即陰陽五行之所以為理也。或全而界之。或偏

而予之。或此通而彼塞。或此絀而彼盈。而皆此一理之流行。所謂性即理也。此天命之所以一原無間。而人得之為人之性。物得之為物之性者也。

夫陰陽五行之理。既各具於人物之身。則夫陰陽之消長進退。五行之生剋制化。亦即交乘錯列於健順五常之內。而凡偏全通塞盈絀之別。其途者。又莫不各有其支派條理。是則所謂道也。此性之所以四達不悖。而人率之為人之道。物率之為物之道者也。

創記

中庸一

二

某根堂

惟其命之於天者。一原無間。而率之於性者。四達不悖。聖人之能盡其性。即能盡人盡物。參贊天地者。以此其雜糅萬變紛論百出。而不能無假於修者。亦以此蓋義理之原。既有所乘而即不能無所分者。修之所以有待於聖人也。氣質之稟。雖各有所蔽。而其良者。未嘗不在此。聖人之所以能致其修也。如慈愛者。仁之性。聖賢之親親。仁民愛物。出其中。墨子之兼愛。亦出其中。其所以能有是愛者。天命之性也。其兼者。率之為道。而過焉者。也。聖人之修也。去其莠者而已。其於愛無加損也。推之五常。其不如也。

此三句通貫人物以下。專就人言之。道也者。三句是從人人身

上指出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求善凡日用事物之間自耳目言
該以及君臣父子與素不相識之族類無一物非命之於天無
一時不率之於性此道彌綸充塞無少虧欠無少間斷靜而為
己之所不睹不聞動而為人之所不睹不聞莫非斯道之流行
此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夫惟道之體段本來如是故盡人以
合天者亦必如是戒懼慎獨又從由教而入之君子身上指出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工夫下手處蓋天命之性該乎動靜而其
朕兆未萌者或偶失於存養故當未發之時雖靜而為己之所
不睹不聞而常存戒懼率性之道達於事為而其端倪甫露者
或遂流為過不及故當初發之時雖動而為人之所不睹不聞

劉記

中庸一

三

葉根堂

而九加謹慎如是而中庸之道可得言矣
蓋其原於天而修於聖者既如彼賦之人人而戒慎於君子者
又如此聖人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特以其能自修而推之以及
於萬物以及於天地若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其純粹至善合
而為中庸之德者則亦人人有之而亦未嘗或離於人人者也
蓋不睹不聞者喜怒哀樂之未發未發則陰陽五行之涵濡於
全體者天命之性渾然在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莫見莫顯者
喜怒哀樂之初發發皆中節則健順五常之分給於大用者率
性之道保合太和者也天下之達道也此所謂中庸之德也中
庸之德未嘗或離於人人而人自離之夫惟戒懼慎獨之君子

有以致其中和推其量使無遺蘊動靜交養體用無間則吾
之性有以通乎天之命而天地位矣吾之道有以通乎萬物之
性而萬物育矣注以心正氣順分貼者心以則所謂彌綸充塞
無少虧欠無少間斷者純粹以精直與道為一體而聖人修道
之教豈能他有所屬哉

蓋修道之聖人與天為徒者也天道也體道之君子盡人合天
者也人道也而戒懼慎獨之心則皆一誠之所為也大本者知
仁勇之所自出也達道者庸行之至三重九經之所自出也自
不睹不聞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可謂費矣自闡然為已至於無
聲無臭則亦隱矣自首章至第十二章程子所謂始言一理自

劉記

中庸一

四

葉根堂

第二十一章至末所謂末復合為一理自第十二章費隱至第
二十問政章所謂中散為萬事而費隱一章又前半之樞紐問
政章之天道人道又後半之樞紐也

辨疑

天命之性即從氣萬殊中指其理之一致者言之以其通養
人物也喜怒哀樂方從人身上指其純粹至善者言之若首句便
說到純粹至善處不但物說不去人亦說不去且既如此則其
道復何俟於修即修亦只須禮樂何俟刑政耶須知其理之
顯五常在焉然於外氣稟而人欲之根亦並不在天理之中如欲
食男女皆天理上事物有之入有之聖人亦同有之所謂人

者即此天理之或過或不及而人欲之甚與不甚又於過不及
分多寡耳固非天理之外另有一人欲之性并域而居亦非性
之可以天理可以人欲只天理過不及之處微茫反覆之間使
是人欲當時在書中見得如此自以為獨得於心破膽說出然
天理謂之惡者非惡但過不及便如此乃悟何時所說不過
為程子下注脚讀書講學是博觀而參考之方豁然無疑雖
何嘗出得前人範圍耶此中庸之所以作而聖人修之君子致
之者也前輩自艾東鄉以來首句便主純粹至善者言之以至
文章家有命善不命惡率善不率惡之言誠欲補苴漏而實
乃轉益其踈脫然則朱子所謂性道雖同而氣象或異者其自
初生而已然乎將既生之後中途忽異而始待聖人之修乎又

創記

中庸一

五

葉根堂

知道也者三句不在道體上看而作勉厲責承之語喜怒哀節不
作人人共有之性情而謂戒慎之後乃有此境一章之內緊關
處刺謬有三其病皆坐泥看大全所引朱子諸說耳夫朱子非
另有一書為大全之所獨采要不過從文集語類諸書中剪裁
其語則或失其語脈輕重之次第與議論早晚之離合而語類
又門人所雜記或朱子折衷未定之言或因門人所得之淺深
而記有得失惟章句集注乃朱子律例已定之案雖早歲嘗為
或問以及覆發明之自是而後塗鼠刪討不知笑何歲月而或
問則無暇更修是以與後來所定迥異者尚多今不信章句集
注而反信剪裁之語雜記之言又不信剪裁雜記中之與章句

集注相合者而轉信其相反之說則惑也即諸書所載間有
提注語相疑難者然疑而不改則固終無以易其前說而其論
定久矣今舉或問語類中所載可與章句相發明者附識於
左以釋羣疑云

本章首節或問云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
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數句通
兼人物正所謂萬物之一原孔子之言性相近者此也又繼之
曰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前揚韓子之所云此則而
就人言即喜怒哀節之大本達道也孟子之言性善者此也喜怒哀
問云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若以純粹至善為正解
心者本皆如此朱子固已注脚分明矣

創記

中庸一

六

葉根堂

天命之性句則不當云此人物之性所以純粹至善矣人物之
性斷不能比而同之而首節又必須兼言人物則就人言者
之為指喜怒哀節明矣總之勿論或問語類及大全所引只凡兼
言人物者首節之正解也凡兼言人者通下文言之也今若但
因此處有純粹至善四字更不詳其語脈次第便盡翻章句之
正解不養讀書孟子之所謂周無遺民也又云人雖得其形
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語類云萬物
皆只同這一個源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物之性由
其同源故也又云馬之性健牛之性順即健順之性虎狼之仁
義之義即五常之性又云天命之謂性這性亦離氣稟不得

率循也是就道上說。不是就行道人說。又云。孟子說性善。全是說理。若中庸天命之謂性。已自是兼帶人物而言。性是一個渾論的物。道是支脈。恁般物便有恁般道。率人之性。則為人之道。率牛之性。則為牛之道。以上諸說。皆從氣稟萬殊中。指其理之一致者言之。不可概以純粹至善言性道也。即大全亦載朱子之言。謂天命與氣質亦相濫同。緣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亦可證然於章句之說矣。

道也者。二節或問云。聖人之所修。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工夫一有不主。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

劉記

中庸一

七

承根堂

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又云。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語類云。只看兩個故字。便是方說入身上來。做工夫也。詳味諸說。則不可離為道之體。原本來如此可知矣。喜怒哀節或問云。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其非戒慎後養成之境可知矣。

天命節

先解却易繫。方知子思淵源所自。天命二字。便是性之若尋之謂性三字。便是成之者性。天命只是說理一。之謂性。便是分殊在內。所以通人物言之。下文半性修通。一原。講去。迎而解。天命之性。通無人物言之。下文半性修通。一原。講去。迎而解。字之義。不金。無人物言之。下文半性修通。一原。講去。迎而解。不相貫串矣。既無人物。則合天地間。明通。偏全。聚散。無不。

在內。安得即以純粹至善言之。蓋惟其人物無不在內。此其率之為道。所以有待於修。亦惟其萬物之一原則。此理皆所謂有聖人特因而修之。故此節書順而言之。凡命於天者。皆謂之性。凡事於性者。皆謂之道。逆而溯之。則道雖不一。皆率於性。性雖不一。皆命於天。順而言之。者。理一而分殊。道之所以必於修也。逆而溯之者。分殊而理一。聖人之所以能致其修也。篇首一句。中庸古注。便以五行五常言之。性通人物。言自明。道先生已如此解。故朱子皆不易其說。而五行五常必冠以陰陽健順。則又參以周子之說。其義乃全。此章之義。孔疏亦大段好。惟五行五常之說。仍依鄭注。以水屬

劉記

中庸一

八

承根堂

信。以土屬知。為不當耳。其所引諸說。如性之與情。猶水之與波。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此亦稍為近似。蓋樂記之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義理之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不容說者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則所謂情也。情之善不善。皆根於性之欲。周子所謂剛柔善惡。程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氣質之說也。要之性。變動靜說。乃全方其靜時。情只含在性中。及其動時。性便流在情裏。發而中節。則情即是性。性不為情遷。情不可為性遷。若論氣質。實亦與性俱生。則孔疏又言人既有五常。性即因五常而有六情。性之與情。似金與鏤。印鏤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鏤。印情之用。非性亦

菜根堂

萊根堂

涵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使順五常之德。此語包
 涵最盡。蓋不但人與物各得理。即人與人物與物。其各得者皆此
 理之為發。不齊者。也就無理中。或得其勝。或得其一。皆此
 理之為發。不齊者。也就無理中。或得其勝。或得其一。皆此
 或得其金。或得其偏。而偏者亦或得其真實。或得其彷彿。根之
 皆從天命中。分出。是。個渾渾而兩天命。却破成兩段。各分與
 人物。天命二字。其對純粹氣質之謂性三字。除却聖人外。說不
 得。純粹至善如此。方看科舉節之義。豁然無阻。
 天命只一個源頭。仁義禮知其分派者也。萬理之源。自是純粹

至善。然天君無此氣質。此理亦流行不動。衆世間若無如許氣質。亦承其不超越。故朱子謂今緣親性便湏帶着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然雖則氣質此純粹者未嘗不在。何以人人有之。人皆肖之。故聖賢教人必於其所發驗處方扶其本。靜之妙。吳端教人其所謂本。靜者。未如有當與否。便使人人認着個本。靜之妙。便了。言當此是大分別。閭界所在。篇首三句見得此理。自天命流行出來。世間洪纖淆濁。無不承載。聖狂人禽一塗。在內。二三節見得湏是如此實用工夫。方能由教而入。方可上達乎天。喜怒哀節。方於人所發驗處。狀其本體之妙。純粹至善。固是天命本來如此。然到此方說得出。方有著落。愚所以諄諄置辨者。不但通篇文義如此。亦實見得聖賢立教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此耳。

少讀前輩文云。二儀之氣。不能有清而無濁。而本其清者謂性。

劉記

中庸一

十一

菜根堂

中庸一
十一
葉根堂
劉記
之屬於人者喜怒哀節之淵源也。然天命之純粹至善者一乘之於人物而已。各一其性。各一其道矣。中和二字乃以純粹至善者言之。然在聖人準而修之。於人在君子反而致之。於己勿論上智下愚生而迥異。即自大賢以下其差等亦不可枚舉矣。顧安得合人物之性而統名之以純粹至善乎。
首節不止是通章源頭乃一部源頭。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言天地之賦于萬物者有是理。乃有是氣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言有是氣乃能載是理也。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言理即寓於氣之中也。其曰各得其所賦之理者一理萬殊。凡昏明通塞偏全純駁皆在其中。即昆

割記

中庸

十三

葉根堂

中庸一
十一
某根堂

通塞。物為健順五常。健順五常皆善也。其不善者健順五常之過不及者也。過不及之所流極而惡之分數因之矣。品節之者使夫剛善剛惡柔善柔惡皆示以中庸之道。此聖人之所以盡人物而參贊天地者也。夫天之氣化流行有過不及而理因之是即人物之所以有過不及者也。物之所謂過不及者舉所賦之一端而言人之所謂過不及者舉所賦之全體而言而皆不能無過不及。此天命之性統萬物而計之不可遽以純粹至善言也。聖人者氣化之所乘獨得其中庸故其理之全體亦無過不及而與人同是以未發之中人人有之以其所賦有全體也。發

不必皆中節而人事之過不及者出矣。即并其所秉之過不及者出矣。雖流極至於無所底止而萬分之一猶有中節者亦非取諸他人而有之舉其一而萬者視此矣。此人性之所以純粹至善者也。蓋章句舉過不及之一言而其包括通貫者如此。自天以陰陽五行至禮樂刑政之屬以上通兼人物本節之正解也。自人知己之有性以下而就人說通下文而言之也。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即朱子所謂萬物之一原也。此節章句合易理四子書太極圖二程橫渠諸說一以貫之此節之義明一以書理勢如破竹竊恐圖看過辜負苦心至乃執泥他說而反失其正解故輒推明之如此。

創記

中庸一

三

葉根堂

人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似氣先而理後不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二語已特煞分明除却陰陽五行固無所謂氣除却陰陽五行又更從何處說理氣之根本固原於理之流行必乘乎氣二者交行於一致之中其賦界乎人物者皆不可以先後言也。又東鄉云四時五行陰陽剛柔非天命也此語看成而撥似是而非蓋不知健順五常即陰陽五行也陰陽五行四字理氣一濠在內性之所以善性之所以氣稟不齊亦一濠在內人誤以陰陽五行定是單說氣遂至悖謬不知健順五常便是陰陽五行之理其中稟受不齊便是陰陽五行之氣二者原不相離也。

凡此皆中節而人事之過不及者出矣。即并其所秉之過不及者出矣。雖流極至於無所底止而萬分之一猶有中節者亦非取諸他人而有之舉其一而萬者視此矣。此人性之所以純粹至善者也。蓋章句舉過不及之一言而其包括通貫者如此。自天以陰陽五行至禮樂刑政之屬以上通兼人物本節之正解也。自人知己之有性以下而就人說通下文而言之也。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即朱子所謂萬物之一原也。此節章句合易理四子書太極圖二程橫渠諸說一以貫之此節之義明一以書理勢如破竹竊恐圖看過辜負苦心至乃執泥他說而反失其正解故輒推明之如此。

創記

中庸一

四

葉根堂

其常而觀之。陰陽之道。故天。下。無。理。外。之。氣。自。其。發。而。中。之。理。尤。而。陰。陽。天。地。之。雜。也。氣。雜。而。理。亦。隨。之。故。天。下。有。氣。性。只。從。心。上。見。得。但。禽。獸。與。人。同。為。血。氣。之。倫。即。草。木。之。生。是。心。有。主。宰。之。義。據。此。則。是。天。之。主。宰。以。此。理。命。之。於。人。物。而。人。物。之。主。宰。遠。得。之。以。為。性。可。知。性。者。心。之。理。離。心。則。性。不。可。得。而。見。既。遠。在。心。上。則。一。本。而。萬。殊。著。已。見。於。此。此。意。早。從。天。字。上。看。出。則。理。氣。源。頭。一。濠。出。來。益。可。見。矣。理。氣。二。字。須。是。區。別。得。極。分。明。方。纔。合。併。說。得。朱。子。答。黃。道。夫。大。率。謂。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

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皆非形也。禮運言天地之德者。理也。言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者。性也。物者。形也。周子無極之真。二五之精。真者。理也。精者。氣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知云。若不如。此區別。則將有指氣為理。索性於形者。然氣不能離理。以為體。理不能離氣。以為用。即形而道。寓即氣而理。存分說合說。一以貫之。然後可以言性。

道也者三句

不可須臾離。自是道本不可離。不干人事。可離非道。仍就道體上說。乃反覆以足上句之義。非另尋出個非道者來作反對。

劉記

中庸一

五

葉根堂

此三句以道之充塞滿者言之。是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在日用事物上指點與人看。注中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正是不可離。鐵板證據。其曰性之德。而其於心者。又推原不可離之根本也。若但泛言天不可離。性不可離。猶是顛頭大帽頭語。緣此三句。只說現成體段。猶不曾落到人體道上。因其道體之密。至於如此。故君子之戒慎。亦如此。方是工夫。見面處。第十二章中言。道不可離。而舉夫婦之知能。為魚之飛躍。皆從道之體段上說。斯又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之印證也。

戒慎慎獨

戒問云。其有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

不聞也。據此。則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重地字。不重知字。重在己與人對勘。不重在知與不知對照。即一切猶覺獨照之說。可不攻而自破矣。

大學中庸相為表裏。蓋性命源頭工夫。節目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或因流以溯源。或由體而達用。亦且錯舉而雜陳之。不相背也。此篇不睹不聞之戒。謹恐懼。即大學正心全體工夫。莫見莫顯之慎。獨即大學誠意。扼要工夫。後半部明善擇善博學審問。即格致工夫。盡人物參贊天地。即齊治平事業也。

蓋太極之本體。動靜互根。是乃性命之源也。而君子之用功。亦如之。戒慎恐懼。以其動者。養其靜者。命之不已者。於是乎在。所

劉記

中庸一

六

葉根堂

以發未發之中也。隱微必慎。以其靜者。制其動者。性之有恒者。於此乎見。所以成已發之和也。夫靜而存者。非動無以存之。動而察者。非靜無以察之。大易中庸之蘊。太極通書之妙。默相照合者。於此見之。且知戒慎恐懼為主。靜之要領。即此便是未發時工夫。不必離却戒慎恐懼。別求所謂未發以前之氣象。陷空而失實也。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便是未發時工夫。慎獨便是已發時工夫。不是一串人。却看成兩截。戒懼慎獨。是工夫。喜怒哀節。是追原其性命之本體。本是兩截人。却混作一串。

程子提撮教之一字。便是從此二節看出。不睹不聞。是靜時教。

喜悅節

割記

中庸一

十七

英根堂

鄉謂此節指養成之氣象言。亦是將中節二字坐煞看了。然則未發句何以處之。即不免墮禪門作用矣。

此章分三段都是從源頭說下天命句是人物公共源頭漸次從理一說到分球道不可離是人身上游頭漸次說到工夫漸次節是一人身上不可離奉天命二字源頭漸次說到效驗而中既又是耳又是中既注胸善怒節奉道二句說戒慎獨承修道句說未既又是有戒慎獨說分腴貫更無此子含糊整而與上句相足而成文是和字源頭却正是中字把鼻情之字可却注之中處情不靜性即道不離性人同此性可見道未嘗涉人此本節正意而此句又一節之咽喉上下文呼

中而之中。而以體言。故注作不偏不倚。解中庸之中。兼體用言。故注於不偏不倚之下。增無過不及四字。時中之中。而以用言。

周子靜無而動。有是從。兩頭合到中間。已極語妙。中庸只著一個發字。但分已未。是從中間推到兩頭。更為親切。大本達道實從天下二字打穿。則下文天地位萬物育血脈已通。不則千言萬語。只重衍覆說天命率性兩句而已。注於章首。養人物言者。正從此二句及末節看出。

致中節

或疑中者性之體和者道之用則致中和當屬教之推以及人

劄記

中庸一

六

萊根堂

朱子云。既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則是此個中和。便總攝了天地萬物。不需說推以及人。可知此兩節。即條理通貫之妙。要之首節。已包羅盡矣。

修道之教卽至誠能盡其性以盡人物參贊天地者致中和之
致便是其次致曲致字根原只是說到盡頭處耳天地位萬物
有卽至誠之能化也

仲尼章

此章乃孔子直接堯舜道統處堯之命舜只允執其中一語渾而言之也。舜之命禹乃有人心道心之戒以為第渾而言之王下後世必有因任其心而自以為中者堯舜性之其德相筭重。

入聖域而不優故舜心分別以告禹乃知列聖相傳心能變化而後不失其正非若後世之標準宗者愈求其似而愈失其真也此章首節君子中庸四字即先之一語也渾而言之也又曰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即舜之所謂人心道心者也分別言之也道心勝則為君子人心勝則為小人道心勝而益致其功堯舜禹之後所以有湯文武也而在下位之君子視此矣人心勝而益肆其行桀紂之後所以有幽厲也而在下位之小人視此矣世道降則教益嚴由一語而有十六字之戒由人心道心而有君子小人之戒故此篇之末章亦以君子小人發端而之中庸者異端之賊也然者辨君子之祖述堯舜子思之而之是等小人又有小人之文添此仲尼之祖述堯舜子思之

創記

中庸

九

葉根堂

作中庸所以愈變而愈不失其正也蓋原其性情之所自曰中和語其德行之所成曰中庸而究其權度之所歸則曰時中中和是天倪中庸是地位時中是人事有此人事方到地位方合天倪孟子以孔子為聖之時即孔子所謂君子而時中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君子所以存養此未發之中也故朱子於此處特地補出以即證首章之義或謂注中以其有君子之德此德字即指戒謹恐懼其說非也朱子謂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所以發明注中又字之意據此則君子之德猶曰君子之質云爾非成德之謂也看注云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必若所言則當云雖戒謹

恐懼而又必隨時處中矣此誤自蒙引始故辨之注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補明未發時工夫而無時不中則已發之效驗慎獨之已事也

聖賢言語各有其當雖理歸一致而隨地不可那和者亦各隨其意義之所歸自有通貫處不必預設一見以勉強牽合為高如聖門說絕頂道理其日有三曰一貫曰止至善曰中庸都是一串上事然各隨所言為分別却籠統互換不得

正須各各分屬明白乃知其理之一耳

創記

中庸

二十

葉根堂

一貫如地理家說祖山相似一便是崑崙憑你九州域外南條北條千支萬脈都從此貫出至善如行路之有程途應至千里者須是至千里纔止應至萬里者須是至萬里纔止中如稱物之權一石有一石之中一鈞有一鈞之中適之則低不及則昂

是貫一不是一貫自家標出一個宗旨憑你千途萬徑都強驅向他宗旨裏去但非所謂一耳止至善三字他只消一個止字憑你掉不下的他都掉下不管甚君臣父子憑你

靜不得的他都要靜。不管甚晝夜暑寒。

總是離了至善。單尋個此字。勿惑。

乎以辨析義理為支離也。至於中也者。聖人之為中也。和喜怒。哀樂。中其節。異學之為中也。頑喜怒哀樂。無所施。聖人之為中也。庸異學之為中也。怪聖人之為中也。隨時而處。異學之為中也。懸空捉定。其為說之高也。智於子莫。而其為端之熾也。浮於楊墨。學者於此三項見得分明。則雖同一聖人之言。尚不可混。而一之。況以冰炭薰蕕之別。烏可抱騎牆見哉。凡讀書須虛心。體會。不可先橫意見。又須中有主宰。不至隨人。真喜。所貴大源。大本。緊要處。十分透徹。如射者之有的。此近思錄之所以先。

中庸一

廿

葉根堂

劉記
太極圖也。此條為諸生口說。因附錄之。

民鮮章

至字對下章過不及言。民鮮能則九注意。愚不肖之不及者。蓋凡民之不及。端賴賢知者有以導之。而賢知又失之過。必若舜知回仁與君子之強。乃合中庸而無賢知之過。即凡民亦有所興起矣。此篇首性字。所以義人物言。而後章所以說用中於民。說盡性盡人性。說成已成物。九經三重之屬。皆所以立中庸而使民興行也。可見中庸文字一線相穿處。

道之章

不明不行。則知仁之德。無以合乎中庸。過與不及。勇之分數。早。

已伏在知仁裏面矣。道不可離。以本來言之。自是與生俱來。

天下無性外之物。以人事言之。只過不及便是離。注人自不察。正對鮮知說。所謂味者中而已矣。知味則無過不及之病。味不在飲食之外。道不在日用之外。不知味者。其於飲食亦或過或不及而已。此乃比喻之體。蓋以極粗淺者形容之。以小譬大。既與祖述章說天地即是說仲尼者不同。而借此形彼。又與論語由戶亦即是道者小異。飲食何嘗不是道。但此處說不到此。未可顧慮失主也。

道其章

絕望語氣。與疑詰情懷。兩邊俱到。明藏於內。行顯於外。不明。

劉記

中庸一

廿

葉根堂

須有以測驗之。不行則一望而可決。故兩章語勢不同。

舜其章

此節首句與大孝句一例。而微覺不同。大孝章先斷後敘。此節乃呼應語氣。先敘而後斷也。首句呼起下面開察隱揚。故末句以斯字應之。細味首句語氣。正與我非生而知之者語異。而情同。惟其以大知而不自居於大知。故能開察隱揚。勤而用其。中首句作贊語。語斷不得。鄭注以此章兩端為過不及。說猶近。似以前章鮮知味。為愚者之不及。失之遠矣。此章推本於明明則知得其中。而道以行。以終第四章首節上半段之義。雖是行底意思。然以舜知回仁推之。畢竟以明為主。

人皆齊

擇乎中庸而不能守。語氣尚未重。到能守一過要且是以不能守。印證其擇之未精而不得為知也。蓋此數章脈絡。只是父子說下而舜知回仁分賓主處自在。

回之章

此章堆本於行。行則仁得其中而道以明。以終第四章首節下。半段之義。雖是明底意思。多然首二句。却須頓斷讀住。乃贊歎決定語氣。先斷而後叙也。若曰。如回之為人。則道明矣。何以見之。只看其行之終始。惟一如此。則能擇可知。所以以上二句與得一善句一連讀下。不得畢竟以行為主。此與舜大知章語氣。

劄記

中庸一

廿三

葉根堂

若不體會分明。則兩章文義皆是先明後行。有何分別。而自過不及至此共五章。脈絡不復相貫串矣。朱子謂舜大知章是行底意思。多以其承不行而言也。回擇中章是知底意思。多以其承不明而言也。恐人不知書旨。脈絡故以為不行由於不明。如舜之明。則能行。不明由於不行。如回之能行。則明也。然舜知也。回仁也。惟舜之知。乃可以成仁。惟回之仁。乃可以成知。惟若子之勇。乃可以成知。仁又恐人因脈絡而失賓主。故於舜大知章注云。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回擇中章注云。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總注復以舜知回仁分賓主言之。

天下章

勇字意在下章。而此節已暗伏知仁勇三項。中庸文字。整齊中自有變化處。但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而所列知仁兩項。亦皆近勇一邊。所謂賢知者。過之之事。蓋明道屬知一邊。行道屬仁一邊。而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則勇之分量也。第四章已伏此。

案矣。中庸不可能。是民鮮能結穴處。是唯聖者能過脈處。總注云。亦承上章以起下章。從此體會。則天下爵祿二句。是承上白刃句。是起下此間須有一折。不可先作三平說。直到中庸句。方總承之。然而亦有賓主。故問強章末節注云。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尤可見。朱子謂三者做到恰好處。便是中庸。可知注中。然皆倚於一偏。是從末句懸斷之。非坐煞之也。蓋不

劄記

中庸一

廿四

葉根堂

合中庸則雖均之辭之蹈之。似難而實易。此其所以皆倚於一偏。若硬將三者早坐煞。一偏辭意都成隔碍矣。

問強章

中庸之勇。總是無過不及。南方之強。却似不及。一邊北方之強。却似過一邊。和而不流。則不至於不及。中立而不倚。則不至於過。不變塞焉。則是以中庸為南方之強矣。至死不變。則是以中庸為北方之強矣。聖人言語。固不必拘。比較如此。但其理自相貫。故其文字之塞密。亦自然如此。有賢知之過。亦有愚不肖之過。有愚不肖之不及。亦有賢知之不及。故此及下章。凡不及。及。又就一過說。凡過處。又就不好一邊說。如隱怪亦過之。

之類半塗亦不及之類也。

素隱章

素隱行怪。便是異端之祖。後世有述聖人固逆知佛老之必熾其端矣。隱怪乃異端之最。高明者遵道節亦聖門之沉潛而透。弗為弗已。從旁人看來。只此便是末節分量。然從孔子自家說來。此間須有一折。世間不為隱怪者。未必即是中庸。遵道不已者。未必即能避世不悔。如此看。則末節分量乃圓足而聖者一句。并非辭其名而受其實也。避世句不在境遇上說。只依中庸念頭合下便打。算如此一直做去。更無回互。須知堯舜

割記

中庸一

五

葉根堂

文周之依中庸亦即此避世不悔的本領。非謂窮而在下者也。唯聖者三字。即後半部一切唯天下至誠至聖之根本。中庸首章作冒。惟末章總應之中間大段落。皆分應首章。皆以孔子結之。修道之聖。集中庸之成而示之的者也。其分應首章次序。皆由後及前。首章末二節乃中庸之義。所自出。故自第二章至此。皆言中庸。而以孔子之能盡中庸結之中二節。言道不可離。故自第十二章言費隱起至第二十章。皆言道不可離。與入之所以不離道者。而以孔子所言外王內聖之全結之。而天道人道二語。則性道之同氣稟之異殊。途同歸貫以一誠。以為後十二章發明首節根原。故自第二十一章言誠明起。皆發明首

節之義。而以孔子之小德大德結之。至聖至誠兩章。皆就孔子

小德大德推廣言之。而至誠章經綸三句。又從首節修道句逆推而上。即末章總應者。亦由首章言工夫處逆推而上。以至天命之無聲無臭而止。蓋中庸之極功也。此章聖者二字。子思引此開大舜文武周公之統緒。而以孔子之祖述憲章集其成。即一切至聖至誠之根原也。而能之一字。在前面則以民鮮能。不可能發其端。在後面則以己百己千之能。推而至於能盡其性。能化能聰明睿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而要之以其孰能知一語。以終發端之意。是則此章之脈絡。所以通貫於無窮者也。舊注分章其離合殊不可解。即如此章及費隱章合而為一大

割記

中庸一

共

葉根堂

率因中間避世一語。遂牽連將素隱費隱都作隱處不仕之隱。就中一切道理。皆從此說去。可知學庸二書。不經程朱亦不免千餘年長夜。夫今所傳鄭注孔疏。非古本中庸乎。程朱而後操戈者。不疑於中庸而獨致疑於大學。豈知中庸章句。若不如朱子所定。又奚異於大學之錯簡乎。

費隱章

第三章始提出中庸。以次由賢知愚。不肖之不明不行。而及明行由明行而及勇而終之以聖人。皆未嘗形容道體之妙也。此章始言之論工夫。則愚不肖不及賢。知賢知不及聖人。論道體則雖以夫婦之愚不肖而猶有明行。以賢知所不及之聖人而

明行亦不能盡與知與能道之不可離也。不知不能亦道之不可離也。此其所以為中庸也。只論道體。若粘定君子只次節便說不去。通章但言道不可離。而人不當離道之意。自在言下。末節亦非從君子身上著工夫。但看結上文三字注語可見。費隱兩字並說不得。隱即從費內見得。故全章無一語另說隱字。但而字須兼兩意說。乃全用雖廣而體則微。是橫說用之廣。廣即是體之微。處是直說。周子無極而太極與費而隱是一般話說。與知與能不知不能。譬諸水然。一勺之器也。盛得住江河之量。却留不住其大。無外是他和天地都載了。所以更無有載之者。其小無內。是天地間萬事萬物都被他條分縷析破。

創記

中庸一

廿七

葉根堂

到盡頭。更以無有破之者。禹之治水。堯舜知能所不及。周公之禮。禹湯知能所不及。行夏時。用助法。又周公知能所不及。蓋道體是流行充滿的。聖人只能隨所值之時。隨所值之地。擴其分量。其所未值與值而無可如何者。雖聖人亦留以待。雖天地亦留以待。為飛節是言天地間自上至下無處不是率性之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乃腳踏實地語。若藉助蒙叟機鋒。直乃觀面千里矣。此及川上節見得破。皆極平易親切之言。而世間萬千道理已無不涵。深。其中不得其所謂平易親切者。致乃別以高妙裝點幻化之。則是以吾聖賢為不及莊老。誰後世之酸醎糟粕。以釀和上古之太羹元酒也。談理家好為。

通火之言。正坐識不足耳。夫婦節橫說。為節。豈說故一以小大言。一以上下言。末節總結上文。夫婦天地。總是小大二字。端字至字。即上下二字在其中矣。更支離別解不得。若以為一切道理。一切功夫。必從夫婦起。除非此章是論庸行。不是說費隱。總可且謂此章包括此意在內。則可謂此章部位正意。則不可。與知與能。正以夫婦二字合下。便在天理路上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此只是父母二字循環無端。處未成夫婦之先。多少曲折。只是各以其所受於父母者。相託體焉。奉父母之遺體。而託非其人。便是不孝。可知造端乎夫婦。即此便是庸行之始。察乎天地。即此便是庸行之至。雖此章說不。

創記

中庸一

廿七

葉根堂

到此而根原早伏矣。造端二字。原不是著意語也。只當個察字看。夫婦乃察之小者。天地乃察之大者耳。如此看。真是包括渾淪。即上下二字。都融入小大中矣。朱子謂此只是疊說上文意思。

道不章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是言道之本體。可離非道也。乃反言以明之道。不遠人。是言道之功用。人之為道。二句亦反言以明之。句句針鋒相對。以費隱章及此節推勘之。則道不可離之言。道體不是貴重人身。益可見。次節以人治人。三節推己及人。末節以求之人者。反之己。故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按考上柯。

長三尺。凡造車若轂輻之類。皆以柯為之度。只柯字內便有法。則的意思。此是柯字源頭。不可不知。天地間惟有肅行。傲不盡。四者之未能。非故作退遜語。是聖人實見得道體之無窮。所以為人倫之至。若自以為能。非退即不及矣。中庸二字從第二章始見。頭面中之為言。備矣。庸字則發端於此。此是子思著書極細密。又極變化處。庸字雖言行并舉。而有餘不足。略見低昂。要只庸行二字。足以括之。故章句於大孝三章。言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中庸一書。一切眼目。皆從孔子點出。隱現相承。脈絡相貫。

素位章

劉記

中庸一

光

葉根堂

無入而不自得。或問謂無不足於吾心。假如說素富貴。不成說。乘田委吏。不足為須。為司寇。方足於心。素貧賤。不成說。蔬食菜羹。不足祭。須是君賜。方足於心。其所以無不足於吾心者。所性分定。故能素其位而行。若說作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假如素患難。則如之何。說道理便不完全。不願外便是素位本領。橫渠謂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如此說。不尤最精。此章言道即境。而存隨地。而足極之於富貴貧賤。在上在下。莫不各有當然之分。可謂費矣。然道之主宰乎是者。初非有端緒之可尋。而君子之立命其間者。亦未可徒求之形迹。是則所謂隱也。蓋亦本上文道不遠人之意。而推言之。

行遠章

由詩之言。妻子為卑。邇兄弟為高。遠而宜爾樂爾。則兄弟為卑。邇室家妻帑。又為高。遠由夫子之言。則兄弟妻子為卑。邇父母為高。遠由于思引之之意。則又相遞於無窮。一粘著便失語妙。不得注中意。字真詮矣。詩本為兄弟作。宜爾室家。承前章和樂且孺。說樂爾妻帑。乃承和樂且耽。說此處固是斷章。然詩之本義。却原不相妨碍。雖渾淪說去。自有部位暗藏在內。講說家至以宜爾二句。分頂上四句。則全然不是。遠人素位。及此章皆以其費之小。若言而費。隱章內之小。大上下。即此遠邇高卑之盡邊極界。和盤打算者也。遠人章則恐人徒求諸高遠。故以

劉記

中庸一

三

葉根堂

卑邇示之。素位章則遠邇高卑。各示以分限。使之各盡其道。至於此章。則從而兩交界。移步換形。逐層相遞。處言之。又即費隱章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之體段。之見於功用者也。

鬼神章

陰陽五行之運行。合散處。不可名狀。故以鬼神言之。鬼神是二事。其實一事。以其非虛假。故謂之二。氣以其無間斷。故謂之一。氣其屈其信。如環無端。不見不聞。與體物不遺。亦如環無端。此所以為不息之誠。而不可揆也。屈非實屈。信非實信。則是虛假而非誠矣。屈而不信。信而不屈。則有間斷而非誠矣。夫君子之道。費而隱。亦如環無端者。陰陽五行之運行。合散至費至隱。

厥惟鬼神之德足以括之故中庸於費隱之極指出鬼神即於鬼神之極指出誠字人秉陰陽五行之理即聚陰陽五行之氣其氣之真實而無妄者即其理之真實而無妄者其理之真實而無妄者鬼神體物之誠也而氣行乎其間矣其氣之真實而無妄者人心之誠之通乎鬼神者也而理行乎其間矣則亦非有土也有是理即有是氣有是氣即有是理有是性即有是誠有是誠即有是性故中庸首言性而中言誠末乃合而言之此至誠之所以能盡其性而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道也者性之率也理之主宰乎氣者也不可須臾離者一誠之所為也氣之彌綸乎理者也上夫之載無聲無臭鬼神其昭著者也性之

創記

中庸一

卅一

葉根堂

盡也誠之至也費而隱者也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亦不害其有先後又復循環無非至理但看從甚麼處說起則當處便自有先後也又云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神為神而歸為鬼又云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魂魄無盡所以誠意所格有感必通又云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為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遊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皆此章最精要語自大全采擇不純此等語皆遺棄學者見亦鮮矣朱子言天道之誠

亦曰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無妄者也夫以一元之氣流行於天下之物而天道之誠見焉然則此章誠字之義固可得而言矣鬼神以氣言誠字亦以氣言緣是從發見上說蓋語其根本惟其實有此理線得實有此氣語其功用惟其實有此氣線見實有此理首章天命之原後半至誠之妙都從此章貫注須洞徹其所以然處方知理氣不相離也固不是鬼神外別有個誠亦不是說鬼神即是說誠鬼神是氣化上事其實有是氣化者誠也只是個陰

創記

中庸一

卅一

葉根堂

陽五行其無形象可言者便是天命之性其有形象可言者便是鬼神之神天命之性理一本而氣萬殊道之所以有待於修也鬼神之德氣萬殊而理一本誠之所以能盡其性也

中庸二

大孝章

此章次節乃極言其效若首節則臚舉大孝之實錄固是事。皆從孝做成然不得便主效驗說主效驗說則次節為判語矣。德為聖人乃顯揚之大者為天子有四海乃尊養之大者。而宗廟饗之下而子孫保之又報本追遠之大者此二句蓋謂及身與後裔皆得崇祀其親也。東陽許氏謂宗廟句却是就舜身上說舜傳禹禹即位祀舜為宗然則舜先已祀堯為宗豈有藏其父而不宗又以其身受宗於異姓而孔子乃特稱為大孝乎。

讀中庸乃知以瞽瞍為父而宗廟饗之終是大孝終是舜之大孝夫堯舜之禪讓以道統傳天下者也非若後世國祚中絕外藩入繼有似續之義文祖神宗舜固不廢堯之祀然堯自有子舜安得代為之子而自藏其父之宗乎總之汎於宗堯宗舜之說而不達程子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惡如幽厲不害為所生之旨而又不顧此章文義之難通也今以孔子之言證以程子之說則舜之宗堯而不宗堯也明矣此事辨之已悉別具證疑編內而尋繹此章尤為確證又適見蔡州黃氏之說以為上古郊廟之制舜禹皆仍舊如今之歷代帝王廟至於松親則另設宗廟以奉祭祀兩者未嘗合一并行不悖故舜之所郊者堯也

劄記

中庸二

葉根堂

而私宗則臚禹之所郊者舜也而私宗則錄斯言也其亦常見於程子之說而擬議之者與國語言有虞氏郊禘宗廟足證祭法之非但此亦從後世子孫言當舜之身未有不宗其父者觀堯都平陽舜遷蒲阪禹又遷安邑其為另立宗廟可知而平陽蒲阪之舊都與其所立之廟則使其子孫守之斷不至居其官而遺其子也郊堯郊舜本天位之所傳舜禹亦止及身其四時祀事亦使其子孫自主之耳詳具證疑編內篤厚也鄭注謂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是照下培覆作兩邊說然上面特冠天之生物四字是就好一邊說蓋傾者只是因之無可因耳保佑命之是總括上文一句以起申字之義不是從新

劄記

中庸二

葉根堂

臚列言既保佑之而命為天子又自天申之亦非保佑命三字一齊排列也首節就舉大孝之實次節乃言其效即所謂受命也第三節說天生生物只是命字引練第四節詩辭又只是受字印證末節乃總收之是繼遷舜之大孝即是為凡有庸行之至者推廣言之也事親事天祇此一理相貫一氣相通只事親之至便可以事天受命特事天之顯然者耳如此方看得大德必受命的源頭透徹亦可豁然於程張呂游之說矣第十五章言順父母十六章言鬼神此章言大孝言受命分明是合併上兩章脉絡處

無憂章

割記

中庸三

三

策根堂

度精微到恰好處。此周公之中庸也。創前人之所未有。懣天下之所同願。此又周公之隨時以處中也。世之說者。因此節無追王文王之文。遂謂文王已自稱王。游氏辨之曰。泰誓三篇皆稱文考。至武成柴望後。乃稱文王。仍稱其祖為太王王季。然則追王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太王王季。則以其未受命而有所未暇也。此其為說固可破流俗之妄矣。然竊疑猶泥於泰誓武成之文。而其義則有所未盡。泰誓雖稱文考。而武王已自稱王。泰誓可信。則是武王未即位時。不已先文王而稱王乎。武成既稱太王王季。則追王之典。何待周公。且其言曰。先王建邦啟土。先王有

后稷也繼之以公劉則祀於周廟者早已上及先公武成可信則中庸之言不刺謬乎竊以為恭誓武成之稱王者皆史臣追叙之辭而聖人考覈精嚴則一切當以中庸之言為斷六周家世守侯封典禮匪朝伊夕周公少而明聖當文王時已擅禮樂之才非比漢高提三尺劍一旦草創綿蕞間也武王在位七年而終所謂報祀后稷也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此三大禮也無七年之久尚未舉行之義欲則文王之禮先而后稷之為天子也斷自武王時上祀之義欲則文王之禮先而后稷之為天子亦可見矣推追王上祀之典雖創始而後制未定苟有司禮樂方行其事如今季上冊寶之時恐是且呼喚作王至周公制禮樂王既王之太王王季王述所著則宗祀之所不及也故周公始追王之祀祀后稷以配天后稷配天古失而不及也故周公始追王之祀祀后稷以配天后稷配天古失而不及也故周公始追王之祀祀后稷以配天

中庸二

四

菜根堂

精仁孝之心。上治旁治下治。以推及無窮而為治於萬世。此則同公所以盡中庸之道也。又按此及達孝章并易象順天應人。此存優劣之見。夫此文王平叛以事而武平叛之復讐。此者安在而況中庸乎。蓋文武之德。自有差等。武王之德。勉強惕厲以成之。文王之德。適化存神而出之。大王之德。能使族者終以大王之之心為心。大禹所謂克己之民。皆以克己之心為心。克己之心。即紂之終惡。目分之二。亦泰寬不以克己之心為心。雖則如殷。父母孔。通。周文王仁政有以庇之。雖紂亦不桀。文王之所也。至武王時。不但親者。難殺。清之。如殷者。是昆。文王之國。是德有差等。實亦天地之時勢為之。守君臣之義。於天下矣。則一人文王之所得為也。際。離后之問。被天下以泰。一人文王之所不得為也。天生民而樹之君。君難虐而民尚可安。猶以君為重。民已離而離之德著。則治民為重。二者皆敬天之惠於人者。權其輕重而已矣。此間尚答傳旁乎。

達孝達字。固是包却上章三達字在內。而其義蘊猶不足以盡之。故注云天下之人通謂之孝。以美深入人心而獨得乎天下。

之所同。然正為下文繼志述事。所該括甚廣。制祭祀之禮。時其大端耳。若便以此盡達字之義。却反狹看了。夫孝者一節矣。夫孝者節注云。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下文自是本章下文。所制祭祀通於上下者。即前章斯禮也。一段。蓋謂繼述則續緒成德。乃其大者。而下文所言則前章祭祀之通乎上下者。猶未及乎天子極盛之大祭。而此處乃推暨言之。講章俗說。全不體會。又如以春秋二節皆主時祭說。不知春秋節統舉修理陳設之大概。合太廟羣廟皆在其內。以為四時之祭。則可。至宗廟節則專主太廟言之。乃大袷禘祭之極盛者。以明禮意之備。若四時之祭。安得如此。而節相因而事有詳略。

劉記

中庸二

五

萊根堂

意有輕重耳。又有以時袷大袷分屬而節者。但宗廟節固係大袷。然不應遺禘祭。而天子四時之袷。行於夏秋冬而不行於春。則春秋二字未為確詰也。又如以春秋節為敬其所尊。宗廟節為愛其所親。不知第五節承上兩節推其義。以見其孝。即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不僅修祖廟數事。而愛子孫臣庶。又豈獨廟中而已乎。又如注中其字指先王。而講章謂單指文王。坐不著。繼述節注耳。上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則武王之繼。迨固連太王王季在內。而周公成武王之德。則周公之繼。述并連武王在內。豈惟如此。即末節郊禘亦從達孝推來。總見聖人畫倫畫制。隨其分之所至。恰如其量。此孝字直推到始祖直推。

到始祖之所。自出直推到本天而止。直推到天下萬世充其禮制而無所不之。世俗但以孝為子事父之名。故疑武王不當及其祖而周公不當及其兄。猶之後人習尚相沿。致以先君之禘。為亡父之私稱。而不知傳記所載。婦亦稱其夫弟亦稱其兄。孫亦稱其祖也。夫祖孫猶一氣。君父猶一體。考妣之稱。直及始祖。合萬國之歡。乃所以為孝。周公制禮作樂。以祀文武皆所謂先君也。後世不明此義。雖有繁重之文。謂是一人之私孝。則可謂是天下之達孝。則不可。時文家案此。不論久矣。然此理所關甚大。不可不知。嘗舉四時之一。注已分明。至祭統云。禘陽義也。嘗燕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

劉記

中庸二

六

萊根堂

嘗此所謂禘。乃四時夏月之祭。即周之禴。祭雖連舉禘嘗二字。却與此章之義無涉。禘嘗似皆有追遠之意。天子月祭不及二祧。享嘗乃止。諸侯月祭不及太祖高祖。享嘗乃止。是則時享之祭。莫盛於嘗。以其所追者遠也。禘則所追者更遠矣。禘嘗二字并舉。義或如此。上文自春秋修祖廟一氣說到孝之至也。無暇說到郊社之禮。至末節方補出與宗廟之禮對言之。皆達孝內事。非另外推廣言之也。禘嘗之義。即約舉春秋兩節祀事也。注不言后土者。省文也。按后土有二。中央土官后土者。五行之官也。句龍生為后土。死配社者。配食之神也。若其與上帝對舉者。即地也。以天為帝。則以地為后也。凡言后土者。非即指。

社鄭氏辨之詳矣。又按郊社對舉者。社乃祭地之名。非以社為地。亦非祭社。即祭地。蓋特祭天在園丘。特祭地在方澤。因事祭。告則祭天於郊。祭地於王社。郊即南郊。王社亦在南郊。特祭一歲各一舉。父天母地。尊之也。因事無定期。出告反。而親之也。此郊社之名義。所由始也。其後則但言郊社。而特祭與因事之祭。皆統舉之矣。亦有社稷原委詳證。故編內此其大略也。

問政章

為政節。遂魯自外。鞭辟向裏。仁孝是築底處。仁者節從仁生出。義從仁義生出。禮皆言理之自然。發洩者君子節。又從仁義禮推出。智來則就人身上指出。工夫之逐漸相聞者。合而言之三。

劉記

中庸二

七

葉根堂

節書。通淨渣滓。只銓液。出修身。親。尊。賢。三項。尊賢。即為政之人。親。即修。道。之。仁。而尊親。又皆所以修身。知天知人。不過知此尊親之等級。三項明。而九經之綱領。早伏於此矣。蓋九經以修身為首。而敬大臣二句。則尊賢之等。所推也。子庶民四句。則親之殺所推也。以道即五達道。之道。仁亦即三達德之仁。修。道。以。仁。即。以。達。德。行。達。道。而。五。倫。之。道。未。有。不。託。始。於。親。者。故。此。處。但。言。仁。字。而。此。三。節。亦。皆。從。仁。字。生。出。仁。者。愛。之。理。心。之。德。與。誠。字。最。為。切。近。合。義。禮。智。只。歸。併。一。個。仁。合。仁。智。勇。只。歸。併。一。個。誠。但。看。下。面。順。親。誠。身。繫。連。處。可。見。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字。已。獨。當。一。面。矣。義。禮。智。皆。仁。之。所。推。而。知。天。

劉記

中庸二

八

葉根堂

應。知。從。為。政。在。人。通。通。到。仁。字。上。仁。者。人。也。又。從。仁。字。回。轉。到。人。字。上。此。是。人。字。顏。母。處。下。文。達。道。九。經。皆。人。之。屬。也。此。是。人。字。微。尾。處。義。者。宜。也。宜。即。人。之。所。由。準。則。也。故。九。經。於。修。身。下。便。列。尊。賢。又。須。看。後。面。誠。身。以。事。親。而。信。友。獲。上。治。民。皆。從。順。親。推。出。可。知。事。親。之。仁。乃。九。經。修。身。以。下。一。切。之。本。故。九。經。之。所。列。親。不。干。父。母。事。乃。事。親。之。餘。即。敬。字。上。事。尊。賢。即。知。人。信。友。乃。事。親。之。開。紐。而。敬。大。臣。體。羣。臣。即。等。字。上。事。解。此。則。九。經。自。修。身。而。下。無。非。是。親。之。教。尊。賢。之。等。乃。知。由。仁。義。之。行。等。教。而。生。禮。禮。即。九。經。之。目。不。止。首。尾。一。齊。貫。串。而。羣。疑。亦。盡。釋。矣。人。疑。等。敬。是。事。禮。是。性。謂。當。是。禮。生。等。教。不。知。等。教。

之事即是仁義之性。次序如何顛倒得。知天知人猶大學之物。格知至乃工夫入手處。朱子恐人誤看。作諸境盡頭處。故特以又當二字分別言之。精看禮字。粗看等殺。正坐不明此意。仁者節禮字。是先王所制之禮。由仁義而生者。下節天字。蓋禮之所以然。與仁義同根於性者。其實只一串。然書理各有分限。故注於上節云。節文斯二者。可知就人事說。下節云。皆天理也。可知從本源說。解此則等殺生禮便是從仁義生出。禮來由源以導流也。知等殺之皆天。則仁義之分數益精。由流以溯源也。故知天者。非末梢神化之境。乃窮理扼要之地。即下文三達德。智字根原。非是重說禮字也。伊川云。不知人。則所與或非其人。

劉記

中庸二

九

朱根堂

取由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達道句已見首章。不待言。三達德。則道之不明不行。已含知仁在內。過不及已含勇在內。所以大舜顏淵子路相連而出。蓋此章之脈絡也。此章自為政在人。以下三節。又復錯舉而雜陳之。于頭萬緒一線穿采。而知仁勇三字。始銜口而出。究之達道也。知仁勇性也。一誠也。一部中庸。無非此三項。獨此節乃總而言之耳。分片段。嚴如萬川月映。歸總會。嚴如六轡在手。方解看中庸文字。明道謂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此是誠字源頭。又謂常思五倫有多。少不盡分處。此是誠字工夫。缺所以說行之者一。上文說所以行之者三。接手說所以行之者一。

固是誠然。不止字面未曾說出。即意義亦未曾說出。從上文言之。只是說三者只歸併這一件。從下文言之。則三達德之合而為性體。資分者亦有三者。亦只歸併這一件。三達德之分而為事業。綱紀者。遂乘之為九。亦只歸併這一件。蓋章內四一也字。前後兩處。明指著誠中間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暗含著誠亦只謂同歸於實有諸已而已。都是不曾說出。方見中庸文字一氣相承。逐漸指點之妙。直至後面方纔說出。所以行字。早是說誠。中庸前半部說明行。後半部說明誠。此章乃前後樞紐。所以行之者一。正是中間貫注處。及其知之及其成功。亦只是誠字工夫。到盡頭處。則生安學利困勉同歸於一耳。

劉記

中庸二

十

朱根堂

字只各與上文所屬列者對勘。不是作誠字注脚也。生安節以其性體之分限而言。德雖同出一源。而用各不同。故三知為知。三行為仁。而知行之與力而終歸於有成者。為勇。生安之知仁不賴勇而裕如。學利困勉之知仁。非勇便做不到。以其氣質之差等而言。德雖可以同歸。而所入之途則異。惟其生知是以安行。舜之大知是也。惟其利行。所以學知。顏淵之仁是也。勇到一分。則知仁到一分。勇到十分。則知仁到十分。子路之勇是也。故生安以知該之。學利以仁該之。困勉以勇該之。須兼兩層說。方盡。生安節乃學利困勉之七。及乎達德者。直與生安一例。好學節即示以及之之路也。講章或單就困勉說。非也。中庸文

字密緻。但看結末數節。擇執以下分應處。方知無入設。所以修身直倒捲向為政節。去治人治天下。直倒捲向文武之政。去國此遂說九經。凡役屬諸侯及蠻荒犬牙相錯之地。皆各受其本國節制。去王畿絕遠天子威令之所不行。惟懷諸侯乃能畏之。天下舉極遠而言非謂百姓也。此盛則彼衰。此消則彼長。其中樞紐甚微。轉關甚大。去諫三項緊接一而字正是合併處。不是一邊除弊一邊興利也。忠信重祿只是體羣臣的實事。且莫貼定士說。只榜樣應在這裏。未來者都信得過。只此便勸耳。羣臣乃已仕者士則通未仕者在內。猶之諸侯指中國有土者。天下畏則通。范服蠻夷在內。九經惟此二項是推。

創記

中庸二

十一

朱根堂

廣說方包括得盡。思信重祿若上邊猶帶權謀作用。下邊不免貪鄙肺腸。便與聖功王道相去萬里。周禮行人諸侯世相朝。或疑此處當兼諸侯在內。但九經乃總括文武之政。故注專以天子言之。諸侯之禮新即位者。國大則小者來朝。國小則大者來聘。係敵國則交相往來。此周禮注疏之說也。而國語言天子制諸侯。使五年四王而一朝。蓋謂五年之間四聘於王而一朝。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此朝之又一說也。大率皆同方嶽之諸侯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春秋時諸侯鮮有朝王者。而弱小遂致旅見於強大。且直受之而無復往來之義。故凡春秋之書朝聘者皆綴之。若此章則本未及諸侯之自

相朝聘也。前面為政節三以字仁者節兩大字。故君子節四不可字便是。陳字根原所伏有。天事之前定。有人事之前定。皆豫也。在下位節推言前定之意。正與前面三節相表裏。誠者天之道。即誠之豫於天者。誠之者人之道。乃誠之豫於人者。大道是誠字。來路人道是誠字。去路生安學利。因勉一例都從去路中行。惟生安者行其所無事。只當遇來人一般。學利國勉須是儘契精神氣力。方不與來路相左。擇善固執。注言學利以下之事。則因勉亦包在內。下文方分別言之。博學節五之字便是誠之者之字。

自誠章

中庸二

十二

朱根堂

此是後半部中庸咽喉過接處。總是言誠而誠有誠者與誠之者之異。故分別言之。明字在前章就工夫上說是從誠字上西追原出來。此章就分量上說亦是從誠字裏面推勘出來。誠明兩字須從如環無端中分出個順逆。若此處便呆板對舉。便不得從二章脫卸過脉之意。且侵却下數章支分派別處矣。末二句意義已寓前四句內。不過申明咏歎不必另增注脚。前章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誠明兩字發端處。要之前半部明行而字已發端矣。前章內生知安行一節仍是明行對舉。而曰知人曰知天曰知斯三者此則端言明也。於達道達德則曰所以行之者一於九經亦曰所以行之者一此則端言行而行必以誠

此又後半部之所以言誠明而不言明行者也蓋今而言之明行統歸於一誠分而言之以行之充滿無間斷處便是誠所以言誠則更不說行然理只一串隨地膠粘不得如下文盡性致曲兩章是分而言之而朱子以察之由之解盡性之誠可知是明行統歸於一誠又如誠者自成章言人道却從誠說起蓋不誠則所明之善亦消歸無有仍是就他明處指點出誠字來根去路亦可知是明行統歸於一誠惟大哉聖人章從君子說工夫是誠明而進而至聖至誠兩章則各舉誠明之極致也此章雖分而言之仍是從合併中抽出來說此中脈絡須看得無此子疑竇方豁然有一部中庸可以橫口說出若如舊注解自誠明

劉記

中庸二

三

朱振堂

為由至誠而有明德解自明誠為由明德而有至誠雖却本屬脈絡攝攝大學真乃霧裏看花矣

盡性章

中庸言誠屢矣言至誠始此盡性參贊直從首章來有分有合有原有委有漸次有一滾直下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中庸之能專畢矣盡之云者於衆理中無遺理於一理中無遺量自內及外自近及遠無一非白誠而明者也盡性參贊其理固無虧其分本相屬能盡物之性一句又包羅上文一切在內語氣略一頓但看上文都是能字下文便換可字可見此句之下一氣說出更無層次盡人盡物節之有事業即贊化育參天地

亦都從事業看出不是懸空說個道理只一切皆性字所包含誠字所充滿耳贊化育便是盡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能盡其性即能盡天地之性特分層次完全說與人看耳性之德本皆實有無少虧欠此天心之主宰所以賦予乎人者天道之誠也能盡其性則以人心之主宰昭合乎天心而無間人道之誠於是為獨至矣性不可見須從心上見得心無不實則理無不實矣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朱子言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此是從全邵中肅看出中庸一書言性不言心異端認氣為理大抵都從心字上走作心最難言中庸雖不言心凡言誠者即指心也天地

劉記

中庸二

十

朱振堂

位萬物育由於戒懼慎獨誠之所始也闇然為已充之至於無聲無臭誠之所極也心不可以虛言所謂誠者盡其心而已矣中庸無一語涉心字論語雖間及而亦未嘗特闡其體用直至孟子始放膽言之蓋有中庸以立其基而後心之為說始四達而不悖此道統一脈之相為始終隱現者也不明此義則無以達中庸誠字之旨矣夫言性而不根於心則虛而無所寄言心而不本於性則將拘於用而遂失其體合中庸孟子而一言以蔽之亦曰惟能盡其心者為能盡其性而已矣惟能知其性者為能盡其心而已矣理無形而氣可驗至誠能盡其性只從氣上面見得氣上面清明完粹方能於理上面無絲毫欠缺故

人之有心一氣之所張弛即聚理之所聚散也

致曲章

以字分限不同。曲字發越亦殊。而致之功。則合學利固勉而一之。致之云者。亦於衆理中無遺理。於一理中無遺量。由內及外。由近及遠。無一非自明而誠者也。次字從至字來。曲字從性字來。致字從盡字來。形著明便是能盡其性。動變便是盡人物之性。化字便可入參贊地位。只能盡其性是渾全氣象。形著明則以漸而幾耳。動變化又較捷些。至誠與天地參。致曲者與至誠偶語。對針異處。同處使人自見於言外。此致字即首章致中和。致字發端。展推而致乎其極。則天地位萬物育亦不亞於至誠之參贊矣。此之謂化。致曲是從氣象上下手。起

劉記

中庸二

十五

萊根堂

前知章

前知之道人所共有。誠不至則難見且動焉。而不足相感也。要之只是誠則明耳。中庸誠字從鬼神章發出。故此處贊至誠之妙。亦以鬼神言之。下章自成自道不誠無物。成已成物。即體物而不可遺者也。至誠無息一章。則誠之不可揜者也。大哉章收繳前半部中庸洋洋之優。蓋即贊德章之小大以迄於遠邇高卑者也。尊德性道問學則誠明交致其功。以終明道行道之意。而大德備矣。末節又逗出下兩章收繳大孝達孝達章盡倫盡制以終文武之政。示從周之義。垂後王之法。而王道備矣。夫天

德王道惟仲尼之中庸足以括之。而仲尼之聖所以與天地同

其大者。聖誠而已矣。故以至聖至誠二章極力形容小大之德。

以見明行同歸於一。誠末章又總括言之。由為己之誠以達於

天命之性。而中庸之道畢舉矣。此數章注疏儘差異。如說致

曲則人得見其功。若至誠則不形不著也。禎祥妖孽皆為有前

知之至誠而出。又如以四體為龜之四體之類。

自成章

此章三節。首皆著誠者二字。而義各不同。此二字的當即肌分理。勞脈絡洞然矣。首節誠者二字言實理之原。於天者誠之體也。次節言實理之具於物者誠之用也。三節言實理之盡於

劉記

中庸二

十六

萊根堂

人者。誠之體。用所以兼該也。誠者自成。通人與物言。而道自道端就人言。注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本節正解也。又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則又皆就人言。所以為下文設也。在天為實理。在物為實事。在人為實心。皆誠也。故節首皆冠誠者二字。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追原說而明善者又不可以不誠身。此意從此章補出。而道自道即明善中許多條件不誠則不明之善亦消歸無有所謂無物也。從此探討下落。方知後半部中庸無非此誠明兩字相為表裏。離合此章口義大率謂實理之原於天者乃民物之所以自成。既有此各具之理。即有比當行之道。而人之心為最靈。則道者人

之。所當自行也。所以事。物。皆此實理為之終始。人必以實
心體之。則事。物。皆實理之流通而通行矣。若無此實心而
不誠。則事。物。皆假合之迹。是謂無物。蓋理雖在物。而道之
在我者。有所不行矣。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能誠則自成。自道而
有以成已矣。是謂誠者。我既有以自成。則我之道行。而有以及
物。使之亦有以自成。成已成物。皆吾性中實有之德。其為成也
既無已物之殊。則其為道。亦安有內外之別。於是以我之實心
推吾性中之實理。而道無不行。以時措之而皆宜也。誠之為
貴。只此便是成已。故注於末節。開口便云。誠雖所以成已。可見
脈絡相貫處。又須知首節自成。自道。便是成已。故誠之為貴。注
劉記 中庸二 十七 朱根堂

云。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
可知誠之為貴。即首節自成。自道之謂。即末節成已之謂。性
是成字。源頭合外。內即道字。源頭。若將成已二字。看作半邊
物事。湏連却成物。方成全。則家當便失之遠矣。湏知成物。即在
成已之內。緣是誠字。本來分量。味本節急遽語脈。可見。誰不
知。一知是性。直追出誠字。源頭。方得立言本旨。細玩白文。此節
首二句。將誠之大用。看作一串。中四句。將誠之本體。看作一串。
六句。一濠。直下。更無停待。末句。故字。一轉。又說向誠之大用。去。
觀朱子說。性誠為能盡仁知之德。而合外內之道。可見。中庸
章首即舉性字。未嘗言誠也。至第十六章。始逗出誠字。第二十

章。極言之。未嘗言性也。第二十二章。始分而言之。曰。能盡其性。
極言誠之功用也。此章性之德。極言誠之本體也。於此分曉。方
見得此四字。鄭重出之。若只蔓衍性字。便絕不相干。
無息章
微則悠遠。三句。就發見上說。達而在上。窮而在下。遠則四海。近
則一身。皆有可驗處。不然。除却帝功王業。便無馳騁話頭矣。
一部中庸。皆盡性之書。而以誠字。扼其要。要之誠字。源頭自戒。
懼慎獨。已發其端。而實之以天地位萬物育。誠字。景象。直至無
聲無臭。而仍託始於為已。慎獨。故此處。微字。前面工夫。在至誠
則能盡其性。在君子則成慎之所致。微字。後面效驗。在君子則
劉記 中庸二 十八 朱根堂

天地位萬物育。在至誠則參贊天地。而終之以不已之純。則無
聲無臭之謂也。全書湏四通八達。本位乃天造地設。不則但拾
取帝德王功。門面語耳。如此者。三字。天之所以為天。此意已
囊括裏許。末節蓋曰。二字。與此三字。形神遙接。呼應亦宛然。
從首節至悠遠。無疆。至誠之功用。已推排到極盛處。忽用如此
者。總收一句。而斷之曰。不見而章云云。固非是。推進一層。亦何
用更次其自然。蓋上二節。既因其發見之盛。稱其與天地同者
如此。此則謂其不必發見。而其功用。亦無不與天地絪縕相似。
者。所以收歸至誠無息之源頭。而又為末節。純亦不已。句。謝熱
精神也。博也厚也。數句。何以不於上節。天地之造。下作注脚。

國緣語勢急下安頓不住亦是次序到此方說得出而重振天
地之道一句者見得天地之道之不貳不測即至誠之無息天
地之道之功用所以各極其盛即至誠之各極其盛無二道也
故此二節與下文四段緊對章首五節末節以天與至誠合而
言之緊對不見而章一節針鋒之密變化之巧雖文字亦玩味
不盡。今夫天節注云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測以致盛大而
能生物之意所謂不貳不測者無處可施注脚而四段內昭昭
操土奉石一勺之語又辭意難融今細按之注意本分明語類
又可互證而講說者誤也語類云昭昭小明也管中窺見之天
也是天德地大底也是天蓋雖昭昭小明亦無一處而非天則
其無可縫隙無可間斷可知及舉其全體亦無非此昭昭者之
合同而化而覆物之功不可紀極則其所以盛大而能生物者
皆此不貳不測之所致也推之下三段無不如此實為脗合且
注末又云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
可也則其借言昭昭之積累以成其大可知猶之贊至誠之無
息者亦可借言自呼吸之積累以成其久而所謂積累者正即
不貳不測之所取喻也。日月星辰同繫於天而歷家言日月
麗天高下不一又經星隨天運轉緯星自有遲速只此更見無
窮。天生水地二生火云云此只說陰陽之氣摩盪生成之
序如此蓋天之氣渾渾淪淪團結融泄蒸蒸水之形象已萌如人身

之有血有津液故五事一曰貌而凡飛潛動植其初生時皆育
沾濡潤澤之形故水最先既生而濕者以燥脆者以堅又如日
出地上方有光明不則凝寒之氣無以消故火次之水寒而生
於天火溫而生於地又陰根陽陽根陰之義也人物既生非草
木則無以為居食而火之用亦熄故木次之非金則木之用亦
熄故金次之四者皆非土不為功故土之非金則木之用亦
一有齊有非既有天地而後以次生五行也如此節人多說山
水乃天地所生亦能生物此亦贅語天地生物不過統舉大概
而天地之間非山即水故惟山水乃可臚列其詳山水非物也
山即天地也自日月星辰外無一附於天者獨水附於天隨
其氣以為消長而終不離乎下所以載地也地非水載則地與
天相粘天何以貞其動地何以貞其靜而水載乎地之下又復
游乎地之上即天包乎地之義也故水即天也水附於天而地
載焉地猶舟也故能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山則舟所載之
能而厚者惟其根河海而不沒也乃今夫地其形也如舟其載也
舟然而萬竅通焉則非舟之所能喻也是陰陽之所以喻鼓
盪而造化之不可測也是故山高而水下水之源必出乎山之
上也山上之源實通乎地底蓋潤下者水之質之行乎見顯者
也上出者水之氣之行乎隱伏者也此又陰陽之所以互根而
天地之自相依附也。平原宜百穀而草木之最盛者必在

土氣之冲而聚者也。土質居下。雖高山亦下也。人身之脾却在
中。土養萬物。脾養一身。要之土亦是居中。如果粟之類受土氣
之升而結者也。薑芋之屬受土氣之降而結者也。注不貳不
息。天地之誠也。盛大而能生物。天地之誠之所徵也。天運而
不已。乃其可見者。而其德之純則不可見。於穆便是形容純之
不可見。處聖人之德之純。乃其可見者。而其不已。則無從見之
在人。則因聖人之可見者。以深信聖人之不可見者。在聖人則
惟其同符於天命之不可見者。乃能同符於天命之可見者。故
曰。純亦不已。不已。是誠字全相純。即全相中肯。子下章修凝之
事。即人道之所以求至於純者也。

劉記

中庸二

王

朱根堂

大哉章

第二十一章言誠明。蓋交互以著誠之之分量。蓋性前知無息
三章皆以至誠言天道。間之以致曲自成。兩章雖言人道。皆詳
於分量。而略於工夫。至其所示入德之門。致曲章由明入自成
章。又由誠入皆偏言之。此章言人道。始以誠明對舉言之。朱子
曰。鹿洞賦所謂誠明。其兩進者也。尊德性屬誠。故注以存心言
道問學屬明。故注以致知言。蓋性致曲前知自成。無息五章雖
分量不同。而曰參贊曰化曰神曰時措曰不已。則亦同歸於誠
之至者。誠之至。則明之至。誠明而至。是謂至德。至道非至德不
凝。西至字確有根原。以達德行達道。以至德凝至道。其義一也。

以達德行達道。立體以致用也。以至德凝至道。蓋人以合天也。
至道從本章言之。洋洋優優是也。更從費隱章言之。即莫載
莫破者是也。至德通前五章言之。皆其人也。若緊接上章言之。
即文王之德純亦不已者也。中庸之書近則形動影隨。遠則銅
傾鐘應。不解此則逐段起人話說而已。橫渠云。曲禮乃天地
五藏。必魄心府寓於其事。即此可悟道之大小源流一致。只
重道不重聖人。重聖人則次節發育句便說不去矣。待其人人
字連聖人都在內。即盡性及無息五章內所指之人。所以啟下
文君子修凝之事也。中庸言道體處多言工夫。處少博學之
兩節言工夫。要即次章自明而誠之事。猶未及乎誠明兩進與

劉記

中庸二

王

朱根堂

問學一語。括之乃成材路上工夫。蓋言道體之妙。莫如費隱一
章。故以大小推極言之。言工夫之密。莫如此章。故亦以洋洋優
優之至大至小者。推本言之。而君子修凝之功。亦以至大至小
者。交互言之。注中存心致知兩項。固是從前數章誠明兩字體
會出來。亦是從上節疑字看出。蓋道體之大。至於發育峻極。而
皆具於吾固有之德性。非存心以涵養之。則包容不住。撐開不
起。細至於三千三百。而皆通於吾漸進之問學。非致知以省察
之。則微茫易失。收拾難全。如此即至道何自而凝耶。德性大既
自力不得。廣大高明是德性中自然之本體。故致之極之以完

其舊故與厚。是德性中已立之基址。故溫之敦之以厚其積。皆
有涵養繇緒之意。所以皆存心之屬。主力行言者非也。問學雖
細碎亦忽略不得。精微中庸皆問學中毫末易差之處。故盡之
道之以輔吾本體之廣大高明者。新與禮皆問學中精進不已
之處。故知之崇之以益吾基址之故者。厚者皆有省察開朗之
意。所以皆致知之屬。難力行言者亦非也。夫以為行則存心致
知。安性非行之事。而言各有當。且待其人而後行。則存心致
知。正所以行之者。所謂成材路上工夫。大都從疑字着脚也。
存心致知。從誠明兩字看出。則羅整菴史伯璿施虹玉諸先生
之疑可盡釋矣。末節逗出下兩章。天德修而王道亦凝。於是
無所不宜。

劉記

中庸二

王

某根堂

愚而章

災及其身四字。針線極密。從上章說。既失明哲保身之道。從下
章說。則自家一身過且難。寡更何能使人寡。過非泛設語也。
無德便是愚。無位便是賤。從周便是反古。分應三項固然。至
有謂非天子二節。專為賤而自專者說。以明為下不倍之義。不
知三項皆以明此義也。天子即指有德有位者。文武是也。若但
以貴言。則周家二十餘世。世世皆議禮制度考文矣。又言不敢
作禮樂何也。為下不僅屬臣民。以子孫而守祖宗之法。皆此義。

也。同文同倫。便該括議禮考文二事。車乃制度之一耳。然一
器而百工聚。井田之所出道涂之所畫等威之所辨。為制既重。
又凡制器之同名者。其長短廣狹必不一律。惟軌以六尺六寸
為斷。雖當得一個同字。春秋傳說同軌畢至。可見軌跡達於九
州。直至秦開阡陌而軌始狹。通天下之轍跡而改之。至於改策
隸。則又通古今之書文而變之。異人歸扶。燕趙楚吳。夫婦之
倫。一變而祀先。新父子君臣之倫。再變而國以亡矣。字體音
韻諸說。亦同文之大者。附見證疑納末。

三重章

此章垂示後王。所謂王天下之君子。即其或繼周者也。首節有

劉記

中庸二

王

某根堂

字者眼次節言其有之之難。君子之道以下言其所以有之之
實。末乃歸本其所有而贊之。本身微民。即是有德有位考諸
三王四句。則修凝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知天知人。非誠明之
至。不足以與此。本身六句。言外見得君子不可以自驕。不可
以驕百姓。不可以驕前王。後聖不可以驕天地鬼神。以人道言
則曰不驕。以天道言則篤恭。而天下平矣。世道節仍從有德
有位上看。動行言本諸身也。道法則微諸庶民也。曰世為天下
即前章所云。今天下之同也。寡過不僅在當時。且及後世矣。大
能使天下之民寡過。亦庶幾一道同風之治。然三重者。法度之
迹也。故必追原其道之所由。而考驗諸天下者。如此。則不但寡

過且日遷善而不知矣。微諸庶民。徵字直貫下文四句。信從亦無所不包。如此看則上焉者一節源流井井。詩為二王之後言。詩言終譽而釋詩言蚤有譽。從此體會則終譽者終保其祖宗之令聞。君子二字正就禹湯推出。子孫之能終譽由祖宗之先有譽。故引詩而言自古王天下之君子亦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者也。如此說則本章意義完密。并前章亦水乳矣。

祖述章

讀帝典克明俊德一節。乃知一部大學只是祖述堯舜。讀周官六典。乃知哀公問政一章只是憲章文武。此其所以中庸也。修道之教乃中庸立言之本。列聖相傳之統。惟仲尼集其成。故

副記

中庸二

五

朱根堂

以此章收攝全部中庸。蓋以言乎道體之妙。至費隱章極矣。以言乎天地之功用。至無息章極矣。以言乎人事之修凝。至尊德性章極矣。費隱章之語大語小。即此章之小德大德也。雖終之以察乎天地而未嘗參之以人事。無息章之配地配天不貳不已。亦即此章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然語其功用而未嘗及乎道體之妙。尊德性章之洋洋。優。又即此章之小德大德也。然修之以人事而其自然之妙未遂。足以侔乎天地。至此章乃兼綜而條貫之。蓋聖人之人事即天地之功用。凝合乎道體之妙而無間然矣。此中庸之所以作。而修道之教所以及於萬世者也。夫中庸之言道也。揭兩端而已。其始之言中也。化之教也和也。

川之流也。明之為知也。川之流而行之為仁。則化之教也。其緝之言達道也。亦小德之流。言達德也。亦大德之化。九經之流也。如川而一之。豫也。則教其化。三重猶九經也。知天知人。則所以豫之也。皆竭兩端者也。合兩端而一之。則固所謂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而誠之分量。或以誠入。或以明入。或誠明而進。則是兩端者。固變化不窮。而如環無端者也。夫其所以變化不窮。而如環無端者。又必極之於天地四時日月。並有並行。不害不悖。乃為有以曲肖其源流之分合。是故語大語小。洋。優。括一切之言。兩端者至矣。而其變化不窮。而如環無端者。則亦惟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所以默契乎小德大德之源流者足

副記

中庸二

五

朱根堂

以配之。然聖人之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亦曰誠而已矣。明而已矣。至聖明之極也。小德之川流也。至誠誠之極也。大德之教化也。注蕙內外。該本末。即下文小德大德之注脚也。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所謂君子中庸。所謂唯聖者能之。所謂從容中道。所謂盡性參贊。所謂前知。所謂純亦不已。以達德行達道。以至德凝至道。即聖人之人事也。說天地即是說仲尼。然隱形滅響。幾同射覆。改頭換面。亦是禪機。須實道其所以然處。凡中庸說小大處。不可泥定。小是小物件。大是大物件。只須當分合兩字看。雖天地山澤水火風雷。皆小德之川流。而陰陽之保合變化於其中者。乃大德也。雖陰陽之分。亦是小德。而太極則

教化者也。又析而言之。天地所以教化。而山澤水火風雷。又之。流山澤水火風雷。又各有其小德。大德者。要湏活看。始得。不然。幾疑下文至聖至誠。有大小之分矣。

至聖章

五者相為條目。而條目之中。又各自有其條目。正如百川四瀆。千支萬派。處。皆水。博博二節。則又言其交流。隱現。左右逢原之妙。所謂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者也。時出者。言其并藏於內。而各見於外。天淵節。又極形其所藏。所現之妙。總之一望井井。使當之者。自獻其情。如夫子之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是以末節極言其所感之神如此。聰明睿知。生知之質。不可以

劉記

中庸二

二十七

萊根堂

德言。故首節注言四者之德。而次節又言五者之德。何也。則以臨容執敬。別皆出而發見於外者也。因其時出於外。而追原其充積於內者。故皆以德言之。容執敬。別各是一番用處。所謂臨者。只是其神靈天亶處。自有個清明開朗的氣。概足以函蓋得天下人。正如草澤奸雄。入大庭見君子。容執敬。別一切端倪未露。而其氣自為之奪。此便是聰明睿知。流露不覺。外既有此一番發見。則內必有其充積。故亦曰德下文見而民莫不敬。正就有臨上說。言行二句。方屬四者之德。故朱子於時出二字。便兼五者說。只是耳目心思。空。洞。普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在其首出範圍中。其運用行乎四者之間。其發見却出乎四者之

外。故注於首節。只言四者之德。次節乃言五者之德。惟其聰明睿知。出於生知。故四者之德。各極其妙。惟其足以有臨。非容執敬。別之所可希。名。故五者之德。時出不窮。陳同甫看漢唐事業。直與三代一般。朱子所以力辨者。正為本領差却。此處若不從源頭看。亦只說得漢唐英雄氣概耳。此章從川流說。故首節說德。處許多羅列。末節說聲名。處亦羅列許多。下章從教化說。故通體皆作渾涵語。氣中庸文字之密如此。此章總是一個明之至明。故令人一望而知。所以莫不尊親。

經綸章

中庸誠字至此章結穴。因將誠字透根極頂處。貫入第一章開首三句。而遂層層剝捲。說上經綸天下之大經。即修道之教。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以達德行達道者也。立天下之大本。即率性之道。所謂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者也。知天地之化育。即天命之性。所謂不貳不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也。道性命。非王誠。允矣。不足以位天地育萬物。所謂誠之至者。在君子為戒懼慎獨之極。在聖人則自然不息。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君子與聖人。其致一也。故以此章准誠字之源。而終首章之義。狀至聖處。一層。從裏面發出。故曰莫不尊親。狀至誠處。一層。從外面貫入。故曰莫不

劉記

中庸二

二十七

萊根堂

孰能知之。經綸三句。只是個自誠明。劈空做出。便是君子

隨手種下便是種子一語一點一動一靜便是造化矣焉有所
倚。經綸三句從至誠追寫其功用天焉句歎其功用之無所
倚也。三句却是從功用追想其至誠聰明節歎其至誠之
不可知也。有許多層次等級却不可階無一點參差界限却
不可逃總是一個至誠蓋天蓋地。肫：淵：浩：言之不足又
長言之其孰能知之。一段神光如暈劍輝燈令人空中想像
此章總是一個誠之至故非明之至者不能知。肫：三句不
是覆說前節只是引起末節方得立言之妙。

衣錦章

衣錦尚絅只斬章取義作個為己的引子。君子之道至溫而理。

劉記

中庸二

元

朱根堂

乃反覆以明為己之實是借已成之君子為下學者作個榜樣
不但此節即下文四節皆以君子言之。只言工夫處一節精似
一節言效驗處一節濶似一節如次節引詩內雖字亦字猶從
莫見莫顯處指出震動警省之意君子以下便以慎獨之已成
者言之。第三節引詩內尚字猶有期望之意君子以下便以戒
懼之已成者言之。蓋凡作工夫皆自勉而安故以上三節凡引
詩處皆有勉然意思。凡說君子處皆有安然意思。都是為下學
者作個榜樣至說效驗處即引詩亦皆有安然意思。然亦是推
廣言之。泰假無言時靡有爭猶是廟中切近之處誠敬之時則
祭之賢如此君子二句便說向民上去不顧惟德百辟其刑之

猶是說諸侯取法天子如此君子句便說向天下去蓋諸侯皆
能治其國則天下平則勸威之跡都化矣可知此二節君子
亦只是作個榜樣耳末節形容不顯篤恭之極處亦不是將此
四字壓倒上面一切須知上面工夫一層精一層此處效驗方
一層濶一層所謂不顯篤恭便是不實不怒便是敬信便是無
惡於志便是闇然為己但看次節說不見三節說不動不言四
節說不賞不怒五節說不顯都是闇然為己意思從心坎上一
層：追到神妙處。此章與首章對勘首章從源頭說起以次
落在人身上指出全體工夫又從全體中指出閼界上扼要工
夫故先言戒懼而後言慎獨此章從工夫說起先舉大端而後

劉記

中庸二

三十

朱根堂

及全體故先慎獨而後戒懼首章是從源頭推出工夫效驗此
章是從工夫效驗推到源頭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天命之性
本來如此盡性工夫到至處人與天合故亦如此須知無聲無
臭亦即此闇然為己之心充到盡頭處注云有為己之心而又
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便從次節直貫至末且如百
辟之刑由於天子天下之平又由於百辟只此便是知遠之近
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由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只此便是知風
之自內省節便是知微之顯三句平列只一句鞭辟向裏一句
直至微顯句方與說謹獨處直接而近也。自也微也皆所謂已
也首章言工夫止到謹獨此章復先言為己者又所以清謹獨

之。源。蓋。常。存。為。已。之。心。則。獨。之。所。發。者。無。不。實。而。全。體。之。敬。信。
 自。可。漸。臻。所。謂。不。顯。篤。恭。者。即。此。而。已。故。程。子。謂。王。道。本。於。慎。
 獨。而。朱。子。於。誠。意。章。注。慎。獨。處。先。補。出。不。可。徒。苟。且。徇。外。而。為。
 人。於。此。章。首。節。直。揭。為。已。二。字。先。聖。後。賢。其。互。相。發。明。之。親。切。
 如。此。淡。簡。句。以。日。用。言。行。說。溫。理。句。以。應。事。接。物。說。講。章。家。
 不。過。為。俗。下。時。文。開。方。便。法。門。耳。其。實。未。要。臨。下。以。簡。獨。非。應。
 事。接。物。耶。只。形。容。個。為。已。意。思。便。了。無。聲。無。臭。若。以。為。老。氏。
 之。虛。無。近。之。即。釋。氏。之。空。又。何。獨。不。然。凡。看。文。字。須。尋。來。路。陽。
 儒。陰。釋。之。徒。性。從。半。空。中。摘。取。一。句。兩。句。操。戈。入。室。若。肯。尋。
 來。路。便。無。此。弊。且。如。為。已。二。字。在。老。氏。則。是。不。為。人。用。在。聖。賢。
 則。是。不。求。人。知。無。聲。無。臭。在。老。氏。則。是。賣。弄。精。魄。在。聖。賢。則。是。
 至。德。淵。微。與。天。無。間。亦。因。工。夫。效。驗。到。盡。頭。處。從。旁。贊。歎。如。此。
 固。不。以。此。標。立。宗。旨。亦。不。以。此。自。顯。神。化。今。若。將。工。夫。效。驗。丟。
 放。一。邊。單。取。個。無。聲。無。臭。者。便。歸。作。聖。人。可。乎。子。曰。聲。色。至。
 未。注。疏。別。為。一。章。而。自。祖。述。堯。舜。至。不。大。聲。以。色。通。為。一。章。大。
 約。以。作。春。秋。之。事。附。會。之。而。謂。孔。子。有。至。聖。之。德。而。無。其。位。又。
 以。大。經。為。春。秋。大。本。為。孝。經。衣。錦。以。下。其。節。段。多。做。孝。經。體。式。
 凡。所。引。詩。綴。於。節。末。者。居。多。此。類。不。參。觀。之。亦。不。知。程。朱。之。言。
 其。有。功。於。聖。門。者。大。也。又。按。論。孟。之。書。朱。子。尚。無。分。章。析。句。之。
 苦。故。但。名。集。注。而。大。學。中。庸。則。章。句。之。功。為。首。務。章。句。定。而。後。

劉記

中庸二

三

朱根堂

條。理。井。然。講。說。方。能。措。手。此。二。書。所。以。獨。名。章。句。也。學。者。不。見。
 注。疏。又。奚。自。知。朱。子。用。心。之。苦。與。其。粹。精。之。所。在。耶。

劉記

中庸二

三

朱根堂

孟子一

音章

程子謂孔子周流列國只是答聘孟子雖不見諸侯行道之心知與孔子無異孔子時列國禮義猶存與人言如和風甘雨令人沉鬱自解精氣自生戰國時泊沒殆盡如對夢中人非喚之使覺不可與語王何必曰利五字作開天霹靂所謂神斧破頑陰也生於其心猶害於其政對素不相識之人開口便是利則大夫士庶人之既聞厭見可知投木塞源非孟子無此本領朱子謂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無不在曰仁義則性

劄記

孟子一 梁惠上

朱根堂

之大端已舉矣凡世間大不仁之事皆從後義先利漸積做成開口便說仁義接口却單言義可知不是拈一放一看未有節直一滾出來程子謂孔子只說仁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因思仁為心之全德孟子說求放心說不動心要皆兼仁義言之蓋義所以為仁之路也舍其路則放其心學問之道集義以養氣而已知言者集義之源集義養氣則不動心之源求放心求仁也不動心則仁矣即如此章從仁義說起中間却單說後義先利人皆有所不忍章從仁義說起末後却詳於說義從不動心章看出源頭從求放心章看出關鍵從此章及人皆有章看出印證則孟子之書思過半矣要之同一求仁之事孔子以

復禮證之要其終也孟子以義路引之原其始也其趨一也

孔子言仁必言禮其言之隱顯深淺不一皆禮也孟子言仁必言義其言之分合反正不一皆義也禮即義之歸宿處義即禮之權度處堯夫詩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即以仁言之天之仁統於一人之仁統於心而造化經綸即禮義之所形也千乘之家即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者趙注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非也後義先利伊川謂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末節仁義句是為未有節作倒裝文法言曰利則如彼曰仁義則如此大夫士庶人之曰仁義不言而在其中矣

劄記

孟子一 梁惠上

二

朱根堂

靈臺章

孟子引漢時君總是本人情而盡其性竭兩端以一其趨耳凡前後因事納約總不脫仁義二字賢者亦樂此乎是思王義心發動處而其情性與民偕樂者所以進之於仁移民移粟亦是思王仁心發覺處而其意將有所用之則其氣驕暴甲曳兵者所以激之於義也既因其不復言利告以王道惜乎承教之願終不勝其一戰雪恥之心而其所謂民不加多者特恐無以供稅歛征戢之用而已靈臺之義諸說有以太廟太學明堂靈臺為一者袁淮正論辨之志矣至靈臺所在或云在國之西郊或云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皆不可考又謂天子三諸侯二

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園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有時臺。園臺而無靈臺。皆姑存其說可也。據孟子所云。只是文王有臺於囿。沼之間。而百姓美之曰靈。後世遂因其名而附會之。且既囿既沼。安得林泉鳥獸與人鬼師儒相聚而錯處之理乎。

移粟章

養生送死。統民之老幼。言下帛肉無饑。方分別言之。春秋時井田如故。徹則寢廢。故有若言之戰國時。井田已漸壞。是先王制度存心一大闕界。故孟子詳切言之。二畝半在邑。邑字活看。勿拘城邑之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大約散處則各在田廬。

刻記

孟子一 梁惠上

三

萊根堂

而聚居則同一里。門看孔子說十室之邑可見。伊川言古者步百為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五畝二畝。朱子謂賈誼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亦此意。老者帛肉而少者不子。只此便是孝弟之意。

願安章

天地之性。人為貴。君民一體。皆人也。殺人食人。象人皆從一體。上推勘出來。惠王移粟。移民雖非王政。然其心猶知有民也。故此章遂極言之。以聳動其良心。伊川先生西邊道宿僧舍。坐處背壁。像先生令轉椅勿背。或問之。先生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楊氏。以此章末節證之。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

不忍則於人可知矣。此語最當。然其曰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輕忽人。此語竊以為未當。蓋未論流弊。合下便不當如此。

晉國章

地方百里。方非僅足之謂。蓋即方里之方。即孟子所謂大國地方也。刑罰稅款。直使民更無暇日。從此著眼。方知孟子救時急務。戰國之民。更無暇日。秦為尤甚。以其法度之一天下。國勢自不能支。非民歸之也。然則仁政可知矣。制挺特設為之辭。其後陳吳之徒。揭竿斬木。卒以敗秦。何嘗不是制挺。然則仁政又可知矣。

刻記

孟子一 梁惠上

四

萊根堂

梁襄章。須見得聖賢憂世之心。所見之君。皆以堯舜望之。如此方知出語之意。惻怛於中。而不能自己。非樂道其短也。

齊宣章

有仁即有義。仁勝而義不足以裁之。雖堯舜猶病所謂術者。即義之裁制處。所以輔吾之仁行之有漸而推之不窮也。見牛未見羊。雖一時解釋之語。已括盡無限道理。且如天子之甸。稍縣。豐以及侯。綏要荒。差等漸異。非仁天下之心。厚於近而薄於遠也。省耕省斂。其所補助。即近郊之民。豈能遍及。亦因其所見者。以推其所不見耳。只一見字。未字中有合下曲成之意。有漸。

次推廣之心有等級不同之序。充此便仁。履天下若此說得委曲。以全其所已發之仁。此理便不完全。人非下愚。亦無斷不推恩之事。只推恩便是足王之心。此心人人有之。緊要存一善字。善則親之。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善則輕重長短倒置矣。心之有輕重長短。猶兩造之有曲直。而度以權。度則心之所以為官也。所謂本然之權度者。則官所奉之律令也。即天命之性之義也。心載義而奉以行者也。謂以心度心。語固支離。謂即心即權。度又釋氏平心之說矣。仁民愛物是仁心。權度便是義。路孟子仁義交說。處處流露。當體會之。凡采色以力而相。對者為績。次若冬官云青與白相次。亦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

劉記

孟子一 梁惠上

五

策根堂

所以績之於衣也。以方面相比者為繡次。若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所以繡之於裳也。其下有綳有縷。復下曰綳。綳下曰縷。凡綳之飾如績次。縷之飾如繡次。蓋亦反其本矣。所以興起其足王之心。故接手便以丑道之效言之。則盡反其本矣。所以深折其無恒產之弊。故接手乃言王政之事。反覆開論。後半章筋脈在此。

總論前數章

孟子願學孔子宜乎事之效法。尊周勸五。固曰時勢不同。至於為政之道。凡孔子所以告魯君臣者。必曰舉直。曰舉善。曰人存政舉。為政在人。而孟子之於齊梁也。不過示之以鷄犬桑麻之

細耕鑿負戴之常。皆孔子所未嘗言。他日告齊宣方且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則又若大反乎孔子之言者。君子是以論其世也。春秋時先王之法。諸侯之政。猶有存者。會盟聘問。禮讓之風。未新難有戰伐殺戮。無多。以衛之亂國。而其民之庶且如是。天下賢才挺出。皆厄於世。卿舊族而不可得尺寸之柄。一用賢則治平之效可立奏。此孔子所以汲汲言之也。七雄吞併。士以戰勝攻取之謀。進者朝匹夫。而暮卿相。側席長晚。惟恐士之不至。彼固以為直也善也。為政之人也。此其勢不可以驟過。而其源不可以驟澄。是故進賢之說。逆之則以長其驕順之適。以揚其沸。孟子之所以訥不遽出諸口者。有所待耳。當是時。稅歛之

劉記

孟子一 梁惠上

六

策根堂

煩殺戮之苦。狹隘酷烈。無國無之。而所謂諸侯王者。甘心焉。冀一逞為快。當是時。苟非救民於水火之中。則聖賢一日不能安其位。而非大放其仁義之心。則其為水火也。徒熱且深。而不能以措手。鷄犬桑麻之細耕鑿負戴之常。百姓之不得安土樂生。非一日矣。誠使齊梁之君。聽用其言。反其所以好士者而愛民。制產立教。不以誅求殄戮。遂其狗馬之歡。甲兵之事。固守封疆。與民休息。仁義之心。潛滋暗長。則向之側席長晚。以求者。聞風而不致進。雖有燕張之徒。小則束縛。而歸管樂之門。庭大則變化。而供伊呂之驅策。天下何患無才。況乎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孟子之臚列以為王者師久矣。春秋之時。用賢即所以愛民。戰

國之時愛民乃可以用賢無他亦時勢之不同也是故曰與民偕樂曰無罪歲曰率食人曰保民而王曰功不至於百姓而其挽回之計則莫如不啻殺人論世者或疑秦以嗜殺併天下謂聖賢之言不驗然始皇之殂混一已久而蒙恬猶將三十萬衆則固刃血未乾以迄乎劉項之際三章約法關輔歸心蓋孟子之言至是始驗焉嗚乎此其所以善學孔子也

莊暴章

論禮樂之源則斯須不可去身論禮樂之效所謂百年後興者也戰國分爭人心汨沒已久其勢何暇辨及此事須是提撮他一點仁心出來然後變禮易樂之大事方可漸次行得此最孟

創記

孟子一

梁惠下

七

朱根堂

子識時勢通權變之大者不解此則詭遇而已矣自此以下五章皆引起其同民之仁心而斷之以義蓋同則義不同則利同則鐘鼓苑囿游觀之樂好勇好貨好色之類皆天理之仁心不同則私欲妄行而已其曰與民同樂又曰樂民之樂憂民之憂與大學言好惡處同出一源

文王章

此只就囿言囿竭兩端而論之於道朱子云若文王之囿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為赤地矣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囿反縱胡獵乎讀此章須見得先王立法之善與孟子立言之意而不相悖且凡謂與

民同者皆有平日實政在特因一事以發其端耳 芻蕘者往難死者往只是樂其有虞鹿魚鼈意思言文王既未嘗嚴禁而往觀者亦不自懷疑懼因相與樂其所有非往而芻獵之謂也故趙注言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而朱子絕不言所往何害蓋有深意 傳曰天子之囿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如大國果但方百里則方四十里之囿幾去通國六分之一而小國直去五分之一恐無此理

交隣章

湯與文王先聖後聖均此撫綏之志其揆一也太王句踐圖王圖霸均當患難之時其跡同也 玩首節惟能二字固是仁智

創記

孟子一

梁惠下

八

朱根堂

分內事然只此便是勇自宣王聽之恐其有妨於勇自孟子言之只此便是勇不待安天下方纔是勇特因宣王推說之耳蓋遇往營恥衡行仍是樂天者保天下之事也畏天者保其國如句踐陰謀不足道然亦終有吳國太王之後終有天下非是以成敗論人理自如此可知畏天樂天只是一串上事不過因現前所處有此分別不可因句踐在內遂將太王看小了謂智不及仁如尹氏說以小事大則狹隘而私於一國也孟子書不可泥看往之似此且看下文特引時以釋畏天尤可見

雪宮章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須想見王者氣象 孟子對曰有以此

有字已出蓋通章蓋樂民之樂者必憂民之憂則樂君之樂者必憂君之憂只此便是末節蓋字一脈相通處如此看則第三節憂樂二字須有出落樂以天下二句方始平說蓋此章先從樂說到憂後因晏子之畜君而至於相悅又從憂說到樂中間有耕耨自是憂民之憂夏諺數語便是民樂其樂解此又知憂樂只是一氣上事楊氏謂巡守述職省耕歛皆民事也故作樂以徵招角招亦是一說而朱子以為巧蓋角民也徵事也此而合之則其文義已傷於巧矣

明堂章

漢書言后稷始明田為百畝之制詩言公劉徹田為糧孟子言

劉記

孟子一

梁惠下

九

葉根堂

又王治岐耕者九一然則周之百畝而徹乃后稷以來相沿之法非滅殷後改竄殷制明矣即殷之七十而助亦始於洪水初平之際自治其國子孫治之非改竄夏制又明矣此事數千年聚訟無若此之明而有據者或乃言文王治岐時尚當遵殷制七十而助集注之受田百畝為不及致詳此殆刻舟之見耳尚詐力者為霸行仁義者為王孟子凡言王皆對霸而言非定以滅周而代之然後為王也且如秦霸西戎是之謂霸其後滅周直以暴取是霸者所不為豈可曰王天下乎又如萬章問宋小國今將行王政宋豈遂欲為天子乎不過欲行仁義便是王政可知王之為義直據其理言之耳此章行王政則勿毀早已

藏得兩層意義在內行王政而周有可宗之君天命未改人心未去則此明堂者周天子之明堂也何敢毀行王政而周無可宗之君天命已歸人心已屬則此明堂者繼周而王之明堂也何必毀孟子直以王政勸齊梁未嘗以滅周勸齊梁果行王政則君臣一德心皆天理之心時勢運會隨其所值而處之安得為周家預定一必存必滅之勢而後行之乎故凡言王政者據其理之實也言王天下者據其理之效也自古天下皆有德者興無德者亡謂孟子不當勸齊梁行王政譬說也無所為而為之者王有所為而為之者霸謂孟子勸齊梁行王政以代周亦譬說也只緣王天下三字道理時勢看得狹小滯碍故如此

劉記

孟子一

梁惠下

十

葉根堂

明堂乃天子之典而行王政却引文王作榜樣可知王政原是諸侯應行之事公劉古公亦然只此便是對針齊宣處男女公而當理便是王政當理而私猶為霸術盡反之則為暴虐惟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故孟子能隨其所好皆可引之於道只此便是王政源頭莫僅看作立言妙用楊氏謂勇不可無貨色則生於邪心要之宣王之勇直與貨色等若論勇之源頭是從天理上來即貨色源頭亦是從天理上來所以能引之於當道若但以為因勢利導則曲學阿世者有所藉矣明堂有異名同實之疑及茅茨采椽天子不應處其地之說皆非也明堂即天子告朔之地惟朔旦乃一居耳辨見證疑編內

王之章

孟子凡與齊王言雖不能行未嘗不悅雖有不悅亦必竟其辭
顧左右而言他其為飛雁禮酒不既多乎此當為去齊張本
士刑官之名周禮羣士上其訟獄之不決者致於士師所謂羣
士如鄉士遂士縣士皆士師之屬

故國章

三代盛時命官分土各肖其德又建立學校君之世子與卿大
夫之適子皆養之有素如伊陟象賢丁公世美乃所謂世臣也
春秋世卿執政已非國子之舊然猶彷彿世臣遺意戰國時上
無禮下無學人材皆散於客攘奪傾軋無復世臣遺意矣就其

劉記

孟子一梁惠下

士

朱根堂

所尊者不過儀秦雖執筆所戚者不過四公子之徒皆內懷狙
詐親之且不可得況世臣耶孟子此章特借作親臣引子齊王
非無親臣只尊非所尊戚非所戚乃不賢之人不足與君同休
戚者正為齊王無可親信之臣故須進疎遠之賢進賢則踰尊
踰戚斷不能免故須慎重理勢相因如此原非勸齊王愛護故
舊尊親也第三節注意分明如所謂尊親之禮之常者本上
文世臣親臣而言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本上文無親臣而
言也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即指國君進賢也是使卑者踰
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此便是如不得已所以然
處音進今仁即不慎之所致踰尊踰戚惟慎則帖然無事合

下理勢如此非豫防他日之謂也孔子言為政在人言舉賢

才舉宜錯枉孟子却說如不得已春秋時勢到此迥不相同從
或國周秦間大勢着想便覺孟子言之有物今若脫口便教
任用親臣則驪賈之徒王何嘗不尊之戚之雖以孟子之賢究
竟何曾踰之然則齊且為長治久安之國又何須進此不得已
之賢乎此章說進賢處是孟子看透千百年時勢而與宣王
言者又是在齊言齊與他處說尊賢好善進賢退不肖者不同
凡一切詢事考言司馬三升之注脚都下不得橫渠言國君
進賢如狗從人情不得已而用之則貪妄者日益進於上廢恥
之人反屈於疏賤矣此說與趙注相近但本章前後文義不相

劉記

孟子一梁惠下

士

朱根堂

屬曰賢未可是如不得已不可勿聽何以亦是不得已蓋有
所去即有所用事本相因舍之如不得已即是進之如不得已
左右皆曰可殺直接上文蓋有情真罪當去之不足以盡之
而至於可殺者仍從用人上說亦如不得已之所推極也故注
於此節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而末節注
直以好惡收煞之蓋民之好惡莫大於用人用人莫大於去取
生殺通章只是一氣并非推廣言之

湯放章

楊氏曰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為君矣是誅
一夫也尹氏曰此為當世而言以警戒時君也二說皆可恭

巨室章

工師非大木無以勝巨室之任。夫人非所學無以勝國家之任。工師喻夫人。大木喻所學。斷而小之。喻舍女所學。竟以大木比。賢人者非也。舍所學而從我。楊氏謂皆好姪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

伐燕二章

宣王志在得國。孟子志在救民。故有悅不悅之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燕民何嘗不悅。惟其志在得國。不在救民。是以運於水火之中。而終於不悅也。孟子蓋以悅不悅卜齊王之志。非是以悅不悅定取否。齊王之所悅者得國耳。合下便以燕民之悅。

割地

孟子一

十三

宋根堂

不悅奪之。只此便是攻其心。聖賢無不可為之事。王連出令。正是上策。即以利害言。勿論可寢天下之兵。其於燕亦不君其國。而君其君矣。

鄉與章

君之於民。一體相聯。一氣相通者。理也。其必得有司為之樞紐。而後民情不墜於上。君恩不滯於下。勢也。然必君行仁政。而後有司無壅滯之患。理勢之所以相因也。孟子鄰人其對片之言。切直如此。此柳下惠所以不枉道於父母之邦也。

滕又三章

滕已必不可為。然而孟子井田之法。不詳於齊梁而獨詳於滕。

者何也。齊梁大國。可且因勢而利導之。滕先不足。以自守。性從頭做起。其成則天也。不成則亦別無苟且之術。效死而已。

太王播遷。自闢土宇。非商室所封。故昔人謂周於商無純臣之義。然則商之說。何公為太王。且商之為言。亦謂此。威則彼衰。若相翦耳。太王當日。何嘗提一旅之師。蠶食商家寸土。哉。況乎王季其勤。文王服事。安知非太王遺命。後世編纂最易。而一代之史耳。目見聞言。人人殊。何況歷世久遠。乃能追斷其無形之心事耶。后稷居邠。不密奔戎。狄公劉居豳。太王邑岐。文王邑鄆。又遷豐。武王居鎬。故有自穆至武七遷之圖。夫殷有天下五遷而始定。周始侯國七遷而寢大。其後乃一遷而遂棄。微不

可復振。乃知遷徙之說。特可行於上世之有天下國家者。自周轍之東。已足為前車之戒。況後世乎。若滕則本無可遷之地。而猶議及此者。正所以堅效死之志耳。聖賢謀人家國。只能治於未亂。保於未危。若事到臨頭。方纔假手。亦豈別有圖存之術。不然。則自古皆有死。孔子先不下此語矣。

割地

孟子

孟

宋根堂

孟子栖。齊梁勸以王道。非不尊周。故民於水火。公天下之心也。齊本姜姓。非周之苗裔。田氏又斬齊祀。久於齊。非所樂也。晉固周後一分而六。六併而三。僭侯荷爵。殆甚於齊。故孟子之去梁也。去之而已。齊之憐者。則又因其久於齊而始歎天之未

魯平章

孟子栖。齊梁勸以王道。非不尊周。故民於水火。公天下之心也。齊本姜姓。非周之苗裔。田氏又斬齊祀。久於齊。非所樂也。晉固周後一分而六。六併而三。僭侯荷爵。殆甚於齊。故孟子之去梁也。去之而已。齊之憐者。則又因其久於齊而始歎天之未

欲平治也。魯周之宗也。周公之烈。雖存使其見過於魯。則孔子未竟之志。直可為東周矣。其欲使樂正子為政也。聞之即喜。而不察其不來見也。即歎曰。吾之不過魯。侯天也。其視齊梁為何如也。非直聖賢度大自解於天。而不屑尤人也。其所感深矣。是時魯猶五百里。雖不及齊梁。然視滕薛。奚啻倍蓰。國尚可為也。昔吳楚最先稱王。春秋夷之。孟子時。凡大國皆王矣。猶剩一也。同姓之魯侯。而其國又可為。曰。吾之不過魯。侯天也。魯侯二字。乃是春秋持筆。孟子直為文武周公傷悼。蓋東周至是始無望矣。此其所以稱天而歎也。

當路章

孟子一

梁上

五

某根堂

魯莊公九年。桓公入齊。是年即相管仲十三年。為北杏之會。霸業始矣。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逐惠王而立子頹。因五大夫之亂也。二十一年。鄭伯號叔始佐惠王復辟。周亂極矣。管仲相桓公已十餘年。曾無一舉及王室。何也。二十八年。齊始奉王命伐衛。取賂而還。其功烈之卑可知矣。三代之初。皆唐虞之佐。秦雖以兵力吞諸侯。亦帝臣之裔也。然伯益之祀。至始皇已斬矣。漢唐之先。未聞有功德。直以衰亂之極。天亦假手焉。惟商周之際。則紂之自折。亦是這一邊。正盛之氣。遏抑不作。所以那一邊。留餘之氣。扶植不起。較之別代之興廢。又自不同。蓋天實兩顧之。而卒莫能兩全之。故孟子以為難。德之流行。仲尼豈有異。

於文王德譬如天地之生意。時勢譬如樹。是大樹。則此生意合下便能覆庇。是小樹。雖生意扶持。終能覆庇。却須時日。

加齊章

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金章結穴。在願學孔子。而此句根原已伏。曾子之聞大勇。則願學私淑之所自。而知言養氣之通脉也。通章引線。却從動心二字牽出。孟賁之喻。雖是借言。然丑賁也。其出於強制。故孟子以告子之先我。啟發之。夫血氣之勇。猶必有所養而後成。不得勿求。亦即告子之所以養者。特皆不善耳。蓋知言養氣者。不動心之源也。而知言者。又養氣之源也。告子惟不知言。是故以義為外。而不知所謂言者。即道義。

則記

孟子一

公孫上

十六

某根堂

之主宰乎。其中而為志者也。惟不善養。是以不能自反而集義。而不知所謂氣者。即道義之所恃。以充乎體者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其志特頑。然而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其氣亦冥。然而已。冥然頑然。則物雖不足以挽已。已終不能以正物。配義與道之塞乎天地者。固不能自我而充之。即生心害政之見於邪淫者。先不能自我而帥之。內外睽隔。體用乖離。所謂勿求於心者。欲不動其心。即此心之動。所謂勿求於氣者。恐氣之動。志而不知。無是氣之即。以餒其志也。蓋知言養氣之所以不動心者。以後雖分而言之。而其反正離合之間。根原已悉透於此矣。夫氣之原於天者。至大至剛。非善養。則塞乎天地者。無以驗之。

氣之具於人者配乎道義。善養則道義雖未嘗不在吾身。如
聰明恭重之原。未嘗一刻不寓於耳目官骸。而氣不足以貫之
則亦虛而無所麗。而其體有所不充。所謂道義者。亦欲前且却
如飢餓者然。雖欲不動其心而不可得矣。是故道義者。志之所
以為帥也。道義通乎表裡。而義則節制於事。集義者。又氣之
所以能充也。告子惟不知言。故以義為外。而不思所以集之以
義為外。而不思所以集之。即不免以氣為外。而不思所以充而
配之。則剛大之體失。而正助之惠生。不過強制其心。猶夫血氣
之勇而已矣。夫惟窮理知言。則凡天下之幾乎道義與夫似是
之非。皆有以知之。而不惑於心。而復加之。以勿忘勿助之功。則

孟子

孟子一公孫上

七

朱根堂

自反而縮之大勇在我。而四十不惑之所自來者。非大任之所
得動其心。失蓋知言者始條理而智之事也。養氣者。終條理而
聖之事也。此孟子之所為願學者也。夷尹之一於退一於進。而
不動其心者。氣之所養也。孔子之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者。知
之。所以獨異也。得百里之地。而皆能有天下。道義之塞乎天地
者也。而其皆有所不為者。道義之備於一心者也。其至爾力也
是則同者也。至其所以異者。則三賢之言。固可以反覆而得其
意。倘所謂其中非爾力者耶。此知言所以為養氣之源。而四十
不惑之所以為始條理之智也。
不動心。明道只說無畏懼。伊川只說自信。則無所疑。朱子兼言

之是從知言。養氣而項看出。知言養氣。只是道義一串上事。
故注以明道義。配道義言之。是從志氣兩字源頭看出。注脚來
志字。非頤外補出。即此不動之心也。道義者。心之理。志之所
為帥者也。既知其理。又養其氣以充之。是以能待其志而不動
志氣之帥。此句。須打通知言在內。則本節不動心之義。始全。氣
體之充。此句。便是配道義所以然處。則下文無是餒句。無復疑
團矣。何以志字打通知言在內。只告子不得勿求四語。分明
言與氣擺列著。說而以心字於中作紐。志者。心之所之。言自外
來。氣由內出。都從這心裏過。此處一齊勘透。則下面節。水乳
矣。龜山云。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此數語

孟子

孟子一公孫上

十八

朱根堂

說得塞乎天地之間。意恐出。氣體之充。塞天地便是充之極。
處。餒則一體先不能充矣。塞字。餒字。都從體之充三字上反覆
看出。則氣之塞處。便是道義之塞處。氣之餒處。便是道義之餒
處。折開說。便不是。配義與道者。人能知通也。無是餒也者。通
不能知人也。無是餒也。語類謂是字指氣。又云。無浩氣。即如
人之不食而餒。若更以為氣餒。則文義不通。只是說無此浩氣
則體不能充。雖有道義。亦豈立不起耳。若直截言之。只當說
無此氣。則心動耳。其所以動者。以道義虛懸而不相配合也。
此句。人膽怯不敢質言者。先生不解體之充三字耳。氣體之充
猶言道義之所以充乎體者。皆氣為之。只此便是配字源頭。便

是段字對針處。外義二字便是告子。一生淵源。而在朱子云。古人之學所以貴於存心者。蓋將即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可知此一種學問。直自告子濫觴。朱子聞象山之訕。率門人哭之。既而曰。可惜死了個告子。豈非傷其不聞道而死。而欲援本塞源於其所自來耶。謂晚年定論者妄耳。有事勿忘。是集字打算得長。勿正勿助。是襲字。餘得盡。乃所願句。有躊躇滿志。勇往決斷之意。孔子之適魯。子思只一直傳述。推拓將去。到孟子時。勢不同。藉張告子之徒。是非鋒起。湏是硬扎脚跟。完全擔負。方可守先待後。昌黎謂孟子之死。不得其傳。可知是道統一大關界。能有天下

劉記

孟子一

公孫上

十九

朱根堂

人看得此項重大。先信伯夷。不過不義不為。轉道是迂闊本領。不知此乃所以為聖也。湏是做得出的人。方信得過。宰我直說得如此決斷。只此幾見言語。本領。宰我是籠罩說。子貢是豎着說。有若是橫着說。其決斷一也。曰先舜。則盡乎隆古以前矣。曰百王。則盡乎三代之盛矣。曰聖人。則盡乎君相師儒之類矣。然有層次在。

以力量

王霸只同這一個仁。離此便無措手處。但從裏面自然推出。去與從外面着意。存討來。便有天淵之別。王者如有源之水。雖

滋焉一脈。可以放之四海。霸者則如堤防所泄。涸假修築工夫。

不簡便。潰決。引詩引證。只是為上文作注解。然章首引湯文。此却是武王事。上面引孔子。此又是辟雍事。孟子文章已極變幻。離合之妙。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竊以為分田制祿。其數皆託始於農夫。則經野其數亦託始於農夫。周監二代。分土惟三公。侯百里。甸百里。男五十里。采五十里。衛五十里。而助之殷制也。子男五十里。準五十里。而貢之夏制也。蓋賦成於而助之殷制也。子男五十里。準五十里。而貢之夏制也。蓋賦成於者。而軍始於鄉。遂曰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舉三軍二軍一軍之。所以分立國之小大耳。而軍賦皆託始於田。故周思湯以七十里。即舉七十。而助之成。文王以百里。即舉百。而助之成。蓋謂湯文當初不過一列國諸侯耳。更參以夏殷周之制。皆自洪水初平。三代之祖。各創其法。已如此。似乎一切疑實。可以盡釋。而周書之分土。惟三。孟子之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尤可渙然冰釋矣。

劉記

孟子一

公孫上

二十

朱根堂

仁則章

前云壯者以暇日。此云國家閒暇。戰國分爭。上與下皆不得閒暇。有閒暇却又蹉跎過了。未雨綢繆。非閒暇安能辦此。次節首四語。一直貫下。固不是有賢能方得閒暇。然惟有賢能則隨事可以匡正。臨難可以折衝。一有閒暇。方得君臣相與明其政刑。所謂明者。正與賢能共明之也。朱子謂此章為下等人說。固是因從榮辱起見。只改刑尚不是源頭上事。然打從仁字裏面。

過來猶不失為自求之福故注以彊仁之事言之

荀賢章

五者對針戰國流弊皆虛擬之辭務農通商皆術非賢能俊傑不能相輔而行之故以為首。墨與法本先王之道厥後漸近其貨相沿既久遂成額內若夫里之布則又戰國額外之誅求故分別言之。夫兼粟米力役里布即布縷之征。應征者且用一緩二況不應征乎。先王立市宅以處商賈原非世間另有此一項人即百姓之不願受田而願逐末者使之居之至此節民字非商非農乃遠近之託居市宅如今之所謂學賢易者宅非其宅難以種植又跡近於無常業故戰國假此以征之而遂成於本

孟子一公孫上

五

蔡根堂

來市宅之民則居者既苦來者益困除此弊則天下之民皆頌為之氓揚升菴經說謂氓字從亡從民乃流亡之氓猶非確義按氓與氓通周禮六卿皆言民至遂地則變民為氓鄭注云異外內也又旅師有新氓之治注謂新徙來者更合諸新行之願受一廛而為氓則氓實兼有遠來之義周禮載師宅不毛者出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問師又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或云此章夫里之布當兼載師里布問師夫布而言非也接里布重夫布輕朱子謂前重從輕者前以待大夫士之有土者後方是庶民宅不毛為其為亭臺也田不耕為其為池沼也民無職事此是大夫家所養也人也據此

則夫里之布其罰為重者所以裁抑士大夫使之儉勤以率下今以裁抑士大夫者裁抑市宅之民則天下之招徠而流寓者最足不前矣故孟子云云墨字雖與次節同而所言各別。橫渠謂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謂之家此說亦自好

人皆章

不忍人之心狀仁字最親切怵惕惻隱狀不忍最透漏。有是心斯有是政直一滾出來然有是心斯有是政則雖行乎自然而其擴而充之者已無所不至矣先王二句用矣字頓斷最妙下三句方神理四映不忍人之政何嘗不在史冊然管商之法

列記

孟子一公孫上

五

蔡根堂

以殘刻行之勿論非不忍人之政即使行不忍人之政而此心全然兩極只此便是賊其君以字行字先王體用一源在此後人故法有本即在此。端字指點處是人皆可為堯舜途徑擴充二字輕舉處是人之異於禽獸關頭端字便是良知良能擴充便是學處反身而誠反求諸己勞逸不同同是擴充。孔子言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凡入本心之德多是從安常處順泊沒了惻隱之心從苦惱場中發出羞惡之心從陷溺場中發出辭讓之心從攘奪場中發出是非之心從顛倒場中發出以此知四端不要高看了越見人心之大可用越見孟子指點之切四端發處雖聖賢亦與常人同但聖賢盡心知性一切分明在

此一切醞釀在此因其所觸適如其量常人須是逐漸擴充
凡孟子誘掖齊梁處可知是不賊其君自賊二字仍以四體
為喻謂猶自家折賊其四體也龜山謂四體與生俱生一體不
備謂之宋成八關一不可亦無先後之次直說得猶字透即自
賊二字亦透矣朱子謂心統性情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
也皆得以心名之

矢人章

首節非比喻之體即君子遠庖廚之意讀之使人仁心溢出
慎術所以養其愛之理偏言之仁也擇里所以養其心之德無
言之仁也故義禮智相併而出恥為人役術不善也為仁則知

割記

孟子一公孫上

三三

萊根堂

所慎矣仁里仁在人者也安宅仁在己者也反求諸己則其擇
所處者更直捷而要約矣

子路章

子路大禹惟恐善不集於己舜則惟恐善不及於人然舜之善
能及人誰不知之孟子却從取人處一滾說出不覺將子路大
禹陶鑄在內上蔡謂子路揀難割捨的要不做便不做是恥
善形容語從子路進一格便是禹禹進一格便是舜故明道謂
子路亦百世之師耕稼陶漁之取於人舜豈有事跡可憑乎
此等處信得真方解腳踏實地來看得活方解心源遙接處
與人句乃尚論源頭一片精神從是字飛出莫大句乃通章結

東三人對照從君子二字穿來處人只一味說序

伯夷章

隘與不恭即是從清和正面看君子不由却是從顧學反的
看出既曰君子不由却又曰百世之師總是一串上事先儒多
將隘與不恭在流弊上說終是未透只清和到極處便隘與
不恭長處短處只歸一路雖則隘與不恭不害為頑懦之與起
雖則清和終是君子不由此等處皆孟子尚論到極精處須令
併看始得

天時章

得道固是人和之本然此二句尚籠罩說若霸道王道其得失

割記

孟子一公孫下

三三

萊根堂

皆然著眼在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此則非王道不能矣天時地
利人和在當時議論幾各有低昂孟子既歸重人和又從人和
二字旁引他入勝故須作兩層看辭意方圓且熟味末節更
可見旺相如春則木旺而火相此其最著者惟孤虛有數說
以干支言之大率十干與十二支相配處其所餘之二支為空
亡即孤也空亡之對宮即虛也如月建子則戌亥為孤與戌亥
對宮之辰巳為虛日則以旬論如甲子旬亦戌亥空而甲戌旬
則申酉空亦皆以對宮為虛也惟歲在子則以丑寅為孤而未
申為虛蓋太歲以逆推月日以順輪也以四時言之如春屬木
木長金剋而木盛則金衰金為孤也水乃木之母而子實則

毋。虛。水。為。虛。也。此。又。以。本。時。之。對。官。為。孤。而。本。時。之。前。一。官。為。虛。矣。至。於。兩。庚。陽。而。旺。丁。辛。陰。而。相。甲。壬。陽。而。孤。乙。癸。陰。而。虛。一。說。也。據。語。類。孤。虛。以。方。位。言。旺。相。以。時。日。言。此。亦。大。概。分。說。究。亦。嘗。不。互。用。也。

將朝章

懷。取。天。下。之。心。而。召。見。賓。師。其。不。足。大。有。為。可。知。矣。然。孟。子。一。日。未。去。即。一。日。以。堯。舜。期。之。璧。立。于。仞。非。微。之。也。只。此。便。是。堯。舜。其。君。孟。子。既。決。不。造。朝。何。憚。而。不。即。歸。蓋。此。種。進。退。之。義。門。人。子。弟。且。不。知。之。何。況。齊。君。臣。之。驕。誦。者。不。得。已。三。字。非。無。

則記

孟子一公孫下

二五

某根堂

以。解。於。孟。仲。子。之。對。也。傷。此。義。之。不。明。於。天。下。更。借。景。丑。氏。作。東。郭。耳。抑。此。亦。去。齊。之。一。兆。與。龜。山。謂。先。王。之。時。天。下。定。於。一。士。於。其。時。無。適。而。非。君。故。有。君。召。不。俟。駕。之。理。周。衰。諸。侯。各。據。其。國。士。不。過。於。此。則。之。彼。非。一。國。所。能。制。故。士。於。斯。時。有。不。為。臣。之。義。然。則。孔。子。時。又。何。嘗。不。各。據。其。國。孔。子。亦。不。俟。駕。行。者。以。其。仕。於。魯。也。若。使。孟。子。受。齊。之。祿。甘。為。之。臣。則。亦。召。之。而。往。矣。惟。其。處。賓。師。而。不。受。祿。是。以。召。之。不。往。正。使。孟。子。在。春。秋。時。既。不。受。祿。義。亦。如。此。

陳臻章

貨。處。二。字。誤。蓋。古。人。乃。知。辭。受。之。間。不。但。理。欲。關。頭。便。是。行。

藏影

平陸兩章

距。心。砥。道。齊。未。嘗。無。人。為。王。誦。之。王。未。嘗。無。心。孟。子。德。教。之。感。人。如。此。而。道。卒。不。行。此。謂。天。定。者。勝。人。孟。子。之。所。以。不。受。祿。也。然。人。知。孟。子。之。不。受。祿。為。不。果。於。進。而。不。知。其。并。可。以。不。果。於。退。乃。聖。賢。仁。天。下。之。心。得。以。徘徊。而。卜。天。意。者。三。宿。出。畫。猶。以。為。速。則。吾。進。退。豈。不。綽。正。湏。合。併。看。來。方。知。孟。子。懷。仁。守。義。權。度。之。精。至。於。如。此。而。終。以。不。枉。其。道。也。

為卿章

此。章。特。冠。為。卿。於。齊。四。字。公。行。子。一。章。亦。以。朝。廷。之。禮。折。之。可。

則記

孟子一公孫下

二六

某根堂

知。見。惡。人。以。避。咎。當。開。散。之。地。則。可。如。孔。子。見。陽。貨。亦。在。未。仕。之。時。超。然。事。外。若。既。立。於。朝。安。得。不。正。色。以。待。之。蓋。離。則。可。以。望。治。合。則。同。歸。於。亂。寧。可。無。成。萬。難。稍。貶。後。世。乃。有。藉。閑。宦。以。居。成。功。者。正。未。達。此。耳。不。然。彌。子。之。不。主。子。教。之。不。與。言。以。成。敗。得。喪。計。之。豈。不。坐。失。機。會。耶。

自齊章

天。下。二。字。以。惜。財。言。者。朱。子。引。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曰。一。布。被。三。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意。正。如。此。為。天。下。惜。財。而。傷。於。儉。墨。子。之。道。也。違。天。下。之。公。理。而。過。於。費。楊。子。之。道。也。儒。者。之。學。禮。法。所。由。定。近。墨。則。羣。焉。譏。之。近。楊。則。相。持。而。可。

沈同章

燕人章

割記

孟子一

公卿下

主

菜根堂

使周公預設一疑心則管叔豈無破綻可窺正為誠信不疑故一切機緘無緣發覺周公之過周公之所以為聖人也呂氏謂若求無過則宜如舜之使象竊以為不然氣之惡久已昭著而管蔡之惡未形未形而防之誠哉是過矣豈聖人之心乎

致為四章

齊王決不能用孟子又恐其去之他國故欲以矜式二字羈縻之而不知君子不可以虛拘又況以利言之乎齊王明知孟子之賢而用之不終正為義之與利戰勝不下耳至是乃欲以小利籠絡之孟子去志已決不復攻其邪心特因其所以留之者自解然而解人亦在是矣

無人乎繆公之側。注以賢者在其左右為解。賢者二字最著眼。不是尋常倚仗君側之人也。

天下之民舉安只此是孟子王天下三字注脚

成湯伊尹生於五百年之前文王望散生於五百年之後由周

以。來。已。不。並。生。以。其。數。則。過。言。孔。子。既。不。得。為。王。者。以。其。

時○則○可○是○固○獨○生○名○世○之○候○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專○以○其○時○

考之耳世無王者此一時之所以不豫也吾何為不豫哉

仕而章

過英主卽祿亦可受遇庸主則不合便去齊王中主故雖不受

祿而亦未遽去此孟子之權也
橫渠謂古之人亦有仕而不

劇記

孟子一
公孫下

夫

菜根堂

受祿者。蓋禮有之。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

世子章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者何陰陽五行之理也陰陽之理為健順剛柔動靜五行之理為貌言視聽思五事之德皆理也理無不善也然而理必乘乎氣氣者何亦即陰陽五行之氣也氣之歟結而鼓盪者亦無不善也自舒慘之因乎便交感之因乎物而氣有善惡矣朱子曰氣之始固無不善然勝則到今日則其難為上智下愚之所見朱子云惡和為此說自其善惡各自有會感之則理且有昏明過不及之殊然不得謂理之本有昏明過不

及也。理氣皆原於最初。其命之於天者。無先後而率之於人者。有主輔以心而統言之。則心之主宰是理。流行是氣。然不流行。則主宰不可得而見也。以心與耳目口體分言之。則心之全體是理。耳目口體之運動是氣。不運動則心之德澤然不可見。一運動而心之全體分即失。故程子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總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語直達孔門言性之奧。蓋陰陽者氣之分。施也。一陰一陽則理之統同矣。一陰一陽之謂道。朱子謂此。便無理與氣而言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分陰陽而言之。蓋合而言之。陰陽各有其始終。各有其善惡。分而言之。則陽始而陰終。陽善而陰惡。故朱子謂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屬陰。又曰。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之初。人物所資以始成之者。性則此理名。自有個安頓處。故為人為物。或昏或明。方是定。以此見孔子言性。與子思天命之謂性。等語。理氣一滾。在內。孟子之言性善。是從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句尋向上去。蓋謂成之者性。其分固殊。繼之者善。其理則一。雖各成其性。而善之本然者。自在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從這一本處。推到萬殊。孟子道性善。只是從這萬殊處。追向一本耳。論性為窮理之源。此處八窗玲瓏。則萬理一切瞭然矣。取證充舜者是。稱述極實語。不是指點誘掖語。凡充舜與人同。及人皆可為之意。皆在下兩節內。其所以必稱充舜者。前無典籍之稱。不由於學上無父兄之賢。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不由於教。可知性是本善的。又自匹夫而諸侯卿相。天子。都或兩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極人之奇。可知是盡性到極頂的。故孟子舉以實其說。見得充舜。惟其性善。所以做到聖人。雖做到聖人。亦只能盡其性之善者耳。須如此說。方渾括。此是記者約畧語。氣。臚列注脚。不得動勉之意。雖在言下。而申明却在後面。性不可見。道則其流行者也。夫道一而已矣。謂充舜之道。與今人之道。一也。道一則性可知矣。成。觀節方極言之。蒙存謂道。即指性。恐其支離。不知反疎。後章百官二字。凡三見。若勝僅五十里。豈足以容之。竊疑五十里者。但舉實食之數耳。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滕定章
道之興廢。必有機緘。如禮樂喪於衰周。故孔子極言之。井田壞於秦。三年之喪。短於漢。故孟子極言之。禮言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閏一月而禫。則共二十七月矣。伊川謂。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孝子之心。雖再變。猶未忘故。又繼之以一時。此為善於說禮。若是文武周公之禮。孟子決無不學之事。想是周末。天子諸侯之禮。迴不由舊。故云未學。但看左傳中所說諸禮。已是大段參差。又如三代稱王。而曲禮言。稽之廟立之主曰帝。則是存稱王而沒稱帝也。此說實無以證之。惟有闕疑而已。

經 176—398

考工言夏后氏上匠而周室通水之官亦曰匠人周制方十里
為一成間有洫而在傳言少康有田一成是成周溝洫之制猶
仍禹跡之遺也禹盡力溝洫經界之正自此始矣即殷周廣井
制於天下亦仍禹之溝洫通計其曲直濶狹而為之可方則方
不能方者亦可以方積其經界皆可正也

請野五節是孟子損益三代田制之法不可與上文貢助徹一
例看夏后節注云鄉遂用貢法只據什而言都鄙用助法只
據九一而言至於公田欽法則助自助而徹自徹周原未嘗行
助也故此節九一什一之兼用者正指周之徹法孟子特於九
一之下參入而助二字使公田欽法一項用助而其餘則皆徹

劉記

孟子一應文上

三

某根堂

也故此節注云周之所謂徹法者正如此時文竟提行助說者
非是其謂周家本來行助者亦非是且孟子之所謂助原與殷
助不同殷之七十畝井方於形而不方於數周之百畝則形與
數俱方故方里節注云乃周之助法也周之助法者以周之徹
而兼行助即孟子所參酌者非周家之欽法本如此也孟子時
九一之法已亡即兼行之貢亦加重為自賦而什一之法亦亡
故請野二句是孟子完全復徹處九一者徹之正法今但請欽
法用助什一者徹之兼法今但請仍復什一之舊而貢之名可
以不設夫以九一而兼什一徹法原盡善孟子之所以必欲兼
助者正為中公外私先公後私其別野人處可以與封建相表

莫孟子損益精處於此

勝五十里安所謂鄉遂都鄙故只曰野曰國中九夫為井十
有溝二者之分亦大概因國都所建必依山川險阻故近國之
地僅可以溝漸次而野平原寬濶乃堪畫井而什一之法家出
一人為兵五五相連屬故萬二千五百家之鄉出萬二千五百
人之軍九一之法則五百一十二家出車一乘其多寡之數以
遠近為差是以什一行於鄉遂九一行於都鄙然以地勢較之
鄉遂宜必無平原沃野都鄙豈必無山川險阻未必截然劃斷
井田溝洫是活法不是鐵板方正的其濶狹遠近隨地勢之高
卑而成只可以田就溝洫不能以溝洫就田田在溝洫環繞之

劉記

孟子一應文上

三

某根堂

內可以五十畝為界亦可以七十畝為界世間安得如許方正
之地惟耆耄之於書立法起算不得不取方正而後人疑實即從
此起是以轉說轉遠迄無定論也
一井九百畝十夫千畝足數外必有零星者只此便是閒田可
給御以下及餘夫之用野與國中皆有之時講篇主行助說謂
采地在都鄙圭田應同一處然周禮六鄉有士田鄭注云即圭
田也可知圭田多在國中不必皆隨采地而餘夫之田更不獨
都鄙有之雖六鄉但言餘夫蓋卒不害餘夫而逐人氏言餘夫
亦如之其受田與正夫等蓋一家內又有夫婦成家者此所言
二十五畝則未及成丁而先受口田也而餘夫之始於六遂在

經國有明文矣。又有謂以公田一區分主而西人以此一區分餘夫四人。尤不是。既曰公田則廬舍已去。亦不與給。兩人私田而西人分之二。又另起疆界乎。何休謂五口為一家。多於五口名曰餘夫。此說恐未的。野即都鄙國中即鄉遂也。趙注則以野乃合鄉野言之。而以國中為園廬之稅。且云去其什一之重復其三。而稅一之輕。超孟子文法亦不如是之與順也。又以為井田之民養公田者。愛百畝此圭田五十畝。即分與餘夫受之。夫圭田無征。即餘夫不征。可知此意。推出甚好。蓋圭田亦必有耕之者。朱子謂恐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蓋卿以下有居於朝者。亦有居於都鄙者。居朝則圭田應在六鄉。居都鄙則圭田即應隨采地。鄭氏以士田即圭田。蓋從六鄉言之。朱子與趙注蓋從都鄙言之。然不見趙注亦不明於朱子之說。不合鄭氏所言則圭田之說未備。即餘夫受田之處。其義亦未全。綜三說而推之。則六鄉之圭田授耕於同溝之餘夫。都鄙之圭田授耕於同養公田之餘夫。可知矣。而六鄉不言餘夫之田。則以其統於士田中。又可知矣。且安得如許開田分給餘夫。孟子繁著此條於圭田之後。其於制作之精簡而能備較周禮尤可徵信。然則疏家謂六鄉之餘夫亦出耕於甸地。豈甸地亦有圭田。且六鄉之圭田少而餘夫多。其耕以蓋給者。仍出耕於甸地耶。此條增鐵於乾
孟子一 歷文上 圭 朱根堂

死從無出鄉舉鄉以為例也。鄉田同井。趙注云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據此則此句乃分言鄉遂井田。講章變為遂鄉之田。人家同井。混作一串。又開鄉遂亦井之疑矣。蓋自請野至此四節。皆兼鄉遂都鄙言。方里節方是單說井田。此處本文原自明白。只不合兩當一耳。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以此合算九州之田。皆可計里而定矣。雖鄉遂不井之地。亦借方里以考其夫家。雖夏本無井而殷非方里亦借是以稽其成數。後儒因此生疑。不但鄉遂亦井。即夏殷亦早為方里之井。要之絕不相干。惟增損夷塞之論。難以釋然。而百畝始後稷。後法見公劉。亦可知三代之祖其創制已如此。此實明證。考古者曾弗之及。想皆闕疑耳。曩在書院有答三代田制疑問詳證稿編內。
孟子一 歷文上 圭 朱根堂

神農章
孟子時倫生出如許無賴人來作敵。如游說滑稽好事野語之類。其大者至楊墨告子止矣。至是有許行之說。皆天啟其實效之聞之。乃使後世不疑耳。此章注云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列君子野人之法。乃一章之要領也。且如衣食則有農有工。勞心力則分大人小人有君有臣。臣又各分其職。有帝王之憂有農夫之憂。地有夷夏。人有聖賢。降而至於物有精粗。小大不可比而同之。蓋許行之言。即後世不欲分別流品之論。至

李卓吾乃極耳。或勞心四句是古語。治於人者二句是解釋古語。講章誤以六句皆古語。古語恒言自韻如放熟口數語皆有韻。天下之通義是分別君子野人到極處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又是分別君子到極處。楊氏云禹總百揆而皋陶明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皋陶。夷猶夏是其實也。當時舜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故孟子以不得禹皋為憂。子夏以舜選於衆舉皋陶因思稷契教養之功最大。然皆在亂平之後。水土平而後稼可教。奸宄平而後倫可明也。明道謂他人如子貢之才。六斤中待做多少事。豈肯如此。可知造詣絕高。三子篤信聖人恐其失傳故不憚已。曾子深知聖人懼其假借故不憚違衆。須是三子身分看得高。則曾子越高。孟子原借曾子諷陳相不是貶三子作比喻。天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不成說孔子未生以前唐虞三代都成長夜耶。謂秦以後聖人不作也是故死制度不如活道理。孔子之道立極於此。連制度都是活的。王荊公以周禮敗宋。豈是周禮之過。緣道理上欠分明。則雖絕頂制度亦成死物。夫王道不行。漢唐宗千年架漏。若非孔子之道長明不敝。安得不萬古長夜。異端之徒動以分別流品為戒。所以滿街游行都是聖人。看曾子決斷處。直是假借絲毫不得。聖人時中不可學傳道說者。須是堅苦刻厲。方不走作。曾點之志。聖人非不與。而道

孟子一 歷文上 三七 萊根堂

統且弗屬。況陸王乎。有若非不似聖人。而曾子且不肯事之。又況何汾之假借者乎。墨者章。一本之說。朱子謂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稊莠。皆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焉。墓祭非古。合葬亦非古。後世義理之學益精。故禮文之數益備。總是從一本上推暨。事死如生之意。如必一一援古為據。則上世之不葬亦古矣。夷之聞孟子之言。戚然有動。勢已迫墨矣。然此輩一覺其非。必過其則。此孟子所以有逃墨必歸於楊之說也。陳代章。惟其利字打減淨盡。是以枉字更無分毫。蓋墮落萬鍾千駟。與墮落單食豆羹。其利一也。利則近功。小利是枉。驚人蓋世亦是枉。不分大小輕重也。借尋尺作顛倒。為純根人說法耳。正使枉枉。若尚能直人。聖賢終不會枉。然此乃新無之事。聖賢何待再計。言此者。所以杜微徼之門。為天下後世新截天理中毫末之利心也。枉已者未有能直人。斷盡一部廿一史人物。只這小圈子。憑你跳不出去。以利言則雖直聲震世而不得謂之直。以義言則雖委蛇百折而不得謂之枉。朱子嘗言孟子一生忍窮愛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

孟子一 歷文上 三七 萊根堂

勞力費盡言語以成就枉尺直尋四字學者心術之要關乎世運不獨為當時尊奉史記回護漢唐者發也

景春章

大丈夫三字孟子分明拆開說次節見儀衛且不得為丈夫末節乃坐實大字冠禮初服爵弁服乃與君祭之服決服皮弁服乃與君視朔之服三服元端則莫少於朝之服而冠則先加緇布冠次皮弁又次爵弁所謂三加彌尊也其冠服之色大約衣與冠同履與裳同得志與民由不獨志獨行其道則廣居正位入道之體用行藏已說盡了富貴三句是從得志不得志中間界限分途處看出仁禮義之功效不能淫仁之居者定也

則記

孟子一 滕文下

三九

萊根堂

則記

行道之功守身之嚴聖賢原只一串上事正為愈切則愈嚴無他道在故也時人看作兩橛欲以時重之勢折服孟子遂作引軍深入之計使其一跌不收不知聖賢無成心隨其所值而順應不窮亦無他道在故也君子之仕固是君臣義不可廢而上則本之以事死事生下則本之以及民物只是從仁孝裏面推出觀耕助及無田之說可見且知君臣之義亦是從這裏面推出這裏面分毫無欠缺則根本四達即君臣之義亦無分毫欠缺故仕有仕之守身不仕有不仕之守身其守身一也其守

身以事親事君亦一也惟不由其道者乃看作兩橛耳

彭更章

從者數百人後章安得不數十乘彭更非疑孟子不當食諸侯之食正疑從者如是之多真乃無事而食耳周衰卿國之學皆廢士無所依歸而諸侯養士之典猶存觀魯衛致粟六萬可見是以孔子之門至三千人孟子亦數百人都謝絕不得苟有用我者分而布之有餘裕不則各守其學以分教於列國漢世經師其源流往來從此衍出若必謝絕只有巖穴深閑獨善其身要不足以扶天地之氣運作立命之聖賢矣第三節通字是本來道理亦即是因時措宜然均一通也聖賢以為時措之宜

則記

孟子一 滕文下

四十

萊根堂

張即因為荀且之計藉張之通如轉圓聖賢之通則有權衡是故可以用世可以傳道而終未嘗枉己以從人也此章特因彭更之詰而折服之未嘗深語然道字是定盤星守先待後其義已見舉之矣豈但屑焉與之通功而計食乎待後之學者五字最著服可知從者數百人都是謝絕不得的

宋小章

宋所謂以虛名賈實禍也故孟子以王政之實言之

戴不章

此非遽以罔匪正人之說責備之蓋大臣之格君當以其漸而進賢必使之安其位如其驟然孤立而沮之者衆則人君不受

進賢之益善士不獲匡君之效用人之路塞矣不無進賢之
戴不勝反蒙苛責即亦又安得如許薛居州同時並進哉

不見章

不為臣不見特義之一端迫則可見先則可見無非義也然必
視其平日之所養定則與時消息而皆得其義養不定則譬
如被酒者然屢舞敗度是為酒所動矜持過甚亦是為酒所動
尹氏謂君子之所養以義苟非其義則利心也又須知同此一
義而君子之所養又自不同方令通章筋脉皆動

戴盈章

此所謂除惡務本也上蔡於此章以不勇言之又曰天下之

孟子

孟子一勝文下

聖

萊根堂

達德三知仁勇而已蓋明知重征之害而今茲未能是知而不
仁也請輕之以待來年是仁而不勇也

好辨章

此章叙治亂與五百餘年之說頗異如先為同時為一治亂去
繼而言何謂遠也蓋三才并列天萬古而不變而洪水至
於運行則地為之變猛獸至於食人則人為之變此自古之大
亂也洪水猛獸之害相因而至故叙洪水亦曰蛇龍叙禹功亦
曰驅蛇龍曰鳥獸之害人者消叙紂亂則曰沛澤多而禽獸至
叙周公亦曰驅猛獸如周官真氏之至於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是人倫中之洪水猛獸見於上也楊氏無君墨氏無父是

人倫中之洪水猛獸見於下也終之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
脈絡可見矣聖賢看得此種治亂關係甚大不得已三字所謂
天降後世之亂生於人心曰生心害政曰正人心是根本所在

伊川謂楊子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
流遂至於無君無父又曰師也過商也不及過則漸至於兼愛
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又曰墨子出於子張楊子似出於子夏
此數條心竊疑之兼愛為我其理合下便無父無君非其流弊
乃至此也過則至於兼愛不及則至於為我此則其流弊之所
及然師也過是事都過商也不及是事都不及兼愛則於

孟子

孟子一勝文下

聖

萊根堂

人過而於親為不及為我則於已過而於君為不及如此則楊
墨皆有過處皆有不及處若以為墨子過而楊子不及則子莫
之中真中矣伊川語恐記錄之誤也又接楊墨出於師商之說
朱子謂胡氏論之當矣蓋楊朱即莊子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
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墨學之者也孟子
距楊墨朱子云只為見得天理感然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
又云此說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春秋有何不可知
有何不可知罪二字正從我字著腳從春秋定案耳須知中心
悅從則知的分數多勉強過抑則罪的分數多其為亂臣賊子
之懼一也又須知知罪兩者缺一便不是春秋公案解此則一

句分限中已包含而句道理不解此則知罪兩字依北學南兩
不相干雖臆爲一部春秋作證強作解事耳伊川於春秋已
有成書所言與胡傳多異朱子亦謂胡傳太深而所言又與伊
川多異其刊諸經於臨漳也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之
後且云公穀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然則
參之以諸經之以左氏去深文而存大義屏浮夸而尚樸實
讀春秋者思過半矣然朱子率不著春秋者蓋其大旨既難悉
明恐臨地下家奴之請而其條例又有不可概施於後世者此
綱目之所以作也顧其爲說雜見於文集及語類諸書後儒惟
荆川先生獨得其意其文有讀春秋一篇大率以爲之諸侯之
創記 孟子一 卷文下 四下 朱根堂

私相會盟朝聘侵伐及弑殺大夫公子者皆罪之皆以其禮樂
征伐之不自天子出也東遷以前王室雖不競其權猶在弑
平陸棄地於秦禮樂征伐盡自諸侯出此春秋之所以始也文
宣而後諸侯又不能執其權三桓六卿七穆孫齊魚華陳鮑之
徒擁兵樹黨而大夫之爲禍烈矣閱傳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
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會盟侵伐皆書名者以爲繫乎大夫也
大夫也文宣而下凡會盟侵伐皆書名者以爲繫乎大夫也
繫乎大夫雖夷吾黑肱狐偃趙衰之類且賢未嘗以名見繫乎
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皆以名見其弗詳大夫者以
高諸侯之爲亂賊也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爲亂賊也

於侯犯南蒯弗狃陽虎之徒出則陪臣執國命是春秋之終也
桓文未出天子之權散於衆諸侯桓文既出天子之權聚於一
諸侯陵夷之漸五霸所以爲罪之魁也楚與吳皆神明之曾以
其相繼稱王故貶之齊桓連十二國之師始服召陵晉文合齊
秦兩國之師已克城濮以所睦者強隣也自秦晉相仇而楚始
盛書圖鄭而中國虎牢之險失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至
於晉楚之從交見申之會空中國而聽楚諸侯獻六王之禮宋
之會號之會長楚於晉以至於吳越交兵而禍極矣書伐鄭入
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之所以貶之者至矣此又春秋之所
以終也荆川文長數千言其持論之平而確簡而嚴高出衆說
實與朱子相表裏學者或不盡見因於其大旨如此
陳仲章 孟子一 卷文下 四下 朱根堂

人之所以爲人者人倫而已楊墨之道至比之於禽獸以其害
人倫也按本塞源豈過刻哉末俗不孝不弟之行人人得而責
之至乃盜高世之名而實與於不孝弟之尤者則其爲人倫之
害更深故距湯墨之後即繼之以此章比之於蚘亦禽獸之類
也故朱子謂豈人之所可爲而范氏以無人倫斷之蓋謂此耳

孟子二

離婁章

章內四故曰字文勢似四段汪引鄒氏分三段者自可謂智乎
 以上只是一反一正又按從來謂重徒善句者昨也有仁心仁
 聞而民不被其澤是謂徒善不可法於後世是謂徒法而句皆
 承上文徒法句又起下文蓋先王之法以實心行實政遵之便
 可仁履天下非徒法也不行仁政而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徒
 法而已不忍人之政便是 忘竭處繼字直一滾出來可知
 不是徒善徒法 無禮義非少二忌緩快從不足以盡之可知

孟子上 離婁上

朱熹

泄：備音：是隨手說詩一句若曰古詩其稱今語今之亂
 臣又甚於古之亂臣乃足當今語耳 六律五音之義大約
 不以六正律則無以審五音之端而正其始不以六變律則無
 以竟五音之委而正其終不以六律之推遷則二變不生無以
 和五音之疎密不以六律之長短則半聲不得無以協五音之
 尊卑不以六陰律倍增之數則無以順乎陽而正五音於十二
 月之消長不以六變律倍增之數則無以統乎陰而正五音於
 十二宮之循環又如官聲之八十一而後能生徵商羽角有
 黃鐘之八十一而後能得宮聲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四律缺宮
 聲之數則以漸而缺於是準前六律之例以起之黃鐘但有宮

聲材鍾乃有宮徵太簇乃有宮徵商南呂乃有宮徵商羽則以
 漸而增而其缺者又借六變律之音以補之是皆不以六律不
 能正五音相生之序序者宮徵商羽角也又如以六陽律為宮
 則宮商角皆陽而徵羽為陰以六陰律為宮則宮商角皆陰而
 徵羽為陽是則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一均之位位者宮商角
 徵羽也舊解但舉不以八十一數之黃鐘不能正五音之宮云
 云此一層固在內然不足以盡正字之義且如其說亦止五律
 便正五音矣再加二變又是七律更未足以括六字之義六律
 不但以陽統陰深於律呂新書之乃知所包者廣愚有五聲
 十二律原委并竊附已意皆以新書之語見證疑編內

劉記

孟子上 離婁上

二

朱熹

規矩章

首節聖人二字懸空說著無所指名次節就人倫中推出君臣
 以類其餘亦就聖人中推出堯舜以類其餘朱子謂惟聖人能
 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由無不盡其道乃追原到地語
 論句讀則欲為君十二字分六字作一句不可分三字作一讀
 論語脈則一氣直下不可於道字別有頓挫細誦白文數過自
 曉此意不則開手一欲字早奈何不下道二仁與不仁天地
 之間任舉一物莫不有陰陽日用之間任舉一事莫不有善惡
 此是聖人新釘截鐵喫緊為人更無解閃處 臨法非人倫之
 至亦不能創創臣子非不愛其君父然至於壞祖宗之法棄天

之民則南郊稱天之義雖孝子慈孫亦莫可如何此聖人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倫而不使其陷於不義也

三代章

由天命而人為由親而民物只是個仁字括盡其源流分合大小精粗之不一其為仁一也雖其出此入彼大小輕重之不一其為不仁一也死亡二字應分開說不保四體有死而已不保宗廟社稷者幸而不死亦必出亡在外

愛人章

一連四章言仁前三章皆以仁不仁分較之此章因反仁而類推之行有節固是總承上三段然反求諸已則心正身修而

孟子二難上

三

朱根堂

仁矣仁則天下歸之以孟子仁者求諸已孔子天下歸仁證之可見又注以引詩承上章而言則收轉到仁字上似更水乳存之以備一說

恒言章

求之本在身恒言之所不及恒心之所自始大學本領仁政源頭內承私淑外告人君皆在乎此

為政章

得罪二字語勢極重孟子直說得鄭重故注以身不正而取怨怒言之恐不知者誤以為相籠絡耳以成周之隆開流言而一動以厲王之亂得共和而中興蓋世臣大衆國之根本所係

也戰國時安有世臣直大宋耳出入於朝齊魯楚故面鞅以重法開秦以國人之心原不與之相屬也周公之訓不輕棄故舊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此是周家敦政綱領直與封建相表裏然八百年間其威以此其衰亦以此蓋其根源在於人君之一身故孟子以不得罪三字追本言之君臣一德自貴者始未有其身不正而虛糜巨室陰懷疑忌散寄耳目於近小之臣能使德教流行於天下者也自春秋來恩禮衰薄而世家大族猶有世居其國者若不得罪則衛之庶孽公子鞅何至入秦蘇秦為忿生之後何至去洛陽縱橫六國齊之孟嘗安得得相於魏一時荼毒宇內皆此輩為之天下勢之所在理固因之宜孟子之

孟子二難上

孟子二難上

四

朱根堂

孝：於世臣巨室也

小德章

順天是安命行仁是立命當時小國既取受命又不修德是以西失孟子亦不是一面教他修德一面便可執達強大也須是一面行仁一面順天安命立命相輔而行若文王之事紂乃能有五年七年之效師文王非泛設語也 有道無道之世皆可天焉從此恭去可知義理是天氣稟數亦是天惟聖人能全義理以化氣稟而安氣數回氣數皆順天而已衆人溺於嗜欲之私固逆天而亡其身異端屏棄一切遂至逃出其外亦逆天而亡其性 仁者天命之理好仁即是順天前後只一事

不仁章

此章後四節皆從首節生來。滄浪之歌。屈原漁父辭及此。蓋傷楚國之不足與言而諷之也。讀之益悟此章之義。首節不仁者不可與言。固是指下不仁者。然君子見幾亦在是矣。清斯濯纓。仁則可與言。而存濁斯濯。足不仁。則不可與言。而亡可與言。不可與言。皆其自取。進言之君子。何容心焉。夫人至不可與言。則自悔自毀。自伐。皆其自取而已。所以深斥其不仁也。自作孽不可活。所以深斥其不仁之不足與言也。注謂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正謂仁則可與言也。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際。正謂不仁。則不可與言也。但引而不發。讀者遂全然忘却首節故特申明之。

特申明之

樂射章

天德王道皆根於心。仁則心之理也。孟子一書皆是此意。

自暴章

言非禮義。既不可與有言。何況與有為。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固非不知仁義之當為。聖賢安得絕之而不與言哉。故就其所知而不為之仁義。正言以警之。危言以悼之。猶冀其一悟也。曰弗居。曰不由。緊接不能居仁由義者言之。而自暴者不屑之教。海亦在其中矣。程子以暴棄為下愚。以其趣向之同。究其極而言之也。味孟子此章論貴粟則暴者昏而棄者猶明。論責備

孟子二

五

萊根堂

則言棄之過更大。正以其知有仁義也。究其極則皆為下愚而

原其始。則自棄者尚在可移之利。若下愚則合下便不知有仁義矣。故孔子孟子之言各是一意。程子合而言之。又是一意。必知其所以分乃不害於合也。此及前章皆承上不仁者不可與言而類及之。樂射章為欲王者傷之。此章為暴棄者傷之。蓋聖賢終不忍絕而思以言覺之之意。

道在章

一。觸目便是人。即此人身。上便有。個。平。天。成。地。的。規。模。却。只。為。一。觸。目。便。在。此。至。爾。至。易。不。免。輕。忽。看。了。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正。須。將。人。字。原。委。看。得。通。透。則。大。學。中。庸。西。銘。道。理。

一以貫之矣

孟子二

難要上

六

萊根堂

居下章

孟子接大學中庸之統。而於誠字上增一思字。總是從人心中指點。使其擴充。一部書皆是此意。如弗思耳矣。弗思甚也。不思則不得也。皆時。提。振。此。字。而。其。源。流。體。用。之。全。則。莫。如。盡。心。一。章。為。獨。得。大。學。中。庸。之。要。領。

伯夷章

伯夷太公豈屑就衣食於人者。東海北海不謀而至。太公卜文王之必昌。伯夷知文王之不取。兩人正各抱胸襟耳。若文王中其惟不望伯夷改操。且非圖太公佐命以實心行實政而

無幾微。禮代之思者也。戰國諸侯仁心不接。如綫個。窮窮神。語以利為利。而不知以義為利。曰師文王。曰行文王之政。所以深折之。即所以深望之也。儀泰雖行。大率皆少壯喜事之徒。苗德如孟子而不見尊。何自行文王之政。正使貌為尊之。彼直以私心窺聖人。幾謂文王借二老居奇貨耳。此注前言伯夷太公非求仕後言天下歸與蕭何有公私之辨。旨深哉。第七篇亦引伯夷太公。但借證文王之善養老耳。

求也章

賦粟之倍。不過分內應取者。使之竭盡無餘。猶未至辟草萊任土地。然由來者漸矣。固是借富國以甚善戰之刑。然科罪之條。

刑記

孟子二 離婁上

七

某根堂

相連急。而終殺之以辟草萊。任土地。則不但鳴鼓之攻。又即次之而富之。之術有加。已不至於爭地。爭城之戰。不止也。此與入其疆土地辟之有慶者。似乎相反。須知上句罪在草萊二字。下句罪在任字。若是平原沃野。素而不墾。便是土地荒蕪矣。井田阡陌之旁。有奇零隙地。大則以正經界。小則以資畜牧。雖有土地。而不可任者也。又其餘閒曠畝。崎嶇隴畝之所。則丘墓之所。須柴薪之所。出所謂草萊者也。亦非可任者也。至怪執草雖草萊亦辟。而井田阡陌旁之奇零隙地。又不待言矣。雖徑畛涂道亦漸狹。其制以聽耕作。因而秦之車制亦狹其軌。所謂破壞決裂者也。凡皆以為稅款計也。非為養民也。即民亦未嘗不

刑記

孟子二 離婁上

某根堂

身兵矣。兵不戰則無功。安得不相率而周之。以上刑哉。此章蓋孟子戰國之刑書也。

存乎章

言屬氣。眸子屬神。氣在心。有昏明之異。神必傳之。故不能掩言。則氣出而神隨之。聽其言也。觀其眸子。此兩法一時并到。勿論言有邪正。則神有清濁。即胃為其正者。其語必偷。其神必蕩。

恭者章

恭者不恤人。以禮存心也。恤者不替人。以仁存心也。禮法之來。君子自反於內。澤。譽之。操。小人。政歸於外。而章正好對。

男女章

孟子亦不是。竟不獲天下。使以誠問。則必竭兩端以對。當時辨

士皆挾束空回角之智孟子只借矛刺盾令滑稽人絕倒便休終不曾說破無意思自在

君子章

易子而教須想見古人仁至義盡處事父母幾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皆所謂善也要須從責字着眼教者責備之養則薰陶而已此所以不教而養須合看始得

事執章

首二節便與聖經末二節相似吾聞之矣句下早有曾子一段事在胸中可也句下即曾子守身之意已隱然見於言外矣人之一身五官百骸體無大小無一不存於親故人之守身五

孟子

孟子二

九

某根堂

常百行德無大小無一不本於孝通無大小亦無一不及其親一語從孟子透根發出此又孟子從私淑中直接道統處

雖不至復進亦必別有善承之道使惠雖旁及而仍不傷其意正為曾子胸襟闊大雖一飲食亦有萬物得所之意方是養志三必字一般點次兩般地步必有酒肉是力所能為必請必曰有方是養志所與或指鄉黨僚友或作侍御既係微餘又率以為常定不屬親僚但古人質樸侍御亦少須兼幼子童孫其義更全如注疏却專以與所愛之子孫言

人不章

齊衛齊梁雖孔孟何曾格得君心須看取一能字是也本須究竟所在君仁三句不但說教驗如此要之理勢定須如此魚理勢說則伊周之與孔孟有易地而同符者矣格其非則仁義

孟子

孟子二

十

某根堂

之心勝仁義之心勝則君正矣仁義正三字莫作三項說

不虞三章

呂氏謂不虞之譽如陳仲子之廉求全之毀如匡章之不孝此趙注以尾生陳不贖之事證之較切近聖人之於人誰毀誰譽觀人與自修正須銷鎔得毀譽方能著眼方能立脚後二章疑皆承上章而言之蓋易其言與好為人師則失其所以自全之道幸浮譽之可掠而不知毀我者之立至也

樂正二章

樂正子豈肯從子教之人孟子即夷子教而正子為及門高弟子教必殊禮待之其意蓋彷彿彌子之謂子路而無其跡比易

前謂包於大者者也。孟子直以輔政為言。聖賢守身之嚴。

窮小章

父頑母嚚。象傲。舜一身且不吝。何況妻子。此必未升聞以前事。窮見後篇。

仁之章

仁者四德。孝首百行。由仁而義。由義而禮。樂與親之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只是一條路上。仁義性也。事親從兄。性之發。而為情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情之自然也。學而益能。慮而益知。盡性之能事也。此章事親從兄。注以良心。真切言之。又歸。

窮小章

孟子二

十一

朱根堂

本於知之明。而守之固。為事親從兄。即良知良能。人情之自然也。知斯二者。去則知明守固。而禮樂生焉。此即學處之窮進。盡性之能事也。後世有奉聖賢之一語為宗旨者。何勿通觀其全乎。

大悅章

孟子言必稱堯舜。凡七篇中說舜處。如此章及深山飯糗。藿與人同象。喜亦喜之類。非必有事實。可稽。又不是鑒定。擬出。體會得。宋方見孟子尚論之妙。古今不乏孝子。然以庸人待其親。而以聖賢自處。無復舜之心矣。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此孟子獨見舜心處。看注云。順則有以喻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求始有。

達可見後篇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非謂堯之尊奉。如此舜之隆盛。如此而父母之頑嚚猶未化也。乃舜以聖賢望其親。此順字境界。更無滿心滿意之時。此其所以終身慕也。替腹底。豫自旁人看來。舜可謂順其親矣。以舜自視。固猶未快然。自以為順也。體此則怨慕一章。帝使其子二節。可令人毫髮無疑。

舜生章

正猶孔子之子。臣弟友所求。未能非是真個未能。此其所以為聖人也。定字便是人倫之至。呂氏曰。養志云者。養善志也。順親云者。順常理也。此意思自好。

舜生章

舜文特為先聖後聖作引。不必舉其行以實之。東夷西夷又為舜文作引。不必求其地以實之。若謂舜之事。父文之事。君皆善。與人論之。變未嘗不是。要之易地而觀。無所不合也。揆字亦兼而義有先後。聖之自揆。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是也。有揆先後聖者。周公思兼三王是也。

子產章

孟子二

十二

朱根堂

事有出於偶然。不得已之所為。不幸為不知者所稱道。而反累其人。如子產此是也。孟子拔本塞源。不得不論之。

君之章

此特為戰國時之君臣言。朝秦暮楚。本無定分。惟視君所以待之者。何如。應與喬水章。恭看孟子故發此。雖以待其叩而王不。

能問致孟子未究其說千古但存疑案耳缺行言聽以下不遇
因舊君有服之結而言之卒非孟子入告之全理然米世習以
相與之際固自可見而齊王之所以致趙離者亦在是矣

無罪章

此即孔子所謂亂邦不居也

君仁章

此章直或人君雖有微箕不能存亡國雖有孔孟亦不能於竟
不可格之君坐致太平也

非禮章

精言之則惟度稍差粗言之則謾開動衆而已孟子所以大人
弗為須精言之方纔得大人身分出

中也章

首二句有三層意思不中不才是尋常教訓不得的須是養一
也惟其中才纔能養這不中不才二也惟其中才便須養這不
中不才三也乃是懸空說個道理如此到第三句將中才二字
贊作賢字將養之責任著落在父兄身上第一層一層而以樂
身作期望之辭樂其終能成已乃樂其將然非追想其已然而
樂之也抑欣幸踴躍之意非融之也玩欣字也字之
神不但找足上文正是領起下文不中者氣性偏執不才者
庸鄙無為宇宙間惟此兩項人無用朝廷之所不錄師友之所

難化頂是朝夕薰染數十年方能有成故責之父兄故不曰教
而曰養中才二字不要特然看高了若將賢字說成個善
養的作用則下文賢字無轉脚處

人有章

此即行已有恥及知恥近乎勇之意精而言之則朝諸侯有天
下正從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看出

言人章

曰言人之不善則初非有所規戒而特以訐其短也曰其於後
患何則不但義理非其所習而利害亦在斯速矣

仲尼章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與離義之信果即已甚之注脚也然此處
是從極平常處看却正是從極精微處看

言不章

大人精義入神則言行隨事各當其則而流弊不生此正藉於
信果者也極者但知信果為美端而迫狹以徇之耳

赤子章

此及良知章每為本心之學所藉口勿論未通體前後僅取斷
章即本章文義先欠分明良知章是由情而趨之於性聖賢無
不盡之性此章是由用而趨之於體聖賢無用之體本心之
學不煩言而其說窮矣不要將赤子之心便一概坐煞是純

粹至善的蓋性無不善而具之於心人生之初不容說特借赤
子作榜樣其赤子之心即指大人為赤子時之心只是說不失
其本心而已須知世間赤子之心自其初生時已一日滿似一
日逐漸夫之失其所以漸失者以任其心也大人之不失者盡
其心而已千古談道者紛：饒舌正坐將赤子孩提便認定是
純粹以精遠却心字都坐定是純粹以精不知赤子之心合
下已兼人心道心特其所為人心者直而無偽以其未逐物耳
非謂其合下只有道心也道心便是義理人心便是氣質唐虞
言心不言性要只分別人心道心而性字之義包括無餘矣此
本心之所以不若本天也 伊川初以保民如赤子解此章及

孟子二 蘇下 五 某根堂

劉記 答呂氏問則言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便謂之中又云
已發而去道未遠此解最善尹氏又以純一無偽言之則尤善
故朱子取之赤子之心發處那得便中正只是純一無偽蓋誠
而未明者也不失者以至明而保其至誠也

養生章 養生喪死先須坐定都是大事只從當字更進一步方說得盛
水不滿

淨造章 此與大學首篇節次相同深造者如明新之事漸進不已必求
反乎至善而後止道則格致誠正之序也自得之則知所止矣

知止者本其既知而言自得者追其所以知之之故其實一也
居之安即定靜安也資之深即能慮也能慮者言事變雖百出
而吾心之理皆可以燭之無所蔽而應之無所窮即所謂資之
深也取之左右逢其原則無往而不得其所止矣 注中有所
持循四字是為以道二字重下注脚 自得之有二義原之於
天命者實能見其在我得之於傳習者不啻若自口出總是十
分透徹無些子疑實此三字是孟子一生學力得手處 三則
字語氣直下只自得之便一切相因而至故未句重言之 伊
川謂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此方是自
得之效驗處又云上智頓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孟子二 蘇下 六 某根堂

劉記 又云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怠迫又云既得後便須放開皆體
味此章最切要語

博學章

博約是孔門授受最扼要處孟子增出個說字又從說字上分
定詳反而字詳說是從學之不講及審問明辨得來反說從
子貢學識之所歸曾子忠恕之所傳看出詳說便是格物致知
反說便是物格知至雖則博學須是說得條分縷析各歸其
方得心口如一雖則學有指歸須是說得易簡包括綱領其
方得顯微一致約只在博內愈博愈詳則愈反愈約上智只是
一路事將以二字正為下學指點耳 朱子謂此亦上章之終

意博學詳說便是深造以道反說約便自得之

以善章

呂氏曰古之君子養人以善而不厚望於人故人得罪於君子心服焉今之君子不以善養人而責人也深故愈深而人莫之服人字即指當時諸侯說

言無章

實有充滿之義言不祥到極處也凡好言人之過及好言己之功者皆不祥之言然若不為蔽賢而發猶非不祥到極處所以甚言蔽賢之害也蔽賢不但是沮抑人才凡聞人之善而必誣之以為快者皆是亦不但是騰口說即聞人之善與聞人之

訓記

孟子二

七

朱熹

誣善而默焉無所可否者皆是

徐子章

孔子但說不舍晝夜統言其無息之體也孟子却說盈科後進分著其不已之用也故乎四海則學不至於聖人不止矣此亦孟子契緊為人處登東山章又暢言之

樂希四章

人皆可以為堯舜便是從道心上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便是從人心上說須合併看方知兩邊立言各到盡頭處庶民去之以德言小人之澤以位言孟子固常提仁義二字然此處只引容舜之安行非以此二字為存之要領

望道而未之見伊川橫渠皆解作望太平至治而未之見如此則仍是視民如傷項下事故朱子不主其說嘗疑圖外載程

子語謂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前四節自說得去周公思

煎三王以施四事不幾坐然乎今細味此二語乃知三王四事

不足孟子隨手拈來直自周公中傳出流播於後耳其有

不合正是從同中求異幸而得之正是從異處歸同方見周公

窮理盡心之至若但渾淪說個此心此理之同終沒交涉也

貪古人名目則人云亦云不知其所謂不合也傷自家性靈則

我行我法古人事不復入思議矣不復入思議故不免於一切

權謀苟且之計不知其所謂不合此周禮之所以兩用而兩敗

訓記

孟子二

七

朱熹

也孟子此章揭出周公心事方知損益古今其難如此乃天下

萬世治亂興廢一大關頭舜明於庶物云云是孟子櫟括其

生平直下斷語迹熄章先斷後序惟禹湯五節但述其事全無

斷語不僅三王四事是實錄即周公之繼日待旦亦是實錄并

非追擬想像之詞也

人亦解說政教號令莫大於禮樂征伐以其不自天子出而鹿

鳴天保出卓采薇之雅詩以亡須實見其所以然東邊以前周

室雖衰厲王之亂共和猶足以守而天子諸侯朝燕規美之辭

典夫公卿力農奉祀之什亦錯出於變雅之內王迹雖微未嘗

熄也是以二雅所載上溯文武下迄宣幽皆東遷以前之作而

風詩如邶鄘衛諸國所載則皆東遷以後之時也。以漢書見
於春秋以前侯國皆統於王室而不自為其風故雖侯見於
大雅衛武公之詩各見於大小雅而民俗歌謠亦無不統於其
內此何莫非采風之所得而不以風名者王迹未熄也至東遷
而王迹乃熄矣王迹熄而王室之尊乃與侯國等矣王室之尊
與侯國等而侯國乃各有其風矣侯國各有其風而王室之所
采者亦但及其境內而遂無以別其為雅矣於是夫子刪詩
列二南於首者追西京之盛風之所以進而為雅也仍王風於
列國者悼東遷之衰雅之所以降而為風也繫邶鄘於衛首者
列國之相滅其始熾於東遷以後而衛并邶鄘乃在東遷以前
論東遷之亂世而冠以西京之盛國所以著變之始也殿諸風
於十五國之末者見公劉以僻處而開風化入二南之所自始
周公以惠難而致太平苟成王之不悟即鴟鵂破斧亦變風矣
天運相倚伏人事有循環此詩之所以為教於萬世也曰王者
之迹熄而詩亡則孔子刪詩之功不言而在其中矣曰詩亡然
後春秋作則孔子之春秋其功有出乎刪詩之外者矣刪詩作
春秋其事不同要之皆以存王迹
春秋尤所深切著明者則以詩為有東西周盛衰之事而春秋
則專紀東遷以後故孟子不言刪詩而但言作春秋其旨微矣

列記

孟子二

九

朱根堂

夫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諸侯以中國為
內而諸王者為外故內則正桓文之功罪外則著具楚之侵陵
自大夫出則大夫以魯國為內而列國為外故內則記三桓之
僭濫而外則六卿七穆之徒亦與焉至於陪臣執國命則又詳
於內而略於外故書墮賈卿書圍成書寶玉大弓不厭其詳而
列國之陪臣略焉此一二公二百四十二年陵夷漸積之大勢
也而其中朝聘郊禘蒐狩卒葬之類典章制度存亡得失皆有
可考所謂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者皆王者之迹即皆
夫子所取之義即皆夫子所存之統也蓋春秋之可言者如斯
而已或有以詩止於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者朱子謂詩之
本義不可知無以考其得失謂雅亡者近之又云先儒謂陳靈
以後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曰竊取
曰天子之事筆削褒貶自是春秋大主腦但今日既無魯史舊
文可證又云說者穿鑿於一字忽以此褒忽以此貶若舜文美
法之所為故朱子但竊取其義以作綱目而不復注春秋也
流風餘韻猶言在上在下風氣之所留遺蓋善惡舉大勢而言
也此四句如詩之有比興所以引起下文又前面列聖相承如
大江出岷至此忽山夷水噴而實一氣相承蓋有不敢贊言之
意朱二句又覺煙波無際一望蒼然文章之妙亦可想見
可以章

列記

孟子二

二

朱根堂

此見孟子精義之學。天命之理。父母之身。未嘗一刻忘也。過取過與。兩者常相因。可以無取。若僅說向戒貪上去。猶未得此章之義。蓋傷廉傷惠。傷勇。總為英雄豪俠一流人。說法乃戰國時習氣之所開也。

蓬萊章

羿蒙罔篡逆之首。子濯慶公亦亂世之雄。取況最下。所以甚言君子取友之不可不慎也。

西子章

性命之存亡。係乎昭質之虧否。無他。潔與不潔之分而已。

言性章

孟子

孟子二 離婁下

三

朱根堂

此章為智而發。次節反覆以明智之必不可鑿正。反覆以明智之必不可。非謂智原於性。性本自然。鑿智即是鑿性。智者但當準其性之自然。而不可以有事鑿之。此乃後世認氣為性。而以窮理格物為支離者。正告子不得勿求之餘。喬樸棧杞柳之末流。不知行其所無事。五字拆說不得。若單提無事二字。則鑿字只成個混沌死之義。或謂此章從言性說起。疑次節亦申明性字之義。不知智以幹事而事莫先於窮理。性者理之所從出。故從性說起。以明已然之迹。無非自然之理。而言性者。又智之所最難。故從言性說起。如告子荀揚之言性。正小智之鑿者。首節注定言字。便與鑿字相關。會總之。此章性智二字。不必從四

德源頭上糾纏。性字只作理字看。智字只作窮理窮字看。如

說去文法。本自一串而實主分明矣。利字只須貫入故字內。

一滾說去。看注云。但因其故而理自明。與又必本其自然之勢。

原無低昂。自明文有以則故而已矣。屬之天下。而以利字作孟

子指點之辭。遂成謬解。其病在泥看次節。專就順利上說。不知

禹之行水。其順利處皆是。因其已然之迹。言利則故在其中。猶

之末節。言故則利在其中。新安陳氏以故利二字分貼此兩節。

尚不妥。況低看故字。高看利字。即末節無頓放處矣。湍水一章

與此互相注脚。水之就下。是利無有不下。便是故縱使搏激以

達其性。然少間終湏就下。可知此二字一串相聯。小作低昂不

得

孟子二 離婁下

三

朱根堂

禹之行水。即是智字正面。末節乃推廣言之。又是故字顧母處。若以治水治歷。呆板對舉。殊失孟子會引證之妙。如堅白同異之流。皆是鑿。本章三節。幾似各說一番話。只末節重點故字。一語便覺血脉貫串。首節從言性起。只引出一故字。以利為本。特找足故字之義。但看故字兩頭團結處。則智者之行其所無事。瞻前顧後。恰在個中矣。置閏之法。大率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無中氣則置閏。中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西則為歲。所謂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朔氣西則為年。所謂三百五十四日也。故周禮云。正歲年以序事。而鄭注言中數曰

歲朔數曰年也

公行章

以禮律已則非僻之十自無所入。君子雖遠小人亦未嘗因為莊色厲聲以顯相之生孫賈王驩之徒雖不悅於孔孟而每欲引之以自重此亦過化之端僥倖蓋不惡而嚴與既明且哲之所交相為用也

自反章

以橫逆相加則其為禽獸久矣。然必三自反者非君子之撫心而自疑也不忍遽以禽獸待人也。此正仁禮之心之精蘊也。此章從交際上說忠字非更進一層只是仁禮之實處有終身

刻記

孟子二難妻下

三

萊根堂

之憂又是自反源頭無一朝之患則橫逆亦消磨矣。孟子願學之志不肯以顏淵自況然稱之者再一則曰禹稷同道一則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至是又自誦曰舜人也我亦人也然則孟子之於顏子可知矣蓋學孔子無畔岸學舜有把鼻所以然者舜於人倫無所不盡故為法可傳龜山亦謂顏子所學孟子所憂惟舜而已朱子曰性天之妙人所難明惟舜之所行有以盡發其蘊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以為法。愛人敬人有入安人此人字皆指外人耳世間儘有父母兄弟所以待之者倘有不平便至忿怒則且有寧受外人之橫逆而轉不容於父母兄弟者是則可憂也試思父母兄弟之前先能三自反否三

反之後外人可絕以禽獸父母兄弟則必相期以聖賢則父母兄弟以聖賢者其存心每自忘其己之為聖賢而終身於自反之地此舜之所以為法而可傳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可知前回許多話孟子先從舜身上表裏週遭然後說出讀此又可悟親而仁民與其所學而薄者其所薄者厚未之有處理一分殊之旨方知孟子之言近則透骨入髓遠則蟠天際地

禹稷章

孟子言稱堯舜願學孔子雖顏子猶在姑舍之列此是取法乎上處以禹稷比顏子此又尚論古人推見至隱處後儒又謂孟子猶遜顏子此又後人推見至隱處楊氏云知合外內之道

刻記

孟子二難妻下

孟

萊根堂

則禹稷顏子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於此見成己成物同出一源大學中庸孟子其致一也。凡鄉人鄉隣之鄉不必定屬鄉遂之鄉蓋都鄙亦有鄉邑大宗伯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是也禮疏言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為里以上以相統領則是五畝之宅在田廬者八家相聚在邑者仍做鄉遂之制故亦云鄉邑而何休言在田曰疆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與疏說異大約亦因里數之多少以為邑之大小其與鄉遂特所來之敘不同而已看來出軍則皆以五起數分里則何休說較是

通國章

孟子絕王雖不與之言與匡章遊又禮貌之皆似太過然此仁義之至且亦所以為教也王雖若此龍驤驕貴孟子猶不為是而仁人孝子之所為雖不當理而其心可諒猶為君子所矜惜世不幸而有責善者倘庶幾其一過乎

武城章

學至孟子方是可與權且如易地皆然前文亦有為此論者直自孟子始曾子子思是孟子道脉淵源所自孟子將朝王聞王命反不肯往此是學曾子壁立千仞處故所引亦曾子之言守不見諸侯之義則曰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此是學子思辭立千仞處故所引亦子思之言然孟子一見齊王便辭去志是以不肯受祿乃因其有師旅之命不敢違去則以爲各鄉仍介乎仕與不仕之間此非有曾子子思之懷跡可尋正是易地皆然之權度精切處

儲子章

謂果有句直述齊王囑之之意則乎字語氣不合應作儲子推測之語為是

齊人章

齊人之乞只一糲已窮其象穴求富貴利達者終其身未由一糲即終其身未由一羞且泣由君子觀之此觀字直從糲字出求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然布要須始終還他一個

孟子不說方見得孟子悲憫此輩終身無改過之路處若更直說他羞泣光景即首節成刺語矣

總章

疏見天下大悅章注中推辭之心四字最得孟子尚論處人少至知好色有妻子仕到五十時諸境閱歷盡矣舜之五十則又好色富貴無所不備矣乃知孔子五十而慕之說有從今人情中推測出來故孟子歷舉而證之常人之怨不過尤人舜則則於自反責人之慕所以達情舜則則於盡性夫仁愛者盡民物之性參贊有盡天地之性其事皆有止境古今來惟有舜一人乃欲盡父母之性此其所以終身慕也

創記

孟子二篇章下

三六

萊根堂

娶妻章

齊竊疑舜不告而娶乃耕稼陶漁之際搜象未化之時後或失偶故書言有緹在下堯之妻舜皆於四岳天下誰不聞者何待告何能不告孟子承章之問直言告亦不得娶者蓋既推舜之心如此又推堯之心亦必不以天子而傷匹夫之孝略其事而論其理原其心也但看下文焚廬諸說荒誕已極孟子亦不辨其有無正以憂喜之誠心答之可見不但此也書稱烝又人格姦乃釐降二女則微庸時搜象之化久矣而章帝使其子節所謂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者亦是推論其心如此非必有五十而慕之事實可證也猶之若決江河看固有之亦想像

其心如此。又如伊尹之天下千鈞一介。豈必皆有事實可證乎。周衰文散。造言之刑弛。如割烹癰疽之類。轉相傳述。即充不姚。告二女何親。亦見於天問之篇。諸若此類。除放弟臣父而外。孟子直以情理斷之。不辨有無。凡折服告子淳于及諸好事者。都是如此。此所謂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也。此孟子謂邪說放淫辭之要道也。校人一段。即小觀大。凡上澤不逮於下。下亂不聞於上。皆使人之所致也。信而喜之。與周公之使管蔡。其心一也。

象日兩章

放弟臣父。當時議論如此。安得不有暴秦之禍。舜處兄弟之

創記

孟子二萬章上

三

萊根堂

變猶恐親愛二字。形容實際。不出至於可怒可怨而不藏不宿。則親愛之至矣。使吏即命卿。所自始。蓋中人以下之資。必使心有畏忌。而後能保其終。此克段之所。以謀為鄭志也。說詩最難。或因物感事。而好博者徵之於蔓衍。或反言借喻。而膠固者失之於拘牽。害辭害志。直括盡後儒驅經就序之謬。孝子之至。直貫下文。孝子之至。是從孝子門牆中。比併出來。尊親之主。又是從孝子之至。凡聖人而為天子者。比併出來。尊親便是為天子父。追王者能之。以天下養。總是舜之所獨。總是對針臣父處。舜之尊親。即尊。只為孝子中有尊而不逮養者。所以首四句。急遞說中四句。分應說。說個孝子之至。則新魏

之尊已不在內。此則孟子之意。舜之尊親。即尊。只為孝子中有尊而不逮養者。所以首四句。急遞說中四句。分應說。說個孝子之至。則新魏

先以二章

此二章言天命最為精密。不是懸空無捉摸。理一分殊。一齊併到南河陽城箕山朝觀訟獄等事。直消却後世多少疑團。而繼世一節。尤可以杜逆萌。如宋之德昭明之建文。非桀紂也。太宗文宗又非孟尹周公比也。四子之書。史書之律例也。喪畢而

創記

孟子二萬章上

三

萊根堂

避其子人臣之義。當然若朱均之平。不足以嗣位。堯舜禹三人授受。一心皆行。其所固有。是以命攝之時。舜讓於德。禹讓於皋陶。皆未嘗引嫌。而有謬贊嗣君之一語。蓋爾日之天位。實古差也。至於三年喪畢。則攝位之事。終而君臣之分。起倘天下猶歸心於故君之子。則相與輔佐。猶足以致治。亦非漢文讓三讓再之比。如此方見聖人心事。如青天白日。天與賢則與賢。是以偶然之運。會證之天。與子則與子。是以一定之常。經證之天。理之自然也。全章大意。皆為禹德不衰而祭次及仲尼伊尹周公見偶然之運。會不可為典要。故特舉繼世言之。以明傳子之法。不獨啟賢如此。固天人之所同歸。即不

賢未至桀紂亦天人之所不廢所以正國典遇亂源杜新魏典
午之觀觀於無窮也唐虞之德實感於三代三代之法而備
於唐虞且如封建之法便是從傳子生出因而井田之法一國
之士皆一姓之世業故授田還田權自君操而民無兼井學校
之法國學所教自王太子以下皆適子可知井田學校亦無不
與傳子相為表裏總是時勢到此不得不便是天理到此不
得不然故曰其義一也朱子作古史餘論謂不必封建亦可
為治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
義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
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為遺其子孫之計

劉記

孟子二萬章上

三

朱根堂

附論外丙仲壬

疑此二句蒙上文太丁未立而言也太丁已立為太子但未及
立為天子而死繼太丁而為太子者外丙二年繼外丙而為太
子者仲壬四年亦皆未及立為天子而死也如此則與世紀無
年攝之說既相脗合而太甲居憂固當以注疏為斷若外丙仲

壬國作中短死喪相仍則伊尹艱難告戒之辭何獨無一語及
此而曰嗣歟德曰王承基緒曰嗣有令緒其為直繼成湯無疑
又按家語孔子曰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尤為確證至程子
以為二歲四歲辨者謂湯崩年百歲不應九十七猶生仲子九
十九更生外丙以今考之就如年老尚能舉子即孟子叙次何
以先幼而後長史記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崩曰崩則是既
為天子矣湯以丁未崩太甲以戊申立何處容此六年又何以
解於居憂桐宮及聽於伊尹之說故程子且以歲年釋之究其
說誤所由因史記治孟子之文而錯增一崩字耳

劉烹章

劉記

孟子二萬章上

三

朱根堂

非其道道字即充舜之道道是個渾淪的渾從義上稱停惟其
先知先覺方解稱停這義方解稱停出充舜之道來如始而
置既而幡然這便是義所裁制遠近去不去皆義也合於義則
道在是矣如此則非其二語平看不得道義不分大小一介
與天下千鈞如一例不救錯過道義不分取與若賢知之過便道
寧過與勿過取矣從道義看則一介原不小於天下千鈞也
不與不取只論當下只為人於一介不與處尚信不過遂欲生
出議論以為抬高聖人一層不知反降人豪俠路上道理先欠
的實矣伊尹未仕其分則民也故云天民之先覺者若充舜
則大君之先覺者也以充舜言之則充舜先覺而伊尹後覺也

以樂堯舜之道言之則伊尹乃先斯民而覺者天之生斯民也
三句堯舜覺伊尹伊尹覺斯民一滾在內予天民句以下方
說自任處天不虛生聖賢聖賢不虛受天命只這堯舜之道
無隱無仕都有個著落處末節聖人之行不是推開說正是首
尾一氣就一身言則有先後通古今言則有彼此其致一也

於衡兩章

當時依傍門牆却又高自位置援古聖賢軼事為辭孟子特以
形迹之顯而易見者決之難進而易退是分殊禮義只一個
源頭惟其難進易退惟其易退難進則理之一也進以禮
退以義此命之存乎我者得之不得此命之聽乎天者亦理一
而分殊也
孟子二萬章上
三
朱根堂

伯夷章

前輩謂清字從聖字來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處為
多固是說聖之清不若說清之聖然終不可謂三字之聖與孔
子之聖一般孔子之聖自是迥異三子其所以異者由於智耳
固未可渾淪說個聖同而智異也只是其清任和處也從人欲
淨盡不忍不勉來離却聖字單說清字固不是伯夷之清離却

清字單說聖字亦不是伯夷之聖可知聖之清三字下得牢世
渾融金玉不但聲始終實含智聖之義故朱子謂金聲有洪
纖清濁而玉聲則首尾純一又云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
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遂
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缺則
其玉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矣即此可見智異則聖亦不同不
是儻侗說個聖同智異也樂之短長節奏始終相因射之比
耦決拾巧力相資此即所謂時也而聖由於智則孔子之所獨
而隨時以處中者此二節便是時字注脚聖之時三字另外著
詮解不得聖由於智即上文條理二字中已伏根源三子

劉記

孟子二萬章下

三

朱根堂

之聖豈惟不及孔子故朱子又有顏子之說三子之聖又各有
差等故朱子有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之說於此並見聖同智
異國圖說不得

北宮章

漢藝文志言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工竇
公以目育學導引無所服餌年百八十歲矣以察所習大司樂
一篇獻之是時周禮猶未顯於世則周禮為周公之書明矣又
周禮有司祿之官而闕其制則諸侯之去籍明矣當時簡編聖
大不能家藏戶有戰國時已無可考不待秦焚挾書古事始十
亡八九也此章與王制相出入而王制作於漢文時疑王制

記

孟子二
萬章下

三

萊根堂

到記

孟子二

1414

菜根堂

問友章

父際章

仁非章

牛羊

成賊中邦鳥獸咸若非有二道也國無道而辭尊富道汙則從而汙也國有道而恥貧賤道隆則從而隆也

士之二章

學校士無所寄故前章有為貧之說此章及後章皆言士之不運其分亦不貶其節道并行而不悖也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龜山謂燕所以待羣臣嘉賓若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故以膳夫為獻主而王不自獻即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古者列貨於井旁以待汲者之至而售焉故曰市井而何休謂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其說恐非也

創記

孟子二篇章下

三

萊根堂

一鄉章

尚友二字直自孟子揭出是一生家當是七篇貫索又因萬章問友問交際實不知取善之無窮問舜禹伊尹孔子百里奚皆荒誕無稽之事無復知人論世之學故特告之以此詩書兩字通萬世之天下而言蓋其人既往其語言文字之存者惟此兩項足以括之非僅謂自關雎至殷武之詩自堯典至秦誓之書也即以詩書言若不論其世則僖公之泮水亦竊京之辟雍穆王之呂刑亦唐虞之獨教矣

問鄉章

傳子者封建之所自始天子與諸侯皆世治其國然諸侯嗣立

必受命於天子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云云可見侯國之君與卿皆天子所命分雖有主輔而與國同休戚之義惟均評雖不聽無可去之道管仲所云有天子之二守是也戰國以前君之立不得其正者容或假天子之命王至漸微卿之不命久矣因時起義則貴戚之卿與命於天子者同異姓之卿與命於其君者同孟子之論非無本也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殷霍光異姓乃得行之於漢豈三仁之才顧不及霍光哉又豈孟子之言虛立於此稽諸前後不但不驗且至相反哉理之所在而勢適符焉者常也勢之所趨而理反因之者變也故朱子言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

創記

孟子二篇章下

三

萊根堂

孟子三

音

匹章子告子名不害趙注言其常學於孟子能執弟子問未知所據或以為即浩生不害也

昌黎謂孟子之死不得其傳。蓋及門無中人以上之才。是以無

後心得者即記錄亦不能備且如性善之旨發端於滕文公此

是孟子特提出與他說却只約畧記之此外所言皆因其人所

疑詰者而語之而其自言則莫詳於論心蓋性不易說心所以

戴性之器同然之理義即性之善也求於心擴充其良心即盡

性也。其曰性也。有命。曰形色天性。則氣稟之說。所益舍。

氣稟則無所用其力而生亦不可得而享矣貴四子書而先焉

孟子三 告子上 一 萊根堂

其所以分處然後能觀其所以合。如孔子之言性相近也。則理

與氣之目魚維合肖長冬有生者也不忍天命之謂生

與此氣之相合而生人者。其理一也。

典○義○之○妙○合○而○生○物○之○理○大○命○

○繼○之○者○善○曰○之○謂○性○即○孔○子○所○謂○成○之○者○性○然○孔○子○蓋○析○陰○陽

始○終○而○言○之○以○明○萬○物○之○異○體○子○思○則○合○陰○陽○始○終○而○言○之○以○

明萬物之一原意相通而語仍各別也孟子之言性善此則專

言其理之所自而不雜乎氣者也即煎氣質言之而氣之所由

始亦未有不善而可以生天生地者由天地而生人物由洪荒

而後世此則氣之連變而原其始則亦未有不善者未有不

善可
 而免
 口以
 更滋
 行生
 平思
 天命
 者命
 一者
 子西
 子西
 女之
 喜者
 要其
 害指
 中敗
 冬財
 人一
 公而
 市已

補綴凡上後該怕惡之字直去工中工與耳等口方人等

漢裂之禍告子之一轉而為荀卿猶荀卿之再變而為李斯也

李斯之禍愚者猶知所懲荀卿之疵儒者皆能摘之而告子之

則流及後世而彌縫益工變化愈妙其獎極於惡窮理其端

始於不知言杞柳之喻偏陂之說辭也故孟子攻其所蔽湍水

之喻放蕩之淫辭也。故孟子攻其所陷。至於生之謂性。推其弊。

至同人道於牛馬是邪辭也故孟子攻其所離終之以仁內義

外。國。和。生。中。之。不。能。無。善。而。生。為。區。別。之。又。冠。之。以。食。也。

則其辭直矣。孟子友其行焉。然卒之不得。冷言刀求。於心

[illegible]

○直○道○家○養○生○之○律○後○世○乃○擇○之○以○奉○燕○石○五○還○兵○之○利○而○其○功○

遂至於不可言然後乃歎荀卿之拙也 告子之巧蓋初未以

卷之三

不善言其氣為性乃其相原而內外兩守其抱身也

柳○之○有○直○以○仁○義○皆○在○性○外○變○為○湍○水○則○無○肉○無○外○及○其○說○不

得伸而生之謂性之根原始出則又以外為內而人禽至於無

所別又不得伸然後乃剖仁義而內外之然冠之以食色則其

所外之義既不通與荀子化性起偽之禮同出一轍而其所內

之仁亦不過嗜愛貪慕之情而已此直不足與言性故孟子但

就其詳所之。終未與之質言。而四章正意。雖見於七篇之內。

青可為善一章及限心主色之類皆首章本意之有以之尤

[illegible]

天性與生之謂性語勢幾相等然形色者天性之所寓勢作
兩截讀繼之以踐形則性之所秉與性之所以盡原委洞然
孟子之言一直讀下即生即性猶之即心即佛所謂釋氏本心
也於物既無異同於人又無脩省直與發形章天懸地隔義外
之說辨見第五章又見集義章而食色之性則氣質之性君子
不謂性也辨之尤明

孟子章

季子泯去親疎賓主之別而支離於長幼之間以此便是詖淫
之說公都子若答以論親疎則鄉人雖長於父亦不敵敬兄論
賓主則鄉人雖幼少亦先酌之親疎之義起於吾心之仁賓主

劉記

孟子三言子上

三

朱根堂

之義起於吾心之禮然則仁禮亦在外與朱子謂神主之位
東向尸在神主之北

公都章

情者性之動也乍見入井雖至不肖合下便有惻隱其殘忍者
生於轉念耳習之既深乃有合下便殘忍者又如叔魚初生已
知其惡此乃人中性稟安可以一人之變律億萬之常乎且孟
子只說人性皆善終不曾說人性皆純粹至善程子亦謂至善
明善此善字乃義理之精微繼之者善此善字却言得輕可知
性善亦只說初稟原是好的蓋動靜健順與夫仁義禮智知
之所自來其理本無不善而理之分給者必秉乎氣則過不及

者行乎其間矣通不及之所流極而善惡分矣如親仁民愛
物皆仁也流而為慈愛又流而為舍身飼虎生殺取予義也流
而為強暴盜賊夫婦男女禮也流而為淫奔知也流而為奸黠
信也流而為尾生此非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乎然不得謂
仁義禮智信之理本不善故程子曰性即理也推是以觀豈惟
人之性善即物之性亦善虎狼生而食人食犬羊不善極矣然
而知有父子則五行之德亦具其一此一德者又得其偏耳下
至昆蟲之微末者五德無一可取然金木水火土之類必有所
依附剛柔動靜健順必有其近似豈可謂陰陽五行之理本不
善乎若非其本來如此則聖人又安所得盡物之性而使其成

劉記

孟子三言子上

四

朱根堂

若乎故曰性善者以其所賦之理本善也而天下無孤行之理
理之秉乎氣亦有過不及者亦與生俱來勿論在物即在
人已百出其途故曰天命之性不可概以純粹至善言不然則
道何假乎修性何假乎盡良知良能何假乎擴而充之知此則
子思孟子之言源流一致不知此則性之為性雖滿腹程朱語
錄終無以得其會通也蓋論其流則當其源而已流矣如清
泉出地合下便有泥沙豈惟才有不善即情亦有不善性亦
不善者論其源則雖濁流萬派而其源之清者未嘗不在豈惟
性善即情亦善才亦善情者性之所發觸我之仁則為惻隱觸
我之義則為羞惡才者性之所成得仁之性多者其才亦近仁

富歲章
陷溺者習之相遠同然者性之相近。孟子凡言性必以心之
所發驗之。是言性必言心也。凡言心必以理義之同然四端之
擴充言之。是言心必言性也。言性不言心則其理虛而無所驗
言心不言性則我耳能聽我目能視滿街都見是聖人之說出
矣。此章文字脫却之妙亦如詩之有比興先以富歲與天之
降才因就歲中引出麴麥以興同類又就同類中引出足之相
似以興口耳目又即口耳目之同然以興心而扁鵲之悅我口
又即興中之一物以為比同齊同聽同視才之散見於百體者
無殊也。惟陷溺其同然之理義則才以濟惡而殊矣。朱子嘗
劄記
孟子三
牛山章
言初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可學而
至今方覺得難喜是志向高明覺得難是實下工夫來益愈近
則愈覺其難也。陸王之學儘高明只自始至終覺得特容易了
便是他差處。禪學只說到同然二字便休更不粘著理義此
其所以不識性也。

亡而心之軀殼自在。便是日用間也有不應事的時節。以至
於夜則漸澄。清此心之靈明。漸出所謂夜氣者也。平旦之時
此氣未滿於事物。故其情之所發。猶近理而合於性。此乃所謂
良心之萌蘖也。非即指所息為萌蘖也。若說作仁義之良心。夜
間生息。然後此氣清明。則是以良心存夜氣。而與夜氣不足以
存。句相反矣。日夜兩句。只了當得夜氣二字。平旦之氣。即是
夜之所息者。平旦二字。非氣之名目。乃由靜而將動。此氣發用
之初。好惡之所萌也。夜氣離息在那裏。然未至平旦。無可考驗
過此又昏。却所以必於此證之。夜氣者。此章論氣之名目也。平
旦者。此章驗氣之時節也。凡皇初混沌。赤子啼笑。反一切消虛

劉記 孟子三 告子上 七 朱根堂

景象皆誤看。平旦二字也。仁義即上文性字好惡。即下文情
字。日夜之所息。不是來。來復不是悔。過自新不是忽。有惑
觸也不見得。仁義也不見得。皆欲只是心中無事。澄靜下來。便
有此氣。有此氣則良心便在這裏。究非取之軀殼之外也。但息
字項下。著不得仁義二字。即一切膽合耳。所以必如此說者。原
只為放心人。指出一條生路。若是天良既已來復。夜氣又極清
明。則其好惡之相近者。豈待幾希而已哉。日夜之所息。平旦
之氣。便需從此見得。天地生生之氣。無刻間斷。而人心不死之
靈。必有端倪。乃知惺惺。寔息。非僅安逸之區。即此便令人猛省。
日夜二字。兩平說了。日夜與平旦。又兩平說了。則意義語脈。

不相貫而下。文夜氣二字。亦無著落矣。其病在誤以平旦二
為氣之名目。不知日夜之所息。即下文之所謂夜氣也。平旦者
乃驗此夜氣之時候也。氣則是氣。必云夜氣者。蓋雖天地之
氣。亦息於夜也。人心既放之後。一向昏濁。安所得義理之氣。正
需於人事未交之時。湊合著。天地清明之氣。以養之。朱子謂臨
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蓋其復
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
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此章絕去
根原。需從此看出。養之一字。自孟子發出。養心養性。養氣
養大體。都只一串中。庸之戒懼慎獨。原其始。孟子之知言集義。

劉記 孟子三 告子上 八 朱根堂

要其終皆養也。是以得失所關。最為重大。就中各尋下手處。且
自掃除妄念。始妄念者。環至之牛羊。而自賊之斧斤也。并無補
於嗜欲。徒自擾其性。天旋起旋滅。雖未必皆至害政害事。而
地消長最大。即以利害言之。亦足以招隱禍。而虧暗福。此亦操
存舍亡之一大關也。存亡出入。固是人心。而惟微之本體未
嘗不在。故朱子謂人心固異道心。又不可作兩物看。不可於兩
處求。又曰。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
無惑章
上章牛山之木。以齊地言。此復取喻易生之物。而曰如有萌焉
何哉。即上章萌蘖之說也。故注以為王指齊王。首言不智。以

奚之者多。末言非若。則以王向道之心不。故。言。之。不。善。此。所以。寒。之。者。至。而。易。寒。其。心。也。亦。如。此。分。別。是。陽。也。則。所。發。之。德。是。陰。也。所。求。之。可。見。則。為。夫。德。即。此。是。王。道。之。本。魚。我。章。

其始也明知義之可欲而不求必得明知不義之可惡而不能決去徘徊於理欲而無以自勝只是一個兼字誤事耳其繼也理不勝欲亦明知欲之不可以并取乃一經不辨則深入其中遂至種種皆其所好而皆欲為之此一個兼字其毒更甚要只是起初一個兼字直誤到底耳從此體會方知魚與熊掌不但與起生與義來即宮室妻妾窮乏早已飛騰出現孟子文章變化指點之妙如春雲疊出流水盈科無意相連而自不可斷

孟子三

孟子三

九

菜根堂

讀書謂賢者帶言勿重不知乃此章定盤星為下文失其本心作對針也此章得人羞惡之心層層引出直至乞人不屑水斷山窮萬錢一句忽作閑天霹靂令人猛省

放心章

孟子一書大概從心上指點曰性善所以清其源也曰反求所以明其固有也曰擴充所以使之盡其性也而求放心之說則自此章發之然所以求放心者亦曰集義養氣而已合觀七篇之首便會此意而此章語勢尤覺分明但看首節仁義並列而以仁為之人心明心之必不可放以義為之入路則心之所以不放也故次節即承之曰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

由是路乃能求其心所謂不知求者正以其不知求之路也則謂學問之道無他者集義以養氣而已集義則心不放矣集義以養氣則心且不動而何有於放可知學問之道正即由此求之之路也不然仁義平列雙起先仁而後義次節却先義而後仁末二節乃但說人心不及人路竟無收煞矣不動心是成德之事求放心乃入德之門程子所謂自能尋向上去也告子之不得勿求自以為不動心其實乃放其心者也須看七篇內仁義交相為用之旨方是孟子學問源頭即告子義外之說亦可不攻而自破矣

無名四章

孟子三

孟子三

十

菜根堂

前二章取喻總為後二章大小二字作引孟子教人之法提出養字最為切要蓋有物必有則所謂養者充滿其物之所以有是則者而已矣第三章分出大小以明其所養之不同第四章則言小與大所以為一致之歸從小則大者亦小從大則小者亦大要之氣體之充也養其大體便是養氣思則得之先立乎其大者便是知言集義道理只是一串隨處體認便自可見小體多矣獨舉耳目與心並言之蓋耳目者心之靈明所寄也從小失大則三者相離所謂玩物喪志者也從大而小不能奪則三者合一即聰明睿知之至聖也理之得不得因乎思思又視乎其所以立所謂立者即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之謂正所以立

能思之太而極聰明之用也。耳目之官視聽心之官思官有
大小而所有所稟令心得其令則百體從之立字然有工夫若
便以能思為止境而懸空捉定則後世陽儒陰釋者之自為提
唱非孟子本意也。人或坐懸耳目為形下心為形上不知心
與耳目皆有形上形下如視聽是形下聰明之德便是形上然
非心不為功故為小體心配五臟亦是形下其具眾理應萬事
乃為形上而虛靈能思處正是形上形下一个樞紐一切官骸
悉聽命於此所以為大體若將能思處便指為形而上則告子
生之謂性矣。看孟子下個立字可知思字猶未是盡頭處也。
此章天字不重。因上文分割與人看。此天句却合併與人看先

劉記

孟子三

十一

朱根堂

立句又從合併處條其輕重大者既立則小體皆為大體之助
耳目與心一齊歸併到形而上。去方與孟子性善之旨踐形之
說一切貫串。

天爵章

樂善不倦此句是通章一大眼目。善即仁義忠信樂善亦是東
夷之好皆屬天爵惟不倦二字正是下文修字根本。或字棄字
對針處首節正需見得交相為用處不要截然便見低昂次第
一滾說出天爵人爵原是一串上事只為今之人見不真守不
定乃成兩極耳但要抬高天爵便需低看人爵不知有義理之
命即有氣數之命孔孟終身不得位三代以前必無此事古人

今人相去懸絕亦是風教運會使然。孟子正意却是為當時有
人爵者使之震動警省。若稍恭一擲揄而笑話頭便不是聖賢
心事而修字同床各夢自不待言需知古人今人之所謂天爵
人爵亦後同床各夢也。

欲貴章

末節兩願字即首節欲貴之欲。兩人字即次節能貴人之人。
仁義飽則良貴之充於內者聞譽施則良貴之著於外者而膏
梁適口於內文續通體於外亦分應之也。飽乎仁義四句一
氣直下今聞廣譽都從仁義來。

仁之二章

劉記

孟子三

十一

朱根堂

水本勝火莫裨本不如五穀兩章一意但前以積累不多言後
以踐履不純言合而言之積累多後自然純熟。

昇之章

自杞柳至五穀共十九章皆言心性之事輕重得失之由而終
之以教學之喻所謂教與規矩即盡心知性之準則也若泛
語便收攝不住。

任人章

於善是也何有趙注
於善是也何有趙注

詭辭辯至戰國時已極非極度精切響隨聲出不能折服不
揣其本而齊其末為古今多少論事人罵照。

曹交章

曾交以九尺為問。是他極鄙陋處。便是他極鋼蔽處。孟子誠法。皆從此處下手。大率謂身之長短。力之輕重。一而已矣。何足較今之孝弟。古之充辭。亦一而已矣。何足疑徐行疾行。兩行字是充是樂。而是字正指其九尺四寸者而言。味通章語意。拒之之深。教之之切。亦一而已矣。

小弁章

親之過大。若拘於孝子之愉色婉容。而無復愛之義。則終無以論親於道。後世有惡傷其親之心。至甘戰辱而不悔。如申生者。非中庸之道。不可謂之大孝。正謂怨字中有親之仁。在非此尋常怨起。以詩言之。即孔子之所謂可以怨也。

劉記

孟子三君子下

十三

朱根堂

宋程章

孟子說我亦欲正人心。正人心三字。便是此章骨子。

居鄭章

一見一不見。得之不得之。已辨斷分明。需知首節伏案處。尚有無窮義蘊。蓋兩個受之。而不報。有同處。有異處。聖賢不較絕人。勿論誠與不誠。同歸於受。然受李任者。受之而不遽報。受儲子者。受之而遂不報。遂不報。則下文詳言之矣。不遽報。則未之言也。李任為處守而遽報之。則及其君之未歸。不免有私交之嫌。他日則其君歸矣。乃往報以答其誠意。交際之禮。進退之義。兩盡之矣。首節渾含叙去。却從他日兩字。包涵義蘊。未可圖圖吞。

却也。朱子謂儲子先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然則此一箇受之而不報。亦有待也。待其竟不來見。乃絕之耳。可知同是一箇他日而義蘊各別。

淳子章

淳子。漢孟子不得為仁者。只在去就上說。孟子言三子之同趨於仁。亦只在去就上說。所引百里奚。孔子亦然。此是通章大意。楊氏謂禹頤曾思。易地皆然。故曰同道。三子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此說似好。然曰同道者。以根本言。曰不同道者。以途徑言。凡言道字。亦有精粗不等。其趨一也。合併三

劉記

孟子三君子下

十四

朱根堂

子說亦可。單就一事說。湯以尹就桀。文王不聞以太公就紂。文率叛以事而湯遂取之。其仁一也。可知前後相師。不是依樣葫蘆。尹五就桀。人多異議。惟伊川謂既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方是到地語。微罪時解多屬君相說。蓋錯會注意。孟子善問微罪。是指魯言。是孔子自謂朱子曰。自謂以燔肉行義。若行之過激者。所謂微罪也。然不因比而苟去。則魯君臣終無以自悟。其非又非感格之道。注見義明決。是說不脫見句用意。忠厚是說此二句。以微罪行。則句處以過而不慙。其君不欲為苟去。則格君以道而不忘其國。

孟霸章

樂正章

大行不加。是樂。天知命。上事喜而不寐。正是悲天憫人。上事。孟子不遇於列國。只是當時君相不樂勝己者。其根原總一。未對善耳。此事就舜言之。則曰與人為善。就樂正子言之。便曰優於天下。退而藏之。無為者。不見其跡。擴而充之。有為者。不窮其用。有小大而無異同也。

告之章

米脂蓋舉公養之最不堪者。雖流離顛沛而亦不敢自失。其去就之常也。

舜發章

劉記

孟子三告子下

十七

某根堂

聖賢品量雖殊。王霸規模雖異。人之遇合。時之治亂。雖不可同。迹而斷。皆從勞苦拂逆中鍛鍊出來。舜言發傳說以下言。舉夷吾以下。文法稍變。便見叙次低昂之法。動忍增益就中人物等級不同。若一概說入聖賢路上。只夷吾輩便承當不起。

敬亦章

聖賢視天下無可絕之人。故所以教者五。所以不答者五。不答亦不屑之教誨也。

盡心章

此章心性天三項並列。然以首節言之。三項只歸併作兩項。人之有心。天命之性。所載以出者也。言性則天在其中。性天二字。

劉記

孟子三盡心上

十八

某根堂

存心養性而後無須臾之不事其天。知天者。致知之極致也。心之所。以常通乎性。天也。事天者。力行之極致也。心性之所以不違乎天也。故末節。以天言之。大學一書。從明德說起。明德者。心之靈明也。故其工夫。以格致為先。中庸一書。從性說起。性者。天命之所流行也。故其工夫。以存養為先。孟子承曾子子思之說。此一章。是溯源。匯集。處盡心一節。大學之事也。盡其心。即明明德之功。知性。知天。即格物之功。存心一節。中庸之事也。存其心。即戒懼慎獨之謂。養其性。即致中和之謂。事天。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末節乃合而言之。致壽不貳。則志有定向。而定靜安慮得。其所止。大學之極致也。修身以俟。死則依乎中庸。達世。

劉記

孟子三盡心上

十八

某根堂

存心養性而後無須臾之不事其天。知天者。致知之極致也。心之所。以常通乎性。天也。事天者。力行之極致也。心性之所以不違乎天也。故末節。以天言之。大學一書。從明德說起。明德者。心之靈明也。故其工夫。以格致為先。中庸一書。從性說起。性者。天命之所流行也。故其工夫。以存養為先。孟子承曾子子思之說。此一章。是溯源。匯集。處盡心一節。大學之事也。盡其心。即明明德之功。知性。知天。即格物之功。存心一節。中庸之事也。存其心。即戒懼慎獨之謂。養其性。即致中和之謂。事天。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末節乃合而言之。致壽不貳。則志有定向。而定靜安慮得。其所止。大學之極致也。修身以俟。死則依乎中庸。達世。

不見知而不悔。中庸之極致也。孔曾思孟數傳而道統不墜。故曰所以立命也。立字是豎立起不教放倒之義。命即所謂天性者也。天之理也。伊川謂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朱子謂盡心由於知性。此處分辦。然有關係。蓋心雖具衆理而不窮理則無由盡看大學次第可見。所以伊川云心即性也。又云心便是天。此却是說既盡之心。若不善體會。則此二語便微傷於直捷。不若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方說得完全無滲漏。其曰天下更無性外之物。此語則括盡太極西銘之蘊矣。朱子云論其理則心為粗而性天為妙。論其工夫則盡為重而知為輕。故云所謂盡其心者。即是知性而知天者也。三者只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反復相明。非有工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亦言其本一物耳。此一段最明白了。當大全却不引此。伊川所謂心即性。所謂心便是天者。需是如此說方無病。

莫非章

承上章而言有義理。即有氣數。義理。命也。氣數。亦命也。故曰莫非命也。然氣數之命。亦惟以義理順受之。則雖所遭者不正而在我。不失其為正。所謂修身以俟死也。枉桎死者非正命也。即君子不謂命也之意。開口說莫非命也。則吉凶禍福。固在其即常變順逆。亦在其中。故接口便說順受其正。知命之必受。

別記

孟子三盡心上

九

朱根堂

其正則不立。嚴攝者。亦修身之一道。盡修身之道而死。若壽考一流。正謂頹之殃。比干之死。以其莫之致。而至故亦曰正命。桎梏則不修身而有自致之罪。故曰非正命也。曰非正命。則其命固亦受之於天。而其不正者。則非天也。是亦氣數之不齊也。然君子不謂命也。故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求則章

此亦承上章性命之說而推廣言之。所以立修身之要也。

萬物章

萬物皆備於我。正與中庸說道不可離相似。故注以理之本然言之。反身而誠。不是偶然一念之清明。覺得此理流露。便自謂

別記

孟子三盡心上

二十

朱根堂

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也。需是念。無所虛假。事。無所虧欠。可以坦然由之。而不疑。方是樂。強恕而行。未誠者。回勉力以求其誠。即開誠布公。亦必有許多阻隔。處故需是強。凡仁字與四德并舉及親。惻隱之類。皆偏言之。仁其特舉而無所係屬者。言其欲淨理純。此心毫無間斷也。萬物之理全而體之。只一仁字足以括之。故注曰反身而誠。則仁矣。是為末節。仁字尋出來。發使工夫。有歸宿處。因其不誠。以致其誠。是恕字逆致處。同其皆備。以還其備。是恕字順施處。仁猶堂堂。恕是升入之路。彊是勉力前進。愈進則愈近。求堂室者。舍此無由也。明道謂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惟道。

意思是從源頭上說與天命之性一意且對針下文反身隱怨
言之也然朱子不主其說者正以皆字從物上說不去耳朱
子謂萬物之主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
物之理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皆備者亦曰有其理
而已矣需是如此說方括盡源流此聖人盡已之性所以盡人
物而參天地也

行之章

此為向道者言之早已撇却許多道外人物方下得行之習矣
四字此四字正不宜低看語意方越顯豁所謂當然者即道之
費以然者即道之隱也衆也二字一片傷悼之神言道外者固

列記

孟子三盡心上

王

朱根堂

無算終身由之而亦若是耶

人不兩章

孟子四端皆從心上說最得孔門仁字源頭又常以仁義并說
故每單言義處皆與仁字相通蓋能取者義也其所以放失其
心而猶能知恥者仁之根未絕也無恥則不義不義即不仁矣
泰看全書自會此意

古之章

此與下章類記蓋為當時好遊者戒樂其道即尊德樂義忘人
之勞則知與不知皆兼之矣

朱句章

天地陰陽之理能靜而後能動可止而後可行動靜行止其致
一也人知之亦當正從人不知亦當做出只為好遊者但
從達而得志想耳不知達則其具安存不達則此身何寄需是
孔定此身有可以修身見於世者而後可窮可達通章固是雙
說下然意有獨注要只尊德樂義四字早看成一串

待文章

有文王而能與也莫豪傑路上人只被他一個待字便墮入凡
民塵界凡民二字且莫低看了則此章神理益透

附之章

自視二字是內與外對勘不覺已與人對勘

列記

孟子三盡心上

王

朱根堂

以佚章

為神農之言者便說屬民自養為老氏之言者便說聖人不死
大盜不止正需從此對照方見王道本領

霸者章

首節不足平列雙起霸者二句但為末句小補二字確作注解
耳次節極疑嘆之景象不另言王者之功而其功用已蓋
天容地矣末節乃追原其平日本領盛大雖亦在功用上發見
却不以此定在敷政臨民蓋說從敷政臨民上說只說得次節
剩語耳不再言王者而曰夫君子明是從平日本領盛大處說
只一動後一默運已如此故其德業直與天地同流正使窮而

在下猶功及萬世。況達而在上。夫豈曰小補之哉。末句方從敷政臨民上對針。前者言之。但看注君子者。聖人之通稱。不為厲王者。過化存神。引舜與孔子以證之。而所引舜事亦在匹夫時可死。

仁言章

政教皆世所并重。以其宜之於口。則為仁言。見之於事。則有仁聞。有仁聞。則兩者皆善矣。然聖王之政。即存乎教。故善教之入人尤深也。善政則民固畏之矣。善教則民且愛之矣。善政則可以得民財。而無復微求之擾矣。善教則可以得民心。而並無勉強之迹矣。孔子道之以政。章是兩相較說。優劣顯然。此是

劉記

孟子三章心上

孟子

朱根堂

一層引一層。但有淺深之別耳。

不學章

未發則仁義不可得而名。性之體也。發而為親。長。則仁義之名立。而性之用行矣。故朱子謂體用未嘗相離。孟子蓋因用以明體。正欲學者即是而擴充之耳。良知是情善。良能便是才善。孩提以明固有耳。仁義方說到性上。性無不同。故可達之天下。惟陷溺其心。則性失。而情與才之良亦失矣。不合孟子前後所言。泰看之。幾何不等於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謂耶。居常論文。謂自周秦漢唐以來。雖最高之品。必無西人之議論。節泰如出一手。而並傳者。後人豈不師法前人。而其傳也。必以

能變化。能變化。而又。不失其正。蓋必如是。而後其言為一人獨得之言。其理為今古同然之理。夫文章固聖賢所優為。特不屑屑於篇章字句。問較斧藻鐫削者也。然私竊以是求諸聖賢之道。統則其所謂變化。而不失其正者。蓋亦莫不如此。昔者執中之傳。舜受堯而授禹。然人心道心之說。堯所未嘗言也。自時厥後。曾子受傳於孔子。未嘗舉一貫之說。常為話柄。以接引來學。

劉記

孟子三章心上

孟子

朱根堂

子思受傳於曾子。明新至善之說。不覆見於中庸。孟子受傳於子思。如養心養性。恭。敬。小體。大體。良知良能之說。不由師授。無一語及中庸。而無非中庸。夫數大賢者。豈故為變化哉。各就其心力之所待。各因其事會之所乘。發之為言。正惟其不同。而實

劉記

孟子三章心上

孟子

朱根堂

無所不同。此道統之淵源。所以日新月盛。而仍不失其舊也。此即孟子所云自得之者也。二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圖未嘗輕以語人。而性命精微之蘊。實無不出乎此。千古賢聖大儒。其趨一軌。如以為秘其說。天下既共聞之矣。如以為易其言。則終其身。實體之矣。而必不約舉。師傳之一言。以作後學之捷徑者。誠恐學者如其言。而幸無所出入。亦徒肄業及之。而無以自得。不幸而有所出入。則所以開乎穿鑿附會之門者。其弊至於不可究詰。是以千古賢聖大儒。從不標設宗旨。以立教。而必以其躬行心得者。示之以可踐引之。以可通此。所以能不失其正。不規規於變化。而變化生焉者也。陽儒陰釋者。則不然。懼天下之攻

聖之也。則必標舉聖賢之一言以為宗旨。而因以穿鑿附會其
以同而實不同之私言為之徒者。又概取聖賢之言。截其首尾
亂其語意。以附益之。攻之。則曰古聖賢之言也。非一人之私言
也。嗟乎。執謂其所標舉者。非聖賢之言也。哉。而其弊可知也。已
道錄佛經。擲其書。不焚。特存彼一家之說。而蹂躪於吾道中。若
致使其蒼黃黑白反覆而不可復辨。文章之與道統。其能合而
一之者。鮮矣。文章之有史漢。尚已。剽剽史漢。昔人猶以為取。而
況聖賢之言乎。無善無惡。心之體。直祖告子。而良知之說。則
竊孟子以文之。夫既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則良知之根苗。又奚
自而萌耶。聖賢教人為學。功夫名目雖多。總不出知行兩項。

列記

孟子三盡心上

五

葉根堂

因思此必有個源頭。一夕露坐。偶舉易繫辭內所云。乾以易知
坤以簡能。方始豁然。遂成五字斷句。云。乾坤分易簡。天地亦知
能。良者從茲得三才自此稱。由是推之。不但大始作成。分配頗
然。即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知便是握定主體。所謂君也行便是
從而結束之。所謂藏也。知為氣行。屬質知行者。所由體天地之
撰。以踐其形。又即所以變化其氣質者也。

深山章

鏡以無物而能照。虛則明也。薪以有物而能照。誠則明也。大鐘
不擊則不鳴。寂感之自然也。流水無風而亦鳴不息之本體也。
陰陽變化之妙。惟聖人全體象之。此章直是孟子美瑤如見浩

然有得。不覺傲大舜一人。獨出。

無為憚
為所不為。欲所不欲。便是自欺。無為無欲。便是自慊。

德慧章

德慧術知。是孟子從孫臣孽子。意量中融會出來。使後世為孫
孽者有所學。以自盡。正猶易象之近取諸身。遠為身用。達字
是德慧術知。究竟處。操危慮深。固使之不犯難。亦使不達則也。

事君章

若論人臣材質氣量。其差等殆不止此。容悅佞臣。又何日入差
等數內。而註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此殆為君人者。言使之知

列記

孟子三盡心上

五

葉根堂

而擇也。容悅之臣。乃庸主之所謂忠。不知僅為身謀。何曾計及
社稷安社稷則忠矣。其於天氏之難進易退。不屑小就。則未之
聞也。大人則過化存神。綏來勸和。非孔子之徒。不足以與此。容
悅最易親昵。安社稷則風骨凜然矣。天氏以賓師自處。尤難親
近。過與主猶或知之。大人仕止久速。與時偕行。非克己之君。不
足以用之。以其時而言。則天氏潛而大人見。飛者也。以其德
而言。則天氏蓋大賢之比。大人則統乎聖人矣。天氏非大用
不出。若孔子則素田要吏。亦為之以其正已物。正道無大小也。
三樂章
不愧不作。君子只有此項本領。前後而樂。則遇合存焉。然君子

所以一齊縮結者亦即在此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不是有此便罷。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是做到司馬司成便了。當得也。當是不愧於天不作於人。總了當得前後兩樂。先需從君子人倫志願刻礪工夫與成已成物所以然處看出百種艱難十分阻隔然後持此豁然胸次灑向德般境地方知樂處如江河之決方知前後兩境不是全憑遇合。即中間一境亦不是忽然底。天上地下惟我獨尊。

廣土章

廣土衆民又何必不樂。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惟爭所樂不存一語耳。四海之民又何嘗不在性內。永嘉事功只欠所性不存一

創記

孟子三書心上

主

萊根堂

語耳。所字正需著眼。三節一氣直到分定局方見分曉。根於心只是性與心一無復持守之艱。無復反求之跡。四體不言而喻。四海之源具是矣。根於心楊氏謂是說本來如此畢竟未透。誰人心中無仁義禮知之性只是性自性心自心雖有日月之至終是脫離根本。惟君子則根於心更不相離。正與本來者相肖耳。欲者人情之所同。樂則安其所有矣。然猶假乎外也。斯性中自有所以樂之欲之者。時而益肯便是斯性中樂地。四體不言而喻便是斯性中從欲不踰的境界。

伯夷章

孟子補出文王之政方知伯夷太公之就養不是文王門下客。

只是世間有此洞天福地便可以樂餘年耳。英明之主賜帛肉於老者史記絕書要須窮出此個源頭方是王政。

易其章

此章仁字只就氏上說。然正必世後仁之所託始也。深看不得。亦淺看不得。

東山章

登山二句豎說觀海二句橫說。處高見大。注已截盡分明。只上二句就自身上說。下二句從旁人眼中看。均之贊聖人之道之大而此處著一故字。正為觀與遊是從旁人看出下文學聖之脉已脫胎於此。海與聖人之門總是形容大處。非以上句引起。

創記

孟子三書心上

主

萊根堂

下句而下句却已分明。就近指點文法本奇。道之大正於無盡藏處見之道之本正於細微末節處。驗之盈科二字再見於孟子之書正集義養氣取喻最精微處。

鷄鳴章

舜蹠是善利盡頭處。善利是舜蹠萌芽處。曰雞鳴而起曰孳孳為正。如萬里程途方纔發軔。此七個字一般看待都是極有用的人。只爭一念便東西懸絕。正與孔子說君子儒小人儒相似耳。問字如分水嶺。如分金爐。更無停待中立處。

楊子章

楊氏見狗人者害義。故為我墨氏見私已者害仁。故兼愛皆惡。

其。經。於。仁。義。而。欲。以。時。重。者。勝。之。不。知。其。所。勝。者。隔。近。其。名。而。愈。損。其。實。也。楊。墨。是。從。仁。義。末。流。上。起。見。子。莫。又。是。從。楊。墨。末。流。上。起。見。皆。是。失。却。源。頭。不。問。其。無。權。而。害。道。一。也。子。莫。亦。是。失。却。源。頭。不。問。者。只。緣。他。看。得。楊。墨。都。是。儘。好。的。只。欠。調。停。一。着。工。夫。此。正。楊。墨。之。尤。者。聞。楊。墨。而。不。及。子。莫。則。楊。墨。之。賊。道。更。隱。而。難。攻。矣。然。子。莫。之。調。停。只。是。調。停。異。端。後。世。乃。欲。合。異。端。於。聖。賢。而。調。停。之。其。賊。道。又。更。深。矣。楊。氏。曰。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不。言。權。其。曰。時。中。即。所。謂。權。也。

創者章

心。害。二。字。孟。子。從。當。下。指。點。傷。於。聲。色。則。害。其。人。心。傷。於。義。理。即。害。其。道。心。矣。害。有。大。小。輕。重。而。皆。中。於。其。心。要。而。言。之。單。食。豆。羹。與。千。乘。之。國。一。也。

孟子三

章。下。章。柳。下。章。

注。言。此。與。夷。齊。不。念。舊。惡。相。似。皆。微。顯。開。幽。之。意。三。公。不。易。與。不。念。舊。惡。皆。無。事。跡。可。證。正。從。清。和。極。至。處。追。想。其。心。隘。與。不。恭。亦。是。從。清。和。極。至。處。深。言。其。弊。需。合。併。看。始。得。或。問。龜。山。何。以。知。其。介。曰。只。才。早。小。官。之。意。便。自。可。見。此。正。善。觀。古。人。處。有。為。章。此。即。論。語。為。山。之。喻。中。庸。弗。措。之。說。也。世。之。章。

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五。霸。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於。此。見。得。聖。狂。各。到。盡。頭。處。非。孟。子。形。容。不。到。此。

伊尹章

新。莽。欺。當。時。曹。瞞。欺。後。世。合。下。便。承。當。這。志。字。不。起。況。即。有。伊。尹。之。志。安。得。運。會。時。勢。一。齊。都。似。此。又。孟。子。引。而。不。發。之。旨。故。字。忌。是。戰。國。時。錯。會。如。焚。廬。浚。井。之。類。孟。子。只。論。其。理。初。不。辨。其。誣。也。大。率。密。通。桐。宮。使。之。哀。慕。且。無。復。官。官。安。之。引。誘。易。於。改。過。而。伊。尹。又。當。家。宰。攝。政。之。時。非。竟。然。其。天。位。而。後。始。復。辟。也。即。太。甲。篇。亦。未。有。放。字。且。所。謂。復。辟。者。以。地。言。為。復。毫。毫。以。時。言。為。復。政。豈。復。辟。之。謂。乎。會。得。此。意。則。雖。孟。子。亦。曰。放。之。於。桐。宮。不。害。其。文。同。而。義。異。也。伊。川。謂。太。甲。本。非。下。愚。故。伊。尹。先。立。之。靈。先。之。於。昌。邑。明。知。其。下。愚。始。之。不。擇。則。其。罪。大。矣。又。云。伊。尹。與。孟。子。貴。戚。之。卿。同。又。云。伊。尹。與。光。若。係。太。甲。昌。邑。所。用。之。臣。不。受。先。王。之。委。寄。則。諫。不。用。而。去。可。也。放。廢。不。可。也。又。云。太。甲。縱。不。可。立。伊。尹。亦。多。方。擇。立。終。不。自。取。皆。千。秋。定。論。永。為。法。則。者。也。龜。山。謂。伊。尹。誠。意。素。著。故。能。行。此。事。如。孔。明。受。先。王。之。託。有。嗣。子。不。可。輔。則。君。自。取。之。命。當。時。孔。明。專。政。蜀。人。不。疑。亦。是。素。行。足。信。此。論。固。是。然。同。公。誠。意。豈。非。素。著。而。亦。動。於。流。言。所。遇。有。幸。不。幸。則。聖。人。之。處。此。又。有。所。以。推。其。中。者。矣。

孟子三

章。上。

手

某根堂

書

於世兩。權來各適於道而辭受進退之義亦行乎其間矣。
尚志章

末節語意渾含。殺一無罪。非仁。非其有而取之。非義。有大人之
權。而無其德。不可以言備。不足尚也。居在仁路。在義無大人之
位。而其道從同志在是矣。故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仲子章
人心不正。自負重名者。始廢大倫而矜小節。惑世誣民。故孟子
首辨楊墨。次則仲子。

桃應章

孟子三書心上

孟子三書心上

三

葉根堂

天理熾。後雖幻境。百出其應。如響。凡孟子尚論古人處。往
類此。此即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

自范章

居移氣。三句含蓋通章。就王子言。有王子之移氣。移體。居
者。又有居廣居之移氣。移體。次節注引尹氏。睥然見於面。蓋於
背。即所謂移也。若將居移氣。三句坐煞。王子不但失通章義。蓋
即夫非句神理亦索然矣。

食而章

惟其豕交獸畜。是以有雞鳴狗盜之雄。若蕪張之得君。則可謂
虛拘矣。無恭敬之實。引子所以待價。孟子所以不見也。

形色章

孟子見當時功利相沒。故欲言性善。奈人反求。此章形色天性
是說。天命之性。即在氣質之中。與告子生之謂性。正是對症針
砭。動心忍性。性也有命。氣質之說。已脫胎於此。至宋儒始大暢
厥旨耳。形色二字。從洪範之五行。五事。中庸之喜怒哀樂。看
出。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皆形色天性中事。一切制作皆從
踐形中做出。有生安之踐形。有學利困勉之踐形。克己復禮
正是踐形。楊子謂非禮勿聽勿言。是於口耳。猶有所擇。未足以
言踐形。非也。聖賢看得形色鄭重。故有物必有則。異端亦看
得形色鄭重。只即物即則。終是生之謂性耳。天氣而地質。陳

孟子三書心上

孟子三書心上

三

葉根堂

了翁之言也。蓋以陰陽言。則氣陽而質陰。兼五行言。則陰陽氣
而五行質。又錯而言之。則陰陽之氣凝結而為質。五行之質交
感而成氣。而氣又有氣之陰陽。質又有質之陰陽。在天在人。其
理一也。父母之氣質。自有善惡不同。及受生時。所感天地之氣
質。亦有善惡不同。和風霽日。善也。旱電陰霾。惡也。且陰陽善惡
之機。即一月之間。參差交錯。千變百幻。或同時而異地。或同地
而異感。不可測也。人適與天合。則氣類必相同。天故與人達。則
氣類必迥異。替腹生舜。主王生管。蔡自是一時。間感得天地之
氣質如此。趙注於此章。以色為妖麗之容。孫疏又有踐形
踐色之說。支離甚矣。

短義章

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線緣。則服最輕。既葬除之。則時最
新。孟子謂雖加一日。愈於已。則雖思。拊於義。而所以伸人子哀
痛之心者。可以緣情而起。然則服期於嫡母之前。而終制於嫡
母之後者。自孟子發其端矣。

君子章

固是重君子教人。不重人能受教。然君子所教之人。其品量具
是矣。時雨則傳道者。成德達材。則各得其性之所近者。答問則
亦能綴輯其言。以傳於後者。私淑艾則因人隔世而相師。其於
前四項又隨其人之資稟學力。而各得其似者。末節重言以贊

孟子三

孟子三

孟子三

孟子三

之義。謂君子之教之所以施於天下後世也。艾讀為艾。朱子
引說文云。左ノ右ノ艾草之狀。故六書為指事之屬。自艾淑艾
懲艾剗。又皆有斬絕自新之意。

道則章

公孫丑之問。只一使字。便是後世教者。機權作用。忽而高美。則
不復知天大。忽而幾及則。撇柴運米。都是性丑。欲使可幾。及正
疑高美之亦出於使也。故次節言不能強之使幾。及末節言并
不能強之使高美。

有道章

此即孔子見隱之說。而刺厲言之。舍已而徇人。此豈尚有道之

可言哉。直為枉。凡斯等者。決絕之耳。

滕更章

注。扶貴扶賢。是從君在。所禮四字看出。

於不章

三。段勿。軒。熊氏分處事接物講學言之。今按此與大學相表裏。
一段言正心修身事。二段言齊家治國事。末段言格物致知事。
其病則皆不誠之所為也。

君子章

弗仁弗親。理一而分殊。親仁民愛物。源遠則流長。直從孔門
論仁孝處。鎔汁滴出。來程子謂統而言之。則曰仁。分而言

孟子三

孟子三

孟子三

孟子三

之則有。序。要之。推本言之。則親而已矣。親仁民愛物。是
大段差等。就中又各有差等。且如愛有知之。物與愛無知之。物
有別愛有用之物。與愛無用之物。有別推之大小貴賤。不可概
舉。差等愈精。則仁愛之根原愈遠。分量愈闊。只此便是知性知
天上面事。

知者章

從無不知無不愛。指其急務。則理全而功要。更無此子過不及
處矣。天德王道。皆從知務做起。方能造乎其極。而不至於偏。

梁惠章

以上地較之民。則土地可以不愛。以民較之子弟。則子弟尤其

則愛又甚於民。梁惠王以不必愛之土地及其所受之民。遂至用不受之民。而及其所受之子弟。注中皆字宜著眼。時解但以此不受屬土地。非也。

春秋三章

當時謀臣策士。輒稱五霸。又其黠者。動引經言。春秋定五霸之功。罪尚書載湯武之征誅。所以孟子特提而論之。但看下文。開口便說有人曰。我善為陳云云。可識類編之意。唐子西譏陶弘景。謂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遠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兔百萬。流血千里。知言哉。橫渠謂諸侯伐而不討。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孔子請討陳恒。

劉記

孟子三盡心下

孟子

萊根堂

必周制。隣國有弑逆。諸侯可不請而討。又敵國不相征。湯十一征。非賜鉞鉞。則征伐之名。至周始定耳。

梓匠章

梓匠輪輿。其自到巧處。亦非可以力致。只是愈熟則愈精耳。需先透過此一層。若一概能與則巧。自外來。非由心得矣。

舜之章

此只是將無所加損意思。從大舜一人身上。想像出來。字字落實。正是字字憑虛。當與孟子凡說舜處。比併看。

吾今章

愛敬所以消積逆之萌。自反亦只盡愛敬之實。正需將彼一六

與此參看

古之章

古者皆民。而必需如以為重征。而抑木則官取之於商。商復倍償於民。國家之獲利有限。徒使奸商藉口以增物價。然則為暴者非暴商也。實暴民也。

身不章

此肯人所以有盡觀諸要子之說也。

周於章

正年之殺和世之亂。需看得四方八面。十孔百竅。無處提防。方知周字義。盡完全處。

劉記

孟子三盡心下

孟子

萊根堂

好名章

孟子論伊尹。大至千駟。小至一介。都從道義稱停。好名者。苦爭偏目之場。必有無心之敗。與彼正相反。需是彼處透。此處透。

不信章

信字不僅作用字解。蓋仁賢能養未然之福。能見未然之禍。左傳所稱國有人焉是也。信之則不獨在本國。卿士之列者。可以資治。即下而隱綸外。而賓客皆能有助。不然則雖孔子未嘗不用於魯。孟子未嘗不用於齊。其於不信何。信字是這原語。又是落實語。仁賢者一國之望。禮義則國之綱維。政事乃其目也。

不仁章

此但為戰國之諸侯言

民為章

語上天下澤之常則君者民神之主也。論權后虐離之義則民者天之所生神者人之所建而君則相與嬗代其間者也。孟子時尊君抑臣之勢正當流極之時所謂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者意正如此忠厚之至也。毀其壇壝而更置推其意義自當如此古禮之不傳於後者多矣。朱子謂湯之改而祀素初不為水旱也且天災不自省而遽廢配祭之人於理未安集注之說蓋出彭城陳無已之論曰有為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竊以為此或有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以為說

別記

孟子三書心下

孟子

朱熹

聖人章

首句是從聖人分量極不同處檢出個大同的來尚論古人此章人每安頓堯舜周孔不下不知夷惠稱聖自孟子始正以百世之師印證聖人名號耳首句與非聖人句語氣緊相呼應見得雖以此稱之不為過也。伊川謂夷惠聖人傳者之誤此辨聖人之實也要只孟子一人稱之非有所傳此章乃自言其所以稱之之故耳

仁也章

仁字便是性順說則率性之謂道追原則修道以仁。程子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合而言之則天之理已賦於人之身矣此

聖人所以有盡性之功脩道之教也。孟子道統源流於盡心章

別記

孟子三書心下

朱熹

此章說之。此章是說道字來歷本如此不以聖加不以愚損。故程子以率性謂道言之。楊氏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所謂合也。只說得聖神一達游氏謂合而言之則仁與人混矣。此其所以為道謝氏謂道立則仁與人之名亡皆著語過高下稍不免禪門之漸者此也

君子章

孔子於衛有憚由伯玉之賢則下有人而不得於上於齊楚有書社尼谿之沮則上有人而不得於下陳蔡之間上下交絕天人之困極矣不怨不尤此所以為君子也。疑此因下章類記之

別記

孟子三書心下

孟子

朱熹

貉稽章

孔子也文王也是指點之辭言如詩所云云雖文王孔子正不免耳。注本言二字是解詩足以當之四字正是也字指點處若定需補出非為文王孔子言則蛇足失語妙矣。孔子有武叔之毀文王有崇侯之謗故孟子引之夫獨行遠眾則羣毀易生內行誠修則外謗亦息憂懼者氣為之餒其究也愈辨而愈興反求者德因以崇其究也何思而何慮凡好以君子待人者未必即為君子好以小人疑人者未有不出自小人者也

賢者三章

疑此章為下高子言之。茅塞子之心是以其昏也。低昂文焉

其論足以惑人是使人昭昭也

趙注因山淫之喻謂高子嘗學於孟子又去而學於他術恐未必然也

兩馬以一車言取其少也若趙注以國馬公馬為兩馬則語意乃相反矣

齊饑章

當時從遊者志趣率汗下每生疑詰輒不合孟子之意將以聖賢之必求立異也陳臻此問實欲孟子之勸王而故以不可激之五常之性雖各發而實交相為用仁之流行處即有義以裁之禮以節之智以察之信以守之仁道乃四達而不悖不然

劉記

孟子三

三九

萊根堂

發粟賑饑豈非仁者之事此處權度間不容髮

口之章

在人為性在天為命有義理之性即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命即有氣質之命耳目口鼻其分辦而妥適者即義理之性過乎其則是氣質之性也氣質之性亦性也然有命焉貧賤者當安於氣數之命富貴者亦裁以義理之命君子不以此為氣質之性而必反其義理之性也仁義禮智者義理之命其所稟有厚薄所遇有幸不幸者氣質之命也氣數之命亦命也然有性焉薄而不幸者當矯其氣質之偏厚而幸者亦不敢不勉於義理之正君子不以此為氣數之命而必全乎義理之命也如味程

子朱子於五性復之言更規以孟子性善之旨如此說方覺完

露愚嘗以為天理之乘乎氣稟者其過不及便是物欲固不是性中原兼理欲亦不是性外忽生出欲來今觀朱子此章之言云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發則惟貪色意欲之私亦無不本於是焉然後乃渙然無礙

昔節性字朱子謂非專指氣質盡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言如書之言人心也此語最當體會秉賦之昏明純駁乃氣質為之而道心之操舍存亡則人心為之雖人心亦根於氣質而氣質是來路人心是去路氣質從體段上說人心從運用處說解此蓋知首節之義矣性命兩字皆兼理氣在內但立言之際

劉記

孟子三

四

萊根堂

或偏言之或渾舉之如性相近及天命之謂性皆渾舉之如說性善則專言理耳目口鼻之為性則以氣為主如罕言利與命不知命得之不得曰有命則專言氣顧捷天之明命惟天之命則端言理正為理氣不相離故孟子各就人情之見為偏重者使之皆伸理而抑氣必謂一字不宜兼而義則武王亂臣二字將何以解說乎惟性命皆兼理氣是以心有人心道心之列自

劉記

孟子三

四

萊根堂

偏門中有稗學必欲渾而一之提唱心學直墮告子無善無不

真之旨使聰明者美精曉而決裂者益無忌憚其源只是不欲

浩生章

孟子三

四

萊根堂

分別理氣耳

此章當與論語志學章參看彼是從行說到知到得知天命知
的工夫已到至處耳順亦只是漸熟知的境界更無可形容處
故仍說從行上去而以不踰矩明之此章是從知說到行亦謂
有謂已之謂信是都知得得到得大時行的工夫已到至處化
光美之謂美是行上說到得大時行的工夫已到至處化
亦只是漸熟行的境界更無可形容處故仍說從知上去而以
不可知歎美之古人言語勿論道理只文字之枝相對葉
相當已精密如此要之知行固無截然劃斷之理亦未嘗有知
行合一之說舉以示人不拘從何處說起都是交相為用都可
形容神化境地也語類一節深一節之說原無可疑程子謂非
聖人之上人有一等神人是起錯會入老莊之學亦堯舜周孔
孟子三書下
聖
葉根堂
拈放一雙另尋出個神人來謂其理不可歧而二之非謂其人
直可合而一之也凡孟子說聖處原有不同如此章聖字乃純
粹至善據絕頂一項人言如說夷惠之聖是從偏處做到盡頭
湯武之聖是從反之做到盡頭淺而言之皆可曰聖深而言之
只大字分量已極不可一例泥看美大聖神必求其人以實之
安得如此稱傳恰好但騰口說而已若論聖不可知古今來只
有孔子當得此是孟子學到至處見得如此實從願學中體
會出來六者相因都只從華字發根信字築底蓋人性本善
而理無不實明善誠身便是美大聖神根脚此章從善人信人
說起大學中庸與此正相表裏伊川於此章有云覺悟便是

變至道作一例語意恐未聯合也
布縷章
祖庸調之法與此彷彿租即粟來庸即力役調即布縷想見當
時立法儘煩碎暴君汙吏易至增額與非其時而并取井田既
廢君民濶絕而稅之行於民實便不得謂今法之必不古若也
朱子謂獨孤及口賦法已有兩稅之漸矣周禮均人公旬用
三日注旬均也與王制歲用民力不過三日同讀禮者每輕
其間殊為失解此章為非時而并取者戒其意又在薄歛之
外也趙注以此為軍旅所興之三賦謂衣甲軍糧及負荷之
役也然於經無可證朱子以正額分夏秋冬言之月令蠶畢而
獻繭稅取之於夏也農乃登穀取之於秋也管室之中土功其
始取之於冬也
諸侯章
寶珠玉則土地荒人民困政事亂矣三者散而身隨之矣
孟成章
則足以三字義蘊無窮言幸而不禍及國家屠及生民則足以
殺其軀而已矣可知死矣二字乃忠厚之意非詛呪之辭既
未聞道遇他桀天揭地都是小有才然就中分數亦自不同惟
其小則僅殺其軀若更大即為其所殺者不可勝言矣
之勝章

以勝更之賢且貴而不答却入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於此見并
行不悖處故記者因而錄之舊注以設科數語為孟子之言
但不應自稱夫子故集注不主其說

人皆章

有節便見理氣不相離有所不忍是理之正所忍則氣之偏因
其正者而達之便是強恕而行便是盡性次節又降一等說法
以下又承降一等者推及言之然詳於義而略於仁者陷溺既
深須是興起其羞惡之心方可與求仁觀孔子說好仁惡不仁
兩項人都是從用力於仁得來而好仁者直從仁入惡不仁者
便是從義入孟子言仁義處其源蓋出於此前三節都用人

孟子三

孟子三章心下

孟子

孟子

字起末節却用十字正為結之一訣乃當時士大夫所寶貴之
經濟故特言之使其猛省於墮穿窬幾不得為人也終有分
毫不足為已便是襲義便是穿窬根子便是充之未至

言近章

今從遠近博約理之相通推之有漸處看得原委分明表裏洞
然方見君子善處言近指遠便括盡一部論語意思守約施
博便括盡一篇大學意思

先齊章

首節只借作性反引子以後原不貼定先齊湯武說動容節乃
形容贊歎語氣君子節乃直截通行語氣四段平列無輕重

蓋錯舉以驗其實段皆有全相凡聖賢文字有以條理為條
理者更有以無條理為條理者極力形容隨其所舉途是道
四子書此例甚多惟左遷最擅其長人乃驚為奇絕高文不知
聖賢隨口便是人只從垂髫後熟滑念過了無論道理即文字
精妙處亦不知埋沒多少四段皆以下句注解上句或德二

字色羅甚大一體字消他不下然或德之至却正從動容周旋
處看出蓋其喜怒哀樂自然無一念不與倫物相關故偏爾感
觸其容便與之稱健順剛柔自然無一體不與天地相似故偶
爾步趨其周旋便與同符論語動容貌是急迫語氣此却極輕
細微末若說不動則已動即中禮便重看了動容二字不知此

孟子三

孟子三章心下

孟子

孟子

四字只兩項平列此二句不入議禮法門不關制度精微需
從絕不緊要處畫出一段圓光人祇為貪好話說不從克齊敬
天子一例輝煌語便覺舌端減色不顧道理無全相也龜山
謂到成德田地便只是行法俟命而已將二三節混作一出殊
非孟子本意故朱子不取其說

說大章

孟子謂齊人莫如我教王便是畏大人至於說之則方欲覺彼
之迷行我之道又有并行不悖者且如克齊之道巍巍者聽之
直芒刺在背然非是不陳只此便是藐亦只此便是畏體一而
用殊非孟子不能言此呂氏曰藐之所以欽之也看得最好朱

子嘗言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視其藐。然者而已。需是如此。若看己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藐。然者而已。需是如此。若看則兩邊言語精微處一齊并到。先代規模後賢心。孔古今時勢一切融貫。方有孟子全副本領。皆古之制。皆字決。斷處銅牆鐵壁。活潑處九轉輪飛。方有全相。孔子時中。無可無不可。曾子居武城。子思擇使者。孟子藐大人。一脈傳道。都壁立千仞。此正孔子所謂剛者。

養心章

養心養性養氣。又曰苟得其養。養其大者。此一字直自孟子發出。蓋有涵濡滋息之意。要之只是一串上事。養心即集義。養性

刻記

孟子三盡心下

四

葉根堂

即勿忘勿助。只此便是養浩然之氣。浩然之氣配乎道義。道義者心性之理也。而此章之寡欲。則又所以清集義之源也。為釋氏之學者。以講究義理為支離。則一切空之。并義理之欲亦寡矣。此節書不善看。又何嘗不隨告子無善無不善之坑塹乎。看注以口鼻耳目四肢言之。可知此節應與口之於味。章叅看。

曾哲章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日用飲食終身是孝。以曲禮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推之。則雖庶人亦諱及其祖士大夫之有廟者。雖不逮事父母亦諱其祖。大率祀廟則不諱矣。在陳章

孔子以誰毀誰譽為直道。蓋所以修身而淑世者。端在乎此。中行則是非不道其則矣。狂狷則是非不道其則矣。然分明改亦可進於道。鄉原則全不教是非。明白故至於亂。德天地間治亂只爭一二人為之樞。而庶民因之。伊尹謂以斯道覺斯民。正反經之謂也。朝廷之是非不明。則退君子而進小人。師儒之是非不明。則揚墨告子之徒。接踵後世矣。故注終以是非明白無所四互言之。本章言道統而先之以此章者。前聖後賢思深而慮遠。豈不以此哉。孔子欲得中道。經正則道之中者出矣。而其源則在乎辨是非。模稜是非者。鄉原之所謂中道。此其所以亂德也。此其所以為邪慝之尤也。朱子與黃直卿書言象山說游夏之徒。

刻記

孟子三盡心下

四

葉根堂

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惟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計是處云云。然則此亦可為晚年定論。無復間言者耶。

由堯章

前章叙述孔子之言狂狷中行。以明道統之難繼。而鄉原之亂德與異端等。終之以經正民興。則闢先聖關邪說之所以自任也。故此章遂言道統之傳。然堯希四章言道統矣。猶未繫之以年也。充虞章言五百年矣。則專思治統也。於是七篇之末始合而言之。自堯舜至散宜生。以王者名世為見聞。由孔子而來。則師弟矣。堯希四章之言曰。君子存之。夷考其行。聖之事也。此章

之言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智之事也。願學之志。俟後聖於無窮。宜乎明道崛起於千四百年。而考亭特繫諸簡末也。孔孟程朱師弟之淵源亦盛矣哉。

此深農先生手書素本也。先生生於康熙庚午正月十七日亥刻。卒於乾隆甲戌十一月十四日戌刻。方六十五歲。生平著述故多是編置案頭。時復訂正。每增入則有粘簽刪改。則或貼補。或直抹去數字。數句者信筆疾書。略帶行草。蓋屬續前一日猶未釋手也。

劉印

孟子三

卷八

葉飛堂

丙戌春夏間次君黃因白山諸生之請。含忙授梓。不可得。尋抄者又校字尤難。竟以素本上版。過粘發印。變行添寫於中間。實非旁注。其抹去字句率多空白。實非脫落。覽者味文義。自知之書。既成長君。莫與及門之在京師者分帙。磨對韋無訛誤。然未能肖其筆法。而先生之真蹟失傳。為憾事也。受業諸門人同識。

葉根堂劄記十二卷

檢討蕭芝家藏本

國朝夏力恕撰。力恕字觀川。孝感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編乃乾隆己未至辛酉。力恕在武昌書院時。與諸生講授所作。初名曰題解。蓋專為制藝言之。已授梓矣。丙寅以後。又取程朱之說。參校同異。勒為此編。至戊辰而脫稿。其父以此事不止關係時文。題解之名不佳。乃改題今名。見力恕自序。而題解舊序亦併存於卷端。不沒其始也。原書本十八卷。其後六卷別題曰證疑備覽。則皆考辨四書中名物典故者。此本有錄無書。而前有朱印曰證疑備覽。嗣出翻刻。必究蓋刊尚未竟云。

四書本義匯參四十三卷首

四卷(一)

〔清〕王步青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年敦復堂

刻本

序

六經易最難言邵子以數
程子以理而朱子之注易
也本聖人作易之初原其
義所由起曰周易本義明

序

一

乎易本爲卜筮作俾學者
象占分曉而理與數自引
伸類長於其中由是觀之
讀聖賢書不可不通乎本
義審矣

步青

嘗稟此以讀

四子之書四子書之本義
固以朱子爲宗而朱子書
之本義則必折衷於章句
集註以爲斷蓋朱子於章
句嘗引溫公之言謂平生

序

二

精力盡在此書於集註則
謂某曾等稱過來增減一
字不得此其於孔曾思孟
之微言大義提要鉤元精
審慤實蓋不復稍留毫髮

憾矣自餘亡論漢唐注疏
及宋元明諸儒庚續發明
後先錯出卽以朱子之書
亦夥矣或問則設爲問答
以暢其旨語類則生徒辨

序

三

論以析其疑文集則敷陳
往復以抒其醞以視章句
集註非不更詳且悉矣而
言各有當其義指要亦不
能無所異同可覆而按也

明永樂時詔儒臣編纂四書大全頒之學宮著爲功令文學之士家奉一編矣然考其書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論者皆以謂當年奉

序

四

敕諸臣迫於成命襲取吳氏集成倪氏輯釋倉卒應詔而不知由未嘗稟章句集註爲權衡故雖以或問語類諸書點竄塗改多所

齟齬且貿焉不察又何有於本義之有異有同必較其分寸豪釐疏通證明以衷於一是也自時厥後蒙存繼作不少發揮終鮮駁

序

五

正以至講章盛行兔園學究旣沒溺於高頭俗說而不知其陋而嗜奇衒博之徒則又考索愈煩瞖惑滋甚朱子有言學者談經之

大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
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
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
必使至於晦夫章句集註
不可謂卑且近也學者童

庫

六

而習之口相沿以熟遂忘
乎其爲布帛之文菽粟之
味探賾索隱以務名家而
本義模糊浸尋畔道陽朱
陰陸異說蠡起隆萬以下

蓋多有之職思其故有自
來矣我

國家

列聖相承昌明正學廣厲師儒興

賢育德

庫

七

皇上性學崇深纘承統緒誕敷

文教道一風同

步青

生逢

盛世自爲諸生二十六年登

賢書又九年成進士入史

館凡五年嬰疾告歸仍理

序

故業於今復十有八年矣
追憶曩時從事帖括習復
四子之書與生徒口講指
畫間有心得劄記簡端輒
復塗乙不知幾更矣三數

八

年來屏當一切繙繹舊聞
研尋本註仰見朱子竭一
生之精神發明四子之義
蘊精微洞徹銖兩悉稱確
然信以爲此朱子之本義

序

卽孔曾思孟之本義學者
第虛心涵泳切已體察惟
默會其意言指趣而或問
語類文集皆所以疏通證
明其間有異有同可以章

九

句集註斷之而曉然於其
孰爲已定孰爲未定夫然
後旁叅衆說自漢唐以至
今日凡前後乎朱子者胥
有以博稽其義類而辨別

序

十

其指歸單詞隻義苟有當焉無不可以互相發而其非者則固所必汰也爰輯此書竊取朱子所以注易之指而惴惴乎懼弗當也

題曰本義匯叅藏之家塾

俾兒孫輩知所取裁庶由

是心解力行以適於聖賢之路毋徒以資帖括而已書旣成客有見之者遂請

序

十一

授諸梓夫步青則何敢遽爾惟念平生鄉道之私所願以質諸

當代宗工而未果者今其藉手正焉儻幸鑒其愚而糾

其繆步青老矣蓋尤跂予

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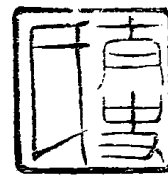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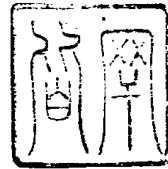
乾隆十年歲在乙丑秋七

月穀旦

賜同進士出身翰林院檢討加

一級金壇後學王步青書
於竹里草堂時年七十有

四



序

十三

四書朱子本義匯叅發凡

一大學一書首尾連屬載在禮經漢唐註疏
可按也自朱子別爲聖經十傳於古本有
大更動處而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綱目
燦然條理較密矣中庸亦載禮經並無章
次考其詞今本雖與註疏所傳無甚異而
支分節解畧落分明頓改舊觀故此二書
實自朱子釐定章句而意理相承血脈相

發凡

一

貫所爲註解詳審精明修改纘密其不曰
集註而曰章句志經始也嘗語學者曰此
書豈可以章句求又曰此書全在章句蓋
治經之道固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
者學者第卽是沉潛反覆於句讀文義之
間其爲本義自瞭然心目矣

一朱子於語孟則曰集註蓋從前說語孟者
衆矣是書則朱子集羣說之當者淺深詳

畧裁以已意與孔孟之言脗合無間者也
朱子云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
如何聖賢之言每下一字實處則義理判
於毫芒虛處則神思運於呼噏若非融會
貫通冰釋理順欲以語言湊合終覺經是
經我是我况先儒歷有成書博觀約取尤
非易事集註將如許前言約以數語而理
要自極分明精神自然流露以至訓釋一

發凡

二

二字胥有來歷隨手拈來自然的確其於
大義或參取諸說或自出心裁或挈大綱
或分細目一一與本文宛轉關生故朱子
又嘗云某於論孟理會四十餘年中間逐
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註處宜子細
看此所以斷然爲朱子之本義與章句並
宜恪稟以衡量諸書者也

一或問一書朱子設爲問答所以發揮經義

申明傳註兼以剖析羣言而衷於一是者
也顧語孟與學庸不同卽中庸亦與大學
小異朱子晚年嘗自言諸書都修得一過
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按此乃答
潘恭叔需論語或問而云然則所謂比舊
詳密蓋兼章句或問而言之也至答友人
問中庸編集則曰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
其間儘有差錯處又不欲盡駁難他底所

發凡

三

以難下手按前輩諸公蓋卽指輯畧諸家
言也又按中庸章句序旣云取石氏書名
以輯畧遂云別爲或問以附其後則此二
書本合爲一當日所云不欲盡爲駁難可
想見朱子意中儘有未盡處然亦惟論辨
輯畧諸條有可刪節至所以發明本文及
申說章句之指則固已精矣故愚於學庸
或問均照永樂大全例大字單行而以諸

書可與證明者雙行注其下第大全另爲一編而此則各附逐章逐節之後耳至語孟或問則朱子嘗云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更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按此可見朱子精神自在集註而或問儘有未定之論後來有援或問疑集註者第弗深考也集中採其精要與諸書並雙行分列于集註之下以便參觀不與學庸

發凡

四

同例蓋亦竊取朱子之意云

一語類初名語錄乃朱子與門人問答門人退而私錄之厥後黃子洪病其繁複以類而分是名語類今考其書師弟一堂往復詰難勉齋嘗云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如侍燕閒承聲欬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已可見是書之傳誠非小補然隨問隨答問非一人故有淺深之不

同記非一手故有詳畧之各異而其中朱子已定未定之論不無後先錯出焉今一以章句集註斷之孰爲本義孰爲旁義孰爲餘義大抵所論合于註解者朱子已定之說也其不合于註解者未定之說也或又有不合于註解而其義自可相參要當仍以註解爲定而精審于次第賓主位置之間則本義旣得而旁義餘義不致遺漏

發凡

五

亦不虞喧奪矣昔李二惲語類序云語與四書異者當以書爲正而論難往復書所未及者當以語爲助四書蓋謂章句集註也愚故于集中載語類頗多而苟有彼此互歧之說必次第其後先區別其義類與章句集註互相疏通其連及或問者亦與爲剖悉不敢仍大全割裂本并不敢如後來纂輯大全者抄錄原文畧無統緒要祈

無失乎朱子之本義云

一朱子文集乃合一生之著作而成編其間講學論道與友朋往復有關四子之書者頗不少或以單辭隻義而剖析必精或以大義微言而闡明必悉但亦不無中年晚年之別而說之已定未定因之蓋朱子之學與年俱進至晚年其論始定而與四子脗合焉永樂間編入大全與語類概稱朱

發凡

六

子辭句尙多割裂混淆又無論矣茲集于其可仍者仍之不可仍者檢元本錄之必註明文集別于語類或偶不及檢者則仍大全本概稱朱子不敢意爲更也總之朱子諸書惟大學或問自云修改詳密中庸已不欲自信矣語孟則或問作于前集註更于後至文集語類則四子皆通前後而並存故必均以章句集註爲權衡而後諸

書之說始定

一或問小註世或疑爲贗本謂朱子年譜未有此書名其原序四篇文集中亦無有也且所載語頗或與後人說相同當是後來竄集成書其崇信之者則謂是書成于淳熙已酉朱子年已六十于章句集註或問之外爲學者添一小註脚訂舊增新天理爛熟的無可疑其與後人相同者焉知非

發凡

七

後人偶用成語而未爲注明來處耶前輩亦嘗極論之愚按書中刪定舊說處頗非苟然所增新義儘有與章句集註相發明者集中亦概爲增入真贗且置勿論也一中庸之有輯畧語孟之有精義皆朱子所手訂則亦猶朱子之書也輯畧初名集解本石子重採二程先生與其弟子游楊侯呂輩之說朱子芟之爲輯畧精義則朱子

集二程先生講明孔孟之義取橫渠張子及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九家之說以附益之朱子嘗言二程先生發揮語孟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至橫渠以下雖非敢謂盡合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故此二書或問中辨論頗悉是集于中庸則或問大字

發凡

八

單行而以輯畧附註其下語孟則或問概用雙行而精義中之要妙與其未盡曉暢者則先載精義而以或問申之其或有未當而恐以疑誤後學亦先載精義而引或問論之若與或問不甚相屬則單舉精義附于集註之下而其不必錄者則此二書皆闕焉蓋以或問爲權衡實以章句集註爲權衡也

一漢魏諸儒註疏朱子嘗謂其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功云博矣然學者所以求夫聖賢之意初不在此故集註第于典故頗或採之而其所闕畧者愚亦間爲補入然于義理則每多駁襍支離無可依據何敢妄爲蔓引昔艾千子有言學莫陋于厭薄成祖表章之大全而驕語漢疏以爲古遂欲駕馬鄭王杜于程朱之上不知漢

發凡

九

儒于道十未窺其一二也宋大儒之所不屑而今且尊奉其弃餘其好名而無實概可見矣竊謂此論雖難槩律通材而好奇嗜瑣之徒亦可以旋其面目矣
一大全本爲明儒奉詔編次自朱子或問語類諸書外所輯諸家或爲朱子執友或爲朱子門人及再傳而下所嘗私淑者非無精當可採之論而醇襍不分支離複沓茫

無統紀閱者每爲白日欲臥茲集一準以章句集註合者存之不合者汰之不合而爲人所久惑者必申明本義以折之非敢謂別裁悉當聊亦免于陳陳相因

一經解內若南軒論語解孟子說胡氏四書通西山真氏集編趙氏纂疏及朱氏通旨蔡氏集說諸書有可採者悉纂入

一永樂大全以後若蒙存諸書以至說統翼

發凡

十

註皆後來輯大全者所博採然亦不敢多載惟擇其與本義相發明者錄焉

一明儒講學之書若薛文清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羅整菴困知記根極理要程朱的派錄其有關四子書者至陽朱陰陸之家承訛踵謬概不敢列明季則有柏廬朱氏所著學庸講義中多警發處而外間罕知之其精華故自不可沒也

一吾家高伯祖方麓先生紹聞編曾伯祖宇泰先生論語義府行世已久而紹聞于四子書之理尤精研切實故集中所載尤多近則族從若林有學庸困學錄書雖晚出于章句亦堪爲羽翼也

一重訂大全

本朝自陸平湖先生于永樂原書外載入蒙存淺達之說盛行以至于今但考此書錄于

發凡

十一

先生卽世之後觀其自叙第以爲舊本序中亦頗不自慙竊意先生設天假之年親見此書之刻或當尚稍稍整頓然數十年來天下學者不沒溺于高頭講說而知從事大全實自此書始厥後惟遘喜本于原書力爲較正功非小補但不無偶與添出閑文自餘增訂諸家亦多附以已意有可採者悉爲纂入所不滿者間亦微志別裁

至有兩說三說理同語異詳畧互見環峯朱氏叅和成文名以集解其于下學實爲便覽雖未註明姓氏非同掠美也竊倣此例凡遇可採者附叅鄙意不必盡錄原文而集解之名其義渾涵集中故嘗通用

一朱子云解說聖賢之言要使義理相接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礙舊時大全其割裂破碎者勿論卽後來鑒前此之非自立條

發凡

三

例章句集註外先某書次某書于義似未爲不可然但論言者之後先不顧所言之倫次以致更端迭出彼此參差首尾橫決安能使本義瞭然愚謂必先于註義劃清賡理以註爲綱諸書爲目循次解釋要使義理相承銜接一片語言雖簡而不嫌其畧稱引雖多而不覺其繁條分縷析以類相從而言者之後先固所不必泥卽如論

語首章集註列尹氏于程子之前可倣也至于叅附已見他本必至諸說旣畢而後以意斷之愚謂不若各條之下孰是孰非孰同孰異孰爲正解孰可互叅卽爲隨手疏明閱者尤易別白此則區區之私竊願下學之士一目了然不恤見笑于方家者也其或書愚按或書按文法偶殊指歸自

發凡

三

一程子有言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聖人之學何謂求其末考詳畧採同異是也愚按四子書中古今制度山川人物大全原本撫拾不一遡喜齋增訂大全其于顧寧人日知錄閩百詩釋地繁稱博引備極該洽但周禮王制頗多傳會朱子已不能無疑况漢唐以後制度與三代不同援此互證而欲以疑朱子之未當尤難盡信前人故

嘗論之至如井田封建孟子一則云此其大畧再則云嘗聞其畧而後之人必欲詳辨極言其將駕于孟子之上然乎集中凡遇此等第爲志其大都不敢支離蔓引庶幾學者從事根本之學潛心體認所得較多

一聖賢之書所以講學明道俾學者心解力行而操觚之士徒以爲帖括計陋已然實

發凡

古

字觀義理虛字審精神未始不卽爲行文之要法朱子嘗云某那集註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夫俗儒所謂閑底字大都是虛字也集中每于一二虛字定提掇分明摹神會意要使聖賢句中句外意言俱隱躍流露讀本文如是讀章句集註亦如是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其道不外乎此學者第解此以行文自是爲生妙

手而聖賢之義理當自益明

一是集稟承本義綴以匯叅義本禹貢東遙北會爲匯之文竊謂講明斯理譬若導水然四子書乃其發源羣儒講學論道爲其支派而章句集註則其總匯彼詹詹小言與離經畔道之說所謂斷港絕潢終古無由至海者也夫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是集不獨漢唐宋元明儒書具在一以章句集

發凡

圭

註爲折衷卽以近世理學宗工所傳緒論以至時賢之見諸制義評騭者苟一言一義犁然有當無不書其所自參伍證明凡以泝流尋源疏通本義引伸類長而已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要使殊途百慮胥統匯于同歸一致之中此愚者編輯是書之微意而兢兢乎惟恐失之者也

金壇後學王步青謹識

四書朱子本義目錄

朱子章句

大學

卷首 大學章句序 纂讀大學綱領

卷一 聖經

卷二 傳首章至五章

卷三 傳六章至十章

中庸

卷首 中庸章句序 中庸集解序

卷目

纂讀中庸綱領

卷一 第一章

卷二 第二章至十一章

卷三 第十二章至十九章

卷四 第二十章

卷五 第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

卷六 第二十七章至三十三章

按四子書次序朱子語類以大學爲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此讀書定法所

敦復堂課本

宜墨守者也至開中命題之序則中庸次於論語自故明已然編書亦有遵之者第考朱子書語孟均爲集註而學庸則皆章句也故各從其類卽以中庸列大學之次云

朱子集註

論語

卷首 論語序說 論語要義目錄序

論語訓蒙口義序 論孟精義序

精義綱領 論孟讀書之要 語類綱領

卷目

卷一 學而

卷二 爲政

卷三 八佾

卷四 里仁

卷五 公冶長

卷六 雍也

卷七 述而

卷八 泰伯

卷九 子罕

敦復堂課本

卷十	鄉黨
卷十一	先進
卷十二	顏淵
卷十三	子路
卷十四	憲問
卷十五	衛靈公
卷十六	季氏
卷十七	陽貨
卷十八	微子
卷十九	子張
卷二十	堯曰
孟子	
卷首	孟子序說 精義綱領 語類綱領
卷一	梁惠王上
卷二	梁惠王下
卷三	公孫丑上
卷四	公孫丑下
卷五	滕文公上

卷六	滕文公下
卷七	離婁上
卷八	離婁下
卷九	萬章上
卷十	萬章下
卷十一	告子上
卷十二	告子下
卷十三	盡心上
卷十四	盡心下
卷目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倂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

大學章句序

卷首

一

教復堂課本

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倂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

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

大學章句序

卷首

二

教復堂課本

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

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已

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又兼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非有物。只是一個道理。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性。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後世之言性者。多難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個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仁是個溫和慈愛底道理。義是個斷制裁制底道理。禮是個恭敬節節底道理。智是個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需類問大學序云。既與之弱。明快遲鈍等。否曰。然又云。氣是那初稟底質。便是成這模樣。了底。如金之鍊。木之萌。芽相似。又云。只是一個陰陽五行之氣。流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渣滓者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中。渣滓者為愚。為不肖。○蒙

大學章句序

卷首

課本

引凡單言氣。自該得質。如云。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是也。單言質。亦兼得氣。如云。聰明睿智。生知之質。是也。此云。氣質則兼舉言之。氣陽而質陰也。氣載於質。而理寓於氣也。○需類問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則天必命之為億兆之君。師何處見得。天命處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恁地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雖然。不為帝王也。又問。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又曰。只人心歸之。便是命。問孔子如何不得。命曰。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氣數之差。至此極。故不能反。○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生得聖人。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成天地之道。謂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的。却須聖人為他做也。○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曰。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大。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為學。便當以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為

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

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太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自聖學不傳。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問。釋氏何為高過於大學。而無實曰。吾儒更肯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他便都補了。這箇。他地空空寂寂。便道事都了。只是無用。德行道藝。又曰。古人志道。據德。依仁。而游於藝。禮樂射御書數。教何又曰。古人志道。據德。依仁。而游於藝。禮樂射御書數。教尤最末事。若而今行經界。則算法亦甚有用。○秦漢以來。隨世就功名。若而今行經界。則算法亦甚有用。○秦漢以來。欲識道學。不傳而興。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騁於一世。○吳氏微曰。儒者之學。分而為三。秦漢以來。然矣。與端不與焉。有記誦之學。漢鄭康成。宋劉原父之類。是也有詞章之學。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之類。是也有儒者之學。孟子而下。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蒙引。詞章如相如司馬遷。柳宗元。劉禹錫。章或併以韓歐皆為詞章。愚謂彼未全是儒

大學章句序

卷首

四

課本

儒如原道。佛骨表本。論五代史所著何處得此等俗儒耶。○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而其傳泯焉。至二程夫子出而絕學。復傳於是。始拔大學篇於戴記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亂之簡而發揮之。但未成書耳。○程氏復心曰。大學一篇。序意終始。推本治教。學三字蓋君以此治師。以此教王公庶人之子弟。於此學。此聖學之修廢王道之隆污皆視此三者如何。○蒙引。大學不曰集註。而曰章句者。蓋論孟二書言者非一事。記者非一時。皆更端之詞。其章句自定而大學與中庸其言累千百。而意義相承。血脉貫通。元只是一篇文字。朱子為區別其章句。如右經某章右第某章。言章則句在其中矣。○愚按。大學言心不言性。朱子作序開章。便揭出性字。為全書真實主腦。中間揭明所以為教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此新民之所以必本明德也。其於至善。自古聖人所以用彝倫之外。此即明德新民所由止無他道也。二語一篇。警策即全書要領。未結以國家之化民成俗。學者之修己治人。無古無今。徹上徹下。悉包舉於是書之中。而人性之皆言不難由教而復。亦概可見矣。

纂讀大學綱領

朱子曰大學是爲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確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實着。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填教實着。如他說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亦填教實着。若只讀得空殼子。無益也。○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此書前後相因。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惟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也。○嘗欲作一

纂讀大學綱領

卷首

五

敦復堂課本

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且日如是讀。月去日來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自看得新。方得。却不是道理。解新。但自。這箇意思。長長地新。○讀大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着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令逐一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浹。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又曰讀此書。功深

則用博。○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註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其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問大學或問曰。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章句。或問乃注脚之注脚。亦不必深理會。每有援或問疑章句者。非其意矣。然云不必深理會。恐人以求深得。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轉必騎牆。亦非云竟不必理會也。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則詳之。陳氏曰。大學約其旨於章句。已的確真切。簡而或未喻。則易。枯必於或問詳之。或問又明實敷暢。章句中太中太博。而或未貫。則易。泛必於章句約之。又曰。或問未要

纂讀大學綱領

卷首

六

敦復堂課本

俟有疑處方可去看。此與上二條互相發。○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畧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爲學。只爭箇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畧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黃氏曰。朱子大學修改甚多。三四十年。○陳氏曰。朱子一生精力在。日夜用功。不肯輕下。皆有深意。寓乎其是至屬繼而後絕筆。爲義極精。○看大學須是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當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更要純熟。

直待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
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力時
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
獵所以凡事草率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
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
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何補
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工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
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之而不能盡
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此今人對病之藥朱子因論大學
而及之正使此輩讀此書須識得

卷首

七

課本

此意非
泛論也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之一

金壇後學王步青輯

千士齋編

孫維甸尚畚校
乃酌爾峻校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

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

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龜山楊氏曰大學一篇聖

二程多令初學讀之○需翹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

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

庸以求古人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

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

興發人心處中庸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先看大學

次論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向字字源派切已看得透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之一

一

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若果看

此數書他書可一見決矣○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次

第且就實處理會却好不消得專去無形影處理會○論

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浹洽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

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腳踏實地

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

也○大學是脩身治人底規模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

地盤地盤既成則可舉而行之矣○大學如一部行程曆

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
得到何處方可漸到田地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去欲
望之甚之越有是理○大學總說丁又逐段更說許多
道理聖賢中有些子照管不到節節覺察將去這裏有
恁地病到那裏有恁地病○大學重處都在前面後面工
夫漸漸輕了只是措磨在○陳氏且大學規模廣大而本
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學者所當最先講明○程
氏復心且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
與夫權謀術數百家眾技皆紛然陳出此其所以差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固勉錄大學二字對小學說不對異

是言大學中教人脩為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

道○說統道字乃指點路頭下文三在字從此生出明

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

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

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

復其初也

語類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

正大者謂之明德○問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否曰便

是又問所謂仁義禮智是一心明便是主於心而言曰這箇

道理在心裏光明徹無一毫私欲是性便是性

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便是性

大學章句本義

便是虛貯該發用敷施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

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

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

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密○虛靈不昧便是

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缺便是性性感而動便是情○

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成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

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心是知覺性

是理理無心則無着處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

也○愚按語類謂禪家但以虛靈不昧者為性而無以具

眾理以下之事讀書錄云重在虛靈不昧上其曰具曰應

皆虛靈之所為所謂心統性情者也困勉錄云虛靈不昧

與具眾理應萬事雖是兩層却不可截然分開看虛靈不

昧朱子所謂靈底是心是氣言具眾理應萬事朱子所

謂實底是性是理言然虛靈不昧四字離不得具眾理

應萬事若非具眾理應萬事離不得具眾理

德之義○疏義惟人得天地正通之氣故其體質渾全

德之義○疏義惟人得天地正通之氣故其體質渾全

理充暢方寸之內虛無不色靈無不覺存主融通而

昧焉是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

事者用也眾理即萬事之理萬事即眾理之事渾然在

隨感而應者也○蒙引章句氣稟物欲是兩平說但為

氣稟所拘者則必為物欲所蔽凡物欲得而蔽之者皆坐

氣稟之拘也故片文云氣質之稟或不能齊而蔽之者

稟之累固多究其後則必有蔽於物欲者矣愚按原其

初其心者然自氣稟之說起於程張故言性必兼言氣然

章句亦只平舉至或問乃極言二者之反覆相因而其

始○語類問如新安吳氏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欲

之後不昧者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

理在這裏本是箇明德日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多道

理隱在裏面是箇明德物欲初無暗昧自家心中具

那箇物欲出來何嘗不明線為物欲所蔽故其易昏如

本明被外物點污則不明線為物欲所蔽故其易昏如

問明明德是於靜中本心發見學者因其發見處從而

窮究之否曰不特是靜雖動中亦發見孟子將端處

井處來明這道理蓋端處入井人所共見能於此發端

推明便是明蓋人心至靈有何事不知有何事不曉

有何物欲所蔽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

安佚所以不昧然而其德本是至明物欲終是遮不得

有時發見便教至惡之人亦時時有善念之發學者

因其明處下工夫一面向明將去致知格物皆是事也

今人做一件事不是一向明將去致知格物皆是事也

得不是這箇便是明處又曰人心莫不知便是昏然

但氣稟有偏故知之有不能盡所謂致知者只是教他

開使盡○明明德是明此明德只是明此明德只是

正如人醉醒初間少醒至於大醒亦只是一醒明便

其初至於已醒地位則不着箇復字○在明明德須是

家見得這物事光明明德常在心肝與他看始得今

得須是勇猛若起精神挑出心肝與他看始得今

落大水無津渡須是猛勇奮起這身要得出來而今

只泛泛聽他流將去○問明明德如磨鏡相似曰說固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一

三

教復堂

但此理不此磨鏡之法。先生磨鏡身起。磨手如磨。出之狀。日忽然。問出這光明來。不待磨而後現。但人不自察耳。如孺子將入井。不待君子小人。皆有慈憐之心。使可見。人本來皆具此明德。內使有此仁義禮智之心。使外物。目沒了。不明。便都壞了。所以大學之道。必先明此明德。若能學則能知。此明德。常自存得。便去則不為物欲所蔽。推而事父孝。事君忠。推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只此理。大學一書。若理會得這一句。便可迎刃而解。○至方麓紹開編本體之明。初未嘗息。如朱子云。人一念疎。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端此等在日用間。其發亦無時無數。但欲人識得。便即此而有以遂明之耳。○雙峯饒氏曰。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之無時不明。○至樹困學錄。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明明德。喫緊下手處。錯過此。即復昏矣。因字遂字。最有九。因則錯過。不得。錯過此。即復昏矣。能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須是察識。何以能復其初。須是擴充。格致知察識之功。誠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意正心修身擴充之事。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一

四

敬復堂

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宋曰。此理人所均有。非我所得。我既自明其德。須當推以及人。見人為氣稟物欲所昏。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使亦如我。挑剔磨磨。以復其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新民。○語類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着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效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與讓。自是如此。○問新民。莫是修道之謂教。有以新之否。曰。道之以德。是明明德。齊之以禮。是去舊染之污也。○紹開編民者對謂教。有禮樂法度政刑。使之去舊染之污也。○紹開編民者對已之稱。近則家人。遠則國與天下之人。皆民也。同此明德。而不能皆自明其德。故必在得於君子。以去其舊染之污。而自新。所謂治而教之。以復其性也。○蒙引新民二字。固是就教化上說。然非制田里。教樹畜立法制。以安其生。則亦無以爲施教之地也。愚按此。即或問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之義。○存疑明德曰。明至民。則曰新者。凡民

類多舊染。流濯而新之。則在平上之人也。然明德亦有言新者。盤銘言自新是也。新民亦有言明德者。明明德於天下是也。○至溪廬氏曰。新民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明德明於天下矣。者必至於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語類至善只是七分是然。方是好。事未到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善字輕至字重。○問既曰明德。又曰至善。何也。曰。明德一分。便有一分。明德十分。便有十分。明德二十分。乃是至善。至善處也。又曰。明德是下手處。至善是行到極處。又曰。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累。累明者。須是止於那極至處。又曰。至善是明德。中有此極至處。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處。至善指言理之極至。隨事而在處。止於至善。是包明德新民已也。要止於至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一

五

敬復堂

善人也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至善隨處皆有。修身中也有。至善必到那盡處。齊家中也有。至善必到那盡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明新到盡頭處。便是止於至善。不是明德新民。其初且苟。簡傲一截。到止於至善。又子細做一截。起手便當從內聖外王上做工夫。而日積月累。循序漸進。歸於至善耳。○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爲言。未到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言止。止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或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且教自家先好。處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然解到極好處。○又集使天下皆知此理。而求止焉。固是新民之事。然其所以使之如此者。必有道矣。示之表儀。固是所以新之之本。然已屬明明德之分矣。須知政教法度之施於民者。亦無不欲其止於至善也。○新安吳氏曰。止於至善。爲明德新民之標的。極盡天理。絕無人欲。爲止於至善之律令。○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一

六

教復臣

新安陳氏曰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才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機不得云止於至善矣。困學錄閉止至善章句謂盡夫天理之極語類云只是到恰好處二說不同如何曰惟是恰好方是天理之極若稍有過不及便不能恰好便是人欲私智。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語類大之為而非天理之極矣。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學首三句說一箇體統用力處却在致知格物。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盡一篇之意。番陽沈氏曰大學之體在明明德其用在新民其體用之準則在止至善要其用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已。至溪廬氏曰明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德新民而言又入者逐條之綱領要而言之則明明德又為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愚按語類云明明德者是直指全體之義下面許多節目皆是彰明德去朱子未嘗無重明德之意即或問中於物格節亦云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而於章句未及之則此處亦不必違為標出恐蹈後來講家各立宗旨之弊。新安陳氏曰綱以大綱言如網之有綱綱舉目張綱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學而後裘。則目張綱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學而後裘。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畧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一

七

教復臣

指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語類小學的樣子。問小學大學之別曰小學大學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事長大學便就上面講究委曲其所以事親事長是如何。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問小學大學如何曰小學涵養此性大學則所以實其理也忠信孝弟之類須於小學中出然正心誠意之類小學如何得知得須其有識後以此實之大抵大學一節一節展布將去然必到於此而後進既到而不進固不可未到而求進亦不可且如國既治又却絮矩則又欲其四方皆準之也此一卷書甚分明不是滾作一塊。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

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无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頽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舍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

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瞀迷惑終無以爲致知力行之地矣况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

語類明德如人胸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扞格致知使端確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問大學首云明德却不曾說主敬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來歲聖賢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采而今都踈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倒住立定脚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又曰失時後學必著攢補得前許多欠缺處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一日工夫只見沒長進如何要補前面

曰然則所誦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

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爲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爲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二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程子曰：主一無適之謂一。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邵寬問：如何是主一？和靖尹氏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便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愚按：主一無適，漸近自然，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則大段着力。二者義同，而氣象自別。○語類問：程子謝氏之說，謝氏尤切當。曰：如某所見程子說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問：謝氏惺惺之說，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今人說敬却只以整齊嚴肅言之，此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愚按：此與前說似相反，而實則相須。○困學錄：主一無適，所以一其內，整齊嚴肅

所以一其外內兩盡主敬工夫乃無滲漏合而言之裏面主一無過外而自無不整齊嚴肅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也外面整齊嚴肅則裏面自無不一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也學者做工夫須是內外兩盡而必以內為主又曰整齊嚴肅正是主一實下手處又曰須常提此心不使昏昧則心地精明萬念澄澈然後難慮不作而能主一無過故上蔡又有常惺惺法要之諸說不同其歸則一學者但各隨所從入而致力焉充積既久到得力時便都貫得○語類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又曰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至平天下皆不外此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枯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惟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此

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齊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體之明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

大學章句本義滙參卷一

三

課本復堂

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
 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
 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
 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語類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是
 欲惟其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
 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
 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天地之間有有理有氣理也
 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
 物之具也故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
 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
 不可亂也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
 體則氣循相近而理絕不同方賦與萬物之初天命流行
 只是一般故理同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之氣異萬物已
 得之後雖有清濁純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萬物相
 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知寒煖
 識饑寒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
 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
 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新安倪氏曰理雖不
 離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以不雜者言之則理同而氣異以
 不離者言之則得氣之正者理亦全得氣之偏者理亦不
 全矣○朱子曰人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來來去去便有
 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雖是有形之物便自有
 美惡也○語類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如擊石之火只是些
 子纔引着便可以燎原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又
 問真知之知與久而後有覺之覺字同否曰大畧也相似
 只是各有所指不同真知是知得真箇如此不是只聽得
 人說便喚做知覺則是忽然心中自有箇覺悟曉得道理
 是如此人只有兩般心一箇是底心一箇是心便將這知得
 只是纔知得這箇不是底心便將這知得不是底心便將
 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知得不是底心便是主那不
 是底心便是客便常守定這箇知得不是底心莫要放失
 更那別討箇心來喚做是底心如人瞌睡方其睡時固無

大學章句本義滙參卷一

三

課本復堂

所覺但教才醒便抖擻起精神莫要更教他睡此便是醒
 不是已醒了更別去討箇醒說如何得他不睡程子所謂
 以心使心便是如此人多疑是兩箇心不知只然其所謂
 是將這知得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而已然其所謂
 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得私也向也俱爲
 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
 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
 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
 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
 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
 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
 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周學錄性者萬物
 所得私也是故立必俱成不獨成聖賢立志之初合下
 便如此所以纔說明明德便說新民成已成物一以貫之
 此學之所以大也○新民不是強人以本無又非分子然
 以我有人人有此明德我不過因其固有者而新之耳然
 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
 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
 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
 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
 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
 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一

南

訓本

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
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
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故
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
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
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語類至善只是極好無一毫不處無一毫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喚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仁不獨如此凡理皆有箇極好處今人都是理會得半截便道了待人看來喚做好也得喚做不好也得自家本不曾識得到少刻也會入於老佛也會入於申韓故大學必使人從致知直截要理會透方做得不要恁地半箇
大學章句本義陳氏曰所謂姑以至善目之者所以極形容其精微耳非謂精微之不為善而借此以形容之也
○愚按朱子於此特下標的二字已隱為下節單括止字立幟聖必學孔子治必法唐虞三代正如射者之有的即條目工夫逐程無不以此為的方能必至於面止否則如三聖之清在和向不能無偏處漢唐以下之王霸雜用難與言發彼有的矣○止之云者以此為標的亦即以大抵此為歸宿故下節直坐實止字而至善自包攝其中
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一

主

訓本

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
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
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矣朱子曰不務明其度為足以新民如管仲之徒便是自謂能明其明德而不屑於新民如佛老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如王通便是看他於已分上亦甚脩飾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斯世只是規模淺窄不曾就本原上著工夫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是古之聖賢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物上皆是當也
知止而后有定而后能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做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新安陳氏曰此止字即接上文在止於至善之止字說下來恩按語氣固是急轉口省交道理却是統攝止於至善四字坐實一止字故說止字必靠實至善說至善必知新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靠實明新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語類在止於至善至者本於天理驗於人心即事即物而無所不在吾能各知其止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定理而分位界限為不差矣○問知止而后有定須是物格知至以後方能如此若未能物格知至只得且隨所知分量而守之否曰物格知至也無頓斷都知到盡處了方能知止有定只這一事上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這箇各隨人淺深固是要知到盡處方好只是未能如此且隨你知得者只管定去又曰知止而后有定須是事事物物都理會得盡而後有定若只理會得一物明一物別有一件便理會不得這箇道理須是理會得五六分以上方見得這邊重那邊輕後而便也易了而今未理會到半截以上所以費力須是這一理會少間多子漸會通又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

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
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物物皆有
定理矣新安陳氏曰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此云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心光明見得事物皆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蒙引或問雖以理言而上文則曰方寸之間事物物皆有定理方寸之間非志理既有定向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接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語類問知止能慮之別曰理到得臨事又須研幾處方能得所止如易所謂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似知止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一

太

教復堂

此便是能慮又問或問中說能慮却兼下極深研幾字覺未穩曰極深研幾是更審一審當時下得未仔細要之只著得研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經歷之次序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語類問事物何分別曰對言則在其中知止能得如耕而種而耘而欲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德是理會已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以已

之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先後便倒不如何能近道○三山陳氏曰新民者自明德而推也○已德不興未有能新民者此明德所以為新民之本能得者原於知止而後致也荷始焉不知未見其卒於有得矣此知止所以為能得之始○存疑按第二節不過推本第一節知止至善之意非與首節對言也而於第三節乃並舉而對言之何耶蓋物與事自不能事即是有物中之事特以其皆有先後之序故對舉而言耳○物有本末先自治而後治人也事有終始行以知為先也○知字深矣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敵○近道雖知上說而所以近道者正以其於用工處知所先後也○愚按章句謂此結上文兩節而玉溪盧氏謂不特結上亦以起下雖非語氣血脈自通但
或問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一

尤

教復堂

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語類知工夫先後次第則進為有序不忽近務遠按翼註云本末是一物之本末也如一株樹有根與梢若兩物則有兩本末矣此說似駁或問而云然要之明德在已新民在人以人已相對而言故曰兩物若從天命原頭說下以萬物為一體雖兩物實一物也於理自不相抵牾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倣此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一

三

教復堂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語類
明明德於天下只是臣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有如此規
模却是本來合如此不如此便欠了。愚按此即序中所云
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下面節節推出工夫次第便是西
其國而日明明德於天下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
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困學錄明明德於天
下一句見古人物我一體用一原之學。○才發念時全
下便欲明明德於天下此是何等胸次有此一段規模自
然條理精密工夫詳到不做到盡處不依今學者志氣卑
下動云我是何等樣人敢道如此只此一念便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又曰欲明明德於天下雖在匹夫亦不可無此
志向。○人人各明其明德而天下平矣然須已先明其明
德後可推以及人故曰明明德於天下玩一於字全節精
神隱然已具。○明德人人所同特衆人不能自明要在爲
上者去明之耳所謂平天下者原不過使天下人人各明
其明德並非有所勉強而增益之也。○新安吳氏曰由此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一

三

教復堂

有事則隨感而應不與俱往正心兼動靜所謂察此心
之存否而致以直。○正是動亦定靜亦定也。常如明鏡止
水是謂得其正。○困學錄心統性情兼體用工夫只在戒
慎恐懼未發則致以直而存其本然之體已發則虛以應
物全其當然之用常常存養不使偏倚。○蒙引意者心之
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語類問心本也意者心之
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語類問心本也意者心之
教人如何擇性。○語類問心本也意者心之
惡根。○語類問心本也意者心之
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工夫。○語類問心本也意者心之
先。○問意是心之發處情亦是發處何又曰誠意以敬爲
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發處情亦是發處何又曰誠意以敬爲
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段。○存
疑正心是心之應物得其宜誠意是發心誠實要爲善若
不真實要爲善則此心全在物欲上如何使他應接當理
緣應接不當理只是喜怒哀懼之發不得其當却非惡也
意不誠全是箇惡人了。○語類問心本也意者心之
性情之交誠意在動靜關頭上用力。○說統識得心意所
由分處方識得誠正所由合處。○或問小註正心以全體
言非主靜一時事也兩句有分殊處有交接處故曰欲日
先若一直注下則兩層意不出矣大。○致推極也知猶識也
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
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語類致知知之始誠意
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
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而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而惡
惡又曰誠意是入鬼關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深自省
察以致其知痛加剪落以誠其意。○物莫不有理人莫不
有知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以至於
大畧而不能推致其知以至於極耳致之爲義如以手推
送去之義凡濫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致知須是知
得盡尤要親以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
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一

三

課本

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又曰致知所以求為真知。真知是
要徹骨都見得透。又文集云。知至之至。何來改作。切至之
至。只合依舊為極。至之至。後切至意。正可與極至相參。此
須細會。方知朱子一字不苟。○致知是無毫釐之不善。如
一事。只知得三分。這三分。知得底。是實。那七分。不知者
是虛。為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
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慊。慊。苟且之根。少間。說便為惡也。
不妨。便是意。不誠。所以貴。致知。窮到極處。謂之致。○平時
別識得。天理人欲。分明。有纖毫私欲。便能識破。他自來。點
檢。慣了。譬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曾。用工。底。與。賊。同
眠。同食。也不。知。○愚。按。致知。之功。在。平。日。誠意。在。當。幾。平
日。推究。事理。既。精。且。熟。則。一。念。之。發。善。惡。分。明。然。後。誠。意
之功。可。得。而。盡。不。然。見。理。未。真。將。有。自。以。為。誠。而。誤。入。於
欺。者。非。待。意。之。既。誠。然。後。有。以。知。去。省。察。誠。與。不。誠。則。是
知。反。在。意。後。且。混。入。慎。獨。非。關。致。知。矣。○語。類。致知。不。說
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
窮。理。自。在。自。是。離。不。得。又。曰。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
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一

三

課本

六箇欲與先字是言工夫。若不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
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得些。子○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
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
此大學一篇之本旨。○愚。按。程。朱。論。格。物。致。知。之。義。最。為
詳。盡。悉。載。入。補。傳。或。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語。類。致知。格
問。中。此。特。舉。陳。其。簡。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
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
做。三。節。看。○自。知。至。交。誠。意。是。一。箇。過。接。關。子。自。脩。身。交
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目。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
畧。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
此。何。時。做。得。成。且。如。致。知。格。物。而。後。誠。意。不。成。說。自。家。物
未。格。知。未。至。日。未。要。誠。意。須。待。格。了。致。了。却。去。誠。意。安。有
此。理。又。曰。有。國。家。者。不。成。說。家。未。齊。未。能。治。國。且。待。我。去
齊。得。家。了。却。來。治。國。家。未。齊。者。不。成。說。身。未。脩。且。待。我。脩
身。了。却。來。齊。家。無。此。理。但。細。推。其。次。序。須。着。如。此。做。若。隨
其。所。遇。合。當。做。處。則。一。齊。致。始。得。愚。按。八。條。目。理。皆。如。此
但。於。一。齊。候。中。各。有。切。要。處。不。是。一。味。遲。重。上。一。截。○困
學。錄。欲。其。如。此。必。先。如。彼。其。序。不。可。亂。而。既。已。如。此。又。要
如。彼。其。功。不。可。關。應。接。通
下一節看則其義自明

或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
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
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大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
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一

言

敦復堂課本

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名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王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一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一

言

敦復堂課本

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為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楊哉。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一

大學章句本義滙叅

卷一

美

敦復堂課本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一

卷一

三

教復
課本會

又知成功之終則不可不至。至而後終。是正夫次第節節自有本分。步步自有交關。又曰。知止而後一。知止便直貫到底。能得此節而後。却逐層各有境界。遞下義各不同。按此則知功不可闕之義。即藏序不可亂之中。饒說非是。不得因經文字而一順一逆以功效強分。

或問。物格而後知。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解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後八條目。節節自有工夫。章句下可得兩字。最件便不消做下件矣。朱子所以謂或問乃注脚之注脚。身亦不必深理會者。正見章句乃其本義。讀者無事瑣瑣。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耶。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

大學章句本義

天

教復堂

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後八條目。節節自有工夫。章句下可得兩字。最件便不消做下件矣。朱子所以謂或問乃注脚之注脚。身亦不必深理會者。正見章句乃其本義。讀者無事瑣瑣。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耶。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

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王溪廬氏曰。言明德與新民。對則大學之體用猶二言也。明明德於天下。則大學之體用非二矣。吾心之體。即明德之虛。而具衆理者也。吾心之用。即明德之靈。而應萬事者也。能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則知吾心之用。無不貫矣。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析之而遽欲合之。則有虛空恍惚之病。徒析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必析之極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大。此二句。其義無窮。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

大學章句本義

无

教復堂

而錯之耳。或問。小註。古者天子之元子。眾子。諸侯卿大夫之適子。以及國之俊選。皆入大學。以居。其後日皆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責。則皆不可不脩身。本字須對家國天下看。身為天下國家之本。即明德為新民之本。無二本也。脩身中。自包上格致誠正。在內。○愚按。首句舉兩頭。以括中節。看自以至於四海。字所包甚廣。時講或歸重天子。或側注庶人。皆非也。只於四字。看去。見得人人有身。即人人有身所據之人。其為家國天下。雖殊。而以己及人之理。則一果能格致誠正。自脩其身。則當下隨身起化。推以及人。無貴賤遠近。一也。故於歷敘八條目中。特揭脩身為本。正聖賢講明大學普例。教人自為處。只此一語中。便隱隱有人人欲明明德於天下。本分在也。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三山陳氏曰。國天下本。非此兩節。則自家親之。則為薄也。

結上文兩節之意。（義舉德氏曰：上一節與此節上句是教要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財，家之謂也。得此意矣。）思按上文兩節，歷敘條目，一逆一順，脩身齊家是明新交接頭處，則本末厚薄之意已隱寓其中。此兩節乃特與結明不獨脩身為本，斷無本亂而末治，即未治中亦不容一視。故朱子云：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聖人待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夫人道之大，有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未視之耳。此意不可不著眼。○困勉錄末節感問雖將本末厚薄對說，然今講家多云：所厚者薄，即是那末不治，即顯是言其本不厚也。即漸厚如家已先薄了，又何況同以天下則本之不厚也。也明甚，故曰：豈是皆以脩身為本如此說，甚與或問亦不相礙。

或問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

大學章句本義匯參卷一

三

致復堂課本

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可以得為為己之學哉？曰：天之

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為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為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遠近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膚，暴肌，車贏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為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讀書錄南軒無所為而為之言，其義甚大。蓋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為而為。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

大學章句本義匯參卷一

三

致復堂課本

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為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遠近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膚，暴肌，車贏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為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讀書錄南軒無所為而為之言，其義甚大。蓋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為而為。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

意難蔽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字其傳十章則

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

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于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

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或問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

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

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一

三

致復堂課本

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

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

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

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脩

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格物也盡心者知至也

存心養性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

不慊之說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亦無不脗合焉者故程

子以為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其次焉

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

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言

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

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

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為

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

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

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

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

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一

三

致復堂課本

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

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

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啻其極

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

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

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

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空虛

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一終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之二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武王封弟康叔於衛告以文王之能明。其德也。○語類德之明與不克只在人。然此能字有九見得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義一般而聲響頓異便見得有力無力之分。○朱子經筵講義人皆有明德而不克明氣稟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兩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惟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也。○紹興間按朱子看得克字有九要見得聖人所以能如此處說幾箇有所不克一段最警策。○蒙引明字連上克字讀所謂明之者也。德自是明德。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之二

課復堂

或問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功也。○克止是能也。語類或問肯說得克字太重與章句有不同蓋章句是後來所脩改其說又較平實愚按克與能字義雖一而語氣自殊故語類特為申說無可疑也。惟或問無待克之而自明句似未為員穩耳。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伊尹述成湯之德以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

也。或曰審也。語類問常目在之意先生以手指日如一

○說義諟訓此則所以指天理之在者專訓審則所以加審察之功者審此二義所以兼存也。愚按前說與常目在之意較實故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語類自人受之與彼明今人多鶻鶻笑矣。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稟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只在眼前。○古註云常目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欲忘之而不可得矣。○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東陽許氏曰顧諟動靜皆天之神明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即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暗損了此明命。○柏應講義康誥但言明德未見明德之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之二

課復堂

所自來但言克明德未見明之之工夫故引太甲之辭以釋之。自天生人便圖個把一箇天之理交付於人而天理非他即人之所以為人者物之所以為物者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是即所謂明命也。說到出王游衍無非天理之物之不體是即所謂明命也。說到出王游衍無非天理之流行可見一息之頃一事之微不可放過才放過便苟且便昏蔽其本明者了。聖人靜存動察無時無處而不還其本然之理是謂顧諟。○愚按前後文都說明德中間忽提出天之明命則謂一聲便隱隱有顧諟精神悚然心目。○困學錄常常顧諟則用志不分而有專靜純一之德天理常存而無昏昧閉塞之病所以無時不明。○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為宵有得息有養晦有存總不離一箇敬字。或問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

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真若見其參
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語類問如何是
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
將入井皆有休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可見如喜
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體陳氏曰天理本體常
生生而無一息之已而其大用亦無一息而不流行平日
用之問西山真氏曰成性者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渾成
之理如俗言現成渾倫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
頃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皆從此
出道義如事君忠事親孝之類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此史臣贊堯之辭○新安陳氏曰
此德全體之大言一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
已之性通貫明德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語類人

大學章句本義卷二

三

三

課本

之為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
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惟堯為能
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愚
按以止於至善言堯之克明亦自從峻上見得但謂以堯
之克明而見為峻德則可以堯之所明者峻德而謂峻德
有異於明德則不可蓋峻德亦只是充滿明德分量非有
加也與湯文差別處氣象自殊義理則一○蒙引峻德亦
非帝堯之所獨萬物皆備於我堯舜與人同耳惟堯性
格於上下者非也蓋明峻德就帝堯一身言只可說其德
之明到極處若說出外便是新民境界矣
或問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或問小註能
是明明德到十分盡處
非明德之外有峻德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或問小註皆自明也不重
看見三聖人都是如此學者所當取法也○周學錄三引
書自文而湯而堯而舜而禹而歷歷指數與人看以時推之
則從今及古以人推之則從反及性無不各有以自明其
明德學者可不以是為法而自勉哉此傳者契為人之
深意也又曰皆自明也人聲疾呼教人看德按三引書
語脈領皆字而精神結聚在自字傳者意固不在三書矣
故以為指點語得以為鞭辟語亦得大全王溪東陽諸說
未其豁然至臨用吳氏謂結上起下蒙引謂着此句以別
新民以此為血脈貫通亦
可然畢竟非本章正旨

或問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
誥通言明德而已大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

始不為天也帝典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

大學章句本義卷二

四

四

課本

深亦略有次序矣語類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
何也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
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
便合天理天即人本一理若理會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
小也○天即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
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顧諟常要看得光
明燦爛照在目前○黃氏曰三引書斷章取義首節曰克
明德汎言之也曰顧諟則言明之之功曰明命則言明德
之自久之曰峻德加一峻字則又見
明德之極乃所謂止於至善者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或問此何以為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
其次第可知而鄭本之不然審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入

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

曰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之心者神明之舍乃甘為私欲

所汚是以形體為重心性為輕也豈不謬哉○吳氏季子

曰沐浴之盤蓋所常御取而銘焉九字森然言誠能一日有

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

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語類苟日新一句是為學入

字苟能日新則下面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而今學者苟

只管要日新却不肯字上用工夫苟者誠也緊要緊在

此一字苟日新須是真箇日新方可日日新又日新○

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污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

常如此無間斷○愚按朱子云緊要在苟字此處須沉

破金猛力向前邊舊染霍然如日之初升只此一合

下工夫境界全體具足後面便可接續得去若稍稍因

則更無向上日子故朱子又云而今學者却不肯字上

着工夫也○困學錄不從苟字上着工夫則下二句更無

入手處然但能振作於其始而不能接續於其後則前之

所新者間斷而舊染又將復作矣故下二句亦最是難進

處惟自強不息者能之○相廬講義要玩新字最是難進

去其舊染之污為新難舊汚既去必逐日有一新氣象

然朝曦迭代萬象昭融眼前境界日日更新非出造物者

健行不息安得畔然煥然振古如斯至誠純亦不已之功

亦猶是也○愚按日日主繼續義又曰主提振義此二語

最確講章云首句是志意誠確於其始次句是工夫接續

於其終末句是精神重振於其終玩章句始字繼字是應

有之義終字却大錯也又曰新乃緊結日日新何嘗不說有

提振故章句一連說下不是一時乃日日新日日新何嘗

日是終或引書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日新日日新何嘗不說有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五

課本

終耶不知此特統論之辭本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

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

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

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

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

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

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

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淪深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六

課本

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

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

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

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

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

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深雪

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汚也昔成

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

曰不通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上

七

諫弗弗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儉身苦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於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語類成湯工夫全在箇脩飭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如云以義以禮不通不殖等可見日新之功或問中所以詳載非說道人不知

知亦欲學者經心耳。○精言細玩或問於苟日新下另作頓折趨重下二句與章句於誠能下用則當二字文勢緊相屬亦趨重後二句意相合蓋湯是已能自新者特恐其功之不繼故為此銘以自警耳非前此總不能新而至此始思自新也語類苟日新一句是為學入頭處今且要理會苟字此是為學者說法不得以朱子教人意當成湯本旨○愚按或問復云太甲之處仁遷義亦所謂苟日新者而伊尹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告之欲其無所間斷意亦在重下二句但體傳者喫緊為人之意故語類要人於首句着力又曰舊來看大學日新處以為重在後兩句今看得重在前一其後周之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劔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上

八

皆不可以莫之考也。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存疑看來自新蓋居其半或問說新民兼化之處之二事自新則是化之也故傳者釋齊家治國平天下俱離不得此身○愚按自新化之次節一作字內便包攝處之之事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疏義鼓之者振容過舞之者發揚蹈厲而自不容已○語類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踊躍然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策則下之人觀瞻感發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容已耳○困勉錄新民二字依註以民之自新言與經文新民新字不同蓋民心雖蔽於氣稟物欲而四端必有時而發現此是自新之機特上之人不能迎其機而振作之故隨發而隨滅工夫全在這作字上此作字即經文新民新字○黃氏洵饒曰并田學校作之之具勞來匡直作之之術○困學錄新民宜主教而必兼養者有恒產然後有恒心正是新民第一緊要着子

或問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蒙引商民染紂之汚俗已深至武王布以耒耜有以振作而成就之則亦未便能濯然一新耳故武王於康叔之衛告之云云又曰按或問云武王之封康叔

也以商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味此語意是不以為自新之民與章句反又觀下文使之去惡遷善等句意亦與章句不同。愚按經文本指就商周之深言。傳者義取斷章只合承上節看。云德本民所固有。上能自新則斯民既皆觀感有自新之機矣。復為迎機鼓無使益去惡遷善。然不覺方是振作箇自新之民出來。蓋斯民感化與起是。新在作前而上之人鼓動激發成與維新則新在作後。是句振起其自新之民必兼看或問而義始員足。蒙引前一說尚可參後一說。非是。或問亦自新而已矣。固是推本之論。但作字中自有無限經畫處。置在。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

於民而始受天命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

民之極和天命也。新。困勉錄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上

九

課本堂

處有闕雖麟趾之精意有周官之法度致中和而至於育
盡性而至參贊是所以新命處。非謂必得天下然後為至
善也。若果講新命便是教人圖度天命了。這命字是氣數
之命。與願謂天之明命。命字不同。○雙峯饒氏曰。明命是
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未梢膺受底。以數言。要之只
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愚按有天下國家者。息與天
命相闢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理與數非有二也。果能自
新新民。做到至處。惟克天命。自作元命。國運世運。自有煥
然光昌氣象。即此便是天命之新。故或問以文王之詩為
自新新民之極。非是。教人圖度天命。却正於所以新命處
着。人

或問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
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
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需類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上

十

課本堂

舊邦其命維新。各末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或問小
註無所不用其極。貫上三節而結之。非只結文王之詩。
此章雖有自新新民新命三項。總以新民作主。蓋自新者
新民之本。新命者新民之應也。○上三節皆有自新之
意。非獨文王為然也。但文王之應。○詩是推極言。無新命工夫
句。○前三段列舊樣。子者。極。即所以存疑。自新不造其
極。無以立新民之本。新民者。不造其極。無以盡新民之道。是
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自新必至於能新民。然後自新
之事盡。新民必至於其極。蓋自新必至於能新民。然後自新
之君子。言或必至於其極。蓋自新必至於能新民。然後自新
章書要知位育參贊事業。都是我可以做得來。底。不怕風
俗之日下。不怕氣運之難轉。只怕我自家有一點舊染之汚
不能斷。斷。基址先壞了。即自家身上畧有一二分工夫。又
看得三代之政。後世必不可復。將堯舜君民之念。不覺放
恣。所以聖賢傳多成了。空話。頭看堯舜君民之念。不覺放
恣。其極。成。君子不肯一毫放鬆。這豈是迂闊不可行底
我輩不可事負此意。○愚按釋新民。歷引戲亂之君。正隱

然見世道難為人汚舊染聖人者出旋天轉地宇宙更新
須得如此微後之君子無扭目前無安苟簡可知勉矣
○困學錄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以本章言是結自新新民
若通上章而言則此句實為明德新民總結而已為下章
止至善提綱是三
傳精神結聚處

或問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
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
新民之極也故曰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

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恩按大全虛氏謂止則不紛紛
謂能止然後能用二說最易惑人看章句以至善訓極字
以皆欲止於訓無所不用或問亦云用其極者求其止於
是而已則用字本無甚別義
虛氏之說近鑿景氏尤外

大學章句本義

卷十

十一

致復堂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因學錄問此章釋新民而新民本義
反少何也曰新民一事既立其本復
舉其法又推其極其於新民之義可謂終始本末彌天
塞地無所不盡矣其餘條理在為之者舉而措之耳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此商人祭祀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
宗廟之樂歌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
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東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
內則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
○翼註王都為四方之極猶至善為萬理之極千里貼至廣
意至善之理全體渾為無所不包○蒙引章句物字所該
者廣自君臣民以至動靜語默之類皆有所當止之處
善語其綱則曰明德新民取○合訂章句當止之處即白
文惟民所止所字此節重所字且未重止字是惟民所止
不是惟民止之以本然之義理言且未說工夫也○精言
既是邦畿便是民所當止所字從邦畿來既是千里便惟

民之所止惟字從千里來註中各有字最重可知本文不
但重邦畿而實重千里不但重所止而實重惟民人多昆
看○恩按曰邦畿則絕非隱僻曰千里則不為狹小曰惟
民所止則可見無事不有至善亦無人不可止於至善在
詩句本為賦體而傳者引詩則為比體說箇影子引
而不發其味深長不必至後二節始耐人咀吮也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
之各有所止也或問小註惟民所止之止止居之止也物
各有所當止之止止至善之止也借彼之
辭寓此
之意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緡蠻詩
作縣

詩小雅緡蠻之篇此微處勞苦而思有所緡蠻鳥聲丘隅
託者為鳥言以自止也
大學章句本義

卷十

十一

致復堂

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
處也疏義岑者尖銳之處蔚草木盛多之貌也岑則人所
罕至蔚則有以自蔽鳥之飛集必止於此所謂林茂
鳥知歸也○翼註此承上節看不可對上節看章句所當
止三字即上節物各有當止但加人當知意耳○蒙引
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此知字兼能得意恩按就黃鳥言
即於止二字中便已見能得所止固不止是知夫子於此
却特高唱知字見鳥之於山實由知所止以此喚醒世人
豈可自有其所止而自昧之意重知上且無暇及於得也
至下文方逐漸引入不
必云此處便兼能得
或問引緡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
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
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

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困學錄得在知止故提撕特深切。人不如鳥一句最婉而切。不是貶責世人正是提醒世人。要人隨事自省察耳。大抵聖人無棄絕人語。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新安陳氏曰緝不容已也。按此以緝熙對說疏義緝謂其無時或息熙謂其與日俱新接續此明則此心無不敬而自谷安所止。此雖對舉而意實串遞又按或問云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可見朱子章句訓釋字義雖爲對舉而於或問通講文義固未嘗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不主串遞矣。○精言熙便是德之明緝便是日新又新意。○語類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收斂處。○或問小註緝熙是已能如此不是方用工夫敬止是心在事便就見成。○說惟此心常常光明故無不敬而發於事者皆安其止也。○集解通節重止字而敬乃能止之實論做工夫敬是主。○應推敬然後能緝熙不如此敬字是就聖德成就後說所謂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也。故云敬止是功效收斂處至緝熙二字語類云是工夫兩說相似反以或問考之則前云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一毫之蔽故能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能如是緝熙專以用功言也。就文王本身說則得是已只是借此爲學法以爲聖人以此爲法語類云云正傳者引詩意所在不可不爲非聖人事而疑之也。愚按此條剖折最分明但就詩詞依文訓義自合就文王說看發口着一於

字是歎美之辭緝熙自是已能如此雖聖不自聖要其望道未見之心與純亦不已之妙即此二字中合下一齊都到看來此二字即所謂常惺惺常明故常敬常敬故常止。順遞而下斷不宜以緝熙分說誠明說成兩項亦不宜以緝熙二字爲入敬內如困學錄所謂自其敬之繼續不已日緝自其敬之光明不寐曰熙義雖可通按之語脈却不成。倒句殊欠自然又按許敬菴云止在心上說然不動之體在事爲當然不身之則李安溪云止字本在事上說然必其本體無有不盡故能立事理當然之極則止至善自須兼體用乃易如易其卦其背之止體也止其所止至善自須也。況引詩以穆穆發其端而終以敬止此即周子主靜立人極之義按此則穆穆之爲深遠緝熙之爲常明逐層順遞無不敬而安所止之義自徹下文五止俱歸而益上引一止字爲統體之止下五止字爲一事之止不待言矣。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語類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此是仁爲人臣止於敬。○亦有多般不可止道筆路曲牽是敬如陳善開邪納君無過皆是敬若止執一便偏了安得謂之至善。○各有所當止云者謂其理各有極致所在也如爲人君必十分仁爲人臣必十分敬但人所造有得三四分者有得七八分者此等固亦可謂之仁可謂之敬未可謂之止於敬止於敬必止於仁止於仁必止於敬之至善也。○五項須以事言之仁敬不然僅可謂之善未可謂之至善也。○文王行止之義○淺說仁敬孝慈信欲一五項須以事言之仁敬實敬止之義○淺說仁敬孝慈信欲一五項須以事言之仁敬文王行止之義○淺說仁敬孝慈信欲一五項須以事言之仁敬朝問安視膳恐或不足則盡文王之孝況此五者俱以三止言則固不可以事述之一二端而謂足以盡聖人之全體大用也。○愚按傳者引詩釋經重至善不重文王固不直徒摘取文王一二事述然亦須實就文王身上見箇大處即事徵心講求至善止字方有着落。○存疑五者乃敬止之目每句內都要見得敬止意。○徐辨五句從文王敬

止指出五者大目與人看。重在五倫道理。如此不重論文。王時勢地。但文王能隨其時勢。地而皆止。於至善所。以爲聖人。他人時勢。地不與文王同。則又當隨時以處。中。方謂之止。至善也。○輯語。仁敬孝慈信爲一定之理。便。是至善。何以人不能止。却無一定之仁敬孝慈信。只爲人。倫中境界。人各不同。所以爲仁敬孝慈信。亦變化無定。惟聖人。德性。形焉。天下。無不爲仁敬孝慈信。而無定。仁敬孝慈信。形焉。天下。無不爲仁敬孝慈信。而無定。也。明此。則註中。究精微之處。與推類。盡餘意。可深長思矣。○集編。理之淺近。處易見。而精微處。推類。知若只得其皮毛。便以求善爲已。善。須窮究至精微處。推類。知若只得其皮毛。子而已。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廣而推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處也。○四書通。仁敬孝慈信五者。人所當止。莫大於此。故當於此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人所當止。不盡於此。故又當於此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蒙引。此一條。不止言明德止至善。所以新民者。亦在其。中。○翼註。如爲人君。止於仁。仁。屬明德。仁之及民。卽屬新民。

大學章句本義

卷二

主

敦復堂

或問。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爲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爲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

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型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爲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爲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已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

大學章句本義

卷二

主

課本

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爲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於而慈。或敗子。且其爲信。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又况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語類問。至善是無過不及。上些。子如君止於仁。若依違牽制。而無斷。便是過。便是不及。是仁。臣能陳善。開邪。便是敬。若有所畏懼。而不敢正君之。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二

九

課本

上去遠如何。食到至善田地。○大率切而不確。亦未至。至善處。珠而不磨。亦未至。至善處。瑟今。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此。今。宣。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至。善。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事。是。說。至。善。蓋。不。如。此。則。雖。善。矣。未。得。為。至。善。也。○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恩。按。學。修。四。段。逐。項。各。有。一。至。善。然。必。四。者。兼。到。然。後。為。止。至。善。全。量。或。有。疑。下。二。句。亦。自。有。工。夫。者。非。也。恂。慤。威。儀。皆。敬。敬。徹。始。終。該。內。外。學。修。下。手。時。便。自。有。主。敬。工。夫。在。但。學。修。未。極。其。至。不。曾。到。得。嚴。密。武。毅。地。位。則。無。瑟。儒。之。可。言。正。衣。冠。尊。瞻。視。整。齊。嚴。肅。亦。是。學。者。合。下。便。該。如。此。然。不。到。得。裏。面。充。實。之。至。難。語。光。輝。發。越。可。畏。可。象。故。必。以。學。修。為。所。以。得。之。之。由。以。恂。慤。威。儀。為。德。容。表。裏。之。盛。謂。須。到。德。容。表。裏。之。盛。才。見。學。修。功。至。則。不。可。謂。學。修。既。至。須。更。用。恂。慤。威。儀。以。致。德。容。表。裏。之。盛。瑟。儒。喧。喧。自。是。學。修。交。進。積。養。功。深。誠。敬。決。於。中。光。輝。發。於。外。根。心。生。色。動。容。中。禮。有。此。氣。象。說。不。得。工。夫。却。也。說。不。得。效。或。問。以。為。得。之。之。驗。驗。與。效。自。有。別。須。善。會。之。因。

學。修。工。夫。一。步。細。密。一。步。則。裏。面。精。神。自。一。步。精。明。一。步。由。外。面。氣。象。自。一。步。充。拓。一。步。則。造。境。界。亦。一。步。自。然。一。步。由。學。修。而。恂。慤。由。恂。慤。而。威。儀。到。此。明。德。之。功。已。至。盡。處。直。入。盛。德。至。善。地。位。矣。故。下。即。指。其。實。而。贊。美。之。○紹。聞。編。德。在。裏。容。在。表。故。動。容。周。旋。中。禮。斯。為。盛。德。之。至。而。抑。之。詩。亦。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說。之。者。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故。有。是。恂。慤。於。中。則。有。是。威。儀。於。外。表。裏。之。盛。自。然。符。合。此。所。以。為。盛。德。至。善。○以。天。之。所。賦。者。言。為。明。德。以。身。之。所。盡。者。言。為。盛。德。至。善。○以。理。之。所。極。者。言。為。至。善。單。說。盛。德。猶。是。大。概。不。能。忘。以。人。心。之。所。同。然。到。這。箇。恰。好。處。都。自。然。契。合。何。以。不。○恩。按。下。節。不。忘。是。感。其。思。此。節。不。忘。是。佩。其。德。到。得。民。為。必。正。念。見。君。子。之。為。盛。德。至。善。此。終。不。可。誼。分。之。所。學。修。之。功。得。力。於。內。為。恂。慤。致。知。修。即。誠。意。正。心。修。身。由。威。儀。即。是。身。修。工。夫。做。到。至。處。合。乎。人。心。所。不。言。而。同。然。即。是。明。德。之。止。於。至。善。連。用。者。也。字。回。是。釋。詩。體。然。亦。不。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二

三

課本

過。借。武。公。做。箇。話。頭。不。得。因。武。公。是。箇。大。段。有。學。問。底。人。遂。精。定。武。公。至。顧。賓。忘。主。

或。問。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慤。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晬。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語。類。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或。問。乃。指。聖。人。聖。人。也。不。是。指。手。指。脚。有。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條。辨。朱。子。明。云。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可。見。道。學。自。修。正。是。詩。人。美。武。公。本。指。如。此。到。後。來。盛。德。至。善。却。說。得。來。大。了。故。或。問。指。聖。人。言。之。非。武。公。所。能。當。也。蓋。借。詩。來。說。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不。覺。說。到。極。至。盡。頭。處。正。所。謂。深。歎。淫。伏。其。味。深。長。學。者。奈。何。死。曰。切。磋。琢。磨。何。以。為。學。問。自。脩。之。別。也。曰。骨。角。於。句。下。派。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可。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語。類。骨。角。却。易。開。解。玉。石。儘。着。

得應指工夫。問終條理較密否。曰始終條理都要密講。買而益講。買修飾而益修飾。問琢磨後更有甚麼。曰。何故為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後氣象。目如此。○愚按。正須工夫到盡處。方得有此成就。後氣象。蓋恂惻威儀。正學。修工夫盡處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鳴。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此祭于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於戲歎辭前王謂文

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或問小註親賢言包得後賢在內舊說賢其賢屬賢賢親其親屬後王不可從蓋後王取法前王正是賢其賢也。○葉解新民字原不單指百姓故後賢後王後民皆可說民後賢亦兼後王在內蓋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不但下位賢者即後王之賢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主 誠復堂 課本

者亦當賢其賢也惟親其親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

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

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語類君子賢其賢如堯舜文武之

親其親如周后稷之德子孫保之以為先祖先父之所自

出豈非親其所親乎又曰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

成康以後思其思而保其基請便是親其親。○紹興通親

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親賢則指前王之

身道德基業足以敬佑後人是也樂利則指前王之澤田

理學校開太平於無窮是也自後人言不遑不忘率由舊

章樂其賢也本文百世宜君宜王親其親也樂是享太平

之樂利是田里樹畜人有恒產此都是前王人人而為之

所昭得下來。○困學錄本是說新民止至善却不說前王

如何新民只說民自不能忘前王此就對面看不說當時

之民不忘却說後世不忘此又透過一步看愚按章句着

謀事事經營盡善真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問仁覆當時抑且澤遠後世而新民之止至善於斯為始未句畢然高第真有歎想此兩節咏歎惺伏其味深長當熟玩之明德不至於民不能忘不可謂明德止於至善新民不至於沒世不忘不可謂新民止於至善却未嘗一字道破兩結句長言咏歎此所以為其味深長

或問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

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

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

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

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主 誠復堂 課本

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

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按賢親樂利固是

餘澤然本節自是主新民而言不得因此遽以本節不忘

謂申上節不忘之意不忘字面同而所以不忘者不同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

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

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語聖人說聽訟使我無訟之可聽方得聖人則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于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口然有以薰陶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問子皋將為成宰遂為哀子皋何嘗聽訟只是自有感動人處耳○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辭之辭○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欺之志○君開編易曰不克訟言願理不可不訟也如虞芮之君將文王之化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之庭蓋知到文王之前開不得此口乃退而以所爭為問田正其事也○蒙引使字當玩味是孔子自說他要如此故章句或問皆以聖人言之使字內正有道便是能明明德以大畏民志也○蒙註無情句申無訟意大畏句中使字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蓋已是化為有情了不是仍舊無情但有所制而不得盡其辭也盡字以作逞字看非必十分說盡始為盡也○田學錄明德得於天而具於心本人所

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已德之明也本也必已之德明然後民德始新而自無訟本末先後了然矣○困勉錄無訟只是新民中一節講家有謂新民之事盡於無訟不必又推廣者非又有誤認無訟是本聽訟是末者尤誤無訟尚是未觀大畏民志尚不是本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則明明德也方是本○說約若云無訟為本聽訟為末則先後字殊難說不成云到得無訟自能聽訟且味章句本無此解斷當以蒙引為正按此則後來必欲以聽訟夾入分本末紛紛辯論者徒為辭費○蒙引使字無訟是新民一事然云大畏民志亦無不由於明德者即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末不一本本章意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文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致知知字無涉○蒙引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日觀於此言正謂此也謂孔子言不以聽訟為難而必以使民無訟為貴於此便見得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故可以知本末之先後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不費力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為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近道者耶

或問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眾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未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愚按但則聽訟為末無訟為本似亦可通然章意所重在無訟以無訟言則使無訟尚是末而所以使之無者方是本故或問特推本言之即章句我之明德既明意也至區區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未矣正見傳者微却聽訟一層以見此輩并求新民亦無當何有於本故既引夫子之言只就無訟申說一番引入知本以為釋經之意或

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生之正而不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其理以求之。知求其理。而不至其極。而後已。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矣。○語類。凡是知。須是知到極處。如這箇物。四圍皆知得盡。前頭更無去處。外面更無去處。方始是格物。到那極處。○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一人。只就皮殼上做工夫。却於理。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向裏去。又嫌眼前道理。粗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談玄說妙之病。其流必入於異端。○雙峯饒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與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爲子必孝。此是顯然易見之理。所謂表也。然所以爲孝。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是孝裏面。節節。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如進退周旋。與齊升降。出入揖遜。不致久伸跛倚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一

走

教復堂

也。○但欲理明。不規規於筆墨之似此。所以爲朱子。或問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按經文云。誠意必先致知。是逐節推去。語勢不得不也。哉。如此。其實知是一。大哉。自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直貫到底。不單粘意。故爲大學所最先。○語類。能致知。則思自然明。至於久而後有覺。是積累之多。自窮盡天下道理。未易到此。然學者。必須到此。乃是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之候。故又曰。學而無覺。何以學爲。正見致知之不可不先也。○知就零星說。覺就統體言。到得知至便覺。○二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一

天

教復堂

大學章句本義匯參

卷一

无

敦復堂課本

黃未能透徹便是尚有渣滓非所謂真知也○行之不盡只爲知之不至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只知得五分見識只識到那地位按程子有云人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人知鳥獸之殺人不可食斷然終於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爲而猶或爲之是特未能真知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毫淨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

○中九條
總論 問進修之術何先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按或問所載并此似宜爲十條而朱子第

大學章句本義涯參

卷一

三

教復
課本
堂

云九條故竊以愚意標此爲總論其餘先後次序亦畧爲更定各從其類以便參考○語類格物之聖所以致我之知○而今且只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後貫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陳氏曰事物事物固皆有理而聖賢書中又現成理義所萃而爲事物之則也○初學窮理工夫先且就聖賢言語實處爲準則於幽閒靜一之中隨章逐句一一實下講明工夫虛心詳察果實有得則是非邪正大分已明而胸中權度稍定次及於論古今人物以相參質則其衰旺去取方可有定論後乃及於應接事物更相證訂則其裁處剖決方中節而不至差謬故以我之見有以照彼之情而歷練感觸處有以長吾之見內外交相發何○其一○所往而非吾窮格之益也○程子之言其有序矣○原序二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愚按玩自字以至字於功不可闕之中自有序不箇覺處○可亂之意○程子又云人要明理若止從一物上求

大學章句本義

卷二

三

致復

原序 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

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

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如射者之發的行者之歸家語類格物窮理須是見得

十分透澈窮到極處又須是見得第一着方是不可以

第三第四便休了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着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曰又更上一着便要窮究得

人君如何要止於仁為人臣如何要止於敬乃足思按所

謂見得第一着者須窮到至善處方是格物窮理其云

更上一着者又須窮到至善處方是格物窮理其云

原序七 或問觀物察已者

天地萬物之理無一不反於身者取諸身而己自

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乃所謂格物以反身窮理為主

有切己工夫待自家定後漸去之天下之

理偏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須當察之

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從於物之所在而從之則不

於泛濫如如今下手且須從近處先就自家說得出

得底去窮究若幽與紛舉都向後面做自家說得出

云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

先後之序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

兀然存心於一草一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以此

學而求有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按此可以見格庭前

子七日致病之說之陋○內事外事皆是自家合當理

底須是去六七分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

是工夫半時已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愚

按其理則一其分則殊必當先其重者急者而後其輕

緩者若更不論重輕紛必當先其重者急者而後其輕

閒重者急者乃是從大本大原近裏着已處理會○其

大學章句本義

卷二

三

致復

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後

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

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

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

不可不察愚按上兩條言其切要即首條所謂自一身之

理○語類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未嘗不合自家知得

物之理如此則格其理之自然者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

理目前事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

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

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

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胎不死不

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道○困勉錄彼指物言此指我之

所以處物言才明彼即曉此言才明物之理即曉我所以

處物之理非一物格而萬理通之謂也物為外己為內故

又曰合內外之道○困勉錄反求諸己自是格物親切近

裏工夫但云因見物而反求諸己則似物我之殊初無

成二片蓋在物之理即是在心之知雖有物我之殊初無

內外之別故才明彼即曉此其或不通雖有物我之殊初無

物各隨其分以窮其理到通融處自然無礙○語類天地

已若見物而遠求諸己紛紜勞擾反為無益○語類天地

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只是舉至大與至細者言之

原序六 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

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

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已也語類聖人言孝其真

人皆有良知而前此未嘗知者只為不曾推去耳精粗本末只是一理

兄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萬物皆有其理

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萬物皆有其理

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事親

何不當盡其孝之道若得於親時是如原序五又曰物

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

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

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

恩按上一條乃窮其所當然之不容已此一條乃窮其所

以然之不可易所當然者須盡其節目所以然者須會其

大學章句本義卷二

本原凡物皆如此上言奉養溫清此言天地鬼神特互舉

以見其概○此以上皆發明第一條自一身之中以至萬

物之○其七 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

理○原序一 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

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

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

有貫通處耳恩按此以下乃發明第一條理會得多自當

夫大端也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

責其全則為自誤但期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盡而

此天下豈有一理通其說如何伊尹嘗云雖顏子亦未

子聰明不過問一知十亦是大有聰明學問却有一知

急迫之理○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

於此知而不能窮其未知故見得一截不能窮理者只

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須工夫日增加不往地做如一

一步左脚又進一步右脚又進一步右脚進得原序三又曰窮

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

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恩按此條與上條同意皆言

子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不說格一物後便貫通也

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工夫始通只云積累多後自當

有悟處乃是零零碎碎之學也須存心知此理將義理

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須存心知此理將義理將去

速須是慢慢做去○學者須存心知此理將義理將去

灌既若狎乍未有進且只把現成在此底道理將去

只是自家更莫放着便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

字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

來○便是看道理難又要寬着心又要緊着心這心不

密則不足以見其理規矩之大不寬着心則不足以察

密若滯了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看得一件

大學章句本義卷二

未可便以為是且頓放一所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此

通自然透得○天下事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

萬一有插一件差異底事來也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

通底○其九 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

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

者如何恩按此格物致知要法○語類問格物最難富交

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如此則彼處如彼則此處不審何

大壞樣是低地方就要面漸微細理會得一重了裏面

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一重了

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層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

時破見那許多零星底只是這一箇道理方始快活然

星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星底理會得

子終不快活○窮理會一處如血戰相峙然後涵養將去

大學章句本義滙參

卷二

五

敦復堂課本

大學章句本義滙叅

卷一

三六

敦復堂課本

敦復堂課本

課本

卷二

无

敦復堂課本

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象貌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語類物乃形氣。則乃理也。物之理方爲則。理之所當處。玉溪盧氏曰。物者形而下之器。則者形而上之道。今形而上者不出於形而下者之外。所謂有物必有則也。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

大學章句本義 卷二 二 敦復堂 課本

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西山真氏曰。員外竅中者。心之形體。可以物言。備具體方。得此理。○語類四端未發。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惘都無一物。所以外邊才感。中間便應。○玉溪盧氏曰。吾心之則。乃此身統體一太極。吾身所具所接者之則。乃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其統體者。乃各具者之所自出。其各具者。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夫子所謂

卷二

四

敦復堂課本

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語類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天地之中是指道體。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正蒙性者萬物之是指事物之理。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擊壤集序性者道之形體也。心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性之邪廊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又嘗云欲知此道之實有。但其氣質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朱子謂說得最着實。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罕 致復堂

桑焉湯文武周孔以後更無一箇人與相似。喚做難又才
覺知這箇理。又便在這裏。這箇須是要子細講究。須端的
知得。候將去。自容易。若不知得。雖然。把捉在這裏。今
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日又不見了。若知得
到許多。教習都了。如氣稟物欲。一齊打破。肯有聖人。蓋
便日日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聖人地位。
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
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
大學。則又使之卽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
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
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
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十一
聖 敦復堂 課本

不可易。如人見赤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
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哉。必有箇道
理之不可易者。○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理既
盡。後謂如一物。初不曾識。來到面前。便識得。此物盡吾心
理。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
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
之哉。愚按此以上自明補傳之意。與程子相爲始終。下乃
因陸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易爲學者所惑。復更
申明之。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之迹。不求之
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
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
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
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
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
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
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
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
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
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
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
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

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
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
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
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西山真氏曰存心窮理二
者當表裏用功蓋知窮理
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擾物欲交攻此心昏亂如何窮理
但知存心而不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
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理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已○曰近世大儒有爲
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
知至道也語類問溫公以格物爲扞格之格不知格字
有訓扞義否曰亦有之如格鬪之格是也又
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爲不善者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二

聖

敦復堂
課本

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
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此孔周
翰之說是其爲說不亦善乎曰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今日禦外物
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
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
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
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
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
釐差耳語類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
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從此類推節節可見

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爲
天理孰爲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
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卽物以窮其原而徒惡
物之誘乎已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
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
雖喬或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人大中
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按此段論溫公以格物爲扞
理蔑人倫則知程子格
物之論之益無可疑矣○曰自程子以格物爲窮理而其
學者傳之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二

聖

敦復堂
課本

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已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
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
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
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而冀所謂豁然貫
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
其亦可謂反覆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
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
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
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

幽明爲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鱉爲一求
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爲一者似矣呂與叔說然其欲
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
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
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
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
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爲窮理只是尋箇是處
然必以恕爲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
者謝顯道說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求
大學章句本義卷二 聖 教復堂 課本
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
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
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
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
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
亦似矣楊中立說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
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
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
耳固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

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卽物格知至之事
其言誠身卽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
不誠者其工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爲格物之說
又安得遽以是而爲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
物爲非程子之言者尹彥明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
一不容皆誤且其爲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
無所拂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
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已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
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已偶
大學章句本義卷二 聖 教復堂 課本
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
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
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以爲物物致察而究
轉歸已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胡安國說
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
物也又曰究轉歸已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
彼卽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
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
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爲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卽事卽

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為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胡仁仲說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類語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

卷十一

聖

致復堂

某當初亦未曉得如呂如謝如尹楊諸公說都見好後來程子說出來排在那裏句句將來比對逐字秤停過方見得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處然程子既沒諸門人說得便差不會精曉得程子之說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話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奏起衆說此段工夫方始渾全然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為全幸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為不幸也蓋得見諸家記錄全書得以詳考所以其說畢備○愚按此段歷論諸子之非非欲評駁諸子也正愈見程子之言之為至精至備此盡心焉爾○問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

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富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纂疏程子言若一事窮未得且別窮一事然後別窮一事其言不同蓋程子以人心各有明處有暗處若就明處推去則易為力非謂一事窮未得而可貳以二事以三也若延平則專為不能主一者之戒讀者不可不詳審意思按在初學自當守延平之說為能循序而致精至別窮一事或先其易或先其難朱子亦謂程子為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說此話則其意亦概可知矣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治聞者奚以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

卷十二

哭

致復堂

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為己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愚按末又特嚴為己為德不得以藉口乃愈見格物為窮理之事而傳之不可不補直是大學通身要領為後學入門第一着後有議此為多事者妄矣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二終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爲慊苦劫反

惡好上字皆去聲
謙讀爲懺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

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語類誠其意只是實其意只作一箇虛字看如正字之類。新安陳

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誠意正心脩身皆自脩之義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脩之首○語類問物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裏方可着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節有工夫在○大學大綱要緊只是前面三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談其意處誠於爲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

大學章句本義滙參

卷三

+

郭復堂課本

是小人。愚按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是教人自去禁
止。當頭一喝。三日耳。○語類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
曉。今人果見得分曉。如鳥啄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
善如饑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所謂自欺者
非爲此人本不欲爲善。去惡。但此意隨發。常有一念在內
阻隔住。不放教表裏如一。便是自欺。但當致知。分別善惡
了。然後致其謹獨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雜。而后意可得
而誠也。愚按此與前一條皆是說誠意。前一層工夫與致
知相連。屬非卽本章正義。○困學錄八條目。開門啟論在
致知。爭鬭奪。臨在誠意。○人不曾做過。致知格物工夫。則
其心猶未真。知善當爲惡。當去其不爲善。不去惡。或爲善
去惡。而不能實用其力。雖不能無責。然實由於不知。非自
欺也。今從前已有格物致知工夫。於一念之發明。知是善
是惡。明知善當爲惡。當去猶不能實用其力。豈非自欺所
謂自欺者。不必不爲善。不去惡。但於爲善去惡中。稍有不
實處。便是自欺。不是自欺。其意自欺。其知也。○問或問云
不知善之真。可好惡之真。可惡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
語類云。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竊意必知之既真。而不

大學章句本義滙叅

卷三

二

課本

諸說異同反覆參詳亦須勘明着落毋率爾錯陳轉生疑障○聞朱子於此節章句數易其本至易贊而後定今觀語類中所辨論新舊諸說皆非今本可見後此脩改特所前說儘有無庸過泥者須分別觀之○需題問誠意章自欺註今改本恐不如舊注好曰何也曰今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皆爲自欺而意不誠矣恐讀書者不曉又此句或問中已言之却不如舊注云人莫不知善之當爲然知之不切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爲善以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矣此言明白而易曉曰不然本經正文只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初不曾引致知兼說今若引致知在中間則相牽不了却非解經之法又况經文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這說語極細益言爲善之意稍有不自實照管少有不處便爲自欺未便說到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爲善以自欺處若如此則大故無殃有心於惡非經文之本意也所謂心之所發陽善陰惡乃是見理不實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爲惡而詐爲善以自欺也如公之言須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爲自欺大故是無狀小人

大學章句本義滙叅

卷三

七

課本

下乃入次節牽合總注大意以實爲不終其說文勢不便割分故併錄

此皆然如意誠而后心正意既誠又不可不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倣此

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

閒音閑厭鄭氏讀爲歷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

知之獨不同。或問小
子時便是閒居不限定

獨知之獨雖稍別而大

所不至者二一爲鄙夫

學章司本義匯纂

亦無不可從道理推究

均是其所以欲毫不顧
之所及而亦實有說不

翼註厭然消沮閉藏之
也閉藏卽下斡惡著善

沮了自去閉藏不是平

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

其力。以此耳。然欲擡

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

○自欺只是於理上虧

得九分義理雜了一分惡便是自欺到得厭然

小人之厭然揜著章句
豈小人亦曾從格物致

經 176—510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三

九

課本堂

必由格致知若果格致知不至此然天下儘有讀書多見理熟而下梢終不免為小人者莫道格致知了便遂無小人之懼不然大學於格致知後何以又着此一節耶。節開端小人之懼。大學於格致知後何以又着此恒不止念慮之差而已。開居為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自欺因以欺人如此夫善本我之所當為何待見君子而後欲其惡此正所謂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之甚者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已則何見。肺則欺人者適以自欺而已。不能欺人。祇以自欺則何益矣。柏廬講義不獨見無所不至之不善。并洞悉他揜其情事。故曰如見肺那。則何益矣。是傳者特為答壁歎息與醒若輩。若就若輩念頭上方自謂揜著得過。不曉自欺之害。而但覺欺人之利。安得以為無益。愚按講章有泥看已字。將人之前後文脈絡不相融貫。何如實就小人作偽心。勢日趨於已。自是傳者點醒小人心處。卒不可揜。卒不可詐。正與他打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

如此可畏之甚也。愚按上文兩言慎獨此乃承上作更端

錄云此章是大學最緊要處而此節又此章最緊要處。大

聲疾呼提撕深切使人猛省。語想此承上文人之視已

如見其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已

愚按章句云以明上文之意當是承上兩言慎獨申明獨

之不可不慎。語類云承上人之視已二句底意蓋幽獨之

中雖兼善惡而可畏之甚却側注在惡一邊兩說自當融

看。不相悖也。蒙引謂上文只指小人居一條似又太泥

地。即十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

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

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戰兢臨履直至啟手而後已者

此也。翼註有言則分善惡有善惡即可指視我有所可

即屬共視。我有一所。即屬共指。蓋意即是一念偶動。即其所也。

。解語緊要在一所字。一事善起一念偶動。即其所也。知便是指視之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言。既曰人所不

知。故指視不及之地。即指視共知之地。言。既曰人所不

知。故指視不及之地。即指視共知之地。言。既曰人所不

知。故指視不及之地。即指視共知之地。言。既曰人所不

知。故指視不及之地。即指視共知之地。言。既曰人所不

知。故指視不及之地。即指視共知之地。言。既曰人所不

知。故指視不及之地。即指視共知之地。言。既曰人所不

知。故指視不及之地。即指視共知之地。言。既曰人所不

知。故指視不及之地。即指視共知之地。言。既曰人所不

知。故指視不及之地。即指視共知之地。言。既曰人所不

知。故指視不及之地。即指視共知之地。言。既曰人所不

知。故指視不及之地。即指視共知之地。言。既曰人所不

雲峯說殊疑。○愚按可畏之甚惡固可思善惡無中立才
出於善便入於惡。○愚按可畏之甚惡固可思善惡無中立才
固念作任。愈益可畏。故章句兼以善惡之
不可捨言之正不合寧坐小人一面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
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
心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語類富潤屋以下
此心本是潤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便卑狹被他隔礙
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寬舒泰。○問心廣體胖。曰無
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指前面燈云。且如此燈
後面被一片物遮了。便不見一半了。更從此一邊用物遮
了。便全不見此屋了。如何得廣大。○愚按潤身之妙。固從
慎獨得來。然非一慎獨所能致。蓋君子惟知獨之可畏而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十一 課本

子必誠其意。○愚按末節明結誠意以釋經也。暗包慎獨
乃是誠意中骨子。看來三必字與開章毋自欺也一母字
相為響應。重重偏
提一字不外散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
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
以自欺者。○語類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
一而所發莫非真。○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理必
非力之所能制矣。○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理必
藏焉以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
能爲而無地之可據。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
於經者。皆不察也。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
可以不容也。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十二 課本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十一

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語類誠意上面關着致知格物
知之既至方可以誠得意。到得意誠便是過得箇大關
方始照管得箇身心。○若意不誠便自欺便是小人過得
這箇關便是君子。又曰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意未
誠以前尚汨在人欲裏。○前面事更多自齊家以下至
治國則其事已多。自治國至平天下則其事愈多。只是
源頭要從這裏做去。愚按自此章言好惡後而自脩身
齊家至平天下俱不離此脈其言辟
言恕言絜矩大都就上好惡上看出。故此章之指必承
上章而通考之。○愚按此益見致知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
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王溪廬氏曰由
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
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愚按獨於此
言之者以此章單舉誠意。○語類爲標白則此後從可類
推也。其前後五章皆然。○愚按此益見致知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

扼要處故尤
痛切言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
粉反懣救值反好樂並去聲

忿懣怒也語類問忿懣曰是怒之甚者又問忿懣此恐懼

實也一般古人既如此說也不須如此去章詩此處須看

交勢大意又問入章謂五者皆有當然之則如敖惰之心

亦當看文勢大意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

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

能不失其正矣語類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心

大學章句本義卷三

則易於為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欲所動未

免有偏處却未必為惡說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

要除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可若不除去恐因此滋

蔓則病痛自若到得正心時節已是熬好了只是就

裏面又有許多偏要緊最是誠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

要着力所以重複說道必謹其獨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熬

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

淘去了十分清淨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盪處意

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因知記大

學誠意是一刀兩段工夫正心修身是磨礱合經工夫

困勉錄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心如何正然意誠了又

忿懣好樂之類。四者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
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
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
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
到得應物之時方不致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
當懼而懼恰恰好自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本心之正。心
才繫於物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一曰心之正。二
曰期於心之正。三曰期於心之正。期於心之正者。心之正
意有偏重都是為物所繫縛。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
到面前應之便差。如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心之正。不
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面八方。莫不隨物而應。此心元不
曾有這物。事。四者若順應將去。何不隨物而應。此心元不
子不遷怒。怒心有不正。若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
則豈怒而心有不正。若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
便須平。了如事之可喜。若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
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若自添着些物。然後能應物。如一
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人心如一箇鏡。
先未有一物。若有一物。則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箇
影象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
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忘。從前地處。方得。日
問。忿好。是自已事。可勉。強不為。憂懼。自外來。不由自家。日
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
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美。里。死。在
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然。正。心。却。不。是。將。此。心。去。正
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一。處。偏。重。便。常。有。一。物。橫。在
胸。中。未。免。碍。却。正。當。道。理。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須
臾。忽。也。新。安。陳。氏。曰。察。此。一。字。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
使。學。者。有。下。手。處。紹。興。編。一。字。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
然。不。然。則。其。用。之。所。在。人。之。所。不。能。無。者。皆。從。然。心。體。之。本
中。發。出。而。無。不。得。其。正。矣。然。事。至。自。不。可。不。察。益。心。與。物
接。有。喜。有。怒。有。好。有。惡。皆。情。之。動。而。性。之。欲。也。既。屬。乎。情
則。氣。始。用。事。荷。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用。之。所
行。不。能。不。失。其。正。故。察。最。要。緊。察。是。反。觀。之。意。程。子。所。謂
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也。體。用。不。相。離。言。用。不

大學章句本義匯參

卷三

七

課本復

課本復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著明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

大學章句本義匯參

大

教 材
課 本

教 材
課 本

惡而之惡教好
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

衆人又曰常人是也下節人字亦泥言多溺愛貪得之人

也非限定君子不在內詩類云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

故於忿懣等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修者

知其美正心以後猶難言之可見歷舉五者之弊只是惡

人加察非謂誠意正心之後必有此病亦非謂誠意正心

後必無此病也至下一節又推深一層正極言偏之爲害

爲君子言看人字太泥只渾說爲得五者在本有當然

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

而身不脩矣欲上這箇皆是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錯

事○人必是心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平正而不偏辟

自外來者必不能以動其中自內出者必不至溺於彼○

上心是就心上說修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

上做出來如修身如矩等事却是各就其地頭上理會○

上理會若修身如矩等事却是各就其地頭上理會○

如何修身如矩等事却是各就其地頭上理會○

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於敬然如有一不

說○人必是心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平正而不偏辟

大學章句本義卷三

九

大學章句本義卷三

十

威儀容觀當整肅飲食衣服節制我事怒哀懼愛

然而施之任情多差或謂之身修無窮理講究得極分

及身上發出來便偏了平日正心誠意操持得極分

身發出來便偏了平日正心誠意操持得極分

勢必出於一偏是偏於惡而中於美不知這箇偏病不

時所云朱子謂上而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心失之

不修之云云則可知言齊家乎修身之好惡無一偏則

象可知矣○四書章句自誠意好惡二字直說到一家之

惡及於家者欲其公平天下章好惡施於政者欲其大

或問八章之說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

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纂疏閨門之內義常不勝乎恩情愛暱比之私有所難克使一有偏焉則長幼親疎欲其心之齊一不可得矣蓋至近至密之地一毫之偏凡爲無所容欺此常情之所易忽而君子之所甚謹也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日一有所向便爲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爲身與事接而或有所偏非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脩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敖惰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敖之爲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敖爾若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

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卧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敖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况此章之旨乃爲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敖惰而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敖惰而猶不敢肆其敖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四書通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制故前章以忿懣先之身與事接惟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爲尤甚况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脩况闔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約穀之始生曰苗碩大也言苗之大也後此尚未到築場納稼時候而已莫知其碩正見貪得無厭之情深病皆在於此○說解○愚按兩莫知從上文天下鮮矣唱歎而下上節說偏此節言偏之爲害只舉似大意使人猛省若沾沾分屬好惡則苗豈綠惡而然○章句於上節點明身不修此節云家之所以不齊所以字乃仍指身之不修而言也○僖氏以上節屬身不修下節屬家不齊非是○看來本節一故字與上節一故字都從一辟字次第生出而深淺相承乃愈見察之不可以不早此傳文所以語益加切而章句直指其爲害未節不可以不察其家隱然言下矣

寬天看得活。自
漸盡一切葛藤。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夫有學養子而
后嫁者也中去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
廣之耳一言類問並言孝弟三者而下引康誥以釋使衆

守而不失者亦鮮惟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聖賢
於此特發明人之所易曉者以正與孟子言見赤子
入井之意同。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
保赤子是使衆心誠求之者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
求其有不能自遠此是求其慈切之心以故也。又曰
簡慈是人人自然有底慈於家便能慈於國故下文一
仁一國與仁一家讓一國與讓一國通金氏云此段章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三

五

課本

句舊本云此言慈切之心非由外得推以使衆亦猶是也
其後文公謂此節只說動化未說推於是本章首教字三
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為說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在議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之思
按文公既云未說到推則心誠求之二句只是使人自識
其端推廣意尚在言外。四書通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
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
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
出於天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心。孝弟亦在平誠而已。
固學錄此說字與誠意之誠與乃吾心所固有自然而然
真切懇到處惟其固有故無不誠。○釋語上三句言家國
相通之理下節言推行之法。此節承上三句說下從理上看
理已涉推行說推行却只說端倪此節乃在下交接處說道
按此最說得分明蓋此節承上三句說下從理上看
此故就保赤子之源頭乃所以字重命所家國推廣義如語
立教之本本文意固重在使衆則孝弟之推以事君事
或問皆主推慈切之心以使衆則孝弟之推以事君事

亦從可知蒙引存疑乃謂推廣是推孝弟慈本然之量不
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與朱子意左矣但細體本文註
脈自心誠求之下只指點一保赤子之心作保民養子即章
句云在識其端而推廣之亦止云傳者立言意在於此在
本文尚是引而不發到後面舉與仁與讓之幾復推本於
推已及人之恕方實實是推廣地頭難以預奪。○因學錄
問章句識其端而推廣之似非本文之義曰此處方說理
下即說效朱子於此補此此義然後上下交接處乃實按
此作補義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
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
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
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三

五

課本

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
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切者而推之而慈切之心又非外鑠
而有待於強為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
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三山陳氏曰長民者往往不得
若慈母之心耶孝弟與慈初無二心苟
自切已推之則舉慈可以見孝弟矣。
一家仁一國與仁一家讓一國與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
機如此此謂一言偕事一人定國音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偕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
效蒙引上文所言教成於國之理此節所言教成於國之
效蒙引上文所言教成於國之理此節所言教成於國之

已之心以愛人之恕。○輯語恕只在政治上看。○愚按字最宜着眼。雖有桀紂之君在上。其所布為教條者。亦何嘗不要人為善。要人去惡。而神志不相聯屬。百姓亦非必有心於他。只是如不曾獲得。雖三令五申。無益也。乃知感應之機。其道在恕。其原仍是一誠。○通節扼要處。全在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故節末仍以未之有也與焉。或問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後化。且內適自脩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為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无 課本

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已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為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已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清而治已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愚按已上是傳文本義。下乃因論恕之謬而究言之。○如心為恕本是推已及人。向好一路事。所以為求仁莫近若恕。若姑息為恕。已量人之說。以便已私。差毫釐謬千里矣。故下文備言其弊。所以立教也。與本指須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无 課本

使人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其意但為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為怨雖同而一以及人為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鄧暉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為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歎而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暉為善恕已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三 課本 敦復堂

為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語類問范忠宣以恕已下句自不好蓋才恕已便已不是不若橫渠說以責人之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已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才恕已便已不是不若橫渠說以責人之善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已不當下恕字○以恕已之心恕人便是自家本領不正如古人便先自本領上正了却從此推出去如自家先是正當阿附權勢計得些官職富貴見別人阿附得富貴疾便欲以所以恕已者恕之却不不知恕之一字只可說出着不得箇恕字只恕已兩字便不是了問今人言情恕是該去穿窬切望情恕這却着不得若說道偶忙不及寫書却望情恕這却無害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愚按特下通結二字恐學者認作單結義舉一節也通上文言理言心言效言事而總結之內包修身應轉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復三引詩以咏歎之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天平聲后音臻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玉溪盧氏曰可以教國人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蒙引第二句宜家人不復指女子言就治國者言也○翼註教國人即以宜家言下節教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三

課本 敦復堂

國人以宜兄弟言○宜者情誼浹洽無少猜貳法者截然整齊無少參錯

詩云宜兄宜弟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放以宜兄宜弟美之亦以儆戒之也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詩人美君子之有常德而其心一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

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國治之事則明德明於其國矣○固勉錄足法向當兼君子與君子之家君子一身之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君子之家之為父子兄弟

弟者亦皆足法。從君子之身說到家。通入國人乃得一脈。
（愚按其字即詩中其儀其容自合屬君一○或問小註此
天夢齋二詩言家可以及國。順推也。言風一詩言國必本
於家。逆溯也。古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咏
其餘。意思按一逆一順。只本文二
箇而反反覆復。詠歎自覺意味深長。）

或問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
取其嗟嘆詠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
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
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
也。然嘗試讀之。則反覆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
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爲。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

卷主

聖

教復堂

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
可見。而詩之爲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
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之意也。（疏義）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
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戒而足。以正其家。兄弟之相宜。則家
意亦本或問論齊家亦切中肯綮。但或問於三詩之序。只
以餘意及之所重。自在使人反復吟咏。於齊治相關之
故。隱隱會心。不必苦向實面索。圖或只領取大意自可。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
最宜潛玩。（愚按）上文前已通結。到此只就三詩。約舉指點。
愈見得家國之相連。而齊治之理。一此中言不

盡意。章句欲使人潛玩得之意。深切矣。○按此謂字。此方
是結經文。非與前文犯複。○按此謂字。此方
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按此謂字。此方
治國章重在化之。非謂化之之中。全無政事。也要以躬行
爲本。故語類云。須是躬行方會化。得化則化之自是。本章
大指。然則與身家相近。感化爲易。有以化之。則政事之施
舉而措之。耳。自仁山金氏分化推二義。而後來講家至欲
併入於推。藉口語類。則其誤有由也。按語類本交問治國
在齊其家。曰且只說動化爲功。未說到推上。後章方全是
說推。大節全節。去章字置保赤一條。下云。後方全是說推。講
家遂謂治國所重在推。誠看三節言機。重在一家一人。四
節言怨。重在有諸已。無諸人。意未嘗不兼及於推。却不
謂全是以說推也。惟平天下章。乃確然全說推。耳。一字之
辨。以致後來大惑不解。故不得不爲剖析。至或問云。非
拱手以俟。其自化。卽語類所云。成教於國。則政事之施。在
其中。但須以躬行爲本。可見朱子之言。未嘗不帶全曲。到
無庸摘句。疑○下章或問亦云。治國章專以已推而人
化。爲言。此化推二字之所從出。然必已有可推之實。斯而人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

卷主

聖

教復堂

起化之本。故下面單承化之說。下此蒙引。所以云推之與
化。不可分爲兩岐。後來竟主推字爲一篇大旨。是與平天
下章混作一片。且不見本章處。
處力爭上截。大失釋經本指矣。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
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
聲。倍與音同。）

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
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新安陳氏曰。矩者制方
爲驗。說此借用字。眼不是。譬喻○（箋）峯僕氏曰。匠人度
物以矩爲矩。君子度人以心爲矩。同。學緣矩者。心之理。人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三

課本堂

心所同天理之極也但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
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
夫之不獲矣文集老老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
治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治其家者然後有治其國者
為之而致其絜矩之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也國學
錢上老老三句即接治國章來以見我能修身以教家而
一國之民即無不咸發與起可見孝弟慈之理為天下人
心之所同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平天下者不可不經畫處
置使之各因其分而有以遂其同然之心也孝弟慈上
章言理一此言心同義稍別言謂問上老老而民與孝
是便是連那老眾人之心說曰不然此老老長恤孤方
是就自家身上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與孝與弟不倍
方是就民之成發與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緣為上
行下效捷於影響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者如此是方君子
必有絜矩之道也此一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解說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蓋人心之感發之同如此
所以君子須用推絜矩之心以平天下此幾多分曉若云
連那老眾人之心則此便是絜矩何用下面更絜說許多
○蒙引本文三民字指國人言故章句以家齊而國治指
住下即承之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人心二字則通指
天下人心也○吳因之曰上老老三句全重與孝與弟不
倍六字會子特要見天下之人同有是心而與起故把國
人與起形出然不直說天下之人同有是心而與起故把國
與仁與讓已有明徵且欲帶治國意說下耳言天下同欲
與起於孝弟慈故君子有絜矩之道以遂其與起之心一
章大意是如此通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
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語類老老三句是說上行下效底道理是以君子有絜矩
之道這却是說道政事上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
為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既得地了却須處置教他得
所使之各有以遂其與起之心始得○文集上行下效之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三

課本堂

意上章已言之此章再舉三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
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與於
善而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
而未嘗復及躬行化下之說然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
而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術也○語類問上老老而民
與孝下面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似不相續如何曰這
箇便是相續絜矩是四句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
各得其長其心則雖能與起終亦徒然如政煩賦重不使以
以得遂其父母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已之心以及於彼使
養其父母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已之心以及於彼使
仰足以及其父母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已之心以及於彼使
也能遂其與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絜矩之說不在
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之後到這裏才說絜矩之說
所以反反覆覆說不是一箇尚且去理會不到何處管得
語上老老三句原只是大着心去理會不是說天下然天
下亦只此此心此理但須從此絜矩去○絜矩之說不
天下是說到盡處天下之動無加於絜矩而絜矩只說動處有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道○矩是家國天下之所同治與平不同處正在絜矩中
見此道之所由出也蓋家國相與只在心感應而國與
天下相與又由政事之不絜矩而絜矩之在天下而道
焉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不絜矩而絜矩之在天下而道
要明白此節與天下正多不相同處其情而曲成之修其
子只就這同處推度開去各得其理而絜矩之在天下而道
易其俗齊其政不絜矩而絜矩之在天下而道
事而適得其心之所同乃所謂絜矩之道也○論道之源
頭原在家國感應處可見為絜矩之本但絜矩處有不同故重
在道然所謂感應者亦只是遂其與起之願原未嘗有
說但本同未與須如此推極得盡耳愚按不作兩載說是
節首在字之旨必推極得盡全傳反覆申明絜矩之義
○蒙引語類謂絜矩即絜矩然絜矩有二義此所謂絜矩以愛已
之心愛人之恕也上章所謂絜矩以治己之心治人之恕也
治人之恕謂必自盡其孝弟慈而後責人以孝弟慈愛人
之恕謂我既得遂其孝弟慈而後使人得遂其孝弟慈其
一也○意按絜矩之道由於於理一而分殊絜矩者理之一
也家此矩絜矩天下此矩也絜矩者分之殊也由家而國

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己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

事

敦復堂課本

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路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嘆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愚按治國非無政事以處之然所重在教化故專以已推而人化爲言平天下則所難在政事故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蓋不獨互文見意要亦各從其所重也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

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繫矩二字之義。語類繫矩二字文義蓋謂度之以矩而得其方耳又曰繫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愚按二義微似有別而義自相通。如不欲上之無禮。

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

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語類問藜矩一條是上下四方度量而知民之好惡

否曰知在前面這處是推老老而民興孝長長而民興弟
恤孤而民不倍這處便已知民之好惡與己之好惡相似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素

敦復堂課本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便推將去。絜要在母以上。又曰。興謂興起其善心。遂謂成遂其事。絜矩不是真把那矩去量度。只是自家心裏暗度那箇長那箇短。所謂度長絜大。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無彼己之異。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之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下者。心亦似我如此。故更不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便如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便上多。下面短。不方了。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之上者。心亦似我如此。若將所責下底人之心更去事上。便又下面長上面短了。左右前後皆然。待前底心便折轉來待後。待左底心便拆轉來待右。如此便方。每事皆如此。則無所不平矣。問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絜矩同否。曰。然。但子貢所問是對彼我說。只是兩人絜矩。則是一人。爾按此作一人看者。謂上下前後左右只從一人推也。絜矩六節如所惡於上。母以使下。及前後左右。常指三處上是一人。下是一人。我居其中。故解云。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我亦不以無禮使其下。其下五節皆

卷三

課本

類此又曰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兩指說只以已對人而言若絜矩上之人所以待己已又所以待人是三指說按此作三人看將上下作二人我中間爲一人也○又曰上下前後左右及中央作七箇人看便自分曉此作七人看者謂已居其中合上下前後左右爲七人也此等皆要活看○蒙引長短廣狹彼此如一此數字下得不荷蓋廣狹如一而長短不一非方也長短如一而廣狹不一非方也要得四時周匝意思出○困學錄所惡於上一條不是實境只懸空畫一絜矩樣子與人看見必如此四方八面都到方是絜矩○上下前後左右隨舉其一箇皆可見絜矩之義然必面面都到才是絜矩彼同有全量分毫不盡便於矩之全體猶有欠闕處在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愚按章句自無不方矣上特虛設上下四旁爲絜矩作一比照至彼同有是心下乃廻合上節引入平天下○新安學章句本義滙參卷三 堯 課本 敦復堂 陳氏曰有此絜矩之道以處之則始焉興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者今果得以遂其心矣蓋此正與上節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相應○語類所惡於上數句是就人身切近處說至毋以使下毋以事上云云方是推以及物之事愚按上下前後左右種種不同却只就自身所惡切近處推去是爲所操約而所及廣○四書通只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約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輯語吾於勾股測量比例之法而益明絜矩之說若謂吾此矩天下亦此矩以矩合矩故能平則矩爲死物其用有窮矣蓋矩立於此而天下高卑遠近隨奇零之數皆得而正之其器至一而共下愈引愈廣使此器分線根本有毫秒之差以之測算皆不合矣然此器之準與不準正要在事物上此例考論此平天下之矩必從人心同然處體勘而得而工夫原自格致誠正中來也○文集問絜矩之道推已度物而求所以處施之彼然皆以敬老事長恤孤三者推之以見民心之同然故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人而財利不可以擅平已苟爲不然皆取惡之道也是則一章之意無非發明知

卷五

課本

之一字上章已言所藏乎身不恕則不能喻諸人於此復推廣之見恕之爲用其大如此求其指歸則不過孝弟慈三者行乎一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同一機而已孝弟慈非恕也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推之者近施之者廣必與人同其欲而不拂乎人之性茲其所以爲恕是否曰此段說得條暢又曰恕亦是絜矩之意愚按治國章言恕平天下言絜矩心理固同而規模作用自別○精言此節是恐人不解絜矩字義特地分疏一逼正見絜矩須如此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纔算得絜有天下國家者處心制事不可不如此周詳盡善也故云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蓋必曉得絜矩之道如此而後好惡同民之意乃至○新安陳氏曰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失皆自此一節推廣之○說統君之於民施其所欲則一倡而百和故欲知民之好也易施其所惡則敢怒而不敢言故欲知民之惡也難是以求民之好但當視民之效乎我者如與孝與弟與慈是也求民之惡民豈敢自訴於我哉必以已之惡於人者推之而勿施則民之惡無不得矣按此較常說處順易忘處逆易覺義尤進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卑 敬復堂 訓本

〔或問〕何以言絜之爲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閭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鞏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已則不敢以已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需題問所占之地言隨其所在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人小處亦可見如端

坐不懷胎恐妨礙左邊人又妨礙右邊人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心交於右以右之心交於左如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前人之闔所以待後之來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闔前人之闔恐後人有妨所議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闔此是不以後來而變平前之意如後面更有人來則吾不當盡闔了門此又是不以先入而拒平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以前之夫為心先平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凡事事物物皆要如此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 卷三 聖 訓復堂

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按此推所以能繫矩之由○蓋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物格知至者能通諸別視察人之心猶一心而明繫矩之義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意誠心正者能克己則以一心為衆人之心而盡繫矩之道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繫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尉而為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柴封盜跖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日然則繫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則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

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朱子曰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主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然必自其窮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而莫不穆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 卷三 聖 訓復堂

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知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朱子曰忠是本體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其本根中發出枝葉○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發出兩片則為二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想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若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了恕底心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推已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為一說若有

不能相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已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爲異說哉應按廣博周遍須自嚴密精詳中出此絮矩之道所以必俟節次成方能做得也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聖

敦復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此燕享通用之樂詩言之直作在上之君子言能絮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指平天下者而言

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或問小註樂只一節正絮矩之實蓋既有教化以興起其善而又必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使獲遂其善也○絮矩君子能好民好惡民惡方謂民之父母不如此便不謂民之父母也責成君子能自爲父母處與下時儆同勸又曰必絮矩以同民好同民惡實打從政事上做出方是民之父母非干百姓之譽而民稱我爲父母也○愚按好惡二字固無所不該後文言財貨言用人自在其內但通看傳文及章句前後二節云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章末云得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則

所好所惡即從孝弟慈起凡好之惡之其政事之大皆所不離財貨上均平如飽暖安樂得遂其孝弟慈之願民之所好也則爲制民常產必使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是即所好也之饑寒困苦不得遂其孝弟慈之願民之所惡也則爲輕徭薄斂毋使父母凍餒兄弟妻子離散是即所惡也之如此講方與前文一條亦隱隱有不專其利意在○民之父母非稱頌之說亦非效驗之云云后作民父母上看得君子自不可不愛民如子必說到民愛之如父母者乃正見君子之不以民爲己心非於愛民如子之外又添設一層也○輯語民之父母四字人自習焉不察得此之謂三字嚼醒方見當此者鮮

或問所謂民之父母何也曰君子有絮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聖

敦復

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儆矣節讀爲截辟讀爲儆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說箇民具爾瞻便稟稟然有不可不慎之意然只說尹氏傳文有國者則直指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平天下者言矣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絮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僇矣因學錄絮矩之能與不能不能不慎與不慎之間而已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此一句最得警切○愚按

蒙引謂慎字所該意廣然愚謂此處自合貼定好惡說下
面好惡猶於一已之偏即緊承不慎說下不慎則不能
矩矣不能矩則時矣為天下儆正見不可以不慎○黃
氏洵饒曰此辟字即八章辟字血脉貫通處○新安陳氏
且此言不能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困學錄樂只
兩節一意相承鞭辟最緊言能矩而好惡同民然後可
謂民之父母稍一偏僻即為天下儆矣
故下文緊接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或問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
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已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
下儆如桀紂幽厲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

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大學章句本義卷三 聖敦復堂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

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翼註言殷之未喪

日既喪師可知儀監二句乃總承未喪道言也引詩而言

師而言○此殷亡後周公戒成王而作道言也引詩而言

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

以繫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至溪盧氏曰殷之喪

未喪師先王之得人心也得人心所以配上帝失人心所

以不能天命之去留判於人心之向背人心之向背又在

君之能繫矩與否而已得衆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失衆

失國應節南山之意○紹興編要玩二則字章句能存此

心而不失則所以繫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體

詩文宜監于殷之意是傳文語意○圖書通樂只三節就

好惡言繫矩益好惡二字已見誠意修身二章特誠意章

是好惡其在已者修其身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又

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也誠意章主慎獨其為好惡也
一誠無偽此章主繫矩其為好惡也一公無私修身章言
好惡之辟不足以齊其家此章言好惡之辟
不足以平天下血脉貫通不可不詳味也

或問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繫矩則民父母之

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繫矩則為天下儆而失衆失國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

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翼註先字當承

對下文人土財用說蓋有國者不可不慎凡好惡皆宜慎

也而德尤好惡之原故先慎之○茂說德者聚知之本苟

大學章句本義卷三 聖敦復堂

德有未謹則理有未明無以通天下之志安能知千萬人

之心即一人之心有未正無以勝一已之私安能以一

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此其所以當先也○至溪盧氏曰

德即明德慎德即所謂明德先慎乎德以平天下之大

本而言也有德則能繫矩所以得衆而得國○輯註財用

二字從得衆得國生來開後文論財張本○人土財用看

用則衆國中物原不是別生枝節○人土財用看一件故下

然人土是財之出處用是財之行處四件原是一故下

文直接財字又曰玩此字是察察之謂○愚按四此

有見即此便有不得他求又見非此不有無可虛擲○

所以云首句不可對人土財用言者若為人土財用而

先慎德則有為而為源頭已錯殊不知德本君子所當慎

原非為人土財用而為然既慎德則人事盡處乎天命

人土財用自有莫之致而至於此財未○存疑繫矩是與

字中上承不可不慎下即起德本財未○存疑繫矩是與

民同好惡然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只在財用上人君所

以不能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在財用上故傳者言

好惡之後即以此公財用正所以同好惡也

或問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條辨若只說則自有人士財用未嘗不可然不探出明德便是無本之學天下豈有平地裏能聚矩公好惡之理必是格致誠正以修其身此是傳者緊緊意思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因學錄單論道理則德固是平天下之本非為德之末但此處本上文說有德斯有人上財用則德即為財之本此即為德之末兩相對舉與他處泛論治平之理不同意按此特華明本末字為下文外本內末張本○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望

課本

耳曰然孟子首篇所言其原出此又問此章所言反覆最詳之意曰要之始終本末只一理但平天下是一件最大底事所以推廣說許多如明德新民至善之理極精微至治國平天下只就人情上區處又極平易蓋至於平而己耳後世非無有志於天下國家之人却只就末處布置於本原上全不理會又曰為國繫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或問小註此段雖言理財然理字意自在生財有大道簡此處只重不專其利未及理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聚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語類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奪是上教得他如此○翼註此爭奪還是民自相爭奪未說到爭奪其君○或問財用在天地間只有此數上既聚斂則財歸於

上民窮無所出自然相侵相盜而劫奪起矣

或問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聚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為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語類問聚矩如何只管就財利曰畢竟人必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養害人也只是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哭

課本

這箇○因學錄外本內末四字直貫下三節一意反覆一節緊一節將外本內末之害直窮到盡處以見有國者之斷斷不可外本內末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集解此節言內末之不能有其民與有德有人反兩則字甚緊見得失關頭全在於此是故二字承上爭奪進一步重上句下句只作一反照○或問小註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主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者少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集解此節言內末者之并不能有其

財與有用反兩亦字重看空言尚且必報實利豈能
甘心是故二字承上民散又進一步重下義以上義相形
愈悚言悖或泛說或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
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需通此章大槩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事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吳氏曰慎德而有施與與財聚民散悖人悖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雙峯饒氏曰得失字串前得失而言○玉溪意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兕

教復堂

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為有常也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意與前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即峻命不易之理善則得之不善則失即得國失國之意愚按得之失之兩字在本節自專指天命而言甲前得景失衆從民心說下是章句中言之指○或問小註不常意全在二則字有倏忽轉移之意按不常尤在失處見然一矣字極嚴冷

或問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耳可不謹哉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鄭註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為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孔疏案國語楚昭王使王孫圉聘于晉趙簡子問楚之白珪為寶幾何圉對以未嘗為寶楚所寶者曰觀射父曰左史倚相又案劉向新序秦欲伐楚使使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乃為寶於西門之內東面者一南面者四西面者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坐上位東面令尹子西面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寶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者即賢人也惟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反而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愚按章句楚書楚語未嘗鑒定某事如下節云云而人全以專屬王孫圉考註疏兼此二事故備載之

舅犯曰三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

大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辛

教復堂

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按此明係舅犯教公子重耳辭秦竟忘却節首有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王溪盧見犯日三字矣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王溪盧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不以為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寶是能內本而外末者也○愚按章句特下一意字加一又字以見再言得失之後又引二子之言止取其大意申明不外本而內末原非以二子果能內本為有當於平天下之道也直至下節方引入用人此處仍只帶入前段開闢點綴在有意無意之間若如大全饒氏胡氏許氏諸說以兩寶字結上雖善仁親起下在本文為破碎在前後為支離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

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

秦誓周書

秦穆公不用蹇叔之言秦穆公不用蹇叔之言晉師襲鄭以致晉敗斷

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愚按一個臣

挺然獨立而無朋黨說固近鑿因勉錄謂包下兩項入亦

未是味若有二字與下文一路想像之神直貫注以能二

句自合專就休休有容一面說至端疾一面在經文與上

截正反相形在傳文則下截直趨次節○翼註斷今無

他技作一句讀斷今即形容其無他技也誠一貌言

猶云一味朴實頭也無炫飾故曰誠無枝葉故曰一貌言

所謂無炫飾無枝葉者只是不以技能自見而已他字宜

玩大臣稍有露才揚己底意思譬如身上反添了箇贅瘤

無他技只是善其用德意愚如身上反添了箇贅瘤

德有餘而才不足者泥矣又日斷斷句就外貌說故下以

大學章句本義匯參卷三

其心二字轉語其心二字畧逗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亦作

一句讀休休即形容其有容也按盧氏謂休休二字其意

深長有淡然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蓋謂淡然

無物而天下之物無不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

兩焉字意注之神可想其不止曰有容而曰如有容者蓋

即此休休意度空洞無外令人想像不盡之詞必謂如物

之有容則亦泥○按若已有之不以才不己出為嫌也

其展布之而必盡其用與愛惜之而不枉其材但可從若

已二字中體味而得○三山陳氏曰聖字專言之則為衆

善之極對衆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愚按與彥為美

士大約皆有其德而字義亦微有別然不必如衆引分知

行不啻若自其口出乃極形好之之深非謂不出諸口也

言一切渾家為容○蒙引以能以字人皆以人若用此人為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重在大臣○子孫黎民或以國重

平外而以末句總承此為較穩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吳氏季子曰如疾者疾其所長而已惡則併與其人之而

之違者不自行其言而已俾不通則併沮其事而敗之○蒙

引不啻若自其口出尤重於若已有之違之俾不通尤重

於媚疾以惡之蓋有容者固以其賢之大小而異其待之

之心也彼妬忌之人見小賢則小惡

見大賢則大惡其待之亦有淺深

或問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

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又集絜矩專言財用

皆由利心之起故絜矩已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

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眾則

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新安陳氏曰有

容者能絜矩而人所同好者也媚疾者不能絜矩而人

大學章句本義匯參卷三

同惡者也人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疾者而舍之是

又絜矩之大者○按此引秦誓刻可好可惡之人以起下

唯仁人為能得好惡之正○紹聞編大學釋治國平天下

臨了這一件大事却只說要與民同好惡此引秦誓之言

乃是指出一箇當好當惡底人言有一箇大臣能容天下

之利蓋子孫得此保則能信世之為君黎民得此保則能

簡安樂然非這箇大臣一身之力能如此也○又有一箇

好法度子孫世守不壞所以能如也○又有一箇大臣不

能容天下才德人主不知而誤用之則不能保其子孫黎

民亦曰危殆○蓋子孫殆則不能保其位矣黎民殆則不

經 176-532

亦自難辨。雖存英明之君。被他人衆。他指伯也。亦難張去。以此子孫黎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大學引此。見得前。一樣是所當好。底天下之所同好也。後一樣是所當惡。底天下之所同惡也。然又慮此媚疾之人。姦深計巧。獨固結不忠。似忠不廉。似廉不君。或蔽於私意。識他不破。或牽於姑息。去他不得。故又謂獨是仁人。至公無私。能不為私意所蔽。而識之早。不為姑息所牽。而去之決。放逐流竄。將他遠置四方。蠻夷之地。蓋恐其近則投間抵隙。貪緣復進。以妨賢而病國也。此正古語所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也。按此胡端敏公講義說媚疾一段。尤痛切。可作千秋鑑。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

人能惡人。進讀為屏古字通用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

大學章句本義滙參卷三

三

課本堂

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玉溪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媚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則君子不能安。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疾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為公。此仁人之所以能愛惡人也。愚按。盧氏此論。即從章句妨賢病國四字中。引伸而出。或問義亦同於此。謂二字語脈亦定宜如此。或有議其說為偏。轉以愛惡平列為大方者。其於本文及章句。或問俱未會理會也。○翼註。放流之是不使在朝廷也。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是又不使在內地也。按此。則下不能退。不能遠。反照又曰。仁人不蔽於私。故明足以別賢。奸不撓於欲。故斷足以神舉。錯按此。快出兩能字。本領亦與次節連下。四不能字。反照。

或問媚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

無疾之已甚之亂耶。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于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先寬一步說正。見處置得宜。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魍魎而後已。方盡能此其所以為能絜矩。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惡之量。

大學章句本義滙參卷三

三

課本堂

人使不得稔其惡。幹入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此答疾之已甚。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錯得宜也。此為絜矩本領兩能字。方坐得實。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就是遠去聲。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朱子曰。舉而不能先。是早底意思。不能速用之意。○變字。鄭氏曰。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如

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知去是也○讀書錄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爲愈何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進用之不知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退用之必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矣知其必不能矣則人知其必不能矣○係於四箇不能非徒寡識註云君子而未仁蓋未仁便是私欲去不盡故用君子恐妨已欲退小人恐難進已和如何能決用決去水用舉而退而一拆是多少遲回顧慮在按此正與上節兩能字相反○翼註悠悠懈怠誤事故曰過

或問命之爲慢與其爲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証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証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 卷主

王

課本

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背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爲先後況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存此爲讀書處疑義之法不必於本指相關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苗必逮夫身 苗古災字

夫音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王侯盧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皆好善而惡惡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四書通此就用人言好惡大學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

又以君子之末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紮是怨之與怨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和盧講義仁人之德昭及子孫黎民不仁人之苗裔即不免於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當身說而下得失相去萬分警切

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語類斷者是能紮怨疾者是不能紮怨唯仁人放

○存疑首南山有臺節是言好惡之公節南山節是言好惡之私自秦誓至此則申言其極好善至不啻自其口出

公之極也尤明好惡拂人之性又不過私之極也仁人能好惡人之極也上言好惡公私之與衷者廣此就用人一事上申言之蓋

好惡之公私固關於國之興衰若用人一事則所關尤大是爲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紹開編南

山有臺二節畧言好惡之公私而已至此說盡其理故爲好惡公私之極○解語通章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秦誓以

故就財上說就人上說德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秦誓以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 卷主

王

課本

下數節借用人指好惡非以好惡訓用人也○全傳申言好惡公私之極忽及財貨忽及舉錯皆是講好惡就治平中枚舉一二大端指示此理耳即此二端中亦貨財詳而舉錯畧以理財用人平對乃後來講章標派各色章句未嘗有也愚按前段亦只就財貨見利之不可專並未及理財故凡講章言理財用人者真是髓突○今訂玩章句已於此節結住用人下節三言得失又通結之不單結用人而用人亦在其中愚按此義在傳者雖無明文而章句意實如是觀下節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其爲通結可無疑也條辨駁之非是

或問好善惡惡人之性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媚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紮矩則不至於是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

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新安陳氏曰道

已明明德之事治人新民之事也○西書通此道字即經

首大學之道道字生來不是驕泰之道驕泰只是新民一

邊事君子大道則舉脩己治人之全而言○愚按大道如

果即驕泰之道則朱子當年何不注明驕泰而必云脩己

治人之術耶陳新安則註脩己治人分貼明驕泰而必云

指經語本之然云竟不是驕泰之道則又過矣任翼聖云

大關鍵也驕泰是信三提君子平天下章大關鍵也亦一

本明德也本節忠信二字又指出明新與用力處直貫

微八條目中是秦誓四節結穴是平天下第一章結穴是

部大學結穴又曰舊說以大道為驕泰固嫌掛漏近說

大學章句本義滙參卷三

矩忠信皆所以行此大道更屬模糊大道兼明新即大學

之道也矩須就平天下上見乃大道中之一事故謂大

道不止於矩矩則可謂矩矩非大道則不可謂忠信以行

極大道則可謂矩矩非大道則不可謂忠信以行

遠人自合承矩矩上言意謂大道單承矩矩則於注義

治人自合承矩矩上言意謂大道單承矩矩則於注義

好惡之原到此歸本忠信則所由慎德以紮矩者其幾

決於此可見大道中須仍包貫矩矩之指亦無不為清

而章內三言得一失一路相承逐層鞭辟之指亦無不為

矣諸說紛紜正恐失之於理而齊亦未為得也○語類

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已之謂

忠一也自存諸心而無不盡言則日忠自發諸外而無

違言則日信表裏之義也○於高總是務外自高務外則

不復向裏自高則不復下意與發已自盡正相反又日惟

然自放舉是縱肆不循法度與節節無違相反又日惟

大學章句本義滙參卷三

或問忠信驕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日忠信者盡已之

心而不違於物驕泰之本也驕泰則恣已徇私以人從欲

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條辨章句訓忠信引程子語雖平時

中用一而字串下便見不相離總承之日驕泰之本也論

來大道既兼脩己治人之術則忠信實兼脩己治人之本

而茲但日驕泰之本者以驕泰則忠信實兼脩己治人之本

章連及脩己亦為治人而設以君子居其位故也若誤認

驕泰之本句而以兩之字單指驕泰則一層事忠信則又推上

君子居其位緣慎德自是驕泰矩前一層事忠信則又推上

一層矣與民同好惡却只就驕泰矩上見說箇驕泰之本則

慎德已括在前一層兩之字照脩己治人之術於平列中

也然不可掛一漏一以斯言藉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寡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故泰與忠信一般看○忠信以得之有天德然後可以語

王道也驕泰以失之無忠信則何能為也○愚按忠信驕泰

皆心之所為心乎忠信則何能為也○愚按忠信驕泰

得矣心乎驕泰則不能慎德何有於知而大道失矣此

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

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言善類初言得失衆再

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

信謂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

一章其事又中前兩得失而言愚按此即上文所引文

曰此得失又中前兩得失而言愚按此即上文所引文

王康誥之意到此乃通結之不合單主用人起義也○四

書通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無所附

天理存亡之幾也合訂君心不密則人心天命皆無所附

麗故日語益加切按此特下一幾字推極誠偽敬肆之分

為好惡公私之自與前言慎德而日必審

其幾正相應其喫緊為人之意至深切矣

大學章句本義滙參卷三

或問忠信驕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日忠信者盡已之

心而不違於物驕泰之本也驕泰則恣已徇私以人從欲

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曰國無游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

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樂峯氏曰

雖是未亦是重事若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石山

舒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

財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

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賈氏洵曰此大道字是君子

有大道之道中一事愚按謂與上風馬牛不相及者過也

但呂氏又以四語括之不可不詳玩國無遊民則生者衆

矣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自夫耕婦織以至商賈通貨財工

器用無非生財之有而農居十之八九雖臣妾閭閻民有

無所事者又安得有遊民間或有之則先王未嘗不有以

禁之周禮載師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

大學章句本義卷三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又云民無職者出夫布朱子

謂前重後輕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士者後方是待庶民宅

不毛者爲其爲亭臺也田不耕者爲其爲池沼也民無職

力本者則又有勸有相有省有法其禁絕游惰如此而不

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古之官不若後世之冗也而必

度德不擇人非能授事食不浮於人故祿易給而財不費

尤衆元官之下復有冗役被庭恒以萬計尚方作者供事
太官陞橋虎士恒以數千計食之衆如此而民窮失業
則生者又未必能衆也財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月禮
疾矣書曰食哉惟時王制云民之歲二日無年一日凶
均人無力政是以歲上下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
札則無力政是以歲上下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
以言乎一家則侯伯之閒除此日數外無非力田之時
無不齊力者以言乎衆家令則成王戒命田官之詩曰
維時農夫播厥百穀罔不穫人爲耦於三十里之閒耕
幸時農夫播厥百穀罔不穫人爲耦於三十里之閒耕
或問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曰

大學章句本義卷三

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衆爲者疾所以開財之源節用

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困學錄四者兼到方

可恒足若缺一或可足而不可恒○蒙引問章句此因有

土有財而言何一或可足而不可恒○蒙引問章句此因有

生之有財而言何一或可足而不可恒○蒙引問章句此因有

接有財而大道耳此義爲切故截自土有財而後生財

之理財即此便已自然從外本內末而後生財○蒙引

本節用便自厚效於民便是好理之公便是聚財○精

言朱子謂慎德只言財用未說理字在生財有大

中可見理財字原自無害不得以爲桑孔伎倆而斥之
自生之者衆四句雖是理財本旨却不重此見足國之道
觀後數
節自見

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爲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爲國者以利爲利則必至於制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爲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歛厲民自養之云哉

大學章句本義滙參卷三

空

敦復堂課本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語類仁者不特地散財買人歸已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殖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管身之危亡也
○雙峯饒氏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蒙引曰不可以上節爲生財下節爲散財蓋生財有大道便不是外本內末以聚財者矣不外本內末以聚財便自散財而可以得民矣故士節章句云自此以至終篇皆一

或問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買禍以崇貨也然亦卽財貨而以其故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

以財發身之意也

未有好上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語類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曰只下便喚做義○翼註好仁註貼愛其下要見不忍專利意好義註貼忠其上且就民心寬說如云感恩懷德竭其忠君親上之誠便是終事不重只在公之務畢力以圖其成如從役犯難皆是終事不重只引起守財耳意若曰力出於民者且不自愛矧財出於君者敢生覬覦乎○蒙引其事其財兩其字皆指在上者言○或問小註上節與財聚民散反應此節與悖入悖出反應○愚按三未有故作層折以決言其效之必然實則只作一句讀猶云未有好上仁

大學章句本義滙參卷三

空

敦復堂課本

而府庫財非其財耳然中間不添兩重則其義不曉

或問未有好上仁而下不好義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爲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爲天下僂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按傳文止申仁者一面或問併將不仁者作一反照而其辭愈悚其義益明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

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益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

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

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

而不畜聚斂之臣孔疏按書傳士飾車駟馬詩云四牡駟

之家是卿大夫而此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

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初試為大夫者

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

冰則夷槃可也禮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

槃造冰焉造猶納也禮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

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凌冰室也盛冰之器也祭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祀共冰也然新冰有固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新冰

也豈卿大夫喪祭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冰也○百乘卿大

夫采地之大者因官食地故曰采地采言也○說統聚斂

之臣欲利下媚上必於常式之外多增數目正賦之外別

立科條日久歲深增者不可復減一時作偏遂為生民無

窮之禍○翼註寧有盜臣其言聚斂之臣不可有○按三

段雖似平列而語勢却重不畜聚斂之臣觀與其二句

再致丁寧可見兄聚斂與前後脈相連不獨此謂以下釋

以獻子身為百乘之家立言宜有輕重也此謂以下釋

獻子之言也翼註獻子言有家而傳者說到國上見家國

政得民財蓋分田制井桑儉節用自然上下豐足皆以義為利非將義去求利只是義則無不利也

或問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

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

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

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聚斂之義也聚斂之臣

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

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已之財而不忍

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益臣亦聚斂之義

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

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

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

上下交征不奪不壓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

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

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

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語類只萬物皆得其利是利君

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

所謂利者義之利利便是義之和處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

家萬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玉溪盧氏曰長國家不務聚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義人主用君子則能聚矩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聚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斂則失人心而于天怒故舊害並至舊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救於禍矣所謂御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說統長國家三字重看曰長國家原不少財用何以獨急急於財第小人欲媚其君多借此為進身之階故曰必自小人曰自者答小人倡導後心皆其罪也曰使者答人君假借大柄乃自貽後患也彼君也彼反以小人為善也小人實則怙克而託於美名亦緣人主多欲而外欲益之故甘受其欺罔善者朱子云如而今說會底吳氏云是亨屯傾否之人然到此亦無如之何正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奎

課本

所以甚小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人之禍

丁寧之意切矣王溪盧氏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上引就利害上說尤足明聚矩之不容不務○條按不必論到患害如何只道理合下是如此是上節意思然不盡利之為害不能打斷人君專利心勝故直說到舊害並至低如之何而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益勝然矣故曰丁寧之意切○愚按此節就外本內末之禍而極言之越見得自生財節至終篇皆一意講章因必自小人句牽合用人理財為一事義固可通然非章句本指

或問此其言舊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

有用桑羊孔僅字文融楊於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瘵而根柢歷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西山真氏曰近世其僭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斂日興不知皮將盡而毛無所附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無益也孟子曰我能為君充府庫曰此章之文程子多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奎

課本

所更定而子以舊文為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問見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脈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為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為兩節則其界辨雖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說有云屬理財用人者愚按上已提明好惡義利之兩端應即主此方與總註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相照應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大學章句本義

卷三

孝

敦復堂

慈之願者自無有不至矣數語結盡通章極渾極極斬截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賢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語問平天下章說財處太多日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情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況皆不恤而惟自封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益也否則反是○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真雖能興起其善心濟甚事若此類皆是所謂絜矩之說也○即秦誓四節亦只就用人上見好惡之不可以不與民同非定與財貨差排作對故總註以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一語括之又曰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則凡所以為民父母遂其孝弟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兩學錄章句於上章為急務真得大學源頭厥亦匪小蓋學者不能明善身何以誠幸意妄行禪學之所以悖道也）不能誠身所明何用博觀泛濫俗學之所以亂真也每見世之學者止此兩途大可慨歎朱子所為絜矩示人以格物為明善之要此兩神學空寂一流以誠意為誠身之本（按俗學泛濫一途）者交修實落下手離處得覺變鬼為人方不負孔子作經之意方不負曾子立傳之心方不使二帝三王之道斬焉中絕一片接引來學深衷至今猶可於此二語想見之也

大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終

中庸章句序

卷首

敦復堂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九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

中庸章句序

卷首

二

敦復堂課本

武之爲君。皋陶伊傳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乎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于中庸章句序

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

中庸章句序

卷首

三

敦復堂課本

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嘉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告舜只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又添三句。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舜禹相傳。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是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處。空中討一箇物事來。○只是用箇心有道理底人心。即是道心。○語類問。形氣是口鼻一箇心。有道理底人心。即是道心。○語類問。形氣是口鼻耳目四肢之屬。未可便謂之私。曰。但此數件物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此道理。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又曰。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不時又不見了。○問。人心形氣。曰。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又曰。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則形氣惡。○問。形氣則爲善。形氣猶船也。道心猶舵也。船無舵。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舵。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問。既云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指

今所傳特出於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詞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曾稽石君翥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言見於此篇者諸先生之言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

中庸集解序

卷首

六

致復堂課本

話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道德性命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畧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害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歧於高毋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貽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復

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爲此書採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惟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乾道癸巳九月辛亥新安朱熹謹書

後文公作是序年四十有四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公年六十矣章句既定通刪取集解更名輯畧復爲或問以論次之今考章句序中所列始合章句輯畧或問而彙爲一書者厥後章句單行明永樂時所訂大全專采或問而輯

中庸集解序

卷首

七

致復堂課本

畧乃僅存於朱子遺書世有知之者蓋鈔故爲附刻原序而錄其說之大醇有關本義者與章句或問互相參考庶朱子當年編輯之深心其或可仰窺一二焉

纂讀中庸綱領

朱子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已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讀書之序須是且着力去看大學又着力去看論語又着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畧畧恁著看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

會文義則可矣。問中庸精粗本末無不兼備否。曰固是如此。然未到精粗本末無不備處。○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又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讀書須先看大綱。又看幾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間內又有小間。然後方得貫通。○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纂讀中庸綱領

卷首

八

課本

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沉潛反覆。遂漸得其指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地細密。○中庸三十三章其次第甚密。古人著述便是不可及。此只將他人語言關湊成篇。本末次第終始總合如此縝密。○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碁局之不可亂。又曰中庸全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恐未必是。○問中庸編集得何如。曰便是難說。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他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又曰

游楊呂侯諸先生解中庸只說他所見一面道理却不將聖人言語折衷所以多失

中庸綱領

卷首

九

課本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之一

金壇後學王步青輯 子士鼇編 孫維何尚會校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及之中大旨在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

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

庸夷齊所為便不是庸了○問明道曰惟中不足以盡之

故曰中庸庸乃中之常理中字已盡矣曰中亦要得常此

是一經一緯不可關○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

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

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義授舜禹都

是當其時合如此做便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

不如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富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之一

盛夏極暑時須用飲冷就涼處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

平常當隆冬盛寒時須用飲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

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寒時衣葛揮扇便是

差異便是失其中矣又曰如伊川說經權字合權處即便

是經○居業錄一問一關謂之中庸

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又曰中庸一卷書自

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

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為是○語類始言一理

謂天命之謂性未復合為一理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始

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未開而復合其合也亦有漸○所謂

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中所說許多事如智仁勇許多為

學底道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與祭祀鬼神許多事聖

人經書所以好有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實理○四書

通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是由體之

一而達於用之殊未復合為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理

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

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

於心之體用備焉○輯畧學者如中庸文字章直須句句

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朱子曰張子此言真讀書之要

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語類中庸一書枝枝

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做得一箇文字齊整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一

二

教復堂

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

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

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

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

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

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

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

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

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見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一

三

課本

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是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輯明道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偏則為物。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為性。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伊川曰。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呂氏曰。聖人之德。中庸而已。中則過與不及皆非。道也。庸則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常道。欲造次顛沛久。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一

四

課本

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諸類惟其平常。故不可易。譬如飲食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是珍羞異味。不常得之物。則暫一食之。可也。焉能久乎。庸固是定理。若以為定理。却不見那平常底意思。今以平常言。則不易之定理。自在其中矣。○問。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黏着。曰。此其所以黏着。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咤異。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是中庸。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東之與西。上之與下。以至寒暑晝夜。死生皆是明道。所以云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中則直上直下。庸是平常。不差不異。中如一物。豈置之常。如一物橫置之。惟中而後常。不中則不能常。然不常亦不能為中。中而後能常。此以自然之理而言。常而後能有中。此以人而言。○問。前日說經權。云常自是着。還他一箇常。變自是着。還他一箇變。如或問舉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無適而非常。却又皆以為平常。是。如何。曰。是他舊是平常。然依舊着存一箇變。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中庸章句本義滙叅

卷十

五

課本

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概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性柔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語類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或問小註云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是專言理按此較語類更明劃蓋不止云說理意較多而已○伊川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天命與氣質亦相濳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若論本原則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應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天命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

卷一

六

課本

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語類率字輕率只訓循循此理便是道伊川所以謂便是仁者是就道上說還是就行道人士說曰諸家多作行道人上說以率性便作修爲非也率性者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性是箇渾淪底物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也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程子曰循性者牛則爲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物物各有這理只爲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往不在也○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始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然○萬物稟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此循字是就道上說程子說物物皆有箇道理卽此便是道循性謂循其理之自然或以爲順性命之理則謂之道如此却是道因人做

卷一

七

敦復堂課本

敦復堂課本

卷一

八

敦復堂

敦復堂

本爲定非無故也蓋章句上面已逐字逐句細與剖析到此乃絲牽繩貫都逆從下三字跌重上六字以見性道教所由名不得爲異端邪說所託其於于思憂道學之失其傳直顯然如揭日月結復引童子語於三者之中特提道字歸根天字其特提道字者中庸明道之書性爲道之所由出教乃道之所由成下節所以單承道字說去也其歸根天字者群言淆亂只坐不知天故子思開端特揭一天字性道教都從天說下天者理而已矣性爲天理之本教道爲天理之自然教爲天理之當然異學敢於誣性道教必不敢誣天此尤子思震聾發聵挈要提綱處則今本尤爲精密無間斷無可疑况或問已揭明性道教之所以名見其皆出乎天而不外於我使章句復仍元本則此二句不免犯複若云欲學者知之使其知所用元本則不能自已則今本亦何嘗不隱然含蓄爲下節緊喝不可離地耶蒙引轉謂元本較精近復有從而和之者故不可不與判明○三句統言人物而以人爲主故於總論專以人言之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一

九

教復堂課本

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於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人在天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在人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

文集性非有物只一個道理之在我者耳

故性之爲性是仁義禮智信五字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多雜佛老而言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信只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北溪陳氏曰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又曰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不相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界分不相亂○相廬講義天自有所以爲天者易之元亨利貞是也天即以其所以爲天者命之於人而人遂得之以爲人而爲性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無二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一

十

教復堂課本

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獾之報本睢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

待於人爲而亦豈人之所得爲哉。宋子曰性是體道是用。○問鳥獸亦有知覺。但他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粹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覺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問虎狼蜂蟻之類。雖得其偏。然微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且此天命之全體。而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只有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昏脩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

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爲教明矣。夫知足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達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爲之也。陳氏曰。辨其親疏之殺。如爲之立五服。自斬衰至緇之。爲之制度。文爲。如三千三百之儀。輕重疎密。各有等殺之不同。爲之開導禁止。如司徒教民以孝弟睦姻。用之節。如教人春耕夏耘。秋斂冬藏。穿牛鼻。絡馬首之類。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誥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眾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矣。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一

主

課本

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誰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脩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復立矣陳氏曰釋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萬物皆為幻人事都為粗迹盡欲屏除一歸於真空老氏以無為宗以道為超乎天地形氣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空虛道理都與人不相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又曰老氏清虛厭事釋氏屏弃人事世儒或訓詁解折而理不明或詞章綴緝而義不通管南功利之徒雖做得事業亦只是權謀智術之私而非胸中義理去做皆非所謂教矣○居業錄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直求空寂寂之人心乃靈通殊全不是道理凡所動作任意為之以為此即神通妙用不知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其猖狂自恣者以此○語類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曰物生於有有無相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下○因其所固有謂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底事看了聖人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因其所甚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是不可已者非空守著這一箇物性○西山真氏曰朱子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為性以虛無為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為教者真妄是非不辨而明矣○愚按此條與章句終斷語都從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力為三之謂發明宗旨責成教學以起下道不可離曰率性脩道之說不同孰為是耶此其所以為全書綱領

日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為而言也輯畧程子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一

主

課本

言人性善是也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程子論性本兼氣而言故此條全文與中庸本義頗不甚合恐初學轉生疑障因節錄之若解人自合向全文領會○朱子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才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隨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而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所謂在人曰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如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

是一節亦甚精密輯畧呂氏曰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一

輕自斬至繼我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語類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有不能離底意思否曰道是不能離底然純誠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輯畧楊氏曰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若夫無適而非道則鳥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耳日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或問駁之曰衣食作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

卷一

五

散復堂

息視聽舉廢皆物也其所以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豈
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去之而不
立是以無適而不知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
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使學者誤謂道無上下之別而
於釋氏作用是不知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上下之
則其爲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已也○語類
問中庸舊本不曾解可離非道一句今先生說云○語類
存便是邪妄方悟本章可離非道一句今先生說云○語類
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利善利皆然向
來從龜山說只謂道自不可離而先生舊亦不曾爲學者
說破日向來亦是看得太高○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
合者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
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
臾離也○愚按章句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
然說道本不可離語類恐人認作純任自然人或自不能
離道故特下一轉語云體之則合背之則離而或問又申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

卷一

六

散復堂

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語類問日用間如何是不聞不見
見否曰所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念慮未起未聞
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自家便先覺地戒謹恐懼常要提
起此心常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問
不知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
便是戒謹恐懼又曰這處難言大段着意又却生病只恐
地暑約住道着戒謹恐懼已是剩語然又不得不如此說
愚按謝氏所云常惺惺法此中意象可參○所謂不睹不
聞者乃是從那盡處說來非謂於所睹所聞處不睹也如
曰道在瓦礫便不礙不成不在金玉○言雖不睹不聞亦
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道不可
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問
說則此段正是無時不戒懼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問
如此看便見得此章分兩節事分兩明先生曰其所不睹不
聞其之一字便見得此章分兩節事分兩明先生曰其所不睹不

工夫看未為滴骨滴髓也通看語類前後數條自合該指
以一面直入不暗不聞文言所謂乾以止內同子所謂靜
耳○柏廬講義戒懼慎獨雖是兩項工夫然靜時為尤要
蓋此處工夫做得的當方分得動靜界限明白若靜時工
夫不到便照不見動時是非故愚嘗云存養不得力連省
察亦無下手處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

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

家引隱暗處也指心中言微細事也指一念之動言方
一念之動極是細事事字不可深泥暗處之處字亦然隱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一

七

課本

微二字其究一也條辨隱微或念慮之方萌或舉止之偶
動或此小之事為皆是隱微此即朱子所云只自家自知
處如小可沒緊要處只胡亂去便是不可不慎如蒙引說儘可
也然細按念慮初萌畢竟是獨字本義即如蒙引說儘可
顯乎微又用緊一索曰不可如此說戒懼恐懼是普說言
道理偏塞都是無時而不戒懼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
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無箇起頭處是普
通都用○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問舊看莫見莫顯
兩句只謂人有所愧於中則必見於顏色之間而不可
掩昨聞先生云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處如做得是時別
人未見得是自家先見得是做得不是時別人未見得非
自家先見得非如此說覺更親切曰事之是與非眾人皆
未見得自家自是見得分明○三山陳氏曰曰隱曰微
則此念已萌矣持人所不知隱而未見微而未顯耳然人
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已而隱顯矣此正善惡之
幾也○雙峯饒氏曰此又對上文而言隱暗之地雖人之

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之所不聞然其幾既動則必呈露
於外而不可掩昭晰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
而其形見明顯尤莫有甚於此者○愚按二說一主獨知
一主人知既獨知則人亦必知本無二理但本文莫見莫
顯須知微密當下動出不但以見獨知以顯獨知微密兩
境即謂無隱不見無微不顯向屬異時兩莫字只好隔壁
聽也故當以陳氏之說為正○三山清氏曰幽暗之中細
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
時尤為昭灼顯著若其發之既遠為之既久則在人十
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方則在於事為
精微方運於兩莫字直透重圍諸家駁之非是是以君
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
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文集既言
史離即是無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謹乎不睹
不聞以該之這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意下又提起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一

六

課本

說無不戒謹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
其於獨而謹之是結上文隱微兩句意蓋無所不戒謹通
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所發是於無所不謹之中謹上更加謹
是其常謹獨謹其所發是於無所不謹之中謹上更加謹
也○這獨也不正此亦是獨時如與眾人對坐自家心中發
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
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
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
出○戒懼是統體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
夫猶一經一緯而成為帛又曰戒懼如騎馬自家常提提
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控○戒懼不睹不聞此言聽
於無聲視於無形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
於將然以審其幾○上一節說存天理下節說去人欲一截
遇人欲於將萌時能存天理下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
如一片止水其中間忽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着工夫處
○文集戒懼是微首微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
臾而離乎道也謹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一

克

敦復堂

是一念起處諸事根原必更緊切故留於此加意察欲其白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又曰觀雨草字即見此處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微最易察切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此處察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相體講義惟能戒懼則心體湛然一國天理由此成事物方來或一念初起便有把握善則為之惡便斬然斷此為慎獨○顧語慎獨是在動靜之交接處又加謹耳蓋此是惡初生處斬根須在此也○宰安溪曰朱子發明不睹聞兩節極精其源出於周子所謂誠無為幾善惡寂然不動者誠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幾微故幽君子乾乾不息於誠又必德意問講家多以道不可離作總提而分講動靜豈知此也元明幾是兩項工夫天不是兩箇時候誠無一息之不存幾則是動之微當其謹幾之時而誠無不在豈偏於靜乎然則不嫌分動靜者誠雖貫乎動而誠則已非靜是當靜之時惟有存誠而已所謂誠無為而寂然不動者此也當動之時

其謹察者亦誠也然已謂之正誠而不謂之存誠謂之義以方外而不謂之敬以直內矣故以誠幾分動靜自周子以來已然但要識得兩意親切不可泛言動靜皆一於敬惟知是存誠謹幾兩段工夫則上節該貫動靜下節亦未嘗不通徹顯微經文舉靜及微者以見其功之密且存字察字工夫此處尤親切得力耳按此發明本義深細圓到讀者宜息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一

三

敦復堂

所不在無時不候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脩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

卷一

三

敦復堂課本

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微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語類不見是圖。既是不見。安得有圖。只是要於未有眚眚。無可睹聞。時先戒懼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只是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似。須要塞其來路。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此就當下說是本義。

又况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此以究竟言之。是餘意。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己。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陳氏曰。此兩節是做工夫處。見聖賢體道之功。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

卷一

三

敦復堂課本

甚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耶。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為一事。則其為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耶。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文集章句本。靜以之動。卒章自淺以及深。存養而後省察。末章從下學工夫說上去。但諸家皆不之放。先省察而後存養。語勢不同。理則一也。

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輯畧明道曰。要修持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這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為謹

性之謂道則四

名因其事無所乖逆所謂和也
哀樂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
停停當當恰在中間章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一

五

課本

所謂獨立而不近四旁之心之體地之中也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一事處之得恰好處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都有此與聖人一般或曰恐衆人未發與聖人異否曰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無大本道聖人做了或曰恐衆人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他做未發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全別動亦是中靜亦是中自其未發時只是他不會主靜看而動亦是中○問伊川言未發之中是在中之義如何曰是不曾知得○問伊川言未發之中是在中之義如何曰是不言在裏面底道理非以在中釋中字○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動意曰不是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是或指用隨人所看方其靜時動之理自在及動時又只是

這靜底○問未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曰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思爲未發則不可○未發之前萬理備具動而應事接物雖萬變不同要此是吾心本具此理皆合於底事不待安排然所以合於此者實其此理乃心發也○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問渾然不待勉強而自中乎當然之節曰事物有箇恰好處未發之中本自有箇恰好處在天命之性有物有則中所謂節也中節者只是處得恰好處雖出人爲而自動中乎天則○北溪陳氏曰節者限制也其人情之準的乎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與是理不相拂戾故曰和○蒙引曰情之正也便見那不和者非其正矣情之正者是從本性發出隨感而通者也其不正者是感於物而動所謂欲動情勝者也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一

五

課本

故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得有已發之中和此條後四句乃預透下節致字非此節本義也○周學錄合喜怒哀樂而言則件件中和舉其一而言則處處中○皆字義乃盡○謂書錄中是和之源頭和從中內流出來○○解語和不指養成性體亦不說偶然合節是言人性情之德其本來道理如此偶然者豈能皆中養成即下致字中事必養成乃復得此和便說不得本然之和○翼註發不中節不獨哀怒不是和即喜樂亦不是和中節則不獨喜樂是和即哀怒亦是和性情中道理本來如是○松陽講義未發已發程朱皆分動靜二時言之自姚江之學興謂未發是發之主宰即發而有未發者在不可以二時言而以先儒添入已字爲非不知此乃朱子舊說也舊說曰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全體則未嘗不寂然也即是即姚江無未發已發之說也朱子後覺其非故於章句或問皆不主其說而姚江猶自謂獨得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之見

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氏問曰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伊川曰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又曰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伊川先生曰中也未發之中時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伊川先生曰行則謂之動靜也動也中二字譬焉思過半矣然則所謂之大本和謂之達道也中者理也無物不該焉故曰大本由是而之焉順此理而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達之天下莫不由之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故曰達道致此者非聖人不能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呂氏問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倚倚故謂之中今細思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伊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一

川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其
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或問：甲子曰：赤子之心純一無
偽，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
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為然矣。蘇氏曰：赤子之心與聖人
之心，如伊尹、孟子，皆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或問：申之曰：未
發則為水鏡之體，已發則為水鏡之用。○語類：問：喜怒哀
樂之未發，不偏不倚，固其寂然之本體。及其酬酢萬變，亦
在是焉。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則事得其宜，不
妄奪，固感而遂通之和也。然十中其九，一不中，節則為不
和。便自有礙，不可謂之達道矣。曰：然。○問：章句：天下之理
二語，曰：方其思慮未萌，無纖毫私欲，純乎天命之本體。故
曰：天下之理，皆由此出。○問：達字，舊作感，而遂通字，看而
今見得是。古今共由意思，曰：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哀樂
節，便行不得，而今由意思，曰：也是通底意思。如喜怒哀樂
當怒只是這箇道理，便是通達意。○相廬講：議：中和不是
二物，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只看說箇天下大本，天下達道
可見大本非內達道，非外程子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下達
問：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和只還他亭亭當當，直上

毛

敦復堂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節本義：讀者不察，乃有云中非戒懼，不能為天下之大本，
和非慎獨，不能為天下之達道。如明季艾千子之說，則將
置下節致中和於何地？故愚於語類文集，凡夾說工夫者，
概不敢載，惟擇其精要者，編入下節，庶使學者疑障一開。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語類：致字，
排去之義。推而極之，工夫極精密。○翼註：天高地下，本來
成位。故以位為安。其所萬物化生，本來自育。故以育為遂。
其生又曰：天地本位，只不干其和。便是位萬物本育，只不
問其化，便是育。松陽講：義申之曰：這二句，便是洪範兩賜
堯、舜，聖底道理。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
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
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一

天

敦復堂

育矣。○翼註：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
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
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又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則所以中也。
又曰：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
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
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明
道曰：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特傳之耳。又曰：有
德便可語王道。然其要只在慎獨。楊氏曰：中以形道之體，
和以顯道之用。致中則範圍而不遺，致和則曲成而不遺。
故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語類：人說中只是大綱，如此說
比之大段，不中者亦可謂之中，非能極其中。如人射箭，期
於中，紅心射在貼上，亦可謂之中，終不若他射中紅心者，至
如和亦有中，綱領致字，是安得土分中，十分和。○致中和，
非能極其和，又曰：致字，是要得土分中，十分和。○致中和，
須兼表裏而言。致中，欲其無少偏倚，而後能守之不失。致
和，則欲其無少差謬，而後能無適不然。○所謂致和者，謂

卷一

无

卷一

三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一

三

課本

所謂氣以成而理亦賦焉也。○司馬公曰：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但有其節焉，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為災害。必得中，然後中和。後能育萬物也。○范景仁曰：天不中，則不和。地不中，則不和。物不中，則不和。此之謂一。○輯註：致中和，是工夫盡頭。天地位萬物育是效驗。盡頭分明在事上說。註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非是仍歸結天命本原。乃是提明位育所以然之故。致於心正氣順之下，特與明故其效驗至於如此。蓋指位育之實事而言，非懸空語也。又曰：兩焉字，極宜。聖會不說如何去位育，亦不是他自然位育。只看日月星辰山川崩潰人物妖異，天下有道，自稀少。到無道時，自頻多。天人相與之際，非偶然也。○因學錄：致中和之極功，到位置乃盡說。致中和，正是工夫盡處。蓋人事之盡，乃能與天命相通。若有一毫未至，便與天地萬物隔有間。隔在彼，此所以為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然亦不過全其天命之本然。率性之自然者而已。非有加也。○章句於上節大本達道分承天命率性到此節，併歸致字極言其效。而云修道之教亦在其中，見聖賢接引來學之心，直以此為盡頭。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一

三

課本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

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上一節至此截住。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一

三

敦復堂課本

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謂類問言陰陽動靜何也。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定所。此未有物相感也。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問未能致中和則天地不得而位只是日食星隕地震山崩之類。否曰天變見乎上地變動乎下便是天地不位。○紹聞編陰陽有定位者有流行者自其定而流行分陰分陽而兩儀立夫安得不

謂之靜自其流行而言二氣交感而萬物生夫安得不謂之動又曰陽動陰靜其大分固然然自其流行觀之靜亦動也。自其主宰處觀之動亦靜也。天地位是主宰處萬物育是流行處。○新安陳氏曰由位育推其本於致中和故曰萬化之本原自致中和極其功於位育故曰一心之妙用究極之推大聖神能與於此乃聖神之能事降聖神一等而論之由教而人者果能盡致中和之○曰然則中和工夫則其學問之極功亦可庶幾乎此也。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一

三

敦復堂課本

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文集一則為大本一則為達道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之際識得一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原耳體用之一不同固自若也。天地位便是大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

此事灼然分明但二者當相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者耳。○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殯卵殪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耳。文集問極其中則大經正大本立而上下位矣

極其和則事物各得其宜而萬物育矣曰此只說得前一截若聖人不得位便只得如此其理亦無虧欠但事上有不足耳又問如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曰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舜之事亦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力是至處自一事物之得所極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重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天地萬物真箇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却要準折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條辨伍育朱子作實事說但於堯水湯旱以為氣數適然祇大槩說耳湛甘泉謂堯湯之水旱還是初年政教尚未至處即是中和猶有未盡處迨舜舉五臣而天地平成湯責六事而寬仁益布然後水旱得以消弭而天地萬物各得位有矣故知位育實事不徒在一心感格而在有實政推致也此意足發先儒之所曰然則富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未及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一

美

數復堂課本

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以救其一二何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語類問吾身之天地萬物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問位育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功用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

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問向見南軒上殿文字多是要扶持人主心術曰也要在下人心術是當方可扶持得問今日士風如此何時是太平曰即這身心亦未見有太平之時三公發理陰陽須是先存箇胸中始得

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為破碎之甚耶

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

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

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

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語類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雖出一理然亦各有所從來玩其氣象○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

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一

美

數復堂課本

將何以為天下之大本也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

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

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宋子曰中庸之中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北溪陳氏曰未發之中是就性上

論已發之中是就事上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無過不及處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曰中者和

也是指已發之中也○按此下辯論輯畧甚繁其與本義不甚關切者不復載後倣此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所傳謂所傳於夫子

傳之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

不可離實體道之實體特提道不可離全體中庸皆發明此理也次言存養省察之要

終言聖神功化之極本原出於天實體備於已天人無二理也存養省察盡其求備於已之功
聖神功化復其所得於天之本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
盡人以合天也中庸大指已括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新安陳氏曰大本原
於天命之性達道即率性之道反求諸身身本有之自為
之者即自得乎此也去外誘之私謂慎獨以遏人欲之
然之善致大本之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也是其下一
中達道之和也
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此中庸第一支
綱故龜山先生以為一篇之體要只百餘字而
義理工夫效驗無所不盡全書直引而伸之耳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之二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
精微之極致也中庸不偏不倚之中即中庸之體也無過不及之中
○陳氏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所以不必拆開說我章句
以而字串下以之理總承之自極分曉○新安陳氏曰提
授篇首一句以為綱領乃天命所賦當然之理所謂極至
之德也○紹開編天命所當然見不可違越精微之極致
見不容少差章句下此二句非贊歎中唯君子為能體之
庸乃起君子為能體之而小人反是也○唯君子為能體之
小人反是蒙引本文中庸字屬君子章句乃把作道理解
體之體之者依其本然之謂也章句體字亦從下句反字
而生反者不依其本然者也○困學錄為能體之體字猶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之二
體物不遺之體君子直條中庸骨子與中庸為一體○愚
按中庸是箇道理無形影可見自有君子却分明把這箇
道理從君子身上和盤托出此其所以為君子中康此一
句直包括全部如後面所說舜文王武王至聖至誠莫非君
子道德九經經綸參贊莫非中康故此處只以語渾括
在這裏或有因大全新安陳氏云體字乃以身體而力行
之認作着力字眼不知本句語氣渾渾是就現成說所謂
與道為體到下節方是推其所以然只善體經文語氣自
見朱子有云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
道猶謂中庸便是無軀殼底君子君子便是有軀殼底中
庸為能體之當作如是解○困學錄云劈開君子小人開
出一篇之局固也至謂智不如舜仁不如湯勇不如子路
便是小人反中庸下文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都在反
對言者三本章一日中庸一日反中庸素位章一日居易
一日行險尚綱章一日閑然一曰反中庸素位章一日居易
是其本來心術之異也其言居行險者是其後來行徑
之異也本章則合心術行徑以一反字括之或問所云畧

舉大端者此也三處都是極言其方圓水炭之不相入至若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律之以反自屬殊科但此其過不及皆與日甚斯不免為小人之歸耳故子思援此發端而以智愚賢不肖繼之自是言外微指此其所以開一篇之局意在為學者指示路頭既嚴絕之於道外復微判之於道中引入中庸一路若謂以智愚賢不肖遽與小人作一例看則操之為已寬矣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諡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二

敦復堂課本

某父乃直以字而面命之况孔子爵不應諡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眾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困學錄子思作中庸歸本仲尼觀未高唱仲尼其意可見○愚按子思自以中庸名其書天命一章先經起義然後推本仲尼顯唱中庸名目以見此書此理之所由來本天本祖大書特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

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程伊川曰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所忌憚也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此其所以反中庸也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然則自能見得時中○語類問時中曰自古聖賢講學只是要尋討這箇事物語語若有所思然他日又問先生曰從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三

敦復堂課本

子曰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困學錄朱子云此是君子又要時中思為更下轉云惟是君子方能時中兼此二義而字始微又曰君子而時中此君子不是生成美質正是已能戒懼慎獨而至於成德者故曰有君子之德此是中之一體隨時處中就發用上說是中之用○愚按人每將上一截看得太輕者由於泥看語類只是箇好人之說殊不思章句特下箇德字此豈得如汪氏以善人之質美未學當之分明是其德已成此便已具時中本領而又能兢兢業業隨時處中此其所以到得恰好處也若平時無君子之德則處中豈可隨時猝然思當謂戒慎恐懼工夫自是通前徹後說在君子內亦可說在時中截亦可而字破作兩面實圓成一面故須先提此一層後用轉落於章句本義實不相妨竊謂朱子當年謂二又字不用亦可似亦微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四

課本

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輯畧蘇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伊川曰
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處則中央為中一家則應中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又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之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又曰揚墨者不得為中至子莫又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生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安排也安排着則不中矣又曰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兩軒張氏曰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處中也○語類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若反是便是失其中便是差矣○輯語只加一箇時字便藏得箇庸字注云中無定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五

課本

也其為無忌憚則一也○括盧講義高景逸云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疎盡一點取心至馬道誠盡無忌憚有此兩途最說得該括○愚按章句持揭出肆欲妄行與成謹恐懼對照君子小人之分敬肆之間而已學道人不可不猛省○紹聞編有志於時中之學者當自敬義夾持始程子言中者天下之大本惟敬而無失最盡又言欲知中庸無如懼何物為懼義是也然持義又在致知故下章言擇中庸而守之又以智為先
或問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惟君子為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
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叠上文之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本為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為無所據而臆決也（輯畧）伊川曰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

警乎鄉愿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也（輯畧）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

也（輯畧）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

也（輯畧）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

也（輯畧）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

也（輯畧）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

也（輯畧）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

也（輯畧）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

也（輯畧）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

也（輯畧）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

也（輯畧）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

也（輯畧）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

也（輯畧）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又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

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和言則中者體和者用此是已發未發而言以中對

中庸言則又折轉來庸是體中是用如伊川云中者天下

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是也此中却是時中執中之

中伊氏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

峯饒氏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

子思作中庸亦只為發明此二字首章中是性情之

德而中庸之根本蓋特推其所自來耳游氏所謂德即

性情之德中而得是也行即中庸之實兼中是也義然

中庸兼此二者而得是也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是也義然

中和以性情言人心中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

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不及者則欲其戒懼慎獨以此

之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慎獨以此

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

內外交相養之道也此下十章是聖人立中庸使

過者俯而就下者企而及乃變化氣質之方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

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七

復本堂

成不偏而洪範論造就人材亦言人之有猷有為有守者皇則當念之受之使蓋其行而進於惟皇之極是以虞周盛時成事而在官者皆有常之吉士用勳相國者稱惟克用常人吉士常人所謂中庸者也自世教既衰運會日降生得人來便多偏非無材智之士每在其氣質傲去不能蹈乎大中又有一種謹厚之人雖無過失而終不克振拔有為上無修道立教之君以致民行不與鮮能此德非一朝一夕之故夫子所以歎也○相廬講義此章見論語有德字無能字論來道德本無二致但子思作中庸專欲發明率性之道故不復入德字其增一能字者使人知中庸之道本人所當能而竟不能乃人自不肯能耳此能字直與唯聖者能之相照應看得兩能字貫通則中間鮮能知味不能期月守中庸不可能皆上有所承下有所法○雙峯饒氏曰此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愚按能字不但貫本支入後果能此道及至聖至誠諸章能字血脈皆通此一能字乃其發源處也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二

八

敦復堂課本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為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朞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自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襍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

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新安陳氏曰此數句乃讀中庸之要法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四書通只是道字首章釋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愚按前章是由用而歸諸體事物用也皆性之德體也此處是由體而說於用天理體也其當然者用也總之體用原不相離自揭明時中以後皆以無過不及言中而不偏不倚之中自在不言庸者庸不在中外也○章句先以中而已矣一句立定綱宗下面過不及知愚賢不或說生稟或言知行或分說或互說都有落知愚賢不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二

九

敦復堂課本

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或問小註此承上章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須要見得知行相因○語類問道之不明不行曰今人都說得差下此正分明交互說知者恃其見之高不肯近裏者已而以道為不足行此道之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便不去講學而以道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道大智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三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事物細故若浼焉則必不屑為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微而闕於天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二

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為者其操行常高其視
流俗汗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知於中庸之理如晨門
荷蓍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
關雎卑汗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
二者皆不能明道愚按此條亦止可舉以見例實則賢知
不止此二種愚不肖亦海說○雙峯饒氏問賢合屬行
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
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夫子所以有此歎
行不但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但說人
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見得知
行相因○困學錄不行不明是說道自不行不明於天下
然却是人不能行之明之明所以道不行不明於天下
說可互參○蒙引以知之過愚者之不及為道之所以
不明亦自說得然更不得如此之過愚者之不及為道之
行一則全不知所以行此所以知之過愚者之不及為道
者之過愚者之不及固猶有知在也說不行為尤切也彼知
蓋一則全以為不足知一則全不求所以知此所以知之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二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
久矣之意也曰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
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二

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
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
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
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駭
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
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
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
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又集南軒張氏曰道之不行由所
知行所以相須而成也朱子曰某所謂不明由所行之失此
當知所當行等句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爲不足行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二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朱子曰飲食譬
日用來管理○

紹聞編此章乃前後諸章之關鍵道之在人賢知者失之過也思不肖者失之不及此中庸之所以鮮能也然非不能也人自不察而失之耳察字最要緊不察則不見實理而妄行矣○語語當飲食味自中雖不知味究飲食何嘗離得只人自不去領便失之耳程子所謂飯從喻却不是此喻兩字意味深長其音未寂○困學錄民所以鮮能中庸為是不行不明所以不行不明為是有過不及所以有過不及為是人不察一層勸進一層其緊章句以察字代之如呼寐者而使之覺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或問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

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此乃承上起下之辭其字夫字由不明故不行然有感概言道豈其不行其不行者固有不不得辭其責者在○愚按上章明行而後知又用五說可見二項本自不能相離然道必先明而後行此即後文之所以必先擇善而後固執也此章引夫子道其不行之歎而章句原其故由於不明乃即承上章倒入行不行之歎以明以起下文必如舜之大知而後道可以行不脫前章互說之脈而次第自極分明講家或以為承上文鮮能知味或以為承知思近是然思為不明二字止預伏下章諸說中以單承知思近是然思

謂承明行側入較渾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語類舜本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不求人之知而自任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愚惟其思也故自用其知而不能不求人之知而愈愚也又曰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樂取諸人以為善併合邇言者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圭

課本

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又集注言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民無不取於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只聞常人言語至淺近事莫非善理是如先生曰造道深則無所不察好察邇言則無所不察兩好字精神懇切更無隔碍便見非好察邇言不能○語類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發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隱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不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恥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大光明四字隱揚兩面都有語類言廣大自包攝得光明○困勉錄隱惡不但是不宜聖心原纖屑不留見惡便化

敦復堂

十四

爲過就爲不及而孰爲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爲過不及而不可行哉韓愈曰舜之知所以爲大者察通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而爲善而已好問而好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爲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楊氏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也故以舜大知之事明之舜好問而好察通言隱惡而揚善皆非小智自私之所能爲也執其兩端於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此舜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上

七

敦復堂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苦音古獲胡化反阱

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此罟網機檻所伏也罟註上予知是自負能料事於未然下予知是自負能析理於毫芒○和庵講義予知之心予知之言不但聰明者坐此病即愚者亦生此病故下一皆字是聰明人不應妄論是皆愚人之無可妄論乃聰明而不知則失其聰明而不知其好勝之私也故聖人以無我爲學由物我相形而不勝其好勝之私也故聖人以無我爲學大舜亦只是無我而已○上截是處事下截是明理中庸論道自重下截然上截提醒凜然正該省惕天下之事禍所伏非有罟獲陷阱之形實與罟獲陷阱一般惟其無形所以易犯何者禍機正伏於利端也故聖賢只講義字

義便是利利却是害今人知利而不知害經營慘淡惟不得已爲我求利也不知已暗地到罟獲陷阱去了平時說罟獲陷阱未有不知辟者到此時却不避若爲人所驅爲人所納亦未有不思辟者獨此聖而納者予知也爲予知之心所驅亦未有不思辟者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謂才利亦有不得禍底然心術已壞則不啻入罟獲陷阱凡求利即得利而不遠得禍者正其人之大不幸處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或問小註中庸之理雖無所不該但天常行者故章句云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按此亦可想見自謂予知人馳情廣遠愛博不專之概但在此下章則又當引入切近別作理會耳○係辨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其事亦何嘗不是無奈擇之未真則衆理在前說到不是却已見得箇是說到確然見得是又似不如此也得胸中同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上

七

敦復堂

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相庵講義知禍而不知避以云只如貪財好色彼豈不知其爲害哉僥倖之念未忘苟且之習難革不至覆敗不知其爲害哉僥倖之念未忘苟不真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爲知也然若知其如此而猶救饒香之辟臭豈肯既得於已而復拋却所以此與下章雖同一擇乎中庸而所得固懸殊也看朱子於下章卽下真知字而○總之不自以爲知則其心虛虛則明而利害雖是非不爲所惑○雙峯饒氏曰知屬貞貞者正而固知得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上按此註所不明之端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耳或以二

句各爲一事言之則失之也（補注）呂氏曰中庸者天下所
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
不能久也按呂氏本以解民鮮能久朱子以爲非彼處久
字義而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
守之病讀者徒諸期月之章而自省焉則亦足以有警矣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愚按）經

予知承上章言大知此旁脈也章句又舉不明之端承
前章言道之不明此正脈也故經文言不能守是起下
章言回之能守章句舉不明之端是起下章言道之所
以明重重交互越見得相對相富文愈斷而意愈屬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
矣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六 敦復堂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膺者也膺胃也奉
持而著之心胃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
守如此（輯注）伊川曰顏子擇中庸得善則拳拳中肅如何
能擇中庸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
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呂氏
曰中庸之可守人莫不知之鮮能蹈之爲顏子也衆人之不能
惟顏子擇中庸而能守之此所以爲顏子也衆人之不能
此所以與衆人異也語類問顏子擇中庸與衆人異如何曰
衆人知底意多用其力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同擇中
章是知底意多用其力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同擇中
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
一日而有諸已且將不能向何用之可致哉○輯語上章
言能擇而不能守此似何重在守然朱子謂回擇中章是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九 敦復堂

知底意多何也蓋天下固有能知而不能行之人然究其
所以不行之故仍是知也如賢者過之豈是不能行只緣有
以爲行而行不若即如賢者過之豈是不能行只緣有
有病連行都不行是乎或問小註問章可與知曰顏子身
分固是知如此徐思曰此章精在問章可與知曰顏子身
真知真知在擇守之先不是擇爲真知此乃顏子之本
也惟真知故仁能守也爲人二字是言其一生大槪如此
○象引能擇自傳文來能守是約禮之至○困學錄擇平
中肅非至明不能審其義得有一善即服膺弗失非至健不
能致其力○則字有兩義一有所得即服膺弗失非至健不
隨安解此不獨則字透并一字亦活矣○紹聞編按擇平
中庸呂氏絕得善則字透并一字亦活矣○紹聞編按擇平
語意呂氏所謂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
其日新不敢失之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正是形容
不是強把這善牢記在心蓋其確實工夫底處講義拳拳服
存與理相倚便自不放他在外走失而日用動靜隨所當然便
做出來雖未能如舜之若決江河沛然此行之所以無過
莫禦而其契於心而施諸事則一也

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存疑）擇乎中庸求知也或謂服膺弗
失似不見得行思謂心者身之主也豈有心藏之而身不
行之之理故服膺弗失即是行按弗失即弗失於過弗失
於不及非禮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以
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以
望斯道之明也世正與上章舉不行之端相應○陳氏曰
此章言仁之事○困勉錄諸家皆認舜爲知同爲仁故於
上下相承處多不明白須知子思之意乃是云如舜之知
方可謂之仁如回之仁方可謂之知脈理自井然按此於
章句兩處羅紋之旨方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
如同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

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為知也與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

只就其氣稟所長處着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也問三者謂資質之近於知仁勇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無所倚着淨淨濯濯不容分毫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勝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處得恰好處便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二

三

課本

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三事係辨事字最當着眼以其不合乎中庸之理則所為者特一偏之事而已故以三可字與下不可字對勘○案引章句亦知仁勇之事要看亦字大全陳氏曰可均似可知似仁勇之事要看亦字最善體貼亦字意○存疑此謂均天下國家者期於能處置得天下而已未論及當理與不當理若管仲之治齊蕭何之相漢是也此謂辭爵祿者但以不就之謂深不論及當辭與不當辭若荷黃丈人是也此謂蹈白刃者但以輕生為勇不論及當死與不當死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若千路之死於術是也故皆可能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二

三

課本

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柏廬講義子三者指點出中庸道理來中庸是所謂停停當當直上直下者着不得一分氣魄着不得一分意見而此三者人所視為難事恰是全憑氣魄意見見不可做得底○中庸三看者極平易然越用氣魄意見越不相合○中庸非即三者所以堯舜之均天下是也中庸管晏非中庸孔孟之辭爵祿是也中庸展門荷篠非中庸比干之蹈白刃是也中庸荀息召忽非中庸正學於此體認明白則中庸不可能自存能繳鮮能下起問強一句中庸有兩面在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取必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

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輯畧明道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無一毫人欲之私之所本其曰最難則謂自勝其人欲之私非強者不能此下章所以相屬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條辨舜之生知古今少有即同之能非卓然自強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故曰承上章以起下章看下文註云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三

課本

私者不能擇而守也此明以擇字與同之為人章相應舊說知仁之德必賴勇以成則承上乃總承上四章矣然亦稍廣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彙引強者力足下文節節有勝人字末節則用自勝字自勝則不期於勝人而自勝人矣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

抑語辭而汝也按子路好勇夫子乃以三種強先與他分而強新安陳氏以爲學者之強看來只選他而自強之強爲妙天德之剛人所固有君子自強不息只完其固有者而已豈若南北之強溺於風氣故既爲臚列二種隨以抑字畧反上文直與當頭一喝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

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

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語類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問

東所致未得爲理義之強何爲君子居之曰雖未是理義

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

爲君子之事又曰此君子字稍輕○問南北方之強是以

風土言君子與強者是氣質言和而不流以下之學問

做出來曰是○集解教與報亦自有中道若不論教之當

與不當而一於寬柔不論無道之當報不當報而一主於

不報失其中矣然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即此便是力量勝

人蓋柔能摧剛靜能制動自爲近理若說此中包藏陰險

便說不得箇好人或曰南強自是黃老學問難辨用之則

爲計然之術君子居之依然長者之風看來在聖人當

尚只須在

好一面說

中

庸

章

句

本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

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語類風俗易變惟是通衢

於此自然易得變遷若僻在一隅則只見得這一方風俗

如此最難變如西北之強勁正如此○紹興間北方之強

亦未便是不好衽金革如云枕戈相死而不厭不以死

爲懲而哀止也朱子解無本之詩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氣

槩先勇力忘生輕死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

征擊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而富強

之言按此正所謂北方之強只是習氣未融耳或以章句

一言君子之道一言強者之事而遂有所低昂則泥矣○

風氣之大槩而言耳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用大南北

之強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者也

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更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新安陳氏曰此君子之事中庸之道是汝之所當強抑而強與

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語類強抑而強與

流中立而不倚夷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

明夷如何是中而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也便來歸

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

○和便有流若是中便日不倚何必又說不倚後思之柔

弱底中立則必軟解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又曰人

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皆是不倚方見硬健又曰人

倚把捉不住久後畢竟又靠取一偏此所以為強○硬在中立

而無所倚也又曰中立久而終不倚所以為強○硬在中立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是與人所無所不立異以爲不倚情以絕物然亦須

看理之是非此中自有分曉自有把握如此方

是不流○和最易此地位極難須是脚頭立得住方會如

於流故和而不流此地位極難須是脚頭立得住方會如

此○彖引中立猶未是強必至於不倚乃為強此中立字

只是對和字言和亦非強也其強處在不流上須看本文

兩箇面字○精言和自不宜流中立自不宜倚理本如此

但和便易流中立便易倚君子不流不倚是何等力量如此

在而不見下二句亦重兩不字○人多不能和此却當

和而和人多不能中立此却當中立而中豈無擇乎人

所能但強處在不流不倚上蒙引看而不字最見體認惟

看和與中立太輕謂與有道無道一例則未安○條辨謂

君子之和中是不流君子之中立自是不倚理固如是然

太說得直截而不字反無氣力強哉矯意亦不出矣朱子

謂說都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

平生之所守也語類問國有道二句曰國有道則有達之

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

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塞未達未達時要行其所

守既達了却變其所守○塞未達未達時要行其所

講說不變塞焉塞字要學今人不達之守可也○希圖

知遇本無所爲塞又人事爲變古人隱居求志實如是一

番工夫居仁由義一身以外無所顧慮似可行之其塞固如是

但恐當其未遇一身以外無所顧慮似可行之其塞固如是

且立朝富貴功名泰其外無所顧慮似可行之其塞固如是

變塞矣不剛化爲繞指柔○侯同義時抱負不知何妨西

些子窮發這箇是強○人當無道時亦知抱負不知何妨西

當不過貧賤中實有許多難堪境界才見爲不達○便起

來○子思下早已勘破清整亦分內之事○本極平常何累

死○我○不流不倚○方見得卓然不惑○語類問四

刀斬斧截○壁立萬仞○方見得卓然不惑○語類問四

哉○矯○欲○合○爲○一○日○不○然○動○學○者○能○擇○能○守○百○倍○其○功○便○自

讀熟津津不已○然動學能擇能守百倍其功便自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到此地地即問政事所謂雖柔必強也朱子不然此則

合爲一之說當是此意○真証分人已窮達四件看此則

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

而守也君子之強執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

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語類問此四者勇之

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侯乎

字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侯乎工夫大知之人無侯乎

則講義四不字同是說○亦勝於此○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侯乎

虛講義四不字同是說○亦勝於此○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侯乎

不倚不變俱是一○困勉語類以四者爲能擇能守也

氣便不是中庸了一○困勉語類以四者爲能擇能守也

事似與章句不同然必能擇能守而後進於強亦必有如

是之強而後爲真能擇能守朱子之說固未嘗矛盾也

愚按強即在擇能守處○擇能守必固方可言強而擇能

却正必須強做箇骨○如此看則前後俱徹兩說俱融

按章句自勝其人欲之私正與上章無一毫人欲之私相應能擇以至於義精能守以至於仁無便自能中庸而得北之強相提而較牽連及之所以進于路也○陳氏曰此章言勇之事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美

敦復堂課本

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惟強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陳氏曰中庸之道造次顚沛之故以于路問強次淵淵曰子曰君子之中流故能中富強也柔而立寬而栗故能和不流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未達也君子達不懼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塞未達也君子達不懼

道故當天下有違其身必達不變未達之所守所謂不變塞焉者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漢書藝文志引孔子之言素隱行怪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

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謂類問僻之理如漢儒災異之類是○曰漢儒災異猶自有說得是處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談緯之書便是隱僻

○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如於陵仲子屠秋尾生之徒是也○索隱行怪對正大而言言正大

之理人皆可知可能人或忽之惟索隱行怪適中乎人情喜新之病故足以欺世而盜名如讖緯之說非人人所能

知則為所欺而得來之名矣如陳仲子之廉非人人所能行則亦為其所欺而得廉潔之名矣○後世有述饒氏

曰不惟當世味者惑之而已此以後世包當世而言一說不言當世而言後世以世聖遠言遷問前代新奇之論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二

毛

敦復堂課本

尤易惑人如告子遺說至宋而忽猖子靜一宗此知之過至明而大燬章句下或有二字語脈似尤相入

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語類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

之所不能行○史氏伯璠曰此節強字只就隱怪二字上看若不是強於當知當行上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

處着力耶今乃能索隱而行怪非不當強而強何○吾弗為之語氣斬截便隱然有箇依乎中庸之意在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

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
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正夫子之所謂畫者也
書通此君子只泛言下節君子方是說成德之
且知仁二者未嘗不相因強特成就此知行之
句曰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行之
經文此句只說行能擇善又曰此其知行之
而有始也曰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
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則知全歸重
終也又曰其行之不至而所知意亦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
以發經文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
而不息之指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
無息自有不能止也語類問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何以
得不得親切故字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知之人
一下知了下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二 天 課敦復堂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也輯畧伊川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
是中者也呂氏曰怪者君子之所不及者也伊川曰君子之所
不能也不為其所過不己其所以不為也伊川曰君子之所
信而不悔也語類索隱行怪不能擇半塗而廢不能執
依乎中庸能擇也中庸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又曰此兩句結
上文兩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能已之意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語類依乎中庸句索隱行怪
行怪或承遯世或變承上二節皆錯也中庸遯世索隱
然却只對遯世一邊說看註中已語氣自見○依乎中庸

雖不承遯道然依與遯不同却須體認說遯字着力依
字自然遯如童子之遵嚴師原無淡洽故不待下屬依則
如衣服之在身直與中庸之依乎中庸無異依乎中庸
上章中即中即中即中即中即中即中即中即中即中即中
須知對隱怪作轉語則理脈方不錯○或問小註遯世不
知句專對半塗看有謂對鋒隱怪大非此上句深一層非
兩樣也○不知說得平常謂對鋒隱怪大非此上句深一層非
管東溟曰遯世與避世別避世者必隱遯者不必隱君子有
中庸之德而世人自與之相遠如天山之相望而不相親
故曰遯○顧淵陽曰不悔自反之至也不悔自反之至也然
者何人而忘己不悔自反之至也不悔自反之至也然
世不見知聖人只不悔而已老氏知我者貴便多了一層
意思○紹聞編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而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
悔處論語曰不怨天不尤人而致其知縱令終身被
埋沒更無出頭處亦無可悔在他人到此罕能不悔悔則
廢矣在聖人狂喜不貳事天以終身何悔之有○蒙引君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二 无 課敦復堂
子所以不悔者正為此箇道理生於天而備於我乃吾分
內終身所當服行一息尚存不容稍懈者也有見於此故
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困學錄依乎中庸論學者分上
為依乎中庸內達天德不悔後為依之盡若論聖人分上則既與
是依乎中庸內達天德不悔後為依之盡若論聖人分上則既與
對上節看則兩截照註平允確不可易若就本義看則依
乎中庸乃其所以不悔之此不見知不悔正依乎中庸之
畫開不得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
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或問小註章句知之盡仁之至盡至二字內便有勇字意
所謂不賴勇而裕如者言大勇若無勇非謂無所事勇也
○程能擇是知到得依乎中庸是為知之盡能守是仁到
得遯世不見知不悔是為仁之至知盡仁至勇即貫乎仁
知之中而無所事於勇是為中庸之成德既曰君子又曰
聖者君子尚是統言聖則分晰勘實地頭為中庸歸宿此

際非聖人不能到亦非聖人不能知此夫子語中所以雖
似隱而章句即接此證明吾夫子之事與上吾弗為吾
弗能已語脈正相應也○困學錄此章因上數章分言知
仁勇以為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自民鮮能久矣至
此只如一章民鮮能與唯聖者能之正和照應前言道之
不行不明由知思賢不肖之過不及此章言索隱行怪便
是賢知之過過道而行半途而廢便是愚不肖之不及至
舜之知則之仁告子路之勇合之便是此章之聖大抵道
止於中盡於聖聖只是中之至天下只有此一條正路猶
孟子言法堯舜而已矣○按子思之稱引仲尼正以此自君
子中庸到此作一
小結為第一章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
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二

三

謝本

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
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史氏伯
以前十章大略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皆是發明費隱
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
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
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繼之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之三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未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輯卷伊川曰費日用處○語類
也體則隱之隱於其內形而上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如目形
而下者為費其形而下者為費隱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
不有故曰費費言其用之廣也○就其形而上者有非
視聽所及故曰隱隱言其體之微也○費是形而下者隱
是形而上者或曰季文子謂費是事物之所以然某以為費
指物而言隱指物之理而言曰這箇也硬殺裝定說不得
須是意會以物與理對言之是如理言不可見處○然則
看來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理所以然言不可見處○然則
與理對言是道之理上形而下說只以理言是指理之當然與
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費而隱何曰形而上者
是隱○讀書錄費是隱之流行處隱是費之存主處○
是隱○讀書錄費是隱之流行處隱是費之存主處○
問編非費之外別有不見不聞者而為隱也○天命之性率
性之道無非費理天地之間對待者摩流行者盡無非此
理之用故曰費耳子思正欲人於費處識得隱人於費處
識得隱則知其不可須臾離矣○集解體用二字勿平體
不離用才說用體即在此才說費隱即在此南軒謂費隱
二字平舉互舉固不是即而字轉側糾延猶恐寫作兩片
即費即隱離了費更說不得隱此而字非折轉語乃合併
語也○困勉錄講家謂子思因索隱之徒寸道於虛無寂
滅故特指之曰君子之道非徒隱也乃費而隱也○按此於
語氣恰合但以為對針索隱却非○索隱引云止章隱字是隱
僻之隱在常道之外此章隱字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由
字同義不同豈可牽合為一○答訂君子之道是就君子
所體之道推上一層而言道之體本如此也君子體道之
功自在言外
末節亦然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

所謂費而隱也。首簡義止此下通聯說去文勢 卽其近而

一片不便按節劃分故併錄

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

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

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

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

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

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

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

大語小乃是就君子之道語其大語其小非君子之語道也或問此語不可從其大至於天地聖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二

敦復堂

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

犬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

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

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爲費而隱也子思

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

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

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

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閒尤可見道不可

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

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降禮謹

大昏皆此意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

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

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

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

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

則隱而莫之見也家引自古聖賢論道者多矣未有如此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三

敦復堂

有所不能知能行上面猶簡聖人之有所不知不能大處說

簡天下莫能載小處說簡天下莫能破中間是該括了多

少義理省了多說語○語類贊有極意至意自夫婦之

愚不肖有所不能知能行以至於極處聖人亦必有一兩事

不能知不能行如孔子問官名學禮之類是也若曰理有

已上難曉者則是聖人亦只曉得中間一截道理此不然

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若據先儒解當初何不道行

道之人何不道衆人之愚何爲說夫婦下居室之間四字所

謂此言引而不發而章句特於夫婦下居室之間四字所

謂此言引而不發而章句特於夫婦下居室之間四字所

謂此言引而不發而章句特於夫婦下居室之間四字所

謂此言引而不發而章句特於夫婦下居室之間四字所

謂此言引而不發而章句特於夫婦下居室之間四字所

謂此言引而不發而章句特於夫婦下居室之間四字所

謂此言引而不發而章句特於夫婦下居室之間四字所

謂此言引而不發而章句特於夫婦下居室之間四字所

謂此言引而不發而章句特於夫婦下居室之間四字所

謂此言引而不發而章句特於夫婦下居室之間四字所

謂此言引而不發而章句特於夫婦下居室之間四字所

謂此言引而不發而章句特於夫婦下居室之間四字所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四

教復堂

無盡聖人亦無不盡天地亦無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
 莫能載是無外其能破是無內謂如物至小即一髮之
 微尚有可破而為二者是中有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
 至小無可下手處更破他不得○說蓋凡物有二故可載
 河破若道則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破者與所破者皆道
 也又安得載之破之○勿軒能氏曰此章看大小費隱四
 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我大小通是說費或問
 云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
 有隱可言則已不得為隱矣蓋可知可能考道中之一
 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
 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
 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
 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聖人亦
 何有不知能伊川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
 有所不備知不備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
 孔子亦豈能知哉○語聖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是
 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
 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
 原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
 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
 一分○我道中一事亦只就居室之間隨舉言之以見道
 之費不遺於愚不肖耳必欲指一事以實之則繁矣○範
 語聖人所不知總要看得極輕不是聖人不求知知不是
 不能知知是必有不及到處在聖人未曾關少然在道却是
 不能知聖人知盡是實也○夫婦所知能與聖人所不知
 不能知在相淺細微處看人猶有憾不是小天地只在天
 地形氣上說也便是相淺細微處看人猶有憾不是小天
 地以問禮問官為孔子非無意得位特阻於力不能尤未富
 得位為不能似孔子非無意得位特阻於力不能尤未富
 知也高地下同則所窮古往今來莫窮其如是聖人有所不
 知也有教無類下愚不移博施濟眾堯舜猶病是聖人有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五

教復堂

所不能也應作如說看○新安陳氏曰天覆地載以天地
 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皆寒暑而寒暑而
 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災正也乃有寒暑非時災祥或外
 是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蒙引有
 憾是有不足他意是天地之大亦有不能盡道處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咏文王作鳶鵲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
 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
 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需類問鳶有
 魚之性其飛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
 故子思姑舉此一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又曰鳶
 飛魚躍胡亂提起這兩件來說○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
 見謂道體發見者猶是人見得如此若鳶魚初不自知察
 只是著天地明察亦是著也又曰與下節察乎天地只一
 般○問莫只是為飛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
 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
 只是解上面如何曰固是又曰恰似禪家云青青綠竹真
 匪真如絮絮黃花無非般若之語按羅整菴云青綠竹翠
 竹黃花之外別有真如般若之語按羅整菴云青綠竹翠
 於鳶飛魚躍之中便見天命率性而萬象皆從妙明現出吾道
 此其所以彌近是而大亂真可謂辨之精矣○問鳶飛魚
 躍必氣使之然曰所以飛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
 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
 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此如何先生
 然然微諷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
 載神氣神氣風霆雨露形庶物生無非教也便覺有
 神動人處○皆是費如鳶飛亦是費魚躍亦是費而所以
 為費者試計箇費來看又曰鳶飛可見魚躍可見而所以
 飛躍者果何物也中庸言許多費而不言隱者隱在費
 之中○四書通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來費用之
 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是說天命之性才說費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六

敦復堂

隱則在其中才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在其中故近自
夫婦居室遠而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即
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性無不在
費也而性之所以為性則隱也焉率性之性必飛魚率性
之性必躍其飛躍費也而所以飛躍者隱也於此
見物有自然之天人物有天命之性○新安陳氏曰焉
飛魚躍天機自動詩人本以興君子之作成人才子思引
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非與亦非此理無形體於有形體
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捨焉魚而言固不可泥焉魚而
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非是也與子在川上之意同
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
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宋子曰喫緊為人處是
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語類焉飛魚躍費也必
有一箇什麼物使得他如此此便是隱在人則動靜語默
無非此理只從這裏收一收這箇便在○又有無窮意思
又有道理平放在波意思上意下魚見者皆道應之者便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七

敦復堂

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
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
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者矣子思於此
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
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
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
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
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
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
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
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焉
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飛魚躍言其上
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
○朱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
潑潑地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
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
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
活潑潑地畧無滯礙耳若見得破則此心與之俱忘體
便已洞然○明道言此引孟子乃是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為證今人一等忘却却乃是不知他那飛躍有事
而正焉又是迷教他飛躍教他躍皆不可○困學錄焉飛
躍也活潑潑地與吾身心通徹無二從身心上看便活潑
潑地是焉魚上看便只是弄精神按語類弄精神亦本是

神語言實未會得而揚抑孟子此言因為精密然但為學

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

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

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

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

而後足於言耶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

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

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

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俚俗之常談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

卷三

八

教復堂課本

釋氏蓋常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况吾

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

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焉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

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

氏之云則焉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

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

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謝氏既

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為魚而言蓋日子思

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

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

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

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

以去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

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

釋氏謂曰焉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

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契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

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焉飛魚躍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

道體無所不在非指為魚而言也若指為魚言則上面更

有天下而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則知天

子與點之意又曰詩云焉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

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子思

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

卷三

九

教復堂課本

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謂私意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造端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

多涉體道之功蓋當時為門人講學雖義在言外皆可發

明實非本文正義然學者自不可不知故畧為採入○君

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而夫婦為至親且密夫人

所為道有不可告父兄而悉以告其妻于者苟於是而不

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矣○文

集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幽閑之中祗席

之上人或熟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

而論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

男女之事而靜於天地之高明不其精又曰按而知有禮焉

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或問小

註須知造端及至乃學而道以該中央正見道無不在耳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卷三

士

敦復堂

中庸章句本義彙叅

卷三

士

敦復堂

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
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
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可見于思引言自有次序而遠邇高卑之說亦有確據此
不徒論本章當合一今必以是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
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
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
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心為忠推已及人為恕朱子曰忠者盡已之心無少偽妄只是盡自家之心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忠

數復堂

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七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
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已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
要慈地想人亦要慈地而今不可不違去也如春秋傳齊
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
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此章以道不遠人為綱故章
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
然惟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所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
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忠恕而往
以至於道獨為不遠也按或問以節鈔故附入後做此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輯是明道曰忠
值除不得又曰忠體也恕用也盡已為忠如心為恕或問
恕字學者可用功否伊川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
得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為用處
或曰曾子說出忠恕二字子思所以只發明恕字者何故

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無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
忠見於功用之謂恕謝氏曰猶形影也○語類問施諸已
二句只是忠恕如何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
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其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無恕不出來○居業錄
存諸中莫若忠忠施於人莫若恕恕施於人莫若忠忠恕
根天命之性即此而存天下之大本即此而立恕是推已
之事指磨磨物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先
儒言無忠恕不得恕是先有體而後有用也○徐辨合已
所不願勿施於人兩句只是實實勿施此間便有舊
已實實不願勿施是實實勿施此間便有舊
忠字在不可以不願勿施為忠勿施何為恕以已之心度
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
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
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需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忠

數復堂

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
則急愛人則緩若換轉將來便自道理流行○居業錄聖
人教人恕上求仁恕則物我之私不立天理自流通也○
潛室陳氏曰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已之心以愛人恕者之
事也以愛已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
過即仁矣故張子曰以仁言○愚按道是人心公共之理惟
道不遠人故人之心不可不推已於人此推上一層義惟能
遠人以爲道故已之心不可不推已於人此推上一層義惟
從人已分上勘出違道不遠又須實從違道不遠上透出
道不遠人語意方有歸宿不然但泛講忠恕與本指何關
或問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義說此
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
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
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為忠

忠恕也動以天者
聖人之忠恕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
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
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
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
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語類未能一焉固是謙詞然
處所求子以事父未能也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已之
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以責臣
之心而反之於所以事君則其則在此矣故曰事父未能
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

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
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為此章
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
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
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
於意言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為同也程子
見論語一貫章集註○朱子曰論語忠恕名義自合依子
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又曰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
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顧
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
故有許多等級分明○慶源輔氏曰違道不遠者學者之

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
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
住不得○又集義未幾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拆細微容有
責人之際反求諸己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拆細微容有
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
引慝益加勉勵而不取自恕焉耳○又集義未幾而見其於
即我所當自盡之則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益以得於
天之所同然者而自治其身耳○和履講義施報之理非
所用於君父兄君父兄即不以道待我我決不可不以道
事君父兄惟朋友合講義報他若我不來我亦不去人情之
常然必待人施然後為報人如我施而無報則我亦不施
猶如是我施之如善則相報過則相規有無相通患難相
施如是滿懷望非君父之用心也君子自看得先施為友
友友而曰以先施未能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
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
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
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
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南軒張氏
意謂道雖不遠人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其實亦不
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
●語類上四段自責未能故章句用反之以自責而自修
焉東出庸德之行半節是美君子以爲法故未句用君子
之言行如此繳清○又集義庸德以下正言君子之言行如
此而欲以是爲則而自勉意在言外數句作一氣讀自節
首便說君子之道分明有一慥慥篤實之君子在胸中日
效慕而不可得所以歷數未能下便接說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逐層歎想直趕到胡不慥慥爾才用倒裝文法曉佳
若移君子於庸德之上便自了然○以子臣弟友之道而
體之於身是爲庸德形之於口是爲庸言行者踐其實無
虛飾也謹者擇其可無虛言也謹其實固已不安於不足

然愈行乃愈見不足不敢不勉則行益力矣擇其可固已不欲有餘然愈謹愈見有餘不敢盡則謹益至矣精神全在兩不致上到得謹之至則是其言也兢兢照顧其行而推恐不致行之功則其行也兢兢照顧其言而推必不遠兩顧字精神並此正所謂德也○宿廬講義六句處則言行自然相稱此正所謂德也○宿廬講義六句登登說下逐步趨緊爲此德德神理如見德德實是傲聖賢本領大凡遠人爲道者類由不篤實所致夫子特揭此二字正欲人當下猛省○愚按章句先提明道不遠人便見得此當然之理原是人已公共底但常情責人重以周責已輕以紿安能盡道夫子特就責人處下一轉語固爲道未見之心便隱然欲學者當身認慎言篤行實心已則盡道較上二節尤爲難辟向裏可當通章結穴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三

六

敦復堂

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爲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愚按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此夫子意中語在本文却不如此承接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其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松陽講義此者而言而總註謂某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此句要看得好此是就小處看亦有聖人所不能難借前章之語而實與此章不同勿泥看○徐氏此章既明道費之小正是人倫日用至親至切之事皆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曰不遠於人所謂某未能一只是聖人欲然不自足之心非真有所不能也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三

九

敦復堂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或問小註首節一章之綱下文分應或不能不少願乎其外又有一等人雖不願乎其外却不素位而行故下文分析言之以交足其義其實自得內含有不願乎其外之意正已內含有素位而行之意雖分而不其爲合也在人善看耳○王楊菴曰大凡不盡本分病人多外想君子只就自家道理著實做去何暇外邊尋思按此則上一截自爲主句但上句之義須更以下句足之方盡語意○輯畧游氏曰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之其中若其素然也按新安陳氏以素如今人言素來之意史氏謂其與章句見在義不類但細體本之以素字置其位二字上義在虛實之間章句難以質言故云猶見在氏亦云素字當活看與下節素字微別竊謂素其位者隨其所值之位而我一以現在居之素字尚虛行字乃實蓋因其所居之位易盡其所居之德故章句曰爲其所當爲非直安分守已之謂也○紹興編云上章道不遠人就各當人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就各當人所居之位上說易三百八十四爻便都是發明箇位不同而人所以處之之理○其位其外兩其字都緊貼人身言非其位即其外固所不當願即於其位之中稍有營求計較即其外也故董子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誼中何必無功利并此不謀不計這才是不願乎其外不願盡頭須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三

課本堂

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強生智取所不當得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工音征鵠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

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鄭注正鵠皆鳥名也一日正正也鵠直也張

蓋即取內志正外體直之義○獲峯饒氏曰正正也鵠直也

於布以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之意張子曰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

於不非人學之至也○相廬講義居侯命原非以命寬

謂正是此意反求諸身者求其所以失則求其所以得也

切然惟道之歸而正已也自得也素位不願也皆是物也

然則君子所以能盡道者亦只是打起實心掃除妄想
身一理會做去而已○吳因之曰反求於身之中是即
所謂素位也○不求諸身之外是即所謂不願外也○素
伯曰射者必反身非直空空不尤人而己○素位必盡道非
只空空不願外而已與不怨勝已意無涉○後子思自以
君子之反求諸身結通章大旨而適於夫子之論射得之
章意與節意須
識得實主歷然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乃是一步緊一步饒氏謂其逆遞放開者謬蓋道

不遠人章因上章說得濶了故特說箇人字然曰人則見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三

課本堂

高卑遠邇皆位之所有也故此章又說箇自邇自卑

語此章卑高邇遠須就推行交接上看着力在兩必自言

道之高遠無窮而為之有序只在卑邇上用力在兩必自言

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到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遠亦不

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有卑邇

上徹自然高遠即如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有卑邇

謂序也惟其高卑遠邇無定位亦無盡焉故不可贊言而

引夫子說詩微簡語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

然皆指實事實理非虛弄機鋒也○愚按書旨重在兩必

通高卑何處非道以得道者言則無遠無邇無高無卑亦

頭頭是道而成就道者言則行遠非即遠登高非即高必

自通必自卑行一程又一程登一級又一級卑邇在高必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

爾妻好去聲耽詩作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此燕兄弟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

樂也翕子孫也按是詩作於周文公歌於召穆公弔二叔

可不親燕兄弟而篇末及於妻子鄭箋云王與族人燕則

宗族內宗之屬亦從後於房中孔疏云王之族人見王燕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如鼓瑟琴相應和子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

義自以兄弟爲主而子思引詩斷章取義觀下節章句則

翕樂爾妻好合而末二句如存疑以宜爾室家樂則

家貼兄弟未穩係辭云按朱子註桃夭詩室家樂謂所居

是從妻子之合兄弟之翕而因是一家之中無不皆宜且

有以樂及子孫也以未二句總承上四句而言按此則如

將詩中景象倡歎一番下文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

父母其安樂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莫

妻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故身不行道不行於

妻詩詞自妻子說起如呂氏說亦隱然與費隱章造端于

夫婦之旨相貫然細按終不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

如章句平列省却多少葛藤

自適登高自卑之意或謂小註章旨只一自字不特詩與

語又曰父母應作高遠看順則不過家庭尋常事由妻

子兄弟以及父母此中然有可解不可解處按此可想夫

意也○雙峯饒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此子思所以引詩

與聖言來形容室家宜妻樂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

事欲上而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輯語詩只說妻子以及兄弟及父母而下面工夫足自

夫子忽然移到上面正於不講順父母而下面工夫足自

然到了上面此註中所謂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也○困學錄一語字是僧繇點晴通章精神只在第一字

右第十五章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

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蒙引如始於灑

掃應對而終於窮理盡性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於平

天下皆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類也○松陽講義和之宜

者難言之暗室屋漏有一愧怍不能宜而和也推此則自

身自邇工夫原不容易做稍有疎忽這卑邇處便阻住了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

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又曰鬼神只是一

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

也○語類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往暑來日往月來春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五

天

課本

生夏長皆是問造化之迹曰如日月星辰風雷皆造化之迹○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孫游鬼神為造化之迹不張子是指迹為鬼神以其所以有造化之迹者乃鬼神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語類問鬼神是功用良能日但多物事一屈來更無一物了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去來○二氣之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故曰良能○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伸者而言程子曰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故張子說以氣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大抵理形而上氣形而下而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者不然而朱子何以曰屈伸皆理之自然不假安排布置○愚按語類謂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竊謂對物而言則鬼神體乎物似是形而上對理而言則未有此氣先有此理鬼神又是形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五

而神非理非氣而在理氣之間在人則心之神明是已程張所謂天地造化陰陽二氣者是這箇本文所謂祭祀如在者亦只是這箇體於人心為人心之鬼神亦即是這箇認得真便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看得活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二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

已得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張子曰物之初生氣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兩氣動不窮屈伸兩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語類一氣即陰陽屈伸之氣至則皆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待各有所屬如氣之吐吸者為魂魂即神也而屬子陽耳目鼻口之類為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五

天

課本

主伸陰主屈此以二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伸以二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令散而巳此所謂可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為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游魂為變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也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北溪陳氏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蒙引其以二氣言者亦言其屈伸各有其所屬耳非實有兩箇氣而兩氣之外又別有一箇氣之實者故實一物而已○鬼神三段註程子之說未見鬼神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然後鬼神之義盡朱子之說重一氣為德猶言性情功效之德如何曰自是如此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為一物其德自為德○問所謂性情莫便是張子所謂二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五

氣之良能所謂功效莫便是程子所謂天地之功曰鬼神不見不聞人須是於那良能與功用上認取其德○問南軒歷論鬼神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謂其德則無此理則便無鬼神無萬物都無所該載下鬼神之為德者誠也德只是就鬼神言其情狀皆是一般愚按鬼神固是謂性情功效何也曰此與情狀字只是一般愚按鬼神固是謂性情功效何也曰此與情狀字只是一般愚按鬼神固是者誠也直是分明新截但誠字至末力點出首節尚自引而未發且只就氣上充滿辟塞極言其盛而其德之所以盛處自隱然有實理貫之○程子方氏曰鬼神生長飲食是就使之然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秋分而成秋藏而冬便是鬼神之功效○黃氏洵饒曰陰陽分而動其情廣生其功效合而言之陽健陰順者性陽施陰受者情陽生陰成者功效此亦舉其概性情功效自是人身上下事章句借來說鬼神故曰言然語雖似借要非無是性情功效其所以實有之者即誠也翼註因不敢煩

言而云鬼神之為德只是鬼神之為鬼神大是奇特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子

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

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

以明之祭義宰我問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

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之精於下陰為

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焉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

之著也鄭注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朱子曰

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

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而良能是其靈處

○口鼻噓吸以氣言目之精明以血言也耳何故亦以血

言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聰聽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

精血耗則耳聾矣氣為魂血為魄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三

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

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人也陰陽合則魄凝

竟聚而有生陰陽判則竟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

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

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

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

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人思議者則庶乎

有以識之矣韓愈謝氏曰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

類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

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葉氏曰

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屈伸若朝暮若寒暑若榮謝大綱

已明却反驗之一身自父母成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

晝夜作息息憂勞體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

而精察之無餘蘊矣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

尤為詳備但收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

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

必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說則

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韓愈呂氏曰鬼

來耳物感雖微無不通乎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為隱微

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

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至者

也張子曰形聚為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歟呂

氏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謝氏

曰往來不息神也推小歸根鬼也程子語錄生生之理自

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原不斷續物以陽生物極

必反其理須如此有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若謂既反之

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於既斃之形既反之氣

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間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

吸復入以為呼吸氣則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於既斃之

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

也氣屈伸往來皆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

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

若謂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

許多氣來去是輪迴之說而非理之本來也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言方上下蓋是聖集曰家精神所以無不於此也
聖於若有若無之問須斷得去始得無不如此
也曰不是若無之問須斷得去始得無不如此
在虛空中群靈滿目皆是鬼神也天地間妙用
神便是自家精神○語類問鬼神物而不可遺其
陰陽上說未及又却以祭祀言是鬼神物而不可
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敘一鬼神之說鬼神物
見有言無之欲人會之為一也○問上蔡說鬼神
無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
則有合無底白是無有便從無之上蔡而今都說
可致人死氣已散何有如此物在其氣自則祭之
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自來蓋自脈初生民氣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人自富教之古人此氣同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
則只泊在氣上初不疑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
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
便散盡故祭祀有格之理先聖先賢只是一氣所
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
通之理○問五廟七廟遙遷之制恐是世遠精爽
亡故廟有遷毀曰雖是如然祭者求諸遠精爽
也蓋其子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未絕○問洋洋如
是感格意思自然如此曰固然是然亦須自家有
始得○分祭祭義所說如有見附論語所說祭神
是主於祭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
祀是主於祭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
此說則言其神而己矣豈非真有在者乎又曰所
神事古人誠其不於此處真是見得一教也○雙
左右非心知其不於此處真是見得一教也○雙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難解見他處○四書通前此
所說鬼神無所不包此章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
鬼神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土
先是指鬼神之最顯處示人祭之齊明盛服祭其
之而若有使之最顯處示人祭之齊明盛服祭其
接此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條辨按莊子畏敬奉
發見昭著皆鬼神之能使人洋洋如也○條辨按莊子畏敬奉
心之自為之而所以使人洋洋如也○條辨按莊子畏敬奉
也使人如之而所以使人洋洋如也○條辨按莊子畏敬奉
為一亦不得認爲二○按此就祭祀一節自不可遺之
見鬼神於物其親切者見此就祭祀一節自不可遺之
亦與下節俱引八人心見結處誠字固以實理言而實心
義未嘗不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
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語類問使天下之人齊明
之日只是這箇氣所謂昭明蒿悽愴者便是這箇氣昭
明是光昇蒿悽愴是蒸爇悽愴是有一般感人使人悽悽如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燭然者蓋祭義本是以形骸為
而以其氣之發揚於上者為神故語類謂人氣如火之煙
這下面薪盡煙只管騰上去此言人死時光景至本節章
句引之乃是斷章取義就承祭之時灌鬯燭蕭求諸陰陽
肅然如在此便是神之
著與祭義本指自別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
詩大雅抑之篇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格來也矧况也射厭
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抑詩之七章曰視爾友君子
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日不顯莫予云云神之格思不可度
思矧可射思矧可射思矧可射思矧可射思矧可射思矧可射
明之處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神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
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顯無物不體其至於是不可得而測
中庸之旨合○和應講義齊明節敬人見鬼神之所在見

心言之章句言真無妄未嘗專斷語類屬言實然之理然又云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此屈伸往來者相應謝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朱子以其言為然則實心之義未嘗不兼及也蓋化育流行莫非此理之用然則實心之體未嘗不兼及也蓋化育吾心自無何從見得不可揜處况章內特提祭祀明是就誠者誠之者張本向來講家專主實理竟抹却實心一面誠者誠之者張本向來講家專主實理竟抹却實心一面不可揜是言其理如此夫直點入人心須融會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美

課本

章論鬼神之道本人之所不見不聞而言故先及其隱而後及於費曰鬼神之道便是君子之道非有二也○胡氏曰此前三章說費之小處言日用之間道無不在此後三章說費之大處言道之至近而放乎至遠中間此一章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所以發上章未發之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旨且為後文諸章之論誠張本也○黃氏紹曰對舉而並言之則曰兼舉此以該彼則曰包十六章言費言隱而不言小大故曰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言小大而不言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小大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韋注游氏曰中庸以人倫為主庸行之常然舜之所以德為聖人者在此所以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者亦在此皆非分外

皆是父母之身修出來豈不是大孝此章句所謂由廣入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今人多言德為聖人則顯其親為聖人之親尊為天子則尊其親為天子之親又富有四海則養其親以備物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則又富有四海則養其親以備物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為有以待於外○蓋由久遠以此為大孝○其意下歷言皆以德為本○是聖人之心焉○可以自足者○其德而己○其位其祿其名其德○聖人何容心焉○而有是德○則是數者必歸之○所謂大德必受命者○非人強制度也○實天之理也○聖人之餘事也○大德○凡子之所能為者○皆歸於親○如舜之德業○舜之遭際○人所共知○然即如此者○皆盛於親○如舜之德業○舜之遭際○所本有者○能做得盡耳○故曰大孝○宜氏曰書孟子論孝之孝○言孝之始○指事親之實也○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至大也○此與總註意極合○○任翼聖曰孝本庸德○孝福之至○則德為聖人而諸福因之○畢集本以孝之大而獲以大孝喚起下五句○總是孝之大而德大福乃大意○即本節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幸

課本

其中至下節乃申明之看下文意用故字直接可見也○按反覆相因意融入許氏大孝提綱下五句皆孝之目之說庶乎可通時解偏主其說者殊謬○述朱開之甚詳○載總註下○蒙引宗廟饗之自是宗廟享舜之祭○鄭氏謂舜享子孫之祭○豈舜及身竟不饗先人耶○○纂箋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姁滿封之於陳是為陳胡公章句以舜子孫不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自此俱泛說者非也○下乃漸說開去○謂仍就舜身上說者亦非也○論中庸引言之意○舜亦只作一樣子耳○故前二節是說舜後三節是推開通論事理而舜亦在其中○故字直連下四必字○即據舜之已然可見者○章句注舜年百有十歲○言壽而位祿名可知也○位祿即上節尊富名壽

則又終位祿而極言之亦猶上節言尊富而及饗保皆大
聖人者殊然○集解四其字緊貼大德有其德則有其福
福皆德所自得是得其相稱者○德既大則福亦大福與
德動天篤厚申重有加無已意故下文亦竟用直接雖是
拓開却只一片說去此通章四節故字六箇必字所以重
重點醒愈復愈有味須知子思引此意本不在說舜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
覆○齊魯呂氏曰天之於萬物所以為吉凶之報莫非因其
所自取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末必盛茂植之不
固者震風發雨則其本先搖至於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
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裁者培傾者覆○語類問因材
而篤曰是因材而加厚些子援因材是合下栽傾加厚是
專注培之義引謂覆之亦篤畢竟牽強○問舜之大德受

中庸章句本義

美

課本

命止是為善得福而已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
也曰只是為善得福而已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
節消磨將去恰似箇物推倒他理自如此○永嘉薛氏曰
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今日大德而謂之必
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義聖賢何若是為必然之論而亦
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其
本固者雨澤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其培之
也非思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同
學錄物之與天同一氣其裁者則生意向盛與天地之
氣相通傾則生意已絕與天地之氣不相連屬○章句
至氣反其氣則生已絕與天地之氣不相連屬○章句
隨物所宜自然成化○天道無私或得之以長養或藉之以
同所受各別故覺有厚薄耳其實天只是厚薄不曾有覆也
愚按但看春夏雨澤秋冬霜雪或得之以長養或藉之以
便見得若者是培若者是覆然其故在物不在天此所以為

因物付物○福祿壽義困者隨物付物物無所微俸於天
天無所私厚於物不能強為必然而又不能故為不然
一適如其數以應之故曰因下
節受祿之字與因字正相應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
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詩序嘉成王也詩傳假當依此作嘉意

當依詩作顯申重也○保是以無位之民言人以有位之臣言
為天子自天申又總上三項言不惟及君千之身且及其
子孫也○語類惟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
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雖只是盡將來
說然玩宋公覺他說得自有意思○雙峯饒氏曰栽培傾
覆只將天之生物喻天之養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
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孫綽上文言天必因材而

中庸章句本義

美

課本

篤故又引詩言君子有令德而自天申之天以明大德之
必得位祿名壽皆天之因材而篤之語意重令德憲憲正
其可嘉可樂處宜民宜人乃令德之實也有此令德安得
不受祿于天此下文所以又用直透○智虛講義祿雖降
自天而受之則有乎人其人有無令德以為受祿之基天
雖欲保之佑之命之申之不得也特因其可受而授之是
天祿雖若難必而可受不可受則之未
嘗不易必故申斷之曰於德必受命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程墨伊川曰知天命是達天理
天之賦予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
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
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
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永年世祚之祈天永命當
人之至於聖賢者皆此道也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
尊富貴保孝之大也位祿名壽必得有理之常也不得有

非常也得其常者。常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自匹夫而
有天下。其常者。培之也。然自天子而為匹夫。其常者。履之也。天
非為舜桀而存亡之也。理固然也。故曰。大德必受命。必言
其可必也。或問。申之曰。德為聖人。固孔子之所以為我者。
也。至於位也。祿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
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未能。及爾。是所謂
不得其常者。何。復復為異說。以汨之。○陳氏曰。聖人之生
實開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
堯舜稟氣清明。故為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故得位得祿。又
得氣之長遠。故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數。已微。雖
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栽。猶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推
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
也。○陳氏曰。大德受命。中庸自是以常理論。若孔子之窮顯
子之天。則氣數之變。天常則論。每多牽合。言之。此正程子
所謂淺狹之見也。愚故第存其說。之不甚糾結者。曰。新安
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自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
是常理之必然者。末一句。總結上文。意
愚按。須結還大孝方是。中庸引言微指。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
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賈氏洵曰。庸行
之以極。其至。即費之大。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
以極乎費之大。若無前三章道德不能後三章事業
可見費之大也。○述至此。章總註最明。而時解多祖許
白雲說。謂以德福兼隆而成大孝。非以大孝而致德福
兼隆。聚訟不已。推其故。以各節注中。未有明文耳。若以
總註入首節。下各節俱可貫通。去如孝即庸行之常也。
大孝即大孝。聖人及尊富。保即推之以極。其至也。次節
大德即大德。聖人及尊富。保即推之以極。其至也。次節
目之也。孝為庸行。亦為庸德。推之為大孝。即為聖人。句
即為大德。聖人及尊富。保即推之以極。其至也。次節
只完得推之以極。其至。意看故字。承上說。上文告
如時解。可謂德備兼隆而成大孝。終次節。亦打謂諸

罕

敦復堂

畢集而成。大德乎。天之生物。兩節一喻。一誠。皆推本於
天而結之。以大德受命。無非大德之得。天命之不爽。
大德。仍是庸行之常。必受命。仍是推之以極。其至。始
只是一意。白文四故字。只順文申釋。故總註數語。可了
時解。正坐不會理會耳。○要知百行之原。莫先於孝。舜
一生聖德。固多。而其彰明較著者。莫如孝。一見於堯典
再見於禹謨。當時岳牧咸薦。側陋升聞。皆由於此。史臣
贊舜。即有稽古。當明。溫恭。允塞。等語。亦大槩言之。其他
實蹟。皆是攝相。防位。後事。故孟子極稱舜之大孝。只在
盡事親之道。而致管輅。底豫。其未底豫以前。即經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方可解憂。若
如時解。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已成大孝。儘可釋然。何用
呼天號泣。以求得親。親之致。而舜惟教庸行。而致德福兼
隆。正是莫之為而得親。親之致。而舜惟教庸行。而致德福兼
書所謂惟德動天。則孝身分愈高。學者愈易。行之不
可不務。愈見道之用廣。不可不推之以極。其至。何用與
說之紛紛。○即下兩章文之無憂。武周之達孝。續成
德享帝。享親。盡倫。盡制。亦只是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
至。故總註云後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罕

敦復堂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
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
仁之事也。語類問無憂。曰。文王自公劉。太王。積功累仁。至
舜。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亦是天道流行。正得恰好處
耳。○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瞍。堯子則朱均。皆以後人
之文王為無憂。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
之言文王也。○紹興編舜之大德。周家之世德。皆聖人之
大業。見道之用廣也。言文王之孝。而稱其無憂者。蓋以王
季為父。凡積功累仁之事。王季作之。則文王述之。可知以
文王之無憂者。非一無所事之謂也。言予因所遇而為所

當為聖如湯之王業由身造而付之太甲則不能無憂矣
舜之受命文王之無憂皆聖人丁時運之盛而為所當為
皆道也皆可以見道之用廣也。困學錄盡中庸之道者
聖人之所同而遭遇之盛則文王之所獨故無憂但以遇
言而其各能盡道處亦即於此可見。輯語此章言文武
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道之費者章何此言文王之
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為
主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兩以字兩之字皆指文王而
言。中肅解文王之制禮盡倫盡制君子而時中也
順天應人周公之制禮盡倫盡制君子而時中也

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
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事續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

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聖 課本

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三山陳氏曰周家之

歸市是時人心天意已肇為王之基武王一振戎衣以有

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不得而辭者。蔡氏曰大王雖

未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

輯語續緒二字最易說壞不是武王不子便是太王王季

文王不臣矣要之武王亦不願有天下者直是時至事起

天人有迫莫之為而為在後人觀之太王王季文王時已

有有天下之勢至武王而集其成則以為繼緒焉耳。困

學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本自人人各盡其道如太王之

肇基王季之其勤文王之服事武王之發伐各因其分之

所在時之所值而為其所當為未嘗有所私意規度父子

祖孫陰相授受也然要而論之此各盡處正是天命所必

然人心所同然也端緒歷然人可見故曰續緒。輯語

續緒專指翦商不得然却脫離不得。聖基王迹兼德功而

言即翦商亦言其理勢自然非圖謀神器也若欲遂翦商

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德累仁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

何以獨始於大王。使討不至無道武王終守侯服其

緒未嘗不光大也。此句另講到壹戎衣方說到有天下有
天下亦不過緒緒中時然而然耳。困學錄身不失天下
之顯名以續緒言則周之前王世有顯名久矣至武王之
身以聖人之德續前王之緒故顯名不失以有天下言則
武王十三年以前原有顯名及至發伐大商合乎天理當
乎人情故顯名仍及身不失講章單接壹戎衣便生許多
閑議論。語想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
些等級不同曰看來也是有此意如堯舜與湯武宜箇爭
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論說武處便見。輯語楊氏曰武
王之武蓋聖人之不幸非其欲也然而身不失天下之顯
名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也謂之不失與舜之必
得與矣侯氏曰武王之有天下謀從衆而令天心是與舜
之有天下不異也故尊富饗保易地皆然。困學錄尊富
饗保與武自不異故尊富饗保易地皆然。困學錄尊富
較量於齊保之各別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聖 課本

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

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

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

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未受命句只見得武王年已追

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緼以上

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

及於無窮也。集解成文武之德句是綱德從秉義之性上

周公成之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追王二句是成文武

以孝祀先人之德斯禮以下足成文武以孝祀天下之德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器

課本

○輯畧辨氏曰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崇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仍稱其祖為太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其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莫追王太王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謂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本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殷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商賡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晉仲連以片言折之衍而周之位號微矣幸頃衍後帝秦晉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遂巡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曹操之英雄遂巡於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拂天理乎且武王觀政於商而須假之五年非爲也使付一日有核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語類問追

王大王王季考之武成金縢禮記大傳疑武王時已追王曰武王時恐且是呼喚作王至周公制禮樂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冊寶之類然無可証姑闕之可也又問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周公制禮之時方行無疑曰禮家載祀先王服衾冕祀先公服鷩冕冕諸侯之服蓋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七旒十二玉與諸侯七旒七玉不同耳○問組紃以上止祀以先王之禮所謂葬以土祭以大夫之義也曰然○輯畧太先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畧不曾有此義例王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直從理道生來爲萬世不易之大法不獨體貼文武孝思尊崇其親也蓋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諸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文王則武王已王之而制度未暇詳做此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太王王季本自宜親上尊親亦附於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太王王季並論豈亦可謂盡中庸之道哉○困勉錄大王王季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翼

課本

有號而無諡則禮殺於文王蓋王迹所由起與大統所由集者不同先公有祀而無諡則制畧於太王王季蓋世近而功德大與世遠而功德淺者又不同可見禮制盡善處○四書通周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古所無也須看章句推字與及字推文王之意以及太王王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又推太王之意及組紃以至后稷於是祀以天子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制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爲達孝也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集解斯禮承上祀而言○賈至祭以大夫而止葬禮及之總見周公盡倫盡制皆所以成文武之德○紹開編制爲禮法以及天下通葬祭喪服而言○輯畧楊氏曰葬不從死者是無臣而爲有臣也祭不從生者是不以其所以養事親也○存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祭用生者之祿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用生者之祿以祭其親也下特舉大夫士而言亦示其例耳若父爲庶人子爲士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爲小宗矣○輯畧呂氏曰侯子爲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爲諸侯之類可以例推若父爲諸期之喪有二正統之期爲祖父父母者是也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旁親之期爲世父母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則大功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降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按此下論三年之喪當從朱子故呂氏說不載○語類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敬如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去降皆貴貴之義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中庸之意只是主爲父母而言所以下句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問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呂氏却作兩段曰呂氏所以如此說者蓋見左氏載周

穆后葬太子壽卒謂周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左氏說禮皆是周未衰亂不經之禮無足取者○說統期之喪達乎大夫二句是親不敵貴三年之喪四句是貴不敵親○蒙引達乎諸侯大夫及土庶人自上而達於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自下而達於上也○按三達字雖與下章達字意有別然其義未始不可相通右第十八章條辨上章總註謂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述世德相承說雖武王之有天下不過為繼緒雖周公之禮盡人情不過為成先德而已此所謂庸行之常也然一家世德相承而至於天下之大順天下之情則推之以極其至為何如矣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解呂氏曰此章言達孝所以為中庸武王周公所以稱達孝者能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望 課本 敦復堂

成文王事親之孝而已○游氏曰大孝聖人之絕德也達孝天下之通也○要其為人倫之至則一也故繼志述事之孝亦曰孝之至也○集編人君以光祖宗貽後嗣為孝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江陵項氏曰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為訓○紹聞編人不可以自盡是曰達孝武王推一己之孝以為天下法是孝不獨在武周而可通謂於天下也○按章句承上章而言則達孝自是承上章倡歎而下但上章實面入下節章句中則本節尚為虛引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愚按本節緊承達孝單提孝字推論

一番正見武周之孝所以達處故語勢雖似颺開而意實相銜接謂不枯武周說者非是○孔疏人謂先人尚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是善繼人之志也○愚按疏引二書以繼述分屬武周亦言其大槩耳○實則割開不得其緒而有天下難屬武周因時起義為天下人心之所同然此謂之孝見得武周不然並無志事可憑而曰善於繼述此孫先聖同探處○然並無志事可憑而曰善於繼述此孫字體認非以善繼善述為達孝○善繼善述乃其所以達孝所志所事合乎天理順乎人情不必前人之所已為而莫非前人之所諒其不得為此所謂時中之道非已為而莫通變之謂也○上章戎衣纁纁成德追王固是繼述之大者在本章却自指盡倫盡制重德在紉禮上而制禮之所以能盡倫盡制處須自續緒成德來故章句仍覆舉上章然後及本章下文所制祭祀之禮其理勢固自相因而立言要各有當○下文指本章下四節無置本章而指上章下文之理祭祀之禮春秋以下四節胥是也○至通於上下章下文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望 課本 敦復堂

春秋節為事神之謹○照下敬所尊以宗廟節為逮下之周歷舉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謂祖廟既通於上下下而禮儀雖繁簡不同皆得隨分各盡竊謂士庶家儘有難通者况踐其位節結上文兩節繼志述事之意五其字章句皆指先王而言則於通於上下意不無矛盾至末節郊社禘嘗以爲惟郊禘不得通於上下意不無矛盾於本文渾舉語氣亦難免破碎愚竊以謂只合從天子分上說不獨春秋三節照舊說自然融貫即未節上而事帝祀先下而治國如示諸掌何莫非通於上下實証○春秋章句祖廟云云特因天子廟制有不同於諸侯以下而連及之至宗器則但舉赤刀大訓之屬矣宗廟則專以天子之禮言矣斷不應泥此一項致下文節節難通問然則上章何以言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曰上章舉其概耳○故復舉士大夫以見例本章就祭祀之禮詳言之且推之以極其至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此豈非天子分上事若推已及人只合以餘論及之作回顧上章爲得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鄭注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

上士則二廟○第類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母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生庶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理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不可謂之

備古所謂廟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祭祖祭祢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

大夫亦祭祢祢則公子牙是也王制天子七廟諸侯大夫士

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夫士

皆止及其祖考○東陽許氏曰脩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

廟只是屢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

中庸章句本義

卷三

哭

課本

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雪顧命越王五重陳

琖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珠河圖在東序東陽許氏曰顧命

序所陳之寶西序東序外尚有列於西房東房者若亂之

舞衣大貝鼓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下之屬二

字則盡包上所陳者在其中○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

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裳衣先王之廟祧其遺衣服

之以授尸也○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

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質疏先王之尸服交是時食四

先公之尸服鷩冕○新安陳氏曰授尸使神依焉○周禮天

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醢膳膏臠

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醢膳膏臠秋行

饋膳膳膏腥冬行臠膾膳膏醢行猶用也膳謂調和也調

說四時皆祭獨言春秋者錯舉以省文也○爾雅楊氏曰

將祭必思其居處故廟則有司脩除之祧則守祧黜聖之

類歷世實之以傳後嗣祭則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

示能傳也裳衣守祧所藏是也祭則各以所遺衣服授尸

所以依神也時食若四時之物如簋豆之類以生事之也

○呂氏曰時食者四時之物如簋豆之類以生事之也

又謂二節專言祭祭亦非也此兩節皆當兼時祭祭固非

祧大禘而言但上節兼言羣廟太廟下節則專言太廟耳

若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祭且祭然

祧亦在其中既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又

不得而不在其中既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

祧無與故下節當專屬太廟要之此亦經生說書推求其

義以見其禮意之盡善○只大凡說並無時祭祭祧祭之

分亦並無太廟羣廟之別章句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

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是據祭統成語特舉太廟以

爲例不是說在太廟與祭者便有昭穆餘廟便無也講章

拘泥聚訟紛紛總坐不得古人立言之意○四時之祭太

廟與羣廟所同禘祫之祭則惟太廟所獨蓋自時祭以上

皆遷主於太廟而合饗之祭則惟太廟所獨蓋自時祭以

秋節似於太廟而合饗之祭則惟太廟所獨蓋自時祭以

則似非大禘之祭不可但時祭豈遂不序昭穆與序爵序

事等而禘祭又豈無修陳設薦等須知祭重而時祭輕

一春一禘尚必修陳設薦等須知祭重而時祭輕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遠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

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成在而不失其倫焉

以序昭穆則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為昭子為穆父親也

穆祀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為穆孫亦為

穆兄弟亦以為昭穆之別於昭穆之別於昭穆之別於昭穆

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也祭統所謂羣昭羣穆生者之昭

穆也○趙氏惠曰必以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衆廟

尸主皆來及助祭之時同宗父子皆至故羣昭羣穆成在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三

若餘廟之祭惟有當廟尸玉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

羣昭羣穆成在也愚按餘廟即高曾之後便有序昭穆但

得云成在耳其所以序之者一也○象引所以序昭穆全

生者所以序昭穆之次左為昭右為穆是釋宗廟之禮原

定矣子孫亦以為序之言子孫亦以名其行如管蔡鄭霍

又之昭穆應韓武之穆下文有事於太廟云云方是祭

時序昭穆此條最明○下言廟制則昭左而穆右合

享則昭北而穆南其實南北即左右也章句故專以左右

為言○困學錄子孫昭穆之位左昭右穆此同姓

子孫之與祭而昭穆者故列於此其面皆北向而以前

後為班守漢謂昭之子孫昭穆之位左昭右穆此同姓

而分列南北未免鴛突但愚按所謂以前後為班者當亦

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佐此重
敬宗族族親親則祖廟可稱祖廟之主皆在故變文為宗廟之禮
於祖廟之中則列宗羣廟之主皆在故變文為宗廟之禮
當又另作何義似未如困勉錄為得爵公侯卿大夫也
舉公侯以該伯子男內臣舉卿大夫以該上中下士○
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
清廟肅雍顯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侯之助祭者也
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
貴賤也恩按楊氏援據祭統交謂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
助祭者酒大指亦不脫章句所云公侯卿大夫但以爵即
主玉爵瑞爵散爵而言則於義稍借不如呂氏說之該渾
并有援此謂兼同姓異姓當獻酒時各隨其爵之尊卑無
不以次而及者尤屬支離序昭穆辨貴賤自合分同異姓
一主親親一主貴賤常說不可易或又謂序昭穆亦有
序爵此又當別論不必牽合至下文序事則同姓之人自
有堂上助祭者非是同姓只在作階之下堂上助祭但有
異姓也○困勉錄辨貴賤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宗人伯
貴中有助祭者以別尊卑也○困勉錄辨貴賤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宗人伯
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困勉錄辨貴賤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宗人伯
祝嘏就尊賢之義也○困勉錄辨貴賤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宗人伯
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困勉錄辨貴賤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宗人伯
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神則玉帛尊於地也故太宰贊之
也○困勉錄辨貴賤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宗人伯
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
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
多者得與於祭非是不得與祭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
只是辨其材能欲用人不得其能非辨其賢不肖也○
引序昭穆與序爵序事各不相混羣昭羣穆做一處序公
侯卿大夫異姓陪祭者又做一處序同姓旅衆也酬導飲
異姓執事者則各布列於其所司之位

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眾相酬

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

也軒冕呂氏曰旅酬下為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

於其長以行旅酬於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語類問

飲而後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賓受

祭事已畢否曰其大節則已下亦尚有零碎禮數未竟

想必在飲福受胙之後○東陽許氏曰凡祭必立尸必擇

賓賓一人眾賓無數眾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

之西祭則子孫兄弟之黨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

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有

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

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

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

受之奠而未飲兄弟之子舉觶於其長兄弟之子酌酒於

兄弟之後生也長兄弟之子舉觶於其長兄弟之子酌酒於

兄弟之奠而未飲兄弟之子舉觶於其長兄弟之子酌酒於

兄弟之奠而未飲兄弟之子舉觶於其長兄弟之子酌酒於

兄弟之奠而未飲兄弟之子舉觶於其長兄弟之子酌酒於

兄弟之奠而未飲兄弟之子舉觶於其長兄弟之子酌酒於

兄弟之奠而未飲兄弟之子舉觶於其長兄弟之子酌酒於

與無算爵本兩節事而章何統言之蓋必兼賓弟子之舉

觶於其長而後逮賤之義乃備也然特牲饋食士之祭禮

耳想亦因天子諸侯祭禮散見禮交不可深考故援此見

其概語類中諸說止約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

畧言之說亦參差不一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

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禮記呂氏曰燕毛者既祭而燕

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為之序也祭則貴貴貴則何爵燕

則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貴

貴尊實而巳人君之至恩下而巳一祭之閒大經以正

子思以宣天下之事盡矣○東陽許氏曰祭畢而燕今不

知其儀於楚茨之時見其大意皇尸載起神保率歸然後

言諸父兄弟備言燕之下章曰樂具入奏蓋祭時在廟燕

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

彷彿若此○楚茨詩鼓鐘送尸下云備言燕私鄭注云祭

祀畢歸賓客之祖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

也○楚茨卒章牛傳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燕天

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於寢歌

詠雖異樂器則同也○按燕毛於睦族之中寓敬老之意

序尊昭與昭序穆與穆序不但別其輩行且以序其長幼

萬然家人之誼也○西書通序爵所以貴貴賤者宜在所

者若在所備燕毛則於老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浹如此

或問昭穆之制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

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

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

穆以次而南是也○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有寢

而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

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

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

耐穆則羣穆皆穆而昭不勳此所以祚必以班常爲

則周祖有時而在穆二世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美

敦復堂

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書經典受終於文祖大禹讓受命於神宗商書成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三宗謂大甲廟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所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

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朱子曰歆謂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數故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告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美

敦復堂

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其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遷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纂疏父昭子穆祖功宗德無常法者義也周於三昭三穆外有文武之廟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朱子曰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纂疏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有七廟矣。故朱子以劉歆說為是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堯

敦復堂

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爲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視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矣。諸侯之黜陟。斷簪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倉楹斷桷。士又不得爲矣。曷爲而不降哉。獨門堂寢室之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堯

敦復堂

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願乃皓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爲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爲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畧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三

堯

敦復堂

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嘆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原黃叔孫通之舞禮。儀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爲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

何省交正宜融看○按國丘方丘載周禮方澤即方丘所
謂澤中之方丘也賈疏以方丘為北郊而文獻通考謂北
郊之名出自緯書禮經所不載此五峯胡氏所以謂古無
北郊然方澤祭地之交自不可沒意者方澤之即為王社
與神宗社之外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
別有方澤與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
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
程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
國丘器用陶匏糝稷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災
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于明堂
○張氏存中曰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
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各周則改之春曰祠夏
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各周則改之春曰祠夏
祭宗廟之名也祭統所載與王制同禘全禘○鄭語禘與
禘確是二禮王有禘有祫祫侯侯祫祫祫祫祫祫祫祫祫
日禮不王不禘王有禘其祫祫祫祫祫祫祫祫祫祫祫祫
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率連以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三

奎

課本

下之詞與配不同即大禘也亦諸侯極尊之大祭故下曰
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言大夫無祫有功
德而君賜之乃得禘及高祖然云于禘復有祫大禘則合
凡尊必兼卑卑不得禘尊故天子有祫復有祫大禘則合
祭廟羣廟之主祀於太廟祫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
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羣主序昭穆也後人妄謂祫
即爲祫皆合毀廟羣廟所異者但天子多所自出之帝耳
此說非也始傳明言以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廟中故
不復贅曰始祖耳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辭故郊祀止配以
後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祀耆而配以後稷皆以一位
謂之配天有羣然衆列而云配者或謂祫爲大祭不合羣
主似太簡寂不知衆列而有義祫取遠祫取合祫非以廟
主之衆寡爲大小也○按郊禘之制已畧如前所論但本
文大指乃是承上孝之一意也自事親而極之於事帝自報本
而極之於反始何一非與達孝相闢故兩所以字用意致
爲深遠下更點出義字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
緣義緣孝前免一線穿成

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

有詳畧耳○鄭氏曰祭之禮非精義不足究其說非
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盡其孝而與親
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要不過
乎物而已其於慶賞刑威爲天下國家也何有成王白謂
予冲子夙夜恭祀此近衛之要道也楊氏曰推先王報本
反始之義與夫觀盥不薦渙莘假有廟之象則聖人所以
自盡其心者於是爲至非深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知之
也蓋禮以義起有禮必有義若夫其義陳其數一視史之
事而已故又申之以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上文兩所
以分明自有其義在義者何仁人孝子之用心天理民彝
之極致天神格人鬼享禮樂所政四達不悖是之爲善繼
善述是之爲達孝是之爲時中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
下舉而措之如視諸掌惟此義焉已矣故明乎以下不是
重人能明之乃正見武周禮意之廣大精微以完孝字中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三

奎

課本

分量與首飾隱隱具輪神回氣合解此則知未句與論語
同禘章文義雖同而用意自別不得以理無不明誠無不
格徒作籠統語至胡雲峯謂不
足於魯之郊禘非禮尤屬支離
右第十九章自大率章以下皆言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
其至此越開拓越精深道之所以貴而隱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三終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之四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息

方版也策簡也黃氏曰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大事書於木版小事書於竹簡○葉氏曰策以策

而巳一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日所謂文

武之政者以此道施之於為政而巳有文武之心然後能

行文武之政或無文武之心則徒法不能以自行侯氏曰文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四

武而巳○國問小註事文武之政重大備意不重法祖意

致莫善於文武事則備於方策語其本只在於有其人不

然則雖有政不行焉人其人則政其政矣○魯論記諸君

大夫問政只是隨事告之末有如此章之全者其以繼於

一義舉而指之亦猶是者也○按章句人字雖兼君臣說

而本文但言文武所重自在於君故下文為政在人取人

以身特與清出主從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蕭廬也夫音

敏速也蕭廬沈括以為蕭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

其成速矣而蕭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

其易如此按上節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兩則字內已暗藏

起為政在人○或問小註王政不是遠求遠效特君臣早
作夜思奮然圖治使一時細舉日張豈不是較政○葉氏
人道道字虛○人之道也敏夫政如地之為道也敏
所樹下二句又承敏樹而更舉其尤速者以狀之見得文
武之政至精至備更非他政可比第在得人以舉之上下
截相承總是一意故章句總結之以其易如此並非上截
截重政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按上文人道包舉君臣此承

為下面修身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

重重起案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

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諸題問仁亦是道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四

仁曰道是說說仁是切要處又曰道者義理公共之名仁

則直捨人心親切之妙又問如此則這仁字是偏言底曰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下文如此說則此是偏言○元亨利

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

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

文集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世而一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

之心以為心○元者天地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

物之端倪也仁便是這意思

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居業錄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

之入成弊政雖非良法得賢才行亦亦救得一半人法兼

不但取舍之明而已故以孝二字正與坐起下修字若
謂身兼修不修豈人亦可乎○賢耶○困學錄道即五
達道置此身於君臣父子之間○各得其理○各盡其分
而無所歉○則道不盡○即身不修○故曰修身以道○五
倫問若無一段真實心○則身之意○流行貫注○不吝己
循規蹈矩○做得來○形影可親○身內事○並無先立言
道須以仁○以道○以仁○以道○以仁○以道○以仁○以道○
說修身○便當以道○以仁○以道○以仁○以道○以仁○以道○
勢如此耳○故章句一言以括之曰仁其身○語類修造便
是築底處○試商量如何○伯豐言克己○私欲○此天理然
得其修○底處○固然是然○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
當以仁○底處○固然是然○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
肫肫其仁○正所謂修造以仁也○按章句有君有臣政無
不舉且將前三節作一小結○下面便接仁字○就發明修
身道理歷歷如數指上螺紋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四

三

敦復堂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禮所生也殺去

入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
味之可見○爾廬講義仁如何訓人此亦最易明白仁者天
解云指人身而言蒙引云夫人身豈一體之謂也所以章句
痛癢相親○即是惻怛慈愛○仁者痛癢相親○即是惻怛
慈愛之謂也○是人身自頂至踵○無一尺寸之膚○不愛則無
體之義自親而民而物○總一惻怛慈愛之意○周流而無間
無彼此無遠近○見孺子人井○皆為怵惕惻隱○此處曾有
絲毫物我之形○否○同是人心○血脈相貫○呼吸相通
所謂仁者○蓋如是也○然何以下曰仁者身也○身較果人較
活索○亦云○言活物○語類以生字訓仁○生自是上一
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如今須要自體認得○紹興

編程子嘗言公而以人○公為仁○不可公為仁也○有
以公為心○而操刻不恤○若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工夫
在人○字上○玩味此言○人字意可想○朱子嘗言天地生
物○為人心○中○間○包○得○許多○生意○可○想○朱子嘗言天地生
物○自是溫暖和煦○方生此物○這箇便是惻隱又言天地生
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隱之心○此則仁者人也
之理○昭然矣○○具○學錄○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天地形氣
足故曰仁者人也○○存疑上言修身以道○則仁者五達
道矣○然親親為大○又○是○其○切○要○處○能○仁○其○親○則○五○達○道○一
以貫之○故修造以仁○必自親親做起○○親親為大○非是以
親親與仁民愛物對○乃是以親親為大○即為五達道對○按親
為大○在本句自是道一○本之親○以其為身所自出○良以不
事親於此○最真○人道莫此為大○即為五達道對○按親
親親立案也○下面親親之義○則自一本通推之○九族就親
言○留下等字○地○不○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指事物
必定與親親一例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四

四

敦復堂

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困學錄在物之則即在心之理
事至物來○本各有其理○而吾心之理○亦無不得是之謂義○按
其所宜則事理得而吾心之理亦無不得是之謂義○按
自隱然有心之制在○如仁訓惻怛慈愛而先之以具此
以事○則賢自宜尊○以心言○則我自宜尊○賢於此而不得
其宜○則賢否混淆○是非倒置○一切事物更安有得其宜者
大字只合就宜字上較量○如蒙引存疑必欲牽合親親謂
尊賢類以講明親親之道○不獨頂占下節○且先將義字本
分抹○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語類問修造以仁○繼之以仁
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之事○尊賢之事○義之事
之尊○如其中自有箇差等○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
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尊之者○有當友之者○所
等也○○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
好○如升階進室○○○溪陳氏曰親親則有隆殺三年與期
功○是也○尊賢則有節殺如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

是也。亦有隆殺等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使無過不及之患。○按禮所生句。或云禮生等殺。或云等殺生禮。或又云等殺即禮。看來謂禮生等殺者。外讀下節章句。當自知雙筆等殺。是本文所生二字。直有無說之爲。倒實也。謂等殺即禮者。派本文所生二字。直有無二。一般是不解朱子其中自有箇差等。便是禮之尚多含蓄也。謂等殺生禮者。差得之。然又須知等殺是天理之節。文尚屬天理之自然。未說到人事上去。○天字立案。雖說節文尚屬天理之自然。未說到人事上去。○天字立案。雖見得有自然之節文。而人亦不致落空。○若竟說節文之則。又不免盡蛇添足。○困學錄仁者人也。前接上文。以仁一氣直鋪出來。從仁說義。從仁義說禮。意實歸注禮上。以爲下文知天起本。然其語氣却只因枝帶葉。散說去。並不須牽搭說義。引存疑。不會此旨。遂添多少支離。○輯語仁者節。但虛虛分疏仁義禮之理。如此下節乃講仁義禮之相因。而合義禮。智以成仁。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四

五

敦復堂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

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

集解上文自爲政在人二節立案只渾渾平鋪而次第已具到此乃暗承爲政用特筆提起脩身事清要領次第言之一齊收拾上完仁字下起智字直爲後文明善養身發本。脩身以道修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爲大親親是仁之切處不能事親則於良心之真切者先養此身更何以盡仁而盡道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非以欲盡親親之仁事親即脩身而脩身自不可以不事親耳欲盡親親之仁

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輯畧伊川曰不知人則所親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語類知人只如知人則哲之知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道人若不好底人與他處豈不爲親之累。○輯語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須從仁義交關道理上看則明通開闊若生煞親人二字於事機上說說求便多隔閡。○愚按爲人子者習與正人居不獨講明義理兼以商養性情其和平淑慝自有流露於悅親養志而不自知者習與不正人居則戾氣薰蒸定見端於骨肉此知人之所以有益於事親而非必事親之專藉知人也。總之仁義交關務在衣原上透徹方是修身一脈。○注知天不致另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語類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曰此處却是鉅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只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敦復堂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四

六

敦復堂

率也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知天是知天道。○三山陳氏曰事親知天而等殺不明不知天理者也。書曰天秩有禮故又當知天所謂秩即等殺也。○愚按天以理言是仁義禮總會本文單黏屬知人。以上面一路側遞語勢不得不爾。實則以之事親而事親之理在以之知人而人之理在故章句等殺兼承便隱然見得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君子所以修身修道者不可不探原於此矣。○輯語仁者兩節總完得脩身修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仁者兩節從修字中推出工夫當如此推道。○推道生求故工夫須層層完備方完得箇仁字。故曰此節倒看統言只一仁分而爲二則爲仁義再分而爲四則有仁義禮智其中有一仁分而爲二則爲附麗而合之原只一箇仁明此則注中雨又當意躍然矣。○何以謂之倒看也。修身是箇大本不止一事親便下但脩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爲大親親是仁之切處不能事親則於良心之真切者先養此身更何以盡仁而盡道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非以欲盡親親之仁事親即脩身而脩身自不可以不事親耳欲盡親親之仁

不止為知人而然亦只了得箇知字格字工夫正有在故注中而又言字最宜玩只為一箇修身節節推出又須得如此又須得如此故曰倒看也○按章句於本文上兩不可不則仍於下兩不可不則以兩又當代之此於語意自微有區分但知天與知人又難作一例為此須善會○和宜講義此節就上文一推原其所以然自有此層次其實修身也事親也皆所以修身也工夫並頭做去非做了一件才再做一件只看四不可不原是一套說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四

七

教復堂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集解上文言修身以道道字却未曾指實故與言天下之達道五言修德以仁則仁固所以行此道者然必先明乎理而又能體此而自強不息貌言之只是一而折言之則仁有與為始有與為終故曰所以行之者三○雙峯饒氏曰天下之達道五便是脩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信知天之智只添得箇勇字投勇即貫於仁智之中亦非分外添出○困學錄問首章以中節之和為達道此又以君臣父子五者為達道道皆有二義曰中節之和是以性之所具者言也君臣父子五者是以身之所接者言也愚按身之所接與性之所具亦本無二理即此中節之和施於君臣父子五者之間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為天下之達道其目雖殊其原一也○家引不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只曰君臣父子蓋有君臣必有所以為君臣者有父子必有所以為父子者所謂有物有則也○可見人外無道所以修身必以道○朋友親加之二字蓋朋友以相交而處交則為朋

友無交則不在朋友之列矣按交乃所謂德業相成性命相與者故與君臣父子同列五倫之中非泛然談面而已○爾語五者無論衰亂之時累襲之人必不能離即匪知類異物無此五者亦不可以生成故曰天下之達道也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

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程子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語類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不是勇便行不到頭○按三此字則指達道而言但本位尚是虛列三項名目點明達德至所以行之實面自有未何在○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而此處德字却是指人本來之德性而言故為天下古今之所同得其在於大知大仁大勇之為得此理固不待言即凡一惺之明一念之無私一息之發憤亦是人性中本有此理在故曰天下之達德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四

八

教復堂

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問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前思天下君臣父兄兄弟夫婦有少不盡分處張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呂氏曰雖有共行之道必知之體之勉之然後可行雖知之體之勉之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集編道雖人所共由然其智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必不昧其所由然其智及之而仁不能守守之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致戕天常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誠而勉強矯飾則智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而無愛是之謂誠○存疑智是實智則道自此知矣仁是實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則道自此行矣○程子曰所謂三者才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去行道○朱子曰知仁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勇是徹底事

誠是行時真實底心。○愚按節首明說所以行之者三，末却先點清三者而云所以行之者一，所行自仍指五達道而言。試看天下人誰是不行達道者？才行便似脫不開，譬如勇然究竟不成就，君子不成箇夫婦兄弟朋友，只爲不會誠，則原不曾智仁勇。可見離五無從見三，離三無從見一，然不有一則且無所爲，又何所爲？五一是實心，三是實理，五是實事，一實則俱實，所以索性說行之者一，非於三者之外別有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知之謂知其理，行之謂行其事。

與上節章句三此字，一般不得空說義理，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

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知之透徹，行之成功，便是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 卷四

九 課本

勇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如舜之學，知利行者

仁也。如顏子之困，知勉行者勇也。困知勉行，須勇方做得

也。○四書通以其分而言，是說知行之屬有先後，以其等

而言，是說氣質之屬有上下，至於知之成功而一，是知行之

之功足以變化氣質，天命之性本一也，至是不見其氣質之

質之不一，惟見其天命之本一矣。知行之不可不勇如此，

○語類問諸說皆以生知安行者爲仁，學知利行者爲智，先生

獨反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

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在智中，學知利行，便是

知在智外。既是生知，必能安行，所以謂仁在智中，若是學

知，便是知得淺些，下須是力行，方始至仁處，所以謂仁在

智外。○更氏伯雍曰：詳分字等字，是從理氣上分別出來，

分是性分之分，是性中所具之理有此三者之分，所以見

之於用而各有所屬，知屬智行屬仁，強於知行屬勇，以分

言之，如禮記所無，未多之分，主理言也，等是等敘之等，是所

秉之氣不同，故發見有上下之分，等所以以上等則以知爲重

而主智次等，則以行爲重，而主仁下等，則以強於知行爲重，而主勇以等言，如孟子凡五等，四等之等，主氣言也，復以其等言者，直應注意，未人一等，百人十已千，以困知勉行爲勇之等，是朱子用意微密處。○說猶困知非困，困後求知是用困底工夫，而知照學利勉強俱在工夫上說，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問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或問小註此節一字

無不一也，達德原於天命之性。○陳氏曰：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惟其有清濁厚薄之分，所以有知行三等

之別。上等人氣稟清明，所以義理昭著，不待教而後知，故曰生知。賦質純粹，所以安於義理，不待學習而能故曰

安行。此聖人地位也。其次者清多濁少，於事物當然之理，必待學而後知，故曰學知。賦質純多駁少，真知義理而爲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 卷四

十 課本

賦質駁多純少，未能利行，且須勉強，力而爲之，故曰勉行。此又其次等人地位也。凡此皆其氣質之不同者，然未

然之性無有不善，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及已知處，則一

般或安行或利行或勉行，及其行之成功，則一。般至此爲

能復其本然之初矣。○困學勉若使知仁勇非人性所固有，

得則雖極其困勉之功，何由能至其所以卒至於知之成

成功一者，正以此理之在人，本未嘗有所欠缺也。○愚按

三或字看似平鋪，又看一氣疊下，實乃逐層頓折，出之

不但學利困勉與生知異，即困勉亦與學利異，節節爲及

其二字蓄勢，反敵一也。到得及其知之，及其成功，一

令人踴躍，惟性善者頓悟，作者頓起，衆引存疑。呂氏曰：所

謂只是從上面評斷之辭，生氣素然，欲盡矣。

人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

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因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

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分三等則下等之人，望上學

不說知之一成功一則下等之人將以上等之人為終不可及而自阻矣聖人之言化工也。輯語聖人望人主意在困知勉行親結處愚明柔澤可見蓋平人資稟不遇至愚柔而極然加功困勉則知之成功可一至此直無可推諉處今天下多聰明好氣質人只坐無志氣便都為流俗所壞不愚而終於愚不柔而卒於柔可哀可惜也

或問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弗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四

士

教養堂

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强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矯強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習墨伊川曰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理義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鄉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鑒空摸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呂氏曰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有日以窮乎衆色一居乎窮室一居乎推

皆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凡學者所以解蔽去惑。故生知困知學知。及其知之。一也。安得不貴於學乎。○語類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周下困知勉行。底工夫。况是困知勉行底資質。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

聲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語類上既言達德之名恐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欠如此此是下學工夫故章句云三近者勇之次也相連處有地步有工夫又有層級○按上節章句以知之一成功一為勇是工夫業已做徹此節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四

士

教養堂

三近尚是入手時事故以為勇之次不獨困勉即學利亦難不得此三項但就困勉說則語意尤為顯切耳業引存疑乃謂又是困勉下一等人殊少位置○困學錄既說過知之一成功一矣又說三近似寬放一步以引進下學須知聖人獎緊為人其寬放一步正轉緊一步使共及呂氏乎達德而後已○惟達故能近惟近故可終歸於一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儒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語類知則致知工夫多仁則力行工夫多好學近乎知力行足以忘私私者蓋世之怠惰不為者皆所以自便其所欲故曰私○語類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也是則可憂也既恥為鄉人進學安得不勇○四書通達德自是人皆同之理而此復以其近者言之語人之進也蓋達德之情之極亦未有不進者但愚無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四
古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已之稱天下國家則盡平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已之稱天下國家則盡平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四
古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孔疏此夫子為哀公說治天下國家之道有九種
一曰修身也修身者自修其身而後治人也
二曰尊賢也尊賢者用賢人之才而後治人也
三曰親親也親親者親其親而後治人也
四曰敬大臣也敬大臣者敬其大臣而後治人也
五曰體羣臣也體羣臣者體其羣臣而後治人也
六曰子庶民也子庶民者子其庶民而後治人也
七曰來百工也來百工者來其百工而後治人也
八曰柔遠人也柔遠者柔其遠人而後治人也
九曰懷諸侯也懷諸侯者懷其諸侯而後治人也
此九經者治天下國家之要道也

有六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之謂正體謂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臣者也

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

臣相去疎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

可耳哉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

則可耳體字字字皆心誠求之者也

謂無忘賓旅者也

經之目也

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

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

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

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

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

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尊賢了方去修身修身元在先必尊賢以資講明然後修

身之道方日進耳

伊川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先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也

集解親親以下由家而朝廷而國而天下次序自是秩然

大臣分尊不可奪故言敬百工不盡出我國故招之使來

○伯應講義先儒於九經目中又推箇序來蓋恐行之者

難施不顧先亦無由得達故須從頭一一做去然亦只就

統體說非謂完了身之事然後及於家完了家之事然後

及朝廷也○報諸大臣作室就壁面圖而梁棟椽楹榑桷

居模無不備具而其間先後次第更一毫毫序不得由是

做而為之雖建屋而柏梁可以不失尺寸九經是夫

子兒好一幅畫圖自有宇宙以來合下便須如此

或問九經不同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

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

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

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以

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

推之故九件其實總有三件三件合來共歸一件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

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

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中庸章句本義

此言九經之效也

知之一成功一然後說三近與此同一機括○精此下

三節由效說到事由事說到正一步偏指何裏謂欲

動哀公尚屬纖小之見愚按此論極允然前一條意亦不

可抹○九則字須是上件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

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

皆於吾身取則也按修身則道立所立即其所修成於

已也立之賢在君身可為民表是立之象在民服未怕

云立也○非立其獨知獨能之謂也○所以為天下準乃立

其共知共能之謂也○而我為天下知所以為皇建其有極

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

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

此是講學事未着政

事如今經筵日講一般故言不疑於理故大臣則委之以
政如今九卿分治一般故言不疑於事○蒙引自先事講
明而言謂之聖自臨時區處而言則謂之事○愚按此
不得藉以諱明即其尊師重友氣志高○然義理昭
安得有所疑哉○蒙引多指亂視多言亂視者聚訟盈庭
處事焉得不眩故小臣不得以間之○最說得奸○
不止是信任能敬則君心一而信任事志清明而邪人
故臨事不迷○按前親親為大自合單主一本之親親
親之親則自一本通推之九族矣至九經內親親則又單
主九族之親此不怨之效所以屬之諸父昆弟也○相
其禮字即體字所以體之者禮而已矣在羣臣不教期
也○係辨後秀以上固皆曰士然此處則指已服官者言
則大夫而下上士中士下士分布此處則指已服官者言
則實士也○陳氏曰報禮重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
心也○百姓報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
也○翼註報禮重只是盡職上見百來百丁則通功易事
姓勤如有力者超事有財者樂輸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四

七

課本

農末相資故財用足語類既有箇國家則百工所為皆少不得都要用若百工聚則事事皆存
豈不足以財用乎如織紵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
血之類○雙峯饒氏曰財用是兩字財是貨財用是器
即如農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取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
磨用推此可見農末相資則上下俱足○翼註章句農末
相資重在農資於末用兼國用民用○乘遠人則天下之旅
亦不必專主農章句特舉以見例也
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和蘆講義遠人雖來自四方而日四方歸之者不獨賓旅願出其塗仁聲所暨即四方之不為賓旅者鳴咽然亦皆鄉風慕義有來歸之意接遠人兼賓旅章句旅字蓋泛言行旅不獨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指商旅而言
廣矣故曰天下畏之蒙引懷諸侯本是德乃日天下畏之何也蓋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下句自上古而生以德服人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之威是威生於德也畏非畏威懼謂是畏不義以負上所

謂德威惟異也若小邦懷其德犬邦畏其德力對說
與此不同○○韋語天子諸侯原從天下生來其事本平天
理而權勢亦即在其中以上臨下出於仁以下奉上用
義上仁則下義故懷畏相應如此其實權中具攝肅之用
畏中得忠愛之情理勢未嘗相離也天下二字所該者廣
仍指諸侯不得單指人民不得凡四夷遠荒來享來王者
皆是指侯亦不是以勢鎮壓諸侯懷德畏威臣民守禮奉
法固不異侯家不殊俗天下孰敢不欽心哉志故曰天子
有道守在四夷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
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
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
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四

六

課本

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
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敘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
此言九經之事也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按九所以皆着力字是道理上合當如此
○齊齊其思慮明明潔其心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
外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
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修身○
柏廬講義齊明無二體只一戒謹恐懼自然整齊自然明
整正乎中必能飭於外而訓乎外所以養其中故又要盛
服古人雖獨居燕處大暑隆冬無整衣冠危坐終日良以
此也非禮不動即是齊明發見處但才隨物轉動便差錯
此時齊明心體亦復安在故動之一字路頭無防範然
嚴○人主無好謔言之理謔言能移易主聽墮其術而不
色色貨則好者多也真向德者必無嗜欲多嗜欲者必華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四

九

進德故須截斷各項路邊方能一心向德上去邪正不容
兩立賢者但看人主邪正念頭不分明自然不樂為用難
道必待其錯我於市○護色貨三者皆所以退君子者也
而讓為首彼其政擊君子本不遺餘力而女寵言利之徒
皆其所藉以蠱惑君志去起而擊排之賢者豈復能一日
安於其國故去讓去字甚力有與賢者不並存之義較遠
或不同○諸父昆弟誼聯一本有天性至樂又況天子
諸侯崇高富厚其樂宜莫踰焉然偏猜忌易起既嘗嘗
只由重富貴而輕恩義地嫌勢逼不勝猜奪慮也先王不
惟尊位重祿又同好惡尊位是親之欲其貴重祿是愛之
欲其富此則大權在君爵賞非難又義分才見親愛之德
是方寸之內真有痛癢關切無分彼此者才見親愛之德
蓋至同好惡若家人之依依至性則猜嫌何自官盛任
而趨避害何自而生所以勸親之親於我者至矣
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
優之者如此上其體優崇乃得盡其道官盛任使專司之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四

尊敬義官乃大臣使令之官非內外庶司也○按東陽
氏謂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是優
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不知惟其優崇是以專任若徒
專任而禮有不優并使身親勞辱之事豈所以勸大臣忠
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
上者如此也紹聞編何謂忠信臣以君為心君以臣為體
下下之情通於上臣之願忠於上者得以此而後上之意通於
祿亦虛際之而不足以展布矣重祿蓋中間一事士固非
待此後勤然而君之所以恤其私者則當無所不至耳豈
使之勞於王事而復有仰事俯育之憂哉○說統分果則
勢隔而情不通官小則祿薄無以養廉忠信則既無疑畏
之慮重祿又不無內顧之苦自然盡心盡力○時使謂不以
非時使所以不盡人之財止是恤之如子處既讀曰饒饒稟
稍食也稱事如周禮豪人職曰考其日幣以上下其食是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四

十

也○周禮天官官正稽其功績樂其出入均其稍食孔疏稱
食祿稟也謂稍給給之出物有漸之謂也○語類饒饒性
饒也○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稟即稟給折送錢之類是
也○紹興間周禮豪人主弓弩箭矢考其弓弩即所謂省
試也上下其食即所謂稱事也春獻素秋獻成書其工之
工拙高下之等以制其饗食情者勉而能者勸○後省者
省其動情試者試其工拙言豪人則百工可推矣箭弩
日臺稟氏曰食必與事相稱有功不可無功無功不可
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紹興遠人來
以授之過所在為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繙唐謂之給過
所是也○東陽許氏曰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
以路節達四方送逆及驛夏官僕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
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此皆授節送逆之事也
夏官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
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
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禁則
不達○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里委積以待賓客野鄙
委積以待羈旅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
委人掌斂野之賦歛薪芻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何
聚待羈旅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皆委積待賓客
事也以故先王之世人行千里如在其家○爾廣講義送
迎就往來者言嘉祿專就游士之托處者言不能者無長
可效便棄而不錄是豈王者物各得所之政故於之須別
善與他安放○輯畧呂氏曰遠人惟可以柔道朝謂諸侯
馭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皆以柔道也
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
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爾廣
絕世無後者為之立後也舉廢國已滅者復之也治亂以
道正之也持危以力助之也朝聘以時所以繼好也厚往
薄來燕賜多而納貢寡也○纂義比年每年也小聘曰問
大夫三介大聘卿五介朝則君自行然此禮晉霸時所制
也春秋傳昭三年鄭子太叔文襄之謂也令諸侯三歲
聘五歲朝則此乃舊者令諸侯事已耳記以為諸侯之事

天子則誤矣虞夏之軌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
 服各以其服數來朝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官六
 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
 於方岳大明黜陟禮書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
 朝四朝以入貢則遠者不疏適者不數不疏者不至於解
 不數者不至於罷○柏廬講義繼絕舉廢是疎其祖德之
 賄於先治亂持危是憂其世緒之墜於後朝聘二句是
 其財力之出於富身與簡懷得周主以時雖兼不疏不數
 不數意重○讀此節書最要見得世人色色等無倫不
 在先王心慮中轉旋轉真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或問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
 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
 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
 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
 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
 則詩臣杜口益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
 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
 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
 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問親親而不日任之以事者何
 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孝而或不
 勝焉治之則傷恩不台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
 而不口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
 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
 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
 惟康叔聃季相與決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士而無官焉則
 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按此條並載或問因其發聖人大臣
 言外之指故列之小註以便與本義參觀餘倣此

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眾盛足任使
 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問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問之
 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丹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
 邪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曄所謂知賢嫉能御下
 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
 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
 此義而能以修身為本則因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
 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
 之矣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
 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
 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妨之哉夫若求賢
 而遠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
 以謀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成其正大光明之業也如
 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請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取愈甚
 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
 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
 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
 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
 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
 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
 臬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情者勉而
 能者勸矣為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
 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
 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問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為無忘實
 善說以為蕃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
 能過而又言遠來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

凡愚所謂按節委質者比長遺人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
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
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
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
也（鄭）楊氏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
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
關雖離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四）
書通修身不實則欲得以問理為賢不實則邪得以問正
親親不實則疎得以問親推之莫不皆然（每）謂下節係
字正豫此一而注云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原雙承

中庸章句本義卷四

章

教復堂

兩一也而前一是修身之一此一是治人之一
有兩層一此此一○按聖人於此章每說到頭緒繁多處
輒下提綱語曰所以行之者一蓋天下事莫非實理實理
非實心不行憑他千頭萬緒總離這箇一不得一是在內
中做一骨子故曰不誠無物又曰道不虛行
兩箇一也正併歸一路為下明善誠身張本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因行前
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疾病也此
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語類問

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泛舉四事或是包達德九經之屬曰
上文言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所以行之者一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
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惑

忽妄出一語言凡事也愚按下面說言事行道似凡事作
推開說亦可然細思則言事行道亦難不却道德九經則
章句斷無可疑○相虛講義凡事行道則立豫字不要含糊
說過一見誠豫即誠之功便須把後而擇善固執許多
條目來看是甚樣豫法才見精神力量才見事所以立此
句是從此至未通段綱領○言事行道雖分四項前定則
一亦只是擇善固執而已有謂前定四句不干誠字只明
豫字者誤舍却誠更豫箇甚若謂前定四句未言之先打點
如何言未行之先打點如何行是落計較之私不惟不勝
其煩亦與誠字恰相背馳○語類言前定四句未言之先打點
字推此於事行道可知矣○相虛講義道理素具於胸中
循着道理說出自然有體有要○相虛講義道理素具於胸中
者必有言正以此也○事之奇變不測似乎得來困然有德
於事不變於理道理然者任天下之事舉而措之自然不
困行諸一身謂之德行有不謹人或不不知知亦未必見
得事後內省無不為疾病也○語云白家有病自來病此
最是不好過處無如世人但苦受病不善治病必講之有

中庸章句本義卷四

章

教復堂

素持之有恒無纖毫過差則不疾矣道本不窮是道
然不誠則無本無本則安能左右有之應而不窮○按
道前定句語類云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於理固然
味本文語勢四則字只是平鋪直下○或問小註於理固然
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困學錄豫字之義從凡
事言則凡事皆須先立乎誠能先立乎誠則實心素在
理素具而德可修道可行經可舉從誠而言則誠身又須
先明乎善然後身可得而誠而道德九經舉而措之裕如
兼此兩端豫字之義乃備講家或以為豫即誠或又以為
豫非誠必豫乎誠都只見得一面○按凡事豫則立之立
以凡事言也章句先立乎誠之立則又以誠言也勸得兩
立字一而二二而一則豫字之義乃微○如下文所推則
指本節言事行道說故下節章句云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
或問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
而不跲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

而不跲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

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
爲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輯聖游氏曰。豫者前定之謂也。惟至誠爲能定。惟前定爲能應。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故繼九經言之。張子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按張子乃預透明善而言。豫字中亦暗藏此意。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
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
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
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困學錄只隨舉在下位者推言先立乎誠是說。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四
五

簡豫字。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
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
知至善之所在也。語類反諸身是反求諸心。不誠是不曾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言事行道皆欲先立於其初。則不踰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自不獲乎上不信乎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爲此章之要。而
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矣。○按誠身粘屬順親以上文語勢。路側通使然實則總貫上數項。故曰皆始於不誠乎身。總之誠身粘屬順親也。得粘是身與親交關緊要處。不粘是一路道理歸併處。○紹開編纂虛齋逐節說箇豫字不是。當知誠身非爲順親之地。而身誠者親無不順。順親非爲信友之地。而親順者友無不信。信友非爲獲上之地。而友信者上無不獲。皆是誠立於此自然感孚於彼。豈不是前定。故章句以爲推言素定之意。謂之

言不是逐節做工夫。意歸在明善誠身上。蓋能明善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皆是一串事。○困學錄所豫立字真貫下手處。豫字本義歸注在此。

或問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位而不獲
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
又不可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
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
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
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
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
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
可以襲取。強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
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
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
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
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
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
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
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四

五

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

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

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相

廬講義在下位能居此舜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相

身或問誠悅取容等語便是為誠字設雖曰推言素定其

實即是所以行之者一就理而言總只一誠就事而言各

有一誠明善又為誠身所由非誠要亦不能明善○章句

人心天命之本然即下天之道也○十分粹美不著一毫

渣滓所以謂善十分真元來如此認得此本體自然所存

賦於人所得於天者元來如此認得此本體自然所存

也善所發也○義又何不誠朱子真知字繁喫緊真知便

是明善之誠○義又何不誠朱子真知字繁喫緊真知便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庸章句本義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後承上誠身將明善納人誠身單拈

來○以責誠之所由立則非身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

不立天道人道都是身以內事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

之自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

人事之當然也○輯畧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

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

之源乎又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誠

無妄之謂人之道也此言在人當有真實無妄之知行
能實此理之無妄指人事而言也蓋在天固有真實之理
在人當有真實之理與天如一即天之道也○從容中道無非
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得是善此人事
當然即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
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曰如此見
得是善○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不假修為者也○孟子
人之道是實其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
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而為之者也○孟子言
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欠缺○家引天之道是實理本無
其理之本然而言人之道以人事當然者言蓋理本無不
實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然之實此二句是相承非相對
言○天之道也是天命之性本無不善者也○或曰元亨利貞
則天地人物固無所不包而中庸意主為人則是指在人
之天非復在天之天矣故論字合從從天而論則不巳
說自維天降衷若有恒性本然之理方得者○蓋觀孟子誠
中庸章句本義

中庸章句本義

卷四

者天之道也此句云理之在我者當益瞭然○困學錄誠之者

我而我自當有以誠之是誠人之道也○此言天以此理命於

及擇善固執方就氣質不齊中分出兩種人來總之誠之

內事從容中道之聖人亦是自然誠之聖人之德渾然天

之理耳以其自然故云則亦天之道也○聖人之德渾然天

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

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

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

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語類誠是天理之

為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

待修為而自然與天為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夫忠孝之道日

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為誠有一毫見得與天理不相

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如程先生說常人之畏虎不如曾
被虎傷者畏之出於誠實蓋實見得也至於日用間若不
見得是天理之自然則終是於誠為未至也中庸言天
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言天道
如至誠之類皆有至字其致曲却是人事○釋語思勉
中得原是誠之者甲裏事誠者直無可形容借對面反托
出來自見耳○中得即是中道誠者直無可形容借對面反托
即是從容乃誠者之所獨○從容中道字即達道之道
就字面倫理事物上言與上兩道字別○因學錄既云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又云從容中道不是鋪張聖人正是
開生分○併學利便以見此種人實天之所統不可倖
而致我之可自致者惟有擇善固執盡吾人之道而已○
餘辨章句必釋善然後可以明善是以擇善指用功明善
指善之已明言若上節不明乎善則明字即與此節擇字
無甚分別○吳因之曰善是本體即誠者天道也善何待
擇正在人心夾襖中擇出天降本體來同執即固執此所
擇之善也故以而字串下之字即實指善說○三山陳氏
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為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四
時奪於人欲矣○仇洽柱曰章句不勉不思係云則亦天
之道也以上兩天道該聖凡在內而惟聖人能不失其本
然之天道故加則亦兩字以別之擇善固執係云此則所
謂人之道也以上兩人道本指學者擇執何乃證其實事
故用此則二字以實之○中庸解兩誠者上指本然之理
下指全此理以合天即生知安行兩誠之者上指當然之
事下指盡此理以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
希聖即學利便困勉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
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智也從
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
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
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
勇而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兩以下
知勉行在其中

或問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

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
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
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
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神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
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
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
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此舉論誠之屬
物者下原誠不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
誠之所由分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四
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
天之所以為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
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
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
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
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
實而不妄者也此原天地萬物之所以誠○陳氏曰天道
日往則月來春生則夏長秋收則冬藏元亨利貞始
終循環萬古常如此皆理之真實處凡天下之物洪纖高
下飛潛動植青黃黑白萬古皆常然不易如以木葉觀之
缺者常缺員者常員修者常修短者常短無一毫差錯便

此見有生之初原無不誠是但以氣質之偏經文天道本義該聖凡在內

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憫

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

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

危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

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

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

則表裏皆一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

卷四
三
敦復堂

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

事之不義其爲微也固身一之義以合

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及也。

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節也原

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入其德

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王

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

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刀

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

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

卷四

敦復堂
講本

卷四

敦復堂課本

構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惟

庸章句本義滙叅

卷四

三

課本

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此五件本自該學和困勉而言因留下五弗措地故

專以屬語類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學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友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

沙却何從得金總以擇善作巴鼻則貪多務得細大不捐

正所以聚天下之見聞爲擇之之地下三截二元作扶
於此○和廬講義人不好問其病有二一則自是不疑一

則蓄疑自安而蓄疑又有二病一則恐人不爾好一則恐人不如人道理復安得透徹審之云者三翻四駁轉轉生

疑如刑官之審獄不窮極隱微俾無遁情不止更按此句兩造相質惟鞫盡情虛衷好問人卽此一字曲盡表裏

語類思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思之粗淺不及固是不謹
思之過亦是不謹所以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

說箇謹思○按問是人已相對辨是身心相按若以辨屬

人則莫問犯重思是思其所以然辨是非之
辨屬心又與思易混力爭於毫釐之間深明乎疑似之際

經 176—625

必至此而後擇之事盡。或問：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畧而不審，則其疑不能以盡。夫與不問無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則察之不得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之，以察其精。然則思之精，而信之篤，而守之固，而利是，非真妄於毫釐，疑之而不至於差繆。○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語類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懇篤行近承，即執遠，誠身篤字中兼含固字。誠字之意，饒氏所謂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賢，不如是則安得為哉。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四

圭

敦復堂

或問：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語類：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得去初無先後也。按此與或問之說又別。條辨云：就一善上論，其次序固還節承頂若就衆善而言，則工夫又不妨並進。愚謂此亦難泥，但就五之字平鋪看，皆主善而言，若相承看，則五之字又層遞而下，其先後大畧固如或問所

云然亦不得云此事已完方為彼事，如偶有所學不通，問之缺，一者亦不容疑。思此中輕重緩急，自各相其時，各因其事要不可。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語類問：有弗學，一曰：此是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能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夫之類，弗措也。未是勇事，到後面說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人，正是說勇處。○問：人一百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人，此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分，自己已做百分。○和應講義：朱子解易傳，忠信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四

圭

敦復堂

所以進德，謂須到破全盤處，舍持三日，猶示士卒必死，無還心，然後破秦軍，忠信便是這箇心。愚謂弗能弗措，亦便是這箇心。○雖說弗能弗措，道能了便措，不成此景，須識得。○已百已千，即是弗能弗措，道能了便措，不成此力，做事人大槩如此。原不曾限定分數，在弗措亦不曾著分數在後。○按弗能弗措，固是說心不肯措，而功不肯措，即在其心。○已百已千，乃正極言其弗措耳。講章以上五段屬志，下四句屬功，亦便對成兩截。○衆引：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此正以是經用工夫者矣。○愚按：以困知勉行之事，此正以是經用工夫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乃是至知之事，此正以是經用工夫者。而論也。因學錄云：此二節是中庸一篇聚精會神處，若下節果能此道，方與真。○愚謂：此道乃中庸之至，是懸空式樣，到得真一果字，何等持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四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難畧問人有日誦萬言或日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張子曰形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語類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新安陳氏曰自一人一能之以下乃子思製繁為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真能於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思子豈欺我哉○相廬講義說已百已千又說箇果能蓋此段工夫最易畏難苟安亦或徇外為人須真箇發憤不肯休則氣稟不得拘物欲不得誘好我者無所用勸不我者無所用沮才有成就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以不仁不勇之質而能智仁勇以優入乎聖域直須乾乾坤過來是何等力量一念自欺一念少懈便不能下○復此道即指百倍其功之道固不待言至聖思雖柔此正坐實思系所謂及其功之一及其成功一講章或以為難思

必明況不愚者乎則反將愚柔放縱殊非聖人當日契緊為人意○疏朱此章分四截看文武之政二節一截身月言人在政舉之易也為政在人七節為一截言修身事意在人在存也至云治天下國家則已及乎政矣凡為天下國家四節為一截言治人事意在政舉也至云所以行之者一則仍歸於身矣凡事豫則立以下為一截總歸於誠言修身治人之原本而言之也亦只是人存政舉之意反覆推言之也愚按開章言人存政舉所以答哀公之問政此自是話頭入下言人存則引之愈深言政舉則振之彌廣大段亦自相承說到得凡事豫則立兩承所以行之者一并歸誠字明出後又天道人道兩脈此則中庸微指不在拘拘回顧人存政舉矣○困學錄修身以道修德以仁所謂誠身者只是能仁其身而已智以政仁之端故欲誠其身必先明乎善勇以要仁之極故欲誠其身只在百倍其功二章大指

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盡此數語

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四

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快讀之未嘗不悚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四書通上章所述大舜文武至第三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愈可見其所傳之一致焉○新安陳氏曰論語堯曰篇歷敘堯舜禹湯武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子思此章亦即此意○家引孔子雖不得位而其答哀公問政之言則皆論得位者之事然則夫子之得邦家其所設施可知矣故孔子平日之言無不周而思於中庸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則在此章蓋其體用全備皆堯舜以來精一執中之正傳雖為哀公而發其實萬世君師之要道也○困學錄熟玩此章所論究其極雖堯舜之治周孔之聖無以加之極其近則雖愚夫愚婦皆可勉而企望人之言廣大配天地變通象四時如此

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兼引包者意所包含也故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著矣此明言也承前兼言小大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修身以至於懷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四

子

課本

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於困死大小亦皆兼言並舉矣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故曰兼曰參各有攸當○自費隱章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如尸之有樞如衣之有紐○纂疏中庸出誠字然專說鬼神是以天道言至此章說許多事未乃說誠身工夫便是人道自此以下分說天道人道極為詳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關文抑此

或子思所補也與語類問中庸第二十章初看時覺得見血脈貫通處日前輩多是逐段解去某初讀時但見思修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斯三者段後便繼以天下國家有九經似乎相接續自此推去疑只是此章今次讀章句乃知一篇首尾相貫只是說一箇中庸底道理曰因是他古人解做得這樣物事四散收拾得來及混合聚便有箇次序如此其次序又如此縝密

或問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通以誠字貫串通篇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言簡意賅最宜詳玩

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理而致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四

子

課本

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平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詳論首章為本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簡括第一支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鸞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總綱第二支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第三支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宜實無妄之極功也統論第三支卒章向綱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收應首章首句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

人之實此理而無妄二句又總括全旨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
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誠字之根抵盡人道以
復天道則中庸之指歸後文所以詳言之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之五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
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

八者也人道也語類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

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修道之謂教二字義

不同○四書通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

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即修道之教但教是聖人

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黃氏曰首章言之謂直為

也此言謂之名之也稍釋○語類自誠明謂之性誠是實

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

求實然之理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使人明此理此心

常提撕與起常自念性如何善因甚不善人皆可為堯舜

我因甚做不得立得此志後觀書亦見理靜坐亦見理森

然於耳目之前○四學錄聖人全體渾然天理無一不周知

遇事觸物只從其胸中自然流出而所應酬無不周知

此所以為性而有天之道也學者所得於天之實理亦

與聖人同只為氣稟不能無所拘蔽故須因其所明充而

致之使於事物之際無不精察而各有以知其至善之所

在然後踐履之際無不精察而各有以知其至善之所

之道也○誠無不同其所由誠者則有不由誠之功不

同其至於誠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語類以

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為誠則誠明分而為二○三

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

性非特是曉得盡須是處之盡其道若凡所以養人教人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五

四

課本復堂

人雖稟得氣滿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
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
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
他所謂處使之他所謂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
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
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處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陷
出而便是理而遠之蓋聖人通身都是這箇實理這理下枯
也是道理如一斛米初間量有十斗再量過更無些子少
欠若是不盡其性如原有多斗再量過更無些子少
便是不能盡其性天與你許多道理本自具足無些子欠
闕只是人自去欠闕了他底所以中庸難看便是如此須
是心地大段廣大方看得出他底所以中庸難看便是如此須
密而廣方看得出他底所以中庸難看便是如此須
則仁在兄弟則愛之類已無一之性如君臣則義在父子
時產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成若如此則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做像也○能盡其性
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恁地實

將去然却有箇則字在○四書通天命之性本真實而無
妄聖人之心真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為能盡印非
有所加也盡兼知行而言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知
之無不明由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處之無不當人物
之性亦我之性聖人之盡之亦非有加也天地能賦人物
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而為三矣○林異峯曰須玩能字
人物天地在彼而能在我也譬之舟師能操其舟則能操
人之舟能操人之舟則能操天下人之舟天下人之舟即
吾之舟也操與未操其能在我矣故盡吾性而盡天下人
物之性亦盡性事也夫人生宇宙中非孤行而獨立也天
高地下人物散殊五事麗其形五倫交於身人物天地無
日而不吾接則隨遇莫不有盡性之功故曰誠者非自成
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一性盡而天下之能事畢矣○解
詁聖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中其性而後其所贊猶助
為盡處於人於物又自有各正之理善推之序贊猶助
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解暑張子曰幽贊天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五

五

課本復堂

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呂氏曰
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育也如堯舜行其所
無事順以養之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如堯舜行其所
若昊天至於民之析因夷嘯鳥獸之寧尾希革毛毳毼毼
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
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而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
此之謂與天地參○需類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雖
只是一理然天地人所為各自存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
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裁成輔弼須是人做非贊
人而人能燠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弼須是人做非贊
而何○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
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竟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氾濫舜
得禹而民得安居樂業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紹開編人
之所以范然於天地之間而有所贊助於天地也惟能贊天地
之化育則天地少他不得便可與天地參矣朱子曰這是一箇
無不得底故曰與天地參而為三○輯語參贊不是無分
却不是贊上又有參一層贊就功用上說參就位分上說

○徐撝只盡人物之性即是贊即是參非此外又有贊參
也故朱子謂贊化育與天地參是說地頭贊便是功用也
頭參便是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相廬講義只是箇實
品位地頭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理就人物天地實理之
自我而盡言則曰能盡其性就在我實理之盡於人物天
地言則曰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困學錄至誠盡性人
物天地一以貫之○至誠之性即是天地之性人物之性
即是至誠之性其分雖殊其理則一當盡其性時合下便
無所不徹無他以至誠故

或問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
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
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
事雖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五

六

教復堂

又况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
 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
 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地所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
 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
 人莫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
 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
 無小失其平矣惟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
 一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釋程明道曰自
 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
 參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
 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
 所為各存分○條理在大賢以下理一是理一分殊是
 分殊在天下至誠只是理一中自見分殊耳若將理一作
 一層分殊又作一層道理雖盡却不待至誠本量惟人作
 天地都在其性中却就其中自見分殊矣而又一齊都到方
 見數則字之妙看朱子說盡其性謂如性中之仁施之一
 家不能通施之宗族鄉黨以至國與天下有一不然而皆是
 不盡然則得家國天下施之無不盡則人物已各得其所
 然只是盡得其性分量故朱子又謂只是恁地貫將去然
 却有箇則字在正以理一統却分殊也按此能暢程子引
 朱子之意亦暢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
 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
 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知
 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疏遠近淺深先後又不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五

七

教復堂

容於無別當如張子之言也謂程子曰二程解窮理盡
 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
 已之性既盡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人之性
 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
 然有事豈有當下理會都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
 方有所言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
 至也按張子此條自是為學者說法○語類至誠盡性已
 說到至處須着如此說又須分許多節次只聖人之至誠
 一齊具備中庸於此皆分作兩截言至誠則渾然天成更
 無可說如下文却又云誠之者人之道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皆是教人做去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或疑此章以後言天道人道間見迭出層室
 陳氏曰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
 只合逐章體認才不費力處便是天道着力處便是人
 道○更氏伯璠曰此章以誠者之仁發明天道○按此
 章言至誠盡性直說到贊化育參天
 地已分明為下章化字立一節樣子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
 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
 偏也謂類問類會以下皆是致曲曰類子體段已具曾子
 却是致曲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合矣問所
 以必致曲者只是為氣稟隔必待因事逐旋發見曰然○
 渠解其字指至誠次即至誠之次也通大賢以下只一問
 未達便是其失然統凡誠有未至者而言又包盡學利困
 勉不止說一種人但有能致足與不致足之異
 耳○程子楊氏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
 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和盧講義章句曲一偏也
 偏曲字正氣偏與全反曲與直反然未有偏而不曲者
 入自致曲聖人之贊已共則此真無妄之理本甚全而

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紹開編形著明在已分上事。動變化此及物上事。孟子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所性之蘊須說到。此乃是盡頭邊。根於心者誠也。生色者形也。睟盎不言而喻。極其著明之盛而言也。此所謂能盡其性也。孟子說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

八

課本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且如居家而順於親友於兄弟志行孚於朋友仕於國而得君得民都是一誠感動處此是盡人物之性參贊化育起脚第一步孟子只說至動本其始也中庸直說至此要其終也○東陽許氏曰根心生色曰形日新月盛曰著表裏瑩徹曰明○新安陳氏曰形著明相似而有漸皆誠之全體星露於大用者也明者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妙○緝畧或曰變與化何別伊川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語類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王氏曰動則變使之改不善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爲之者也○則改易之迹顯化則陶染之功深○易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彙編六項雖節節相因却句句根減字說形者誠之形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外面一步顯隱一步樞是裏面誠字一步充拓一步以至動變化皆然章句於動字人已關頭處復一提誠字曰誠能動物以見皆誠所積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

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

語類問致曲曰只爲氣稟不同故發見有偏如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

者未免爲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者必多是仁仁多便侵却那義底分數氣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是義義多便侵却那仁底分數因指面前燈籠日且如此燈本性未有不光明者氣質不同便如燈籠用厚紙糊燈不甚明用薄紙糊燈便明似紙厚者用紗糊其燈又明矣撇去籠則燈之全體著見其理正如此也○問致曲莫只是就其所長上推致否曰不只是所長謂就事上事事推致且如事父母便就這上致其孝處兄弟便致其恭敬交朋友便致其信此所謂致曲也能如此推致則能誠矣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問致曲是就偏曲致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問如此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工夫○問所稟有厚薄或厚於仁薄於義或厚於義薄於仁須是推致教他恰好致復堂

中麴草句本義滙參

九

課本

則亦不害爲厚薄矣曰然也有這般處分
有誠一句則專是主好說蓋上章言盡性則統體都是誠
了所謂誠字連那盡性都包在裏面合下便就那根頭是誠
盡都盡更無纖毫欠闕處其次致曲則未能如此須是事
事推致其誠逐漸做將去以至於盡性也曲能有誠一句
猶言若曲處能盡其誠則誠則形形則著云云也蓋曲處
若不能有誠則其善端之發見者或存或亡終不能實有
諸已故須就此一偏發見處便推致之如何曰隨其善端
○問就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如彼便就彼上
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上
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孟子
克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克無穿窬之心而義
不可勝用此正致各是各要造極○困學錄就凡事言則
事造其極而無一端之不盡就一事言則處處造其極而
無一分之不盡才是致曲○一有善端之發即便當致其
要等待少積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
緩卽泮沒矣

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輯墨伊川曰其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
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善於畫其病於自
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輯註不日
致曲則誠而曰曲能而不止正見得曲誠本非二件故由曲
而致之即有誠也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
便有十分誠○困學錄若論當下則致得一事曲便有得
此一事之誠然不到曲無不致則誠之全體分毫終有一
闕處在而未全其天命固有之理又曰曲雖發於一偏
而其中本有全體之誠在惟曲中自有誠所以曲無不致
即德無不誠○由其所以不致之曲中自有誠所以曲無不
之於所為還漸克拓遂漸積久久之於所忍便自有積厚而
流境界○誠不可揜故既能有誠則形著明動變化自不
不容已者較之至誠則盈科而進與過化存神者自是不
所以然者工夫難處只在致曲而後有誠則已幾於化矣○其
紹聞編聖人所過者化非動而後變變而後化故曰立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
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唯聖

人爲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
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
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
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
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
也○語類問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
是曲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偏聖
人具全體一齊該下然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
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聖人用時雖發一端然其餘只
平鋪在要用即用上來得問聖人用時雖發一端然其餘只
而後充曰然○四書通曰端則於其發之初即推之曰曲
則於其發之也
偏先推之也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更氏伯璠曰此章以誠之者之仁發引人道
句是挽合上章語氣天道人道雖相間而言其實天道
只立箇樣子主意只重在人道要人盡人以合天也後
倣此○按章末唱明唯天下至誠爲能
化神回氣合中有滿腔歎想發意在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
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
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東陽許氏曰禎者貞也貞
告之祥之爲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言之兆詳審
告悟之則祥字兼禍福言經止禎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

卷五

三

課本

者○孔疏國有今異曰禍如國本有雀今有亦雀是
禍也本無今有日祥如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
傷也傷其日孽謂惡物為妖傷之徵若魯國鸛鳴求巢以
為國之傷徵按左傳云地反物為妖說文云衣服歌謠草
木之怪為妖禽獸蟲蝗之怪為妖○所以筮龜所以卜
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巫比二曰巫目三曰巫比
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筮筮始
伏義成於巫咸小未聞其人○周禮大卜掌三三之法一
曰巫比二曰巫目三曰巫比四曰巫比五曰巫比
職皆掌三三之法一曰巫比二曰巫目三曰巫比四曰巫比
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華氏掌三三
契以待卜事也○也契灼龜之木也君占體墨有吉凶兆
之象也大夫占色色有善惡兆之氣也土占墨墨有吉凶
兆之廣也小人占圻圻有微明兆之壘也卜筮既事則
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國有大事先筮後卜
小事則卜筮不相襲○○國學錄著龜無知而禍○回體謂動
福之來獨能知之只為無私心故與天相接取○回體謂動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

卷五

三

課本

證見於妖祥卜筮動作之間禍福之來亦逆知其善否者
非異也氣之感召理之常耳惟誠之至者無一毫之不善
則萬物朕兆無不形見否則已然之事且無一毫之不善
察其幾○○○此節首二句喝起國家將興以下一氣直
貫到禍福將至句一住此六句總在理上說所以謂可以
知之道也○至誠之道知之前知正以其道也○○○
言理本如是天地間無一非實理實理顯明於人而不
四體之得失著龜之吉凶實見實動也而人不知其私
之也惟至誠之心亦無非實理實理顯明於人而不
也誠動於此如目之忽見耳之忽聞所見所聞幾動於彼
問本自有可以前知之理與至誠之道此字本位二而一
者也○○因學錄至誠全體皆天理之理無不如此
誠之呼吸相通相接誠全體皆天理之理無不如此
之動而後見者至誠天理渾然無所不周知故必俟其動處
然後知之然清明在躬氣志如神不須索然自無不照○
○語此善字在氣機上說非道理心體之善禍福將至之

用而不知者爲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程子曰人固可
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
愈蓋用便近二所以稱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蜀山人
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又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
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是日
不僞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菓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
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菓
將以奉待也程子以其誠復同至其舍語甚
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至誠前知乃
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造詐不億不信
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
害其爲一哉。又集前知之義經文自說顏祥妖孽著龜四
體解字又引執玉高卑之事以明四體之說
則其所謂前知者乃以朕兆之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是
昭晰但須是深明照徹乃能察之其與異端怪誕之說自

然成就底道理，每爲人所誤會。當以下條爲正。○誠者，自
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箇根株、葉條、幹者，是他實有，所
以有許多根株、葉條、幹。這個便是自成。是你自實有底。
如人便有耳目口鼻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理。雖
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你自主做始得。○誠者，自成也，而
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四旁都無所倚靠。
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如無是實理，
便沒這天，便沒這地。凡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成。蓋本
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
去行，便空了。○輯註章句：物字，人字兩實字分下，所以所
當兩虛字不同。皆有至理精意。誠者，句朱子謂孤立懸空
說爲其包羅廣大，不專指人而人自在中，不是單屬對人
之物也。惟其不專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云所以誠。
自成，日所以則凡物皆非此不成，而責重之意自見矣。
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按此一截訓誠字，則專主人
自成下。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
以心言者，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

是事○四書處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卽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以實心言必實有是心然後能實有是理況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所以自成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爲貴專指人之有以自成者言也泛指在物者則以物之所以自成者爲本而以人之所當自行者爲用亦可專指在人者如下文章句所謂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則以心之誠爲本而道之行爲用又何疑之有○蒙引誠以心言本也此本子思立言所主之意而發之蓋其辭則兼物意則專指人何以見其辭之兼物觀下文誠者物之終始可見也何以見其意則專指人蓋此章本承二十章誠之爲貴朱子於此先順接其文訓之曰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然後爲發其指意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辭意兩無間然矣其解性道教一條初則亦兼人物言至末則曰蓋人知已之有性云云則亦專就人言以發其立言之意此朱子解經之法也○紹興編誠者物之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五

所以自成也雜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實理流出以賦於物之本也物各受其所賦之正而此理各爲一物之主所謂

自誠也此物字內包得有人字在下在人則事各有實然之理而理各行乎一事之間周子謂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誠之爲字從成立義程子謂至誠事親方成人子至誠事君方成人臣自字只是後面自成已之自觀章句所以二字可見語類有作自然之自說者明與章句不合不可從也誠爲物之所以自成實理流行天命本體昭然日用何嘗間斷但人不自去行便落空子朱子所謂日用之閒須在我而人欲問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故道雖是箇自有底道理却要人自去做始得如孝弟之道自一念之良心真切以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皆是人自做將出來人之所以能做將出來却緣都是本來實有底但人不去做則道不能自行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無非實理之道以理言用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無非實理之用皆實心之存主爲之也戒慎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存實心之主宰也○誠在物爲實理在人

爲實心。故首句是懸空說章句云物之所以自成此物字兼人而言故上句須兼實理實心在內下句則專就人言而道之道卽在人之實理也自道之達人以實心自行也故章句又云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就人身上說非本此實心如何行得這實理故以心爲本而理爲用此心字卽天所賦於人之實心誠與道非二物也○同學錄許氏謂前自成是自然而成後自成是自己成就蓋誠者自成也子思契緊爲人正在自己身上蓋就人身中指其天命之寶理使自體認言汝之一身以所具言則四肢百骸以所接言則君臣父子何一非實理之所爲若無此段實理卽不成此物事則誠者是汝之所以自成者也而可不存此實心以體此實理乎卽首一句大聲疾呼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後此條最說得好如此看自字既有精神者也語氣都此卽通章道理亦隱然都涵在此句中矣故下二節更不及自道句○誠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然實理管不得實心實心却實得實理○愚按誠爲實理罔不待言而以實心體實理尤子思責成人道之旨首句朱子雖云孤立懸空然畢竟以人爲主語類云誠者是箇自然中庸車句本義滙聚卷五七

成就底道理又曰這兩句只是一義而義各不同後復云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爲貴上了後面却是說箇合內外底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又程子云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按此則首句雖云自然固有未嘗不具責成之意或問謂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不合如游揚說成無待而然可見兩自字只合作一例看况三節皆以誠字提頭而因誠及道惟首節見之下二節皆言自成而自道卽在其中可見而道而字只縮上不折下識得誠爲自成道豈有不是自道若將上自字看作自然下始責成於人則語勢全側重下截去經指遠矣看下節提起誠字惟本物理責成人心而君子誠之功乃是以前立而用理以此自成卽緣此自道此爲本立而用

或問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揚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

也。韓愈伊川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又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游氏曰：自誠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也。揚氏曰：誠自成道，自道無所待而然也。我游氏以自字解作自然，朱子因其誤看，故特駁之，却緣語類亦有自然成就底道理一條，今人不善會，遂墮入游揚之說，竊謂朱子所謂自然成就者，乃原此理之本來而言，若就合下看，則自有責成意，故章句下所以二字見得以此則成，非此則不成，何等悚切！自字斷不可作自然看。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

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韓愈伊川曰：誠者，物之

不誠更有甚物也。○語類：誠者，物之終始，猶言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誠者自成也。下文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五

九

課本

物此二句便解上一句實有是理故有是人實有是理故有是事。○問：誠者，物之終始，看來凡物之生，必實有其理而生，及其終也，亦是此理合到那裏盡了，日如人之生，固具此理，及其死時，此理便散了，因問：朝聞夕死，程子云：皆實理也。實理者，合當決定是如此，為子必孝，為臣必忠，決定是如此了。○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成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翼註：舉終始便包得中間。故入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入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韓愈伊川曰：只着一箇私意便是，便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浩然之氣，誠者物之終始，之終始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入之心，苟誠實無妄，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即非誠矣。如聖人至誠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五

九

課本

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為誠之始，三月之末為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誠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時便為終，至焉之外即不問斷矣。○無誠則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且如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雖時誠意存焉，即有其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為祭祀之物矣。○誠者，物之終始，來處是誠，去處亦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如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以無物相似。○誠者，物之終始，不誠則無物。○誠者，物之終始，不字是誰不他，須是有箇人，此句無形，責重人身上。起下誠字，十分警現。○不誠，說人物，人心無形，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便

嘗發之日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為虛偽又豈有物之可言哉惟其如是故君子誠之為實誠之接上誠字而言所謂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者也此誠之二字內包含許多工夫在緣都在二十章說了故此只提一下蓋於此一開拓不過則終身學問只落在無物裏而雖高如佛老功如管晏不足貴矣須如聖人之純亦不已才滿得自成分量人做到聖人亦不過勾當一箇自成人而已可不勉哉○和盧講義會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正是箇誠始誠終底道理人一日不誠一日不成箇人一處不誠一處不成箇人不是人是何物言之直欲心人井恐不如廢物廢物皆有誠而為人不誠乎玩誠之為貴貴字分明有無以尚之意○蒙引此節全不言及道者明非以誠自成人則不能自道也故上節章句云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蓋心在是道即隨之矣○解語不誠句註中專就人心說正與首節誠以心言相照○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五

三

敦復堂

人必存此實心則實理方成而事理亦得如實心為孝而後成孝子此誠以自成人而定省溫清許多道理已無不行即此便為自道若無此實心則不成孝子而定省溫清之道亦皆無物矣換所重專在誠○按道非他即誠中事理也自道工夫以實心體實理誠上用功即是在道上用功原非有二故程文云誠之為貴而章句云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正見自道即在自成中不得目為補筆

或問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五

三

敦復堂

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然也○困勉錄誠者物之終始章句止以實理實心包在內子分言之却是二件實理是人物共有底實心是人獨有底然實理之理與道以理言之理又不同道以理言之條件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按不誠無物章句或問皆以心言而語類中亦兼理言此則又以心包却理要以章句各從所重則自當分別之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困氏誠則不惟無終而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始亦非其有矣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

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程氏

子所謂徹頭徹尾。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便是不少間斷。

而不知其在人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

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按此蓋知誠以心言。句尤為提要鉤玄。正猶知愛之

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

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

彼矣。韓愈侯氏曰。上言誠者自成。道自道子思恐學者以內外為二事。知體而不知用。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五

已也。所以成物也。猶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豈有能成已而不能成物者乎？

成物則非能成已者也。人物雖殊。理則一也。故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也。成物知也。○語類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此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蓋怕人只說自成。故言非自成已而已也。乃所以

成物。故成已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言。蓋成已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已。然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

也。按朱子云。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者。乃是其語氣不同。非云理之有異也。○相璠講義所以成物。即套在成已裏面。

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本是盡臣道為君之成已。而君已成乎此。便是民為堯舜之民。本是盡君道為君之成已。而民

已成乎此。類而推之。舍物無以成已。舍已無以成物。○我

本章三節。三提誠者。皆以實理內含實心而言。作一例看。而講章於末節。誠者獨主人說。謂是忠誠之功。而進於

能誠地位者。此說最謬。當痛掃。仁者靜之存。知者用之。體本文所以字及章句當自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

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此下發明成已所以成物之

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德也。伊川曰。性不可以內

外言。又曰。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如博淵泉而時出之

所。謂合外內之道也。○宮氏曰。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

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已。故思成已必思所以成

物。是所謂仁知之具也。性之所有。合外內而無間者。也。夫

天大無外。所謂造化發育。皆在其中。自無內外之別。入有是形

而為形。所謂造化發育。皆在其中。自無內外之別。入有是形

天地不相似。故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內外之別

哉。故具仁與智。無已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天地而施化育

故能時措之宜也。○語類誠雖所以成已。然在天地而施化育

偽自能及物。自成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之私。為故曰仁

自成物言之。則物成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

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相反然。聖賢之言。活當各隨其所指

而言。則四通八達矣。援或問云。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

言。主於行。故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克已復禮為仁

中庸章句本義滙纂卷五

豈不是成已。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問

時措之宜。是禹顏回冠履。開戶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是仁

知。具內外合然後有首尾。時措之宜。又云。如平康無事。時是

一般處。置倉卒。後有首尾。時措之宜。又云。如平康無事。時是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五

焉

課本

日智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故既得於已則見於
 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
 底豫便是仁智兼盡處之得宜故已成爲孝子而父成爲
 慈父若申生之孝以從命爲恭反陷父於不義既而父不
 義則已亦不得爲孝便是皆不得其宜可見自處處物內
 外無二道得於已而失於物者無之凡此用須記得朱子云如
 於已者能聽視聽之存用之發凡言體用須記得朱子云如
 耳目之能聽視聽之存用之發凡言體用須記得朱子云如
 者在我無一毫私意此是仁當其物之宜便是智無一毫
 私意便是自處當其物之宜便是成物不待兩項各做工
 夫而一事上處得物我交盡兩無可憾便是皆得其宜皆
 字如此認按此論大指本於蒙引諸家多有疑之者其意
 總謂成物自另有一番處置在難以竟併入成已中愚謂
 此只緣看得已字小耳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任天地間成物有萬般處
 置莫非已分中事故成已即所以成物章句釋以自然及
 物正見此理不外成已中若如俗說將成已成物割開則
 所以字殊難融洽○既得於已既字是跟誠字說下○性

無內外有外非性無物非內物皆我也外皆內也非處已
 一道理物又一道也楊子取爲我由不知此理也老氏芻
 狗萬物亦不知此理也○性無內外而非盡性者不能合
 內外按經文却只就本來合處說故章句特提提既得於已
 此則隱然指盡性而言蓋仁知皆吾性之德惟誠則實有
 諸已也○固學錄對言之爲仁智統言之爲性指其實爲
 誠一而已○(指處講義)天地全體此誠即以誠體物而不
 遺是天地以實理結撰一箇天下而無如物之不能皆誠
 也君子全體此誠即以誠成物而無外是替天地完全一
 箇實理結撰之天下聖賢苦口相告只此一意○天地位
 萬物存渾是一團實理三代以後安易有此世界一日之
 間安可無此學問○(意按此章以後安易有此世界一日之
 推本自成之由未節完言自成之量中問以君子誠之爲
 貴作骨末以時措之宜結尾所謂誠者自成如此自成到
 得時措之宜則是君子盡人合天亦儼然聖人神明
 不測之妙用矣與上章至誠如神亦隱隱相對照

右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面學錄故字總承上四章不止承兩
 至誠說蓋上文致曲說到能化自成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五

焉

課本

說到時措之宜則人道亦與聖人天道一矣故要其成而
 總承之曰故至誠無息○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
 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
 非至誠矣按此即謂間斷未條若有間斷便是欲維之指○
 (固勉錄)凡人不能無間斷必是誠未至如顏子不能不違
 仁於三月之後到底三月之內其誠原未至顏子雖不違
 是有虛假底人况三月之內夫子已許其仁然對至誠看
 則稍有未至亦是虛假此要看得極細徐澹申之曰謂顏
 子三月之內其誠原未至此是言誠不能至之盡故無息
 尚不能無之盡就一誠貫徹始終而論之若謂顏子三月
 內有虛假則不可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語類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
 游楊氏分無息爲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案引不
 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後日又如

言人道也

○史氏伯雍曰此章以誠之者之智發明人道
 之者之智甚精故此章斷歸重成物知也何自然誠之
 者人之道前已說明不煩此重言疊語矣而道自然誠之
 合內外之道緊相呼應不煩此重言疊語矣而道自然誠之
 自道朱註道之在我無不道亦行於彼本極分明人
 誤認自道爲成已又誤認朱註爲言外添補故說爾支
 而理隔晦○按朱子亦有云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
 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則以此章爲歸重智上自呼
 至云兩道字相呼應恐不然蓋末節道字只作理字看
 語重合內外與上性字對德與道非所重也章句道之
 在我及道行於彼兩道字乃正貼首節道字即誠中之
 事理故二三節言自成俱隱含自道朱子乃特與揭
 明固非補筆然亦不宜與合內外之道道字混看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

中庸章句本義匯叅

美

新復
課本

者是也。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皆是功業著見如此故鄭氏曰聖人之德著於四方。○至誠無息一段鄭氏說此諸家多將做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註不可易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中者既久則見於外者自然悠遠久則徵微則悠遠兩句只是一句久則悠遠取中插微字所以劃清已物界限也。○不是既久了方能悠遠既爲至誠則存諸中者自無不失發於外者自然悠遠本來一併都到但語勢次第須如此說乃分明。○峻峯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足迫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進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其勢絕皆是惟悠故遠之義憑按地理如是卽下二項朱子有云博則能厚蒙引亦云高者必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明然在本文只是平說。

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蒙引大抵聖人之道從容不迫愛

日代虐以寬皆是悠字意故舜則四方從欲湯則非民允懷○博在先厚次之蓋必悠遠然後仁澤之被日以遠到

東西朔南訖聲教而廣博矣悠遠故其仁日以深澤日以厚責力累仁夾於民之肌膚綸於民之骨髓而深厚可知

○存疑章句積字說得好功業博厚不是積累之久焉能

一隙便到王者必世而後仁正太明
則自有一段高聳軒發光輝宜著處蓋博厚是徵於外者

之積實處既積實了自然煥發於天光初現表所請發矣
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非積之博厚何以至此○語

類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

只欲辭簡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爲臺觀須是大築

則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問悠遠博厚高明章句中

取鄭氏之說謂聖人之德著於四方豈以聖人之諒自遠而微而著如書稱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乎曰亦

庸章句本義匯纂卷五

須看他一箇氣象。自至誠
○或問此章所謂至誠無

厚久

聖人如此久此

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已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其繁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困學錄問本文悠遠博厚高明接遞說下不見輕重今乃以悠遠提起何也曰章義說至誠無息故以悠遠提起久是成已之盡悠遠是成物之盡博厚高明皆是悠遠中境界一悠遠便博厚博厚便高明更無次第卽下文覆物載物配地配天不見不動皆是悠遠中功用層層抽換總是極言悠遠之妙正見至誠無息之妙故依遠兩字說在博厚高明前亦得說在博厚高明後亦得說悠遠亦得說悠久亦待○徐逆數則字固是一時並到然所謂一時並到者以至誠之自然而然也其實功業者目

之節矣自不可改章句故其積也故其發也居通說下正
善會則字○說統博厚就停蓄說故曰積高明就宣暢言
故曰發○困勉錄悠遠博厚高明皆是微字而抽出言
至誠功業此節已說盡了節內便有覆載成育思便有配
天地意思特下二節又抽出言之耳愚按本節固是說
至誠之德著於四方但如何及物尚未可分明說出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

又悠久也更氏伯藉曰悠久之悠即悠遠之悠此指驗於

於中者言也悠主外久主內故曰兼內外而言○紹開編

德之盛於內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說到極盡處了德之

著於外者自徵則悠遠至高明亦說到極盡處了悠遠在

博厚高明之前而實於博厚高明之後一氣事也無有者

於外而其根於中者不隨之故曰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

言之也○語類問以存諸中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五

前以見諸用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

以爲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悠悠久矣○

悠長也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裏

說鎮常如此之意又曰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

在○或問小註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

○蒙引好生之德治於民心此博厚所以載物也光天之

下至於海隅蒼生此高明所以覆物也此聖人之神化上

樂利各得其所天下之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其成物爲

何如○或問小註成物雖不外覆載二者然到久道化成

地配天無疆而此處卽下與天地同用五字者以覆載成
分明是天地功用及物字眼而用之於至誠身上故云爾
其實此數節語氣一層遞下一層倒亂不得
凌躐不得後此覆載成只合就至誠分上說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陳氏曰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

者是○蒙引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就用上說天地之

博厚高明悠久體也天地之覆載成用也味此可見體用

義○紹開編同體同用二節一申意非對待前節如云盡

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後節如云盡

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蓋博厚莫如地而聖人

功德所及有以盡地之所能則聖人便是地故曰配地高

明莫如天而聖人功德所及有以極天之所能則聖人便

是天故曰配天悠久莫如天地之無疆而聖人功德所及

與天地相終則聖人便自無疆易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

無疆者乾也而坤德合之則坤亦無疆矣又曰安貞之吉

應地無疆無疆者地也而君子應之則君子亦無疆矣悠

久無疆中庸之言當亦本此○蒙引上節言聖人之功用

到此方露出天地字樣後又專言天地之遠末方合之以見

一理蓋非天地無以擬乎聖人非聖人無以配乎天地也

○集解末句悠久自指至誠無疆自指天地不言配者省文也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音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

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陳氏曰不見而章是不待

皆言其無心而自然也。人事有成有否，其成在外，又必為而成。始無成者，莫如天地。無不成也，而未嘗有為之者也。成始無成，終無終，一誠之自無疆而已。○漢說章者，均齊方正，而燦然可觀也。變者於變時，而煥然新美也。成者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分之雖有，日章曰：變曰成，成之與變，要之章則無不變。變則無不有，不見不動，亦即所謂無為也。夫聖人之治天下，有田里之制焉，有學校之設焉，有大禮以爲民，有大樂以爲民，和而政以明示之，而又有刑以整齊之。何嘗隱而不見，而不動，漠然無所作為哉？蓋其性順天地之常，以應天下之事，順萬物之性，而無心以盡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非若小智之鑿以自私，人亦非若弱者之憧憧於往來也。○聖人無爲，而又曰：大聖人之所爲，爲心蓋無心之心也。○家引此節，只是申贊配天配地無疆，皆出於自然，非推原配所以然也。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 卷五 幸 敦復堂 課本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釋語自無爲而成，言而盡下專言天地末節乃合言之。言至誠處皆天地之理，然只說至誠言天地處皆至誠之理，然只說天地一夾，禮即亂了。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實主章法。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徐辨只指誠故註云：不過曰誠而巳。本文却不說其爲物誠而日其爲物不貳，以不貳乃所以誠也。誠則誠便不誠，不誠則一不誠，此其所以誠。須看所以字，陳新安謂不誠不誠，一即誠尚欠體貼。誠故不息，此故字不可大作，拆只一箇至誠自無息，原無兩層。蓋朱子是將不息誠字內，以當補筆與首節至誠無息相對照，到生物不測乃是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也。可一言而盡，只重其爲物不貳一句。○釋言其爲物不貳二句，中間着一則字，可見不測原從

不貳，世本文所重，只在不貳上。○援生物不測至今夫天節乃暢言之，亦不宜預奪。○（窮）開編太極圖說解云：直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此處不貳，只以理言不兼氣說，然理不貳則氣不貳，所以生物不測也。○邵子曰：木結實而理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未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之理也。○纂二十章或問一則純二則微，純則誠，微則妄，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沖漠無朕，萬理兼該，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確之也，是以一元運運，寒暑晝夜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不貳之所以誠而生物之所由不測其義盡於此矣。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李安溪曰：不貳言天地之德博厚高明悠久，又言天地之道蓋不貳者性之本體渾然一理，道之原也。博厚高明，又言天地之道蓋不貳者性之本體渾然一理，道之原也。博厚高明，又言天地之道蓋不貳者性之本體渾然一理，道之原也。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 卷五 幸 敦復堂 課本

明悠久性之發用分陰分陽道之正也。○兩道字須看得分明，又曰六箇也字與上文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相連應。○按此節對上節看，則爲體之用，對下節看，則爲用之體。所謂先天之後天，後天之先天也。章句誠一不貳是承上生物之功，是起下文天之先天也。章句誠一不貳是承上生物之功，是起下文天之先天也。章句誠一不貳是承上生物之功，是起下文天之先天也。

今天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

今天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天夫一水之多，及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鼈

居之寶藏興焉。今天夫一石之多，及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並去聲。卷平聲，竹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

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語類昭昭小明也

是天德地大底也是天○蒙引此正善形天地之大處不

先言斯昭昭之多無以見無窮之爲大不先言一撮土之

多無以見廣厚之爲大此立振收也卷區也釋地華山各

言抑揚起伏之勢不得不爾振收也卷區也釋地華山各

舉二山故下對以二水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

嶽爾雅釋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皆並配對舉則中庸可

知今人混作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

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

以辭害意可也援由其不貳不息即上節意句天地之道

其盛也而能生物即上節所謂有下文生物之功也故曰

此四條皆以發明其意也或以昭昭攝土照不貳不息及

中庸章句本義卷五 聖 課本

其無窮下乃所謂致盛大而生物殊非語意○語類問天

斯昭昭是其一處及其無窮是舉全體向來將謂天地

山川皆因積累而後大曰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

自是如此○條辨玩昭昭如此及其無窮則如此謂指其

一處則昭昭舉其全體便無窮也非謂天由昭昭而後無

窮也朱子恐人誤看故又以非積累而後大釋之○後言

天地復言山水者天地間山水最大而天地所生之物山

水最多故詳詞疊贊正極言天地之生物不測與至誠之

引言自不拘元意條辨申之曰上文至誠許多功用都是

說那顯底總一至於誠無息故出來方是說那深微底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正將上文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

許多功用都收入本體中○此言天命之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五而言之也

此言天命之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五而言之也

則不貳不貳所以誠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天之所以

爲天也○黃氏曰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

○爲天也○黃氏曰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

通章止完至誠無息四字主幸言文以一心經緯言○解語

指出不貳不貳即誠也○至誠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結

出不已不已即無息也○蒙引引此明至誠無息之意不

到功用處是乃天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

道聖人之本體也

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之命於穆不已此

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安

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

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

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又曰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

明及爾出玉昊天曰旦及爾游行只爲常是這箇道理此

箇亦須待他心熱便自然別○需類問純亦不已曰純便

不已若存問斷便是緊要○或問天道聖人之所以不已其命

安有已乎故言純則不已在其中矣詩之所以善言天也博厚高明
也言不已則誠在其中矣詩之所以善言天也博厚高明
悠久之化要皆純與不已之功驗爾信乎天地聖人同一
至誠無息而已矣○困學錄上以無息言至誠以不誠言
天地未條又互言之乃正見聖人之同乎天地故只就
詩詞閒閒推詠以純亦不已一句畧返本體便自恍然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語類問至誠無息章言聖人與天為一處廣
須如此豈可便道自家終不到那田地只是分別義理
會分朋旋做將去○史氏伯嘯曰此章以誠者之勇發
明天道○愚按但言天道之勇不復言人道之勇者因前
而仁智兩章都已說到至處則勇已貫於其中所謂及
其成功則一也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之六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輯畧明道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
下二節看二字有含蘊無窮之妙○語類大哉聖人之道
此一段有大處○雙峯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道○雖天下
渾淪處○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聖人○困學錄道一也
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聖人○困學錄道一也
前言君子之道此言聖人之道蓋中庸前半為入德者言
故言君子之道○後半為成德者言故言聖人之道○聖人
理一而已矣○本意只說道之大不枯○聖人承上至誠無
息一章唱歎而入故曰大哉聖人之道○愚按此章言人
道意在修德○疑道之君子○故開而先唱明聖道之大為
文○君子修德疑道起○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
看○愚謂言聖人正專注○學者其意自一貫也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之六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語類問聖人之
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此條後人不得其讀而以不
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按此條後人不得其讀而以不
二字屬上句○異說橫生所謂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不可
以不辨○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雙峯饒氏
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長育於陰陽五
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萬物之所流○理即
行之也○峻極于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下之物高下無過於
天者○天之所以為天雖不過陰陽五行之理○充塞天地之氣而
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即理之所充塞也○此言
道之大用全體極於自然天地之道即聖人之道○紹興間
育萬物是造化之自然天地之道即聖人之道○紹興間
即天地之道也○峻極于天不是說他高只是盡俯仰之間
無不充滿之意○言由下而上其高乃極于天○兩峻字微讀
○按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

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也。子日：氣塊然於中，而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凝。其感通聚散，為風雨為雷霜，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精相煥燼，無非教也。所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觀其張二夫子之言，可見矣。○困學錄：總是天之下地之上，凡有形色者，無非道之所發見。凡一空際處，無非道之所充滿。所謂大莫能容也。○輯語：只虛說箇道體如此，若說聖人如何去發育峻極，便非書理，且使第四節亦無地步矣。按此皆因誤讀語類句所致。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纂疏：如冠昏喪祭威儀曲禮也。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輯

明道曰：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非如異教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

中庸章句本義

卷六

二

課本

道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吳子曰：明及爾出，王矣。天曰：且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語類：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一事。○事便是於全體處有虧。○三百三千，一事不可欠闕。才闕一事，便是於全體處有虧。○化者，言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是指全體之形於氣化者。言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必待人然後行。○日如此說也。得只說道自能如此。○無得須看那優優大哉底意思。蓋三千三百之儀，聖人之道也。○不充足其中，便無些子空闕。此便是語小天下莫能破也。○紹開編：承上言道之大如此，又就其大而無外者，此即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與夫為人者，禮而為舜事業者也。○道不外於人事，三千三百皆人事。○之儀則繼委曲中各有當然之則，莫不於此。○非優優大哉，即非大矣。如此看來，則大小元無二體。此所以待其人而

後行必尊德性而道問學，亦非二事也。○條辨：洋洋訓充，滿於外而更無餘剩也。優優訓充足，足於中而更無欠缺也。○既充足於事物之內矣，然任作錯雜，零星不更於道，故充足而猶有餘也。○說統言洋洋而不言優優，只說得空寂子，故言優優大哉。○正見道無一毫滲漏，也何處不優優充足，則何處不洋洋流貫。○禮儀威儀雖聖人所制，然莫非天理之自然，惟其道無所不形，故任舉三百三千，都外他不得，非充足有餘者，安能之乃。○即此正見其大，以成其大也。○小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變舉儀氏曰：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子。○輯語：看一待字，可知雖千百年無人行，聖人之道自長在。○所謂非道亡幽厲不由，而朱子以三代下皆衰腐，幸

補時日，毫無助益於此道也。○愚按：道不以三代下皆衰腐，幸然必待其人而始行。其字須着眼。○要雙關道之大而遂息

中庸章句本義

卷六

三

課本

與下極乎道體之太盡乎道體之細相貫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朱子曰：凝三百三千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凝，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此道而行。○日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修德事。○變舉儀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大小各經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為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為己有，否則道自道已自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愚按：變舉云：列然二物，此只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修德之功，不能與道為二。○此只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足行於上，節結上本節起下。○凝自在行前，必於身而後事未節竟直接道無不行，可見尊德性道問學是修德之

是疑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

溫即至德所從出也又曰不尊德性則懈怠慢矣學問

從何進○問何謂尊曰只是把一件物事尊崇擡起他

從此即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何謂道曰只是行如去

行一面在○非此大學致知專主知而言也溫猶煇溫之

溫日煇物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按此亦可見故不致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六

四

課本

加厚也○語類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厚是

說上去○問而與以義如何曰而者順詞以者反○尊德性所以存

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

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語類問尊德性而道問學

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

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尊

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尊德性工夫不在紙上在

人自做自尊德性至教厚凡五件皆是德性工夫自道

問學至崇禮皆是學問工夫須是徹徹上徹下徹中徹外

節自却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

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

尊德性一邊輕子今覺未是上而一截便是一箇主

盡得小者此理愈說愈無窮如千溪萬壑所流不同各異
一川須是知得然其理則一○陳氏曰存心以極道體之
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優一節○
困學錄尊德性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也○道問學程子所
謂進學在致知也○德性者萬理之本也○道問學者萬理之
有以全其天命之本然也○而問學者萬理之所由立也○
所以明德性者道問學也○而道問學者明德性之方也○
問學即尊德性中事工夫有二○一本原則一非道問學則尊
德性工夫不能充實然必先尊德性然後道問學是有本
以充之則本末兼到矣○按此是父將而字折下看須兼此
兩義下四句同○未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
累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
語類問如何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
要去徹底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私所
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才有欲則昏濁沉墜
即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問意是
心之所發處言欲是指物之所接處言否曰某本意解廣
大高明不在接物與未接物上且看何處見得廣大高明
氣象此二句全在自蔽與自累上蓋為私意所蔽時這廣
大被他隔了所以不廣大為私欲所累時這高明被他
之下故卑汚而無所謂高明矣○此心本廣大若有一毫
私意蔽之便狹小了○心本高明若有一毫私欲累之便卑
汗了○惟不蔽不累則其心開闢都無此障彼界底意思自
然能致廣大不以自蔽則其心開闢都無此障彼界底意思
勝則自然能極高明因舉張子言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意
蔽則所蔽欲行○紹開編從起意可知其卑也故曰自累○
錄須看致字極字若而從之可知其卑也故曰自累○
之分量有款便不是廣大高明之至私意就立心言私欲
就立身言○語類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涵養此已
知底道理常在我也○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
德性敦厚只是箇樸實頭亦是尊德性○困勉錄專指良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六

五

課本

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才有欲則昏濁沉墜

即不高明矣某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問意是

心之所發處言欲是指物之所接處言否曰某本意解廣

大高明不在接物與未接物上且看何處見得廣大高明

氣象此二句全在自蔽與自累上蓋為私意所蔽時這廣

大被他隔了所以不廣大為私欲所累時這高明被他

之下故卑汚而無所謂高明矣○此心本廣大若有一毫

私意蔽之便狹小了○心本高明若有一毫私欲累之便卑

汗了○惟不蔽不累則其心開闢都無此障彼界底意思自

然能致廣大不以自蔽則其心開闢都無此障彼界底意思

勝則自然能極高明因舉張子言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意

蔽則所蔽欲行○紹開編從起意可知其卑也故曰自累○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

六

敦復堂課本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

七

敦復堂課本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六

八

課本 敦復堂

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五句皆作是觀○何氏潛齋曰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如今世禪學問學而不尊德性如松陽諸義論學者工夫有存心致知力行三件此只說得存心致知缺却力行於是虛靜工夫語類中有一條謂伊川言敬言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已自為克己敬程氏曰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節力行也若以致知言之則知即知其所當行者盡精微道中肅知新學禮皆致知事則皆力行事是致知亦可包力行也○徐辨尊德性是大段涵養工夫不可說知亦不得偏說是行道問學邊精密之至該知在內亦該行在內然語類却又以上五截皆是說行處下五截皆是說知處何也

日存心是持守工夫其不可斷然行者以未專主行其事也而循謹戒懼畢竟行底意多致知是零星細密工夫其可該行在內者以行之至及算得知之無虧欠也而考辨精詳畢竟知底意多意致知工夫人能以存心致知對舉而行五句上下截分屬於其中真做工夫人能存心致知知力行自包攝裏許不在強為填補至諸家更有於致知中分析某項屬知某項屬行者九鑿○渠解按語類中有云兩邊工夫都不偏者此是正解本面有重上截一邊說者以致知中道理原皆德性所自具故以培植根本而言自重尊德性所謂本得而未自順也有重下截一邊說者性中固無所不具然必由問學工夫與為填實此以下手有可着力處言之所謂下學上達雖從下學始要之只是貫也合體看來總得相資相應之意○松陽講義自與草廬謂陸子尊德性之意居多朱子道問學之意居多却似兩性工夫可以偏用不知此說特欲調停朱陸耳其實陸子謂六經皆我註脚固不用道問學矣而其教人專欲先立乎其大者在虛靜一路上去豈可謂能尊德性乎朱子以講學窮理為務而尤以涵養本原收拾放心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六

九

課本 敦復堂

為先於尊德性未嘗缺畧也援此可闢世之左朱而右陸者

或問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黃氏紹日大學致知工夫德性節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蓋彼以知行分先後則致知在先而誠正之功在後此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然後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謂興起在位也語類問居上不驕是指王天下者而言倍與背同言忠於上而不背畔也○與如何言興起在位日此古語與如與賢與能之與○言大小精粗一齊理會貫徹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百三千之綱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集解不驕者以位有經曲之道為設施實見得道理無窮功用有歉不倍者以位有經曲之道為憲章實見得王制盡善法守當然言與者關位有經曲之道於世實與數陳乘時利見點容者欲位有經曲之道於心括囊無咎與道倍藉總以見德修道時中妙用無入不得不可不看○四項以不驕不倍為綱足與足容又單就不倍詩大雅丞民之篇內抽出言之故後二章單承不驕不倍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

卷六

士

敦復堂課本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
言天下一統也（斷畧）呂氏曰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必同倫
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必同軌考文所以合
俗故書必同文○季安孫曰自天子言之制禮爲大繼之
以審度繼之以修文教化之所以一也自天下言之守度
爲先進之而習文進之而敦行風俗之所以同也（按此乃
兄上下節回互錯綜自有義理○說統車同軌制度中之
一端也軌不在車而在地蓋車以迹爲驗也書卽字文則
其體式也皆兼點畫音聲章句云文書名言書之名也是
專以音聲言而點畫在其中或問云文者言之點畫形象
也是專以點畫言而音聲在其中茲互發也○語類問章
句云倫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以辨
上下定民志如君臣父子貴賤親疏州接之禮皆是天子
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第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
也○存疑車同軌條言當今天下車尙同軌書尙同文行
尙同倫未嘗敢有議禮制度考文者以證上文之意也○
愚按本節語勢一面證上卽一面起下歷舉天下之皆同

不便隱然有不敢
不同之意在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爲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木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

主

敦復堂課本

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隉。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竊辨或問言不待禁而自不爲是周周之車軌何以能若是其必同而推論之非本文正意如云行不通乃不得不遵奉王制將行得通便不遵王制即須知不是威靈震懾強制天下正朱子所請王者受命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乃制作盡善如下章本身徵民考建質俟到無可易處

都是天理決定合着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

之吾從周者不得位而安爲下不倍之道耳不然只說從

此意非中庸此章之指中庸所引只在從周一意而已○
章句云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見今世無放反古之
以孔子亦從周從周二字正與反古相應自周自事已有
上文兩條了此兩節分應首節三意○困學錄語言夏
殷之禮相宋俱不足徵而此云有宋存焉又若殷禮猶有
可徵者此句最變得妙言殷禮雖有宋存焉又若殷禮猶有
不信愈有力○按論語語聖二代章從郁文盛起見則從
周自因周禮之盡善此處特唱明今用之見周禮乃時王
之制則從周自以今日所用不得言各有所謂待其人
此相牽合也○按上章非有至德至道不祭所謂待其人
而後行者原不以窮達而有間故聖人得位則不難經緯
天地進退百王不得位則惟是討論舊章格守成憲此正
君子之所以為時中與常人束於勢
分者自別讀這章書須識得此意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問非天子節專指賤
者而不及愚者何也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

卷六

六

敦復堂

變峯饒氏曰此章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未
引孔子作箇樣子○季安溪曰上文說三百三千待人
後行何因說到居上居下有道無道正為孔子發其端
耳故須連上章一片讀思按連上章一片講方識得所
以引孔子作箇樣子之意不然但摘不倍一義為說
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見立言深處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

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新安陳氏曰王天下謂聖

禮制度考文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而世為天
下道也○鄭嶧山曰三重惟天子得行之是謂重典有三
重德修道德從德性問學而有之也○在滄柱曰居上而
謙虛體物曲盡人情是謂不驕非徒貌為恭謹粉飾禮度
文而已講三重重字從小心敬畏中看出方合不驕本旨
○象引章句圍不異政家不殊俗正所謂同軌同文同倫

國家分說諸侯有國大夫以下有家政在上俗在下觀政
於朝觀俗於野○劉真註過是倍上之過如越禮敗度無文
是也寡過重在君能寡民之過上○愚按上章言非天子
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隨接今天下卓同軌書同文行同
倫可見此三事不獨王天下者重之即天下之人亦莫不
重之然天下人即羣然重之莫得而有之即天下之人亦
莫能有上焉者非其時不能有也下焉者無其位不能
也而惟王天下者得其時而有之也下焉者無其位不能
時無位之故而無德之故也本諸身二節正力爭有字最
道節乃放出重字末節仍逆掣有字可見首句有字最
也但解從重字張皇而不知有字吃緊此特扣緊綱領未
為觀指知歸即滄柱謂重字從小心敬畏中看出關合不
寡義非不是愚謂不若直入有字中尤著肯要也下句
寡民之過玩其字矣乎字欲然而不敢信其必然而萬有
為不驕可想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

卷六

七

敦復堂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
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

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三山陳

乎周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惑而不信下

而不信如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玩

章句以夏商為證下焉者以位言聖人在下指指其代也故

章句以孔子為證兩善字俱以禮言聖人在下指指其代也故

句自明○象引章句為證兩善字俱以禮言聖人在下指指其代也故

信不信則在人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於人是不

信上就說民不信也○按此條看是過脈然以上焉者非

時下焉者無位王天下則既有時有位矣而三重之有却

正須有之以德若我德不能自明則仍無望於民之信從如

有宗六句一步關一步斷一步深一步難一步總是收入來語不是放出去語餘力鞭辟有字一氣合讀乃見所謂不驕正如此精言云不特本微考建等字不可說成自然並不謬不悖等字亦不可說成自然以不謬等字原從考建出也考之建之正欲其不謬不悖耳按此二條可以訂自來講章制義之訛

或問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述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三山潘氏曰通天下時不然是以達幽明賈古今而無所不通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六

三

教復堂課本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之義或問小註後聖與鬼神言其意是總結上四句理之至家物之情相隱顯無不盡豈能事事不差毫釐故天人之理即在禮度文拜跪分寸點畫之間若不知其理則制作必不盡善問質俟天人如何日須知質俟有實事在知天知人有實理在○北溪陳氏曰鬼神天理之至也聖人入道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人理之至所以不惑○更氏伯雍曰天地著鬼神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而然者雖知故二句俱從難知者言之言鬼神後聖而三王天地不待言矣○困學錄貫鬼神是知天盡處俟後聖是知人盡處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雖鬼神有所不能違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雖百世聖人亦有所不能外不是到質鬼神後聖然後為知天知人也○集解鬼神後聖只在天中質無疑俟不惑只在知天知人中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本領已具

在本諸身此特從質鬼神俟後聖看出耳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三山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可據故人準則之○蒙引動言行皆指三言是三重之見於號令議論者也行是三言之目盡於身而指諸天下者也○程語三言字緊粘動言行言謂令行言等字語輕急乃得其妙○輕行言正說行言到盡處凡有行有言即世法兼盛德之至非工夫純熟未易語此○世字只指本朝若為天下道蓋曰天下世道是就民言此民之寡其過也曰世為天下道則仍就君子言此君子寡民之過也而字縮上未二句玩兩之字兩則字分明亦縮向君子分上說○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六

三

教復堂課本

世道三句是說君子制作盡善遠之二句才說到民上語脈次第相承若都作民之信從君子說不應後世反居前當世反居後○困學錄遠近兩句即粘上三句說○我還是故字承上兩節遙應寡過才作直放語末節仍緊緊收轉到底只鞭辟有字一字不外散或問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章墨陽氏曰動凡動容周旋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六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愚按此章既主居上字便是通身骨子自古聖帝明王初制顯庸其為兢兢業業無非欲寡民過所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天下苟有民未寡其過者未必非兢兢業業之疏而驕泰之失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此二王之後射厭也按詩意在彼以本言無惡無射美其已然庶幾二句勉其將來作兩截語氣重在下截引詩之意則渾言彼此咸宜無往不合對下君子未有不如此庶幾二句對上語人每混看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六

其一定之理

其一定之理子之所當法也密後其盈虛消息自然之運君止久速之皆當其可者明之說者亦援以爲律天時之實此特其大綱耳夫子之平生之精蘊教人而和靖之評伊川者其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循而寫成則在夫子可知矣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六

西

課本

定之理本於太極之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聖人太極之全體也故動靜相生與天同運而不違動靜各定與地並止而不易○徐元扈曰言如此便如此當如彼便如彼其機甚矣故曰上律天而下律地○然此定者存○語類問下襲水土是因地土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無往而不安○困學錄襲水土章句謂因其一定之理語類又謂是因地土之宜各有不同因其所宜而不膠於一定然後各得其一定之理須看因字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蒙引內者心之存主外者行事外之行事處亦有本有末○四書通律天時如不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時是本襲水土如居魯而縫掖是末安土敦乎仁是本按此特舉以見例耳要是將聖人存主發用處一以貫之下文小德大德有統攝內外本末中○困學錄祖述四句合權看見仲尼體用之全逐句看亦見仲尼體用之全所謂皆兼內外該本末也○或問小註此章要

識得聖人之學之大須認取堯舜文武天時水土已該盡古今上下道理才得是言聖人工夫下辟如天地四句是言聖人之德如天地萬物並育四句是言天地之大言天地則見聖人○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帝王天地之道以時出之而自無不合固非紛然於如何祖述如何意章如何上律下襲也但此處子思方鋪張堯舜文武天時水土字面出來以見仲尼之道大無不備意○雙峯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萬象○徐辨饒氏照或問小註下一學字大有體會蓋仲尼純乎天道而不廢人道之功者也○日祖述曰意章曰律襲俱是用力字眼○橫塞天地古今正其德臻於至極也○按此處高唱仲尼正與第二章仲尼日相應以見君子中庸之統非與歸

或問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六

姜

課本

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洪雷風烈必變也此在外○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此在內○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焉○貢進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縫掖也居宋而章甫也○此在外○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寓而安也○此在內而為本○蒙引用舍行當其可則附於時所寓而安則附於地亦略有別○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此下兼以祖述意章合在上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亡虞

云方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嫌於是哉○按內外本末朱子亦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之實亦未可深泥諸說紛紛辯論尤所不必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贊轉徒報反

錯猶迭也○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沉月升則日沉○此言聖人之德○雙峯饒氏曰此言孔子之德如地之無之不覆幬謂包括得天下許多道理錯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運日月之互照然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四時日月悠久之至

也。黃氏洵如曰：無不覆載，道廣大之體。行代明，道變通之用。新安陳氏曰：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言。無不覆載，無遺也。錯行代明，無已也。紹興趙鼎行代明，不止謂無已，須看錯字。代字蓋謂當剛而剛，當柔而柔，用仁則仁，見用義則義，萬變不窮而泛應曲當。如四時之應候，日月之有常也。蓋聖人德性純全，萬理兼備，自然如此。人有微瑕，故有差互。有差互，則有間斷。○莊靜臺曰：天地二字，提起貫下四時日月看。蓋四時日月，不過運於天地之中，即其錯行代明觀之，天地之大，益可見。○葉解此處持載覆轡，就合下並育而不害，即在坤與有德以維持也。天主覆轡，則惟有意在其中，載而日持，時一德之自為循環，日月一德之自為禪代，大德小德，川流敦化，及所以為大意，皆包孕裏許。然在本節，則是為聖人之德，取譬天地，本面自在下文。○後章句此言聖人之德，明是將下節大德小德字，先從聖人分上點出，則下面取譬意更不須申說。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六

美

敦復堂課本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大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舉一動，一晝一夜，似不相侵。而實非相違悖也。○存疑不相害，只是各成箇物，不相侵。○如羽毛不入鱗甲，意不是物相礙害，並行不是相並。而四時日月各行於天地間，故曰並謂皆有行也。以其循序更迭，故不相悖。○萬物紛紜錯雜，未嘗不有吞噬，然終古未嘗少了一類。所謂各成其性，只是大以成小，小以成其性。○因之曰講不害，不悖，須與下川流意相照。○飛潛動植，盡在天地間，生有如一物，自有一物之性命。一物終在天地間運行，即運行掩覆之間，各自有次合，各自有。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六

美

敦復堂課本

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四書通小德川流，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而並行，而渾然者，已包於其然者全體之中，所謂不害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聚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未發之中。○眾引自物而言，則並育並行處在此，而不害不悖亦在此。○只有分合之殊，而無彼此之別。自天地而言，則並育並行者，大德之統乎小德也。○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分乎大德也。○但小德者，全體之分也。○用學錄把大德分開看，便是小德。故曰萬殊之本。○之分，把小德合攏看，便是大德。故曰萬殊之本。○川流者，

德度不相害，亂不相乖，逆何悖之有。在並育中，自有不相害底妙處。○在並行中，自有不相悖底妙處。○按兩而字，乍看似折下，細思却縮上。小德元即在大德中也。○須善會。○眾引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悖是析而觀之。並育並行與不害不悖是同時事，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釋語道指日月四時運行度舍，如黃道白道之道，人每易混。○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條辨四句當看兩所以及兩之字。蓋不害不悖只並行亦只算得敦化，而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為也。並育以二字貼在大德小德上。○愚按並育並行者，大德之為也。並育所謂天地之化也。其化之不善不悖，則有敦之者，渾然而一以貫是皆德為之。而於其各出不可窮，則以為小德。於其渾然一以貫是，以貫則以為大德。其貫德非有二也。○釋語云：不是小德外，另分箇大德作對，亦不是小德中各隱箇大德作主，只分看箇小德。合小德看，便是箇大德。耳。小德則化之，所以

流大德則化之，所以以換章句兩所以即為末句所以字。○組只此融看便得。○困學錄以大德小德並言，則大德是所以並育並行處。小德是所以不害不悖處。以大德小德對言，則大德之敦化又是小德之所以不害不悖處。以大德小德當下看，則此小德之川流，其所以然處，即是大德也。○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四書通小德川流，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而並行，而渾然者，已包於其然者全體之中，所謂不害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聚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未發之中。○眾引自物而言，則並育並行處在此，而不害不悖亦在此。○只有分合之殊，而無彼此之別。自天地而言，則並育並行者，大德之統乎小德也。○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分乎大德也。○但小德者，全體之分也。○用學錄把大德分開看，便是小德。故曰萬殊之本。○之分，把小德合攏看，便是大德。故曰萬殊之本。○川流者，

中庸章句本義卷六

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語類大德是敦化小德是流出那怨底怨便是流出那忠底忠便是流出那和底和便是流出那便是小德川流自古至今都是這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顛倒去都只這箇道理做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皆只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會得源頭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不害不忤者如天下雨一點一滴都着在地上○萬秋各一其氣日月陰陽各一其行度乃一本之散於德之教化如飛潛動植雖不同而本乎一氣以化生於一本者所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惟根本盛大故能脈絡分明惟出無窮故自往不息○讀書錄大德敦化如中庸章句本義卷六

泉源小德川流如泉流散而為千支萬派分言之有體用之別合言之則體用一源也○大德敦化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小德川流物各一其極也○精言小德川流正指大川之水流出在外或西或東者言之大德敦化乃太川涵涵其有泉源未嘗向東西流出也○輯註敦化乃太可見只在川流處見之天地間榮然可指者都是川流其在所以往者過來者續日出而不窮者必有敦化者在耳其在流處見敦化在化字上見非化則亦不知其為敦非其化之敦則亦無從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知其為大德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聖人身上說言其全體渾然則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言其應用然則如四時日月之錯行代明此聖人之大也其未盡其意則又即天地以見之結尾云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然則仲尼之所以為大其亦可知也已下章遂言之惟天下至聖至誠二章此仲尼之所以為大也按此改須通下二章一氣讀結處了而不了是虛引後文與大哉聖人

中庸章句本義卷六

之道章一則若截住此一章看則有首無尾謝然而止正復含毫不盡○天地之大只是並有並行不害不忤其所所以為大則正指大德小德此章句上文兩所以即為此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以見諸說之得失矣輯錄伊川曰川流是日用處敦化是處便是大德更須大體上求尋也○按此皆貼合仲尼與章句言天地之道更須大體上求尋也○按此皆貼合仲尼與章則聖人自見也○蒙引以聖人之不害不忤而為小德之川流者言之如仁之於父子固無害乎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固無悖乎智之於賢者以聖人之並有並行而為大德之敦化者言之天理渾然而榮然者畢具於其中至誠無息而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已在於其內按此可以見取辟天地之意矣

言天道也接大全史氏諸家瑣論費隱小大之說徒事紛綸無關義要悉不載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語類某初曉那之大德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聰明時又便是大故也要那聰明○問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想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六

舜俱坐不會通
看前後文之故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

之也語類問經綸分之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

游氏曰天下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為天下之常道皆可名為經而民彝為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汨

其序之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陳氏曰即是中者天下之謂也就性論所謂大本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經綸立本知化

中庸章句本義卷六

只一誠字該盡能事首句一語單提全理皆到蒙故於人

焉

課本

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

之也雙峯饒氏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分理之君仁

聞編天下之大經本自有常而眾人不失其倫中說得

至誠之聖人為能經綸之饒氏所說不遇就五倫中說得

論語鄉黨首二節論之首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

貌之不訥大節記其在朝事上接下之不同其不同處即

其緒然後可分非強分也非其類不能相合所謂綸也

此可想見經綸之必本於極誠無妄處相應講義人倫

不分則義而至於相浹不合則離而至於相畔故須經綸

究竟合即為分分即為合原無二道正倫理才是為思誼

道所謂人倫之至故足為天下後世法困勉錄此章承

大德教化而言天下之大經若就其細看則千條萬緒便是小德下若以其大綱言只是一段真實無妄之意流貫於其間主恩則盡其思之實而無一毫虛文主義則盡其義之實而無一毫虛飾名分秩然之謂經情誼萬然之謂綸此所以為大德後此則立本知化可以其於所性之類推故章句節節貫入至誠正從敦處着想

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四書通旨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

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係辨天下之道

人欲之偽以雜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係辨天下之道

千變萬化這便是川流之化也而其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這便是從敦化中川流出去至誠之能立便是至誠之能

敦寬其所以能立者不過性之本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

道理預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

中庸章句本義卷六

非但聞見之知而已語類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

所謂知者言此至誠無偽有以默契也○北溪陳氏曰知

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如肝胆相照一般聖人之知極誠

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有萬物之功與之相契自能於所以

化育只是一誠至誠即以此誠相為默契自能於所以

此知字如知縣事知府事之知○四書通旨曰贊化育此

日知化育贊云者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也知云者至誠

之心無間於天地也○語類從上文來經綸合是用立本

合是體問知天地之化是與天地合否曰然又曰此三句

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有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六

美

課本

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困勉錄章句謂此皆至誠
給對立本知化育言之則以經綸為功用而以三者對至
誠言之則三者皆為功用此功用與他處言功用者在外
者不同也○徐辨既曰天下之大經天下之大德天德之
育便是天地間功用所不可少之事至誠能經綸之化
知之非其極誠無妄自然之功而何○精言此功用亦
不是全無事實空言心體此即謂功用字是為能二字注
脚自無不故是說大德按此即謂功用字是為能二字注
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
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所謂為
仁由已而由人乎哉之意他道更無些空闕經綸大經
他日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父子夫婦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
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則思自飽心相何
用靠他物直卿云便是天地之化育則思自飽心相何
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
心力○夫焉有所倚聖人自是無所倚若是學者須是
定一箇物事做骨子方得聖人自然如此他才發出來便
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德
又曰堂堂然流出來焉有倚靠

或問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
為致和立本之為致中知化之為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
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為不得其綱
領耳游氏以上章為言至聖之德下章為言至誠之道者
得之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輯畧游氏曰德其用
者所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
心一莫窺其奧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
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
為故其言之序相應如此○語類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日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

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
人見之但見其博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言行之莫不敬信
是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
是那裏而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
子那裏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
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
用言否曰體用也不
相似只是說得表裏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六

肫

課本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肫肫懇其仁者人倫之
皆不相管涉矣○或問小註肫肫懇其仁曰須直從誠意
懇到處看出仁之周流無盡方是至誠肫肫懇其仁
者心之德而愛者仁之情中心惻惻不能自已如春之發
生和氣藹然無處不周流者是所謂仁也孟子曰親之發
昏蔽故以親喪喚醒感動之於此不能自已者仁之端也
此能自盡則他事亦推是心而已聖人全體此心凡於理
所當然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如周公之事君大舜之事
親何等懇至何事不自盡肫肫懇然便是無聖人之懇至
凡人解說我所當為我所當盡只是無聖人之懇至
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北溪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而不
正四者之在吾心動靜周流如環無端然性體本真而靜
靜者本也動者用也靜以涵動之所本動以見靜之所存
也聖人之心天理渾然無少私欲故能寂然不動其欲藏
也極乎真靜固之體以為感而遂通之本此其所以立
靜以立本者為獨深而淵淵其淵其淵也○此即周子所謂主
敬以立人極與易繫辭所謂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止可
徵於○肫肫懇至就淵字上著想不過曰靜曰深而已惟從
此句方不墮入老莊之虛無○愚按曰靜曰深亦不過狀
之以淵而已惟從立天下之大本入想覺一淵字猶不足
以盡之而狀之以淵淵其淵乃真於無可形容處作形容
所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正須從實處著思議而無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

卷六

美

二課第

中庸章句本義白鹿講義卷六

卷六

三子

聽課

176

知去聲

4

- 66

聖知之

1

5

妙之妙不

到得

綱正所以爲錦。然正所以爲章。愚謂衣錦故更須尚綱。章故彌復闕然。兼此方是兩邊合襯而字之義始得。○

君子繫之道與小人之道一心向內向外而途轍以分天
道爲人者便是小人之道一心向內向外而途轍以分天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六

留

課本

下人品心術自有此兩途指出言之以見人當由此不出
 彼地則却之道專講君子看作成德一般便與下學說不
 去○上既言君子之道與小人之道與矣復申之以淡而
 不厭此三句極形其道而歎想之見與的然曰亡者相去霄
 壤此衣錦尚絅之心所以為入德之始事也○愚按章內
 言君子者六惟首節與小人對舉辨黑白而定一尊以見
 從此取途循循而上即至篤恭而天下平君子境地雖殊
 要其為道則一此節兩提君子之道作意實下學之君子
 全文為下學立箇榜樣固不可過為闊然字標箇名目即不厭
 言之亦無不可淡簡溫不過為闊然字標箇名目即不厭
 文理亦舉似在中之美日章之大槩而言見君子之為遠
 道自如此惟一心近裏著已此中自有此境趣須善會
 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
 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語類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
 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
 又專指心說就裏來又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二知舉表
 而和裏也知微之顯一知由內以達外也○問知風之自
 日凡事自有箇來處所以與微之顯對著且如今日做
 一件事是也是你心下正一事不是也是你心下元不正
 又日知風之自是看如孟子所謂開伯夷之風之顯是也
 ○輯註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若認
 作風俗風化之風則與遠近句複架矣○按遠近則清而
 屑之字併歸一脈打混不得劃開不得風自微顯亦然○
 困學錄知遠之近三句從人說向身說身說向心又就心
 上從一念之動說到發見處一步逼向裏來已為下文
 慎獨起本又日三句直暗從天以下平逆收到慎獨處才住
 把此一篇工夫效驗逆旋在此以下逐層順推出潛伏
 孔昭微之顯也敬信風之自也勸成化起無言百辟儀刑
 惟德遠之近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
 之近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
 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有為己之心直本起語意說
 語類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慎獨存養省察兩節工夫而
 已篇末尚綱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真

中庸章句本義匯纂卷六

留

課本

首有為己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
 肯做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
 已有窮理意思否日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
 方肯去存養故可與入德但首章是裏面說外章自
 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
 欲入二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相表裏
 也○中庸末章至為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只暗地做
 工夫去然此理自揜蔽不得故日閑然而日章小人日亡
 微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日閑然而日章
 淡而不厭三句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三句一句緊一
 句先生再三誦此六言日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
 白有可樂故不厭似平簡畧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
 不止於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
 於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
 風之自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凡見於視聽言動者
 然猶以己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微之顯則皆本於凡見於
 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極分明
 顯者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
 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謹獨涵養至引詩
 不顯惟德末節總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
 以無聲臭終之○或問小註同章句有為己之心而又知
 此三者日惟其為己所以能知幾然天下亦有為己而不
 知幾者與上三句是兩截事按此可融看語類兩條然果
 竟以前一條合章句本義為正○蒙引可與入德矣文勢
 只帶遠之近三句然立心為己其本也知所謹字兼戒
 懼謹獨恩按章句緊接下文立言謹獨之事即謂專起謹
 懼謹獨恩按章句緊接下文立言謹獨之事即謂專起謹
 獨亦無不可○困學錄為己只大槩說慎獨存養俱是為
 己工夫勸成天下平俱是為己已效驗起處說為己只是說
 立箇主意要如此知幾是為己已起頭下手處按章句而
 字為己知幾固是分說要之知幾正是知為己之幾也理
 自一串○輯註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見得箇為己
 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
 夫耳故云可與人德
 或問卒章之說日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

卷六

哭

敦復堂課本

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

卷六

哭

敦復堂課本

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亦刺幽王之詩其十一章曰魚在于沼此刺幽王之詩其十一章曰魚在于沼懷念國之為虐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灼憂心慘伏之深然亦其昭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而莫見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語類潛雖伏矣便見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屋漏是戒謹恐懼意○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疾病方無愧于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語類獨從每事每念發端隱微處自察精明不使有一毫夾帶所謂內省不疚也到事省察念省察工夫精密更無愧作之端乃所謂無惡於志此二句自微分按志字直自下學立心之始已立定此志必須刻刻內省不留一毫疾病之端以求無惡於志兩句雖稍有區分却自一意貫下俱着力語惡字與惡其文之著惡字同一痛切○紹聞編人惟撲實向裏才於自家身上能見得善之所從生惡之所自起工夫自有着落自家身上不得故引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言微之顯也人心至靈毫髮之微不能自隱故中心有所不自得則內省有疚而有惡於志君子則是於此處能自做得主常人恒失之於此君子恒得之於此故曰君子之過莫大乎所見而君子於此能不疚疚無疚正是有惡無惡乃人之所不見而君子於此不能無惡正是其不可及處所謂自見曰明自勝曰強也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困學錄慎獨工夫最要亦最難向後多少工程緊要只爭一處教節末二語特提撕而警覺之按末二句高聲朗誦其詞危其情也或認作贊語直謬以千里矣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
詩大雅抑之篇詩納見前不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

且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為突西北隅為屋漏西
南隅為奧人才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南隅然後始到
西北隅此是深密之地會子問謂之當承上文又言君子
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光所漏入也

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已之
功益加密矣釋晷伊川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又曰不愧屋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六

哭
課本

以為未又引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言不但獨
之當謹而已也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以事言之
則有動有靜有言有默以理言之則初無一毫之空快一
息之閒斷而此心之所為益密此二節不可平看與首章不
其力焉工夫至此始為益密此二節不可平看與首章不
同首章從天命之性道不可須臾離說下來故先說存天
理之本然此章是從下學立心說上去故先說謹於人之
所不見以至於不愧于屋漏乃是自外說向內故朱子以為
為已之功益加密至於篤恭亦只是此工夫用到此處無
少間斷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至於天下平不出此道也
學章首章先言戒懼而後慎獨由靜說到動也此章先言
慎獨而後戒懼由疎說入密也語言各有條理道理實無
異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察盡頭處言也愚按因是
舉不言不動以該言動然畢竟是從言動處入不言不動
方透得出功益加密○柏廬講義敬因動而不言不動
見若未動未言時只是存天理之本然緣何指箇敬信而
如於未發之中說喜怒哀樂雖無其事而有其理天理本

然正辭聖學與之謂○東陽許氏曰不動敬不
言信是敬信在言動之前亦敬於言動之後故下文引
詩并言其效釋晷潛雖伏矣二節是天德工夫不動而敬
王道功致篤恭而天下平是功效到極處○柏廬講義章
句并言其效謂下兩節言德之進而并及之也四箇承上
文只一意皆就
德言其遞進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
威於鈇鉞假格同

詩商頌烈祖之篇此配成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

為已之功既密則德成矣德成則效應矣然此處德雖成
猶未至於至德淵微之地下文愈說深去○吳因之曰奏
假二節不可謂直教成德亦不可謂敬信以上有別樣工
夫只當云由此敬信而漸熟之以至成德之域則不賞而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六

哭
課本

勸不怒而威矣又由此而漸化之以至於妙不容言之地
則篤恭而天下平矣○二節雖以效言却不重效只重德
及之取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
人自化之也蒙引以極其誠敬釋無言者猶易觀卦盥而
而不純一矣其云人自化之指與祭之人也不賞而勸不
怒而威是脫此意說出來不賞不怒無言意也民勸民威
靡爭意也○集解不賞不怒要在德上看賞罰持世之大
典非必可廢但德盛而人自化不靠此作賞罰之具耳蓋
是自已真性日與斯民相觸發而自勸自感不待賞與怒
之及乃見君子德化之妙○徐辨四節書一步引進一步
潛伏節言謹獨不是此時尚不成懼只此時存養未至須
到得不動不言而亦敬信則自勸而靜無非天理流行慎
獨工夫已包在內所以注下益加密三字原非靜存動察
兩節平分而奏假以下亦非如饒氏可分承兩節也蓋工
夫必到不動不言而亦敬信方有不賞不怒而民勸威之
效若但謹獨中之幾未到全體敬信時候如何得有此效

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他人孰不恭敬又不

馮一重○張侗初曰也須賞也須怒也須聲也須色只是

也 不若蒸民之詩其六章曰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所

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

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輶明道曰毛猶有倫入毫

手此德猶有倫類可擬非毛之猶有倫也蓋統言以

類只是猶有形象意語雖云有類而實明其有形猶云尚

屬物類耳又將蒸民之詩再掃去一重不若文王之詩

直趨末截為兩無字出色為不顯寫生其末章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

乃為不顯之至耳非是贊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

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然後為至也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六

至

課本

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楊氏曰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至矣蓋道本乎天而其卒也反乎天茲其所以為

至也與侯氏曰自衣錦尚絅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放

入德成德之序也又曰子思之書中庸也始於寂然不動

中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及其至也退藏於密以神明其

德復於天命反其本而已其意義無窮非玩味力索莫能

得之語類中庸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詩

中自說須是儀型文王然後萬邦作孚意初不在無聲無

臭上也中庸引之結中庸之義蓋其意自言謹獨以修德

至詩曰不顯惟德後而節節贊歎故自予懷明德至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

容如此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遽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

置而終身迷亂矣問中庸末章說及本體微妙處與老

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真與默然之意同不知老莊是否

先生不若良久曰此自分明可且自看又問曰開關中又

着細密竟疑中又着謹嚴這是人自去做所說無聲無臭

佛家也說得相似只是他箇虛又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

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雷風雷流形時

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說得如是實東陽許氏曰以無

聲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矣而曰上天

之載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載者發育萬物之事於發育

之中有無聲無臭之妙即太極形而上下者聖人篤恭

而天下平本末具備也又曰君子惟能慎獨成德不使心

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

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為一耳則不顯之妙也

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聖人開闢人毫髮絲忽終

不盡是終是有也然此之所謂無非老氏之所謂無也原

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

底道理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所能為故

曰天命雖高事屬化無不自此中流出而實無象之可指

故曰無聲無臭兩若論工夫則只謹獨敬慎積久功深便

是理會此事處非別有一段根源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

外也愚按以天道明至德却正須就下學上達步步踏實

勘到至處微妙難名與天同體方見得天人合一是子思

中庸章句本義滙參卷六

至

課本

聖賢為人之意困勉錄無聲無臭即在存物有則上見

不可依饒氏專以此為未發之中天命之性蓋論無聲臭

抵何在第二十章已點破矣誠者天之道德以天起以天結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

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

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

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

心乎語類中庸末章恐是說只要收斂近裏如此則工夫

密中却自有光明發出來中庸一篇始只是一中間却事

工夫之要約而言之所謂藏於密者也困學錄上章說

聖神功化直推到胞胞淵淵浩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已恍然言下矣此又聖手從下學立心之始推而至於

於聖神功化之極致正見中庸之道初非難事但能謹焉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六

焉

課後堂

戒懼切實為己便可上達天德蓋正操其無聲無臭地也
指示簡從入之方欲學者腳踏實地從下學做工夫也
此是一卷小中庸○此一章中庸第四支遙應首章為
全書歸宿○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慎獨次言知仁勇終
之以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指先師曰中庸說
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實切如二十
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
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處雖多然豈換
散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
精研章章融會下學而上達焉則理子所謂始言一理中
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
非高虛也事皆實事而為理之用非淺近也所謂其味無
窮皆實學者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猶有白首紛如之歎吁豈易言哉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六終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

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

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

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

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

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開韶問公欲封以尼

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語類問齊景

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

卷首

課本

敦復堂

地晏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孔子還

受之否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孔子遂行反乎

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

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九年庚子

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

行有答子路東周語○語類聖人欲往是當他召聖人之時

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所以終不肯去如陰雨蔽

日這些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

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

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

墮成圖之不克語類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便休
須別有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山
金氏曰荀子云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朱子曰少
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
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乃獨荀况言之是必
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朱子之言
如此而於此猶存誅少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
正卯四字蓋存疑耳

論語序說

卷首

課本

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既解還衛主
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生德諱及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
微服過宋寧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
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
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語類
胖之召但謂其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
不能免我而已夫子於公出氏之召却真箇要去傲於佛
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
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
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孔子如蔡及葉
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
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
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
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
且據論語絕糧當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
在去衛如陳之時史記云書社地七百畝恐又反于衛時靈公已卒衛
可乃止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于衛時靈公已卒衛
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而冉求爲季氏
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
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
孔子亦不求仕語類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
之不同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
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矣夫聖
人自知其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刪詩正樂有語太師
不可爲矣從周等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
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十四年庚申魯西狩
獲麟有莫我知者孔子作春秋請計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
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
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
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
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

論語序說

卷首

課本

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 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

論同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此段進論語集解疏文中語也○或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朱子曰以何晏所敘篇數考之則信爲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爲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義以齊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曰陸氏蓋於諸家說中得之耳○仁山金氏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今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註三論始合爲今定本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

子稱仁山金氏曰唐柳子厚亦謂成於曾子之門人而謂有子若以似夫子故尊之程子此論爲定○楊氏曰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爲明驗至於闕損冉求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

論語序說

卷甫

四

課本

華也與○已上二條言論語本末故附錄序說左方

論語要義目錄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一篇齊論語二十二篇魏何晏等集漢魏諸儒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本朝至道咸平間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甫昺疏約而修之以爲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垂意經術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時相謂王安石父子逞其私智盡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傑之士蓋有知其是非而傲然不爲之下者顧其所

以爲說又未能卓然不畔於道學者趨之曰殆猶舍夷貉而適戎蠻也當此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

於遺經其所以教人亦必以是爲務然其所以言之則異乎

人之所以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時受其說於先君章齊先生未通

大義而先君棄諸孤朱子十四歲而失怙中間歷訪師友以爲未足於

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

有道延平先生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於

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

於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傳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

論語要義目錄序

卷甫

五

課本

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刪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爲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註疏有不可畧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學者第熟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舍必將有以自得於此本既立矣諸家之說有不可廢者徐取而觀之則其支離詭譎亂經害性與夫近世出入離通似是而非之辨皆不得爲吾病嗚呼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具於此矣不可以言傳者亦豈外是乎哉深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因取凡要義名氏大槩具列

於左而序其意云

論語訓蒙口義序

予既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觀覽暇日又爲兒童讀之太抵諸老先生之爲說本非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畧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遍誦諸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啟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泰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以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

論語訓蒙口義序

六

敬復堂

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畧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蓋藏之家塾俾兒童學焉非敢爲他人發也嗚呼小子來前予幼獲承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二十餘年材質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採掇先儒有所取捨度德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本非述作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耳夫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而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汲汲焉而無欲速也循循焉而無

敢情也母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爲迂且淡也母惑於異端而躐之以爲近且卑也聖人之言大中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卽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而爲道窮理盡性修身齊家推而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終吾身而已矣舍是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昔者吾幾陷焉朱子少嘗誤入釋氏二十四歲悟其非學於李延平先生始歸正傳今我自脫故不願汝曹之爲之也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通朱按學庸而論孟集註僅有史記序說未及另序翻閱文集有要義及訓蒙兩序而兩書無傳蓋要義即精義之所由來而訓蒙義或爲集註之所造端託始未可知也玩其文因知朱子之用功始之驅闢邪說開啟羣蒙日積月累朝更夕改由粗入精由博反約而集註始定學者安享其成正不知先賢當日之辛勤有如此故並載以補集註序說之所未備云

論語訓蒙口義序

卷首

七

敬復堂

論孟精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不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

論孟精義序

卷首

八

敦復堂課本

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覽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功。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論孟精義序

論孟精義序

卷首

九

敦復堂課本

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為害豈淺鮮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謹書

用着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爲聖賢之別也。○問近看精義當有何法。曰別無方法。但虛心熟讀而審擇之耳。又問曰只是逐段子細玩味。公記得書否。若記不得亦玩味不得。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又曰某近看學者須是專一。譬如服藥須是專服一藥。方見有效。又曰譬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看精義須寬着心。不可看殺了。二先生說自有相關透處。如伊川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如孟子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又云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自當隨文隨時隨事看。各有通徹處。

精義綱領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

精義綱領

卷首

十

敦復堂課本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矣。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才雄。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孔孟只要分開聖賢之分。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得似聖人。譬如剪綵爲花花則無不似。只是無他造化。功綬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

後能明其道。譬如許大氣象。然後爲泰山。有許大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又曰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常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或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才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氣象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精義綱領

卷首

十一

敦復堂課本

右論孔孟氣象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語類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熟讀精思。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脈絡條理。始終洞然。而無纖芥不明之處。則六經之言固可類推而無不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關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問學者如何可以有得。曰但將聖人

語言玩味。久則自有所得。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語類孔孟書孔孟在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曾說話。○問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任已見說將去。○問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最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一部論孟。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為。○凡看論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語言。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語類讀書須是切已。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已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論孟只剩讀者。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語類讀書須是正看。看左看右。看得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澹。然意味深長。須當○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書。原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孔門弟子。如子夏問巧笑倩。今美日盼。今直推至於禮後樊遲問仁。知直推至於舉臯

陶伊尹而不仁者。遠始能無疑。今人多於言上認了。又安能疑。楊氏曰。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是着力。深方能疑。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向。如孔子門人所疑。皆○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決。洽耳。語類莫云。論語中有緊要處。有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着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謝氏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肯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無事者。輔氏曰。不過是尋行數墨之徒。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語類到這一二句喜。便是入頭處。如此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須知這道。那一句有契於心。着實理會得。那一句透如此。推來推去。方解有得。○輔氏曰。是就其性之所近而偶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輔氏曰。好之。則知其味矣。如食五穀者。足其樂。有不可形容者。○今人不曾讀書。如讀論語。舊未讀。是以見於手舞足蹈也。○今人不曾讀書。如讀論語。舊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輔氏曰。程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知。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須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之功。如是。則氣質變

化月異而。其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愈長。語類所謂深長意味也。別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語類人之爲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輔氏曰。讀語孟而不誦。誦未嘗切己體察也。故讀雖多。何益於事。尹氏曰。是書乃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卽其問答。如已親炙於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

右論用力之方。分輯從述朱本稍爲增訂而仍其目

精義綱領

卷首

四

敦復堂課本

論孟讀書之要 文集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專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矣。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

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也。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論孟讀書之要 敦復堂課本

卷首 五

八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夫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按語類綱領開示學者深切著明然多分說散說此篇則統舉其全體蓋尤綱領中之大綱領也故鈔列綱領之右〕

語類綱領

論語孟子都是大學中肉菜先淺後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學做箇匡廩子卒亦未易看得○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答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則推之其他道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善以不同方知其所

語類綱領

卷首

七

數復堂課本

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或問孟子說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是如何曰孔子未嘗不說只是公自不理會耳譬如今沙糖孟子但說糖味甜耳孔子雖不如此說却只將那糖與人吃人若肯吃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也○聖人說話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言一言喪邦以直報怨自是細密孟子說得便麤如云今樂猶古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之類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麤顏子所以未到聖人處亦只是心麤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按以上兼言論語孟子下專言論語其專論七篇者另列孟子卷○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

語類綱領

卷首

七

數復堂課本

大物事○問論語近讀得如何餘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論語難讀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是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則看兩段須是專一自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却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口如此年歲間自是裏面通貫道理分明○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

舉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或講論語因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惟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某語孟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細看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以下論○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心。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欲人相似。捱來捱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

語類綱領

卷首

六

敦復堂課本

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註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集註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某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此某之爲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爲言謂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証者此義不可以常訓通也○問集註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

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注脚。中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須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並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耳。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卽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畧去。或通論

語類綱領

卷首

五

敦復堂課本

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胡氏曰字義難明意義可以分斷者逐節注之一章之後又合諸節而通言之欲學者先明逐字文義然後明逐節旨意然後通一章之意也每章只發本章之旨者附注後或因發聖人言外之意者別爲一段以附其後亦欲學者先明本指而後及之也又曰集註內載前輩之說於句下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指及反覆此章之餘意。紹興間學者讀章後集註當知此是說一章之大旨此是反覆此章之餘意二者須辨別得端的不可錯認

論語序說卷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之一

金壇後學王步青輯 子士釐編 孫維甸尚齋校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語類今讀論語且熟讀其餘自然易曉此一篇都是先說一箇根本○又集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事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謂也以事義言之則則凡未至而未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學者有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一學而

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從通達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不以不盡心焉○語類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朋來在時習之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有道而正其學事慎言之後母友不如己在忠信之後今人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語類學之爲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博學審問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一

學而

慎思明辨篤行皆學效之事又曰學效也是效其人未能孔子便效孔子未能則公便效周公按此數語最明劃○今且理會學是學箇甚麼底然後理會習字居業錄云學而時習之先要學得真方可時習思按集註特提人性皆善直從天命原頭說起則學字來歷既明繼以覺性後此由資稟不齊乃見不可不學之故所謂覺者即吾性中之靈明而其所以覺則事物之所當然與其理之所謂性也先覺謂凡人之先我學道者效先覺之所爲猶云學先覺之所學或考之於古而讀書論世得其進修之方或求之於今而事賢友仁資其誘掖之力由是學問思辨以窮其理而篤行以踐其美則至善之所在以明而吾性之初以復此論語開章第一箇學字集註可謂言之深切著明而凡異學俗學自無從置喙矣○問學而時習不謂之詩書禮樂曰固不是詩書禮樂然無詩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亦只爭這些子聖賢教人讀書只要知所是爲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爲學之道是如何又曰天下之理要妙精微各有攸當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法其然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按學固不止讀書一事而窮理之要必在讀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語類問學習二字曰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片令所謂磨乃學習是也○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問時習是溫尋其義理抑習其所行曰此句所包廣只是學做此一件事便須習此一件事程氏曰未知未能必欲諸人是之謂學已知已能必欲諸謂習是之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語類學習須是只管在心常常○學要時習習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己今人學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會習熟不見得好此一句係切已用功處

得譬諸飲食之美也借使易牙日舉於前而已不預饗焉終不足以知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按語意自是舉遠以該近故下面引程子言信

從者眾或有云論學則自近以及遠論應則重遠而輕近乃曰此吾東家某可見遠人之觀聽最公而近人之耳

目易玩此論未嘗不近是然細思終不如常說之穩子日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

性非有我得之得私○語類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信從者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說未樂○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

聖人所言多少寬大氣象常人編迫但聞得些善言寫得些文字便自寶藏之以為己物皆他人所不得知者成甚

模樣○舊嘗有云信從者眾足以驗己之有得然已既有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一

學而

五

課本

得何待他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恆吾之意至於信從者

衆則豈不可樂又曰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

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可憫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又曰此段工夫專在時習上做時

習而至於說則自不能已後而工夫節節自有來○或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若何而樂耶曰理義人心之所同

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吾獨得之雖足以為說矣然以此理而舉世俱信之幸人而人莫之從則是獨播乎

一人既飽而九人不下咽則吾之所說雖深亦曷為而能達於外耶今吾之學所以得於己者既足以及人而人之

而從者又如此其衆也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心所得不獨為一己之私矣夫夫之善心以及於人

所能者彼亦從而得之也則其歡欣交通宣揚發揚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亦不足以方其樂矣是學之中也○朋

來之樂奈何曰以為樂其可以取益以為樂其相與講學則我方資彼以為益彼亦安能自遠而來哉以為樂其義

理之不二則是未能自信而藉外以為樂也以為樂其大面友遠以為樂於充實輝光而聞譽有以致之則是以

此自幸而有驕吝之私也至於知不講之為憂則知講學以為樂則正所謂以彼之有形此之無者夫樂與不樂決

於吾心可矣豈待此而後判耶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耳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之云才九

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信從者眾之云才九於此後信從者眾信是信其所知從是從其所行或問中

只承知能貫將去方見得朋來之樂正是立必俱成不獨成以天下之理公之天下吾學中一片精神鼓舞洋溢

何等廣大光明並不落聲氣交游及所關精義中諸家之說語類又曰伊川說得大蓋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

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問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從者眾故可樂若以講習為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其為

樂也小矣這箇地又日說在心樂王發散在外非以樂程子位大故是高了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一

學而

六

課本

在外也以為積滿於中而發越於外耳說則方得於內而未達乎外也○語類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

而溢於外○慶源輔氏曰說是自知自能而自說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共樂條條樂固是與人同然亦非因

人之樂而後樂要知人方知能時亦未必遽如我之樂而我之樂自止不得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問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王字泰論語義府以理論則成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天暑所嘗怨尹氏曰學

他只是令人聞耳按此於字義最善為名狀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語類尹氏此等句極好君子

微波○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為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耳若根柢未幾能到十分如此成熱心裏固有時被他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知而我不愠也又曰為學乃是自已當然事於人何

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不樂今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不見知果能不慍否按此正節節要人體認三不亦乎神理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語類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不樂則何以爲君子又曰要知只要所學者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說則樂與不慍自可以次而進矣○語類編末引程子一條又所以聯絡三節之餘意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人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陳氏曰深意在善字上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犯上謂干之事未易言也按此處亦只兩言不必太深看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一學而九

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干犯便是那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爲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爲此言人犯然諫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語類其爲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上下文勢如此若巧言令色鮮矣仁鮮字則是絕無○問有犯上者已是不好又何必至於作亂可見其益遠孝弟之所爲曰只言其無此事論來犯上乃是有少拂意便是犯不必至凌犯處乃爲犯也若作亂謂之未之有也絕無可知○按金仁山謂上節以質言下節以學言後人多有議之者語類却亦云爲人孝弟說資質好底人似爲仁山所本思謂首句亦約畧以資性言與下節振分質學則太滯矣看來只就爲人大概渾說爲得○集註云其心和順持下一心字已暗伏仁字針對兩好字而言見得孝弟之人心自和順即小不順亦非所好何況大不順下兩層都就心上看則次節本字已到○精

義海氏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孝弟者忠順之資也其不足於忠順者寡矣故孝弟之人鮮好犯上至於不好犯上則忠順足於已而悖逆之氣不萌於中矣若是者其事君必如其親憂國必如其家愛民必如其子固足以禦亂矣會何作亂之有木漸於上水漸於下有本者如是故君子之道亦務本而已矣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或問仁何以

日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爲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以爲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爲之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妙也仁之所以爲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仁爲愛之理矣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一學而十

一言盡程子論乾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者五常之首而包四者側隱之體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孝弟爲仁之本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下章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也其專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求仁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爲甚記語者所以列二章於首章之末欲學者知仁爲急而識其所當務與其所以求仁之方也按此論語第一仁字故集註兼愛之理心之德爲訓而或問復條析之使學者知其分復知其合後一條元本分列次章愚特照西山集編併合爲學者提綱○語類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分明四書通仁是性愛是情愛之理情根於性也心之德心統夫性也按此申明朱子之意○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却說仁○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一 學而

十一

課本

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又曰仁之愛如糖之
甜酸之酸愛是那滋味○仁非愛他如能愛如日能視之
瞋目不動他卻能視又曰仁非愛他如能愛如日能視之
之德是仁○勉齋黃氏曰仁性也既曰愛是仁心何也天
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無所不為德語其全體而極其大
不過生而已生之外無他道也天地是為仁心而人得
然人心之仁以為心之仁有禮有智其仁者愛是也仁固主於愛
而貫四端則凡吾心之全體莫不仁也論仁之所專主而
至切者則曰愛論仁之所兼統而廣者則曰心不若是以
心之德何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程子之理曰心不若是以
言仁也曰愛之理則是仁乃愛之理而非愛也蓋指性而
言也合性與知覺則有心之名張子之理曰心不若是以
覺而言曰心之德則專指此心所得之理而言也蓋指性而
所具之理皆在其中矣既曰愛之理則所謂性也而為二
切者固曰愛之理然其兼統而廣者亦豈離乎愛之理至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一 學而

十一

課本

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語類問世
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道理
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是這道理
○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如人能孝弟則其仁之本
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孝弟固具於仁以一
先發故是行仁之本○先生嘗以手指心曰本只是一箇仁
愛念發出來便是孝○陳敬之說孝弟為仁之本一章三
四日不分明先生只令子細看後作一員圖示之中寫仁
字外一重寫孝字又外一重寫弟字又外一重寫父字又
物字謂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長民字又外一重寫去
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去
一埃仁民是第二埃愛物是第三埃○問孝弟是為仁之本
曰此是推行仁道如發政施仁之仁只固非克已復禮是仁
然也故伊川謂之行仁如樹如種如之仁只固非克已復禮是仁
意上說又論本字云此便是大學其本亂而親始者否矣
思理一而分殊雖貴乎一視同仁然本亂而親始者否矣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一

學而

第十

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
問爲仁先從愛物推如
惻隱不敬其親而敬他
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
仁民而推親 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
本或問程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爲
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爲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
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爲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爲孝
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見者同出而先我故
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人苟能之則必
有不好犯上作亂之效若君子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
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
其施有漸矣而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又豈特不好犯
上作亂而已哉此孝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語類爲仁
以孝弟爲本本之事守之類是也又曰爲仁以孝弟爲本
弟之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又曰爲仁以孝弟爲本仁
字是指其周徧及物者言之以仁爲孝弟之本仁字是指
其全體發用處言之又曰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
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
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
纂疏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譬如桃仁杏仁中具生
理凡其根幹枝葉自華而實無非生理之貫通此論性以
仁爲孝弟之本也然生理貫通又必自根幹而枝葉其發
動萌芽必有其初以至於華而實焉此謂爲仁以孝弟爲
本也按根幹枝葉之喻較一坎二坎三坎之說更精且於
務字立字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
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
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語類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
安頤伊川所以將爲字屬仁字者蓋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
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耳仁則流通該貫不專主
於孝弟一事也○困勉錄論念頭則孝弟之念最真論作
用則孝弟之事最切兼此方見得仁所以必自孝弟始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一

學而

第十

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
已曷嘗有孝弟來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
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
弟凡慈愛惻怛皆在所包故不止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
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言江淮河濟然仁主於愛
言木而不言梧檟楸棘非有彼而無此也
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語類問孝
本此是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方是偏言之仁然二者
亦都相關說着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則偏
言底便在裏面說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章所
言只是從愛上說如云樹隱之心仁之端正是此類○或
問然則君子之務孝弟特以爲爲仁之地也耶曰不然仁
者天之所以與我而不爲之理也孝弟者天之所以與
命我而不能不與之理也然者或忽焉而不之務於此不務則於
者故於其不能不與之理也然者或忽焉而不之務於此不務則於
其所不可不爲者亦無所本而不能以自行矣故有子以
孝弟爲爲仁之本蓋以爲是皆吾心之所固有存吾事之所
必然但其理有本末之殊而爲之有先後之序必此本先
立而後其末乃有自而生耳非謂本欲爲彼而姑先借此
以爲之地也夫大率聖賢之言若此類者甚衆皆以是說求
之則不失其立言之旨矣○語類孝弟本是合當底事不
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
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本根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
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按此歸重務
本方見得聖賢無所爲而爲道理乃益真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
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語類只心在外便是本心不仁不是別更
動容貌正顏色是合常如此何害於事若做這模樣務以
悅人則不可○問巧言令色是詐僞否曰諸家之說都無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一

學而

主

詐偽意思但馳心於外便是仁不若至誠巧令尤遠於仁
矣。○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
令色雖未是大段奸惡底人然心已過外只求人悅便到
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又曰巧言即所謂花言巧語如
今世舉子弄筆端此文人所當看做這般模樣其心
還正腔子裏養用力之文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
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持養發禁蹢躅必溫
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切求仁
之要復何病乎。○問修省言辭誠所以立也修飾言辭偽
病所以增也發源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原巧令之
病所以從來止是有為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飾人背肩
諂笑以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為也曰有所為之說甚善。○
只在言色上做工夫全不着心體故曰鮮矣仁。聖人詞不
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上者鮮對下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一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一

學而

主

非仁則知仁矣。或問夫子所謂鮮仁程子乃以非仁釋之
獨至者也。程子則懼夫讀者之不察而於巧令中求少許
之仁焉是以惟本聖人之意直斷其不仁以解害辭之惑
也說經如此其可謂有功矣。○勸齋黃氏曰苟知心馳於
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存於內而無私慾於
理者則仁也。○語類通前章程子曰兩條若理會得則兩章
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論語首章載時習便列兩章
其意深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
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為
信乎傳不習乎。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
信。按此伊川之言也明道云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
信。信已入大學章句伊川又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
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朱子謂彼他稱停恰好
或問盡已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乎內者而言也
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驗乎外者而言也然未
有忠而不信信而無忠者表裏之謂也。○語類忠信
只是理一理自中心發出便是忠忠者實便是信謂與人說
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說盡便是忠
有這事說到底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箇理自其
發於心謂之忠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盡已之謂忠不知盡
已之甚麼曰盡已之心又曰今人好說且恁地便是忠不忠
○為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已之
心不得箇莽滅裂姑為他謀如烏味是殺人之藥須向不
道是殺人不得說道只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
得說道只是熱如今人為己謀必盡為他人謀不曾着心
漫爾如此便是忠。○盡已之謂忠盡時須是十分盡得
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紹興編諸子不盡
難說才說盡時便是忠。○此義尤精。○紹興編諸子不盡
之明所能逆賄而理當如是以為之成敗利鈍雖非吾
之形起念故處已為人不盡此義尤精。○紹興編諸子不盡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一

學而

七

課本

盡即為不忠盡已之謂忠到得盡已則理之所可為
 已為人皆無不盡矣○語類問伊川以實之謂信何也曰此
 不忠此猶是說○語類問伊川以實之謂信何也曰此
 就事而言故會子言信便就交際上說○義府以實之謂
 信不但言當以實事言信便就交際上說○義府以實之謂
 便有許多來往○其則非其○五倫皆當以信而獨係之朋友者蓋
 不得此之謂以實○其則非其○五倫皆當以信而獨係之朋友者蓋
 朋友之謂以實○其則非其○五倫皆當以信而獨係之朋友者蓋
 焉實謂朋友是第二箇我其言甚有味○若不信則無為貴
 交矣○我盡已盡是第二箇我其言甚有味○若不信則無為貴
 章引用發已盡是第二箇我其言甚有味○若不信則無為貴
 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精義謝氏曰傳者得之於人
 道自道我與終不能相合而一惟習之於我傳者得之於人
 一矣楊氏曰傳而不習口耳之學也○義府傳習廣說
 存動察心會而躬行之皆習也如顏子之亦足以發會子
 語之不惰而後可謂不負師傳會子未逮故省之

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
 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語類問為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
 照管不到曰豈不是緊要若為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
 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為人
 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自欺且說為人
 會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多病痛此便是自欺且說為人
 自為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在所省乎曰會子也不
 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
 他處固不可不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又云為人謀而忠也
 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為已謀便盡為人謀便未盡因舉
 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於路後讓行人於路前此
 為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路過多少○人之本心固是
 不要不忠不信但才見是別人處便自不如已事切了若
 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起這箇病猶輕惟是未計
 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重往往是有這般般
 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一

學而

六

課本

知不覺流射到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會子
 三省看來是當下便得才不是處便與不是事過後
 方始去喚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不是事
 某一日看會子三省處集註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徹底不
 了會子○紹開編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安此意已備好但
 忠乎○紹開編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安此意已備好但
 得會子之曰省則會子又定字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加勉非深知會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無失只如此而
 已則二失又將生矣○說統此會子所以自欺之學吾身
 字最難得○人惟認不忠不信為欺人所以自欺之學吾身
 會子認得白已身上病痛便自疑為欺人所以自欺之學吾身
 是問心之詞舊解作自病便自疑為欺人所以自欺之學吾身
 一是不內省之省極精密一是不過處便是人與師友之省
 自曰三不字謂外面已看得過處便是人與師友之省
 是無事不然如何只說三不字只因此三件是人所最易
 最難克底○必於此斬盡根株則其他無事不然可知○愚
 按發口兩字然甚森嚴身是吾身日是吾日若虛度一
 日即枉負此身會子檢身如不及於此三者惟日就兢直
 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其自治誠切所以得為學
 之本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語類問若
 得說習箇甚麼○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
 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得
 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話○尹氏曰會子守約故動必
 其為傳習之本更不待言○尹氏曰會子守約故動必
 求諸身○精義尹氏曰會子之三省誠而已不忠不信不習
 之所守者約誠而已矣上蔡語錄邢七云一日三省檢明
 道日可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微三省之說錯了可
 見不曾用工○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
 而愈失其真○陳氏曰如子夏傳田子獨會子之學專用心

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皆去

道治也或問道之為治何也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爲政者

令之爲治之事也夫子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一學而九

乘者也何註馬氏融曰司馬法六尺爲步百爲畝畝百

有頃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足過焉包

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馬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

疑故兩存焉或問此義疑馬氏爲可據蓋如馬氏之說則

八百家出車一乘如包氏之說則八十家出車一乘凡車

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而馬牛兵甲糧糗芻茭具焉

孟子未嘗盡見班爵分土之籍特以傳聞言之故不能無

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時零算不徹曰此等只要識敬者

至一無適之謂適只是不走作心自泰以來無人識敬字

而言之身是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

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又曰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

精明○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

適之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爲之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

信於民也語類問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曰信是與

之期猶商君之徒本亦其類也○集解敬兼動靜先事而

意下事不專是施於民信則就事之施於民者說兼政事

無化出政堅如金石行一令信如四時雖時勢與不與

各盡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聖人正就這上面還他無過不

要領此人兼臣與民愛非姑息之謂也羣臣吾股肱百姓

吾赤子估之如父目之如天春溫秋肅要歸於愛而百姓

時謂農隙之時集解農隙與畢不同畢是冬來方畢隙則四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一學而三

堯夏苗秋穡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可証推此於築城作

室當亦然○義莊四時農隙也至冬乃役也一勞不再勞

也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也皆時也○輯言治國之要

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語類這三句自是五件事只當

開說分說方與內註五者務本之意合如外註或推重敬

信句或推本敬字及反覆相因等意固有至理然亦不必

時乘殷之駘服周之冕。程子曰此言主淺然當時諸侯無此基本如何做去。

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

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

近而已矣精義尹氏曰以是五者道其國可謂言近而易

後世不先及此徒欲以刑政而為治者其亦不知本矣有

志於南面者可以言近易行而忽諸新安陳氏曰此言

平實而非甚高難行者然近足治諸侯楊氏曰上不敬則

之風極可致堯舜之治言近而指遠也

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

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修用則傷財傷財

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一 學而

主

課本

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

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

精義伊川曰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

及禮樂刑政張子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言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

能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語類問楊氏云未及

為政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

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

事這一段是那做底按此可見論所存不是空說存心但

未遽列政中條件耳或問云此以為政者之心而言要是

以實心行實政故敬信節愛以時即在政上見而其所以

有關於無欺欺無欺封靡無欺虐虐者皆此心為之所謂

官之法度正與務本意相發明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

以敬為主語類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能敬則下面許多事

力能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

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要又曰敬信為下三事之本敬又是信之本愚謂五者反復相

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語類人須是事事敬方會信

忽便沒有成今日恁地明日不恁地到要節用今日儉

日者便不是節用不會節用使急征暴斂如何得愛民既

無愛民之心如何會使民以時按此是下因上能如此

而後能如彼又曰雖則敬又須着信於民只恁地守節敬

不得雖是信又須着務節儉又須着信於民只恁地守節敬

心終不成自儉嗇而愛不奪其時按此是上因下既如此

愛民又須着課農桑不奪其時按此是上因下既如此

更要如彼又曰能敬便自然信而能敬又不可以不信聖

人言謂自上說下來也恁地自下說上去也恁地聖人言謂都如此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一 學而

主

課本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存疑謹字當訓敬慎

動作起居皆有常度而不易即是敬慎也今日行之有常何也

實即禮經幼子常視毋誑之意朱子曰謹信言行相類

之謂此義汎廣也衆謂眾人親近也仁謂仁者語類問

見而字相屬汎廣也衆謂眾人親近也仁謂仁者語類問

曰人日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曰不是人人去愛

他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援害底事去助他及自占便宜

之類是也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

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耳曰他下面便說親仁了仁者自

當親其他自當汎愛又曰汎愛而不說親仁則流於兼愛

矣集解仁謂仁者只是渾厚篤實有正人氣象即在衆

中看出不必說得親字有常與居游時共談論意義府

親近仁人如雲霧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然小年習於

放逸敬之憚之則必疎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

六藝之文語類問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

綽有餘裕否曰誰敢便道有餘裕如愛衆親仁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一 學而

聖

教復堂

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
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八孝
出弟亦是當孝弟之時行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
自當學文○四書通行有餘力則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
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然後學文也○語類
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義府此夫子示弟子爲學大段
規模所謂素以養正聖功也全在幾箇虛字上討精神人
之一身非入則出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今
八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而又有餘力則以
則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定○程子曰爲弟子之職
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語類無
職以爲本學得文濟甚事此言雖近真箇行得自大段好
又曰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敬出言不信
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
要去學不得後世俗學每多坐此真可浩歎尹氏曰德
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
曰入孝而出弟身謹而言信處衆而汎愛交友而親仁君
子之務此其本也後有所未能勉爲之有所未至則力致
之待其有餘也然後從事於文則其文足以增美質矣猶
本之有本根也然後枝葉爲之庇覆苟其無本則枝葉安
所附哉孝不稱於宗族弟不稱於鄉黨交游不稱其信夷
醜不稱其和仁賢不稱其智則其文適足以瀆質其博
足則溺心託真以酬飾好言以濟利心者往往而是也
然則無本而學文蓋不若無文之愈也是以聖人必待行
有餘力而後許之以學文不然固有所未暇也後之君子
稍涉文義則沾沾自喜謂天下之美盡在於是或普其無
行則驚然不顧或詆其不足則忿疾如仇亦可謂失差惡
之心矣烏知聖人之本末哉○南軒張氏曰孝弟謹信愛
衆親仁皆在已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此數者爲本以
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言當以此數者爲本以其餘力
實做上下世軍言爲弟爲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一 學而

聖

教復堂

之爲聖賢蓋不外是矣數言先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
所先必以是爲本而推而達之他處父兄在斯爲弟
斯爲兄此弟子所由得名孝弟爲其職所最先而後
知愛少長知敬教之孝弟所以接續其不學不慮之良
是根本要務以至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便是謙一
而不敢忘父母便是信愛親者不敢忘父母便是謙一
敬親者不敢忘父母便是信愛親者不敢忘父母便是謙一
○語類此五句又以孝弟爲本不孝弟則不能弟不孝而
弟弟亦何用此又專就德行中較本末洪氏曰未有餘力
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
言學文必俟有餘力之後則字義洪氏之義尚淺愚謂力
有餘力則當以學文則字義洪氏之義尚淺愚謂力
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
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語類問集註力行而
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六藝如何得考究成法曰小學
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何所以爲禮樂者如此從
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或前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
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
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
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徐澹先生行而
後文固見重行之意才餘力便學文似亦不經文而學
文仍以善其所行則猶是重行之意也如此看更圓足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衛人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
好善有誠也語類問賢賢易色有二說曰變易顏色有偽
其誠也蓋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中庸亦以遠色
爲勸賢之事則古人之言其以德色相爲消長者矣○紹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一

學而

美 課本

聞編易字最有力今人賢人之廉未嘗易其好利之心賢人之恬退未嘗易其好進之心若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則惟知賢之可好而其好賢者誠矣○義府人只有一箇心而今好德恰似將那好色底心換過了更無纖毫掛帶如此看易字最好○按註以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本文先自此開端可見賢賢是為學第一要着精義揚氏謂如九經之先尊賢於親親或問駁之然亦不為無見雙峯饒氏亦曰必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正同此意也○語類竭力謂凡事當盡力為之不可換推只攸七八分留兩三分○紹聞編子之事親分所當為力所能為而不自盡非孝也有得其力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語類致身是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使○註不有其身是不為身之私計也○輯語事君能致其身此是千古臣臣破約語凡筮仕立朝每事俱從身上起見縱使熱業爛然直聲震世究之打此關不過耳○集解竭一毫自顧兩能字上見其誠有一毫未盡不可謂能竭有一毫自顧不可謂能致致身兼常變言信為交友之道不獨在言此

處點言上說方言不欺既言必踐一語不肯欺人○四者皆正見他盡誠處而有字須着九與能竭能致一般○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輯語學問倫理上辨取一誠字為難故四項中皆以誠字作骨○按學求如是而已句本精義伊川語類問伊川學求如是而已句如何曰這却和學字說在裏面子夏本言却作不須學底意思愚謂子夏亦未必遽如此說○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語類人固有資稟自外不然而使其為學則亦不遇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而吾必以為已學也○問為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得是當今既有能如此雖或以為未學我必以為已學曰畢竟是會學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得是○愚按末二句有謂主未學之人而言者未學而以為學正以學求如是而已非真謂由務學而然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一

美 課本

有謂非疑其不學正深嘉其學者是坐言註中必其務學之至而特以生質之美作陪襯語也由前之說則真不免何必讀書之病由後之說則又將務學之至坐入子夏意中於理則是而意或不盡然也○或問謂子夏蓋疾時人之不務本實而徒事空言且以為是非學者不能故有激而云爾看來雖曰必謂等字不過姑抑揚其詞而用意自在言外見能如此則必謂之學不如此則必不可謂之學矣○翻轉看自有深意南軒張氏曰雖使未學所行固學之事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以所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使學者務其本也此須善會無容過泥

○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新安陳氏曰可見子夏之文學非事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本○按此條發明內註未盡之意子夏本指當作如是○吳氏日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語類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子夏之意欲人笑後朱子恐人因子夏之言至於是廢學故載此條然非本指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平外者必不能堅平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語類既曰君子何以說君子之道如此○輕最害事○張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按不重便不威人所易知也而所學亦因之不固人所不知也○兩則字一氣貫注誠重在不固上見其表裏相符不威轉是中間一觀釐

論語集註本義滙叅

卷一
學而

律

敦復堂
課本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語類主忠信是誠實無偽樸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忠以心言信以事言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已之心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則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情實且謾爲之而已此四者皆是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爲學亦是且謾爲學取朋友未便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爲人須是主忠信○條筵集註事皆無實皆字甚該括故語類直將本章前後都貫徹了今人見此句夾在四節中便道是平說大失本文主字之義○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入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爲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

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語類問明道曰不誠則無物如何曰凡應接事物事且幹一件事自家心不在這上這一事便不成便是沒了這事如讀書自家心不在此便是沒這書○精義附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爲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爲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爲德行止而思動而爲無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不主進德哉故爲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爲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執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譬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亦沒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言也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已則無益而有損。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天

敦復堂

凡人取友須是求勝已者始有益且如人學作文須是與勝已者商量然後有所發明若與不如已者商量則好者彼或不知不是彼或不識我又只見其不勝已渾無激勵之意又曰朋友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曰然則有不勝我者終不可與處乎曰這是我去求勝已者爲友若不勝者來求於我則不當拒之聖人此言但教人求友之法耳又曰今人取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教學者之弊○松陽講義友所以輔仁與勝已者友始能嚴憚切磋以成其德然人往往往樂友不如已者一則喜其形己之長一則喜其掩己之短其損多矣雖不如已者亦欲資吾以成其德有難盡拒者然樂與爲友之一念不可不戒也○精義伊川曰所主在於忠信所親者必忠信楊氏曰所謂如已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已也或問二說如何曰此蓋不欲自謂人不如已而生自滿之心且慮夫必勝已者而後友之則勝已者以將視我爲不勝已而不吾友耳其意已善矣然考之不詳而慮之或過則亦不得而不論也蓋人之賢否優劣隱之於心則有準則非彼我好惡之私

所能蔽也故學者之心雖不敢輕謂人不如已然至於接
人待物之際或親或疎或高或下亦有不合以分別為嫌
者故於齒德之殊絕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己者則尚而
友之其不若己者雖不當就而求之以為吾友然亦必有
矜而容之勉而進之是皆理勢之自然非我之敢為自滿
而亦未嘗輕以絕人也彼賢於我者其視我亦若是耳又
何自弃我為哉且世之陋者之所以視我亦若是耳又
者其故亦可知已蓋樂於從之者少已而不肯問之者
敗親安於淺陋故已多聞者之少已而不肯問之者
其下已而足以自肆也夫其所以為高便倚柔之徒則
智且遠而所與居者無非所役徒隸之人雖有美才良質
亦且忽不自知而墮於小人之歸矣是則聖人安得不
言以警之然亦易嘗使之輕為自滿而謂人莫已若也
氏之說蓋得其略而謝氏所引事亦甚善○蘇氏曰
世之陋者樂以不若己者為友則自足而口損故以此
之是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如必勝已而後友則
已者亦不吾友矣謝氏曰甲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一學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一學而

三

課本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
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四書通此過也而集註以為
心悖理為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為善自治不勇則過必
流而為惡○解語知過不改其病只坐一憚字又曰憚
改時意已大病不必論後日也○紹開編憚改有因朱子
謂畏難而苟安夫既知為過則改之何難而人所以難者
必有病根難自克也且如好酒足以致疾此利害之尤切
者而人憚改者多矣○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
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見善則遷有
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程子曰學
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精義游氏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
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不改則善則速改以從善
計哉○語類程子所謂知而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
以速改字上着力若今日只是憚改字上着力則今日不
是壞了四日事今日只是憚改字上着力則今日不
字者凡有過事今日只是憚改字上着力則今日不
便改則善莫可自勉而積○解語○解語○解語○解語
氣在惠慈勿字有九則字尤有九正在當下斬釘截鐵註
中一速字正○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此
為攝魄追魂○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此
當分為四事自重忠信友如已改過學者關一不可○勉
齊黃氏曰○外厚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
則其德進○南軒張氏曰學以重為先重者視聽言動之
際不敢以易也夫然則暴慢遠而德性充其思必謹其行
必果其守必篤學之所以固也然則無以持其外而非
心易以入難得之必失之主固也然則無以持其外而非
信則思慮言行皆無所據依同於無物主乎忠信則立於
實地德所以進也取友當求勝已者曾已之不如此則情志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一學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一學而

三

課本

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
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四項本平說而
要語類之言無可疑者游氏云以威重為質質乃質幹之
質即朱子所云外面扶豎起來之意學以威重為質質乃
質幹也○朱子引作資資看誤矣下而提學之道領下三節分
出主輔而終以改過以見皆君子為學之事然提學字未
嘗兼及固字蓋忠信與威重自分內外不固即在重處
見不必與下文牽合而講家以固學貫此尤說之陋者○
存疑咸重是為學規模譬如耕種之田地忠信
是下箇種子友勝已如培養速改過如芟艾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

之其德亦歸於厚精義伊川曰居喪盡禮祭祀致誠慎終

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誠集注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

之蓋喪卒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卒有不敬者而未

必皆盡誠薄俗往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復

其本然者耳豈有增益之哉○龜山楊氏曰孟子云養生

不足以致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

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

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祭

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

其志思之所以追遠也齊之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

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

乎○蘇氏曰魯於喪祭則皆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語

類慎終追遠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

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伊川說凡事皆要謹終追遠

但本意只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

是為喪祭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

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

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義府親終之時苦痛哀迷則

必有精神不到照管不及者矣此忽非輕忽之忽乃荒忽

之忽當此之時須當加謹無一毫可悔是謂慎終○語類

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如湖北人上墳不問

祖畢竟我是他血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

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

至也○問如何謂厚曰謂如此已自得了更添些子恰似

若衣如此已暖了更加一件是之謂厚厚對薄而言若我

未厚民自是趨從薄處去○東陽許氏曰常人之情於親

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

心厥而思慕之情或疏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辭

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死之禮如附身附棺必誠必信勿之

有悔之類祭遠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忱如記所謂

祭死如生祭遠如近則過於常人有懷愉之心而露既濡有休

陽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有懷愉之心而露既濡有休

中之哀○文集慎終追遠自是天然所當然人心所不能

已上之人所當為不為化民而為之能如此則已德厚而

民亦知反本盡誠可以施教化而治道矣大抵春秋之

時世教既衰民不興行如慎終追遠意思都無了曾子

以為此亦在上者無以倡之故如此因發此章之言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

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陳亢子貢姓端木名賜人皆孔子弟子或曰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一學而

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輯語亢意只在求與字

字便見故子貢亦不更辨與字○集解是邦是字甚活見

得不止一邦至於二字見非有教治之素其政即其國君

所舉行之事問有謀畫商確意子禽疑處在必字上生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

人之求之與

溫厚也集編和兼厚字方盡溫之義和如春

良是良善猶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

云白直之直所謂開口見心是也又曰平易坦直無許多

艱深纖恭莊敬也集編莊主客敬主心儉節制也語類儉

謙遜也長遜謂推善以與人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

人者也新安陳氏曰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備此乃盛德之

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者言之如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溫

恭允塞皆以其德之著者言之也○說統五德就盛德光

輝接人上見之是一時俱形底湊合其諸語辭也人他

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

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語類聖人之

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厚謙退不自聖底意

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

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

求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

求學者且要理會那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

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之未嘗求如孟子之

論語集註本義卷一學而

言以堯舜之道要湯也若謂夫子欲開其政而為是卑異

以求之則失之矣○義府聖人之心不自知為溫良恭儉

讓聖人之容亦非溫良恭儉讓所能盡惟當與邦君相接

之時就其然春風和氣而謂之溫就其易直子諒而謂

之良就其莊敬而謂之恭就其收斂而謂之儉就其不欲

上人而謂之讓是五者雖殊而皆有不言之飲人以和之

意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夫忘機可以狎鷗而至誠可以

孚豚魚見於人乎故凡日彼異國人不不可告以國虛實此

起於方寸之中彼疆此界自聖人方寸之中無彼疆此界

故見於外者自溫良恭儉讓此條看得字渾然以字自無迹○

雖原有彼疆此界亦一時消融以遊於聖人之天○

不問其政豈可得哉○此條看得字渾然以字自無迹○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

勉學也語類問夫子溫良恭儉讓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親

而不猛恭而安○語類人看得此五件平淺不足以聖

人看註中即此而觀其德盛禮恭云云則所謂過化存神

之妙原懸起一層在五件上正不當看低此五件也○

朱聖賢說話各有地頭後學說書亦當各顧本旨如要見

聖人全體自當如子溫而厲章而夫子之感動邦君却只

在光輝接人處況為子禽淺人說尤不必說深也子溫而

厲章固見聖人中和氣象也須識得窺豹一斑便見全體○謝氏曰

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

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

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論語集註本義卷一學而

五者可以想其德容之全體即容之發於外可知德之蘊

於中雖千五百年後猶當與起則當年之過化存神何嘗

不即在德盛禮恭之內內註一亦字與謝氏三亦字正見

子貢形容之妙而舊解每以此為不足於子貢之意乎

辭徒滋學者之惑耳豈復欲人潛心勉學之意乎張敬夫

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

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

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胡氏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

子以政矣未聞一君舉國以聽其所為然是亦可以為之

兆也而聖人一言不契則委而去之在濟時行道之心雖

篤而未嘗屈

道以信身也

照意自語然

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一

學而

三

課本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一

學而

三

課本

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語類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
後更添從容不迫禮中自然有從容不迫不是有禮此即所謂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知和而和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
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理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呂與叔云自斬至總衣服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矣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無一不自然合坐立言動無不合於禮之節則和矣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無一不自然合坐立言動無不合於禮之節則和矣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語類問禮之用和為貴是在禮外曰只是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他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語類問禮之用和為貴是在禮外曰只是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自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不如疾行先長是存得那本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問將從容不迫就下一截體驗覺得未通會從容不迫必不會無節如何却會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才說要安撫箇安便添了一箇徐緩有所不行是與起知和二句與亦不可行也首尾相應註謂承上文而言正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一 學而

美

課本

計亦不可行亦字之脈以禮字矯強不可行見得這和
可行而復有所不可行者以其為禮外之和不盡然病在不可
也○知和而和時解都謂病在知字却不盡然病在不可
而字不以禮節之字而字是他心裏要一於和不字是
他一味流蕩而不顧只是徒知和之為貴之知原不曾知
得和之所以為貴耳今人解成可由不可知大是鶻突不
語類云人須是窮理始見得這道理合州德地便自不
得不恁地朱子何嘗不要人知但恐知得不的耳○說統
禮字節字和字不要看三樣自其節處即是禮自其節
之自然順適處即是和雖節是疏不是和便不是禮如
叫做行禮○按周未文勝意是微病之者至以禮為亂
首而欲廢之故有子特為揭出禮中之和以見先王本非
強世其徒事繁文而為所拘迫者由於知禮而不知和實
則并未嘗知禮也然猶枉過正病禮之難行以致廢禮而
益不可行其意雖流蕩未必不可拘牽瑣屑者相激使然
而而其為變則已亟矣此東陽許氏所以云上節是正意
下節是防弊只體認末句一亦○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
字上下節原不是判然兩截也

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

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勝則離樂勝則流本樂記此章只論禮未嘗論樂程子曰禮

借樂字以言和字耳○集注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

難合大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

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

初無二理○按伊川將樂記二語分領兩條於本文只添

兩故字一以字一而字一者字而一章之指已了此亦何

減明道言 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

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

禮樂之本矣語類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

只管恁地推將去○問謝氏謂禮樂之造異用同體如何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一 學而

罕

課本

也又曰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底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
便是和處又曰敬只是一箇敬才有一箇便不敬矣和則
好處皆是和是事○中節一處不中節便非和矣又曰凡
好禮皆是和但敬存於此則氣不中節便非和矣又曰凡
說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臣父父子兄弟
兄弟夫婦夫婦夫婦夫婦夫婦夫婦夫婦夫婦夫婦夫婦
乃樂之所由生和便有樂底意思愚謂嚴而泰和而節
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
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

其親亦可宗也

信約信也

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

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

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未嘗

輕下一因循依也宗猶主也

如主誓由之主又曰因循徐辟之因

宜則言必可踐矣

義則不言言之則必可踐矣

言將有不可踐者以為義信不可踐而後踐則失其信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一 學而

聖

課本

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語類
敏於事是合當做底事須便要做了○問不敢盡其所有餘如何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當苦於不足言當苦於有餘○又集註於言亦不專為取躬之不逮凡言語皆當謹也○雙峯饒氏曰敏於事之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語類
言行之是非非此是枯上說又曰無求安飽是其存心處敏事謹言是其用功處須是正方得又曰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若無許多工夫雖欲正亦徒然○問就正只是正上面言與事否曰不是說上句大槩言每用取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句無求安飽敏事慎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按此是離上說然敏事當以前說為正○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曰若只求安飽而不敏行謹言有甚意思若只敏行謹言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則備無欠闕類如此○或問小註此章語句緊切作三節說實一氣急下又曰然猶不敢自是此正見其好學深心○合訂捨却上三節別無可見其好學處然只將三節攤開散說便不見其孜孜矻矻一層意思計中志有在於是無求安飽內已透敏慎然猶不敢自是於敏慎時已涵就正皆是極寫好字○四書讀好學何事不紛情於世途不理不甘為庸俗放於聖賢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道字之義然此節道字只重有此道之人蓋謂此人之身與道為一○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一能由人所共由之道者也

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一 學而

渴

課本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各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慶源輔氏曰為貧所困則氣隨以歉氣隨以盈而為矜常入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肆故有諂而驕常入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事類
富之外也得過○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最不好添一無字恰遮蓋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徐耕驕諂最是壞字今但無之不過說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者知自守耳子貢是貼定貧說無諂貼定富說無驕言貧而能無諂富而能無驕首一字一頓而字轉下見持守得貧富定之意則其未富之外可知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集解驕看細益居貧處富有一毫自屈自矜之意便是驕諂無窮諂全是以理制欲故曰自守可也就自守上說雖曰僅可亦不得遽下不足之辭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下面未若轉身方有九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曾氏曰以貧故無諂
道耳樂非以貧為好禮非以富出於性情而貧富不能解也○胡氏曰貧而樂非顏子不能富而好禮非周公不能○語類貧則易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一學而

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勉齋黃氏曰此章須見得切磋
琢磨在無語無窮處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
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
氏曰若淺看切瑳琢磨之語不過形容樂與好禮勝於無
語無窮止就此二事說如何下一往字一來字往者只是
就貧富二事言之是所已言若切瑳琢磨是統形容學問
義理一節高一節一步此却是夫子所未言而子
貢能解悟所以謂之知來○韞語子夏原是言詩此章却
因學問說到詩可與言詩亦正爲他於學問引伸觸類進
取無窮耳遮上面又有一轉在不得竟將詩做了盡頭○
陳伯玉曰凡人學問有如行路山窮水盡處須別覓一蹊
徑夫子曰一未字可味悟到曉樂與好禮非住處切瑳琢
磨非住處更進亦非住處○說統○思按此章問答其淺
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
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

聖

課本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己知不知人則是
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精義范氏曰學以爲己非
知然道積於中則德見於外未有不知者也故不患人不己
則賢者不得以爲師善者不得以爲友何以進其德矣故
人有能而己不知君子之所患也○楊氏曰君子求爲可知
而已人知不知無以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誠淫邪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一學而

遁之辭足以妨道而亂德其爲患也孰甚○范說重邪與非不知之云楊氏完備故或問以爲各得其
正楊說重邪與非不知之云楊氏完備故或問以爲各得其
偏而范氏未有不知之云楊氏完備故或問以爲各得其
之指○然語類問患不知之云楊氏完備故或問以爲各得其
明自以知知人自不知人對說須知破如何知他人見得道
此條以知知人自不知人對說須知破如何知他人見得道
裏面做出又曰與不知人對說須知破如何知他人見得道
做了工夫又曰與不知人對說須知破如何知他人見得道
夫到自家不知人地位已甚高○自取友曰小事皆然學做工
若自家人不知人地位已甚高○自取友曰小事皆然學做工
肯若學不知人當思人何則朋友之用舍不知則不能
役焉就不知人而別其是非則朋友之用舍不知則不能
我則不暇知人而別其是非則朋友之用舍不知則不能
無以親賢遠佞○山曰要在此後一言窮理是正心平
須見到薛賢遠佞○山曰要在此後一言窮理是正心平

哭

課本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一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之二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新安陳氏曰首訓政字本夫子政者正也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若第三德之為

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新安倪氏曰訓德字蓋微禮記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

有德而言初作得於身後改得於心夫道字廣大天下所

共由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行道行之於身未足以言德

必有得於心則躬行者始心得之心與理為一斯可謂之

德○語類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心中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二為政

一 課本

得這箇孝為仁是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

不如此便不是德○勿軒熊氏曰德者得之於心行之於

身心正則身正身正則家正而天下莫不北辰北極天之樞

不一於正與徒法而為政者不侔矣

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或問北辰為天之樞何也曰天員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

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而左旋

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乎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

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圖七十二

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圖七十二度常

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

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星緯右轉更迭隱

見皆是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而聖人所以

取譬亦可見矣○語類北辰天之樞紐樞有五星其前一

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乙之常居也其後一

星外間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北辰是星其後一

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二為政

二 課本

為極不可無箇記認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

之樞紐如那門簾子樣又似箇輪藏心輪在外面動心却

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是近那辰雖動心却

如射靶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樞紐子極星便是近那底點

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樞紐便轉得不得按邵子曰地無石

之處皆土天無星之處皆辰此可見北辰之為無星處矣

○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

是星中間界分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

之心也○問太乙是甚星曰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辰位

言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乙如人

主極如帝座○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居中兩

頭并定一頭在地上是為北極居居不可見按此即或問所云樞紐

在南是為南極在地下是為北極○合訂北辰如輪之載如磨

不動之處在平南北之端也○合訂北辰如輪之載如磨

之跡也○語類北極居其所是動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

之至非不動之至此語可參

敦復堂課本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衆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新安倪氏曰此詩本美魯僖公牧馬之盛由其心思之正如衛

風美文公秉心塞淵騁壯三千之意也作詩者未嘗以此論詩之旨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是以取之蓋斷

章摘句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

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語類若是常人

言只道箇思無邪便了便畧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

敦復堂

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語類問所謂其言微婉各因一事而發曰一事如淫奔之詩只刺淫奔之

事如暴虐之詩只刺暴虐之事思無邪却凡事無所不包也。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要人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耳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此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爲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爲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耳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伯恭曰聖人放鄭聲又却取之如何曰放者放其樂耳取者取其詩以爲戒。只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之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意又曰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文集孔子之謂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離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二

為政

五

而盡者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閨情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邪之自狀其體者乃所以為吾之警創之資耶而況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駁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駁風靡之詩安知非當時賢者所作以刺夫為此之人故其言雖邪而義則不害其為正乎曰詩雖或主於諷諫然其誠是人也亦必優游含蓄微示所以譏之之意然後其人以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探其隱匿而播揚之既無陳善閉邪之方又無懇切諷諭之誠則正恐未能有益於其失而吾之言固已墮於蝶嫖刻薄之流而先得罪於名教矣聖人亦何取乎爾聖人之意固將使人考焉以鑒其得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耳○輯註詩之緣起原從采風者救化導之道在此無邪之本也後人讀詩提起此意在前則雖誦淫奔昏亂之章皆得性情禮義之正矣後人不明斯理反以朱子之說為疑若聖人必存正去邪而為無邪則大易不當設見金夫不有邪之象而春秋亦不當載姜氏會齊侯之文矣○知其為邪即無邪也若揀出邪放隱處邪愈○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語類問思無邪誠也非有矣○邪方是誠曰公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註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偽自無邪若有時也自人不得按此可為讀集註分別內外註之法○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故謂之誠

足以及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按知要非本義所重然一言可以蔽三百即以思無邪為讀詩之要可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二

為政

六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蒙引法制所以示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條法制禁令亦是使人為善不為惡○說統政與禮何別政者官府之治條例也禮者先王之教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條

當法制禁令時原道你不遵守自有常刑及道免而無恥之不從自不得不以刑齊之政刑只是一套事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語類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

之心未嘗忘是就他免時本自不知恥矣按集註為惡後然○或問所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知恥不待政刑少弛而於罪戾耳豈冒犯不義至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刑誅之謂哉按此與集注苟免字似稍異朱子恐後學看得苟字太粗故於此或問復發此論然又云專任政刑之弊其流必至於此則苟免之云義正渾備○問道之以政

曰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可聖人治天下何曾廢政刑來

又曰專用政刑只是霸者之事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新安陳氏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文人之文物而言○胡氏曰品謂尊卑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

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語類道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是躬行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問齊之以禮曰道之以德是以感人之善心若不著禮以為之規矩如何齊得他須以禮齊之使賢者知所止不肖者有所跂及又曰才說禮

聖人爲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上來。志是心之深處。人
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者不肯爲。只是未嘗知
之耳。古人於十五以前。皆少習父兄之教。已從事小學
之中。以習幼儀。舞勺舞象。無所不習。到此時節。他便自會
發心去做。爲之不去。尋這道理。志者心之所之。念在此上。步步
志。唉。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飲食。果能有志
學。則自志。不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志。於飲食。果能有志
悠。便是志。不立。問聖人十年工夫。日不須理會這箇且
理會。志結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着還我。看志字最要
序。方可。問志學。章知行。如何。分日。志學。亦是行。而
始。不爲。知。天命。與耳。順是。知。而。以。行。爲。志。學。是。知。之。始。從
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極。此。亦。言。其。樂。耳。實。則。知。行。割
然。分。開。不。得。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二爲政

九

課本 敦復堂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或問所謂立者何也。
年進修持守之功。而其所立之地。確然堅固。物莫能搖也。
。語類。問志學。與立。曰。志是要求箇道理。猶是兩件物事。到
立時。便是。下已踏着了也。問立是心有定守。而物不
能搖動否。曰。是。三十而立者。便自卓然有立。不爲他物
移動。任是說虛說空。說功說利。便都搖動他。不得。以至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問此章要緊在志
上。曰。固是。到聖人三十時。這志久交印了。便討箇不惑底意。
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上。便討箇不惑底意。
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能立。立。不惑。底意。
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
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
進。朱子於文達中。層層補出。正有實地工夫。在。不。是。忽。然。
恁地一蹴而至也。愚按此章六箇而字。節節着精神。聖人

四十而不惑

此計分曉。全在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或
所謂不惑者何也。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
知。明。見。微。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釐。之
辨。無。不。判。然。於。胸。中。若。張。子。所。謂。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
不。疑。也。語類。立。時。未。免。有。所。把。捉。不。惑。則。事。至。無。疑。勢
如。破。竹。迎。刃。而。解。矣。索。引。申。之。曰。三。十。而。立。猶。自。着。力。守
住。此。亦。由。其。所。知。之。未。能。脫。然。若。於。道。理。脫。然。無。疑。則。應
酬。日。用。之。間。觸。機。而。中。何。能。不。守。爲。問。四。十。不。惑。五。十。知
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用。守。爲。問。四。十。不。惑。五。十。知
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知
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人。凡。事。事。物。物。上。須。是。見。他。本
原。是。天。命。處。便。是。天。命。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二爲政

十

課本 敦復堂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
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精義。謝氏曰。不
無疑。知天命。則知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與之無間矣。
。或問。所謂天命者何也。曰。無所疑惑。而充積十年。所
益。精。所。見。益。微。而。不。已。於。是。也。蓋。天。道。流。行。而。充。積。十。年。所。知
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於。是。也。蓋。天。道。流。行。而。充。積。十。年。所。知
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理。之。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故
學。至。於。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
此。矣。語類。知天命。是從不惑來。不惑。是。見。道。理。悉。地。灼
然。知。天。命。是。知。箇。原。頭。來。處。地。徹。又。曰。知。天。命。便。是。不
惑。到。至。處。問。不。惑。是。知。然。知。天。命。是。知。其。所。以。然。日
命。者。謂。因。甚。教。我。恁。地。不。恁。地。不。得。覺。得。皆。天。命。之。知。天
日。如。門。前。有。一。溪。其。先。知。得。溪。中。有。水。其。後。知。得。水。源。頭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或問所謂耳
自知天命又加十年若用功若不用功而自至於此蓋其
德盛仁熟而幾於化也。語類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
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人耳無不順。耳順則凡耳聞
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伊川云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
耳順則不思而得也。問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
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見他是那裏肯馳那裏欠闕那一

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絡索都見了。聽最是人所不
着力處。聖人到得六十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
不用思量得聲。才人心便通。只是道理爛熟耳。陳氏曰
才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行格達逆不得。謂之順
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卽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說統聲入而以解心迎之。亦是逆。徭辨耳順不是。在耳
上見得。是在心上見得。并是在心之源頭上見得。任
五官四體都是知之道理。活潑流行。著於耳驗之耳。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或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何也？）曰：此聖人
大而化之之心，與理一渾然，無私欲之間，而然也。自耳順及
此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到，如春融凍釋，蓋有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聖人之德之至，而聖人之道所以
爲終也。（語類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莫是聖人極處否？）曰：

不須如此說。但當思聖人十五志學所志者何事三十而立所立者何事四十而不惑不惑之意如何五十知天命之於身庶幾有益且說如今學者逐一便能檢防省察猶患所欲之越乎規矩也。今聖人但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是其次第。○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爲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於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年止七十若更如數十歲也只是這箇終不然到七十便畫住了。○此條最宜善會當以後所載紹聞編一說參之。○聖人表裏精粗無不照徹其體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問從心所欲蓋自志學至此則純是義理心之所欲卽道體流行自不踰矩。天則莊老猖狂妄行蹈乎大方立腳處義理皆差彼所謂大方豈真法度也。○禪語聖人說箇從心所欲重在不踰矩三字。矩者何性也。天也。至善也。性天合一方爲至善。方是聖學。○按於理固重在不踰矩然在聖人分上却重在從心所欲。卽心卽矩。澤是一團天理胸中自然流

此若但取必於不踰聖人豈待七十時哉故下三字須緊
粘上四字讀○新安陳氏曰常人恣其心之所欲烏知謂
矩賢人制其心之所欲勉強而不出於矩聖人之心渾然
天理隨其心之所欲皆天理大用之流行自從容而不踰
矩○雙峯饒氏曰矩字尤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
行是要踐此矩守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
命是又識得此矩之所自來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
從心不踰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是
也規矩皆法度之器規員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
方則有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員行欲其方
故以矩言之矩卽義以方外是也胡氏
謂體卽道用卽義義字正爲矩字而發○程子曰孔子生
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
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或問理以
事別性以
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爲性理之所以爲理者
也自天命觀之則性理云者小德之川流自性觀之則天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二為政

三

教復堂

命云者大德之教化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
大階級之可言然其為先後則亦不能無渺忽之間程子
特以三者之初非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
二物而有是言耳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
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
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語
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工夫等級分明則聖人胡氏曰聖人
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胡氏曰聖人
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
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
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
理益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二為政三教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二為政

四

教復堂

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
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
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語題問志學章曰聖人也
學也是眾人志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規模與人同知志
指定謂聖人必思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
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大槩聖人元是
箇聖人了也他自地實做將去他底志學異乎眾人之志
學他底立異乎眾入底立他底不惑異乎眾人之不惑
聖人此語固是為學者立法然當初必亦是有這般意思
聖人自覺其自有進處故如此說○勉齋黃氏曰十年而
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得而未敢
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
足以及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辭以勉人
則皆架空之虛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為言而終以獨覺
其進為說○紹開編十五古人入大學之時也三十四十
君子道明德立之時也在君子則學宜以時進在聖人則
生知安行豈由積累然在聖人自有聖人之事夫乾坤千
萬年只一年事然不謂一年事過而千萬年可已也故曰
日新之謂德此聖人所以雖無積累之漸而日用之間
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知者朱子所謂深知聖人者矣其
謂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此二語又
有日新處數者只就十年大段舉箇名目教人○聖人
夫六一片去而道聖境象猶節相生到十年獨覺得火侯
一變耳如元氣流行不見他那一日換却寒暑然四時之
正自轉○聖人言語句句真實凡所謂謙辭亦是後儒推
原而言若說聖人有意作謙便有弊病按東萊說聖人無
謙是本無限量不曾滿此語極有味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肯於理新安陳

達二字簡要而含義大有深意。翼註夫子非故晦其辭
欲俟懿子再問也。蓋古人語凡許理者謂之達。如左傳云
昭德塞遠又云有嘉德而無遠心又云君達不忘諫之以
德達字皆與此同。例夫子說無違已明是說不肯於理下
但其說未嘗故語
樊遲以發之耳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人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

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

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新安陳氏曰翼懿子得聞之也○精

注向是也與旨不同旨乃其言之精微可味處無違二字
道理渾含所包甚廣而夫子意中所指却在不可僭禮上

凡言指字當
以此類推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二為政

敦復堂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

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

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

以為聖人之言也或問魯之三

也僭而不禮矣其事生之僭雖不可考然亦可想而知矣

鳴呼彼為是者其心豈不以為是足於尊榮其親而為矣

大之孝夫豈知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

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有愛親

之心故以此告之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然聖人亦

豈務為險語中人之惑而屑之以惡善哉亦循理而言而

物情事變自有所不得焉耳○語類不以禮亦多端有

可達越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語意渾
全又若不專為三家發也○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底
不此他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
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警孟氏不可不知
○困勉錄此禮自天○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
之所統王之所制言○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

而分則有彼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

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語類無違通上下而言

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

一語一齊包在裏○問胡氏為其所不得為曰只是合得彼

底○東陽許氏曰此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

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為者豈

皆盡善則不及
之意亦在其中

敦復堂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孫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

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

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饒氏

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

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獨謹疾而已○紹開編武

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

父母愛子之心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矣以父母愛子之心

此一句最當深體○晁氏之憂乃孝子之心最真切處如

曾子臨終猶啟手足樂正子春傷足三月猶有憂色皆此

意也是故孝子不登高不臨深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

至凡所云云莫非身憂即此一念真切之心充之何所不
按此不失身不義亦自包括得到○翼註唯者掩隱悲
恐句素相貫法常以為憂正見其無所不至若以上二句

流聖門而京兆必至此聖人直恐其夢蹈於苟故以是

難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凡事討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二 為政

九

課本

不孝。凡自以為其心無他，徑遂出之，所傷已多。皆此義也。色固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之深，而所以能深愛和則必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此。此所云難也。程子謂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須識此意。○條莠色難不是全脫了服勞奉養，說惟服勞奉養之問，皆愉婉之所形，則無非深愛之所流注，但深愛却包得廣。故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色，又不僅於服勞奉養上見耳。○難亦通。胡氏曰：舊說承順父母四字於本文之首不若專以孝子之容色為言，則為依文解義而意味轉深長。○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語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日如何，日彼之問孝，皆有意於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性情上覺察，不使之偏。○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

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人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

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語類問省其

居只是他自作用處，日便是這意思，但恐沒着落，却如何

有只是說燕私庶幾，有箇着落處，方有可省處，私不專在

無人獨處之地，或有人相對，坐心意思，所趨向亦是私，卻

問編此說，私字與集註異。集註明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

問之時，又引延平之說，謂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則非發

慮趨向之私矣。○退對進見說，乃顏子退，非夫子退也。發

謂發明所言之理。新安陳氏曰：發如發揮發見，愚聞之師

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

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慶源輔氏曰：默識是不待言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二 為政

三

課本

思維而自與之為一，獨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家庭中，踐履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目，之間也。○精言深潛純粹，是他本領如此，默識心融三句，就與言時推論其與聖言契合之妙，是不違所以然，并足發根苗一齊該在裏面，下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故字便一氣承接。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精義伊川曰：道無所不悅，故如愚。曾氏曰：入乎耳著乎心，默而識之，故不違如愚。退而察其踐履，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故足以發。胡氏曰：顏子之質，際於生知，故聞夫子之言，心通默識，不復問辨，反如愚蒙之未達者，及侍坐而退，夫子察其燕私，則其親聽言動皆能以聖人之所教，隨用發見，然後知向之所謂愚者，乃所謂上智也。然聖人久已知顏子之知，且以所達德之，必由內外相得，隨順一致，欲學者之慎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二

三

其獨也。○語類問終日不違如愚。謂顏子心與聖人契。印
一。○孔子只點也。此之聖人。已足。所以不語。其言而不再
問也。○顏子去聖人。不遠。只隔一膜。所以於吾言無所
不。○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以觸其機。
乃能通曉耳。○問。顏子深潛純粹。曰。深潛。是深潛。不淺。
好。如消融相。融。在裏面。○問。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在
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
只是。箇。一。貫。會。子。問。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
觸。處。洞。然。自。有。條。理。便。見。顏。子。與。夫。子。意。不。相。背。○。問。如。愚。本。至。於。
條。目。一。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問。如。愚。本。至。於。
子。與。之。時。只。是。一。箇。歇。底。退。而。省。其。私。之。所。為。亦。足。以。
發。明。其。意。義。似。不。然。如。克。己。復。禮。他。便。知。得。克。己。復。禮。如。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他。皆。知。之。便。是。足。以。發。處。○。問。亦。足。
以。發。莫。是。發。明。夫。子。所。言。之。指。否。曰。然。且。如。夫。子。告。以。非。
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
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為。則。真。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

○子曰視其所以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二

三

若謂夫子與言時非即心異。顏子天下豈有對愚人而終
日與言者。然謂夫子與言便早已知其足。則不復省。
無庸。即如愚二字。亦成刺語矣。聖人固不足。疑。作。喜。然。
既與言。至於終日。將。胸。中。蘊。奧。盡。吐。出。非。此。三。言。兩。語。
而。然。然。然。受。毫。不。疑。問。夫。子。信。顏。子。雖。深。亦。有。未。放。遠。
信。其。足。發。者。故。必。親。自。考。驗。其。外。相。符。微。顯。一。致。然。
後。知。其。不。思。計。中。下。一。知。字。然。後。字。固。是。體。貼。夫。子。抑。揚。
宛。轉。之。神。然。亦。正。見。得。夫。子。當。年。不。是。憑。空。撰。出。許。多。說。
話。徒。作。形。容。顏。子。語。也。故。足。發。從。不。違。出。不。違。生。出。
亦。字。亦。從。不。違。轉。出。竟。看。作。一。層。不。得。未。句。就。如。愚。下。一。
轉。語。曰。同。也。不。思。津。津。讚。歎。此。際。正。須。善。會。語。類。云。吾。與。
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究。來。又。曰。論。語。所。載。
顏。子。語。止。有。三。句。然。之。歎。與。問。仁。問。為。邦。兩。章。而。已。夫。子。曰。
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是。說。甚。麼。惜。乎。其。不。傳。也。看。來。終。日。二。字。自。是。下。兩。層。精。神。團。聚。處。

子曰視其所以。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精義伊川曰。視其
所以。視其言行事也。○松陽講義。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
譽。疎之語言文字。又或爲論心不論迹之說。探之於踐履
之外。其不爲人所欺者鮮矣。故視其所以。是著手第一樞樞。臯陶所謂載采是也。

觀其所由。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
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需類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
如何。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爲利者。○意之
所從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
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爲雖是。而所由未是也。○松
陽講義。所以雖善。却不能無所爲而爲之。正誼明道之事。
都從計功謀利之念。發出來。我不能審。或陰受其籠絡。而
不知。故觀其所由。是第二層細看法。乃爲已爲人之辨也。

○徐辨事既未善已是小人更看其意所從來惟事既為善須更看其意所從來未善正是假君子之名
行小人之實莫教所以掩過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語類後說不如前說行其所為只是就事上子細看過不知意之所從來就他心術上看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厚齋馮氏曰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察於地理察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密於觀也
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語類所安集註下得樂字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終是勉勉畢竟所樂不在此大第依舊又從熱處去如平日愛做勉強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便了心方安
○問視其所以章所以是大綱目看這一箇人是為善底人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為政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馮於虞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語類問觀人也有自善而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
○問觀人之法論到此却是無遺先生微笑曰孟子觀人之法又自簡徑如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便是松陽講義此章是細密看上文三箇其字是直捷看法○集解不是聖人有心刻要當看上文三箇其字是直捷看法○集解不是聖人有以明之正見知人不可不如此非自誇神聖欲發人之隱微也
○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語類問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着力也
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着意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畧畧看便了這箇若不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捨且如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十為政

語類

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為名讀底其初也却好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着知又如委託人若是一件小事要付託人尚可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若知言窮理是平日目做工夫原不為觀察而設然却是視觀察定盤針子○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教奏明試三載考績聖人如何委曲周到也是道理合如此聖人未嘗不詳慎也誠至明主只在知言窮理上省得苦工夫耳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
語類知新謂溫故書而知新義○溫故方能知新不溫而求新則亦不可得而求矣又曰是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以舊時所看○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發不溫故固是問斷了若心無所得雖溫故亦

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溫故又更知新語意在知新上○
溫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在內者若溫故而不
知新則徒聞見而已推知新則是於已者若溫故而不
有以自得之其應無窮故可以為師○道理即這一箇道
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一箇道理
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發得新
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
道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
勉錄王夫之曰溫故知新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
以尋繹言只是保其所固有此處知新緊從溫故中求取
時盡其頭緒此其所以知新也○愚按溫故尋繹乃對
問而言徒記問便不能知新者非真能溫故也溫字要記得
所謂溫故而不能知新者非真能溫故也溫字要記得
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諷其不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二為政

三

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語類問之學不足為
若知新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常活不死殺矣記問之
學只記得箇硬本子十件只是十件百件只是百件雖是
千卷萬卷未有不窮○或問學必溫故而後可○知新乎抑
溫故者必貴於知新乎○豈為師之道亦足於此而已乎抑
故者昔之所已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
雖日既為吾有然不時加反覆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
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求其
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而口耳文字之
外略無毫髮意見譬若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
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所謂記誦之學不是
以為人師者正謂此耳若能尋繹其所以得者而氣有得
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諸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
心矣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為師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
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為師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
然其意味詳今之說昔年二十時溫故知新之大義學

者以是為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而亦將
不暇於為師矣○語類溫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有
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意思一則向時
看與如今看明瞭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
這上面都別生意思○或問小註此
章重學貴心得上不重可為人師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
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語類伊川曰君子不器無所
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語類伊川曰君子不器無所
尹氏曰車不可以行水舟不可以行陸器之於用如此君
子無施不可安得而器之○語類多道君子不器是不拘於
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原有一箇理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別
處更用不得如無心原有一箇理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別
也做一事不得如無心原有一箇理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別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二為政

三

德得一件事○問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為器否曰若偏於
德而用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德者體
也才者用也君子之入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
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語類聖人之體用不
仁義禮智之性他如學力充之自聖人相形○人心至靈均具
才具分明是各具於氣稟有能有所不能問如何勉強得曰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不能問如何勉強得曰
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問君子所以不器者緣是就格
物致知上做工夫看道理周備精切又廓然貫通有以
盡其心之全體故施之於用無所不宜非特一材一藝而
已○語類也是如此但說得着力了成德之士自是不器○勉
齋黃氏曰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
所以不器愚按體無不具意即在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
器不器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然不關器不器不器不
限之耳無所用者非不器也君子有時以一節見如治水
稼穡掌火明刑之事似有專長然而不器也○不字須放
在器字上看又須放入器字中看乃得其全人但見得器

耳外

○子貢問君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

於既行之後是或問小註此章是論君子乃指君子之言不

行後從皆順矣○按本行也徐思曠曰提出君子之言則先

却如何說是指君子之言○蓋因言則重言則科故於其

問君子而語之曰君子之言○非徒言也蓋先語之科故於其

從之也如此則語意自明而答問之指亦得○謂其問而後

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若道只要自家

敏於行而後從之亦不難行矣○何嘗敏於事而慎於言

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若道只要自家

敏於行而後從之亦不難行矣○何嘗敏於事而慎於言

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若道只要自家

敏於行而後從之亦不難行矣○何嘗敏於事而慎於言

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若道只要自家

敏於行而後從之亦不難行矣○何嘗敏於事而慎於言

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若道只要自家

敏於行而後從之亦不難行矣○何嘗敏於事而慎於言

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若道只要自家

敏於行而後從之亦不難行矣○何嘗敏於事而慎於言

敏於行而後從之亦不難行矣○何嘗敏於事而慎於言

敏於行而後從之亦不難行矣○何嘗敏於事而慎於言

敏於行而後從之亦不難行矣○何嘗敏於事而慎於言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偏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或問中之曰周而不比物而不偏

語勢若不倫者然周而之者也比也程子之意其以是互

焉謝氏曰君子無私好也無私惡也無私意也何所無

私好則何所不親如日月之光豈擇地而後照乎故為

彼係情於濡沫之間謂惟予與汝者乃見女子之事壯

且不可為也而謂君子為之乎知此可以見女子之事壯

○南軒張氏曰君子內恕以及乎人其於親疎遠近賢

之無不周也○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

所偏繫而失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

欲不周而並立也○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

人親厚但君子之意思自然廣大○小人只在公私之間

較與我善底做一般不與我善底做一般○小人只在公私之間

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周則無所不愛為諸侯則愛一

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厚薄無不愛此愛若比則

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不愛若比則

以有不周處○周者大而無偏之謂比便小所謂兩相

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善○此便是周○小人

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此便是比○

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一出於公心○

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

於一邑則一邑受其安豈不是一邑獲其安於一鄉則一

府人無一不與人相安處○所以處之者小人之自以親

其公私之間不與人相安處○所以處之者小人之自以親

物得所周也○厚薄分明○故曰周也○小人則不然○

比必

之屬常對愚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語通問何謂毫釐之差曰君子也是如此親愛小人大差乎如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着去事上看便舍彼取此○西書通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等之相似者言之益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難察故拳拳欲學者致密焉思按論君子只須說一周字便足與小人對舉方有此字一而似只以周比對言其義已了然聖人却又互用下三字一而似只以周比對言其義為比正以不比乃益見其周欲學者力爭乎毫釐之間深明於疑似之際也和同驕泰皆作如是觀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語類事是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二為政

讀書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是如只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所做事上體察則所思者虛見耳無可據之地此心終是不安穩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地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用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兀臬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置得一張弓一隻箭向梁邊去射也如何得○父集學是做效現成底事故讀書問射行皆可名之非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或問思學兩端之殊既曰昏且危矣而又係之無得不安之說不已者乎曰罔者其心昏昧雖安於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危迫雖得其所得而無可即之安此固兼夫內外始終而言而後足以盡事且始之義也昏以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而卒於罔也危以事言不安者不安於理而卒於殆也○蒙引學者之事只是學與思而已學所以習其事思所以求其理夫事

必有理故習其事者又必求其理而後見益親理必實於事故求其理於心者又必親習其事然後為得其實不然則各有一○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偏之弊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新安倪氏曰有攻木之工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攻金之工

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語類攻者

曰學苟不由堯舜文武周公之道皆異端也○語類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柯

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二為政

三

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問攻專治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學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若是恁地則奈他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他家底教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條辨異端原非正道必有不當道理不合人心處要說動天下也是難惟專治而欲精之便是於不當道理處磨鍊安得不害盡人心壞盡世道○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然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辯之問亦何以去習俗之蔽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見矣○西山真氏曰異端之害公都子好辯之問未可知為誰老聃楊墨皆是孔子同時見於此孔子所指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關異端非也如惇德悖禮之謂之已足開楊矣○程子曰仲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

汝

論語集註本義滙叅

五

主

課本

教安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語類聖人只爲人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都無界限了若能於其知者以爲知於不知者以爲不知而不強以爲知此便是知了子路性說怕他不能隨事精察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爲他說如此○語義陽氏曰以不知爲知豈知也哉子路以正名爲汙是○語義陽氏曰以不知爲知豈知也哉子路以正名爲汙知爲不知只看兩箇爲字直問此心更無揀論何等光闊軒明而覺悟警策不妄於所已知之意亦卽存乎其中故曰是知也學者反身體認自見聖訓之深切○雨軒張氏曰是知也是乃知之道也○東陽許氏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輯語首句空說箇知之道知之不知是女字中所自有爲知爲不知是能不自欺末句就指不自欺說卽是首句知之道故首末兩知字一樣而有虛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

論語集註本義滙叅

爲政

三

課本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書

通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教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爲子張于祿發○冠平答問古人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耳此爲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道一萌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問疑始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按學字宜一小頓蓋於其爲學之時流露于祿之心此亦從于張傍外看出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

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尤之行寡悔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亢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語類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先思謂多行有不至已必先覺其多悔愚謂多

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多

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為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為之學矣○聞見亦可互相發明聞固是

主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亦有聞而行之者亦有見而聞者

何疑多見如何聞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見得殆○此是截事○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

多見故夫子告以闕殆○此是截事○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

語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未見得須是大家都說出來方見得果是○此是截事○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

得疑殆分明○此是截事○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用上教他箇寡尤悔之理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行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語類子張學干祿

要于干却不得子張恁地時已不是正底心了夫子却掉

開答他中教他如何地干也不教他莫干但言祿在其中

已然而德修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祿不待干而

自得又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問

答于祿之語意曰孔子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

正是欲抹殺了他干字蓋言行所當謹非為欲干祿而然

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

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

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二

孝又慈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

之也。語類：若善者舉之不能者，便棄之，民不解便勸舉善於

前而教不能於後，則是誘引之使趨於善也。是以勸○

義府舉善則未至于善，而志氣已奮矣。其志氣弱

者，安於不能而巳，故必有以教之。然後善者益勸，其弱而

亦無不勸。○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

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益有不期然而然

者矣。語類：問康子之意，必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

是，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曰

也是如此。○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與事，凡若此者，皆當

以此說例之。雖大學誠意正心以至治平，亦不過如此。而

已豈有謀利計功之心於其先哉。○義府：康子之問病在

一使字，夫子之答精神在三則字。康子求之影與響者也。

夫子教以求之形與聲耳。○輯語：同一物也，相讓則見多

論語集註本義：卷上為政。課本。

相爭則見少。同一理也。責人則兩失，自盡則兩得。夫子立

言原只煞重在上半截，敬忠以勸就康子言之，耳然即此

便見此理之公有感必應，只要點破康子私心，若謂兼講功效便是巧於計數者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按昭公為季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按昭公為季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

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親自

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存疑：書言孝友，此截去友字，何言孝

友于兄弟。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

孝處當一讀。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

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語類：惟孝友于兄弟，謂孝

此。○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之人皆孝友，否曰：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

皆孝友，然孝友為之本也。○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

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

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

一家。○此全在推字上。言舉斯心，加諸彼，今人只為不能

善推其所為耳。范唐鑑言：唐明皇能友愛兄弟，而殺其三

子，正以其不能推此心耳。○輯語：編孝然後友，明皇之待

宗先薄矣。其友愛兄弟，以宋王成器之讓已，有以感之而

然爾，非出友愛之真性也。故不能充其類，大抵太宗明皇

其天性皆薄，其家政亦極相似。觀其父子兄弟之言如此

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紹聞編：施於有政

居家政，理故治可移於官之意。此經之本指也。朱子不如此

解者，以下文有是亦為政一句，故知此施於有政以家政

言也。推孝友之心以治一家，是政行於一家，孰非政者。何

必居位乃為為政乎。○稽義：謝氏曰：惟孝友於兄弟，猶言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此一家之政也。一國能如此，一國之

政也。天下能如此，天下之政也。豈有二道哉。同是道也，一

人用之不見其多，天下皆用之不見其少。天下皆治而已，未治在

獨治在，獨善者處之不害為太平，天下皆治而已，未治在

任重者處之猶以為不足，然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

則論政者，果有物我之限哉。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

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語類：問夫子難

或人倫此告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為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說將去曰看得好○係聖人作事只是盡這本分道理聖人說話亦只是說這本分道理然四方八面已無所不照故聖人得為則盡為政之事不得為則自全孝友為政之理而定公平子已無不照見若語此道便非是聖人底話○我或問以難以語或人者在易貨用事計特揭定公初年不及陽貨若謂或問云然則或問於范尹氏言孝友之施於家駁其非是意在主國政言而集註則仍主家政可知或問儘有未定之論不若從集註之得

行之哉觀五兮反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

謂田車兵車乘車輓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二為政

堯

課本

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精義范氏曰車無輓無信則不可行於州里鄉黨而況其遠乎○語類問集註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若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人而無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來明日走○人而去便是言不可行○說統此章要揭出人字以字人之所以為人全在信若無信則心實意面人字以字人之所不必論到行之無礙便已失其所以行之其矣何以字心便如車之無輓輓便已失其所以行之其矣何以字方輓得緊○集解言語無實則自是以行之其矣何以字以欺罔變詐為巧為智以受其欺罔變詐者為拙為愚故聖人教人放下一層直刺心坎彼無信之人固自以為可吾不知其可也看其下乃借車以廣譬之未可字須放活不知字乃偏得緊下乃借車以廣譬之未可字須行之雖是說車却正點醒不知其可處東陽許氏謂觀軌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向以為切喻看來尚

似添八牛馬一層不如直就車之無輓輓人之無信合下勘定更覺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集解子張欲知來以數如圖祚修短時運興衰皆是夫子所告只言理○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年為一世之世不同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禮疏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二為政

單

課本

人道若羅網有紀綱之而百目張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禮疏人生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邢疏王若必一以承天地順陰陽道極則陰道變陰道極則陽道變質法天文法地故天為質地為文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語類忠實交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來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則就制度上事華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忠商不得質周不得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問忠與質如何分曰忠只是渾然誠意直無偽可言質與文對質便自有三統謂夏正建寅文了但文未盛比之文則此箇質耳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語類問三統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故開當丑位故以丑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二

為政

學

課本

為人正又曰子是一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丑是二陽故
謂之地統寅是三陽故謂之人統因舉康節元會運世之
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有十二會一會八百年
為一會會有三十三運三百六十年為一運運有十二世以
小推大以推小推大推大推小推大推小推大推小推大
第一會第二會第三會第四會第五會第六會第七會第八會
謂之開物人物開生此時屬寅寅到得戌時謂之閉物乃人
消物盡之時也夫率是半明半晦有五十六萬年好有五
萬年不好如晝夜相推更無始無終有終始有始無終
開闢先生詩云前推更無始後推無終有終始有始無終
而復始所以無窮也○問子丑寅卯之建正如何曰此是
陽之月若秦用亥為正直是無謂○或問王者受命而改
正朔所以新民之視聽也孔氏以為商湯始改正朔而周
因之鄭氏以為自古帝王皆然蓋不可考考以理求之疑
孔氏為得之也○東陽許氏曰堯舜禹皆用人統義參
禪讓故舜禹不改正朔殷周以征誅得天下所以改正朔
易服色以新視聽○新安陳氏曰不日一月而曰正月取
王者居正之義○吳氏程曰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二

為政

學

課本

不得○細常千萬歲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
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亦只是就
這上損其銳益其不足聖人做出來自是恰好不有是
憾處三代以下做來不恰好定有悔憾雖做得不盡善要
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人謀然大勢不得不如此但這綱
常自是損益不得○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不
持綱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
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
是安頓得不好耳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
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
暑不能無移戾然四時之運終收不得也○三代之禮大
樂都相因了所損也○三綱五常雖衰亂大無道之世
亦都在此如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為君
為父李斯等為臣胡亥為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工便
是損益也不多○或問秦滅先王之法漢德亡秦之禍皆
非欲因其禮而損益之者然其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實
則秦不能有其異乎周而漢亦不能有其異乎秦也

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不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曰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

過如此而已矣。新安陳氏曰。綱常亘萬古而不異。制度雖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韓愈子張欲知求夫子只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知往只求其不可變。不可變者其本。而變者其末也。故而段只重固一邊。不重損益。○愚按。胡氏之論。直原本天敘天秩而言。蓋天不變道亦不變。所曰天也。所損益人也。暴秦無道。畢竟是始皇為秦。李斯為臣。始皇為父。胡亥為子。何者。天不變也。若其秦禮樂尚刑威。損者過損。益者過益。天下大敗。則人事之失也。是故聖人奉天道以修人事。所損所益。因時制宜。總皆損益。

論語集註本義 卷二 為政 聖 訓本
綱常而不以已與。及其微也。即不必明聖之君。而所以補偏救敝者。亦未嘗不為三綱五常計。其間積重積輕之勢。如此則興。如彼則亡。皆可先事而道。惟其所因之。可知故所損所益。無不可知也。或者以為三代而下。井田廢。封建裂為古今一大變局。聖人所謂百世可知。亦第可以律乎其常。不可以通乎其變。是豈知井田封建。特損益中之大者。而於所因之禮。初未嘗有所變革哉。故惟達於天人之故者。可與論世。可與持世。此胡氏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所以卓為至論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詔求媚也。語類。天子祭天地。祭五祀。庶人祭祖先。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如今人祭甚。庶廟神。或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問。旁親遠族若無後

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況土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灶。戶灶亦可祭也。○又。季氏祭。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其所當祭者。蓋精神與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詔之以希福耳。

見義不為無勇也。語類。問。見義不為無勇。這亦不為無知。而不為無勇也。所見但為之不力。所以為無勇也。日就見義。不為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力。按此推上一層。理固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推上一層。理固如是。但夫子語氣。只就所為上斷。他無勇。○精義。范氏曰。非其鬼而祭之。則是非所事而事之也。見義不為者。所當為而不為也。夫可為而不為。與不可為而為。其失則均。故祭非其鬼者。為詔。見義而不為。是無勇也。○翼註。詔與無勇。俱就上文而斷之。不作推原說。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之三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俗音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

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

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

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註人如佾數疏引服虔云每

佾八人○或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為佾者何

如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季氏以大夫而僭用

位必方豈有佾少而人多如此哉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三 八佾 一 課本

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

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子之禮是無王也季氏以八佾舞其心遂無王矣是將按

本塞源而履倒施滅天理而壞人倫矣此而可忍孰不可

忍○語類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爲不安然見這八佾人數

集註兩說不同曰後說之意亦自當存益只此便是天理

發處聖人言語固是有意歸一後人看得有未端的處大

率意義長者錄在前有常知而未甚穩者錄在後○四書

通前說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說忍字指春秋誅

亂賊之法而言○紹開編忍字作不忍之忍原臣子本心

之則後說亦足以○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
寒亂賊之膽也
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
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
東萊呂氏曰儒者之議禮每力
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才二尺爾由庸人而觀天子之堂九尺
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才二尺爾由庸人而觀天子之堂九尺
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
堤雲橫屹如山岳其視尺寸之士若不能爲堤之損益然
水潦大至勢與堤平苟有尺寸之士未沒則瀕水之人可
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士焉尺寸之
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謝氏曰
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分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
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只是箇尊君敬
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
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目睹其數而安焉於此尚忍則亦
何往而不忍也孰不可忍意有含蓄謝氏遂說出弑父與
君亦何憚而不爲雖有此理恐非聖人語意然敢惜其禮
便是有無君父之心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不妨
遂索性言之亦痛快也按此條衆用朱子及南軒之說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
堂
徹直列反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此武王
之樂 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
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
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鄭註徹者歌雍賈疏樂師及徹祭

器之時帥學士使之舞瞽人使之歌雍
詩也儀禮有司徹註徹其佐食之俎 孔子引之言三家

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讓其無知妄作

以取僭竊之罪類入僭只是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只就

詩以曉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

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詩○精義謂氏曰樂之取非取其

聲取其義也○南軒張氏曰僭之用八者見於目者也雍之

以歌為哉○南軒張氏曰僭之用八者見於目者也雍之

詩天子與相之言著聞於耳者也○二者皆不待究其義

而可知猶且安焉則凡僭亂之事何所不可為也○顧語

說三家僭竊只說奚取令三家亦索然無可回答是并不

許三家明認僭竊也語愈婉自愈嚴無知妄作非各使三

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實難自承正見聖○程子曰周

人立言之妙按此所謂嬉笑之怒甚於裂眦

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

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

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明氏曰禮記明堂位云

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

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

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

程子所以追追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毫

釐將行之萬世身歿而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遠之豈

非周公之衰乎○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三八僭

三

敦復堂

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語類如禮樂何謂其不奈禮樂何

心入之外貌斯須不也心中斯須不和而鄙詐之

不善乘馬必如何行○禮樂譬如不善操舟必不奈何

看其文勢必不奈何○玉帛鐘鼓之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曰

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而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恭敬底物

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而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恭敬底物

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

相應也○禮樂是心既不在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為

禮樂雖是好底事心既不在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為

吾用矣心既不好底事心既不在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為

不自是與禮樂不相事○問仁者心之德不仁之人

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匪僻淫

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物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

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為二物如後復衣周公之

樂何日是如此○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

序而不和語類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不

心存而不失則所作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

欲私心微得出來安得有自有序而和又曰不是禮樂無

序與不和他自見得無序與不和他禮樂之理自在也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而樂仁者人心之天

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着若無這天理

便與禮樂湊合不着日固是若是人而不仁空有那箇周

旋百拜鏗鏘鼓鏘許多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三八僭

四

敦復堂

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程氏主理李氏謂得人而後行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

意蓋心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則存乎人也日恁地看

則得○人而不仁而所以存是心者則存乎人也日恁地看

教季氏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他不仁了○雙峯

○林放問禮之本

子曰大哉問

卷三

五

敦復堂課本

本立則此木全體有
葉華實皆在其中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

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一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

威亦近本之意按

卷三 八

大

敦復堂
課本

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害於理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三八

七

敦復堂

於儉也喪而易焉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作奢則
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言禮而又言喪所
以深示其本也○愚按禮本於此心之誠然外而禮文皆
從此心流出寧儉毋奢儉不可謂即本也然其去本不遠
矣然猶恐放之未達也故又專就喪禮上指出一戚字以
醒之此人心最真切處禮之本乃和盤托出矣稱謂此必
與上句作兩截看乃是從本始直溯本原方得語意若照
常解兩句作一例看則禮字中便已該得喪禮在聖人當
日何故特抽出言之○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
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
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
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
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三八

八

敦復堂

喪主於哀戚為之哭泣禱祠所以節之其
本則戚而已按此亦覺下句點本字更醒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
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
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蓋謂問程子註
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曰
只是一意皆是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
問亡莫只是有無君之心否曰然也或問臣之不可無君
猶人之不可無首○肅軒張氏曰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
亦必有君長以統蒞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
傷歎以為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
義之所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惜矣此春秋所為作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
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倪氏曰祭山曰旅書曰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
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
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嶽視諸侯視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其國之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
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按此季氏之所以為僭
禮都是為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為季氏宰救
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韋氏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己不論
孔明之不逆睹成敗利鈍文出之父母病雖不治而必下
藥皆此志也○此與字直而不曲乃怪問之辭非婉商之

以中之多寡定優劣自有那爭底意思註云惟於射而後有爭正見射為必爭之所究竟君子爭得來也是君子分
明於有爭處愈見山無爭古者射以觀德原是君子學問
中事就射中看出君子涵養氣象則其平時禮樂未嘗斯
須去身更從何處詩得君子一些凌競故必也射乎下
善言君子之爭正善言君子之無爭○解語其爭句應必
也句只了得無
所爭一句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七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
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
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按此節預透下節為子夏疑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三八八俗

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係獲素自是素絢自是絢素如
素以為三字讀得滑了若以素字小頓即後字在其中矣
然子夏亦是連上倩盼二句一直讀下見倩盼之美質只
是說素並未說絢却接素以為絢豈不是素即絢絢了不
知詩自言人有美質而又加以華采是因素為絢原非即
素為絢巧笑二句自一意
素以為絢又進一意

子曰繪事後素繪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
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
加文飾或問詩人之意謂既有倩盼之質而又加以粉黛
○語類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却
似有質須待禮有素須待繪曰不然此質却重○集解上

素絢分明說人此以繪畫之事喻言之夫子以一後字解
他為字詩言素可為絢此言繪後於素語氣一對順而
意了然矣然夫子亦只就詩言詩若謂於禮後要動子夏
之悟在本節為畫蛇添足并下文過節神理都覺索然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

言能起發我之志意紹開編詩意本謂素以為質而絢以

子曰繪事後素此見聖人釋經解疑如此之精約即詩之
辭才著一後字而詩意了然矣子夏即繪事之後於素而
悟夫禮之於人猶是也遂問曰禮後乎子曰禮後則見有為
之先者矣忠信是也忠信即五常之實如父子有慈孝之
實然後有許多家庭之禮君臣有忠敬之實然後有許多
朝廷之禮以至前章所謂後與成後篇所謂為國之讓皆
是也無此則禮不虛行猶無素則繪將安施也○語類孔
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以為言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三八八俗

是有以啓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
夫子也○因論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語云聖人豈必待
二子之言而後有所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
理若無人叩擊則終無自發揮於外一皆說起則一番精
神○或問小註此禮字只指三千美盛處而言故云後○
集解初問時本無成見既答後却有會心其轉關只在後
後字愚按夫子言後素時本自有包涵禮後謝氏日子貢
之理却不會有思必禮後之心故歎其起予謝氏日子貢

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此與

無語章相似而不同彼終始論學此只論詩已截然難混
彼首節夫子之答已進一解而子貢悟詩又進一解此章
夫子之答只訓明詩義至子夏方別進一解繪素即是素
絢只一後字答他為字故子夏就後字悟出禮意耳○了
夏原只問詩聖人也只答他問詩子夏忽然悟到禮後觸
類旁通正得詩教之妙而所悟又只在學問本原又見詩
學之益故○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夫子與之

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南軒曰凡禮之生生於質也無其質則禮安從施素雖待於絢然素所以有絢也無其素則何絢之有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為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之為後可謂默會於意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如此可謂知本矣下貢于夏或有所興起而得之於詩或誦詩而有以感發吾之志意皆善為詩者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八倫 主 謝復堂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精義呂氏曰徵考據之學亦止能言其制作之意耳若求實迹以考據必在杞宋二國有史書可考有賢者可訪然後得之由二者之不足故無所考據或問申之曰夫子自謂吾能言之則於制度文為之實迹必有可以一二數者非但能言其制作之意而已也○語類問吾能言之是言甚事曰聖人也只詠得大綱須是有所證方端的證之須是杞宋文獻足方可證然又須是聖人方能取之以證其言○問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得知曰聖人自是生知曉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而博問所以知得○纂箋東樓公夏后禹之苗裔武王封之杞微子殷帝乙之長子武王封之宋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為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

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傳傳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紹開編中庸引孔子之言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論語則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何與蓋孔子之時杞最衰微而宋猶強大杞去夏遠而宋去殷猶近方孔子未之木之時則曰有宋存焉意其猶足徵也及之宋而宋猶大祀於郊曰不足徵此二書所載之所以不同也○愚按禮有本有文有本有文有本有文有本有文其制作之精微雖百世而下有聖人作先後同揆皆聖人解而神會要特其本原所在而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則不能無待於考核矣成周監二代之禮所謂大綱亦散見於官禮之中聖人窮其一二端而當其日制度之規模亦自可想見然必欲詳考其節目細察其異同則有不容以懸揣者故夏禮之詳考其節目細察其異同則有不容以足不必是一無可考第使稍有殘闕則并其所有存者說來亦格格不快○紹開編足則吾能徵之矣聖人傳心之歎之意無窮蓋又獻若足則禹湯二聖人傳心之歎之意無窮蓋又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三 八倫 主 謝復堂 之獲夫子自能一二論者與周禮並傳為百王損益之大法而竟無如其不足何此其所以歎惜不已也然此亦夫子晚年道不傳於後世之歎也

○子曰帝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肅大計反趙伯循曰帝王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更問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更問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三

八

五

課本堂

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德尊禘則於始
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虛位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
面以配之也按王者有禘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祫成
取合祫祫祫尊遠故為王者之大祭詳見中庸大孝章
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祭統篇已載雍徹章故得
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
矣按諸侯不得祖天子成王之賜伯禽灌者方祭之始用
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又問鬱鬯者禮家以為釀秬為
而條暢也按秬黍也一稗二米和氣所生○慶源輔氏
曰周人尚臭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
血膏實之于蕭以燔馨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
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
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註有兩意曰這其
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着恁地說
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或問不欲觀之
意程子以魯禮言之當矣然不察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焉
之說則自其未灌之時已不足觀不必言既灌而往也○
慶源輔氏曰魯祭之罪雖大而祭者切已之責惡當諱解
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已之責惡不可不有
以箴之○蒙引此章禘字且輕過語意在既灌而往上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
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親周道幽厲
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
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慶源輔
氏曰

氏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
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
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
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
者故以不知答之語類禘是祭之甚遠甚大者若其他四
其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后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
魯是也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前人禘
蓋無廟而祭於祖廟所以難於答或人固是魯禘非禮然
事體大自是難說若主祭者須是極其誠意方可感格○
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曾
奉養他底則誠意感格如思其居處笑語此尚易格若太
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答他○尋
常祭祀猶有捉摸到禘時則甚渺茫蓋推始祖之所自出
者而祭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其所禘者無廟無主
便見聖人追遠報本之意無窮若非仁孝誠敬之至
何以及此○惟仁則不死其親推孝則篤於愛親又加之
誠敬以聚集吾之精神精神既聚所謂祖考精神便是吾
之精神豈有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
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
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需類聖
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
這一氣相傳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
天子止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
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山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
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
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麓淺之人他誠意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三

八

六

課本堂

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
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需類聖
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
這一氣相傳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
天子止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
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山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
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
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麓淺之人他誠意如

課敦

課教

課教

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喻也。○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祖考亦是天地間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聚。天地相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附。便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附。便不能與天地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萬世功與天地相通。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為之。○蒙引此章重在前後下文是記其所嘗言者而亦可見。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三八

九

課復堂

然如未嘗祭也。○精義謂氏曰音伯高之喪孔子之使未至禮猶曰徒使我不得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如不祭。○語類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謂雖不廢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於心也。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者蓋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如在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於外也。○說經吾字極不可忽蓋此身與之則此心如在方祭之初曰我將我祭之祭之後曰人可得而攝之吾之精神人不得而攝之只想他如不祭時精神何等精結可見如不祭之心。○范氏曰君子之祭即如在之心三如字如柄鑿之相應。○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

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明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慶源氏曰禮為虛非言凡禮皆虛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為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

夏所祭也。○禮記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凡祭五祀皆先設

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

祀竈則設主於竈陞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語類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三八

三

課復堂

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陞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雙峯饒氏曰五祀先設主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故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誠也。○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語類問本是一神以奧為尊以主為卑何也曰不是尊卑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新安陳氏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非祭之主以奧之尊見竈為卑賤夏時用夏之尊喻自結於君不竈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尊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語類王孫賈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己故有媚與媚竈之言彼亦須有孔子之聖但其氣質卑陋自謂有媚與媚竈以引援得孔子也。○蒙引君雖尊而政柄非自己出故與有常尊而非祭之主臣雖在下而秉國之政猶竈雖卑賤

而當時用事○係辨他處與其字寧字是不得已而姑取之辭此處是酌量而得勝算之辭他處何謂是知所謂而問之之辭此處是見必有所謂而諷之之辭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與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

竈亦不可媚於與也○語類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已緊要

當是媚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便道夫子媚已緊要

都不答他道是不如此獲罪於天則無所禱何為媚與

亦何為媚竈逆理而動便獲罪於天矣○問天即理也此

指獲罪於蒼蒼之天即抑指此理即天之問天即理也此

理而已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

○子曰不然者謂媚與與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三八脩

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

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

於至尊至大者而畏之其罪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免

乎此是遜詞以拒王孫賈之問使君與臣下有正理也○

王孫賈直指高天之上者而為之使則天下有正理也○

天道福善而禍淫一要在乎行○此言人之心本以行求

福反為禍此禍淫之理也○此言人之心本以行求

全載朱子說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之

謂此只合在聖賢分上說○此言人之心本以行求

若謂逆理即是禍害反不足以折奸雄之罪此言以禍福

以異乎朱子而廢之○說統禱字對媚字言媚是求福禱

然折權奸須如此說○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

字直諫為小人無忌憚之尤夫子為已便將不然二字折

傲棟之以獲罪於天絕之以無所禱是何等森嚴但只據

理而言一似絕不干問答事此為遜而不迫耳若謂

恐觸之以取禍故隱約其辭覺當日語言殊不爾爾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

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語類周公制禮成周一代之禮乃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

從之○或問謝氏以爲時王之禮不敢不從則是以聖人

之所不取而強從之也且監於二代之禮不敢不從則

將何所指乎大抵聖人不得其位固當從時王之禮而

禮之盛又非有所謬戾而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而有

焉竊意其從二代之禮固不能多於從周也○此處言從

周只主周文之盛說與中庸言爲下不倍主時王之制不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三八脩

得不從自別○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

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

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後相承互為損益

此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此言

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商之文而從之○此言

著不得不然者○况武王承夏商之文而從之○此言

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

文勝質之文也○此言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

事問子問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邪 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公羊傳周公稱大廟魯此蓋孔子始仕之

時入而助祭也或問何以知其為始仕時也曰以或所稱

鄉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

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

以為禮也語類問子入大廟每事問曰雖是有司之事孔

得今入宗廟方及見之亦須問方得又曰平日講學但問

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焉

是禮也謂此便是禮○陳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

玩聖人氣象○讀書錄或人譏夫子言甚峻夫子曰是禮

也言甚和○解語言每事詳慎正是理當如此是字直指

敬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三八 衛 課本

處仍是凜然敬謹之意○愚按是禮也只明每事問之為

禮更不為知字解論蓋我之知與不知可由人評論而禮

之是與不是不可自我含胡才○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

見得夫子此言有關係教不小○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

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

足以知孔子哉語類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又

之心且如使人微一事丁寧復其中亦有以易為難

而忽之者少問事之差處都由於忽忽處生○問尹氏

謂雖知亦問敬慎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不知焉似於未

至之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

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而味

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

射也按鄉射主皮者固中之射也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

澤宮之射實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以貫革為雋

也固中之射則主於獲尚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

狩習之若澤宮之射則貴禮讓而賤勇力夫子此章只主

禮射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

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語類問主皮如何說曰皮

便是主於貫革因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講

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考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三八 衛 課本

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

制其皮以爲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為雋故謂的為鵠

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

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語類問射不主皮是絕不取於貫

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鵠舍矢如破發彼小犯

殫此大兕之類皆是射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

欲畧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習禮容之人未必皆

勇敢之夫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

人體直心正持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

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射之本

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主於觀德却不全是課

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取其力

耳○韞語使中鵠又貫革先王固所取也但不主耳其所

以不主者以力不同科故也尚德則力在其中尚力則殺

心勝而射失其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

道故夫子歎之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三

美

教復堂

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語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古人用之戰國，須用貫革之射。若用之於禮樂，則觀德而已。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則是前此用兵之時，須用貫革之射，既克商而乃息耳。○說約凡讀註，固內必是正說。如楊氏中，可以學二句，本妙而置固外，固內但云射以觀德，云云，孔子歎之，則思古者思其休武，太平無事之時，即解力不同，科亦以明昔不尚力而今又尚力，天下紛爭多事，即今說家於末句不曰盛時之難再，而但曰古制之不復，便只見得一半。○禮射武射在盛世是並行底，夫子時亦不是廢禮射，不主只是雖禮射亦主皮。○按末句隱從列國兵爭，發此遠想，其音故在。○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為非也，但取其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

若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為中也。若主貫革，則惟有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困勉錄：夫子蓋是歎世亂而不得不用貫革，與他處議論古者不同。所謂言古之道以正今之失者，失不在於貫革，而在於所以不得不用貫革之故也。然禮射武射在亂世亦可並用，武王散軍郊射之前，亦未必純用貫革，也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正可以廣武事，豈在亂世則必不可用乎？則譏變古之意，亦自切當也。我集註所以收楊氏之說，當是此意，然非正指。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禮主藻，天子之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註：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

卷三

美

教復堂

也。天子用特牛告其廟，及其廟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又以此日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左傳：文公十六年，疏：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此周家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重。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左傳：閏月不告朔，非是乎？在矣。不告朔，則以作事，以爲民。○文公十六年四不視朔，胡傳：公羊子以爲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左疏：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義也。明以後不復書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爲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爲徒費而欲去之。○存羊亡禮，如何欲去得。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猶義范氏曰：事若無益而不可損，若無有而不可亡，是也。子貢知愛羊而不知愛禮，故夫子誨之，使知禮之爲重而費不可以苟省也。○范氏曰：當是時，告朔之禮已亡，是以子貢欲去餼羊，禮之存亡何與於一羊？聖人以羊存則政舉，將有所考，譬猶以薪傳火也。是以夏之政雖衰而禹之禮未亡，故湯得而用之，商之政雖衰而湯之禮未亡，故文武得而用之。夫子又安知不有王者作，將舉而惜之，天下乎？是以愛之而惜乎？其終廢也。○語類：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是禮他所有者，大更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益。○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

正辨此禮蓋甚重也。○義府古者每月之政皆載於朔如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關係甚大蓋以萬幾之繁一人理之明有不到則權移於近習禍亂之原往往出此故簡其節敘其事月朔朔廟遷坐止位合羣吏而計之事數而禮成是豈可廢哉禮雖不行於朝廷而羊供則禮猶存於有司故羊之存即禮之存也聖人愛之不必說到後可復而後愛而可復之意亦在其中○此一羊也在子貢則見以為其羊在夫子則見以為其禮在羊為羊是禮在羊之禮亡也○以羊為禮是禮在羊之中而禮存也○按羊存猶得以議之就合于便見得斷然不可去似不必說到可復然聖人之意畢竟歸重○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新安陳氏曰朔受之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訂釋告朔有三重焉○禮一重○重天子也○告太廟重祖考也○修月令之政重民事也○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三八俗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
正與子貢惜其無實意相對照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詔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詔類如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之盡禮處精義伊川曰當時事上之禮簡也楊氏曰如拜下之類拜上者聖不以爲詔乎○○彙疏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爲詔○○紹聞德黃氏云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此點得箇盡字好或謂程子以加禮近貴程子曰何不責以盡禮而責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詔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詔而孔子

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新安陳氏曰黃味之程子就人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言氣象可為味聖言之法○西書通事君盡禮只是本分踐履人少為詔也亦只似平常說話即此可見聖人一行一言未嘗不加數字朱子以為失旨○集解當時之人不是用伊川說不能而誣君子為詔他心裏實實見得事君之禮不消如此蓋由驕亢慣了夫子此語非○爲分疏自已所以提醒人心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兩平意○精義侯氏曰君使臣以禮盡君道也臣事君以忠盡臣道也聖人之言無精粗遠近顧知之者如何耳以禮盡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三八俗
忠雖堯舜不過如此伊川先生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者此也○語類爲君當知爲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爲臣當盡爲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西書通謂之使每以勢而不以理故貴乎有禮謂之事多以跡而不以心故貴乎盡忠○○厚齋馮氏曰以尊卑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雖嚴必各盡其道○○陳西陵曰直從君臣有義看來君盡君道止有一禮臣盡臣道止有一忠天性之分一毫假借不得可知千古君臣未盡○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此交互說不責人而責已各盡所當義之指蓋呂氏特以互文見忠禮之分屬君臣○尹氏曰君義各有當而非謂君臣之互以忠禮相責也

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新安陳氏
一則字以此章為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為臣言則君雖
不以禮臣豈可不以忠○語類問尹氏恐只是說泛然之
臣若任重之臣恐不當如此說曰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
但道理亦自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盡心
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
如此若臣以為臣下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道之君問之
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將肆
其無禮後人奸避形跡多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者不盡
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是君能盡禮
則君臣勤地長矣○吳氏曰昭公客死於外季氏奉定公
立之是時魯國君臣皆失其道君不能使臣臣不能事君
定公此問亦可謂切矣○馮氏曰三家之強惟有益禮可以
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畢
乘晏子曰惟禮可以為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
定公為太阿倒持之君故欲坊之以禮三家為尾大
不掉之臣故欲敘之以忠按此數條照魯事然宜渾

論語集註本義卷三 八伯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其首章曰關關雎鳩在河之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姬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
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匡衡曰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淡之感無介
乎儀容晏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
宗廟主此綱紀之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
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
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其次章曰參差荇菜左右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詩傳此本其未
得而言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
而戒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
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鼓之樂其卒章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
此按今始得而言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
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
云蓋其愛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
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
正也詩傳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
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一
焉則詩人之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
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如匹之生
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下之
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夫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
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古以
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按詩序以此詩主后妃求

論語集註本義卷三 八伯
賢女共內職而作自詩傳出覺彼說之難通茲發明集註

大指一本詩傳故備錄○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為世而
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節則性情之正也○語
類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節則性情之正也○語
淫哀而不傷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中人作蓋宮
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
哀而亦止於樂轉反側則哀不過其情則當樂而樂而亦止
於樂鼓琴瑟則樂不過其情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樂
情注方有那詞氣聲意愚按集註后妃之德宜配君子云
云是以德為主則樂自不至於淫哀自不至於傷而君子
是縮上語語類哀止輾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
琴瑟鐘鼓若沉湎淫佚則淫矣是既樂而又須不淫既哀
而又須不傷而字是折下語二義未嘗不互相發然畢
竟以集註為正方見得詩人漸被文王之化從性情中自
然流出○又集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承詩者得之而聖
人因以為樂以見風化流行浚肌決髓而發於聲氣者如
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

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交王太妃德化之深心胆肺
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列
爲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爲萬世之法尤具感人之妙處○按
是詩主宮人作固無可疑○詩論詩指點中節之妙看
見文王之哀樂○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
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然因
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絃則聲音
亦畧可見矣愚按玩其辭人皆知之審其音人多抹却試
思夫子當日說此意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其音非不傳
也故註必兼審音說即在後人惟有辭可玩然試將此詩
微吟緩讀一唱三歎如有遺音大和氣氣充塞宇宙不待
生魄年再改削集註止於此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
以栗曰使民戰栗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三八

至

敦復堂課本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

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何註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

木造主還便以樹爲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

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又曰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

社之類○問禮社主是又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

大事則用絹帛謂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

造主何所藏之古者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

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夏商周氏

日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

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

○趙氏意曰魯有二社一曰周社一曰亳社周社者天子

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爲

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也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

政由季氏視周社之主固已甚愧而相去毫社則其間不
能以寸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
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
之與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幸我不能以是爲說
反有妄對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

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

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稿義伊川曰三語大槩

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語類成事

云云蓋云駟不及舌言豈可以輕發耶言出宰我之口入

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三八

至

敦復堂課本

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蓋欲使謹於言耳○

問三句有別否曰亦有輕重稱言成事固不可說即事未

成而勢已遂亦不可說若既往則更不必咎矣三句語意

輕重如此○說統說謂諫其是非諫謂申其匡救告謂責

其愆尤三語正不說之說○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

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集解

之木意如社祭土神而以勾龍配之報其養萬物之功也

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魯之兩社一爲民祈報一鑒

戒興亡義各有取焉顧不此之對而取義於木以啓時君

殺伐之心不惟失於鑒而且流於妄厥後哀公乞師於越

卒以旅死未必不自此一言啓之

之厲也夫子安得不切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

大學之道故局量福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

於王道或問小註器小自在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上看與

而解之耳○語類局量福淺是他容受不去了規模是就

他設施處說○器小是以分言若以學問充之則小須

可大○問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其所施設處將器小二字斷盡了蓋

說管仲胸中所蘊及其所施設處將器小二字斷盡了蓋

當時之人只見管仲有九合之功將謂他大處大故孔子

却見他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做出來僅能以功

利自強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蓋奢

與僭便是器小之人方肯倣然亦只是器小底人一兩件

事看得來孔子器小兩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是

箇福淺卑狹底人○如管仲相桓公以伐楚一生自本至末是

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見得他如此便休據楚當時楚陵中

夏借稱王號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才說着此事楚決

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

論語集註本義卷三八俗

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

他稍稍退聽便收煞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

無大功業○古人論王霸以為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

諸侯此以位論固是然此使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

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

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劉向說苑齊

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門

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智可以謀天下其強可與

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

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

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策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

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

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語類或說管仲器小言使仲器

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此口也不說功烈卑

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管氏有三歸不是

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搭此一役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

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接一娶三

姓女之說詳辯或問中本節只破他儉字臺有

典作之費官有廩祿之元舉二事以概其餘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

論語集註本義卷三八俗

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聲好去

反丁念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語類當時人但見有箇管仲更不

不儉為知禮○或問或人問器小而以儉則似矣聞其

不敢議其失故以為凡管仲之所為則是禮之所存矣又

方文脈故徒知儉而不及者為非禮而不知奢而過者之

尤失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禮天子

侯內屏大夫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

以簾士以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

於其上○古註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

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

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八倫

蓋

敦復堂

虛爵於坵上主人昨階上拜賓答拜是此皆諸侯之禮而賓主飲畢反爵於坵也大夫則無之
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東陽許氏曰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屏以木為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為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屏列國之君有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會主國之君先設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酢畢覆爵於坵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設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二事皆言仲○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以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
器量小故才做得他這些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於奢與犯禮奢與犯禮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是器大者自然不至如此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又曰奢而犯禮便是他裏面着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輯語夫子斷管仲始終只理一案或人却是隨地解因器小曰僭曰不檢曰知禮或人意中已不暇顧母矣夫子到底只勸定器小故朱子又云奢而犯禮特器小中二事是應或人之問非直以此二事證器小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問仲若儉與知禮其器有加否曰管仲器小只是合下如此他事遮補不得愚按他既合下如蘇氏曰自修身齊家以及於國則其此却也自不能遮補蘇氏曰自修身齊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循規矩準繩先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八倫

美

敦復堂

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楊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紹聞編此揚子最精語規矩準繩衆器之所取則以為方員平直者也先自治而後治人者管仲三歸反坵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如之謂以身為法也
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通三
代而後中國未有所謂霸者而管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管仲塞門反坵先之春秋正其綱於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管仲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齊氏曰為天下幸小其器為管仲惜○李見羅曰夫子平生最取管仲之功在春秋時亦看他器是箇人物情其不明於學最初發心只為富強計求可求成而無正心誠意之功為之本領故功成之後不免驕氣之生奢淫繼作以不保其終也○朱子曰如蘇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規模卑狹處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規模卑狹處兼二說看其義如備○或問夫子之小管仲以其用俸而量淺耳用俸者其本也量淺者其驗也揚雄氏之言得其本而所謂量淺者亦在其中矣程子謂器大則自知禮亦兼夫量淺者而論之也謝氏有見於量淺之說而不究其所以淺楊氏有見於用俸之意而遂折夫量淺者以為所謂器小者初不在此如謝說則是當是時一孤表三十年豚有不揜豆者遂可為大器矣如楊說則是苟有王佐之才雖三歸反坵而不害其為大器也而可乎○按用俸是不知聖賢大學之道量淺是奢而犯禮與前一條意小異○奢而犯禮不關器小本病却是器小中事故謝揚二說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八倫

孝

敦復堂

朱子俱不滿之精義謝氏曰揚子之言非是孔子之意直以管仲為不可大受也管仲相桓公其功大矣然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則其得君專政豈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曾不知三歸反坫於汝何加焉甚可鄙賤猶兒女子得意於衣服褻衾之閒謂之小器不亦宜乎夫子於管仲何誅焉蓋欲指示學者使知先立乎大者然後可於語道矣精義揚氏說已采入集註第於疑其知禮句下節去不知其所謂器小者有不在是句○語類上蔡說得來太小如曰得君專政豈以天下為心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人心正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出○又集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義理裏面流出○又集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知此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

正樂而語之辭○南軒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為聲音者而樂可正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三

八倫

美

敦復堂

也○按首句一其字是夫子意中欲指翕合也是方作樂數形容語氣恰是通節四如字發端翕合也是方作樂聲六律齊一齊使他合得來都完備蓋當時聲從放也難會而未暢氣猶凝而未舒亦兼有翕聚之意從放也既翕如後乃純和也敝明也釋相續不絕也厚齋馮氏曰放聲大作也純和也敝明也釋相續不絕也厚齋馮氏曰克諧是已敝所謂無相奪論成樂之一終也○鄉飲酒義自是已釋所謂始終相生是已○樂章祀圓丘則奏六變工告樂備為樂之小成周禮大司馬樂章祀圓丘則奏六變配方澤則奏八變享宗廟則奏九變是為大成○語類問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敝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續而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無可考據但是五聲六律翕然同奏了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鐘一宮合得○謝氏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聲也不得

如與噉如繹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係辨樂者天地之和聲音之妙已具矣但此若相奪倫則是失之混同而不可謂之和故噉如是形容其和之不相亂處若宮自宮而商自商則又過於分曉而亦不可謂之和故繹如是形容其和之不相間處○以成是通上始從而為一○輯諸樂有以器言者以理言者以音言者以器則已粗以理則已精惟音也者不離乎器而實本於理粗之則婦堅皆能知其妙精之則鬼神不測其故此以音言是介乎精粗之間者○獨義范氏曰蒼矇司聽而所知者音也故語之如此然因聲以求其義則樂亦可知矣聖人守其義而闡其文究其始而要其終故其本末皆不廢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

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

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

論語集註本義卷三 八脩

堯

教復堂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胡氏曰封人周官各掌為畿封

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諸侯封人亦然左傳所

謂類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皆以地名居是國之邊邑蓋

賢而隱於下位者也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

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

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

其大致則賢而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

隱於下位者也君于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

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

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意夫子失魯司寇去魯

禮記檀弓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類考鐸

木鐸其體皆以金為之而舌有金木之言亂極當治天必

異鄭玄云文事書木鐸武事奮金鐸

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

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有將命之詞而論語

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便如

何便見得曰某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

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

斯吾未嘗不得見也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

則亦非所及知也曰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

辭氣最好必是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

所見故為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

○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

之不終亂天意之不忘斯世可謂智足以知聖人且知

天矣○慶源輔氏曰封人之贊夫子因所見而驗所聞即

其已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

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愚因之曰封人請見非是

慕其德容之盛其不忘天下之心必有與夫子相感者故

求見誠切如此木鐸之說非為夫子幸實為天下幸也知

夫子底作用決不使天下終無道故無道久矣句不可忽

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書曰每歲孟春道言天使夫子

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雙峯饒

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以知者夫子道德

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或得位或

周流四方皆在其中○新安陳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

之無道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始存之耳○愚按味封人語

意木鐸自應以得位設教為長至於周流四方振揚文教

以開天下後世乃特後世追論之辭耳然此處正須放開

眼界則後一層意

自亦包括得神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慶源輔

氏曰聲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三

八

聖

課本

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其聲容之所以美○蒙引
盡美蓋只就聲容外面看便見他美處就聲容裏面看其
所以爲是聲容者便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
見盡善與未盡善處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
也故其樂皆盡美○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美然舜之德性
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
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語類問韶武是樂之聲容都盡
日不可如此分說便是就樂中見之蓋有盡善未盡善否
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如何做得這樂出來故於韶之樂便
見得舜之德是如此於武之樂便見得武王之德是如此
都只是一統底事○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
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誅雖是順天應
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若
美舜貶武也不得又曰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
亦不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三

八

聖

課本

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畢竟揖遜與征伐也自
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享
日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回是畢
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
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按
此條洗發得集註兩層欲側語意最分明○問性之反之
似此精微處樂中如何見得曰正是樂上見只是自家不
識他樂所以見不得又曰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也
位終是覺得有痕迹在○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他○程
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程
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
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精義范氏曰韶
其聲亦異也樂所以象其德德之所至聖人不知損亦不
加益焉湯有慙德其自知明也武雖欲爲韶亦不可得矣
其未盡善亦武王之不幸也○謝氏曰揖遜之事天與之人
與之征誅之義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聖人豈有二哉如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

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語類寬也

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

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子却就他

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若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

縱其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寬便有過不及

哀便有淺深敬便有不至須有上面這箇物事方始就

這上見得他得失若無這箇物事則居上為禮臨喪却似

不曾一般更把甚麼觀得他或問末章之說或以為何

所觀或以為何足觀子獨以為無以觀其事之說或以為何

曰此以其文意推而得之也蓋在上則以其量而觀其大

小為禮則以其敬而觀其淺深臨喪則以其哀而觀其厚

薄今既無其本矣則雖欲觀之其將何以其哀而觀其厚

所觀何足觀者雖於大義可通然恐其未盡文意之曲折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三 八俗 聖 訓本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三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四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

本心而不得為知矣語類問美是里之美抑人之美曰如

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人不仁無廉無恥者多便是那

鄉村不好這章也無甚奧義只是擇居而已然里仁字也

差異○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為證如何曰然里仁字也

不是說擇術古人必擇鄉遊必擇士是合着事問今人

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遽遷耶曰古人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

知所避○四書通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

安得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鄭賈氏曰居必

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惻隱保愛以全其生

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魯道衰子以此也○松陽講

義人精所喜者浮華則以朴實為厭所趨者熱鬧則謂平

淡無奇故有一仁俗於此大都是平淡樸實或不知其為

仁而不知其為仁或竟明知其為仁而不樂處之然其人皆

者利仁樂音洛

知去聲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

約窮困也利猶貪心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

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貪利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淫

久樂必淫語類問既是有其本心則便解淫而必以久

底○南軒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至久則移

於約樂無所不至矣○雙峯饒氏曰濫如水之泛濫淫如

水之浸淫久約者為饑寒所逼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

禮法之外如不約者為饑寒所逼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

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

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

物所能奪矣語類仁者心便是仁只是知得私意不是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四里仁

所及又知得無私意處是安仁所以在此要知方百計要克

去箇私意這便是利仁○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利之則志

履之忘足利仁者不見仁為一物就不知有仁如利之則

開編申之曰不知有仁帶仁而行之適也我即之則如利

足適也利仁者利與忘帶仁而行之適也我即之則如利

之適也利仁者利與忘帶仁而行之適也我即之則如利

有自然利則好利與忘帶仁而行之適也我即之則如利

利仁也此處惟知利而行之明不處仁之利亦當知此意

也三焉此處惟知利而行之明不處仁之利亦當知此意

是硬去強仁此所謂利而行之明不處仁之利亦當知此意

字之義別集註於仁者曰安其心於仁者曰利其心

初不為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人處約樂正足以見安利中

體用各得之妙故安仁利仁內自包得不濫不淫意在若

如存疑謂不濫不○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

閒語類問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曰若有便成兩

以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然須看自家有間底心是如

然後看無間底心是如○遠近精粗亦只是內外意思

吾心渾然一理才有私意便間斷了所以克己復禮便

是要克盡私意蓋仁者洞然只是這一箇心如一桶清水

清處有濁處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

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

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存所理斯不亂未能無

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語類這段分別說極通透上蔡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四里仁

不致先生再三誦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句以為解中未

有及此者因歎此公見識直是高○問上蔡解此段只是

論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先解這一段方連上面說日看他

文義須是包上面說方得相貫然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

須着自去看因此可謂未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

句與上文不粘不脫之旨

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識之才謂之見道不惑

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語類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

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問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便自安仁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

其公正是也謂類程子只着公正二字解某惡人不理會

有人好惡當於理而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

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理也○

今人多連看公正二字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箇

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

正則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一切切然於事物

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問仁者動

靜皆合正理心有定則凡可好可惡者皆湊在這則上

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所以說得公正是也惟

公然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主處○

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然有一毫私意

雜乎其間則憎而不知其善愛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故好

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

心之所好理之所當好其心之所惡理之所當惡也○

語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知說裏邊事先須無私心

然後當於理不致得當於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愚按

必合無私當理而後好惡乃可謂之能實則即一仁字中

而無私當理之能具足第就心理微分體用故必無私心

然後好惡當於理耳不得以無私貼仁者以好惡當理貼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四里仁

四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

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語類問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子私心則好

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

善者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

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

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程子之言約而盡公

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胡氏

曰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按游氏語意亦以無

私心為重蓋世固未有不先有體而後有用者故游氏有

知而未仁之說或問又申之曰知及之矣而或不足以與

則雖好惡之不差而其輕重淺深之間必不能無毫髮之

偏者此所以必仁者而後能也此亦與內註意相發要之

程子公正二字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

事矣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為言者苟苟美之

類是也○有以誠實為言者此章及苟日新苟子之不

欲之類是也○謂類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可謂之惡惟其

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方志仁

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於仁時又生○勉齋黃氏曰人心

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無其志耳天仁者此

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

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

分路倘向東行人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

新安陳氏曰志仁與志道不同按此說亦本之語類然

謂此處所重尤在一苟字者苟苟者誠也不論志道志仁

只爭誠不誠誠於志道自無恥惡衣惡食之心誠於志仁

自無為惡之事必謂仁是道德之精純為進於志道彼世

間一切號為心性之學者平生每有不可厭豈不自謂志

仁哉特無如○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

其不誠耳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四里仁

五

惡則無矣語類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差○存疑此

欲為善然常不免有為惡之事者此特志仁未誠耳如其

心真實是志於仁則所行皆善更有為惡之事者夫無矣

○論語述志仁則無惡大理人欲不容並立也

若猶有惡不得謂之志仁學者試反諸心可驗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

此節言達仁達字自下得續凡一念之萌一私之動
精有出入存亡則與仁隱然連矣愚按集註三君子之不
去乎仁如此是無違亦即是不去然一以取舍之分言一
以存養之功言則達與去粗細自當有別○輯語無終食
之間達仁正而只是平時無非仁耳然此意難於全故
借反語托出愚按聖人特著終食之間四字正為君子全
體用功處難以措辭專說向零星碎隙求其一念之達而
不可得此為以疎形密越勸得些微瑣事越顯全○造
於顯沛又就其中抽出人所最易違者看不得造次必
是顯沛必於是尚算不得無終食之間達仁工夫一節
○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
造次顯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
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富貴貧賤是就至粗處說後面無終食之間達仁與造次
顯沛必於是方說得來細密須是於富貴不苟處貧賤不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四里仁
八 課本 敦復堂

處及到得下却死於孔聖之難死生大事如此草草殺身
而不成得箇仁結綬補得甚事看來子路平日何等剛大
不可以利誘利拘亞於浴沂是何等氣象存養不到到臨了
生死取捨間未免錯了一孔不聖門極貴要下工夫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精密到一孔不漏才得免錯顏子之筆難阻
巷所以為不違仁之驗而子路之粗袍不似聖人以為何
足以及者非子路之安貧不如顏子子路為學之工夫不
如顏子也然近世言學者習了粗處根基便要只說細處
於富貴利欲一關往往未能打得過而顯說存養則又
路之罪人也陳白沙謂名節者道之藩籬未有藩籬不固
而其中能守者此主張名節之言也然聖人所謂不惑不
去取舍之間皆仁之所在於此不能守便是失其本心則
豈以名節為藩籬而可外乎按此發揮章
意及總註極周匝極通暢讀者宜熟玩焉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
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好惡皆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四里仁
九 課本 敦復堂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
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
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
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諸類好仁者自是即
亦其真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于
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亦其真知不仁
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事不使毫髮加諸己若好
仁而有以尚之這便不是真好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
為這便不是真惡然好仁者於不仁非不惡終是好底意
思多惡不仁者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意思○好仁惡不仁
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只是好仁者是
資性渾厚底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聖人之意謂我未
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自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

無以尚之所謂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
好之為惡之切如此等入下是說那累惡地好仁惡不
仁底○○解語世間未有惡仁好仁者則好仁惡不仁如
何說箇未見只是世間多是似好非好似惡非惡好半
日我所謂未見者乃必知須如此方算得看按口即下
箇好仁惡不仁者可知夫子心自算得看按口即下
類既是好仁便知得其他無以如此若是我好仁又却
好他物便是好仁便知得其他無以如此若是我好仁又却
以過之蓋只是好仁一件方可謂之好仁便須天下之物皆無
是仁了○好之深而莫有能變易之者惡之為而不仁如
仁之事加於已此與莫有能變易之者惡之為而不仁如
事○好仁底人只此與莫有能變易之者惡之為而不仁如
那○不仁底人只此與莫有能變易之者惡之為而不仁如
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蓋惡不仁底蓋惡不仁底蓋
得事成○○恩按好無以尚惡不仁底蓋惡不仁底蓋惡不仁底蓋
仁者獨言為仁何也蓋本節兼言好惡下節併合用力於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四里仁

仁可見兩種人都是為仁但好仁者之為仁自不待言若
惡不仁者下逮接末句不見其夫實地故於上下接縫間
特下其為仁矣四字與之填實其字即坐實惡不仁者而
雙峯饒氏謂其乃將然之辭殊非文義○○集註兩真知實
是朱子補出能好能惡源頭不可輕看○○註云此成德之
事而語類却云此只利仁事蓋所謂成德者乃是好仁便
成其好仁之德惡不仁便成其惡不仁之德也真知仁之
不可好便好到盡頭真知不仁之可惡便惡到盡頭更
不肯有一毫虧欠此其所以為利仁此即其所以為成德
須知無以尚不使加便是下文一足字○○子與初用力者
固不同然與安
仁却尚有別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
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

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問一日用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
上面下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若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
三軍皆隨之只怕志不立若能立志氣自出我使夫志氣之
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萎靡恁地柔弱只是這
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
這裏四舉手而言曰心在這手上手便喚在這脚上脚便
曉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又曰須
是立志為先這氣便隨他敬義夾持上達天德○或問小
註夫子論仁每於一日為機候一日克復指成功之日言
也一日用力於仁指用功之日言也人心散漫放逸才一
發動便在這裏惡處吃緊在一日字無以尚不使加即自
此一日始更無虧欠○未見只是未見不足之力以理言
不着定人說未節未見
才是未見用力之人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四里仁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
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
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論語
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底人還是未見用力
而力不足之人曰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底人還是未見用力
力於好惡者固未之見到資稟昏弱欲進而不能者亦未
之見可見用力者難得也○○詔開編此章語雖三轉只呈
反覆歎息人之莫肯用力於仁末節蓋有之矣指力不足
者我未之見也指用力於仁者既云蓋有而又曰未見何
也蓋以氣質而言則容有力不足者以用力而言則我未
之見也蓋果用其力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氣質豈能跟
之還是人之不用力耳○○愚按蓋有之矣不是放寬一步
正是艱難一步承上云我未見力不足人却如何不肯用
力蓋謂世間儘有氣質昏弱欲進而不能者乃是力不足耳
如這般人似亦情之所為然即此力有不足者亦必是已

敦復堂課本

矣

敦復堂課本

經 176—756

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
之過而觀之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意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願死安無復遺恨矣

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謂類所謂聞道亦不止知得一
道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大者易曉於細微處
折人須自辨認取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不
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又云所謂聞者通凡聖而言大
率是為未聞道者設且如昨日不曾聞今日聞之便是夕
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道誠不外乎
日用常行之間第恐知之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
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知若是知得真實必
即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生是以為人必以
聞道為貴也○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之不
可不聞耳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四

里仁

南

敦復堂

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
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問朝夕固甚言其
近然既聞而非久即死莫多有不及事之悔否曰猶愈於
不聞○四書通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也此心真
有得乎此理朝聞道者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荷無
平日積累之功必無一朝頓悟之妙○人而昧其所以
為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可乎○可乎○縱使有長生
處不死的說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
處○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
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
豈以夕死為可乎精義伊川曰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
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臾如此乃安於所不安何止一日
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
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
須臾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故有殺身成仁者

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又曰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
自當勉強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年數之
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
於終不聞乎又曰聞道知所以為人而夕死可矣是不足
生也又曰死得是也○或問朝聞道夕死可矣無近於釋氏之
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
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持此以死也曰何也曰
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
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為幻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清
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可
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憾若彼之所謂清
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
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為吾之說者行
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為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
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為實見理義
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為人者為說其旨亦深切矣但所謂
者意若小偏耳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四

里仁

五

敦復堂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
矣何足與議於道哉語類問既是志道如何尚如此曰固
是志得不力只是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變遷了這
箇最不濟事○或問恥惡衣惡食者其為未免於求飽求
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
體之實也此則非以食為其志也且食也持以不美於觀
美而自惡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蔬食菜
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
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言哉○
新安陳氏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人斯人也
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學道而尚羞惡衣食
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
此以厲為士而志不專者也○條辨志於道只是說志既
在道而字一轉便將恥與志岐作兩途所志尚未未必

得所恥已決求必去道邊趣味短衣食邊趣
味長趣由於識故兼以識趣之卑陋坐之
○程子曰志

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精義范氏曰志於道者重

未能忘外也徇其外則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謝氏

曰道至大至變不可以有窮量之心取也恥惡衣惡食未

可以言太過獨不可以入道蓋其心與道直不相入耳或

聞以此別為一說而意尤高遠愚按心與道不相入句扶

得出未足與議病根故采入○王氏曰白文未足字是

聖人待人寬厚處易兩何足字是先儒鞭迫緊切處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反比必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

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處則隨而應之更無

所執也○問義之與比是我這裏所主者在義曰自不消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四里仁
去 敦復堂

添語言只是無適無莫看義理合如何處物為義只看義

理合如何處他義當富貴便富貴當賤賤便賤貧賤當

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如何又曰義之與比非是我

去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此接此曲言語勢然須善會○勉

齋黃氏曰於天下言於天下之事無不○謝氏曰適可也

然惟義之從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

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

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

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

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精義先生問謝氏謂君子之

云只是隨事物去量度不是倚於義曰只是把心去看是

與不是義剛因問無可無不可皆是無所倚也但聖人是

有箇義佛老是聽其自然是恁地否曰聖人也不說道可

也不說道不可但看義如可耳佛老皆不識是我要道可

便是可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只由在我說得憑按有可

有不可者事之理無可無不可者君子之心以無可無不

可之心一曰平有可有不可之理是之為無適莫而義

之與比○又集說夫云或曰異端無適莫而不知義之

與此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莫之

也某謂異端有適莫之說蓋出於程子之言然其無適莫

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

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有適莫而不知義故

徇其私意以為可否而反為有適莫○變峯饒氏曰心不

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也○有莫既適莫而不知

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來虛心觀理惟是之從而已老主

虛空主空自謂無所住似無適莫者然無義為之據依

故至於猖狂自恣謂吾儒異於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

虛空中辟塞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為而此理已具

已應則無適莫而惟理之從○策解義是物之權衡適

莫是人之意見乃公私之辨人必虛其心以待萬物之來

乃能平其心以衡萬物之變此無適莫方能比義也但無

適無莫若非主於義則行止都無是處此無適莫又要比

論語集註本義滙纂卷四里仁
去 敦復堂

義也看本文語勢君子應事無適莫而義之與比是

一滾出來無適莫是無私心比義言其當理所謂廓然而

大公物來而順應白着不得絲毫意見然天下儘有私

心而未必當理者則於一直注下之中自當微有停礙此

朱子所以有取乎謝氏之說在學者善會之可耳○紹興

編羅文莊公謂宗果示人好拈出水上葫蘆一語使吾夫

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比一語則所謂

無適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

知之故居仁由義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無非存其固有之

善而已若小人則聽於所好幸於所利繫戀而不能以義

為若安土而重遷亦不啻為其所固有者懷土二字草擬

最深幾微隱約處小懷刑謂畏法語類懷刑只是惡不善

人心可自揣有之否懷刑謂畏法語類懷刑只是惡不善

不使不善之事加乎一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

卷四 聖仁

太

敦復堂課本會

之心其爲善惡亦各

有淺深矣。

•

L

其取怨之多必矣。

問此非斷

利得

放那利

不爲也夫子之警

人切矣

1

10

能以禮爲國所謂一

家讓一國

則有
爲者

之有

能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
行況為國乎且此不奈禮之節文何以為國○義府為
國以禮行禮以讓此是從古治天下之大道帝堯成
之治只是克讓舜讓于德而九官皆讓文王以服事殷而
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真能行此禮讓則爭從何生亂從何
起不俟更張四境大定矣否則儀節布置總屬虛文恭禮
從辭讓之心而出無讓則無本矣尚何以禮為禮○新
氏曰有禮之實則為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為禮且不足
其不能為國意蓋在言外也○四書通能字緊要行禮非
難能讓為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者故
書稱堯為克讓讓者禮之實則實於讓○愚按非禮無
從見讓非讓無以為禮禮讓字是二是一能者行讓之實
而達之以文不能者讓禮之文而陰喪其實譬若人身官
骸徒具而精已銷亡實是展轉奈何不得末句特為別出
禮字曰如禮何蓋重為不能者數悼之無已也○蒙則此
為當時君大夫有徒事威儀文物之間以為禮而無遜讓
之實心
者發

論語集註本義

卷四里仁

三

課本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謂有官不為無官無官但怕
之其達則行之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意只是教人不知
無位非所患也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看今人用心也有務要人知者
只是看這語意差便如此所謂求為可知只是盡其可
知之實非是要做三事便夸張以期人知○疏意不曰得
位而曰立者謂出官而有建也不徒曰立而曰所以
立則自經綸之所使出者言也不徒曰立而曰所以
實則可知各浮於實則不可知不徒曰立而曰所以
求也後或問亦云求○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為可知以爲字爲重○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已而求必求為可知則是以立乎其位則先事而迎矣人聖

人之言若此奈何曰此亦對待之言欲人之反求諸已耶
蓋所以立乎其位者進於其道而已矣所以為可知者勉
於其實而已矣○或因非事事物物預為防擬且為較較之行
而必其可知也○或問小註此聖人從人情驚外處指出
為己之學所立可知專為此輩人當下指點○季見羅曰
無位莫己知是人分上事所以立為可知是已分上事須
分得這箇界限明白而後學有歸宿一切明體達用盡性
至命不待於外來○輯語只為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
人於此等處皆引向裏求諸己明下兩不患所以裁斷人
心邪實也若謂聖人不求人求位求知則雖謹言慎行仍
是干祿之學非在中之理矣按兩不患極斬截然又須
識得下兩轉語纔得緊敲得實不是空空不患便了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

論語集註本義

卷四里仁

三

課本

之大指也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
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
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
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一即體貫即用體隱而
用顯故用可思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
能知也○讀書錄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性之全體也泛應
曲當用各不同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
序朋友之信之類是也然用雖有千萬端之不同皆原於
一性一性之體用耳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
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
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語類問一以貫之只是其用不同
問如何是末曰孝弟忠信居處有禮此是末曰今人只得
許多名字如孝弟忠信只知得這般子其實不曉也只得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四里仁

孟子

課本

貫是其中間交接處故註中貫字只訓通貫字之字
隨事精察是在之字上用丁到得將有得曉貫字之字
境後特未知其所以貫之者耳故夫子將一字與之提
聖後知萬事萬物之理本是吾心渾然在中之理元無二
聖曾子工夫却只是之字上做得透然窮源此其所以
一提便醒也此處看得分明則下節忠恕相為印合之義
自見○吾道二字畧盡盡言下四字吾字最宜着眼是夫
夫子之道相對照○或問一貫之指夫子不俟曾子之問
而呼以告之曾子無所問辨而唯焉以對何也曰曾子之
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一言之行之際蓋無不詳觀審記
而力行之也至是則其積之久行之熟日用之間所以應
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矣所未達者特未知反求
其本而得夫衆聖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不至而將有
以上達矣夫子於此蓋得之眉睫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
呼以告之若曰吾之所謂道者雖有精粗大小內外本末
之殊然其所以為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
有以得夫衆聖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曰唯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
平施處○是門人思無由忠此○忠是體恕是用只是一箇物事
箇物事如口是體說出話便是用不可將口做一箇物事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四里仁

孟子

課本

說話底又做一箇物事○說忠恕先生而已矣者竭盡而
以手向自己是忠却翻此手向外是恕而已矣者竭盡而
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
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新安陳氏曰此就聖人分
之體用以形容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
聖道之體用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
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只是箇忠只
是箇恕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
箇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這一箇道理從頭貫將
去如一流之水流出為千條萬派不可謂下流者不是此
一源之水人只是一箇心精粗本末一以貫之更無餘法
但聖人皆自然流行出來學者便用推將去○又集若就
人分上說則遠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
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已恕只是
推已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耳又曰曾子
聖人雖不待推然由已及物對忠而言是亦推之也

敦復堂課本

敦復堂課本

76-

課本

三

76.

爲己之學也○讀書錄思齊內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

之溺意愛切其恐親唐突以相觸父母之怒又下又不違諫之心不務欲置

從其無心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如此若見父母之不忍其心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疏意猶苦也怨不是怨親自家悔有一毫憐勞之心即是怨孝子於此可諫則復諫不可諫則負罪引應以當親心之感焉蓋始終一於敬而已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贍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夢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慶源輔氏曰詳味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盡有不得已而遠遊如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問得已而遠出又有處變之道聖人言常不言變述朱遊必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四

里仁

言

課本

有方便是處變之道註中知所在召必至二意便是不可謂不言變○按不遠遊三字已斷然下似開一方便門然日必有方○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精義見遠遊不得○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精義曰遠遊與遊無方雖其未足以貽親之憂然親之思念不忘也蓋不以親之心為心非孝子也○侯氏曰夫為人子者皆定晨省承顏養志朝夕不敢忘也遠遊與無方之遊豈孝子之心哉○語類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踴躍不忘○恩按范氏以父母之心為心句則上一義重在親之念我不忘下一義重在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則用慮更為悚然○辨云不重親之念子仍是子心恐其如此却不道子心所以恐其如此者正以親之念子如此耳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胡氏曰謂念念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語類只是這一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語類只是這一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註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接喜其壽懼其衰本精義中侯尹之說朱子不欲作兩開兩平看故云○語類喜懼原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兩一則以是合併急說非兩開轉語也○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溫字旨意深切○四書通人生百年日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姑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可喜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可喜也而期者僅十年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正自有可懼者存焉○蒙引聖人意重在懼上欲人子及時奉養而不懈耳○古人一日養不孝三不孝○呼父母壽日增則衰亦日甚○履喜懼字正為不知者下頂門針試思父母之年誰不自謂知者然非時時記憶在心直謂之不知可耳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

卷四

里仁

言

課本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夫子故與當頭一喝曰不可不知也○陸氏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語類吾奉養會有幾何得然然得不可乎不可夫子所為危言之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聖人發言之意自在言外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語類此章緊要在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愚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這箇只在恥上○厚齋馮氏曰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自在一所不知恥之何哉

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

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
不易矣語類集註引范氏說最妙只說輕易說了便把那
不心發現處言在口而精神全注於躬躬之不逮非但
心看以謹言實乃躬方見得精神微發處若此一點
以躬之不逮而僅甘為絀點之人恥字便認錯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後然以自放之謂約語類問以約失之者鮮凡
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後然自肆未有不違錯日
說得分明○約字是實字非比約之於中約之於禮則約
乃活字又曰約有收斂着實之意非徒簡而已○慶源輔
氏曰約與放相反約則守乎規矩之中放則執於規矩之
論語集註本義卷四 里仁

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語類凡事要約

矣或曰恐失之者當如何曰這約字又不如如此只人事自
收斂若是各當又當放開這箇要人自稱量看便得如老
子之學全是約極而至於楊氏不肯放一毛以利天下其
獎必至此然清虛寡慾這又是他好處文景之治漢曹參
之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不如此
倣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放用然終是少知檢束自然寡
過而前緣省事亦遠煩苛故語類并論老子亦連而及之
然非本指○案解以約失之者五字成文約與放相反以
放失之者以約失之者亦分則對大抵精神一泄
無多才力也運用寸心精神多則寧靜無躁寧欲
世境之險阻皆從寸心謹持之雖未能皆中節所失亦鮮
○按約非老氏之守此亦非即聖賢之居敬慎微大指只
對針才解
自逞者發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語類問言懼其易
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苟也曰然
○胡氏曰言而能敏敏者速也則人信其言而信其言
者反是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應務則密不訥
反是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應務則密不訥
問小註學問惟輕難除訥言敏行嬌學豈有功哉○或
種語訥與敏只在言上行上見訥言敏行嬌學豈有功哉○或
如何見也只在言上行上見訥言敏行嬌學豈有功哉○或
敏事慎言等處者因訥與敏時意衆見○我此章所以異乎
君子存心尚欲未見吃緊着謝氏注以不耳然但說欲字以
其力行難故欲敏訥敏精看謝氏注以不耳然但說欲字以
無時不在訥敏之身正無時有自見為訥敏之身此所以
也訥欲敏以終其身而正無時有自見為訥敏之身此所以
論語集註本義卷四 里仁

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
如居之有鄰也或問此泛言事理凡有德者必不孤立當
各以類聚凡為善者以類聚來與為鄰程子所謂事物莫不
有凶人同氣相求吉人為善便有吉人相伴凶德者亦
言教義立而德不孤不如有此德必有此類德不孤與中
此必有鄰者以類應辭雖同而義自別也○德不孤與中
理同也此是就源頭說○故曰○徐氏曰德自是德人心同
以事言陳新安說好德人心此理是同者與為鄰是就天
理決之知此是就源頭說○故曰○徐氏曰德自是德人心同

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是釋下必有鄰意○說統語意只是鼓人進德云君子只患德之不修不患人之寡和鄰有相親附之義有相夾持之義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

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

辱求親而反疏也精義楊氏曰大臣以道事君朋友忠告

斯辱疏矣○語類問集註引胡氏一段似專主諫而言恐

交際之間如詔媚之類亦是數不止是諫曰若說交際處

煩數自是求媚於人則索性是數不好底事了是不消說以

諫而數者是求媚於人則索性是數不好底事了是不消說以

策解此見事君交友者當有進言之法非戒臣友畏避法

默也正欲其善於諫諍使君友得諫諍之益處斯辱疏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四里仁美

要見辱與疏皆所自取忠臣固不怕辱良友固不憚疏但

辱則回天無策疏則責善無功從古忠臣良友每為數之

一字所悞然使畏辱疏而遠讎則其罪更浮於數矣范

兩斯字宜體味因為數者危亦隱為藉口辱疏者譏氏

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新安陳氏曰大倫

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

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

義府事君處友須有誠意誠意則通之形之諫諍其不得已也